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与未来全接触



## 与未来全接触

对已经消失于生物史中的恐龙和那些正在天文望远镜中离我们越来越远的星体来说，时间的消逝应该没有间隔与单元。直到有一天，在其中的某一段，出现了人类。人这种生物拥有一种特别的智慧，喜欢把大大小小的事物都条分缕析一番。不如此，人类便无法确切地建立起关于这个世界的学问。

条分缕析的一种是在时间上作出一个个标签：年月日时分秒。更大的单元，是我们马上就要同时跨越的新的世纪与千年纪。

每到两个大的时间单元交替之时，悲观主义论调便会甚嚣尘上。眼下，是科学时代。但从书刊到网络，世纪末的题材依然被做得云山雾海，如要认真看了，真会让人透不过气来。我们不做悲观主义者，但想立马云蒸霞蔚般地笑逐颜开，自己不是随时可以支取各式表情的演技派，反觉出内心的空洞与困惑。

当然，乐观主义也大有人在。在一个新世纪即将开始的时候，呼吁大家登高望远，瞩望人类的美好明天。尤其是在当今这个科学的力量日益强大，每天都在爆发出人类大脑已难以挑选和容纳的海量信息的时代，人类的支配力量虽然每天都受到自然界的报复与伦理的追问，但总归是越来越强大了。

更多的人应该在两者之间，何去何从，难以选择。有一千条理由可以悲观，也有一万条理由足以支撑我们认为生活中弥散着一种乐观的情调。

我们不是悲观主义者，不相信什么诺查丹玛斯预言，不相信有毁灭一切的小行星正向地球母亲呼啸而来，因而难以彻底悲观，却又不能对臭氧空洞，环境污染，水泥建筑在青山绿水间的强横蔓延，厄尔尼诺，等等等等视而不见。

有一本名字很宏伟的书《诠释人类万年》，作者是科幻大师阿西莫夫。书中有一段话，与我们现在的感觉相关：“为什么偏偏选择2000年作为自己寄托希望并对之诚惶诚恐的时刻呢？”最后他选择的答案与数字相关，或者说是一种数字化答案。他说：“或许答案便是，它是个整数。以0结尾的年份我们听上去也许会觉得不同寻常，它是个因数学形态就代表了某种终结或开端的年份。以00结尾的年份似乎更有意义，而以000结尾的年份则意义更大。

其实还有一句话更有意义，我们寄希望于未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未来不像过去，已经被刻成碑文而不可更改。

世界在影响现代社会发展一些重要因素，诸如人口、能源、基因、航空航天、通讯和电脑等方面，过去已经取得了许多辉煌的成就，所有这些成就决定了我们今天的生活形态。同时，这些因素中隐伏的危险也暴露无遗。

或许，对于构成公众这个群体的大多数人来说，政治的，科学的风险都是与己无关的事情。但对于我们这个杂志的广大

读者来说，这一切就代表着未来，未来的一切与我们息息相关。有些时候，对未来图景的想像与前瞻甚至左右着我们今天的生活或情感状态。而很多时候，对未来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公众更愿意寄望于政治或法律出来替我们搞定一切。

但总有一群数量上越来越庞大的人着迷于科幻。

科幻在所有这些人眼中，与在我们眼中一样，是智慧与情感的载体，是前瞻与预见的平台。而在一个新世纪即将到来，一个新的千年纪即将到来的时候，科幻的这种特性正得到愈益广泛的认同。

我们相信，在未来，所有今天看来神秘莫测的现象在科学之光照耀下，将为广大公众所理解。

我们相信，在未来，时间与空间之门，将在新的智性面前，訇然而开。

我们相信，所有科学自身尚未认知的弊端与危害，都被理性与良知所克服，也在未来。

所以，我们相信，在中国，将有越来越多的读者与我们一起，将一起满怀信心地走向明天，以科幻这种特别的方式，与未来全接触！

## 宇航员信箱

问：根据相对论量子理论，自然界除了存在普通的物质外，还应存在一种由反粒子组成的物质，即反物质。为什么至今没有发现反物质的存在呢？

答：根据粒子物理理论，在任何时候，粒子都是成对产生的，即在某一粒子产生的同时必有它的反粒子。由此可以推断宇宙大爆炸时应产生相同数量的物质和反物质，这些反物质的原子核是由反质子和反中子组成的，带负电荷。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反物质的存在并不说明反物质真的不存在。科学家研究认为，探索反物质的最好线索是探测那些从遥远恒星和星系中发出的以光速在宇宙中穿行的宇宙射线。然而，由于地球上空存在一个稠密的大气层，宇宙射线穿越大气粒子碰撞产生次级粒子，这些次级粒子又会与大气粒子碰撞而产生更次级粒子。依此类推，地面上探测到的就不是原始的宇宙射线，因而无法确定宇宙射线中是否有反物质存在。前不久发射的“阿尔法磁谱仪”是人类首次送入太空的反物质探测器，目的就是原始宇宙射线中发现反物质。

问：听说最近太阳系外发生了一次极其强大的宇宙射线爆发，请问具体情况如何，危害程度怎样？

答：美国宇航局华盛顿总部最近发出消息，宣布今年8月27日晚太阳系外发生了一次极其强大的宇宙射线爆发，致使两颗在地球轨道上运行的卫星被迫关闭了自己的科学仪器。这是一次伽玛宇宙射线和 X 宇宙射线的大爆发，它是由一颗名叫 SGR1900+14 的中子星的表面发生震动释放出巨大能量所引起的，它的质量是太阳的 1.5 倍。科学家比喻说，这种中子星上一勺物质的重量就相当于地球上一艘航空母舰的重量。值得庆幸的是，这次爆发的巨大能量都被地球大气层上层所吸收了，到达地球表面的只是极少一部分，因此没有对地球上的生命造成危害。

NASA 总部科学家还宣布，有 7 颗卫星探测到了这次巨大的宇宙射线爆发。这次爆发只持续了 5 分钟，但它所释放出的能量却相当于太阳在未来 300 年里所释放的能量总和。

## 下一世纪的宇航先声 “深空一号”

这是一次非常接近于最新科幻小说的太空探索。

这就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最近即将发射升空的太空探测器“深空一号”。

对于雄心勃勃的美国人来说，这个探测器的命名便已包含了一个明显的信息：他们已把目光转向了更深远的太空。

2000 年这个人类新的纪元即将到来，“深空一号”被看成新的千年纪宇航事业的一个开端，其方式方法已与过去多次

的太空飞行构成了鲜明对照。过去，航空航天局进行的多是耗费数十亿美元的特大项目，一干就是几十年，如哈勃望远镜计划、卡西尼号土星探测器等，而这次飞行的宗旨被确定为试验创新性技术。因此，深空一号是按照高风险科学探险任务而设计制造的，成本仅在两亿美元左右。从下一世纪开始，美国航空航天局打算每年发射 10 至 15 颗这种类型的低成本探测器。

“深空一号”计划的首席工程师马克·雷曼说，过去的项目规模与预算都非常庞大，如果失败一次，那代价过于巨大。如果改为这种一年十数次的小成本发射，失败一两次固然也令人沮丧，但相对说来损失就非常非常小了，而损失越小就越能承受更大的风险。

“深空一号”作为下一世纪太空探测的先声，其重点不在于具体的探测目标，而是新技术的实验。在其采用的 12 项新技术中，尤其以离子推进系统最为引人注目。

科幻迷早就幻想由航天器本身提供动力，那样，人类至少可以飞到银河系最远的地方。“深空一号”由一次性火箭发射升空后几周，将改由等离子发动机继续推进。美国休斯公司从 60 年代起一直在进行这项技术的研究，这个计划的负责人杰克·斯托基说：“从概念上讲这很简单，只要能从飞行器里喷出一些物质，就可以推动飞行器前进。”

“深空一号”发动机喷射的是一些氙原子，氙是一种很重的惰性气体，发动机则像一个一头开口的空罐子，罐子直径仅 30 厘米。在里面，氙原子被高速电子撞击，打出电子，氙原子便被电离，并带上了正电，电压可达到 1100 伏。氙离子穿过排口处铝制的格栅喷入电压为零的太空，离子喷射的速度非常高，达到每秒 32 公里，约合每小时 11 万公里。并在其冲过格栅时形成 3000 条极细的产生推力的束流，在航天器后形成一片肉眼可见的淡蓝色烟雾。

由于这个系统每秒钟喷射的气体仅为 2.3 毫克，所产生的推力很小，与一张纸放在手上所产生的压力差不多，要获得每小时 97 公里的速度，得用两天半时间。但是，这系统每天能使航天器的速度提高每秒 10 米。一年下来就会累积到每秒 3600 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速度就可想而知了。这种动力系统为未来宇航提供的前景肯定会让太空专家与科幻迷感到鼓舞。

## 高塔下的小镇

刘维佳

一天的劳作终于结束了。我从麦田里走出来，小心地坐在田垄上，从陶罐里倒了满满一木杯凉水，敞开喉咙痛快地喝下肚去。

结实的麦穗在轻风中摇荡出奇妙的波纹，滚滚麦浪令我感到赏心悦目。

又是一个丰收年。地里呈现一片生机勃勃的健康绿色，每一茎麦穗都沉甸甸的。

马上就要大忙特忙啦。收割麦子是头等的大事，也是最累的，之后得赶在商队到来之前把麦子打出来。先将那份与口粮数量相等的应急储粮交到围绕着高塔塔基建造的半地下式公共粮仓里去，然后将口粮储存到自家地窖的大瓮里……每次麦收后不多久，商队成群结队而来。这时可以用富余的麦子和上年用余粮酿的酒来与商队交换所需要的物品，诸如布匹、奶酪等等，最令人凉叹的是文明发达地区所制造出的种种东西：比如计时的钟表、效力极强的医疗药品、高效肥料之类……贸易会结束，还有得忙：家里果树上的果子要收获下来并制成果酱或果干，菜地里的蔬菜成熟了要收获储藏，沼气池也要清理，为家禽牲畜准备过冬饲料……这一切都是我和父亲的责任，而母亲则要为我们做饭，缝制、洗涤衣服……一年到头也累得够呛。在我们这小镇，男人们的力量化为汗水洒在了泥土里，女人们的青春在操持家务和养儿育女中消磨了……这就是生活，我们必须付出一生的艰辛才能维持它的正常存在，镇上的四千个家庭都是这么过的，这种忙碌却自给自足乐在其中的生活已经持续三百多年啦。我将头使劲向后仰，观望我们这小镇的保护神——高塔，它那白色的圆柱形宛如一柄长剑插在蓝色的天空中。就是它保卫着我们的这种生活。这座一百多米高的白塔是三百多年前我们的祖先修建的，真该感谢他们的远见。当年他们这群救生主义者认定世界性的毁灭战争已不可避免，于是选中了这片土地，修筑了藏身所，尽可能地储存物资，为将来能在战后混乱的世界上生存下去而做着准备。那一场疯狂战争的爆发原因，已经随着早已崩溃了的文明消失在时间的洪流中，搞不清了，也没人关心了……但先辈所说的一句话却穿透时空完完整整地保留下来：“生活理应是轻松而幸福的。”

最后，历经千辛万苦，这座白色的高塔终于坚固稳当地站立在了镇子的中央，于是他们终于拥有了一个世外桃源，可以在这乱世之中安全地生存下去了。这是因为在高塔之顶的圆形望楼里，有一台能摧毁一切的制造死亡之光的机器，还有一双昼夜观察监视四周情况的不知疲倦的眼睛。高塔履行使命的原则很简单：以塔基为圆心，方圆半径五千米以内即为禁区，外来者进入即杀！

高塔的威名如今已远播四方，但总有那么一些笨蛋有意无

意地置高塔的原则于脑后，结果无一例外地被死光劈杀。他们中有些人确实不是存心来碰运气的，这些人死得稀里糊涂，但高塔是不管你有什么理由是否冤枉的，它铁面无私冷酷无情，只知进者必杀！正因为如此，每年贸易会的情景便甚是有趣：双方聚到那道一米宽一直不能长草的“生死线”旁，互相展示各自的货物，彼此展开侃价战。买卖谈成之后，双方各自向对方抛出绳索，将对方的绳索系在自己的货物上，然后彼此一起将对方的货拽过来。

以高塔为圆心半径约九百米之内，是居住区及仓储区，那儿每户都拥有一座配有牲口棚、沼气池和地窖的两层住房，人们就在那儿一代又一代地重复上演人类的生存之戏。居住区外是耕种区，田地一律每人五亩。介于居住区和耕种区之间的是果树林带，每户都拥有果林的一部分。我们所需的生活资料绝大多数由田地和果树提供，当然，你得凭力气去换取。

我躺在被阳光晒得热烘烘的土地上，双手枕在脑后，仰望没有一丝云彩的蓝天。满眼温柔的蓝色令我惬意地微笑起来。我很高兴，我很快乐，因为我有力量换取幸福的生活。我从小就随父亲操持农活，两三年前我就是公认的一流种田高手了，而只要能种好田，生活中就不会再有恐惧、忧虑以及压力了，所见到的将只有明媚的阳光……我的心脏开始发热。我知道当情感袭来之时理应好好利用它，于是我随手扯了根草叶叼在嘴里，将思绪移到了水晶的身上，回忆着，思索着……

我很爱水晶，因为我一直觉得她是个特别与众不同的女孩儿。我们从小就和许多孩子在一起扎堆儿玩，水晶总是吸引着我的视线。我常常专注地看着她，一看就是好长时间，而别人干什么我都不在意，除非与她有关。水晶确实漂亮可爱，但她独有的魅力显然并非源自容貌，她所发出的魅力可以轻易直达我的心灵最深处，使我怦然心动，而别人谁都不行。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后来经过认真的观察和分析，我渐渐地发现这女孩最大的特点，是她的感觉力和想像力超群，她可以轻易地从世间的万事万物中将美信手拈出，仿佛小自草叶露珠大至蓝天云朵其背后都蕴藏着妙不可言的美好世界以及撼人心魄的浪漫故事。这个世界攫住了我的心，令我无限向往无限留恋，所以我一见到水晶，心跳就不规则起来……我渴望能一直和她在一起，因为那样我才能进入一个美好的世界里。若能娶到这样的女孩子，我这辈子还奢求什么呢？我无比真切地意识到，我爱她，无论如何，我一定要让她成为我的妻子……为此我想尽办法接近她。

……情绪高涨了片刻之后趋于低落，苦恼占据了我的心。这两年来，我和水晶之间出现了危机，这让我苦恼，然而她却没有意识到，因为这危机的根源，就是她的理想。我非常地爱她，所以我尊重她的理想，于是这两年我尽力忍耐着，一直没去尝试向她摊牌。结果这两年我是在焦躁不安和惶恐的陪伴下度过的，而且危机还在扩大，我不知该怎么办，时间似乎已不

多了……

我双手撑地坐了起来，吐掉嘴里苦涩的草叶，握紧了拳头。我决定了：去向她摊牌吧，勇敢些，别再犹豫了，我只有全力尝试劝说她放弃她的那个理想，这是我避免失去她的唯一办法。

每一次从田里回到居住区，我都可以看见小镇的心脏——广场。我凝视着此刻几乎空无一人的广场，脑中浮现出了农闲时或节日这儿举行歌舞集会时的热闹场面。那时镇长会取出那个神奇的黑匣子，播放歌曲给我们听。只要将那些光闪闪的碟片儿放一张进黑匣子，它就能播出几十首歌曲，当然，还得有高塔提供的电才行。从小我就喜欢听那些歌儿，喜欢得直想掉眼泪。那些歌儿都是我们祖先的那个文明创造出来的。虽然，大部分歌曲所用的语言在今天已消逝了，我们不可能再理解它们所表达的意义，歌中流淌着的是我们不知道的故事和不曾拥有的人生体验与感觉，这令人感到怅然和伤感。但是，它们的旋律能引起我全身的每一个细胞的共振，使我能抽象地感觉到它们的存在。这些歌曲具有和水晶类似的力量，可以唤起我心中的美好情感。

将目光从广场收回来之后，我踏着居住区平整的石板路面向图书馆走去。

五米宽的街道干净而整齐，右边是最里层的住户，左边就是环绕着塔基修建的仓库之类的公共建筑，图书馆亦在其中。水晶此刻很可能就在图书馆里埋头苦读，她不是那种什么也不懂的傻乎乎的天真少女，她是一个将知性与感性和谐地集于一身的女性，从小就爱看书和思考。

我轻轻推开阅览室的木门，木门吱一声为我而开启。室内空无一人，老旧的桌椅还算整齐地摆放着，大多数上面都躺满了灰尘。现在仅靠父辈言传身教即可轻松应付生活，谁还耐烦看什么书？只有那些天性不安分的人才来这儿消磨时间，水晶就是其中一员。就是这间不太大的房子占去了水晶那短促生命中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图书馆里堆着数千本书，每一本中都充满了疑问，也许我们要再过三百多年才能知道答案，水晶她又何必坚持这种无望的探索？水晶的问题就在于她的心灵无法安分守己，想得太多了。要知道，宇宙广袤无垠，世界复杂无比，试图把一切问题都琢磨透，只会自讨苦吃。

我静立于寂寂然的阅览室中，凝视着从窗口射进来的光柱中浮动的灰尘粒子，耳朵捕捉着楼上的声音。一分钟后，我认定此刻没有人在图书馆里借书，那么她一定是在望月那儿听他“传教”了。这让我很不高兴。我不愿意到望月那儿去，但此刻也没别的什么办法。于是我退出阅览室，轻轻关上木门，向果树林子走去。

望月的演讲会，全镇闻名。他总是在果树林子的固定地点不定期地举办这种演讲会，宣扬着一个异常危险的思想，那就是：我们应该跨过那道“生死线”，到外面的世界去！



望月这个人，可以说是全镇年轻人的首脑。他从小就是个野心勃勃喜欢哗众取宠的人，总是在竭力谋求着孩子们中的领袖地位，他不能忍受谁给予大家的印象比他还强烈。平心而论他还是有些天赋的领导气质的，所以半大不小的时候他身边就聚集了一批一摸猎枪就热血沸腾的少年。这伙人厌恶种田，整天跟随望月扛着枪在镇子的闲置地里四处射猎，把野兔狐狸和各种飞鸟打得浑身是洞。

我不理解他们，我对枪和杀害小动物没多大兴趣，对我而言种麦子要有趣得多，看着麦苗一点点长高并最终结出饱满的颗粒可以令我获得相当的成就感。不过那时我对他们也仅仅只是不理解，还不怎么厌恶。

等望月在演讲会亮出了他的主张之后，我对他的厌恶情绪一下子涌了上来。他的荒谬危险的主张令我震惊，而他讲得天花乱坠的理由又令我恶心，我知道他真正的动机是什么，他在撒谎。我觉得这人心理十分阴暗。

然而不幸的是，水晶居然赞同他那荒谬绝伦的主张！

两年前的某一天，水晶突然异常激动地向我宣称她的思考有了重大突破！她说她发现了我们这镇子的不正常不自然的地方，即：我们的镇子居然可以不进化！那段时间，她像着了魔似的一有所悟就向我陈述这镇子没有进化的具体表象：三百多年来，小镇上的生活几乎完全没有变化，商队带来的商品品种越来越多，可我们只有粮食；这小镇没有历史，每一年都没有什么不同，人们昆虫一般生存和死去，什么也没留下，没有事迹，没有姓名，没有面目，很快便被后人彻底忘却……镇上的人口很早就恒定不动了，一切都和谐无比，尤为奇妙的是没有一个人违背清苦淳朴的民风放纵自身的欲望……她说小镇与整个世界很不谐调，说我们的小镇已经凝固在时间的长河里了……

于是我花了很多时间仔细琢磨进化的涵义。但凡水晶所关心的问题，不管我是否赞同，我想我都应该至少努力弄懂，因为这有助于我了解她。可在我尚未彻底领悟之前，她就已经和望月走在一起，加入了他的团体，开始为将来的出走做着准备。这让我惊恐和焦虑。不论是谁，一旦跨过了生死线，就再也不可能回来了。高塔是分不清进入者究竟是不是在镇上出生的土著居民的，反正只要是生死线外进来的统统格杀勿论！小镇建成三百多年来，还从未有一个人走出去过。但现在许多年轻人都赞同望月的主张。我无法理解他们那要出去的强烈愿望，我无法像他们一样轻松地视那铁一般的禁忌如无物，每次靠近生死线，我就不寒而栗，我害怕失去我的土地我的麦子和我自食其力的生活。

刚进果树林子，我就听见了望月的声音，真令人讨厌。就是这个人偷走了我的水晶。他还在撒谎：“……我们浪费了多少时间和机会了？三百多年前，大战刚刚结束之时，这颗地球上星散着成千上万的文明残余势力，可现在它们大部分都消失

了。大的文明势力吞并小的文明势力，将来的世界必定将为它们其中的某一个所独占或被几方瓜分。创造历史的只可能是强者，弱者只能充当铺路石……我们本来是有机会加入强者的行列甚至凌驾于其上的！当初我们的基础相当好，有六千人，还有大量的武器、机械、优良的粮食种籽，这些资本本可以供我们迅速扩大居民人数和势力范围的，但祖先们却将它们消耗在了这座莫名其妙的高塔上。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祖先们只看到了乱世之中安全的重要性，却完全忽视了发展！在这个世界上若想不被别人吞没，只有拼命发展、壮大，抢先吞了别人！这片平原的面积起码是我们这小镇的一百倍，如果当初一开始就放手发展的话，现在我们的势力早遍布这片平原了，人口起码也有三四十万了，这样我们将成为这颗星球文明复兴过程中的一股不可轻视的力量，我们将成为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可是看看我们的现状吧，苟且偷安，用压抑发展来获得安全。所以若不迈出这镇子我们就注定只能是一支无关紧要的弱小势力，不可能有大作为，处于整个世界的风云变幻之外，听任潮流的摆布。最好的境遇，也不过像块石头似的呆在原地，被时代越抛越远……这就是我们的命运。你们甘心成为历史大潮中的一颗无足轻重的小石子吗？如果你们不愿意这样，那就请跟我一起走出这没有前途可言的小镇，到外面的广阔天地中去！请相信这是我们得救的唯一途径。高塔总有那么一天将不能保护我们，那时肯定将是我们的末日！这种时刻可能很久才会降临，也可能一分钟之后就会发生！时间无比珍贵！让我们马上行动吧！我们先要在平原上站稳脚跟，然后发展、壮大，建立军队，向外扩张、占领、征服、攫取……”

他说到这儿时，我已经坐到了水晶的身边。她乌黑的长发披散在双肩上，亮闪闪的眸子格外漂亮，可惜我从未彻底知晓这一泓秋水之后所隐藏的一切。

于是我用右手轻轻拍了拍她的右肘。“走吧。”我凑近她的耳边轻声说。

“他还没讲完呢。”她说。

“几年来他一直讲的就是这些玩意儿，你还没听够啊？走吧，我有话跟你说，很重要。”我攥掇着。

她低头犹豫了一下才说：“那好吧。”

走出果树林，阳光又将我们笼罩。我看着身边微微低头随我一同前行的水晶，只觉得她美得令人头晕目眩，我觉得此刻我就是在天堂中漫步，我真想和她一直走下去，永不停步！

水晶的问话打碎了这美好的寂静：“哎，你想说什么啊？”

是啊，我想说什么呢？我想说，我很爱你啊！我想说，放弃你的理想，嫁给我吧！可我没有胆量这么直截了当地说。

十秒钟后，我找到了话题：“你觉得望月讲得怎么样？”

“不错。”她说，“他的口才很好，年轻人都爱听，也很有道理。”她的口气比较随便，听起来她似乎对望月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这让我高兴。然而她仍然赞同望月的主张，这又

让我着急和害怕。

“你们真的……要走吗？”踌躇了一阵我终于小心翼翼地问，“我是说，你们真的要离开这镇子吗？”

“是啊，”她随口回答，口气就好像这事如同日出日落一般理所应当势所必然。

“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走？这镇子不好吗？”我说，“你们为什么不喜欢这里的生活呢？为什么要抛弃小镇？”我将这两年来一直萦绕在心头的不解与迷惘向他倾诉了出来。

“因为它不能进化。”她干脆利落地回答。

“为什么一定要进化？”我立刻追问。

“因为整个世界都在进化，一切的一切。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进化，对吧？”

她说得似乎合情合理，我的脑子转得又不怎么快，一时只好沉默。

“在这个不正常亦不自然的镇子上生活，我们真的能无忧无虑没有烦恼吗？”她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的眼睛，那黑幽幽的瞳仁宛若深不可测的深渊，“这镇子唯一的失衡之处，就在于我们的心理。在小镇日复一日千篇一律的生活中，我时常感到心慌意乱，经常因为空虚而伤心。我眼睁睁看着时间一天天流逝，生命一点点地离我远去，而我却连自己为什么而生又为什么而死都弄不清，只能浑浑噩噩地混日子，消耗生命，这让我一想到就惊恐不已。为了找到我生命的意义，我一定要走出去！”她很动感情地大声对我说。

“可是你能肯定出去之后一定能找到你所渴望的那些东西吗？”我低声说，“或许你什么也得不到，只是徒然地失去了一切！这值吗？”

“我可以肯定我一定能找到一样我们这儿没有的东西。”她说。

“什么？”

“希望。”她说，“我们的镇子里没有希望。不进化就没有未来，一成不变的生活将一直持续下去，最终的结局就是望月所说的高塔不再保护我们……有了希望就有了一切，可我们这儿却没有希望……”

“可这儿也没有绝望！”我大声说，“别听望月的胡言乱语，那个最终的结局离我们还极其遥远！这镇子还有足够的存在时间供我们度完余生，至于我们死后的事，已与我们无关，我们何苦惶惶然不可终日？外面是一个凶险的世界，以邻为壑就是那儿的人们最基本的生存原则，在那里人们互相伤害，纷争无休无止，一切都纷乱不堪。这也叫有希望？你没听过商人们所讲述的那些故事吗……”

水晶的头缓缓低了下去，看上去这是因为她在心中无法否定我所说的现实。这让我倍受鼓舞。

“水晶！”我乘胜追击，“不要再考虑什么意义不意义了！意义那玩意儿纯属子虚乌有，千万别被它迷了心窍……你不要

再和望月那帮人搅在一起了。那混蛋讲的倒是天花乱坠头头是道，但他在撒谎！我知道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他才不在乎什么进化不进化意义不意义哩，他真正要的是权力！是的，权力！我们这小镇上没有权力，社会是靠成年人自觉克制自身欲望来平衡和维系的，镇长只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这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权力。而望月这人的权力欲又特别强，所以他才狂热地鼓动大家出去，一出去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你没听见他要干什么吗？他要征服要掠夺要扩张要杀戮！天哪，你怎么能追随这种人？他不是你志同道合的朋友……”

“这不重要。”她平静地说，“每个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理想。我追求生命的意义，望月追求权力，别人也许在追求着别的什么东西……各人的具体理想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大的目标一致，那就是走出这镇子参与进化。眼下这个目标最重要，为了拥有足够的勇气与决心，我们必须相互依靠相互激励。只要一出去，我们就都能找到实现各自心中理想的希望了……”

“那我呢？”我脱口而出。

水晶怔怔地望着我的眼睛。

“你走了，我怎么办？”我不想再拐弯抹角了，“留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在这儿，对我公平吗？水晶，你想过我吗？你在意过我吗？我……我是多么地爱你啊！几年前我就意识到这一点了。每一次见到你想到你，我的心都直发颤，就是这种感觉，错不了的……别走，留下来吧……和我一起生活……嫁给我吧！我会种地，我是一流的种田好手，我能让你过上轻松幸福的生活……”我不能再说下去了，因为我的双唇和牙齿在剧烈地颤抖，全身也抖得厉害。

但是水晶却垂下了双眼，我看见她的双颊开始泛红。我们之间陷入了沉默。这时夕阳开始冉冉没入地平线，黑夜的影子已悄然显现。

良久，她缓缓抬起了双眼：“阿梓，谢谢你送我回家。”

她就这么走了，头也不回地走了。她的身影很快消融于浓重的暮色之中，看不清了，不见了……她走了之后好久，我仍旧伫立在原地望着她身影消失的地方。时间仿佛已经死去，我的思维凝滞了，全身不能动弹。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黑夜彻底占领大地，家家户户的窗口摇曳灯光的时候，我才如梦初醒。我索然无味地呆立了一阵子，终于迈动沉重的双脚，向我的家走去。

一转眼麦收时节到了。

商队的到来，带给了我们缺乏的盐、油料、洗涤用品、布匹之类的必需品，还有许多构思精巧可以帮我们在生活中投机取巧但却并非必需的奢侈品，同时，也带来了一个坏消息：北方的“黑鹰”部落由于今年遭遇罕见旱灾，整个部落有组织地集体南下，准备以劫掠农庄和城邦来渡过难关。他们已经荡平了两个村庄，初步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像这样红了眼豁出去

了的流浪部落，即使是强大的城邦也没法招架，他们就像瘟疫一样，谁碰上谁倒霉。

然而令我们吃惊的是，商队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这个黑鹰部落对我们这个小镇兴趣最浓厚！

同样令我吃惊的是镇上的长辈们似乎对这消息无动于衷，他们依旧若无其事地干活、吃饭，和商人们侃价、交易。我知道他们见过更大的场面，但是我没有，我想像着漫山遍野饥饿的人群冲过来的场面，心里直打鼓。

这支商队走后，一直没有新的商队到来。小镇在平静安闲之中打发了十二天的时间。这期间人们不急不慢地各忙各的，似乎完全忘了有可能逼近来的危险。镇长甚至举办了两次歌舞会，像往常那样用娱乐来调剂小镇单调的生活气氛。这两次集会我都去了，尽情享受生存的幸福。但是到会的年轻人明显少了，水晶也没有露面，对我而言舞会上没有水晶气氛就平淡了许多。

第十三天，随着初升的朝阳，远方的地平线上出现了黑压压的人影。

不一会儿居民区的街道上就站满了人，人们翘首等待着塔上拥有望远镜的观察员通过广播传达的观察结果。

随着黑鹰部落一步步逼近，有关它的基本情况也逐渐清晰了：这个部落人数在二万六七千人左右，最前方是约一千名壮年男子，均全副武装；中间是由牲畜或人力拉拽的辘重车辆和妇女儿童以及部落主力武装；最后又是一千武装男子。以他们的前进速度，下午四点左右即可抵达生死线。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部落中老年人不多，看来他们已经妥善处理了这些“拖后腿的包袱”……

镇长的命令下来了：全镇成年男子全部自备武器前往各家的果林区，组成最后一道防线，以防万一。

上午的剩余时间里，我和父亲在家中仔细擦拭我们家的那两支猎枪上的黄油。

黄澄澄胖乎乎的子弹油腻腻的，给我的感觉很陌生。因为我这辈子只打过三发子弹，而且还是父亲装填好了的。枪在我们这儿的用途只是打打鸟雀小兽，再不就是用来作为与商队交易时的公平保证，能派上用场的机会不多。

父亲擦枪时沉默不语，我从他眼中看出他并无恐惧之情，而是心中另有什么复杂的感情。我想问问他，却又不知该从何说起，遂作罢。

母亲则在忙碌地为我们制备干粮和饮水，她在竹篮里放了果干、咸肉、奶酪、熟鸡蛋，水罐里撒进了薄荷，父亲的酒壶里装上了最醇厚的陈酒。在她看来我们好像只是去野餐似的。

准备停当，我和父亲背上猎枪和子弹袋，他提着酒壶水罐食品篮，我背上卧具，向果树林子走去。

这真是热闹非凡的一天。阳光明媚和煦，街上到处是身背猎枪手提食品的男人，家家户户的厨房都冒出腾腾热气，孩子

们爬上自家楼房的天台，一边咬着蘸了蜂蜜的麦糕，一边好奇地望着远方模模糊糊的人群。小镇的空气中弥漫着过节一般的气息，天呐，我喜欢这热闹的局面和这种节日般的气氛。

从下午四点开始，黑鹰部落的成员们渐次抵达生死线，他们有条不紊地在那里扎下营来。

黄昏时分，一道道炊烟从对面的营地升起，在天边鲜艳的晚霞映照下，这道景致竟是那么动人。我怔怔地凝视着这画一般的美景，一时间竟忘乎所以到了丧失时间感的地步，只觉得仅一刹那工夫，天色就黯淡下来了……

寒森森的月亮升起来了，猎枪在我的怀里散发着寒气。今天我所见到的景象已烙在了我的脑海中，我爱今天小镇节日般的气氛，也爱傍晚时分在夕阳金辉照下被如雾的炊烟笼罩着的部落人群，美使我分外留恋生命，而害怕死亡。我不能理解即将发生的冲突的必要性，我不明白黑鹰部落为什么要来进攻我们？依水晶的说法，我们与他们唯一的不同，就是我们不必进化而他们仍在进化……进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一连串的爆响骤然响起，明亮的绿色死光划破夜空连续闪现！我头皮一炸，神经质地甩掉羊皮毯跳了起来，端起猎枪紧张地扫视四周。但月光笼罩的大地一片寂静什么也看不清，除了残留在视网膜上的死光的余韵。

“怎么回事？”父亲略带紧张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他也被惊醒了。

“没什么，高塔发射了几道死光，除此看不见什么动静。”我故作镇定地说，竭力克制着刚才的惊悸造成的颤抖，我现在已经是成年男人了，我不想永远做个孩子。

“唔，他们想趁夜暗摸进来……这可大大地失算了。高塔夜里照样看得见，白赔几条人命罢了……”父亲一边说一边重新躺了下去，不一会又睡着了。

我深知他此言不差。没人进来的话，高塔绝对不会发射，而高塔从来都是百发百中的，生死线之内现在肯定躺着不少尸体。

下半夜和父亲换班之后我很困了，再加上高塔大大增强了我的安全感，我很快就沉入了梦乡。

天亮后，母亲送来了早饭，慈祥的爱意充满了她的双眼。

母亲的关怀和热乎乎的麦糕令我分外留恋平常的普通日子，我真希望昨晚的那几个送死的人能令黑鹰部落认清现实，从此知难退去，这样那些人好歹也算没白死。

然而他们显然有不同的看法，九点钟的时候，他们开始了新的行动。他们居然将一门长身管的火炮推到了生死线的边缘上，炮口指向高塔。我通过图书馆的书和我们高塔上的那门电磁大炮了解了这种具有可怕威力的武器，知道它发作时声如雷鸣，弹着处贯壁毁楼，破坏力极大。真不知他们是从哪里弄来了这种野蛮的物什？

正惊异间，只见那门大炮炮口火光一闪！

几乎就在同时，一道绿光也在空中闪现了一下。

紧跟着死光射出，火炮那儿立时腾起几股白烟。向小镇抛射高塔认为其速度超过安全标准的物体也违犯了高塔的安全原则，高塔可以采取消除危险源。

直到天黑他们也再没什么新动作。高塔连他们这样的王牌手段都轻易化解了，可能他们已无计可施。

连续三天，黑鹰部落毫无动静地呆在那儿，并不想法进攻，但却也不走，不知他们还想干些什么？

第四天中午，高塔上的那一门电磁大炮突然发作了！

炮弹打在生死线之内，着地时并没有爆炸，而是深深地扎入了地下，片刻之后，爆炸才发生。那场面犹如火山爆发一般，黑色的烟尘和着泥土腾起三四十米高，煞是吓人。

“原来他们想挖地道从地下钻进来。”父亲望着正在散去的尘泥说，“这没用，躲不过高塔的眼睛，前早有人试过了。”

“如果加大地道的深度呢？再挖深些也许就行了，我不相信高塔的眼力没个止境。”我说。

“这是不可能的。小镇的地下水脉纵横，加大深度极易造成塌方。这镇子从地下是无法攻破的，淹不死压不死的除外。”父亲说。

我默然望着尚在冒烟的爆炸点，心想不知又有多少人断送了性命！

接二连三的失败并未令他们死心，翌日清晨，他们又亮出了新招数。

这一回他们挑出了一百个成员，让他们一字儿排开列在生死线旁。

不久观察哨报告说那一百人全是老人。

父亲神色凝重，一言不发地掏出了祖父传下来的机械怀表，紧张地望着那些人。

猛地，一个骑着马的人手中的步枪朝天喷出一股白烟，那一百人竟然立刻冲过生死线狂奔起来！

绿色的死光冷静地连续闪烁，奔跑中的人一个又一个倒下，但其余还活着的人仿佛没有看见一般只管埋头狂奔，似乎他们有绝对的把握可以冲入居住区似的。

然而事实证明他们纯粹是在自杀，他们一个不漏地全被死光放倒在了地上。

“二十五秒。”父亲合上怀表盖轻声说，他脸色苍白。

“他们这么干有什么意思？纯粹送死嘛。”我不解地问。

“他们想弄清高塔杀人的速度有多快……”父亲双眼直勾勾地望着已经空无一人的麦田回答，“但愿他们不要……但愿……”他喃喃地说。

我低头盘算着。一百人二十五秒，一秒钟四个人，从生死线到果林不足四千米，一个人跑步大约只需要十七八分钟，就算二十分钟吧，二十分钟是一千二百秒，这期间高塔只能杀死四千八百人，算五千人吧，也还不及他们整个部落的零头……

我的脸也白了。

空气骤然紧张了起来，人们不安地张望着，双手不离自己的猎枪或者砍刀。

对面的黑鹰部落也蠕动不已，人员调动频繁，明显是大行动征兆。

下午四点，实验降临了！

随着一阵海啸般的呼喊，早已集结好了的人群向我们小镇发起了冲击！洪水般的人浪席卷过来，竟如排山倒海一般，令人毛发倒竖！

不过高塔显然对此无动于衷，绿色的死光准时闪现了起来。令我意外的是，好几道死光竟是同时闪现的，高塔在四面开火！原来它的火力发射点不止一个！

狂奔中的人们如同镰刀下的麦子一般连连倒下。冲在最前面的是妇女以及仅存的一些老人，他们的使命就是死，部落用他们来吸引高塔的火力，争取时间。在他们的后面，才是主力壮年男子。

他们的打算无可指责，就战术来说确实是明智之举，但是不幸他们在战略上彻底错了，他们实在不应该进攻我们的。因为高塔现在不仅在四面开火，而且它的杀人速度远不止一秒钟四个人，大约达到了一秒钟十个，并且还在逐渐提高效率。看来高塔是具有分析判断能力的，它可以视情况决定自己的行动。而那些却不知道这一点，太可怕了！现在一切都无可挽回了，大错已经铸成！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明明已经完全没有了冲进居民区的任何希望，他们却仍然疯狂地继续冲击着。人浪缓慢地向镇里流动，但不等冲到一半的距离这人浪的能量就笃定耗光。这些人此刻似乎丧失了正常的分析判断能力，而完全被一种莫名的力量所控制，令他们对死亡麻木不仁无动于衷。只见绿光闪处，死者层积，黑鹰部落的队伍急剧缩小……

终于有人开始恢复自我意识，感觉到了恐惧，他们开始转身向外面跑，恐惧终于彻底感染了所有的入侵者，人浪的彻底大退潮开始了。

等到高塔的死光发射频率开始下降之时，生死线之内的人影已经稀稀落落了。

逃得了性命的人木然地站在生死线边缘，一动不动地看着自己的同胞哭着喊着奔跑或倒下。他们没法帮助线内的人。

当生死线之内的最后一个人倒下了之后，死一般的沉寂降临大地，我们和外面的幸存者都陷入了凝滞状态。空气中飘荡着空气电离之后的辛辣味道。

隐隐地，我听见了一种微弱的声音，它细若游丝但却又令人不能忽略它的存在。

终于，我听清楚了，那是哭声，是从外面传来的幸存者们的哭声。那哭声分外悲切，我从中听出了生还者对死者的哀悼，还有对自己的怜悯。他们今后的命运凶多吉少。这个部落



中最强壮有力的部分死去了，女人也差不多全死了，只剩下了一些儿童和少年，这个部落事实上已经灭亡了。

哭声在天地之间缓缓飘荡，但在广漠的世界中这哭声显得那么的微弱……

一切都已结束，但是人们却都不离开果林，吃完晚饭人们仍然露宿在这儿。我像前几天一样守上半夜，怀抱猎枪身披着皮毯的我，疲惫地坐在地上，完全不想动弹一下。我实在不明白我为什么感到这么累？

我依靠着一棵果树，偏着头用脸颊贴着冰凉的枪管，一动不动地木然凝视着这一切。今天所发生的一切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可怕的现实使我终于无比深切无比形象地领教了外面世界那残酷的、以邻为壑的生存原则，领教到了他们相互争斗伤害的激烈程度，今天我终于看清了这样一个真实的世界。这个真实的世界使我彻底明白了进化的重负的分量：它竟能迫使一个极为强悍的群体不惜以全族灭亡为赌注，甘愿忍受巨大的牺牲也要尝试卸下进化的重负！黑鹰部落绝不是为了我们仓库中的麦子才不顾一切地向我们一再进攻的，需要足够的粮食只需多抢几个弱小部落就可以了，他们的真正意思，是要夺取我们的这座独一无二的小镇，夺取我们的高塔，卸下肩头沉重的进化的重负，拥有一种轻松幸福的生活。这就证实了我一直以来对进化的猜测：绝不存在令人心旷神怡的进化！有进化就会有艰辛！因为进化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只要进化存在世界就一定会不停顿地运动不停顿地改变，和谐与平衡因此根本无法长存。哦，众生求有常而世界本无常，就是这一矛盾决定了人生的苦涩与艰辛，决定了进化的沉重。世界啊，你为什么非执意要进化不息呢？我们人类为什么这么命苦啊！进化为什么非要是一种压迫我们的异己力量呢？进化有尽头吗？进化的尽头会是什么呢？……我仰起头凝视天顶的一轮明月，只见苍白的月光映出了云层的轮廓，天穹显得寥廓而神秘。我心灵一颤，一丝凄然一丝悲哀漾上心头，我想哭，但我不知道这泪究竟该为谁而流？

第二天清晨太阳升起之时，我们发现黑鹰部落的幸存者已全部消失了。他们在昨天夜里悄然离去，走向了虎视眈眈的未来，甚至连亲人的尸体也没法取回。

于是我们帮他们承担了义务，在镇长的安排下，一部分壮年男子回家取来农具到镇子的闲置地上去挖坑，其余人负责搬运尸体，我们必须尽快处理掉遍布麦田的尸体，以免发生瘟疫。

男人们两人抬一个开始向闲置地搬运尸体。人人脸上都漠无表情，看不到恐惧，看不到悲伤，每个人都只是埋头干活。但是我知道这冷漠的表情下是颤抖的心，父亲那痛苦的表情就是证明。现在我知道长辈们为什么谁也没有出去的原因了，可以想像他们之中肯定也有人向往过外面的世界，进化的诱饵肯定也强烈地吸引过他们，然而后来他们肯定都认识到了进化的

沉重与艰辛，因而都死心塌地安下心来。喂，望月，你小子认识到了这些吗？你为了获取权力而不负责任地狂热鼓动大家出去，可那么强悍的黑鹰部落都渴望卸下进化的重担，你们这把嫩骨头承受得了吗？我四处寻找着望月，因为我知道他不比我笨，我所悟出的一切他肯定也悟出了，事实是最好的论据，我想看看此刻他的脸色，我非看不可，不然不解恨。

很快我就看见了望月，他也发现了我。我挑衅地望着他，我们的目光交汇了一秒钟他就低下头走开了。看着他我想大声冷笑，但终于没有笑出来。

我们赶在尸体开始腐烂之前将它们处理完毕了，当最后一锹土投出之后，小镇又恢复了原来的生活节奏，与以往没有任何不同。

但是我敏锐地感觉到，镇上的一切都与原先有了少许但却是无法忽略的不同。就在不久前的某一天，我曾轻易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和温馨，那一刻，节日般的气氛令人心跳，音乐撼人心魄，麦酒香气醉人，孩子们天真可爱……一切都很美。但是现在，我干活、唱歌、散步时，再也没什么感觉了，劳动不再乐在其中，歌曲虽仍悦耳但却再也没有了往常那种让我身心俱为之颤抖令我直想大声呐喊的力量，我的心变得对一切都无动于衷了，似乎有什么东西从空气中消失了……

不久后我发现了镇上生活的一个最显著的变化，那就是望月的演讲会再也没有举办了。这一场大屠杀干净利落地击碎了年轻人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又一次开始重复三百多年来一直在这镇上反复重复的人生轨迹，自觉而主动地维持小镇的和谐与平衡。从今后我们这辈子最高的使命就是娶一个自己喜爱长辈也能接受的妻子，再生一到两个孩子〔不可以再多了〕，并将他们抚养成成人，要他们重复我们的生活……这没什么不好，生活这东西就该是这样的。我决定过一阵子重新去试探一下水晶的态度，我也该结婚了。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没多久的一天中午，水晶主动来找我了，她约我五点钟到镇西的“兔窝”去谈话。“兔窝”就在镇西离生死线不远的闲置地上，因三年前望月他们成功地对一群刚搬迁到此的野兔进行了一场种族灭绝行动而得名。

下午四点刚过，我便忍不住向镇西走去。大出我意外的是，一出果树林子我就看见不远处望月也在向西走，方向也是“兔窝”。不快的感觉立刻在我的心中产生，我不明白水晶为什么还要约上这个人？我放慢了脚步，与望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不想和他说话。

可以看见水晶了，她站在前方的草地上，望着我们，长长的头发和她连衣裙的下摆在风中飘动。我们向她接近着。

当我们停下脚步之后，我和望月都呆立着不动了。我们好久也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因为我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一切都无法挽回了：水晶此刻已站在了生死线之外！

“我决定了。”她微笑着对我们说。她居然笑了！

“你疯了！”我大吼道，“你疯了！你知道你干了什么？！”

“也许能想个办法……”望月喃喃地说。

“还有个屁办法！”我凶狠地吼叫着打断了他，自从上次见面对视之后我就再没把这个人放在眼里，“谁他妈能有这个手段？你给我闭嘴！”然后我将脸转向水晶，继续冲她喷吐怒火，“你脑子出了什么毛病？该死！这不是儿戏！”

“我全都想明白了。”水晶仿佛全然没有听见我的怒吼，抬手一指高塔，语调平静，“是它封闭了小镇。我们这个镇子是个完全自我封闭的存在，它利用高塔来与整个世界隔绝开，用自我封闭来逃避进化，消除不安和恐惧。这就是真相。”

停顿了一会儿，她继续说道：“从表面上看，这镇子可以说是很理想很完美的，它里面没有争夺没有仇恨没有暴力没有侵略没有欺诈没有难填之欲壑。但是，在得到这些东西的同时，我们也就失去了另一些东西，那就是未来和希望，还有存在的意义，甚至还有……幸福。在这个地方我们活着只意味着不死，仅此而已，其余什么都没有……这个世界是为参与进化的人而设计的。我们与世界隔绝，世界也就抛弃了我们。在这镇子里我们的生命形同一堆堆石块……这样的生活有何幸福可言？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地方？”

水晶的慷慨陈词，猛烈地震动了我的心，我的思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飞转了起来。这时我终于彻底明白了镇上的年轻人何以会产生那种候鸟迁飞般的向往外部世界的不安定情绪了，是因为人的体内天生就有追求进化的本能！这一刹那我豁然开朗：进化的真正动力，乃是人们心中的欲望与理想！这就是世界何以进化的原因！

“我们总是需要一个开始的……”水晶又开口了，这时她的气色平静了许多，“那么就让这开始从我这儿开始吧……人总有一死，为什么要让自己宝贵的生命成为一种虚假的生命？……并且逃避进化于这个世界也不公平。我们推掉了进化的责任，世界的进化动力就因此减弱了一些，因而我们人类到达那个我们为之无限向往的目的地的时间就要推迟一些。这不是可以视若无睹的无关紧要的事，这是使命！进化是生命的使命！屈服于恐惧而逃避责任逃避使命是可耻的！非常非常可耻……”热情在她的眼中燃烧闪烁，使她的双眼在这苍茫暮色之中分外醒目，“你们和我一起出来吧！怎么样？望月，你不是从小就在期盼走出来吗？这么多年你不是一直在为出来做准备吗？现在，行动吧……”她一边说一边将她那灼人的目光射向望月。

她没有首先将目光投向我，这一点刺疼了我的心。但令我宽慰的是我看见望月的眼中闪现出惊恐的神色，他不由自主地向后略微退了一步。虽然只是极小的一步，但却使失望无可遏制地浮上了水晶的面庞。她的目光开始向我移来，我感到心脏里的血液开始向大脑涌升。“你呢？阿梓。你不是说你爱我的吗？你说过为我干什么都行……”她望着我轻声说。

一刹那我只觉得我的大脑被她的目光轰地一声融化掉了，我全身热血沸腾，身不由己地向前迈了一步。

然而，宛如炮弹在我的脑中炸响，我猛然惊醒！不！我不能再往前走了！一旦跨过了那道一米宽的生死线，进化的重负便会如冰山一般劈头盖脑地压在我的身上。我认为我将不堪重负。看着水晶那映照着夕阳余辉的微笑的面庞，我突然明白了我和她的分别：我们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气质的浪漫程度。我天生就是一个农夫，真正关心的只有庄稼、农活、收成以及日常生活，别的我很少主动去关心。而她天生就是个气质极为浪漫的人，她从小就能感受到这个世界中我们难以感受到的成分，思考我们无法独自理解的问题，她追求我们视若水中之月的东西……正是她的这种浪漫情怀最终驱使她走出了这镇子，做出了前无古人的壮举……而我深深地爱着的恰恰是她这独一无二的浪漫……我突然意识到，我之所以那么强烈地爱着水晶，实际是源于我对未来对希望对生命意义的渴望与憧憬！这种渴望和憧憬虽从小就在被排挤被压抑，但它却以另一种形式，以对充满人生活力的女孩的爱恋的方式，顽强地存活了下来。人都有进化的本能，实际上我也在追求我心中所缺失的那一切成分，我实际是在爱着希望、未来和完整的人生啊！只是我一直没有意识到……

我当然有机会改变这一现实，只需要前进一米即可。前进了一米，我就能获得我渴求了好些年的爱，就能拥有一个完整的真实的人生，我的一生就将发生彻底的改变……这一步将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但我的双腿此刻如同铸在了地上一般无法动弹，恐惧将我死死按在原地。

终于，她转身走了。在失去了太阳正在逐渐向黑夜转换的天空下，她离开我们，离开这个小镇，用她那柔弱的双肩承担着进化的重担，远去了，她一边走，还一边回头回望我们。一时间我感到难过得直想放声悲泣，但眼眶中却怎么也流不出泪水。我双膝一软，跪在地上，痛彻肺腑地将双手十指深深插入了泥土之中……

你要微笑，机器人儿  
[德]海因茨·加尔特曼 著  
蔡建刚 译

1

我相信，我第一个注意到在罗伯特·罗基的事情上终于出了点破绽。上帝知道，那是我们全套计划中最令人意想不到的一个错误。

按理说这是绝对不会暴露出来的。一切都准备得很好，所有事情都得到了考虑，整个项目都由我们最优秀的人进行了极为准确的计算。

如您所知，罗伯特·罗基是“维加”号远程飞船的第一领航员。您自己说说：那个主意本身不是很完美吗？我们哪能预见罗伯特·罗基会飞往服务站呢？

那天下午，有人头一次告诉我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正作为一个安静的旁观者坐在“到斜银河去”咖啡店里。

我要是没有喝咖啡就好了！我根本不喜欢咖啡。那里的人们当然知道这个，所以开始时什么也没给我上。他们那儿有了解我的人。

可是那帮听众！店里总是相当满，主要是年轻人喜欢在这里聚会。一个红头发的年轻人声音特别大。

不难猜到他们在议论什么。

“最可怕的是你再也认不出他们了！”一个站在咖啡屋后面某处的人说。

红头发大笑起来：“你找个人用把锤子照他的脑袋来这么一下不就得了！”

“你们何曾听说过一个机器人会‘嗷嗷’叫的？”另一个问道。

“就是！”红头发说道，“它们要让服务站修理受伤的地方不假，可它们根本不知道疼痛。”

“而且它们从不还手。”另一个补充说。

“要是这样就更好了！”

“可要是别人对我用锤子……”

“你大概就是个机器人吧？”

“我们到底要机器人干吗？”

“干吗，你能连续 24 个钟头不停地开车吗？如果不得已，你愿意一刻不停地干它四个礼拜的工作吗？”

“话虽如此，”另一个人说，“但它们看起来太像人了一——你根本没法认出它们！”

男人们在一片混乱中争论了好几分钟。然后红头发很认真地转向我：“您对此怎么看，老人家？”

所有的脑袋都朝我转过来，我看见至少有十二张脸。“对什么怎么看？”我反问道，以便争取时间。

“对那些机器人呗！”

“我祖父的祖父，”我郑重地说——这是个小小的谎言，我连我的父亲都不认识，“是个和蔼的、想来连汽车都没见过的绅士。他说，如果在街上并非一切遂愿，那么步行者也是人……”

此时相当安静，只有那个在前面服务的乔依，脸上显出若有所思的样子。然后他们好像突然明白了似的大笑起来。这个话题对他们来说已经解决了，但是我听见他们还在笑：“就好像曾经见过步行的机器人儿似的！”

我抬头看，发现我有伴了。一个年轻人，高个儿，魁梧，脸很光滑，径直坐到了我的桌边上。当乔依想问他要什么时，他疲倦地表示拒绝。

“真可怕。”他说。

“什么，咖啡吗？”

“这些人，”他回答，“我再也受不了了，您知道……”

我仔细端详他，发现他有一双非常悲伤的眼睛。“唉，年轻人，”我继续说，“您不喜欢机器人，只是因为它们比您更强大，在许多地方比您更好罢了。”

“以前还没有这样，”那人说，“要知道，我在外界呆了十五年。”

“在太空？”我问道，以此继续我们的谈话。他毫无疑问属于那种生命的一部分是在星星之间度过的青年人。

显而易见，这让他有些悲伤，而他则出奇迅速地回到了正题。“如果您知道‘维加’号的第一领航员出了什么事……”

“罗伯特·罗基？”我问。

“您认识他？”

“听说过。他父亲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宇航员之一。”

“这就是关键所在，”他用一个疲倦的手势解释道，“但是，这对您来说肯定乏味透顶。”

“不，这对我来说一点也不乏味，”我说。于是，他开始给我讲述罗伯特·罗基的悲哀故事。

## 2

他们在天狼星区域游弋——他小声地开始讲——根本什么事都没发生，只是很乏味。如果有人说在天狼星区域出了什么事，那他就是在撒谎。十五年是段很长的时间，而通常在宇宙中则相当于两倍甚至三倍的时间。5479天离家在外——人们以为只要梦见地球就会感到宽慰，可梦里连地球都没有。

他们不厌其烦地谈论家乡和假期。他们——就是第一领航员罗伯特·罗基和第二领航员比利·巴巴。远程飞船的其余船员全是机器人。

这些机器人按惯例都有编号，但他们还是把它们叫做杰夫、吉姆、乔依、梯姆、山姆等等，当然都是很棒的船员，勤奋而可靠，对它们可以绝对放心。

可它们老是只会微笑，因为同所有机器人一样，它们的程序就是这样编制的。这虽不是它们的过错，但他俩渐渐地对这

种情况无法再忍受下去了。

要是罗伯特和比利亲眼见过那些以前的金属机器人，那他们一定会对杰夫、乔依、吉姆以及其他机器人感到幸运和满意。那些过时的机器人，连话都不会讲，想必当时也相当不实用。然而另一方面，我们最新型的机器人却是如此完美，令人类会不断地想起自身的局限性和可能性。

您见过机器人与人进行拳击吗？了不得，我告诉您……

所以罗伯特和比利也就更加互相依赖，他们年轻，相信进步。各自都没多久就把对方的生活经历了解得一清二楚，渐渐地，进行新的有趣的谈话对他们来说变得越来越困难。

到最后，每个人在他的生活中看见的几乎都是一样的东西。他们来自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地区，受过同样的培训。他们年龄一样大，个子一样高并且差不多一样聪明。共同进行几年时间的宇宙航行之后，连他们互相讲述的都是同样的故事。

他们之间只有一个区别，罗伯特爱他的父母胜过一切，而比利则最喜欢谈克拉拉，就是那个他返回后要娶的姑娘。克拉拉比维纳斯还美丽，比爱因斯坦更聪明，而且还颇有成就——假如可以相信比利所说的话。他身边有一张姑娘的照片，这使罗伯特每天都能够相信他说的是真的。

有一天，他们收到了漫长旅程中的第一个坏消息，罗伯特的父母在一次事故中受了重伤，有生命危险。医生们做了最坏的估计，他们要罗伯特做好一切思想准备。

一连几个星期他都在胡思乱想，一句话也不说，有一段时间他看起来非常糟糕。比利传送了——没有告诉罗伯特——一份简报，包括几个他从未和罗伯特谈及的建议。尽管通过太空无线电的联系运行正常，但等到医生们第一批稳定人心的报告到达仍然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在此之前不久，他们收到了第二个坏消息：克拉拉在一次旅行途中生病死了。这对比利来说太可怕了，他一连几天不说一句话，然后就开始喊叫而且根本停不下来。等他苏醒过来时，甚至试图杀死罗伯特。他已经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了。机器人在最后一刻帮了他，可它们除了把比利关进他那什么也不缺的超级现代舱室里之外，也没什么其它事可做。他哭了很长很长时间，后来他停止了哭泣，但这种安静其实更糟糕。

现在轮到罗伯特传送一份详细的报告了。人们向他提了几个问题，他则把回答写进了报告。联系没有花太长时间，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任务，正在返回太阳系的路上。

在罗伯特收到的回音中也有他父母经过那次事故后恢复健康的消息，而且他们盼着不久就能见到他们的儿子。虽然这时比利已经好了起来，但罗伯特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罗伯特独自一人当然无法对付飞船，他不得时常把他负责的一些事情交给杰夫、吉姆和乔依去做。它们干得都很棒，罗伯特对它们的维护也细心周到。他定期检查它们的电池，给它们加机油，注意让它们始终保持最佳状态。虽然塑料技术已

经高度发达，但它们每个身体里仍有几克铁质的部件。所以尽管有罗伯特的细心维护，这些“年轻人”还是盼着到地球上的“诊所”去，因为罗伯特无法进行真正的全面检修，那些精密的人造大脑对他来说太复杂了。顺便告诉您，他们把机器人技术公司的服务站称作“诊所”。

现在一切都进行得很快。比利虽然变得很沉静而悲伤，但多少可以承担一部分他以前的工作了。那张照片已经被他弄坏，他好像逐渐在他的记忆中忘掉了克拉拉。虽然如此，罗伯特还是没有谈起返回家乡和与父母在地球上重逢的事。他们在漫长的航程中看见的一切大概就是“维加”号船上第二个核反应堆的事故了。出事的时候他们正想穿过冥王星轨道，核反应堆坏了。原因一直没有搞清楚，机器人只会尽其所能挽救飞船。

这起严重事故当时所有报纸都做了报道，所以我就不再细说了。他们很走运，飞船没有坏，但是他们不能直接返回地球，而是要沿着一条火星的卫星轨道飞行，把罗伯特送到那颗红色星球上的一家诊所。那里的重力较小，他的伤能够痊愈得快一些，当时所有的报纸都是这么报道的。

后来他们终于回到了地球，罗伯特又见到了他的父母。地球上所有电视台，就我所知，也包括金星和火星上的电视台，都播送了当时的情景。

您想像一下吧：机场上壮丽的蓝色天空、鲜绿的草地、飞机的白色起飞着陆跑道、烧黑的火箭发射井、大群的人和机器人、音乐、客人和问候。地球热情地欢迎罗伯特·罗基和比利·巴巴，还有罗伯特的父母。

他们站在那儿，衰老的眼睛里噙着泪花，花白的头发，年老的母亲和父亲快乐无比。他们非常骄傲，骄傲有这样一个儿子……他们把他搂在怀中。电视摄像机把这情景展示给几十亿观众，而几十亿观众也注视着他们如何在数年之后第一次重逢。

罗伯特·罗基和比利·巴巴就这样回到了故乡。

### 3

我陌生的谈话伙伴继续讲述着：

比利也在场，当他看见这一切时，几乎支撑不住了。但他很快镇静下来，于是从那时起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罗伯特把他带回了家，而他则在回到地球上的头几天之后恢复了正常。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很美好。罗伯特和比利不得不再叙述他们漫长的飞行，而罗伯特的父母也听得不厌其烦。最有意思的自然是核反应堆出故障的故事，罗伯特解决问题棒极了。

他们四个人去旅行了几次。有一天比利认识了另一位姑娘，她虽然不叫克拉拉，但假如您愿意相信比利的話，她也至少同克拉拉一样聪明可爱。

两个宇航员不用再上路了，因为 15 年的远程宇宙航行对



一个人来说确实足够了。他们开始计划他们往后的生活，而且相当满意。

直到那可怕的一天，罗伯特发觉他的父母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当他听说那事时，愤怒极了。发生的事情简直难以置信……您不可能知道这事，因为它是刚刚发生的。

罗伯特的父亲和母亲到最近的一家“诊所”去，目的是为了让人检查他们的电池、加机油并且查看一下！

#### 4

这一切对我来说糟极了。为什么？不加考虑很可能就难以理解。我桌旁的这个年轻人所讲述的事情让我觉得恐惧，我费了好大劲才没有在他面前表现出来。

罗伯特的父母——小心点说——当时在“诊所”里就站在离我很近的地方，比面前这个人所能知道的近得多。

在我能够说点什么之前，他继续说道：“您想像一下吧，有人就这么仿制了罗伯特的父母！没有一个人晓得这事。那根本不是人，而是机器人。而这一切都仅仅因为‘维加’号远程宇宙飞船上出的那些问题。

“比利病了一段时间以后，不能让罗伯特知道当时他的父母在那次事故之后其实已经死了，因为那项计划必须继续进行。多么可怕的事啊！您就想想吧——一切都是人造的：白发，身体，骄傲的头颅，强壮的胳膊，和蔼的、年老的脸庞……一切都是由总设计师阿罗诺维齐研制，然后装配并以老罗基的记忆为程序进行控制的！那次重逢真的有必要吗？所有那些人造的眼泪、人造的感情——回归到机器人的怀抱！而这还不是所有的……”

他停止说话，让我终于可以开口了。“你要微笑，机器人儿！”我友好地对他说。

他目瞪口呆地看着我。

“你就是……”我犹豫了一下说，“你就是罗伯特，不是吗？罗伯特·罗基？”

“不，”他回答，“我是比利·巴巴。”

我们长时间面对面坐着没有说一句话，然后我说：“本来没有人需要注意到什么的。罗伯特在‘诊所’里是怎么看见他的父母——我是说扮演他父母的机器的？”

比利沉重地呼吸着，在继续讲述前又深吸了几口气。

“这是故事的第二部分，他悲哀地说，“我是少数几个知道这个故事的人之一，虽然一切都是秘密的。我本应什么都不说的，直到今天早晨……我说过，罗伯特听说一切以后非常生气。机器人公司的技术人员首先惊讶的是，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他仍然能保持镇定。但不久之后他们就不再觉得奇怪了。

“您还记得那次‘维加’号上的核反应堆事故吗？关于这事我，说得很简短，因为您在报纸上已经看得够多了，但并不是全部。罗伯特·罗基做了一切他能做的事来拯救飞船，一切。

而他则因此丢了性命，他死了。

“火星机器人公司仿造了他，一个机器人，看上去和他一样，说话和他一样而且感觉也和他一样。在火星上没有人知道这当儿他的父母出了什么事，而人们不想剥夺他父母——尤其是他那位曾经是一位伟大的宇航员，刚刚经受了一次严重事故的父亲——与儿子重逢的欢乐……”

“所以，结果就是有一天罗伯特也要到‘诊所’去，让人检查电池，添加机油并让他们查看一下。”

## 5

一种可怕的状态，连我也不得不这么说。三个装配精良的特型机器人扮演一个幸福的家庭，而其他的人不知道一点底细。

现在呢？他们会继续这场游戏吗？或者说他们会停止作罗伯特·罗基和罗基的父亲、母亲吗？罗基一家会从此不复存在吗？

正当我准备开始谈这个问题时，比利说：“这段时间我也在不断地问自己这些问题。和从前没什么两样，只要我把老罗基当作有血有肉的人，我就能够感觉自己是这个幸福家庭中的一个儿子。而罗基，那个人造的超人，同时又是如此聪明……”

“瞧，我的朋友”，我说，“您有您的姑娘，不久就要结婚……”

“谢天谢地”，他说道，笑了起来，“谢天谢地，她没有电池，也不可能得到！”

就在这时，罗伯特·罗基出现在我们的桌旁。

“喂，比利，”他叫道，“你这段时间上哪儿去了？你为什么走了？我的父母……”

比利想说什么，但我比他先开口：“本来这事根本没那么糟。”

罗伯特·罗基不知所措地看着我。

“你要微笑，机器人儿！”我对他说，因为他还一直带着一副悲哀的表情站在我们面前。

他的表情变得更加悲哀了。“您究竟是谁？”他不太礼貌地问道。

我站了起来。“我就是阿克瑟尔·阿罗诺维齐，”我说，“机器人技术公司总设计师。”

## 6

你瞧，这就是我们这种职业的阴暗面。当那两人相当快——在我看来是这样——离开这个咖啡馆后，我还在久久思索这件事情。

我们把老罗基仿制成机器人完全出于好意。那是多么伟大的艺术品啊！可一切都是徒劳。他们在火星上仿制罗伯特的工作也是徒劳。

但是本来一切都很正常，您不也这样看吗？罗伯特有他的父母，而老罗基也有他们的儿子。一个幸福的家庭。而比利·巴巴会随着时间习惯的。包括我，阿克瑟尔·阿罗诺维齐总设计

师，对此也已经不得不习惯了，甚至也习惯了程序控制的微笑。

现在我得向您告别了，我的朋友。您听得很专心，我向您致谢。有人在“诊所”里等着我呢。

我只想在那儿让人检查我的电池，也给我加点机油，把我查看一下……

\*此处原文 Robby 既是对机器人 (Roboter) 的俗称，也是对罗·伯特 (Robert) 的昵称。

## 狼 女

朱永安

### 伟大的母性，还是兽性的本能？

1996年8月的一天，美国阿拉斯加山南麓寂静的山谷间，响起一阵清脆的汽车喇叭声。一辆越野车沿着颠簸不平的山路，缓缓驶入这片人迹罕至的山林中。

这是一次没有向外界透露的奇异的探访。

“就是这里！这里就是我的故乡！”车内一位叫伊莎贝尔的女子急切地说。

呵，这就是她童年的故土，值得留恋的生养之地！

这里曾给了她生命的延续，可是这是一种兽性的生命；这儿有她的母亲，可是它却是一头凶狠的野兽——母狼。是的，狼母亲曾经无私地给了她宝贵的乳汁，一直养育她到独立生活为止。这到底是伟大的母性，还是兽性的本能？

他们走进了这片空旷的自然保护区的密林中。

忽然，伊莎贝尔踩到了一堆软绵绵的东西。她仔细闻了闻，说：“是我以前同伴们的粪便！它们肯定就在这儿不远。”

于是，她大声嗥叫：“呜——呜——”

声音在山谷间和森林中显得分外嘹亮，它们不断地回荡，传向远方。

回应渐渐来了：“呜——呜——”

回声越来越多，越来越近。

“它们来了，我的母亲快来了。它没有死！我的兄弟姐妹快来了，我的朋友快来了！”伊莎贝尔变得兴奋了。

果然，灌木丛中响起了一阵由远而近的沙沙声。

一对对闪着绿光的眼睛越来越近。尽管事先伊莎贝尔一再劝爱德华不要害怕，可是此时的新郎也情不自禁地脸色大变。

“别怕，他们决不会伤害你。”她安慰着心上人。

大大小小一共20多条狼赶来了，其中有不少是她曾经认识的。她用不同的叫声，同它们亲热地打招呼。

狼群也对她十分友好。伊莎贝尔拍拍它们的背，或是摸摸它们的毛。

她发现自己的母亲却没有来，于是又用一种小狼呼唤妈妈的声音，叫了起来。

一头老狼来了。它又老又丑，一只脚已经跛瘸，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

“这是我的母亲！我离开它后，它竟然老得这样快，病得这样厉害。”伊莎贝尔的眼泪夺眶而出。

往事又一幕幕涌现在眼前……

名副其实的“人形狼”

伊莎贝尔是一名私生女，还不到1岁时，她就被遗弃在一片森林里。

这片森林中生活着一群狼。一天，一头刚生下来不久的小狼，在妈妈外出觅食时，被一只豹叼走了。

母狼回家后，便发疯地去寻找。这是它的第一个孩子，它非常钟爱，但直到第二天都没有找到。

母狼几乎绝望了，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第三天它又扩大范围，继续寻找。黄昏时，母狼听到了婴儿的啼哭声。觅儿心切的母狼立即循声追去，发现了这个瘦弱的小生命，它不断地用鼻子闻她。

闭着眼睛哭泣的小伊莎贝尔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处于猛兽的利牙下。母狼的奶头无意中碰到了她的小手和嘴巴，饥渴难忍的她立即用小手抓住奶头往小嘴里塞，接着就拼命吮吸起来。

母狼的奶水缓缓地流入了伊莎贝尔的口中，它的母性也渐渐注入了她的身体。它凭母亲的直觉，感到自己需要这条小生命。于是，它静静地侧身躺下，就像狗妈妈喂小狗一样，让这名婴儿尽情地吮吸。

吸饱喝足的小伊莎贝尔，心满意足地睡着了。于是母狼小心翼翼地叼起她，回到自己的窝。

从此，母狼重新担负起母亲的责任，开始觅食，恢复了先前正常的生活。

就这样，母狼一直哺育她长大断奶，能够自己捕食，能够独立生存为止。

在狼的环境中，她“狼化”得相当快，不仅学会了像狼一样用四肢飞快地奔跑，而且学会像狼一样生吞活剥，撕咬食物。她还学会了像狼一样嚎叫，用狼的语言来呼朋引伴，呼救求援等等。

相反，人的一些本质特征已经荡然无存。后来，为了适应寒冷的气候，她的身上居然长出了长长的毛。这时的伊莎贝尔已经是一头名副其实的“人形狼”了。

然而，小伊莎贝尔命运的决定性大转折的契机，在意想不到的时刻降临了。

这天，她发现一头小羚羊由于贪玩，远离了妈妈和群体，于是她嚎叫一声，“张牙舞爪”猛冲上去。

她越追越远了，已经远离了她的“家族”的活动区域。她不知道，危险也已经快降临到她的头上，因为，她已经跑出深山野岭，进入了猎人出没的地方。

一名老猎人发现了这头已经筋疲力竭的羚羊，经验丰富的他断定后面有“追兵”，于是就持枪静候。

伊莎贝尔捕捉到羚羊后，高兴得马上就将其咬死，撕咬起来。

猎人猛扑下来将她压住，她又咬又吼，如同一头发怒的野兽。然而这名猎人身高体壮，膂力过人，经过一番搏斗，将她

制服，并用绳索将她牢牢捆住。

就这样，她被带回了人间。

## 最伟大的心理改造工程

人们在开头几个月中，不得不把她装进野兽铁笼，因为，她兽性根深蒂固，常常见人就咬。

由于她被捕捉到时已 10 岁了，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年龄最大的“狼孩”。美国有关部门决定进行一项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心理改造工程之一——“重返人间”工程。出于种种原因，这项工程从一开始就实行严格的保密。

自从 1920 年在印度首次发现了狼孩以来，至今人类总共找到了 30 多名狼孩。

人类除了发现狼孩之外，还发现了猴孩、豹孩、羊孩、猪孩等，但是发现最多的还是狼孩。动物生理学家认为，这是由于一些狼在哺乳期内哺乳欲和护养欲特别强，失去狼崽后会千方百计寻找“替补新生狼”的缘故。

可是由于种种原因，狼孩通常都活不长，而且智力低下。

1920 年在印度米德尔纳波尔城附近的森林里发现一名二三岁和一名七八岁的女狼孩。小的到了第 2 年就死了，大的又活了 9 年，死的时候大约 16 岁，可智力只及三四岁的孩子。“人类早已能够成功地登上月球，可是我们却无法将一名狼孩成功地改造成新人！”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安德鲁·柯克的名言在世界心理学界是众所周知的。

因此，这项心理实验的意义是广泛而深刻的，不仅在人类与动物的关系上富有深远的意义，而且在动物心理学和人类进化学，包括人类心理发展史和大脑发育史上都有重要的价值。

柯克博士领导的一个小组负责对她的心理和行为进行彻底矫正。

他们为这名尚没有姓名（伊莎贝尔是以后改的姓）的狼女取了一个便于记住和呼唤的名字——劳拉。

不吃生食，这一文明人类最起码的要求，教会劳拉却非常困难，而且反复性特强。心理学家辛辛苦苦教了 3 个月后，劳拉终于养成吃熟食的习惯了，可是一次她饥饿时，见到一只兔子，狼性重新勃发，扑上去就咬。

教用餐具吃饭这一基本的要求同样也十分艰难，劳拉总是用手抓食物吃，甚至用嘴直接撕咬。

教她穿衣更不容易，她总是将套上身的衣服拉掉或者干脆撕得粉碎。

可是，这些心理学家并不气馁，他们知道，这是人性与兽性的较量，相信人性一定能战胜兽性。

经过将近 20 年不懈的努力，奇迹终于渐渐发生了，后来，连最困难的语言关也渐渐攻克了。劳拉的行为、习惯、生活方式和思想感情都慢慢“人化”了，身上的毛也慢慢褪脱了。

“重返人间”工程终于取得了惊人的成果，这是人类历史上对兽孩最成功的一次改造。

为了考验劳拉能否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柯克征得有关部门同意后，作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对劳拉进行彻底整容后，改名为伊莎贝尔，并编造了一份履历，让她以一名新人投入社会，过普通人一样的生活。

后来，伊莎贝尔果然能够如同普通美国人一样，挣钱购物，生活娱乐。以后，她同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爱德华恋爱了。为了不让恋人心生疑虑，婚后，她才向丈夫挑明了她的真实经历。爱德华不仅没有嫌弃她，反而对她更尊重了。好奇的爱德华要不同凡响的妻子带他去实地看一看，加上伊莎贝尔开始思念狼妈妈了，于是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 坚决不肯融入人间

我们再回到伊莎贝尔与狼妈妈的重逢。

伊莎贝尔紧紧地拥抱她的狼妈妈，老狼的眼中也显现异样的神情，它伸出舌头，轻轻地舔她的脸颊，就像当初舔她这个小宝宝一样。

她抚摸着这头母狼，发现它已经老得跑不动了，伊莎贝尔心中一阵悲哀。

天色已晚，伊莎贝尔决定回家了，便向狼群告别。她发现这头老狼的眼神里流露出依依不舍的神情，在这一瞬间，她突然感到了一种儿女告别母亲的感情。

伊莎贝尔心想：“这很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见到狼妈妈了。它是这样衰老，看来，它的生命快要走到尽头了。”于是，伊莎贝尔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将自己的“养母”带到自己家中，由自己来赡养，她要尽一个女儿的孝心，要报恩。

于是，她用狼的“语言”和动作告诉它，要带它走，然后，拉着它，就往外走。狼似乎并不愿意，它越走越慢，当快走出森林时，母狼拒绝再走了。

伊莎贝尔感到意外，就放开了手。不过，她决定再作一次努力，于是背上它，继续走。突然，狼的眼中露出凶狠的目光，接着，它发出了让人胆颤心惊的吼叫，还张大嘴，露出长长的狼牙，以示威胁。

伊莎贝尔明白了，对丈夫说：“它坚决不肯去。”

爱德华说：“它在这片山林里生活了一辈子，已经完全跟它融为一体了。现在要它来到人间，好像将一棵老树连根拔起，再在它完全不熟悉的地方移植，它肯定是不能适应的。而且，它必然要失去自由，很可能被装进铁笼内，供人参观、拍摄、玩弄。这种生活对它或许并不幸福，甚至是一种莫大的折磨。”

“对。”冷静下来的伊莎贝尔点点头。

他们向老狼告辞了，老狼流露出留恋的神色。

伊莎贝尔和爱德华走了好长一段路，回头一看，在瑟瑟寒风中，老狼依然注视着她……

### 不管是人道主义，还是狼道主义

虽然渴望过普通人生活的伊莎贝尔一直对此次探亲严加保密，感到无比新奇的丈夫还是向外界透露了消息。

这一消息经记者报道后，在美国引起了轰动。传媒纷纷前来采访，不少电视台也打算出巨资拍“狼女寻母”的新闻片。虽然伊莎贝尔并不愿意，可是在方方面面的人士一再劝说下，终于同意了。

1996年10月下旬的一天，当地电视台、电台、报刊的记者们来了好几车人，浩浩荡荡出发了。

到了目的地后，她同丈夫和记者们一同进入了前述的这片森林。

她开始呼唤。然而，叫了好一阵，狼还是没有来，人们向她投来了疑惑的目光。她急了，使出浑身解数，可还是没有动静，人们开始投来讥讽的目光。

这样叫啊，喊啊，整整一个小时过去了，连一只狼都没有出现。伊莎贝尔竭尽全力，又喊了一阵，可还是没有回答。她绝望了。

暮色渐渐浓重，人们纷纷走散了，最后剩下伊莎贝尔和丈夫。恢复平静的森林显得分外冷清。

“你的亲朋好友很可能是吓怕了。”爱德华说，“当今时代是狼怕人，不是人怕狼。”

经丈夫提醒，伊莎贝尔一拍脑袋说：“对！这么多的人，怎能不怕呢！现在人都走了，我再试试看！”

于是，她再用狼嗥呼朋唤友。

过了好一会儿才听到有一些沙沙的脚步声。

“呵，到底来了！”伊莎贝尔心中升起一阵宽慰。

可是，来的狼只有两头，连她的母亲也没有来，伊莎贝尔不免失望。

让伊莎贝尔高兴的是，她已经认出其中的一头，可以说是她的妹妹，因为它也是这头狼妈妈的女儿。

伊莎贝尔用小狼呼唤母亲的声音不断呼叫，这实际上是在问：“妈妈在哪儿，为什么没有来？”

这头狼听懂了，它朝伊莎贝尔看了看，转身就走。伊莎贝尔觉得异样，就跟着它。

走了不多远，伊莎贝尔就发现一棵大树下躺着一条狼，已经奄奄一息了。正是自己的狼妈妈！狼妈妈的眼睛无神地呆睁着。

伊莎贝尔用狼叫妈妈的声音亲切地喊了一声，母狼的眼睛里忽然闪出一道光亮！

她低下头，用手抚摸它的头。它吃力地伸出舌头，用尽最



后的力气舔了她的手一下，就闭上了眼，死去了。伊莎贝尔悲痛不已。

“我们将它带走吧，现在它不能拒绝了。”爱德华说。

“不。它已经是这片山林的一部分了。它生前不想离开这里，死后如有灵，想必也不想离开。我们将它埋葬在这儿吧。”伊莎贝尔果断地回答。

于是，两人从汽车里取来工具，挖好了坑，将尸体埋好。两人向这座狼的新坟深深鞠了三个躬。

“我永远不会再来了，我要向这段历史告别。新的生活在等待我们。”伊莎贝尔最后这样说。

（原载《科学大观园》）

## 风之子 高薇嘉

那年，我二十三岁，定居在临海的Q市。小有才气，也小有名气。我没想做总统，我做的是广告人。

那天，天已经有些黑了，我独坐在海边，为了寻找些许灵感，因为一个朋友。她设计了一系列服装，大胆采用了一种离经叛道的风格，所有的服装都是无性别区分的。我接受了她的全权委托，推出这项产品。这一个礼拜来，我们没有起好它的名字，今天我必须从三十个以上的名字中选择一个。

天空中有流星划过，一闪而逝，没有小说中写的那么耀眼，如果不仔细看，根本无从分辨。当时，海风很大，把我的长风衣吹得猎猎作响，我的思绪亦随风在飞。一颗流星恰好划过，很亮，像一盏明灯，溅落在远处的海中，浪花高高地飞溅起来。

会是陨石吧，很罕见。一般流星在进入大气层时都燃烧殆尽了，偶尔有陨石、陨铁也多是很小的体积，不可能激起这么大的浪。我的好奇心上来了，不由起身想去一探究竟。

在我站起的一刹那，一个念头一闪，我已经找到答案了。

风之子。自由，不受拘束，充满个性和激情活力。

海面上泛起一个小小的漩涡，一会儿消失了。

有什么东西在向这边移动，好像是人在游泳似的。奇怪，在这个时候怎么还会有人下海。我这个人有许多特点，其中有一条绝对是胆大。这可能得归功于我大学时代常在深夜看卫斯理科幻小说，手不释卷。

我向那边探看了一下，顿时呆住了。那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可思议的词汇似乎都用不上，只能用呆住了。

记得希腊神话中讲述维纳斯诞生时，说她自海洋的泡沫中升起。我终于明白这句话所表现的场景了，因为有一个人也正在浪花中升起。我无法看清楚到底是怎么个情形，但他的确是在水面上移动，而且移动得很快，简直像飞。

只是一眨眼的工夫，他就已经到了岸边。显然他也没有发现这里有人，笔直地冲过来，几乎撞到我身上。

于是我与他就面对面地站住了。

我没有注意其它，只是觉得在夜色下，他的眼睛闪着奇异的光芒，虽然看不很清楚，我仍不由叫了出来：“金眼妖瞳！”金眼妖瞳是指左眼蓝色、右眼黑色的人，我是纯正的电脑、漫画、科幻、武侠迷，所以，对这些小说家言特别了解。

他显然没有听懂我说的话，似乎愣了一下。“Where is here？”他四下看看，显然很迷茫，也许是我被吓的，“Who are you？”居然是纯正的英语。

“Welcome to earth, I m human being。”我握了一下他的手。

我可没有敢奢望自己是第一个和外星人握手的地球人，更

没有想到会有这种后果：我只轻轻碰了下他的手，他竟然昏倒了。

他会是外星人吗？反正他和那颗古怪的流星绝对脱不了干系，又是以这种方式出现的，身着的衣服也不像这个时代的料子。

我把他带回家，爸爸妈妈到外地探望妹妹去了，顺便过他们的二度蜜月。当然已经不会有人对我留宿异性说什么了。

还在出租车上他便醒了，默默地盯着我看了良久。我自然也不会客气，狠狠地瞪了他两眼。

他倒是很有耐性，直到下车才说话。

“这里是中国吗？”他说的是汉语，而且发音还挺标准的——超级标准普通话。

我没有回答他，反而向他发问：“你是什么人，是外星人，还是外国人？到这里来干什么？”其实我说了汉语就是间接回答了他。

他很无奈地看着我，笑了笑。好迷人，我心跳竟不由地快了一拍。

“你什么都没有看见。”他一字一顿道，声音好像海妖塞壬般诱人，可问题是我不是奥德赛。“你什么都没有看见，”他的眼睛发出一种诡异的光芒，蓝的更蓝，黑的更黑了，“忘记这一切……”显然他不知道我有些失魂落魄的样子是因为被他那漂亮的妖瞳迷住了，还以为对我实行的催眠术生效了。也是凑巧，没有主见的我顽固得要命，再加上练过个把月的气功，认识几个仙乎乎的朋友，对这些东西倒真的不外行。

“你省省劲吧，”我敲敲他的头，“催眠术不能滥用，碰上高手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的。”

他尽量不表现出来，但我还是能看出来他一脸苦瓜相。

“老老实实说，你是什么人吧，为什么要我忘记你？”

“你们这个时代的人不是很笨，很懒惰，很贪财，不爱管闲事吗？”他长舒了一口气，看来他也不是高手，用这么点催眠术就累了，不过看他那身体状况，也不该再找这些岔。

“时空机器研究成功了？”

“不，只是……”

“你最好给我说实话，不要动什么歪脑筋，”我警告他，“以你现在的体力爬不出一百米。如果你不想被我国政府机构知道你非法入境，就乖乖地和我合作。如果你的理由充分，我还可以考虑一下怎样帮帮你。”

“我说了你会相信吗？”“会的。”“我不能说。”他沉吟良久。“说你能说的，你是不是人类……地球人类？”“是的。”

“你是怎么到这里的？”“用时间机器。”“你从什么时代来的？”他摇头不语。“不能说？那么说笼统点，是过去还是未来？”“未来吧。”“你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不能说？”“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其它就不能告诉你了。”

不会是什么终结者吧！根据看的科幻电影，这些人一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过对他的眼睛的好奇心已经让我把安全问题抛到脑后了。

“我不能再说了。”“我知道了，不然你就会死翘翘了！”我也是有些过分，他的身体这么差，应该体贴一点。不过话说回来，看样子他是个精明家伙，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身体太差影响了脑子，可能连这些都问不出来。“我们先进去，我给你上药。”

外伤不是很重，擦破了不少皮，我给他上了药。可能内脏受了冲击，所以脸色这么差。

他倚在床上，一直没有说话。我收拾完东西才发现他已经睡着了。

算了，可能休息对他来说比药物重要多了，虽然我还有一大堆的问题打算问他。

我把他放倒在床上，他的衣服太难脱了，我试了半天，还是放弃了。

天亮了。我伸伸懒腰，怎么这么累？昨天晚上有什么来着……未来人？什么稀奇古怪的梦！

我习惯地推开身旁的大绒布熊……

不对！床的另一边还躺着一个人！我吓得差点叫出声来。那不是梦！

床上的人在晨曦中显得很年轻。不知道未来人的寿命有多长，但他看起来不会比我大——二十岁多点，身高大概是180公分左右，有一张秀气的脸，很漂亮。不过未来人应该是批量生产的，大概都很漂亮吧，他那个时代早该有克隆技术了。对了，他是男的还是女的？

从表面上看有80%的可能性是男性，但是他太漂亮了，尤其是睡着的时候，很带着些女孩子气。也许他是无性体，或者是终结者中的那种机器人？

科幻小说看得太多了？我摇摇头，他是否真的是未来人还要好好琢磨，怎么连机器人都从脑子里蹦出来了。

“喂，起床了。”我摇摇他。他翻个身，又睡过去了。

算了，看来他也是很累了，经过一次“流星”事件，大概耗掉了他的精力，让他好好睡一觉吧。

他一下睡了三十多个小时，显然我二十五小时的记录没办法和他比——大概也就历史上拿破仑滑铁卢大败后睡了三十六个小时才能和他比吧。

相信他醒来看见我的时候不会比我看见他时强。果然，他刚睁开眼，兴许还没大看清四周环境，就怪叫了一声，吓得我一抖，手中的锅子掉到了地上。

“你醒了？”我看着午饭泡了汤，还努力向他作出个亲善的笑容，像不像狼外婆就不知道了，而他竟抱紧了我的被子跳到床角上去了。

这个混蛋未来人！要不是为了给未来的人类留个好印象，

我早就把他痛斥一顿了，他就这么对待救命恩人吗？看他的样子简直像担心被色狼强暴的小女孩似的，可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我才是柔弱的少女呢！

“你不要担心，我昨天救了你。”我摆出一副恩人面孔。

他好像有些惊魂未定的样子：“是你？对不起，我吓了一跳。”

我知道我其貌不扬，但也不至于把他吓到这种程度吧，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他似乎也有些尴尬：“我有些不适应这种环境……”

“行了，下来吧，我不会吃你。”话虽如此，如果有吃人的胃口，我一定会把他吃了。一身带着血迹的衣服，明摆着逼我洗床单。虽然洗衣机和肥皂粉广告吹嘘得简直是无所不能，可是干这行的我还不明白里面有多大的水分吗？

“对不起。”他显然发现我怒火填膺，连连道歉。

“没关系，”我想又得吃微波炉食品了，“你先穿这些衣服吧，”我找了几件老爸的衣服给他，“伤口还痛不痛？”

“已经不要紧了。太谢谢你了。”他倒深知礼多人不怪。

“一会儿再换药，你先换衣服吧，我去做饭。”

“现在是1995年？”他看看墙上的挂历，问道——他已经恢复镇静了。

“那是好几年前的了，挂上就一直没有摘下来。”我没好气地道。

他对微波食品倒是赞不绝口，连称从没有吃过如此美味。

“你们都吃些什么？”我不由得有些好奇，“合成食品吗？像人造蟹肉，模拟虾之类的？”“差不多，对我们来说，饮食是一种很简单的行为。”

“你不是机器人？”

“当然不是，机器人都被消灭了。”

消灭？难道果然如同科幻小说中写的那样，机器人和人类有过战争？

“未来世界是什么样子？”

“大部分陆地都不存在了，人们住在水底和地下……”他没有再说，沉默了一阵。我觉得未来好恐怖。

“对了，你那个时间机器是什么原理造出来的，是不是和相对论有关？”

“相对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的观点很有历史意义……不过，时间机器是……你恐怕不明白。请问，你能和一个山顶洞人讲核弹吗？”他笑笑，混过去了。

难道我们就这么愚昧落后么？我很不服气，又问：“那你到我们这个时代有什么任务，不能说？那么你有什么打算呢？”

“我要了解这个时代的一些情况，还要不引人注目，我想……”他迟疑着没说下去。

我却知道，以他现在的情况，一公开露面就会让人怀疑。

唉，好人作到底吧，虽然我从没有想到会管这么档子闲事。我说：“我可以收留你一阵，到你习惯我们这个时代为止。不过我还是想问你为什么选择这个时代？”

“因为你所在的这个历史时期是人类所有历史上最辉煌伟大的时代。”

我差点被鱼丸子噎死。这么无聊的社会竟被他如此称颂！

“对于你来说，可能是如此，但对于我，绝对不是。”我猛喝了几口汤，决心和他理论理论，“你让我想起来古埃及文化来了，大金字塔尽管辉煌，但对于建筑金字塔的奴隶来说，却一点也看不出它的美丽。我的意思是说，纯粹的社会化了的人，还不如机器人。你们未来社会应该是乌托邦了吧，可能没有什么个人、集体的分别了。”

“我不知道。乌托邦是个古老的名词，我不太懂，其实你们这个时代的很多东西我都不懂。”

“我有不少资料，你可以慢慢研究。”

“谢谢你，”他笑了笑，蓝色的眼睛像海，黑色的眼睛像夜，有淹死人的温柔，“我还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

“你叫我阿呀姐姐行了。”许多年来，外号“阿呀”早已经取代了我的名字，“你的名字是什么？”

他迟疑了一下，才道，“我没有名字，名字对我们来说只是个符号。我的编号不能告诉你，你随便叫我什么就行了。”

“我下午还有工作，你一个人在家里呆着，有空我替你想个好名字。”

“你们这个时代还有专门起名的工作？”

我有些想笑：“差不多。饭橱里有零食，自己找着吃。”为了照顾他，一上午我没有去上班，反正现在科技进步了，有电脑、电话，我所作的工作又只是写写字。不过下午一定得到公司去一趟了，我虽然打算改行，但也不是现在。“我很快就回来，不要随便出去。明天我带你去参观古代世界。”

他点头答应了。

我忘了问他的性别。不过，这并不重要。

接下来的三天，我忙着为风之子的产品做广告，我采用了一个较新的形式：时装发布会。我们经过商议，不请专业模特，而是召集了许多充满自信和青春气息的学生作为模特，从他们身上才能真正体现出时代感，风之子的特质。

每作出一个成功的广告，推出一个优秀的产品——尤其是自己喜欢的产品时，总会有一种成就感。我特别喜欢这次的产品，哦，不，我不是在推销一种产品，而是在推行一种意识。这么说来有点厚颜，不过我的确有这种感觉，用广告的形式改变大众脑中根深蒂固的陈旧意识，我个人认为是对一个比较出色的广告人最起码的要求。这次的难题是大众头脑中最顽固的意识：男女之分。

我不是女权主义者，也从来没有想到过提倡男女平等，克隆人都出现了，还在谈什么妇女解放的问题，多少有些可笑。

这是题外话。

未来人一直很老实地在家里呆着，他似乎把我的书都啃光了，整日在 INTERNET 上逛荡——他只用了五分钟就明白了我那台电脑的功用，还要给我写个程序，把我常用的几个软件合并起来。我也没有工夫去理他，不过他很自觉，学会了做饭，使得我每次回到家里都有一种幸福感——他很有做饭的天赋。

“明天我休息，请你出去玩。”我吃着春卷，良心发作了。

“你好不容易歇一天，还是好好地在家睡一觉吧。”他笑道。他已经知道我有好吃懒做、嗜睡如命的习惯了。

“你学习说我们的语言灵活多了，还会一些方言哩。这个给你。”我递给他一个盒子。

“什么？”隐形眼镜？我的眼睛很好……”

“在我们这里，两只眼睛颜色不一样会被人当作怪物，送到实验室解剖的！”我狠狠地恐吓他。

“黑褐色？只有一片？戴哪只眼睛……”他想了想才慢条斯理地把眼镜戴到了左眼上。

“我们的时代天不是蓝色的，也没有什么植物，我一直想看看蓝色的天空，大片的绿地，从小这就是我的梦想。我常常在梦里处身在一片开满鲜花的绿地上，所以，当我知道有这个时机时……”他痴迷地看着一株小草。

“你还能回去吗？”我啃着汉堡包，问。

“也许不能了。”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轻轻叹了口气。

我一愣。“你父母家人不担心吗？”

“我没有父母家人……我也不是孤儿，用你的话说，这是时代特征。”

“你是克隆人！”我叫了起来。好在四周无人。

“别把那种低级的技术拿来和我比。”他不屑地望着我。

“那你是怎么造出来的？基因工程？那么，你是人类吗？”我小心翼翼地问道。

“如果我说不是，你怎么办？”他笑得很虚伪。

“那我就当你是 E·T 好了，不过你要可爱些。”

“这几天我不是帮你打扫了好几次卫生吗？”

“你到我们时代来到底有什么任务？还是不能说？”

“我到这个城市来是想找一个人，”他终于讲了，“他是我的一位……祖先，他曾经写过一些东西，对后来的事情进行预言。我读过他写的一些东西，很有思想，我想见见他。”

“在我们市？写的是哲学书，还是科幻小说？回去我帮你查一查。”我是《科幻世界》的忠实读者，当然可以向它发电子邮件——我曾向《科幻世界》建议建立一个自己的主页，免费发布一些小说。

“我查过了……”他答道，但其中显然还有潜台词。我的通讯簿中第二个就是《科幻世界》，他看不见才怪呢。

“不过有两个有些像，可惜地址不详。”

我好奇心又上来了：“他叫什么名字？”“是一个古怪的笔名，和一种叫鸭子的家禽有关系，是位女性，”

我白了他一眼：“在方圆几百公里内，偶尔写写科幻小说的，又有一个和鸭子有关的笔名的女人只有一个……”“谁？”“我。”

“看来可能是我搞错了年代。”他显得有些失望，“不过你挺像鸭子的，头大，腿很短，走路姿势和说话声音也……”我气得随手把可乐浇到他的头上。

我们从公园回来后他一直很消沉，拒绝了我蹦迪的邀请，连作晚饭的兴趣都没有了。正好我也想大展身手，所以那天的晚饭由我包办了。

“没关系，慢慢找。”我边洗碗边开导他，他好像在想什么难过的事情，八成和那个什么鸭子有关系，“就算你找到了又能怎么样？难道因为吃了个好鸡蛋就要去见见母鸡吗？也许她丑得很，脾气古怪，见到她反而破坏了形象……”

“你嗓子哑了。”他打断了我的话，手一伸，茶几上的杯子竟自己飞了起来。我立时呆住了，揉揉眼睛，是真的！我不由倒抽了一口气，问：“你怎么做到的？”

“你们这个时代不是也有很多特异功能者吗？意念力在我的时代是一种很普通的能力。嗯，现在你在想我的催眠术为什么对你失效……”

“你能看清人的思想！”我蹦了起来。

“你的思想不用看。”他忍住笑，“不过，我也很奇怪，为什么我的催眠术会对你失效。”

“那是因为我的思想很复杂，意志坚定。”

他笑了起来：“也许吧。可能是我当时太累了，用意念力是很耗费精力的，尤其是在……”

忽然，他的神情变黯淡了，很哀伤，简直是痛苦。

“你想家了吧？”离开自己的故乡，一个人生活在几千年前的古代，也许永远回不了家园，如果是我，我会疯的。

他忽然搂住了我，很紧。我看不见他的脸，因为他伏在我的肩上，我感觉到他在抽泣。

“哭一下，会好些。你有泪腺吧？……”我摸着他的头发，很长，很柔润。

可他没有泪腺。也许未来的人早已习惯和命运抗争，认为流泪是一种多余的行为。

“阿呀！”刚到办公室，还没有坐下，门外已经有人进来了，边走边叫着我的外号。

“蕾，怎么了？”她是带来麻烦的罪魁祸首——我的死党兼客户。

“阿呀，我昨天找了你一天，上哪里去了？”她一副兴师问罪的样子。

“我去约会了，怎么了？”

“你有男朋友了？”她虽然很着急，但却马上把正事抛到



了一边，“谁？什么样？”

“先说你找我有什么事，又出什么岔子了？”

“主角的事。”

“不是找了x x吗？”模特表演的男女主角，数度易人。

“不行，撑不住……我打算找专业模特……”

“你亲自出马怎么样？”我打量了她一阵。学服装的她，客串过几次模特，还蛮有名的呢。

“男主角怎么办？”

“你找我干什么，难道要我这个一米五几的人反串男生？”

“别开玩笑，鸭子！”

我沉思了一下，那种男生的确不好找，而且，怎么也得有些素质才行。年轻，漂亮，奔放，还要有一种自然的高贵气质……像未来人那样……

对了！以他的天份干个模特可是小菜一碟。这两天他正心情不好，逮住这个机会让他接触接触社会，有事情干，大概就不会想家了。

“你有什么好人选吗？对了，你男朋友怎么样？”

“只是朋友，”我笑了笑，“绝色大美人。你发誓，不打他的主意，我就把他借给你。”

“喂，未来人，帮我个忙，穿上这几件衣服看看。”

他好像不会拒绝我，毕竟吃人嘴短。合适极了，简直像定做的。

我说：“你到我们这个时代来已经有半个月了，有一件事情请你帮帮忙，顺便你也可以接触一下我们的社会。”

“什么事？”他不露山不露水地问道。

我加油添醋地向他介绍了一番。“好吧，”他居然敢对我讲条件，“不过……过一阵我要去北京玩玩，下个月。”

“OK！成交，反正你也不能永远让我养着，不过，你真的有把握适应这个社会？好，我帮你起个名字吧，嗯……算了，就叫风吧，消失的亚特兰蒂斯（一个著名的网络游戏）的主角的名字。”

风的友情客串，倒是很成功。虽然服装展示不应该让模特的美貌盖过服装，不过，也的确需要模特的气质衬托服装的特性。只是造成了不良的后果，一大批人想追他。

鉴于展示的产品是无性系的，我也干脆没有介绍他的性别——前一天晚上我问过他认为自己是男性还是女性（据他说未来人全是两性体），他迟疑了很久，还是选择了男性——所以，现在想追他的人已经不止是女孩了，还有男孩子。为了减少骚乱，我让他尽量不露面，反正他只五分钟就走台就像专业模特了。

“准备好了？”我溜到化妆间，今天我也特意打扮了，到美容院去加工了一番。

“阿呀，你化化妆有女人味多了。”他仔细打量了我好一

阵，好像见到一个很新奇的玩意似的。

“我哪儿搞错了吗？”我有些发虚。

“不，只是你突然变得这么漂亮可爱，我有些不习惯。”

“妈的，少……”我猛地意识到像现在这么个淑女，不该出口成“脏”，“好好干，一会儿请你去吃法国蜗牛。这个给你。”我摘下耳环给他夹上，让人彻底分不出他的性别来。

他一出场就引来一片议论声。蕾本身也很出色，两人并肩走的时候，简直亮丽极了。

糟了，闪光灯！

他显然被闪光灯晃了眼，伸手去遮了一下脸。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又落了下去。

因为他居然成功了。

第二天，所有报纸都选用了他伸手遮住半只眼睛的照片，美丽的妖瞳，若隐若现，简直像个精灵。本来很尴尬的场面，却被他高贵的气质和“风之子”的服装衬得不可思议的洒脱。报纸对这次服装发布会给了高度的评价。

二期广告推了出去，一客不烦二主，我干脆又鼓捣他给电视广告作模特。

“风之子”一下子在年轻人中间掀起了波浪，订单如雪片般纷飞而至。

这一阵我一直很早回家甚至常常旷工，原有的爱加班的好习惯都没了。每天一到办公室就想着风在家里做什么午饭、晚饭，常常想一下子长对翅膀飞回去。

我喜欢上他了。他的确有太多优点：绝世美男子，家务高手，又是游戏专家，没有脾气，乖得像小绵羊似的。

“有什么好吃的？”我进门第一件事情还是去厨房。

“曲奇饼。”

他正在炒菜，“对了，鸭子，有你的信，在你的二号信箱。”

当然不是信了，是电子邮件，二号信箱是我的私人信件。是谁给我发什么邮件？

“阿呀，拟于下月到北京举行一场演唱会。尽量带男朋友来。”信上这么写着。

迈克尔！是迈克尔！我差点昏倒了。

“鸭子，怎么了？”风伸手抱住了我。

“是迈克尔！我带你到北京去，去见迈克尔！”我兴奋得连话也说不清楚了。

“你怎么会认识迈克尔·J的？”风很狐疑地望着我。此时，我们已经在北上的列车上了。

“哦，是几年以前，我和几个朋友设计了一个有关迈克尔的软件，其实是个病毒，就是播放迈克尔的MTV。因为迈克尔魅力太大了，这个病毒竟然在互联网上很受欢迎，最后被通过合法存在了。迈克尔一时好奇，还会见了。”我有些感慨，那可是创纪录的，一夜之间被下载了上万次。

“对了，你计算机玩得不错，不像是学文的。”

“我广告玩得也不错，”我白了他一眼，“我上大学时学的是计算机专业，三年级时候改行学广告了。不过我的计算机水平在我们学校里还是……”

“你数学不行，还是物理、电路、编程不行？”他看着我，莫名其妙地笑了。

“又犯什么病了？”

“我突然发现你还有些自知之明了。有一个和你有关的传言……”

“什么？”

“你是不是从来不打没有全程攻略和修改的游戏？”

“胡说八道，我打过两个！”我上当了。

我们到达长城饭店时，迈克尔早已经到了。他的保镖比任何国家领导人的都多，歌迷们都疯狂地 24 小时在门外守着。其实想一想我做的事情比他们可能还要疯狂，也就释然了。

“迈克尔！”虽然我已经过了追星的年纪，但是对迈克尔还是痴迷。他其实长得并不漂亮，但有一种震撼人心的魅力。

“Hello, Ducky！”迈克尔看见风时似乎吃了一惊，“太美了，你男朋友？”

我呆呆地望着迈克尔，没有听清楚他说什么，一个劲地点头，还是风使劲掐了我一下，才反应过来：“他是我男朋友？不，只是……”他一口接过去：“是的，我才认识阿呀不久，不过我们很投缘，我相信我会是个好丈夫的……”

这小子在说什么啊！我狠狠地踹了他一脚，虽然我不会真的敢对迈克尔有什么想法，但是在他面前我总是有一种他是我唯一的真爱的感觉。

我忙转移话题：“丽萨没有来吗？”丽萨是迈克尔的妻子。说起来挺有意思，当年我曾以迈克尔为原型写过一个动画片脚本，给他情人起的名字也是丽萨。

“她让我问候你。Ducky，几年没见，你一点都没有变，还玩不玩电脑了？”

“见了盖茨后，对电脑一点信心也没有了，除了写文章，偶尔做做设计，再就是玩游戏了。”

“卡通片怎样了？”迈克尔很喜欢动画片，这可是我们之间的共同语言。我从十八岁时就有这个愿望，把我为迈克尔写的那个时空游侠的动画故事拍出来。

“还在策划中，过一阵我想办家卡通公司，出份漫画杂志，做动画片……”我瞥了一眼风，

“你有些累就先回去睡吧，我和迈克尔聊聊。”

“那我先回去了。”他说罢走了。

“他真的很漂亮。”迈克尔突然道。

“漂亮又不能当饭吃。”

“这可不是你的语调，Duc-ky。”

我不由得大笑起来，从前有人对我说漂亮不能当饭吃时，我曾拿出孟老夫子的“食色，性也”来反驳过他们。

我心情愉快地回到了住所。

“你好像很开心，你真的那么喜欢他吗？”风边问边看电视——迈克尔的 MTV，“阿呀，你也不小了，怎么还这么……追星是小孩子干的把戏！”

“再说迈克尔的坏话我和你绝交！”我警告他，“迈克尔多有魅力。”

“他有什么好，矫揉造作，变态，你眼光就那么差吗？我比他漂亮多了……”

我讥笑道：“你不会是在吃醋吧？”

“天哪，”他呻吟了一声，“你就那么迟钝吗？”

“喂，别忘了你是有任务的，你是未来人，绝对不能随便改变历史。谈恋爱这种事情浪费时间精力……对了，难道你真的喜欢上我了？为什么喜欢我，是不是我很可爱……”

“因为你弱智加白痴！”他瞥了我一眼。

什么话！

别说，迈克尔和风还挺投缘的，晚上本来是我和迈克尔聊天的时间变成了风和他神侃。虽然这两年我的英语水平一日千里，但还是处于十个单词才听懂一个的水平。“你们在说什么？”难过死了，心上人说的话一句也听不懂。

“男人间的问题，鸭子。”风朝我眨眨眼，“你要是不想听，可以先去睡觉。你不是有些不舒服吗？别传染给迈克尔。”我只得退席。唯一听懂了的词是什么世界和平组织之类的，实在是受不了。

风是迈克尔送回来的，天知道他怎么会突然昏倒。

“刚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这小子八成是成心装死捣乱，“他没有给你添麻烦吧。”

“没关系，他在发烧。你对他好点。”迈克尔帮我把风扔在床上，“晚安！”他在我鼻尖上亲了一下，让我十分钟后心跳还有 120 下。

风得了急性肺炎。迈克尔表演在即，已经带着他的一大帮人去了演唱会现场。

“Ducky！”他可醒了。“Why did I……我怎么会跑到你屋里，还会说汉语呢？”他狐疑地看着我。

“你是不是有些烧昏了。”他发了一天高烧，现在头还热热的，“风——”

“风？”他似乎吃了一惊，“我是迈克尔，Ducky。”

“开什么玩笑。我可是衣不解带照顾了你二十多个小时……”

“Ducky，我真的是迈克尔。”他紧紧盯着我。

“你照照镜子看清自己后再说吧。”我把镜子递给他。

他接过镜子一照，惊叫了一声。

“Ducky，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我的确是迈克尔。”风凝望着我说。

我一愣。那不是风的眼睛。虽然风很有气质，甚至显得有

一种高贵凛然的气势，但我总觉得他是个孩子，无论他怎么威严地看着我，都不会让我有任何触惊的感觉，反倒觉得可笑。而现在这双妖瞳望着我，虽然一样美丽，但好像比风更有魅力，不容我说半个不字。“你真的是迈克尔？”我知道这句话问得有些多余。

风这个小子……他有看透别人思想的力量，恐怕还有控制别人思想的力量。

“对不起，迈克尔……”迈克尔和我都是科幻迷卡通迷，迈克尔还被拍成过动画片，可是都没有想到会亲身经历这种事情。

“怎么回事？”迈克尔比较沉得住气。大明星毕竟不同凡响。

我原原本本的把风的事情告诉了他。

迈克尔却笑了：“也只有你作得出来。”

“想想办法把你们换过来，不然演唱会就……啊？”

电视上正有人唱着迈克尔最负盛名的一首歌，BAD。不黑也不白的肤色，鬃曲的长发，左手戴了一只手套，太空步。迈克尔！

“喂……”我忙打电话到演唱会现场找风——“迈克尔”。

“没有用，他肯定不会理你。”迈克尔很有信心。

果然迈克尔的秘书扣了我的电话。

演唱会很成功，“迈克尔”换了旅馆。不用说，对我避而不见。

“迈克尔，我马上找丽萨，你不用担心，不行就找比尔·盖茨，找克林顿，我不信那小子能嚣张到哪里去……”我抓住被扣死的电话，光火了。

“鸭子，你还是独身主义吗？”迈克尔似乎胸有成竹，“我一直想一个人去爬长城，陪我一起去吧。”

我真的弄不清楚这些男人是什么脑子，眼下连他的身体都让人抢走了，他居然还想出去玩！可是我是个意志薄弱的人，当下被迈克尔拉了出去，他偏偏还要去什么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我没有说不能的权力，所能做的也就是在细草间给他讲述遥远的传奇故事了。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我和迈克尔从天津回来时，三天拒绝见我的“迈克尔”——风竟会在我的房间里了。

“风，你这个混蛋！”我一把揪住他。不过是迈克尔的身体，我得对他客气一点。

他脸色非常苍白，好像生了一场大病似的。

“鸭子，这些都是你写的吗？”床上散乱地摊着许多活页纸，是我为迈克尔写的那部动画片的脚本。我说是的。“真的吗？”他反过来揪住了我。

“怎么了？”我火了，一记勾拳……没有打上，毕竟是迈克尔的身体。

他却突然抱住了我，让我差点喘不过气来。

“你干什么！……你哭了……”我的肩头可以感觉到一片湿润。他在哭。风没有泪腺，他只能用迈克尔的身体哭。“别这样，让人看见会毁了迈克尔的名声的！”我想推开他，可是他抱得很紧。紧接着，我听到了一句万万没有想到的话。

“鸭子，我爱你。”

接下来的若干时间，我的脑子比豆花还混乱。这是第一次有人对我说“我爱你”，而这个人又是如此充满迷人魅力的来自未来的绝世美男子。

等我恢复理智的时候，风已经和迈克尔掉换回了身体。

“我先回去吧。”迈克尔似乎对风没有恶感。

“迈克尔，请你留下，这件事情和你也有关系。”我感觉自己再无法和风独处了。

“迈克尔，”风根本不打算道歉，“如果不是鸭子那么喜欢你，我不会让你活着。”

迈克尔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鸭子，你记得我跟你说过我到这个时代想找一个人，他写过的一些东西对未来的影响很大，甚至我到这里的时间机器也和他的小说很有关系……”

“那家伙叫鸭子……你找到他了？”等等，有什么不对？有一个模糊的念头刚在我脑子中一闪，就听见风语不惊人死不休地道：“鸭子，那篇文章是你写的。”

什么？

“鸭子，风说那篇文章是你写的……”迈克尔还嫌给我的打击不够。

“不会吧。”我的脑子比刚才还要混乱，如果刚才还是豆花，现在至少也是豆渣了，还能坐得住也实在是了不起。

“我来自二千年后的未来，我的任务是……”

“等等，你的任务不是不能让别人知道吗？”

“你忘了我的特异功能，我可以让迈克尔忘记听到的一切……”

“可是你连对我催眠都没有用……”

“那因为是你，鸭子。”风微笑着，“我来自两千年后，是最后的一个地球人。”

“真的？不会吧。”

“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众生无常，有生有灭，这不是你说的吗？”

“不是我，是释迦牟尼！”

“我们认为你说的。历史上由于机器人的统治，大部分书籍都毁灭了，你的小说成为研究历史的重要依据——你的小说没有发表，寄放在迈克尔那里，所以幸存下来了。”我刚以为我的“大作”这么了不起，风就又给我泼了一盆冷水。

“未来的生态环境很恶劣，到我的时代，人类还没有离开地球，而且数目锐减，大概只有一万人左右了，我们都是采取无性繁殖。”“克隆人？”“基因工程？”我和迈克尔同时抢

问。

“ 嗯。虽然科技很先进，我们还是没有逃脱灭顶之灾，火山爆发毁掉了人类最后的基地，当时…… ” 他的表情很复杂，  
“ 我们正在试验时间机器，火山比计算的爆发时间提前了三天，这是一个很大的意外，大家都没有想到……我当时在时间机器里检查设备，他们发现火山爆发，知道逃不了，就按下了发射按钮，只有我逃了出来。我选择到了你的时代。 ”

“ 你到我这个时代干什么？你的任务是什么？ ”

“ 我是最后一个地球人，还有人给我布置任务吗？我只是不想人类就这么灭亡，你的小说不是写过有人回到过去…… ”

“ 可是不能改变历史，未来已经发生的事情绝对不能改变，否则时间会毁灭……迈克尔说的！ ” 当然不是迈克尔本人，是我小说中的“ 迈克尔 ” 回到过去时代对拥有扭转时空魔力的小阳说的。

“ 可是未来没有发生的事情并不意味着未来的未来不会发生。 ” 风淡淡地说道。

“ 可是有因才有果…… ”

“ 有因必有果，我回到过去，虽然不能改变未来人类的灭亡，但是人类灭亡几千年后，大地上是否还有可能有新的人类出现…… ”

“ 你当你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再让他睡一觉，抽一根肋骨…… ”

“ 我只要让他沉睡五千年，这不可以吗？ ”

我一时语塞，是的，风的想法也不是不现实。休眠千年的种子还能发芽，他如果能把人保存五千年，为人类创造另外的亚当夏娃也不是不可能的。可是，让人类休眠五千年……

“ 很难，但并不是不能做到。 ” 风盯着我道，“ 你知道我的能力，或许我会再造出时间机器。 ”

“ 你到哪里去找那些设备！ ” 我知道他能控制互联网络和人的思想，可是……“ 你能造出伊甸园吗？ ”

“ 在这种环境中，我的寿命能超过一千年，对人类而言，是很漫长的时间，足以做很多事情了。 ” 一千年，可以从宗教法庭进化到信息时代了。

“ 那你怎么还不快动手！闲着没事，瞎搅我和迈克尔干什么！ ” 我好像说错了什么话，风盯着我，样子很奇怪，想说什么，却没有说。

“ ……我搭迈克尔的专机去美国，明天就走…… ” 良久，他才说道。

“ 什么？ ” 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 鸭子，做我的夏娃， ” 风定定地望着我，“ 和我一起走。 ”

“ 你开什么国际玩笑！我做那条爱捣乱的蛇还差不多…… ”

“ 跟我走！ ” 风抓住我一扯，我踉踉跄跄地跌到他怀中，简直要窒息。

“鸭子，你和迈克尔一起出去了三天，我几乎嫉妒得想杀了他。我真的喜欢你，虽然你很懒，脾气不好，长得也不漂亮。”这小子在说什么话！想死是不是？“跟我走，我们一起创造人类的未来。”

“放开我！迈克尔……”迈克尔好像识相地出去了，他居然选这个时候抛弃朋友！

“鸭子，你不是要办动画公司吗？我可以给你比迪斯尼更大的公司，我会让你所有的梦想都成真……”

“我想和迈克尔结婚，你也帮我？”我受不了，才做了几天男人就是大男子沙文主义了。为了爱情牺牲一切，我不是那种女性，就算我真的喜欢他也不会，那种女人只有在童话故事中才有。

风的表情好像挨了一记闷棍般凄惨。

“冷静点，风。我只不过是你第一个遇见的人罢了，你喜欢我是很正常的，将来你还会遇见更多值得你爱的人，你不能忘了你的使命……”

“我只是想让你快活……”

“梦想是用来追寻的，不一定要实现，对不对？”我盯着他的眼睛，宇宙的黑和地球的蓝，不是人类该有的妖瞳。

“鸭子……”他的手紧紧地扣住我的肩，我知道他有多激动，“……对不起。”

“保重自己。”我掰开他的手，“明天我送你上飞机。”

我不能再和他呆在一起了，我不能保证再看他一眼意志不会动摇。

“鸭子！”我拉门的时候，他叫住了我。

我知道他的意思，他在等我，等我说一句话。只要我说了，他就会抛下伊甸园的一切梦想和希望，留下来。

我不能，我不能留住在这蓝天上奔驰的风，我不能让风失去生命。

“你不用送我了。”风失神地说道。

“风……”我还来不及说什么安慰他的话，他突然闪现在我面前，就像瞬间移动了一般，“不介意和我吻别吧。”

他的妖瞳闪烁着慑人的光芒，亮丽、奔放，他是天地间无法羁绊的风。

只是他吻着我的时候，我感到面颊上有一片湿润。他原本是没有泪腺的呀，而我也克制着没有让自己哭。

那些日子我一直失眠，我已经习惯搂着风的腰身入眠，只是自己不知道罢了。

未来已经发生的事情绝对不能改变，否则时间会毁灭。我翻着活页，那是迈克尔回到过去，对还只有七岁的小阳说的。

真的是我的小说把风带到这个时代吗？未来真的不能改变吗？

如果是照我的小说来看，小阳还是把时间扭曲了，因为他想让迈克尔这些朋友幸福地活下去。时间没有毁灭，他付出了



代价，他永远在时空中流浪。

未来已经发生的事情绝对不能改变，那么过去发生的事情更不能改变，否则未来会消失的。如果我改变了现在，那么未来呢？

未来并未注定，它是可以改变的。可是我不知道这种改变对风是否公平。

我点燃了手中的打火机，那些散乱的活页在火焰中乱舞。

我知道我不会见到风，永远也不能了，无论在过去或者未来。

在我烧了小说的第三天，我接到了迈克尔的信。不是电子邮件，是信。邮戳的日期是一个月前。

“鸭子，风已经走了，今天他把一个盒子交给我，说里面是你的小说。你没有把它给我们，那是风自己写的，和你的笔迹一样，风说我不想凭空消失，也不想失去唯一和你的联系，所以他重新写了你的小说，代替你毁掉的那份。他打算到欧洲去，他说他会在一个适当的时候以另一种面目在你面前出现。他要抹去我关于你们的记忆，当明天醒来后，就不会记得我曾经见过你们，所以我在这个夜晚给你写信。风很爱你，总有一无他会给你幸福的，希望你能好好把握。很高兴认识你，鸭子，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你的迈克尔·J。”

我失去迈克尔了，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冷静。也许我爱迈克尔只是一个梦，他于我永远该是那颗悬于遥远无际的星吧。也许我真的爱风，虽然从没有意识到。

三年过去了，在风和我第一次相见的海边，建起了高级住宅，我在那里租了一套房子。

一切还算顺利。漫画杂志终于步上正轨，虽然几乎耗尽了我的心血。

“风之子”的服装已经是傲然一方的名牌了，尽管批评的人还是很多，但是都不得不承认它的存在。我这两年来已经把它抛到脑后去了，只是今天接到蕾的电话，让我无论如何要去参加下个月的三周年庆典。

这么说来，我和风就是在三年前的这一阵认识的，那天是多少号？十八，十九？今天是十八号，不会这么巧吧。三年后我会不自觉地出现在这里。

我四下看看，海风很大，海边人很少，有几个人在垂钓。其中当然没有风，不过迈克尔说他可能会以另一种面目出现。

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停在了一个人身上。他背对着我，看不清什么样子，甚至也无法分辨性别，因为他穿着“风之子”最出名的一套无性系服装——就是风三年前穿过的那一套。我可以确定的是，他不是中国人，因为他的头发是金褐色——我很喜欢这种发色。

他应该不会是风，他是短发。风知道我喜欢他的长发和妖瞳，可是他也肯定不会再有一双妖瞳，那太显眼了。

这家伙钓鱼水平好像不太高，不过耐性还不错。这里是高

级住宅区，住了不少老外，以他的年纪来说可能是某个比较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儿吧。

我的念头还没转完，脸上已经重重地挨了一下，几乎把我打晕。

作案工具竟然是一条拼命的鱼！这条鱼是大了点，可能把鱼线挣断了，导致这个悲剧的产生。凶手当然就是我一直注意的人了。

“对不起！”他转过身来，我可以确定他是个男性了，有一双很漂亮的蓝绿色的眼睛。可是他的语气简直是打死你活该似的，并没有一点道歉的诚意。

汉语说得还不错，可能是个混血儿。我注意到一点，他的左眼比右眼颜色要浅一些，就像天比海淡一些。

我把那条鱼扔给他。可不是我的意思，那条鱼居然“色迷迷”地冲着秀气的脸去了。

“有没有人说你很有魅力？”他闪开了。

“没有，”我实话实说，“不过常常有人说我有魄力。”

“如果我没有猜错，你就是阿呀吧。我是范希罗。很高兴认识你，你比我想像的漂亮多了。”

“久仰大名。”我由衷地说道，没想到大名鼎鼎的范希罗这么年轻……而且漂亮。

“彼此彼此。我很喜欢你的漫画和小说。还有很多的问题想向你请教……”

天哪，他会是我的忠实读者？笑死人了。他不会和风吧，我倒很想向他请教这个问题。

“小阳为什么要改变未来，他难道不在乎寂寞吗？”我一震。

“义之所至——也许他习惯寂寞了。”

“你呢？也习惯了吗？”

那双天与海般的眼睛盯着我，唇角漾着灿烂的笑，亮丽、奔放，像不羁的风。

我知道我已经没有选择。

## 杀人证

[美]罗伯特·希克利 著

孙维梓 编译

主持人的话：

美国作家罗伯特·希克在科纪界名气不是太大，不是被人奉为大师的那种人物。不是大师有不是大师的好处，那就是不需要端太大的架子。所以，他的小说《忠实的救生艇》和《杀人证》等，都写得轻松幽默。尤其是本期推介的《杀人证》，用一种逆向的思维方式，写出了一个人匪夷所思的故事，但随着情节的推进，终于显出其内在的合理性来。

渔夫汤姆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将去充任职业罪犯。那天早上，绯红的太阳刚刚升出地面，另一颗黄色小太阳也随即升起。汤姆的村子是新吉拉维星球唯一的村庄，在广袤的绿色原始森林中只是微不足道的一个小白点，被两颗太阳的光辉照得熠熠发亮。

汤姆刚从美梦中醒来。他体格魁梧，身材挺拔，有一张饱经风霜的脸。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细长的眼睛，从母亲那里继承了浑厚无邪的天性。汤姆不太忙，因为到秋天才是捕鱼的季节，目前没活可干，每天光是闲逛或修理渔具。

“谁都知道屋顶应该漆成红色！”街上传来漆匠比利的嚷嚷声。

“不过教堂的屋顶从来不是红色的！”织工埃德也扯着大嗓门吼道。

汤姆皱起浓眉，他几乎把这两周来发生的一切全给忘了，因为这些事与他无关。他套上裤子，从容不迫地来到村内的集市广场上。

广场上新建的教堂、监狱和邮局高高矗立，这都是最近两周来的突击成果。它们面对广场排列成行，没人知道它们究竟有什么用：两百年来村民们没有它们照样活得很好，不过现在当然有建造它们的道理。

大街上人群成堆，织工埃德紧皱双眉朝上仰望；漆匠比利趴在教堂尖顶的斜面上努力保持平衡，红胡子愤怒得直竖。

“见鬼去吧！”比利高声说，“告诉你，我上星期在书中读到屋顶应该是红的，白色的屋顶提都甭提！”

“不，你一定是搞错了！”织工说，“汤姆，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汤姆耸耸肩，他没有自己的观点。这时村长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他满头大汗，衬衫的下摆照例不塞进裤子里，而是自由地在圆凸的大肚子四周晃荡。

“你下来！”他对比利喊道，“我在书里查到啦，那里说的是小小的红色学校，不是指的教堂。”

比利的模样非常生气，他本来就是容易激动的人，所有的漆匠都是爱生气的。而且自从村长上周任命他为警长后，比利

的脾气变得更加暴躁了。

“可是这样的学校我们还没有呢。”比利沿着梯子爬下来。

“那我们马上就着手建造，”村长说，“而且得快。”

他抬眼望望天上，大伙都不自觉地仰望上空，不过苍穹茫茫，空空如也。

“木匠们在哪儿？”村长问，“西德，赛姆，马尔夫……你们钻到哪儿去啦？”

人群中伸出木匠西德的脑袋，他一瘸一拐地撑着拐杖。上个月他在掏鸟蛋时从树上跌下，所有的木匠都不大会爬树。

“他们在酒店里。”西德说。

“好吧，去把他们找来，”村长说，“得造个小学校，要抓紧。告诉他们就造在监狱旁边。”他转身向着已经下到地面的漆匠比利，“你得把学校漆成鲜红色，里外都要是红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什么时候能领到警徽？”比利问，“书上说所有的警长都戴警徽的。”

“去给自己做一个好了，”村长用衬衫下摆擦擦脸说，“热死啦！要是特派员在冬天光临该有多好……啊，汤姆！渔夫汤姆！我有一件极其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走吧，我马上给你交代清楚。”

村长搂着汤姆的肩膀穿过集市广场，沿着唯一的主街道朝自己家走去。从前这条街污秽满地，不过两周来一切已经变了样。街面铺了碎石，光脚丫子走在上头不大舒服，所以村民们宁愿跨越栅栏来往。但村长当然只走街道，这是有关尊严的问题。

“村长，你知道我在休假……”

“你哪天不能休假？”村长说，“不过别安排在现在，可以把它推迟到任何时候。”

村长和汤姆一前一后进了屋，村长咚地一下坐到软椅上，椅子挪得离星际电台非常之近。

“汤姆，”村长开门见山说，“你认为当个罪犯怎么样？”

“我不知道，”汤姆说，“罪犯是干什么的？”

村长在椅子上不安地扭动，他两手搁在电台上，看上去挺神气。

“罪犯……你知道，就是……”于是村长解释起什么是罪犯。

汤姆听着听着，越听越不喜欢，他认定这一切全怪那星际电台，要是它坏掉就好了！

所有的人都不相信那电台从前能讲话。村长换了一茬又一茬，人们相传一代又一代，那个星际电台始终摆在办公室里，布满尘垢，这是他们这颗行星和地球母星联系的唯一环节。两百年前地球和新吉拉维星，同时也和福尔德 IV 星、新西班牙星等等其它移民星球保持联系，但后来这些联系全部中断了。

因为地球上发生了战争，而新吉拉维星既渺小又遥远，它是不可能参与的。新吉拉维人一直在等候，可音信总是杳然。

后来村子里爆发瘟疫，四分之三的村民都进了坟墓。

幸好这座小而又小的村子最终恢复了元气，幸存的村民们以各自的专长谋生。他们忘却了地球，就这样两百年的时间过去了。

可两周前那座古老的电台开始复活，它整小时整小时地噼啪作响，发出天电的干扰声。村民们都聚在村长家附近注意倾听。

他们终于听清了那里面的说话：“你们听见我说话吗，新吉拉维星？能听到吗？”

“是的，是的，我们听得见。”村长说。

“你们这个移民地还存在吗？”

“那当然！”村长自豪地说。

那声音突然变得严厉起来，官腔官调地说：“一段时期以来由于我们内部不大稳定，所以没能和外星移民地保持联系。不过现在这已经结束了，目前需要重新建立秩序。你们新吉拉维星依旧是地球帝国的移民地，应该服从地球的法律。你们承认这一点吗？”

村长显得有些不安。在地球的所有书中都只提到有个民主星际联盟，不过毕竟两百年过去了，名称是可能发生变化的。

“我们依然效忠于地球。”村长不失体面地答复。

“很好，那我们就没有必要派遣远征军团了。我们将在最近让特派员去你们那里，检查你们是否真正的遵循地球的习惯和传统。”

“您说什么？”村长忐忑地问。

严峻的声音提高了八度：“你们当然应该明白，在宇宙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只能是我们地球人！所有其他的生物都应永远彻底地消灭掉！我们不能容忍任何外星人的渗透，希望您能懂得我的意思，将军！”

“我不是将军，我只是村长。”

“您是领头的，对吗？”

“是的，不过……”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您就是将军。请允许我说下去：银河系不能有外星人的地位，毫无例外！同样也不应存在和我们人类不同的任何文明。我们必须这样来治理帝国，不能允许各行其是，要建立秩序，不惜任何代价！”

村长慌忙咽了口气，双眼紧盯电台不放。

“记住，是您在统治这块地球的移民地，将军。不允许任何偏离准则的现象，任何激进的行为，例如自由意志，自由恋爱，自由选举等等都在严禁之列。我们对所有异己的事物决不手软，在移民地将建立起铁的纪律。将军，特派员在最近两周内将去你们那里，完了。”

于是村里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如何刻不容缓地，以最好

的方式来完成地球的指令。大家决定尽可能快地把传统生活方式改造为地球的模式，像古时书本中所说的那样。

“我不明白为什么需要罪犯？”汤姆问。

“在地球的社会中，罪犯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村长解释说，“所有书中对这一点异口同声，都说罪犯的重要性不亚于邮递员或警长。区别仅仅在于罪犯的所作所为是反社会的，他的行动会给社会带来危害，懂吗，汤姆？如果谁都对社会无害，那我们怎么能使其他人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呢？那时一切都将……”

汤姆摇摇头：“我还是搞不懂为什么要这样。”

“别固执啦，汤姆。我们应该按照地球的模式来生活，所有书本上都是这么写的。关于教堂、学校、监狱……都是这样，而且所有书上都提到过有关犯罪的事情。”

“我可不愿意干这个。”汤姆说。

“你换到我的位置来想想！”村长央求道，“如果特派员来了，他见到我们的警长比利，万一想看看监狱，他可能会问：怎么连一个囚犯也没有？于是我们只好回答说：那是因为这里从来没有犯罪。‘没有犯罪？’他会问，‘所有地球的移民地都有犯罪，你们难道还不明白吗！’于是我只好说：‘是不明白，上周前我们甚至对犯罪还不懂哪。’特派员一定还会问：那你们为什么要造监狱？你们为什么还需要警长？……”

村长停下来喘了口气：“想想吧，一切都会完蛋的。特派员马上会发觉我们已不是真正的地球人，我们的所作所为无非是在掩人耳目，我们成了异星人啦！”

“哦，原来如此。”汤姆不自觉地出声说，他被这理由征服了。

“所以，”村长迅速接着说，“我应当向特派员汇报说：这里和地球同样也有罪犯，有小偷也有杀人犯，不过我们的警长已收集了大量罪证，犯罪分子很快将被逮捕，关进监狱后再进行大赦。”

“什么叫大赦？”汤姆问。

“我也不太清楚，过后再给你解释吧。好，你现在知道罪犯有多重要了吗？”

“好像是这么回事，但为何偏偏选中我？”

“别人我都另有安排，而且你长了一双细长眼，所有罪犯的眼睛都是细长的。”

“我的眼睛并不那么细长，起码不比织工埃德的更细长！”

“汤姆，求求你了！”村长说，“其实我们人人都可以做罪犯，而你是愿意帮助我们的，对吗？”

“我当然愿意。”汤姆没把握地说。

“太好了，你将是我的罪犯。瞧，一切手续都办好了。”

村长递给汤姆一张证明，那上面写着：

杀人证

本件持有者渔夫汤姆，被正式授权实施偷窃及谋杀。与此相应，他必须昼伏夜出，游手好闲，声名狼藉，一贯违反法律。

汤姆反复读上两遍后问：“违反什么法律呢？”

“只要我们一旦制订好，就马上通知你。”村长说，“所有的移民地都是有法律的。”

“但我究竟该干什么？”

“你得去偷窃，去杀人，这并非那么困难。”村长从书架上取下一部古老的著作《罪犯及其环境·杀人犯心理学·对盗窃动机的研究》。

“你能从这书里找到必需的一切。随便去偷吧，爱怎么偷就怎么偷，不过杀人只要一次就够了，不必搞过头。”

汤姆点点头说：“也许我该弄清楚再说。”

他双手抱书回到家，躺在床上研究起来。

不久就响起敲门声。

“请进！”汤姆喊，他揉揉眼睛。

木匠马尔夫（他是红发木工兄弟中最年长和最高的）和农场主乔走进来，他们带了一个布口袋。

“你已是罪犯了吗，汤姆？”马尔夫问。

“是这么回事吧。”

“那么这些东西就是送给你的。”他把袋子放到地上，从里面掏出斧头、刀子、鱼叉、木棍和粗棒。

“你们想干什么？”汤姆把脚放下问。

“送武器来呀，你说呢？”农场主乔气咻咻地说，“没有武器，你还算是个什么罪犯！汤姆，你自己该动动手了，别尽等别人来伺候你！”

“村长让他担任邮递员，可他没信可送，所以心情不好。”马尔夫向汤姆解释说。

这以后他们就离开了。

汤姆当然知道武器干什么用，书中对此写得很明白。不过新吉拉维星上从来没人使用过，谁都没想要用武器去对付别人。

汤姆试了试刀刃，锋利无比。他的胃部不禁一阵痉挛，觉得自己接受这个任务太冒失了。

不过眼下还不打紧，他先得读完这本书，也许到那时他能清楚了解其中的深奥含意。

他一连读了好几个小时，当中只停下一次稍许吃点东西。这本书写得有条有理，对罪犯采用的各种方法分析得极为详尽，通俗易懂，不少地方还带有图解。但从整体上讲并没多大意义，例如，为什么需要犯罪，犯罪究竟对谁有利，能给人们带来什么等等，书本都没有给出答案。汤姆翻遍全书后，又凝视罪犯们的照片，他们的面容都一本正经，聚精会神，似乎深刻理解自己对社会的价值。汤姆迫切想了解这价值究竟是什么。

“汤姆！”窗外响起村长的声音。

“我在这里。”汤姆答应说。

房门推开，村长的脑袋探进室内。他身后是农场主乔的老婆，渡船主梅里的老婆和女厨师艾丽丝。

“怎么样，汤姆？”村长问。

“什么怎么样？”

“考虑好什么时候开始行动吗？”

汤姆惶惶然笑了。“我还在准备，”他说，“在读书，想弄清楚……”三位可尊敬的妇女紧紧盯住他，使汤姆不知所措，他赶忙咽下没说完的话。

“你在白白浪费时间！”女厨师艾丽丝说。

“大家全在干活，没人坐在家里闲着。”农场主老婆说。

“偷点东西难道就那么困难吗？”渡船主老婆挑衅地问。

“她们说得对，汤姆。”村长说，“特派员随时都会到来，而我们至今还没有一个罪犯，拿什么去向他汇报呢？”

“好，好的。”汤姆说。

他把刀子和木棍塞进腰间，带上准备装赃物的口袋直接从家中走了出去。

不过往哪儿走？这时是午后三点。对偷窃最为合适的地点是集市，但是它只在黄昏前后才开业。汤姆不愿意白日行窃，这也太不专业化了，而且他同时想起证书上也说过要昼伏夜出的那些话，他必须照着办，所以他决定先上酒馆坐一会。

集市广场已在进行以货换货的交易，商品堆放在木箱或草垫上。这里从不使用钱币，根本不存在价格问题，一小撮自制的铁钉可以换到一桶牛奶或两条鱼，一切完全决定于换货双方。

当汤姆一出现，大伙齐声吆喝起来：

“嘿，汤姆，来偷点什么吧！”

“来吧，动手吧，朋友！”

“把这个给你要吗？”

村民都想亲眼见识见识偷窃，因为这是遥远地球母星上的奇异风俗习惯，真是闻所未闻。所有的人都扔下买卖不顾，专心观察汤姆的每个细节。

汤姆发觉自己的手在颤抖。他不习惯这么多人瞧他，打算尽快结束这次行动，再说他也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他停在磨坊主老婆的水果摊前。“多好的苹果啊！”他随口说。

“新鲜极了，下午刚摘的。”磨坊主老婆说，汤姆的母亲生前和她是好友。

“不错，汁水看上去很多。”他暗自后悔刚才没有停在别的摊位前。

“他现在马上就偷吗？”人们在一旁窃窃私语，但他听得很清楚。

“别作声，注意看！”答话同样压得很低。

汤姆拿了个大苹果仔细端详，人群屏住呼吸等待着，但结



果汤姆只是夸了几句又把苹果放回去了。

隔壁摊位站着裁缝麦斯和他的孩子，他今天带来的是两条被子和几件衬衫。当汤姆和一大群人朝他走来时，他腼腆地笑了。

“这件衬衫正好合你的身。”裁缝麦斯向他保证。

“哦……”汤姆接过衬衫。

人群又骚动起来，一个小姑娘简直笑出了声，汤姆刚准备解开身后的口袋。

“站……站住！”漆匠比利从人群中挤出，他腰间的金属牌闪闪发光，那是地球的一枚古钱币改制的。他的表情明确表示他在履行职责。

“你打算干什么！汤姆？”比利问。

“我？……不就是瞧瞧吗？”

“就光为了瞧瞧？”比利双手反背，用鞋后跟快速一个转身，食指直指汤姆，“我看你绝不是这样，你是在准备偷窃！”

汤姆什么也没回答，他的确是在准备偷窃。

“既然我是警长，”比利说，“你汤姆是嫌疑犯，那我就得把你关进监狱，以便进一步审查处理。”

汤姆耷拉下脑袋，他没料到结局会这么快，不过他反正无所谓。

如果他被关押，那事情就会到此结束。他想，一旦他被释放出狱，不就又能回去捕鱼了吗？

可村长突然也冲入人群，衬衣的下摆当然还是在他大腹便便的肚子外面飘啊飘的。

“比利！你为什么要这么干？”

“执行我的任务呀，村长。汤姆的行为是可疑的，书本上说……”

“我知道书中说了些什么，”村长说，“书还是我给你的呢！但是你不能在犯罪未遂时就拘捕他。”

“可村子里再没有其他罪犯了，”比利伤心地说，“书中说过警察可以采取预防措施，我想我能阻止罪案的发生。”

村长疲倦地双手向上一击：“比利，难道你还不不懂？我们村子多少总得要有点罪案呀！你得在这方面协助我们。”

比利耸耸肩：“好吧，村长，我只是想履行职责而已。”他闪往一边，然后猛然朝汤姆说，“你终究会被我逮住的，记住：恶有恶报！”他大步流星地走开了。

“他太急于建立功勋啦，”村长解释说，“不去管他，汤姆，你干你的。反正去偷点什么，这不就完事啦？”

汤姆默不作声，侧身挤出人群朝村外的森林走去。

“你去哪儿，汤姆？”村长追着问。

“我今天没情绪偷东西，汤姆说，“也许要拖到明天晚上……”

“不，汤姆，现在就得偷。”村长坚持说，“你就偷这件衬衫，它对你那么贴身。”

“汤姆，瞧！我这儿的水罐有多好！”

“来拿吧，胡桃又大又圆！”

汤姆扫了一眼，这时刀子从他腰间掉落在地，周围一阵轰然大笑。

汤姆窘得满头汗水，他赶紧把刀子插好，抓起衬衫塞进了口袋。这时，人们才向他发出赞许的笑声。

汤姆也胆怯地笑笑，心里舒坦多了。他沿着市场走动，又拿了一根绳子，一捧胡桃和一顶草帽。

“要我说，这就够了。”他对村长说。

“好吧，今天到此为止，村长说，“不过你自己明白这并不算完，差不多全是别人送你的，最多只能算是实习。”

“哦……”汤姆顿觉大失所望。

“不过现在你已经懂得如何去偷，下次你会更加熟练的，别忘记杀人的事情。”

“真的非杀不可吗？”汤姆问。

“很遗憾，”村长说，“没有办法。我们这个移民地存在了几百年，还没有发生过一起谋杀案。要是相信书上的说法，我们比别的移民地就太落后啦！”

“也许我们多少得有一次谋杀才行，”汤姆同意说，“好吧，我努力就是。”

他朝家里走去，自己点灯做饭。他觉得今天对委托给他的任务还没有尽责，决定饭后在夜幕掩护下继续行窃。这天夜里他偷来一把铲子，一件遗留在街上的玩具，村长门外的一块青铜板，还有木匠马尔夫那把最好的锯子和农场主的镰刀。

他本准备再偷，可漆匠比利正从前面巡逻过来。他一只手紧握木棒，另一手拿着一副自制的手铐。

汤姆屏住呼吸，紧贴墙壁，不料袋中的赃物却发出了碰撞声响。

“谁在那里！”比利咆哮道，他没听到回音，于是转身朝暗中凝视。汤姆知道比利的眼力不济，干脆一动不动。

“是你吗，汤姆？”比利用最为友善的声音问道，同时高高举起木棒，“我马上来收拾你！”比利又大吼一声。

“喂！你不能等到明早再收拾吗？”有人从卧室窗口伸头喊道，“我们要睡觉了。”

比利悻悻地走了。当他从视野中消失后，汤姆也急忙回了家，他把这次收获倒在地板上骄傲地看着，赃物使他体会到完成任务的快感。他一头躺倒在床上，呼呼大睡直到天亮。

第二天早上汤姆去看看学校建造的进展如何，向正在干活的木匠愉快地打招呼。

“我们干得不错，”木匠马尔夫说，“不过要是我的锯子还在的话，我会更加顺手。”

“你的锯子？”汤姆纳闷地问，但他立刻醒悟了——是他昨夜偷了锯子！他当时却没意识到这东西是谁的，也从没想过这些东西是有用的，是别人必需的。

木匠马尔夫又问：“你看我能把自己的锯子收回一两个小时吗？”

“连我也不知道，”汤姆皱眉说，“它们在法律上算是赃物，这你是了解的。”

“我当然知道，不过我只借一会……”

“我想你还是把它取回去，还给你算了。”

“那怎么行，我要退回来的！”马尔夫惶惑地说，“我怎么能留下赃物呢？”

“它就在我家，和其它偷来的东西放在一起。”

马尔夫千恩万谢后就奔去拿锯子了。

后来汤姆去了村长家，村长正在院子里仰望天空。

“汤姆，是你偷了我家的青铜板吗？”他问。

“当然，是我偷了。”汤姆答说。

“噢，我不过是问问罢了。”村长指着天空问道，“看到那个了吗？那个小太阳旁边的黑点？”

“看到了，那是什么？”

“我敢拿脑袋担保，那就是飞往我们这儿来的特派员的飞船。你的事情怎么样？”

“很好。”汤姆不太有信心地说。

“谋杀计划落实了吗？”

“那还没有，”汤姆老实地承认，“我还没考虑呢。”

“上屋里来，我得和你认真谈谈。”

客厅被百叶窗挡得暗暗的，相当阴凉。村长倒了两杯饮料，还给汤姆端了张椅子。

“我们已经没时间再拖了，”村长阴郁地说，“特派员随时都会到达，而烦人的事还有很多很多。”他指指星际电台说，“它通报了关于杰贝克 IV 星发生暴动的情况，还转发了全体移民地都得进行军事总动员的命令。我从没听说过这类事，好像我们的麻烦还不够多似的。”

“您是否确信我们非得杀掉个把人不可吗？”汤姆又问。

“你不问都知道答案，”村长说，“如果我们想成为真正的地球人，就得一走到底。谋杀是我们唯一显得落后的一件事，其它一切我们都在按计划进行着。”

漆匠比利走进屋内，他身穿一身缀有金属纽扣的新蓝布制服，大模大样地坐下来。

“已经杀了什么人啦，汤姆？”

村长代为答说：“他还在打听这是不是非常必要的。”

“当然有必要，”警长说，“如果你连一件人命案件都没有，还能算是罪犯吗？”

“你想杀谁，汤姆？”村长问。

汤姆在椅子上坐不住了，他神经质地把手指关节掰得咯咯作响。

“好吧，我去杀捷夫。”汤姆一口气地说。

漆匠飞快俯身过来：“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不能杀他？”

“我是问你的动机是什么？”

“那是因为你们需要一件谋杀案，”汤姆说，“而且从来没人向我提出过动机问题。”

“我们不需要假谋杀，”警长说，“一切应按规矩进行，你总该有个基本的谋杀动机。”

汤姆又陷入长时间的思考。

“好吧，我说自己不太熟悉捷夫，这动机够了吗？”

村长摇摇头：“不，汤姆，这不行。你最好选别人。”

“让我再想想，”汤姆说，“要是杀梅里呢？”

“那杀他的动机又是什么？”比利紧接问。

“这个……我不大喜欢他的走路方式，我很早就不喜欢了，而且他有时说话那么响。”

村长点点头：“这个嘛……还行。你认为怎样，比利？”

“不，这种动机也不合适，”比利生气地说，“汤姆，你应当是个冷酷而残忍，阴险而狡猾的杀手。你不能只因为不喜欢他的步态而去杀他，听上去这也太蠢了。”

“好吧。让我把这一切再好好考虑考虑。”汤姆站起身说。

“只是别考虑得太久，”村长说，“这事结束得越早越好。”

汤姆点点头就朝门外走去。

“喂，汤姆！”比利喊，“别忘了留下你的罪证和指纹，这一点很重要。”

“好吧。”汤姆说完扭头便走。

几乎所有村民都在街上望着天空，那个黑点变得越来越大，似乎会完全遮没那颗小太阳。

汤姆又坐进了小酒店。他慢慢吮着饮料，思绪万千。

他无论如何得去杀掉个把人。

假定他杀了木匠马尔夫……于是他想像马尔夫如何躺在地上，眼睛半阖半张，手脚僵硬，嘴角歪斜，心脏不再跳动，永远不能用他那双手去刨木板……

之后人们会说些什么呢？他汤姆又怎么在村民中继续生活呢？

不过他还得去杀人，每个村民都在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而杀人正是他的本职。

只是他该杀谁呢？

星际电台发出另一个人声：“喂，是移民地吗？你们的首都在哪儿？”

“就是这里。”村长说。

“那你们的机场呢？”

“我们只有一个牧场，”村长说，“书上说从前那里就是机场……”

“那我们的大船只能停泊在空中了，你把人们召集起来，我乘微型飞船降落下来。”

村民们都集合在牧场周围，准备迎接，汤姆则躲在树后观

察。

一艘小飞船脱离了大船，很快朝地面冲下。正当村民以为它将四分五裂时，它却在最后一刻喷射出火焰，平稳降落在地面上。

村长挤上前去，漆匠比利跟在身后。飞船里走出四个手执枪支的卫兵，后面是一个高胖的红脸人，身穿一套黑衣，胸前有四枚闪亮的奖章。他身旁有个满脸皱纹的小个子，后面还有四个卫兵。

“欢迎你们到新吉拉维星来。”村长说。

“谢谢，将军。”红脸胖子说，他有力地摇晃村长的手，“我是特派员季鲁曼，这一位是格莱特先生，是我的政治顾问。”

格莱特朝村长点点头，假装没有注意到对方伸来的手，傲慢而厌恶地扫了一眼聚集的人群。

汤姆始终保持在安全距离之外，当他们进入村子后，就转移到屋后继续监视。

村长自豪地介绍了监狱、邮局、教堂及小小的红色学校等建筑，特派员有点不知所措，而格莱特先生则厌恶地摸着下巴。

“和我预料的一样，”他对特派员说，“这里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只是在白白浪费时间和燃料。”

“我并不完全同意，”特派员转向村长问，“你们为什么要造这些建筑呢，将军？”

“为什么？当然是为了成为真正的地球人呀，”村长说，“您亲眼看到我们已全力以赴了。”

格莱特先生在特派员耳边说了几句悄悄话。

“告诉我，”特派员转向村长，“你们村里有多少壮丁？”

“对不起，您说什么？”村长茫然问。

“就是说你们有多少年龄在 15 岁至 60 岁之间的男人。”格莱特先生解释说，“地球母星帝国现在正处于战争状态，杰贝克 IV 星及某些移民地在反抗地球的合法统治，他们发起了暴动，以反抗地球不容争辩的领导地位。”

“我对所有这些感到非常遗憾。”村长同情地说。

“所以我们需要组织宇宙远征，”特派员说，“要有强壮健康，有战斗经验的士兵，但目前我们的人力资源不足……”

“我们想，”格莱特补充说，“所有忠于地球的移民地都愿意为地球母星帝国而战的。我相信在您这里不会听到拒绝的回答吧！”

“当然不会，”村长说，“不会的。我们的年轻人都很乐于……尽管他们不会打仗，但却都很机灵，他们学习起来很快。”

“听见了吗？”特派员对格莱特先生说，“能有 60 个，70 个，或许 100 个新兵呢！我们不会空手而归。”

后来特派员和顾问一起去村长家吃饭，四名卫兵陪着他

们，还有四名留在村子里。

汤姆一直在观察村子里的动静，他看见卫兵们喝得酩酊大醉，目中无人。一个士兵朝空中开了枪，特派员和格莱特先生不知在哪里。

深夜时汤姆潜入到两幢房子之间的狭巷里，他拔出刀子等候猎物。

有个人影过来了。

“啊，是你，汤姆！”村长说，他看到了那把利刃，“你在这里干什么？”

“您不是说过要杀掉个把人吗？所以……”

“我可没说要杀我呀，”村长朝后缩了一步说，“你不能杀掉我。”

“为什么不能？”汤姆问。“喏，得有人去接待特派员……”

“这件事比利也干得了，”汤姆一把抓住村长的衣领，把刀尖对准他的喉咙，“其实我自己并不敌视你。”

“等等！”村长嚷道，“如果你我没有私人恩怨，那就说明你没有杀人动机！”

汤姆把刀搁下，但还是揪住村长不放说：“那又怎样？我可以编造一个动机，比如说当你任命我为罪犯时我就非常恨你等等。”

“你好好瞧瞧我！”村长竭力把汤姆拖到星光照耀的街上。

汤姆惊奇地发现村长穿的是一条笔挺的裤子，一身挂满奖章的将军服，还有缀满五角星的肩章，帽子上绣着金绶。

“看见了吗，汤姆？我现在是将军了！”

“那有什么关系？你还不照旧是你吗？”

“饭后举行过仪式，特派员已宣布我被正式授与将军的军衔！”

汤姆挥动一下刀子，就像他平时准备把鱼开膛破肚那样。

“我向您祝贺，”他真诚地说，“不过你任命我为罪犯时还只是村长，所以我的杀人动机依然有效。”

“可你现在杀的不是村长而是将军了！你干的已经不是谋杀。”

“不是谋杀？”汤姆问，“那是什么？”

“知道吗？如果你谋害了将军，那就是暴动了！”

“呵，”汤姆放下刀子，接着又松开衬衫衣领，“那我还得请您原谅呢。”

“没关系，”村长说，“完全情有可原。不过是我从书中读过这一点而你却没有而已，别耿耿于怀。”他深深吸了口气，“噢，我得快走，特派员还等着我给他新兵名单呢。”

汤姆在身后冲他喊道：“您还肯定我必须杀人吗？”

“我肯定！”村长答，这时他的身影已远，“只要不是我就行！”

汤姆把刀重新插回腰间。

不要是我，不要是我！每个人都这么说，同时还要求去杀掉别人。那么杀谁呢？他又不能杀自己，因为自杀是不作数的。

又有一个人过来了，那人越走越近。

汤姆全身紧张，准备扑击。

但来的是磨坊主的老婆。汤姆无法忘记她是母亲的好友，他决不能杀她。

又走过好几个人，由于种种原因汤姆都没法动手。他最后才懂得自己从小生长在这些中间，同甘共苦，他有什么动机非得去杀死其中的任何一个呢？

但是他必须杀人，这是大家对他的委托与信任。

他突然想道：“我可以去杀特派员！”

只有这样才能向地球显示新吉拉维星的犯罪是骇人听闻的，罪犯居然在第一天就取了特派员的性命！于是汤姆急忙朝村长家跑去，并且听到里面谈话的片断。

“……这里的人很胆怯，没有多少进取心。”格莱特先生说。

“真让人泄气，”特派员也说，“我只希望多少能招到一些新兵。卫兵，我们回去吧。”

卫兵！汤姆把卫兵给忘了，他望望自己的那把刀，如果他准备刺杀特派员，那么毫无疑问卫兵就会阻拦他，因为他们受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

他得具有卫兵手中那样的枪支才行……

于是汤姆迅速离开这里，沿着街道走到远处，他在集市附近看到一个士兵坐在台阶上，脚下是喝得光光的两个酒瓶，枪支随随便便挂在肩上。

汤姆潜到附近，掏出木棍挥舞过去……

他的黑影引起那士兵的注意，但汤姆已经扫中对方的双腿，但他设法爬起前，又狠狠揍了他一下。

汤姆满意地取下枪支，检查一下后就去寻找特派员了。

当他在半路上追上那一行人时，特派员和格莱特先生正走在前面，后面跟随着懒散的卫兵。

于是汤姆朝前紧跑几步拦住去路，他举枪直接瞄准特派员。

“怎么回事？”特派员大声喝问。

“站住！”汤姆命令道，“其他人一律放下武器到旁边去。”

士兵们乖乖地服从了，他们一个接一个扔掉枪支，退到道边树丛附近，只有格莱特先生还站在原处。

“你要干什么，小伙子？”他问。

“我是本村的罪犯，”汤姆自豪地说，“我得杀掉特派员。对不起，请站到一边去。”

格莱特怔怔地盯住他：“罪犯？你们村长说的是真话吗？”

“我们这里两百年来没有过谋杀，”汤姆解释说，“但现在我将改写这个历史。马上给我从路上滚开！”

格莱特慌忙避开瞄准他的枪口，只剩下特派员木然地站在路上。

汤姆努力瞄准，他在想像这次谋杀产生的后果和它的社会意义，他仿佛看到特派员倒在地上，大张双眼，目光呆滞，扭曲的嘴和僵硬的四肢。

他极力迫使手指扣动扳机，他的大脑相信社会是需要他这样干的，但是他的手指似乎并不懂得这一点。

“我办不到啊！”汤姆痛苦地高喊。

他抛下武器跳进了树丛深处。

特派员命令手下去搜索汤姆并吊死他，而格莱特先生没有同意。新吉拉维星球是颗森林行星，哪怕有上万人也无法在茂密的森林中捕获到一个逃亡者。

村长和许多村民都赶来了，卫兵们脸色阴沉，手执武器，把特派员和格莱特先生紧紧围在中间。

村长努力解释一切：他阐明村庄在犯罪方面的落后，阐明对渔夫汤姆的委托，也阐明汤姆如何没能尽到他的职责。

“为什么您单单要把这个任务交给他呢？”格莱特先生还在问。

“您看，”村长说，“如果我们有人能杀人的话，那么就只有汤姆干得了。他是渔夫，懂吗？这是唯一带有血腥味的职业。”

“就是说你们其他的人都不会杀人吗？”

“我们中间谁也不能在杀戮方面及得上汤姆。”村长伤心地承认。

特派员和格莱特先生交换一下眼色，又扭头望望士兵们，卫兵们十分惊愕地望着村民，村民们都在低声交谈。

“立——正！”特派员大吼一声后，压低声音对格莱特说，“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不会杀人的人在我们队伍中会引起……”

“引起士气低落……”格莱特的声音颤抖，“这是非常危险的感染……如果一个人不会开枪射击，他就可能在紧要关头使整个飞船蒙受损失……不，我们决不能冒这个危险！”

他们命令士兵马上返回飞船，而士兵们疲疲塌塌地走着，不时回顾村庄，也不顾特派员的责骂而窃窃私语。

微型飞船向上腾升，喷出大股气流，几分钟后就与大船对接，接着大船消失在视野之外。

“现在你可以出来了，汤姆！”村长嚷道，汤姆很快就从树丛中爬出来，原来他躲在那里注视着所发生的一切。

“我没能完成你的委托。”汤姆悲哀地说。

“别难过，”漆匠比利安慰他，“这本是一件无法执行的任务。”

“其实你干得不错，”当他们回去时，村长说，“我们没



人能干得有你一半那么好。”

“现在我们拿这些建筑怎么办？”漆匠比利问，他指的是监狱、邮局、教堂，还有那座小小的红色学校建筑。

村长起码考虑了有一分钟。

“有了，”他说，“我们把它们改造成儿童游乐场，安上秋千，堆起小山，再放上沙箱之类的东西。”

“我不再需要这证件了。”汤姆把杀人证递还给村长。

“好的，”村长把证件撕成碎片时大家都松了口气，“我们已做了能做的一切，只是没有成功而已。”

“其实我是有可能完成的，”汤姆还在喃喃说，“我让你失望了。”

漆匠比利友好地把手搁在汤姆肩上：“你没有责任，汤姆，我们谁也没有责任。地球需要上千年才能成为文明星球，而我们却妄想在两星期内完成。”

“好吧，我们只好重新回到非文明的生活方式去了。”村长用开玩笑的口吻说。

汤姆打个呵欠，伸个懒腰走回家去，他得好好补上一觉。

黑云密集，秋雨迫近，很快就又可以开始捕鱼了。

他太疲倦了，地球可能不会再承认他们，谁也不知道他们落后于其它星球有多少个世纪。

这天晚上他睡得很糟很糟。

## 绝世天劫

陈登 编写

地球曾一度是恐龙的栖身之地，但一块直径为六千公尺的天外巨石改变了一切，它造成了地球的大爆炸和恐龙的灭绝。这事以前已曾发生，现在或将来也许还会发生。

休斯敦。美国太空总署的所有人员穿梭忙碌着，刚发生的意外令每一个人坐立不安：太空空间站突然之间被摧毁，与地面失去了一切联系。工作人员紧张焦急地检查着各种仪器，其中一人指着雷达显示屏惊呼起来：“有一大群不明物体向纽约飞去了！”

纽约市繁华而忙碌。

一个黑人小伙儿用单车载着小狗兜风。小狗见到一些出售的恐龙玩具，立即跳过去又撕又咬。卖玩具的胖老板抓起玩具向小狗打去。黑小伙儿见宠物被打，忿忿地说：“你敢再打它，我就炸死你！”话音未落，一个火球从天而降，正好落在胖老板头上炸开。黑小伙儿也被冲击波掀起挂在大树上，他惊惶地哭喊道：“有炸弹，快报警！”

越来越多的火球向纽约飞来，市区街面上顷刻间成为一片火海。人们四处逃窜，有人惊叫：“我们遭空袭了！”

休斯敦太空总署很快得出了结论，这是一场大规模的陨石雨，破坏力极大。众人一筹莫展，而太空望远镜传回的最新照片更是让人瞠目结舌：一颗直径有德州大小的陨石正向地球飞来，18天后将撞击地球。

太空总署负责人卡尔心情沉重地说道：“陨石雨只是前奏而已。”

科学家们紧急磋商，寻求解决办法。卡尔最后总结说：“我们只有18天时间，要么是它毁灭我们，要么是我们毁掉它。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让飞船在陨石上着陆，并让专业人员在陨石上钻一个800米深的洞，放入核弹，炸碎它或是改变它的飞行轨道。现在，当务之急是去找最好的石油钻探工人！”

哈里在油田工地上忙碌着。他既是油田老板，也是最有经验的钻探师。此刻，钻井最忙碌的时分，他手下最得力的青年工人艾吉却不见踪影。哈里急步奔到艾吉的小屋前，推门而入，正见艾吉手忙脚乱地穿衣服；再一看，自己的宝贝女儿丽丝竟然躺在艾吉的床上。

哈里怒火中烧，拔出手枪向艾吉射击。艾吉一边躲闪一边高喊：“我是真心爱她！”丽丝也跑出来向父亲央求：“我已经长大了，我爱他，我要嫁给他！”

哈里气冲冲地说：“不可能！我绝不会允许你们……”正在这时，几架直升机落在油田平台上。几个军人跑到哈里面前，礼貌地说：“哈里先生，为了国家的安全，请立刻跟我们走。请允许我们暂时不讲明理由。”

哈里满腹狐疑地跟他们上了直升机。

太空总署里，卡尔早已等候多时，一见哈里，他就和盘托出了陨石飞向地球的情况。他忧心忡忡地说：“陨石与地球一旦相撞，世界各国和地球万物将遭受毁灭性的打击，连细菌也不能幸免。就算陨石落入大海中，掀起的滔天巨浪也足以吞没大半个世界，人类也会因撞击所产生的高温而死去。无论怎样，后果都是一样。”

哈里问：“有多少人知道此事？”卡尔说：“只有少数科学家、天文专家和你。”

哈里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但他仍困惑不解地问：“为什么让我知道？”

卡尔诚恳地说：“希望你去拯救地球。”于是，他将拯救计划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哈里。

哈里深知责任重大，陷入了沉思，最后他抬起头来对卡尔说：“我必须带自己的机器，带自己的人。”卡尔点点头，说：“这么说，你同意了？”哈里喘了口气说：“是的。”

哈里选出了五位得力助手，其中也包括青年钻工艾吉。经过必要的简单训练，一行六人将被飞船载往巨大的陨石上。

临行前，钻探工们纷纷与家人依依惜别，享受也许是最后的天伦之乐。艾吉将一枚戒指戴在丽丝的手上，深情地说：“我会回来娶你的。”哈里看到了这一切，这一次他没有阻止他们。

丽丝问父亲：“你们能回来吗？”哈里心里无底，但不愿女儿担忧，仍保证说：“我们一定会回来！”女儿扑进父亲怀中，与父亲吻别。

六位钻探师与四位宇航员分乘的两艘航天飞机，满载全人类的希望，直插云霄。这一场景在全球直播，不同国度，不同肤色的人民注视着远去的两艘飞船，注视着神秘莫测的太空。

两艘飞船顺利进入太空，在俄罗斯空间站补充了燃料和水，两位俄罗斯宇航员也加入了拯救地球人类的行列。两艘飞船向既定的目标飞去。

巨大的陨石像一头张牙舞爪的怪兽，在太空中翻滚移动，缓缓逼近地球。两艘飞船盘旋着向陨石靠拢，无数的小陨石雨点般向飞船袭来。飞船不断地躲闪，不断地靠近。忽然，艾吉乘坐的二号飞船被一块较大的陨石击中，颤抖着，颠簸着，最终失去控制，翻了几个滚后，受巨大陨石的引力作用，重重地摔在了陨石表面上。

一号飞船上的哈里以及其他乘员都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哈里喃喃道：“愿上帝保佑他们！”

休斯敦太空总署通过通讯系统也知道了这一情况，一直待在那儿的丽丝握着艾吉送他的戒指，悲痛欲绝。

一号飞船几经周折终于在陨石表面着陆。哈里带着两位得力助手将钻机推出飞船船舱。他们仔细打量陨石表面，只见怪石林立，如怪兽的獠牙。一个钻探工不寒而栗地自语：“真是一个人间地狱！”

时间紧迫，三人开始钻洞，这时他们才知道这块陨石主要

由铁矿构成，坚硬无比，给钻探工作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很久，钻头才深入了 57 米。

时不待人，情况紧迫。宇航员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太空总署。亲临现场指挥的总统绝望地下令立刻在陨石表面引爆核弹，以图侥幸有些收效。卡尔知道这样做对陨石毫无作用，但他拗不过总统，只得眼睁睁地看着核弹引爆装置进入工作状态。

陨石上的哈里也意识到了总统不顾一切的孤注一掷，他通过通讯系统对飞船宇航员说：“我们仍在陨石上努力，不能放弃。地球上的人根本不了解情况，总统的命令不能听！”

宇航员终于明白过来，毅然剪断引爆装置的电线，在最后一刻阻止了核弹的启动。

此时，坠落的二号飞船的残骸中，艾吉从昏迷中醒来，他找到另外几个仍然活着的同伴，驾驶着那台完整无损的钻机，向一号飞船的着陆点挺进。

哈里顽强地指挥着钻洞，由于陨石太坚硬，钻机功率过大，一块陨石飞起来砸向钻机，钻机被毁坏了。而此时，洞的深度才达到 400 米。

哈里这下真的绝望了，他没有料到会有如此多的艰难险阻，他只能祈祷：“奇迹快出现吧！”

正在这时，两道灯光从远处射来，二号钻机从天而降，奇迹真的出现了！看到生还的艾吉和其他同伴，哈里激动得难以自持。

艾吉开动钻机继续深入，钻头向深处推进，600 米，650 米……790 米，800 米，成功了！

然而灾难总是接踵而至，正当哈里和艾吉等人安放好核弹，强劲的宇宙风暴席卷陨石表面，一时巨石横飞，钻探工和宇航员被飞石砸得东倒西歪，趴在地上不敢抬头。风暴过后，他们发现了一件令人丧气的事：引爆核弹的遥控器失灵了。要完成任务，唯一的办法是留下一人，用手摁下引爆装置按钮。

留谁？有人提议抽签。留下的那根签被艾吉抽到了，他自嘲道：“想不到我成了拯救地球的英雄。”他又转身对哈里说：“告诉丽丝，我永远爱她。”艾吉拉开舱门，走下飞船。

就在飞船即将飞离陨石的一瞬间，哈里猛地拉开舱门跳了出去，并一把将艾吉推入飞船，从外面关严了舱门，他隔着舱门对艾吉说：“我一直把你当作儿子看待。替我照顾好丽丝。”

飞船远远地飞离了陨石。哈里通过卫星通讯系统与女儿永诀，他含泪说：“我答应你说一定会回来，但我失信了。好好照顾艾吉。我永远在你们身边。”他最后深情地望了一眼地球的方向，仿佛看到春色中童年的丽丝正张着双臂向自己奔来……

哈里摁下了引爆按钮。

全世界的人们都看到天空中出现了一道奇丽的光环，随即陨石被炸成两段，改变了飞行轨道，与地球擦肩而过。

太空中从此多了一颗永远闪光的新星。

## 《绝世天劫》的特效制作

王荣生 译

导演迈克尔·贝的特效制作令你坐立不安。贝将最新技术，特效制作与好莱坞的梦幻融为一体，令观众在影片结束时欢呼雀跃。

制片人勾勒出故事的轮廓后，就觉得需要美国宇航局的技术诀窍以保证影片的成功。据迈克尔讲：“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得到美国宇航局的认可。如果我们得不到认可，这部影片就前功尽弃了。”

拍摄该片过程中，导演迈克尔的拍摄人员利用了伊万·贝克和约瑟夫·P·艾伦博士的聪明才智。贝克最近刚从美国宇航局退休，自己成立了贝克设计有限公司。这是一家咨询公司，向航天工业公司，美国空军，好莱坞电影公司以及电视制作公司提供服务。艾伦博士是美国宇航局咨询专家并担任韦里迪安公司董事长。此外还有无数其他美国宇航局的咨询专家参与，包括宇航员乔·艾伦。在所有宇航员中，艾伦创下了太空行走时间最长的纪录。他帮助拍摄组了解太空飞行以及航天飞机某些特征的细节。

影星布鲁斯·威利斯和本·阿弗勒克在约翰逊航天中心失重实验室获得了这种亲身体验。这两位影星是首先穿上真正的太空服，潜入训练水池的非宇航员。他俩各在水池里呆了一个小时。太空服的头盔安有无线电台，从而学员，教官和监视人之间可彼此联络。

美国宇航局除了提供培训和咨询外，还让制片人参观位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的肯尼迪航天中心。拍摄组在那里拍摄下两次航天飞机发射的实况。拍摄需要 15 台摄影机，其中 12 台架在发射台附近的 3 公里安全地带以内。摄影组长约翰·斯瓦茨曼和他的拍摄人员不得不适应航天飞机腾空而起时光线的急剧变化，同时还要保护摄影器材的安全。

此外，美国宇航局和美国空军还让迈克尔的拍摄组参观一些禁区。拍摄组甚至还在戒备森严的爱德华空军基地拍摄到著名的 B-2 轰炸机。为了在影片中创造出明显的特技效果，特聘请了 13 家特效制作公司，由“数字空间制作公司”和 ILM 的帕特·麦克朗领衔，负责协调特效制作。因为影片包括大量的 3 维视觉效果，所以帕特将其留给一家迪斯尼拥有的特效制作公司“寻梦”去做。

特技协调员约翰·弗雷泽负责特效制作，包括爆炸，陨石地震，异样气体，冰雹，太空垃圾以及其它机械效应。

协调制作小行星自身（内外部）对迈克尔·怀特是一个挑战。雇佣 150 多名男女建筑工人干了四个多月，终于模拟出一个以假乱真的小行星面貌来。据怀特回忆：“有两个月几乎啥事没干，全在抹灰泥呀，干木工活呀，搭钢筋呀，雕刻塑料泡沫呀”。

航天飞机模型使用的材料是环氧树脂和玻璃纤维,安有一个控制拍摄动作的座架。服装设计师马格里·吉达西负责制作影片演员穿的太空服。太空服重达 60 磅,每天几乎要花一个小时时间给各位演员穿上。太空服安有电源,用以照明和驱动安在太空服上的其它特效装置。

头盔必须装配成非圆形,呈相当的正方形,从而足使摄像机能够捕捉演员的整个脸部表情。这种长方形的头盔是“全球”特效公司与“后技术”公司的杰作。

影片穿插着艾吉同哈里女儿丽丝的恋爱。哈里独自把女儿拉扯大,哈里最担心的是女儿到头来嫁给他这样的人。难怪不得他老是找艾吉的碴。迈克尔将艾吉描绘成“酷似哈里的年轻石油钻井工人,爱冒大多数人不愿冒的风险。”

美国宇航局前“高级研究项目”主任伊万·贝克被聘为该影片的顾问。使航天飞机围绕月球弹射飞行,追上小行星,利用月球引力产生的太空垃圾较少的长廊来对付小行星,这个设想就是贝克提出的。正是这种细节对制片人布鲁克亨梅和赫德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制片人完成了初步的研究后,他们觉得有必要请美国宇航局无可争议的专家研究影片所需要的技术性含金量更高的数据。布鲁克亨梅赞扬道:“宇航局和空军都非常合作,他们是出色的合作伙伴,我们与他们合作感到十分幸运。”

## CNET——科纪频道上的 电脑资讯园地

CNET：“计算机网络”系一家提供技术信息与国际互连网络信息的媒介公司，成立于1992年，以美国科幻频道的母公司作为它的合作伙伴。如今已成为技术和国际互连网络的主要信息源。CNET通过电视广为传播科技信息，与此同时为最聪慧的计算机用户创造激动人心且又信息量丰富的国际互连网站点。

CNET拥有科幻频道4个电视系列以及9个互连网络站点，向科技爱好者以及好奇的人提供拥抱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的机会。

“新锋刃”是个半小时的杂志节目，介绍最先进的技术革新及其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SIMM City 节目：最新城市规划，用虚拟现实创造一个模拟世界，操作员在其中可实实在在地步行穿过建筑物，穿过闹区；Corneal Ring 节目：最新视力矫正系统，可使视力低于0.2的人无须戴眼镜就能看清楚图象。“网络”向新老观众提供体验该媒体最新发展成就的机会，展示网上生活与文化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的，同时还介绍对赋予国际互连网络新意义那些人的采访及其耐人寻味的故事。

“网络”查出本周“荣誉榜”上最走红的新网点，同时曝光它在国际互连网络上参观过的“耻辱榜”的一些最糟糕的网点。信息量丰富的“how to”与产品介绍也是该栏目的主要构成部分。观众从中可获得上网的基本常识，或者了解到国际互连网络所提供的，“每周龙虎榜”上有名的最独特，最有价值的精华。

国际互连网用户拥有9个网点可供选择。

Snap OnLine 和 CNET 与 ABC, NBC 和 Bloomberg 等媒体巨子保持着关系。这些公司与 CNET 互为相存，CNET 向包罗万象的新闻网点提供主要的新闻内容与最新技术，这些新闻网点24小时播放地方新闻，国内外新闻以及金融消息，从而确立了 CNET 在国际互连网社会作为技术信息主要来源与内容主要提供者的地位。

本栏目的内容及图片由美国科幻频道提供。科幻频道目前在美国、拉丁美洲及欧洲拥有五千五百万电视观众，专门播放以科幻、幻想以及科技新知识为主题的各种娱乐节目。科幻频道正努力争取进入中国市场，把科幻节目介绍给中国观众。



## 会合第十行星

周宇坤

你以为一切都已发现了吗

那真是绝顶的荒谬

这无异把有限的天边

当作了世界的尽头

——[法国]弗拉马利翁《大众天文学》

—

“10, 9, 8, 7……3, 2, 1——休眠程序解除, 复苏程序启动。完毕。”

当 X 行星飞船的主控电脑屏幕上显示出这一行文字的时候, 这艘庞然大物仿佛于一刹那间从酣睡深处苏醒过来。两年的漫漫长眠宣告结束, 所有应当开启的负荷都已经启动。室内瞬间灯火辉煌, 恒温调节系统也开始运作, 主要舱室升温至 22 摄氏度。尤其是维生系统正进入复苏过程, 这意味着 X 行星小组的五位成员可以结束他们两年的沉睡苦旅, 重新回到他们曾经熟悉的意识世界。

行星飞船船长、心理学家厄尔·布雷默首先睁开了惺松的睡眠, 她以女性独有的柔和目光打量周围的一切。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 大脑中留下的都是两年以前的记忆。她沉思片刻, 才真正明白了眼前的情景。

莲花般排列着的休眠舱舱盖已全部打开, 厄尔看到了其他四位伙伴长梦初醒, 伸着懒腰, 揉着睡眠。“伙伴们, 我们已经‘活’过来了!” 她打趣地说。

伴随着两年来第一次欢笑, 大家从休眠舱中爬出来, 身上都穿着类似襁褓的装束, 宛若婴孩在世。当然, 对于这个小组的三位女性而言, 装束自然是更严密一些的。

“伙伴们, 起床洗漱!” 船长以亲切的口吻对大家说道, “然后, 让我们摆脱两年的体外维生系统, 用我们自己的肠胃好好享受一顿美食吧!”

二

“但愿它们还没有退化。”生性活泼的护理专家伊丽莎白·莫勒的一句打趣, 逗得大家哄堂大笑。这实实在在表明: 小组的各位成员已经恢复了生龙活虎的状态。

二

例行检查完毕后, 在餐桌上, X 行星小组的成员们享用起他们两年来的第一顿早餐。然而, 食物并不是他们特别热衷的东西——它们的滋味并未随时间的停滞让他们感觉分外可口, 倒是休眠旅行, 给了他们更多话题。同样是动嘴, 看起

来谈论这事要比饮食更令他们心醉。

罗兰德·黑策尔首先开口，这位天体物理学家神秘兮兮地问厄尔：“船长，你以前有没有冬眠过？”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呢？”厄尔船长笑眯眯地反问，其他几位成员也不禁哑然失笑。罗兰德就是罗兰德，总喜欢用些稀奇古怪的字眼，这回他是使用了“冬眠”这个滑稽的非学术用语。“罗兰德，我可不是刺猬，在座的各位包括你在内也都不是。你必须牢记：这是休眠——我以前倒是体验过一次的。那是去海王星，比现在的目标近得多了。”

罗兰德这下可挺惋惜地慨叹了：“那你恐怕已没有新奇的体验了。不知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我觉得自己仿佛在一团虚空当中，朦朦胧胧的，甚至可以听到自己心脏搏动，血液流动，感觉到呼吸起伏。”

卡斯琳·肯妮吃惊地望着他说：“我怎么没有这种感觉？事实上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这不奇怪，”伊丽莎白抢着回答一旁的生物化学家，她含笑晃动手里的刀叉，“对休眠，不同的人反应不尽相同。你的反应当然正常，但是罗兰德，”她使个眼色，“只怕是脑子太活络了，连睡觉都不肯安生！”

“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初出茅庐嘛。”罗兰德歪着脑袋看厄尔，“你倒是已经享受过一次这样的长睡了。对我们这些和太空打交道的人来说，这样的休息弥足珍贵哪！”

厄尔摆摆手：“其实，那次考察并不完美，我们向冥王星之外的星际物质发射的探测器失踪了。”

不苟言笑的戈特弗里德·施劳格正闷声不响地吃牛排，听到这里，他好奇地盯着厄尔问：“真的？探测器怎么会失踪呢？是系统故障么？”他是系统维护专家，对与专业有关的事特别敏感。

“没人知道，当时，据我们分析，可能是遇到了冰彗星的撞击而失控，也不知掉落何方。在冥王星之外有个彗星的发源地，冰彗星经常受到路过天体的影响，疾射而出。”

“对，”罗兰德点头赞同，“那里有 1000 亿颗彗星聚居呢！”

“别说彗星了，罗兰德！”伊丽莎白恳求道，“和我们谈谈你对我们此行的目标——那颗 X 行星吧。你有何高见？”

罗兰德打了个响指，从容不迫地站起身来，围绕着餐桌走动，两只手紧握在胸前。每当这时，大家便知道，罗兰德又要发表他精彩的学术演讲了——他本来就很有演说家的风度，在座的没有人怀疑这点。

“X 行星，也就是太阳系中的第十颗行星。在天文史中，从来没有哪颗行星像它这样神秘莫测，也从来没有哪颗行星像它这样令天文学家们费尽心机，难窥真面目了。如果你们记性不坏的话，就该知道，天王星在 1781 年就已被人类发现；后来从天王星运动时其牛顿轨道的偏离，又发现了海王星；随着

时间推移，人们发觉仅用太阳系内已知天体的影响无法计算天王星与海王星所出现的‘摄动’现象，因此断言必有海外行星的存在，当时的命名就是行星 X。现在我们知道，海外行星是存在的，那就是冥王星。但是，它却不是行星 X，因为，要说明天王星与海王星的运动偏离，必须有一颗质量至少为地球质量十分之一的行星存在才行，而冥王星充其量只有上述要求的四十五分之一。所以，冥王星显然不是行星 X！那么，真正的 X 行星在哪儿呢？”

罗兰德脸上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他突然止住了踱步，停在伊丽莎白身边。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放下刀叉，将目光聚焦在他身上。罗兰德压低声音说：“它就在我们航向的前方——事实上，借助‘先驱者’探测器，天文学家已经预言太阳系的第十颗行星的轨道将是那样的不寻常，几乎与其它行星的轨道成直角倾斜，而其质量竟比地球大四倍，公转周期至少需要 700 年！”

罗兰德绕了一圈，回到他的座位坐下来。稍停，他才总结似的说：“我们此行的目的，就在于发现它并勘探它，让我来说，这肯定是航天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壮举。但是，恐怕再乐观的宇航员也不愿意在它附近逗留太久，因为那儿离太阳太遥远，太阳变成了一颗昏暗的星，而 X 行星则愈发显得死气沉沉。”

“它的形状是规则的球形么？有没有大气层？构成行星的主要物质是什么呢？……”戈特弗里德颇为不满地抱怨说，“NASA 只告诉我们去寻找它，勘探它，却连任何更多的细节都不提供，哪怕只是透露一点儿！”

“抱歉，我也提供不了更多的东西。不过你认为 NASA 会比我们知道得更多么？——在地球上根本没办法观察并探测它。埃迪·詹森当时可不就是这么对我们说的？”他模仿着地面飞行指挥的口吻，“第十行星曾经是个谜，由于地面观察不到，人类对它知之甚少。然而，无论是天文学界还是我们的超级智能电脑‘幽蓝’，都已经确信它是存在的。也许在地球上只有 NASA 才有能力把你们送到冥王星以外的空间，你们将肩负证实这一想法的重任。”

戈特弗里德“猛”地挺直了上身，嚷道：“可怜！简直是太不严谨！如你所说，NASA 竟然会在从没见过它、也许还不知它身在何方的情形下，就派遣我们前去发现并勘探它！我为自己当初没有提出异议就服从安排，更感到遗憾！它公转周期 700 年，倘若我们与它的轨道稍微失之交臂，我们就要永远失去它达 700 年！”

罗兰德不以为然：“有一点你并没有说对。我们可以通过对天王、海王的摄动之剧烈程度——即对牛顿轨道偏离的厉害程度，追踪到这颗 X 行星的位置。NASA 正是这么做的，按照它的推断，如果一切顺利，X 行星即将出现在我们航向的附近。到时候，我们可以观察到它。”

“我说，应该事先发射一颗探测器，尽管我们现在已经被弄到这里来了。”

“没这必要！”罗兰德的声音有些嘲弄，“发射探测器既不现实，又不保险。首先因为在冥王星之外的信号要传送到地球，需要的功率之大难以想像，小小的探测器如何能胜任？能源也成问题，太阳能几乎不能利用了，而探测器不可能负载大量燃料的。其次在于迢迢星程，谁知道会不会在最后一刻出现系统故障或外来破坏？就算没有，万一有误差，可就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第三，就现在的航天水平而言，它与发射载人航天器也没有实质差异，在绝大部分旅程当中，我们和普通机器可没什么差别。难道你要一颗探测器飞行漫漫几年，最后因功率不足、突受干扰等原因前功尽弃，或者即便成功亦不过只窥豹一斑，不能全面勘探 X 行星么？——我们难得和它一见的。”

戈特弗里德还想争辩什么，厄尔船长制止了他们：“别发牢骚了，戈特弗里德。难道你还担心找不到它么？难道你愿意把第一个去揭开 X 行星奥秘的殊荣让给探测器么？——谁都知道，天王星和海王星的不规则运动，证实 X 行星是必定存在的。我们只要按时到达该到达的地方，我们自然会发现它。尽管我们承认自己对它还一无所知，但这正是 NASA 委我们以重任的原因，他们还为我们配备了最好的登陆器、漫游车……我们到时候自然会把它各种特征弄个水落石出。”

戈特弗里德只好无奈地耸耸肩说：“好吧——但愿别太浪费时间搜索，我可不希望在这儿耽误太久。我要提醒的是，变速航行是最消耗燃料的，我们的飞船没有太多的能量可供我们和一颗行星捉迷藏！这点我不用计算也最清楚。”

餐桌上的空气里渗透着淡淡的火药味。戈特弗里德曾经参与过火星永久居住区系统工程的建设，厄尔知道以此为职业的人可能希望一切都是确定可靠的，他们更热衷改造客观世界，而不是认识客观世界。而在罗兰德看来，发现未知才是真正的乐趣。这就是科学家和工程学家的区别。戈特弗里德这次在 NASA 亲自点将之下登上行星飞船远征，确实难免会有些不平。

“我们理解你。”厄尔拍拍戈特弗里德的肩膀，眼睛里露出肯定的目光。船长似乎总能在关键时刻扭转局面，这足以证明，她的心理学造诣已炉火纯青，她将促使整个小组完美地合作到重返地球之时。

### 三

为了明确与 X 行星会合的准确时间与准确地点，厄尔来到了主控电脑控制室。这里，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直接通过人机屏幕对话获得最切实的解答。她个人觉得，戈特弗里德未免太多虑，不过，既然作为一船之长，关于 X 行星她确实有责任知道得更多。在主控电脑向她问好之后，她就开始提出自己的

问题。

“主控电脑，我需要 X 行星的详细资料。”

“请指明具体方面。”

“天体特征。”

主控电脑接到指令，便不厌其烦地向屏幕输出一系列数据，一部分与罗兰德所说的吻合，还有少量无关紧要的。就总体而言，特征资料寥寥无几，并没有其它特别令人感兴趣的东西。

“数据来源？”

“NASA 根据天王星和海王星的异常摄动，初步推断出来的。”

“就是说，对 X 行星无法进行有形观测？”

“基本如此。行星不发光，只能在恒星的照耀下被看见，而 X 行星又离太阳太远，表面温度可想而知。它传达给我们的信息太少了，故而就连第二代‘哈勃’都难以观察到它。”

厄尔船长忍不住摇摇头，她又翻阅了其它一些资料，但有限至极实在令她吃惊不小。在她的印象中，她相信人类已经探索过 X 行星很多次，所以资料不该只有这么可怜巴巴的一点。她略一思索，键入一行指令：“X 行星考察史。”

立刻，这几年一系列航天活动，观测活动，只要与 X 行星有关的，都列写了出来，足足有好几屏。厄尔看得有些眼花缭乱，但是她蓦地发现，几乎绝大多数活动都是以失败而告终。“这是怎么回事？都那么不幸！”她奇怪地问道，“很多探测器居然都是因为与地球失去联系而坠落太空。”

“我难以回答。”

“那么，是否有相关信息可以查询？”

主控电脑沉默一会：“很遗憾，没有。”

“那么，我要我们这次航行的信息：与 X 行星相会的具体时间，具体地点。”

“按照 NASA 的推测数据，直线前进。三天之内，太阳系边缘，彗星发源地 Oort's Cloud 区域附近的空间。自行搜索。”

“目前飞行路线正确与否？”

“没有偏向。”

厄尔终于关闭了主控电脑，一切仍然毫无头绪。电脑已经说得很明白：自行搜索。这意味着他们必须自己找到它，随后才可能勘探它。不过不管怎样，他们的航向没有错。“因此，我们会遇到它的。”厄尔心想，“既然 NASA 都那么肯定地说了，我们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回到工作舱室，卡斯琳和伊丽莎白无所事事，而系统维护专家也没有太多事情可干，只有罗兰德一个人在那简易的观测台上沉迷于他的星空。在寻找到 X 行星之前，只有他才会不厌其烦地干他的本行。他说：“如果我找到了它，一定会让你们大饱眼福。”

厄尔不知怎的在心里默默应了一句：“但愿如此。”

#### 四

“X行星飞船按时苏醒，全体成员都已完全结束休眠。”

一只苍老但有力的手在电脑记事本中键入这么一段文字，随后，一张饱经沧桑的脸从微电脑屏幕前抬起来，冷峻地转向他旁边的“老朋友”。他和它都异常关切地注视着从遥远世界传来的信息，从那冥王星之外的星区花上近十个小时才传递过来的有关情况。

“‘幽蓝’，他们已经进入最后阶段，我们终将有机会知道我们的设想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埃迪·詹森对这位“老朋友”说。

这次X行星飞船的地面监控及辅助指挥，由他和“幽蓝”负责，对此埃迪觉得绰绰有余，心里分外踏实。因为“幽蓝”的智能化头脑早已远远超过一个专家小组的力量，它可以调用全世界的共享资源，同时又可以调用NASA的最绝密文件；最重要的是，它可以自我进行逻辑分析并给出结果。尽管电脑屏幕那张方形的脸不那么有生气，但它却让人感受到绝对理性的威慑力。

“我的逻辑推理给出的结论是：他们必然要遇到它，但是其后果我们无法预料。要么是好，要么是坏——就是说，我们在利用他们赌博。”“幽蓝”冷冰冰的声音让人不寒而栗。

“你真的敢肯定你对第十行星的判断是正确的？”

“我不敢肯定。但是对近半个世纪来的探测结果看，有很大的概率会是那样，所以，我需要他们验证这个推断。如果一切如我预言，那么我们还可以进行后面的试验，反之，就让他们撤回来。”

“但愿是值得的。”埃迪·詹森的手指漫无目的地敲击了几个键，“我们也许要损失掉五位极为优秀的宇航工作者，如果真的按照你的判断走下去的话。”他仰天长舒了一口气，又沉思了片刻，问，“你如何估计这次试验的结局？”

“幽蓝”说：“我无法在试验结果出来之前作出评价，但是我深知，将来人类迟早要那么做的。不管结果如何，于他们都是一种锻炼，于我们也将是制订新的战略前的一个反思。”

埃迪·詹森兴奋地搓起双手，满面红光：“‘幽蓝’，我觉得，你总是对的。”

#### 五

如果按照地球时间计算，这该是第三天的傍晚了。引力计终于有了反应，而且还很强烈。这表明，在X行星飞船的前方有一个天体存在。在此之前，枯燥的飞行使大家已经都有些因无所事事而倍感疲劳。两个女孩还可以忍受，罗兰德却觉得夸

下的海口难以兑现，他的天文观测台观测不到任何行星的存在，不免焦躁万分。而负责系统维护的戈特弗里德却忧心忡忡地告诉厄尔，他发现系统的损耗有增加的趋势，然而他检查不出问题的所在。

不过，现在引力计的反应令全船人的精神大为振奋，以往的一切苦闷都一扫而光。卡斯琳兴高采烈地整理起自己的考察计划，对登陆器所要携带的化学仪器进行最后校验。“狼”捕捉器，光谱仪……一应俱全，它们将随同登陆器一起降临 X 行星的本土，寻找生命物质的痕迹。伊丽莎白作了她的帮手，而罗兰德则更是积极地把他的目光投向遥远的宇宙深处，希冀看到那颗在他心中顶礼膜拜的天体。厄尔感到全船都喜气洋洋，只是戈特弗里德明显表现出担忧——他所面临的情况不容乐观，似乎系统比他想像的衰老得更快。“也许是引力场的缘故。除此以外我检查不出任何故障。”他对厄尔这么讲。厄尔安慰他说：“没关系，一切都会过去的。我们就要到达我们的目的地了。”“那……我们最好不要在 X 行星周围停留太久。”这是戈特弗里德此刻的唯一建议。

然而，只过了一天，行星勘探小组便紧急召开会议，因为此前罗兰德出示了一叠毫无意义的照片，报告说：“我寻找不到它，在引力计所指示的方向上，没有发现任何东西！”

罗兰德给出的结果，着实把全船成员的兴致一下子从九重云霄拉回到地面。他们正期望他能有所发现，可听到的竟然如同噩耗。

“找不到它！”戈特弗里德恶狠狠地骂了一句，这无异于说他们辛苦一趟，却将徒劳而返。没有人喜欢这样的结局，曾有过开辟火星永久居住区辉煌历史的戈特弗里德当然更不能容忍。

“这怎么可能？它应该在我们的可视范围内了。”厄尔怀疑地说，“会不会是计算有误，罗兰德？”

罗兰德尽失以往的幽默，只能苦笑着摇摇头，他随手捡起一张照片，递到厄尔的眼前。在厄尔的想像中，那里应该有一颗小天体呵，可现在她什么也看不到。

“我已经反复计算过很多次了。按照 NASA 给出的参考数据与实际测到的数据比较，第十行星应该就在附近。”罗兰德无奈地在一旁叹着气。

“那要么它太远了，要么它太小了——我想不出别的解释。”卡斯琳津津有味地看着一张又一张照片，若有所思地说。

这很朴素的话语却牵动了厄尔的神经，不过，她不敢苟同卡斯琳的推断。应该发生的事情没有发生，X 行星应该出现的位置没有星体出现，这意味着什么呢？她忽然想到了一点：我们会不会迷路了？出现方向错误？

“有这种可能吗？”卡斯琳有些不大相信。

厄尔回答不上来，她并没有任何依据，但或许自己是对的呢？她觉得可以从主控电脑那里得到答案。因此她补充道：“究

竟是否这样，我们很快就可以知道的，请大家跟我来。”

主控电脑室。

“主控电脑，请告诉我们航向检查结果。”

“……6小时前开始偏向。现偏离原航向足有1度3分。”

X行星飞船的成员面面相觑：果然不幸被船长言中了。偏离航向，向来是星际航行的大忌，因为它可能导致无谓的燃料消耗，无谓的时间延长，甚至是无谓的人员牺牲！

“为什么不作修正？”

“对不起，无法修正。重复一遍，无法修正。”

厄尔的心咚咚猛跳，她似乎也听到别人的心脏发出同样的声音。她迫使自己镇定下来，对大家说出自己的疑问：“怎么会无法修正呢？——行星飞船发动机的推动力纠正这么小的偏差轻而易举，而且航行复原程序对5分以上的偏差就有反应，误差怎么会累积到这个地步？”

厄尔生气地对电脑发出指令：“请作出自我诊断！”

主控电脑开始“嗡嗡”地响起来。

在等待中，罗兰德盯着主控电脑，沉吟地说：“呃……问题不在这里。这种量级的误差，不会对观测造成什么影响的。夸张些说，即便是再偏离得更远些，我们仍能够发现它。可是——”

他没有说下去。其实，众人也都明白他的意思。

“罗兰德说得对，我们可能还忘了最后一个解释。”戈特弗里德突然插话道，在此之前他一直保持深思，现在他终于主动开口，反倒令众人大吃一惊，“也许，它根本不存在。”

罗兰德差点笑出声来，但一接触到戈特弗里德严峻的神色，他不得不闭住口，而且也不得不重新考虑戈特弗里德的判断是否有道理。他记得在餐桌上戈特弗里德就曾把这个观点隐隐包含在他的话语里，现在只不过说得更为直接罢了。可他觉得受不了，不管怎么说，他始终相信NASA。目的地不用不白的错误从未在NASA历史上出现过，他想NASA不会破例的。

戈特弗里德认真地继续他的发言：“要知道，本来NASA也不是特别了解我们的目标，他们也仅仅是推测而已。要不然差遣我们来这里勘探什么？现在我们没有发现星体，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实际情况有时和经验有很大差异，我们应尊重前者。”

“它根本不存在，那怎么解释引力计的示数不断增大？如果说我们都看不到，那我相信，但我更加相信那儿确实有东西。”罗兰德肯定地说。

“你们有没有觉得，照片上的那片星区太黑——一颗亮星都没有？”伊丽莎白忽然幽幽地问了一句，她是凭借她的直觉说的。

罗兰德突然沉默了。厄尔心中的疑团也因这话而骤然增大，她默默自问：“我怎么没有觉察到呢？”

渐渐地，她的目光开始摇曳起来，似乎正力图整理出一个



头绪。可当她倏地与罗兰德目光交汇的刹那，她的心不禁悚然抽紧了。因为从罗兰德的眼睛里，厄尔看到她与他之间仿佛达成了一个共识——可怕的共识。她忽然意识到当年从海王星附近发射的那颗探测器为什么失踪的原因，也意识到了为什么人类那么多次利用探测器会失败的原因。

罗兰德又朝厄尔飞快地看了一眼，那意思是说：我对此可以确信无疑了。他缓缓地叹道：“我们看不见它，这是事实；引力计却感受到了引力，这也是事实。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能说明问题了。”

罗兰德的论据是充分的，他是这方面的专家，看来不会隐瞒自己得出的结论。他的推理足以让大家信服。

“如果一事物已没有坚持的可能，就干脆推翻它，不要试图寻找无用的证据，否则你的心灵永远不会安宁。”厄尔蓦然记起她的心理学教义。

于是，她不得不向大家缓缓宣布：“NASA 给我们的最初推测是错的——X 行星并不存在，存在的是……一个黑洞。”

厄尔说话时觉得自己的心愈发往下沉。原本在大家心目中 NASA 有非凡的地位，现在，NASA 的判断失误使得这一信念也动摇了。她抬眼一看，两个女孩的神色已明显黯淡许多，整艘行星飞船内部渐渐被失落的阴影所笼罩——难道当情况骤然变得极其不利的时候，人的内心就那么脆弱了么？

厄尔凝视着大伙。罗兰德已变得灰心丧气，戈特弗里德也沉闷着不说话。

“我们只能打道回府了——我们不可能去探测一个黑洞。”厄尔说道。

然而，卡斯琳还有所怀疑，她说：“黑洞是恒星塌陷而成的，根据昌德拉塞卡极限推断，这样的恒星的质量至少要大于太阳的一倍半才行。我无法想像在太阳系边缘会有这样一颗恒星存在。”

“卡斯琳，其实，若是原生黑洞则大多数都是很微小的，”罗兰德纠正道，“而且极不稳定，和我们天文学常谈论的黑洞通常由恒星演化而成有所不同。我们面前这个，或许是个寿命稍长的原生黑洞，或许它根本就远离我们，比太阳还大，不过它的引力之边缘已伸入太阳系而已。总之，它的引力在引力计上已经反映出来了。”他突然想起什么，转向厄尔急促地说，“船长，我们现在已经落入它的引力圈中，必须尽可能地快速采取紧急措施，逃脱它的引力范围！”

罗兰德的话提醒了大家。他心中最清楚这种神秘天体可能带来的恐怖后果。

但就在这时，屏幕上主控电脑显示了对自身的检测报告——“自我诊断完毕。

“航向复原程序状态：死锁。”

“侧翼发动机启动程度状态：死锁。”

“飞船不能修正和扭转航向。重复一遍，飞船不能修正和

扭转航向。”

主控电脑的提示，字字都让大家怵目惊心。

## 六

埃迪·詹森兴致勃勃地关注着X行星飞船的试验进程，这一切都是得力于“幽蓝”的帮助。“幽蓝”可以轻而易举地联系上X行星飞船的主控电脑，对后者进行监视和控制。

“从主控电脑获得的已有数据看，X行星飞船已经遇到了它。它确实是一个黑洞。在36小时之后，我们的宇航员将会穿越‘视界’。当然，我们看到有关的信息可能要迟一些。”

“他们还没有发觉这一切么？”地面飞行指挥问。

“不，我敢肯定，他们已经明白了这一切。现在，我们应该组织一次与X行星飞船的对话——他们应该知道我们下一个计划的内容了。或许他们会认为这一切都是NASA的阴谋，事实上，我自己在当时的判断也模棱两可。早先在行星与黑洞之间，我计算出的概率后者更大；我们只是向他们夸大了概率稍小的那个可能。但逻辑告诉我，这样做是必要的，正确的，值得的。”

## 七

主控电脑室里面陷入一片死寂。

少顷，厄尔终于鼓足勇气大喊一声：“系统维护！”

“我不知道这点，”戈特弗里德局促不安地回答，“因为我是24小时之前检查过主控电脑以及飞行控制系统的，没有问题。而24小时之后的时间，我一直和你在一起，我无法发现主控电脑自身的失常。”

航向复原程序居然会被“死锁”，厄尔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尤其是动力无法控制，厄尔更想不通是什么时候和如何发生的。看来不像是病毒，如果是病毒，自检程序完全可以消灭它。

“现在的加速度已经是2G！”罗兰德查看了引力数据，冲戈特弗里德大喊，“我们要尽快拨转航向才行！”

“我们不能依赖程序，只好试试脱机手动操纵了。”戈特弗里德的脑门上渗出细细的汗珠。他立刻行动，向主控电脑询问系统状况，包括能量配备、飞船可承载的加速度、飞船现有速度等等技术细节，同时要求电脑释放对系统的最高控制权。

“系统最高控制权状态：0。无法释放。”

戈特弗里德的眼睛瞪得大大的，红通通的脑门上的血管毕露。在场的所有人都清楚，控制权为“0”就意味着控制权的丧失。

## 八

埃迪·詹森和他的“伙伴”在各自思考着问题。

“现在，必然的事情已经发生，接踵而来的是真正的未知。我们只能碰运气，对么？”他冷冷地问“幽蓝”。

“正是如此，严格地说，所有的科学试验都是在赌博之中获得真理的。”

“我仍旧怀疑我们是否有必要那么做。他们都是 NASA 的精英，我……有些内疚于我们的行为。”埃迪·詹森忽然有些后悔了。

“既然是宇航工作者，那么探索未知世界就是他们的职责。使命要超越生命。你应该清楚，在我们的面前是一个神秘莫测的宇宙空间，而最终要征服这个空间，以我们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绝对不够。不管现今进行的是不是这个试验，我们都不能以人道主义来衡量它以及我们的事业。在外太空，只有接受无情的物理化学法则的支配，我们除了认识它以外，别无它途。如果不那么做，人类的航天水平就不会再有什么重大的突破，因为，我们对于宇宙中最神秘的天体仍旧一知半解。”

地面飞行指挥苦苦争辩：“或许我们应该事先说明——”

“那样会前功尽弃。拿生命去冒险并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就算真的有，那样的人又未必如我们所愿的十分出色。唯有我们选择他们，让他们去完成任务。我必须承认，他们的价值是不菲的。另外，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地球的舒适环境下，人类的智慧往往只能发挥一小部分，唯有当他们真正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时，他们才会不得不尽其所能，他们的潜力也才会真正得以张扬。我们的这个试验所创造的正是这样一个环境，毕竟，在此之前都肯定没有那么好的机会。”

埃迪·詹森注视着屏幕，脸上露出了痛苦的神色，这时他才感到一丝痛楚。“我很怀疑他们会不会反对我们的计划并作出反抗举动？”

“无效的。也许他们会作出尝试，但将看到航向的扭转是不可能的，X 行星飞船目前在我预先安排的最高指令控制之下。按照我的设计，即便是现在挣扎恐怕也为时太晚，因为引力之大已经不允许他们这样做了。”

## 九

“我难以相信是‘幽蓝’在控制我们！对于 120 亿英里之外的飞船，它最多只能和我们保持联系而已，无法干扰主控电脑的运作。”厄尔说。而这时，其他人却很自然地把怀疑的对象集中在“幽蓝”身上。

“话虽如此，但你能肯定这和‘幽蓝’没有关系么？”戈特弗里德打断道，“若‘幽蓝’预先设定好‘清零’程序，那绝对可以骗过主控电脑！因为启航前主控电脑的程序就是由‘幽蓝’负责导入的，主控电脑非但不会产生任何怀疑，还会

把它当成正常的程序来执行！”

厄尔的心里一震：戈特弗里德说的未尝没有道理。要控制权定时“清零”，只要在系统程序的某个特定位置中加入寥寥几条语句就可以了，这点“幽蓝”绝对办得到——它有行星飞船的全部特征数据。

罗兰德冷冷地说：“没必要再争论了。以目前不断增加的加速度，即便我们获得了系统控制权，行星飞船也没有足够的能量与时间来完成紧急制动的可能——在 36 小时后，我们会越过‘视界’。届时，所有的努力都要付之东流！而且，情况会糟糕得出乎我们的想像！”

罗兰德一边作无奈的计算，一边撕扯自己的头发。他的话让厄尔对小组的处境有了明显的预感：末日正在来临。

“我脑袋直发晕，我要揍 NASA 那帮家伙！这群混蛋！”戈特弗里德举起拳头，往控制台上狠狠地砸过去。两个女孩脸色苍白地看着突如其来的变故。

厄尔开始感觉到混乱，她现在对 NASA 彻底怀疑了。他们在欺骗我们，她心里最强烈的就是这个念头，失落感渐渐淹没在越来越大的恐惧感之中。她熟悉 NASA 的行事原则，因此，她开始对眼前的一切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

“砰——”一只液晶仪表盘粉碎了，打断了厄尔的思维。

“没用的，戈特弗里德。”厄尔的声音里有些哭腔，“我已经想过了，我们面临的不是一场事故，而是一个试验，甚至你可以称之为一个阴谋。如果 NASA 确实是想暗地里促成我们当前面临的结果，那么就肯定是经过了由来已久的酝酿，看来都是那么天衣无缝。我们太相信 NASA 了，可事实上，我们从一踏上 X 行星飞船之后就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按照他们的设计一步步走下去。从引力计出现读数的时刻开始，我们已没有回退的机会了。”

“我本来就并不完全相信 NASA，是你们，知道吗，是你们……”戈特弗里德气喘吁吁地冲厄尔大嚷。

“你是说，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监视之中？”卡斯琳战战兢兢地问，“难道在整个航行过程中，‘幽蓝’这部 NASA 的最高核心，一直掌握着我们的命运？”

“该死该死！”罗兰德像吃了炸药似的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现在我明白，NASA 实际上早知道存在的是黑洞，却瞒着我们！即使是这些年来的观测活动的失败的现象，也足以应该让我们作出最终判断，更别说‘幽蓝’了！——他们居然这么着，偷偷摸摸，把我们送上了不归之途！”

没法不偷偷摸摸，厄尔想，一个知情的正常人肯定不会选择这条路。即使是飞船再好，设备再佳，也很难想像会有人冒这样的风险！现在，所有的反常现象都可以串接起来，在她的脑海里已经形成了关于这次事件的整体印象。她想她至少已经看清楚了一点：是 NASA 想方设法把我们弄进黑洞，然而我们

却没有机会来追究他们的责任——我们几乎没有可能活着离开！

一点也不错，从来没有哪艘地球飞船作过穿越黑洞的尝试。虽然从理论上说，也许存在着一条重返这个宇宙的通道，但有关黑洞本身的理论都只是空中楼阁；关于另一条通道假说听起来更是飘渺得无法想像。难道 NASA 就为了它才进行这样的试验？

“不会那么简单的，”厄尔又转过念头，说道，“NASA 不可能那么愚蠢，会要我们去探测黑洞。因为黑洞可以屏蔽一切信号，他们将不可能从我们这里获得什么东西，无论是无价值的还是无价值的。”

罗兰德抬起头来望着她，两个女孩也在细细咀嚼厄尔的话。

“你是说，他们这个试验背后的动机不会那么单纯？”伊丽莎白看来领会了厄尔的意思，“难道还有更深层次的内涵？”

“如果真是这样，我们肯定会知道。”厄尔望了众人一眼，“我相信，‘幽蓝’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如果它确实不想把百亿美元和五位精英都扔进那个鬼地方的话，它肯定会设法告诉我们它的想法。”

果然，几乎在厄尔话音刚落的同时，主控电脑向他们发出特别提醒，巨大的屏幕上打出一行文字：“所有 X 行星小组成员注意，NASA ‘幽蓝’现在向你们发送使命。”

阴谋策划家现身了，五双眼睛一齐紧紧地盯住屏幕。

“这里是 NASA 智能电脑‘幽蓝’，和我在一起的是地面飞行指挥埃迪·詹森。我们很高兴能在地球向冥王星之外的你们派遣使命。

“在这一时刻，你们基本上已经知道或者预料到了一切，也许正为逃离黑洞而努力。但试图改变你们处境的行为将无济于事，因为你们自己很清楚自己面临的是什么，而预先安排好的锁定程序——自然，在适当的时候它会失效——现在已经启动，你们无法控制飞船了。在这段时间内，飞船将不可更改地向目的地飞行。

“必须说明的是，不要以为 NASA 会无谓牺牲宇航员的生命。相反，我们尊重并珍惜你们这些精英，故而委以重任，让你们去完成划时代的使命，NASA 的这次试验只有你们才能完成。

“在未确定第十行星究竟是不是黑洞之前，我们并没有打算让你们冒险。可现在，我们需要你们去实现后续的任务，它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甚至你们每个人可以从中获得强大的智慧——如果一切都如我所推断的那样的话。我不得不承认，在这方面，濒死体验者倒是为我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与一个新的依据。”

屏幕上的字变换了。

“《NASA 试验内部资料——濒死体验》肯尼斯·赖因格整理。

“濒死体验第一阶段：濒死者觉得自己随风慢慢地飘扬，感到极度的平静、安详和轻松。

“濒死体验第二阶段：濒死者觉得自己被一股旋风吸引到一个巨大的黑洞口，并在黑洞中飞速地向前冲去，而且觉得自己的身体被牵拉、挤压；洞里不时出现嘈杂的音响。

“濒死体验第三阶段：黑洞尽头隐隐约约闪烁着一束光线，当接近这束光线时感觉亲朋好友在洞口迎接自己，他们全部形象高大，绚丽多彩，光环萦绕。

“濒死体验第四阶段：濒死者觉得自己与那束光线融为一体，刹那间犹如同宇宙融合在一起，同时得到了一种最完美的爱情，并自以为掌握了整个宇宙的奥秘。”

在四条信息的前面，第二条和第四条被特别加了星号，很明显是出于强调。

“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濒死者的体验会和我们的经验如此的吻合。濒死者通过黑洞可以与宇宙融为一体，而 NASA 也始终认为只有掌握黑洞的奥秘，人类才能真正拥有征服宇宙的航天科技。你们所要完成的，正是和濒死体验相似的穿越黑洞的尝试。如果我的推断正确的话，在实际黑洞中的效应应当与濒死者的幻觉类似。当落到黑洞中心的奇点的时刻，你们的生命很可能已经接近尾声，但却永不结束；而一旦穿越黑洞，你们或许将会智慧突增，更能领悟到宇宙中最奥妙的天体的秘密，乃至获得宇宙几乎全部的精华。如果真的是那样，我们等待着你们载誉归来，将它们奉献给全人类。”

卡斯琳嗤之以鼻：“我才不会相信这些冠冕堂皇的鬼话！尤其是最后一句。”

“简直是不可靠的知识外推！”戈特弗里德气急败坏地握紧拳头，仿佛要把这个幕后阴谋的策划家大卸八块。他还没来得及骂出下一句，就被罗兰德冲着屏幕的大声喝斥打断了：“那我们怎么返回？——黑洞是单向的！”

“幽蓝”似乎早已料到会有此一问，它给出了一个不是回答的回答：“到目前为止，你们或许要提出如何返回的问题，很抱歉，即便是我也不知道。如果你们还能活着并且成功掌握了宇宙的奥秘之后，这一切自会迎刃而解。如果你们并未获得如我们所推测的那样好运，只能以失败告终，那么你们或许根本不会有机会来考虑这个问题。也许会飘荡在另一个时空，也许在经过奇点时，永远化作了基本粒子。总之，NASA 都将永远记住你们，我们将为你们树立不朽的丰碑。”

戈特弗里德感到情况急剧恶化。“见鬼去吧！”他怒不可遏地转向众人，“你们看到没有，未来的航程是不确定的，连‘幽蓝’都不能给出肯定的回答！不成功便成仁，成功失败一半对一半！——可恶！这纯粹是拿我们的性命作赌注，却还说要立什么丰碑呢！”

“哎呀！你们……你们是否感到身体的异常变化？”卡斯琳像碰到了鬼似的大声惊呼起来。

刚才众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屏幕上，现在经她的提醒，大家也禁不住吓了一跳。他们看到自己的朋友们都变得有些稀奇古怪：眼皮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向一个方向耷拉，头发则更是往同一方飘飞，每个人都感到一侧体表皮肤似充溢了空气般要膨胀起来。这种奇特的体验是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既带着几分神奇，更带着几分恐惧。

“潮汐力！黑洞潮汐力！真的对我们起作用了！”罗兰德摩挲着自己的皮肤，脑子里闪现出这个念头。他的黑洞知识较他人丰富得多，他知道黑洞正施展出它那最强大的“杀手锏”。“情况会随着我们的深入越来越严重的——我们刚才竟没有意识到！现在，它已经开始牛刀小试，一旦越过‘视界’，我们将被扯成一条几英里长的带子！”

“我的上帝！”卡斯琳尖叫起来，她绝望的声音充斥整个舱室。

这时候，护理专家伊丽莎白显示出非凡的自控能力：“别紧张！这种引力并不太强，大家注意多多调整不同的姿势——但请务必保持直立姿态！”

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行动起来。卡斯琳看来吃不消了，她渐渐地要滑落到地板上。此时此刻，成员们心理承受的压力远远超过引力。

“不行，”伊丽莎白及时搀扶住她，“那样会有危险的。要么血液无法流向下肢，大脑严重充血，要么就是相反，任何一种都会置人于死地。坚持住！”

戈特弗里德无奈地长叹道：“可我们又能坚持多久呢？”

“伊丽莎白！我感到血液在向身体一侧集结！”卡斯琳哭出了声。罗兰德赶紧上前帮助伊丽莎白架住快要倒下的卡斯琳，他同时又艰难地说：“我们确实坚持不了多久的，飞船的速度越来越快，引力的增加也会越来越剧烈””

众人将祈求的目光投向厄尔船长。现在厄尔已不仅仅感受到趋于同向的血液对血管壁造成的巨大压力，而且还感觉到众人对她寄予的希望。他们希望她尽快拿出一个对策，可是眼下的情况太突然太异常，她一时脑海里根本是一片空白。她勉强扶住控制台，才没有倒下去。

“我们所受的超负荷训练，暂时还可以抵挡这种引力及其产生的加速度。”她不由自主地想，“‘幽蓝’既然已知道所谓X行星本是一颗黑洞，而且毫不留情地要求我们取道于此，可它至少应该告诉我们对付黑洞潮汐力的方法啊！”

她挣扎着抬头看屏幕，虽然视力已经有些模糊，她仍努力瞪大眼睛。

忽然，她看到了上面新出现的一行字：“系统控制权自行回复到你们手中，有关程序‘解锁’。从现在开始，一切都依靠你们自己了。完毕。”

厄尔在看到它的一瞬间，清晰地听到了自己头部的血液在耳膜上的涌动和自己心脏猛烈的跳动，很重很重。

他们感到脚下的地板变得疏松了，仿佛是踩在一片波浪上。伊丽莎白和罗兰德觉得怀里的卡斯琳越来越沉，强大的黑洞潮汐力牵拉着他们，仿佛要把他们从生命世界里夺走。电脑的“嗡嗡”声变成了低沉的有些凝滞的呜咽。

危境中，厄尔的脑子却变得异常清醒了。抱怨是无济于事的！她揉着眼睛告诫自己。不知是不是出于她是心理学家的缘故，越是关键时刻，她越要求自己冷静下来。……我不知道系统还能承受多久，但在系统崩溃之前，我们更是面临着自己崩溃的可能。为此，首先要考虑的是我们。

……还有挣扎的必要么？对系统的控制权又有什么用！也许一切都会以死亡而结束，无论是我们还是行星飞船，最终都会被分解成最基本的粒子，本体将不复存在。

……不……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外来的援助了，只能相信我们自己的力量！对于黑洞，一切都是理论，我们却面临着实实在在的实践！

……抛开理论吧，让它见鬼去！现在我们面对的只是未知，没有人能肯定将会如何如何。既然如此，就有赢的机会！

一束束思维的火花诞生在厄尔的脑海，她听到耳膜上的鼓点越来越响，这是心脏泵出的血液在冲击脑神经。难言的痛苦发生在每个人身上，她看到她的同伴们艰难地抵抗着引力的潮汐，脸部和身形不知是因为潮汐力还是因为痛苦而扭曲。有的脸色苍白，眼神呆滞；有的却面如炭火，眼球充血。她自己看到的一切也都是红彤彤的。

要坚持异常艰难，可每个人都努力不倒下去。伊丽莎白和罗兰德死死抱住卡斯琳；戈特弗里德也在努力向他们靠拢，虽然行动已经很不自由。

整个飞船实际上已无能为力……然而……情急之下，厄尔内心深处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

“你们去休眠舱，要快！准备进入休眠——或许这样会好受些！”

她断然向她的同伴们发出命令，自己却把手搭在主控电脑键盘上。众人开始遵照船长之命撤离主控电脑室，向休眠舱艰难地走去。

“那你呢？”伊丽莎白离开之前困难地问。

“我来启动休眠程序。”

撤退紧锣密鼓地进行。由于整个系统基本在同步加速，所以他们的移动并不特别困难，关键是生理的异变——血液汇流——造成的伤害太严重。他们或者暂时失明，或者出现“红视”。一行人只能跌跌撞撞，相互搀扶着朝休眠舱前进。

这还仅仅是灾难的开始。

厄尔尽可能保持大脑意识的清醒，哪怕已经很不连贯，也务必使每一次判断都不要出错。她心里暗暗祈祷，但愿主控电



脑还没有出现致命的故障。

“主控电脑，能否接受指令？”

“可以。”

谢天谢地。她心里一阵欣喜，立刻键入第一指令。她感到自己的手指好像变长变模糊了。

“请最大限度关闭行星飞船除维生系统以外的其它能量消耗。”

她很清楚，飞向黑洞时，能量消耗越大，死神也降临得越快。因为消耗的能量减轻了飞船的质量，如此一来加速度也要变大，死亡来得更快！

“第二指令：三分钟后，启动休眠程序。完毕。”

厄尔离开了键盘。她的眼睛已看不清楚，只好依靠感觉向舱门摸过去。

“这里的一切都已完成。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在三分钟内赶到休眠舱。”她想起了她的同伴们，他们是否已经做好了休眠准备？即便是死，她也希望尽可能减轻大家的痛苦。她按照记忆的路线踉踉跄跄地摸索着前行……

也不知过了多久，或许只是短短的一瞬间，X行星飞船越过了“视界”，它那毫无动力支配的躯体，完全在那引力的驱动之下，被拉得老长老长，向无底的深渊直坠而去。当然这一切都是无法看到的——X行星飞船犹如突然撞到了一堵墙壁上，丧失了所有的速度，只在“视界”上留下了一个凝固的身影。

或许，飞船的一切都要消亡，唯有这影像会长存千万年。

## 十

“X行星飞船关闭了所有的能量——除了维生系统，所有成员进入休眠状态，穿越‘视界’。我们无法跟踪。”

“幽蓝”庄严地向埃迪·詹森宣布X行星飞船的动向。埃迪·詹森像一尊雕像般严肃，他眯起眼睛看了看飞船最后的数据，沉思片刻，才抬头对“幽蓝”说：“如果他们真的成功，会出现什么样的景象？”

“无法预料。如果他们真的掌握了宇宙的全部奥秘，那等于拥有了最高深的知识，届时将远远超过我的智慧，我将无法估量他们的心理与行为。”

埃迪·詹森深深地发出一声长叹。他突然觉得无聊至极，用铅笔在手边的报告纸上划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也不知在凝思什么。

## 十一

地球时间一星期之后。

埃迪·詹森像往常一样踏进他的办公室。正当他打算像往

常一样从“幽蓝”那儿得到哪怕是“X行星飞船没有任何消息”的无用信息时，“幽蓝”却突然以前所未有的奇怪口吻对埃迪·詹森报告：

“冥王星之外发现X行星飞船。”

“怎么，它又出现在那儿了？”地面飞行指挥一下子来了劲，几乎怀疑耳朵听岔了，他按捺不住心头的激动，“是你追踪到它的？”

“不，是它自动联系上我们的。”“幽蓝”停顿一下，“而且，我感觉到，它的核心大脑比我远为先进。”

“核心大脑？”

“对不起，我不知道怎样称呼——它超出我的知识领域很多。”

“飞船成员呢？厄尔船长在哪里？”

“对不起，我不知道。也许在飞船之内，也许已和飞船融为一体，我说不清楚。我只接收到一段简短的信息。”

“居然这样……快把它传给我。”

埃迪·詹森目不转睛地注视他面前的电脑屏幕，“幽蓝”把冥王星之外的来函一字不漏地刊登在上面。

“NASA‘幽蓝’及X行星飞船地面飞行指挥埃迪·詹森：

“或许我们的再度出现将使你们大为震惊，然而，这正是你们所预料的两种情况当中的一种，它无误地实现了。我们穿越了黑洞。黑洞虽然分解了我们，然而在另外一侧的白洞却重组了我们。我们在时间和空间的突变中拥有了无与伦比的知识，其中之一，便是已被我们证明的，黑洞不仅仅是可以穿越的，而且，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逆向行驶的。但是其成功的概率却促使我们要提醒NASA：类似的游戏不要再玩第二次！

“令你们失望的将是：现在我们已没有了返回地球的愿望。对我们而言，宇宙已成了我们的家。请你们不要向我们追问任何有关宇宙知识的细节，也不要问我们为何置地球家园于不顾，不肯透露跨越时空的奥秘。我们并非不想这样做，但恕我们直言：你们的智慧太低级，无法理解我们这一层次上的东西。如果有朝一日你们进化了，我们自然会回来的。

“最后，我们要感谢NASA给我们提供的这次超越自我的机会，它使我们得以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尽管我们很难说，我们获得的是全宇宙的知识。重组之后的行星飞船威力无边，它将离开太阳系，远涉他乡，借助黑洞穿行于时间与空间之间，追求更深刻的真理。

“在此，我们向曾哺育过我们的地球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X行星飞船全体成员：厄尔·布雷默，戈特弗里德·施劳格，罗兰德·黑策尔，卡斯琳·肯妮，伊丽莎白·莫勒敬上。”

埃迪·詹森一下子瘫倒在座椅里。此刻，他可真不知道，该怎样写他的飞行总结报告了。

“幽蓝”则连一丝轻微的声音都不再发出，或许，它将永远地缄默下去。

主持人的话：

量子宇宙学的研究发现，宇宙的复杂性奇妙得令人不可思议。宇宙可能不是单一的，它可能由为数众多的时—空区域组成，其中一个大的区域——母宇宙（mother universe）——与大量较小的“孩儿宇宙”（baby universe）通过“蛀洞”相连。而这蛀洞，很可能就是由黑洞或白洞形成的。

（吉刚）

## 寻找外星家园 遥远的木卫二

亨森是一位天文学家的女儿，丈夫是一名工程师。除此之外，她还是一位资深的科幻小说家，她常常说：“我确实确实想到太空去，我想在那里生活并种植粮食。我想成为一个不朽的先驱。”她还说，“我们担心如果在这个星球上呆的时间太长，事情会变得非常非常令人厌烦。”

卡罗琳读过的第一本小说就是罗伯特·海因莱因的《太空农夫》。

这个书讲的就是太空移民故事。故事里，男孩比尔和他的家人一起为了逃避地球上过密的人口和饥荒来到了木卫三上。小说中，因为有了可把冰变成能源和空气的“质能转换器”，木卫三便已经有了人造大气层，所以使这一家人的冒险成为可能。海因莱因写道：“材料已经有了，就是冰，再有足够的能源，就能把水分子变成氢和氧。当然氢是向上走的，氧则停留在表层供人们呼吸。”

而在今天，吸引了更多科学家目光的却是木卫二。1997年，由伽利略探测器从距木卫二仅600公里处拍到的图片，使这颗直径仅为3138公里的年轻星球，成了继火星之后，又一个生物天文学的圣地。通过对这些令人称奇的图片所做的地质分析，天文学家们推断，木卫二与地球一样富含液态水，只是这些水都被封盖在冰层下面。水是形成氨基酸，进而形成化学链的必要组成部分，化学链又导致脱氧核糖核酸（DNA）与活性细胞的形成。

当然，也有人认为照片上木卫二的地表特征并不是由于存在着固态水与液态水而形成的地理现象。比如俄罗斯宇宙物理学家鲍利斯·罗季奥诺夫就有自己大胆的推测。他认为星球光滑表面上那些美丽的纹路是输油管 and 高速公路形成的网络，所以，他认为，在木卫二上存在高度的文明，以至于在木卫二上建造起了庞大的地下城市，即使木卫二没有可以供人呼吸的大气，也没有防护太阳和木星辐射的磁场。

无论如何，木卫二这种现象唤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已经有人在计划着向木卫二发射一个可以穿透冰盖的探测用小型潜水艇。

而早在1997年，卡西尼号探测器就已经上路，向着土星及其卫星泰坦星进发。2004年，探测器将降落到泰坦星的大气层，并绘制星球表面的地图。

泰坦星远离地球，距离达12.2亿公里，其表面温度为-178摄氏度。使人很难想像生命存在的可能。而旅行者号探测器发回的光谱分析却又表明，在太阳系唯有泰坦星像地球一样，大气层中含有大量的氮气，同时，还存在着大量的甲烷。这不禁使人想起数十亿年前地球也差不多是同样的大气环境。这样的

大气环境可能导致强烈的温室效应，这种效应则有可能使泰坦星表面温度剧增，形成一个类似地球诞生生命前的环境。到那时候，如果再让科幻迷卡罗琳来进行太空移民选择，她肯定就会选择去做泰坦星的第一代新太空人类。

但是，所有梦想着向太空移民的人，不管是科学家还是科幻作家，没有人想过要静待我们相邻的行星及它们的卫星上发主自然演变，直到可以让我们搭起通向宇宙深入的最初的跳板。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人类可能始终把火星当成宇宙殖民的首选目标。在下一世纪最初的 10 年，我们就可能看到人类完成从地球到火星的最初旅程。

而且，人类对火星上可能存在生命的希望虽然数度被科学结论否定，却又被太空探险中的一些不确定的发现重新激发。比如，通过最近的火星探测飞行，又一次证明火星可能真有水存在。只不过，这些水不是在最初人类以为的火星运河中流淌，而是以固态即冰的形式储存在红色星球的极地之上。于是，美妙的想像再次复苏：火星曾经是一个鸟语花香的世界吗？从现阶段人类的认知水平而言，这是一个无法作出结论的问题。但是，人类去火星将减轻许多负载，比如水或者制造水的设备与能源。剩下的问题似乎就是，在用光以固态储存于火星上的水之前，人类能够在火星上建立起一个类似于地球的生态系统吗？

太空环境科学家甚至制订出了一个颇为详尽的绿化火星的时间表，并将这一计，划分几个阶段来逐步实现。

第一阶段，第一批地球人到达火星。他们将生活在透明的密封的圆形建筑内，只有穿上宇航服才能外出探险。他们将在不太大的范围内进行种植试验，分解火星大气层，探测火星地质状况。

第二阶段，更多人到达火星，采用一种或多种方法使火星温度上升。方法之一，是用火星轨道上的太阳反射镜，将太阳热能更多地反射到火星表面，并以此融化火星上的冰。还有一种方法是建立核能驱动的化工厂，工厂制造并向火星释放温室效应气体。如果一切顺利，能够滤掉对生物形成致命杀伤的紫外线的臭氧层将会生成。这一阶段，火星上的居住人口可能达到一万之众。当然，他们都还住在密封建筑里生活和生产。

第三阶段，二氧化碳、氮和水在火星表面主成，温度也上升到适合人类生存的标准。这时，火星上的五万居民将会看到火星的红色天空变向深蓝，带来雨水的白云升上天空，水流开始在火星上那些干涸的河道里蜿蜒，植物也将在这个星球的表面开始生长。植物用二氧化碳会制造出大量的氧气，从而改变火星的大气构成。如果生物制氧太慢，有的科学家还主张把碳酸岩和氧化铁矿床加热，使其向火星大气层释放出几百万吨的氧气。

第四阶段的到来会迟缓一些，但这一阶段一旦到来，火星

上的气温和氧气含量就会达到与地球相同的水平，更多的植物走向这个星球的每一角落，一些小型的海洋也开始生成。移民数量会以更快的数量增长。这时，火星上的人将开始谋划着向另一颗星球进发了。

不管从理论还是实践上说，真正重要而且困难重重的肯定是第一阶段。科幻作家对这第一步也作出了自己不乏科学根据的想像。弗雷德里克·波尔有一部名为《人变火星人》的长篇小说，故事中首批地球人登临火星时也是住在密封的环境里，但其中一个人在地球上的时候，就已经用电子、生物与机械技术从里到外彻底地改造过了。因此，他已经是一个无需任何适应过程，就能在地球与火星两种环境里行动自如的新人类。科幻作家为科学家提供了一种新颖而合理的思想。

关于火星上水的来源，除了其两极储存的冰之外，阿西莫夫在其发表于本世纪 50 年代的小说《火星之路》里指出，土星上有颗体积达 1.4 亿立方公里的卫星全部是水。如果把这个超大冰块运送到火星上，除了能满足所有灌溉的需要外，还能迅速改变火星的大气环境。有人想到用一枚巨大的火箭将其推进到火星，如果这在未来的技术条件下具有某种可能性的话，那么如何使其安全降落而不致造成毁灭性的灾难又成了另外一个问题。

于是，我们很容易地又回到了前面比较考验人类耐心的阶段论上。即使如此，考虑到生物圈脆弱的特性，火星上人工的主物圈的稳定性也是令人担忧的。因为在此之前，在地球上，一个小范围模拟地球生态系统的实验工程已宣告失败。

1986 年 11 月，一个名为“生物圈 2 号”的模拟生态系统工程在美国干燥的沙漠中破土动工。这是一座占地超过 1.2 万平方米，用玻璃与钢材构成的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全封闭建筑物。除了一个可供 8 个人生活与进行自足式农业生活的 2000 平方米的生活区，设计者还在其中设计了 5 个荒野区，带小山峰的热带雨林区，水下有珊瑚礁的海洋区；加利福尼亚式的沙漠区，热带草原区，以及一个佛罗里达式的沼泽区。

设计者们最初的设想是，圈内的居民和 3800 多种动植物（可能远比最初的火星殖民地物种大为丰富），能够在这个封闭的系统中靠循环方式利用其中的空气、水分与多种养分维持一种自足的生存。如果这个项目取得了成功，可以为人类早期在外星球的生活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样板。可惜的是，这个并没有火星一样的干旱与尘暴，也没有面临低重力环境等困难的自足世界，还有功能强大的外在设备帮助其维持稳定的湿度与温度的项目最后还是走向了失败。

1991 年 9 月，8 名科学家作为这个人工世界的首批居民进入封闭系统，执行为期两年的科学使命。很快，计算机就显示生物圈内大气层中的氧气含量正往下降，一年多后，氧气含量从 21% 下降到 14%，这就和生活在大山顶上差不多了，稀薄的空气使其中的居民在工作时感到力不从心。

原来是生物圈内生产区中用于粮食生产的 2000 立方米沃土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出现。沃土中富含的大量有机质，使其成了微生物的乐园，超量繁殖的微生物消耗了大量的氧气。

圈内居民还发现，在没有毁灭性自然灾害的前提下，如此肥沃的土地上种出的粮食却不够维持生计。仅仅因为光线不足和病虫害，粮食就不能达到预期的产量。

最后，该项目的负责人不得不向圈内注入氧气，这已经与最初的设想大相径庭了。据说，这一项目的主持者中，有许多人都是移民火星的狂热派，所以，这些麻烦都未向外界透露。实验仍然在困难地继续，但问题却不断发生，移入生物圈中的 25 种脊椎动物只有 6 种生存下来，大多数昆虫都灭绝了，其中包括许多像蜜蜂一类传播花粉的昆虫，这意味着许多植物也将无法结出种子。与此同时，一些生物却疯狂地繁殖：牵牛花疯长，四处布满蟑螂，形成了一场生态灾难。

1993 年 2 月，生物圈工程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全体辞职，并承认科研工作没有取得丝毫进展。1994 年 4 月，第一批居民中有两位破墙而出，因为担心恶劣的生态环境会危及生命安全。

但更多的人相信，这只是告诉人们，人类到外星安家，会面临比预想更多的困难，也许还有没有预想到的困难。但并不能因此说人类要永远在被地球大气层滋养的同时，也被牢牢地封闭。

此文开头的卡罗琳·亨森写了一首歌，正能代表大多数人对人类未来的信心，这首歌就叫《奔向群星》：

我们聚集在一起，去创造地球的未来，  
我们手挽着手，我们是再生的人类，  
宇宙敞开了大门，群星敞开了大门，  
星空中有着丰饶的土地，  
宇宙敞开了大门，未来在我们肩上  
奔向宇宙，奔向群星。

## 美国现代科幻小说之父

姚海军

提起“科幻小说之父”，我们自然而然会想起两个人。一位是法国的儒勒·凡尔纳，一位是英国的H·G·威尔斯。前者以一百多部富含科学精神和技术细节的探险故事，奠定了“技术派”科幻小说的基础；而后者则以哲学家的头脑，开“社会派”科幻小说之先河。

然而在美国，说起现代科幻小说，人们更多提到的则是这样一位美国作家：他以高超的叙述技巧，精巧的幻想构思，更具时代感的激进思想以及对美国的历史和文化的科幻化阐释，在科幻历史中独树一帜，并极大地影响了几代作家。无数读者为之倾倒，将“美国现代科幻小说之父”这一光华耀眼的桂冠，戴在了他的头上。他就是罗伯特·安森·海因莱因(Robert Anson Heinlein)。

海因莱因出生于1907年的7月7日，童年时就嗜书如命，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各样的读物，而且不分场合。

1925年，海因莱因进入安那波利斯海军学院学习，1929年，他作为一名军官到海军服役。然而，仅仅在五年后，他就被永久地留在了陆地上——因不幸染上肺病而退役。但他很快就找到了另一片更辽阔神奇的海洋，那就是科幻小说。

退役后的海因莱因生活窘迫，有天他在一家科幻杂志上看到一则短篇小说征文启事，奖金是50美元。从小就是科幻迷的海因莱因便动手写一篇小说，写完之后，他觉得它该值更多的钱，于是把它寄给了当时的一流科幻杂志《惊人故事》。主编坎贝尔当即以70美元买下了，它就是《生命线》(Life-Line)。在这篇作品中，海因莱因认为人生就是一个四维连续体，它像一条“粉红色的虫子”，从遥远的过去一直通向未来。现时的人只是这条“虫子”的某个断面，人们完全可以从这个断面推测出“虫子”的首尾，也就是人的过去与未来。与许多作家不同，海因莱因的第一篇作品便显示了他与众不同的才华。美国著名科幻研究家詹姆斯·冈恩是这样评论海因莱因的出现的：“海因莱因在32岁时找到了自己的职业，而坎贝尔则找到了杂志的明星作家。”

二战结束后，海因莱因曾有一段时间专门为青少年写作，其中最具有影响的当数《伽利略号火箭飞船》(1947)。这部作品的部分内容被1950年的电影《目标：月球》所采用，而这部电影被认为是50年代科幻电影开始繁荣的标志。

1956年，海因莱因出版的《双星》(Double Star)，首次赢得世界科幻大奖“雨果奖”。

1959年，海因莱因推出的《星船伞兵》(Starship Troopers)再次荣获“雨果奖”，但评论界对此作却褒贬不一，一些人认为它宣扬了军国主义思想。尽管如此，这部作品最近还是被改编成电影，显示了其不衰的艺术魅力。



1961年，海因莱因写成了他最出名的作品《异乡异客》（Stranger in a Strange Land）——描写一个火星移民回到地球传播火星思想的遭遇，通过崭新思想与人类固有文化的冲突，反映了人类的本质。海因莱因从对人类文明的批判开始，写到对清规戒律的挑战，最后一直写到艺术论，阐述了他对各个领域的透视。评论界认为它是海因莱因“最伟大的实验科学性著作”，“嬉皮士们的圣经”，具有爆炸性。他也为此第三次夺得了“雨果奖”。

1966年，海因莱因以其又一部力作《月亮是一个严厉的女人》（The Moon is a Harsh Mistress）第四次荣获“雨果奖”。海因莱因在他的一生中还获得过其它多种奖项。在同时代的卓有成就的作家群中，他受大众欢迎的程度一直名列前茅。

1972年，海因莱因在一场大病后写下了《时间足够你爱》（Time Enough For Love），这是一个缠绵悱恻的故事，讲述了一位2360岁老人的动人爱情经历。这部作品是他从童年时代起就开始构筑的“未采史”系列的终结，在相当程度上流露出了海因莱因内心深处的脉脉温情。

海因莱因热爱旅游，他去过世界上的许多地方，甚至包括南极。“只要是通车的地方，我们就去。”他的夫人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说。他也来过中国。

1988年，海因莱因因病逝世。他为科幻史树立了一座又一座里程碑。确实，“如果没有海因莱因，今天的科幻小说就可能是另一副模样”（詹姆斯·冈恩）。美国华盛顿特区为表彰他的杰出贡献，在他去世后，特别为他颁发了“杰出公民服务勋章”。

海因莱因连同他笔下的众多人物永远都不会从科幻迷们的脑海中消失，正如他最后一部作品的书名，他永远“航行在远离日落的地方”。

## 异 域 何宏伟

### (一)

我跨了进去，而后便觉得大脑中嗡嗡的乱响一通，开初眼前那种微微闪烁的白亮忽然间就变成了黄昏。四周长满了高大得给人以压迫感的植物，有种不应该的慌乱掠过我的心中，我不自觉地回头看了眼蓝月，她似乎没有什么不适的感受，于是我又觉得惭愧。戈尔在我身后不远处整理设备，仪器已经开始工作，当前的坐标显示我们正好处在预定区域。大约二十米开外有一团橄榄形的紫色区域，那里是我们完成任务后撤离的密码门。我始终认为这次行动是不折不扣的小题大作，从全球范围紧急调集几百名尖端人才来完成一个低级任务，这无论如何都显得过分。我看了眼手中最新式的 M-42 型激光枪，它那乌黑发亮的外壳让所有见到的人都不由得生出一丝敬畏。但一想到这样先进的武器竟会被派上宰牛刀的用途我心里就有股说不出的滑稽感。

“2号，你跟在我身后，千万不要落下。”蓝月在叫我，说实话，她的声音不是我喜欢的那种，也就是说不够温柔，尤其是当她用这种口气发布命令的时候。

“我叫林川，不叫2号，我也不想叫你1号。”我不满地看她一眼，老实讲我的语气里多少有点酸溜溜的味道。在演习时输给她的确让一向心高气傲的我有些沮丧，我本以为凭自己的力量不会遇到什么对手。

蓝月有些意外地看着我，微风把她额前的短发吹得有几分凌乱，而她那双黑白分明的眸子不知怎的竟然让我感到一丝慌张。如果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来评价的话（当然我现在是根本做不到这一点），蓝月的确可算是具有东方特质的美人儿，就连我们身上这种古里古怪的特警服到了她的身上似乎也成了今秋最流行的时装，让人很难相信她竟会是那个又黑又瘦的蓝江水教授的女儿。从基地出发的时候蓝江水特意赶来给蓝月送行，他一副猥猥琐琐的样子。在这个人才济济的全球最大的科研基地里，蓝江水是个没有出过成果的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我听说只是因为他曾经是基地的最高执行主席西麦博士的老师才勉强担任了一个次要部门的负责人。蓝江水显然对女儿的远行不甚放心，一直牵着蓝月的手依依不舍。我想他应该知道我们此去的任务是什么，别说是危险了，恐怕连小刺激也说不上。当然，做父母的心情我多少也能体谅一些。之后西麦博士开始谈笑风生地给我们第一批出发的特警交待此去应注意的一些问题，他的话不时被掌声打断。在此之前我从未这样面对面地见到过西麦博士，他看上去比平时我们在媒体上见到的西麦博士要亲切得多，言谈举止间都显现出大科学家特有的令人折服的风采。我知道西麦博士是我们时代的传奇人物，正是他

从根本上解决了全球的粮食问题，现在世界上能养活 500 亿人跟他的研究成果密不可分。像我这样的外行并不清楚那是些什么成果，但我和这个世上的所有人都知道，正是从“西麦农场”源源不断运出的产品给予了我们富足的生活，像我这种年龄的人几乎从生下来起就承受恩泽。多年以来，位于基地附近的西麦农场几乎已成为了人类心中的圣地。当然与此同时，西麦博士的声望也如日中天，他现在已经是地球联邦的副总统，不过普遍的观点是他将在下届选举中毫无疑问地当选为总统。在西麦博士讲话的时候我偶然地瞥了蓝江水一眼，发现他眉宇间的皱纹变得很深，而他的目光也有些飘忽地看着远处，仿佛那里有一些令他感到很不安的东西。但当他的目光无意中与西麦博士接触到时，那种不安的神色立即消失了，代之以一种谦恭的表情。这个场景并没有激起我的任何探究的念头，我只是个警察，对这些事情没有知道有兴趣。

这时戈尔叼着一只雪茄走了过来，他是我们这个小组里的 3 号。戈尔是令我讨厌的那种人，尽管现在世界上多数人都和他一样。好烟酒，爱吃肥肉和减肥药，不到五十岁的人居然已经有了十二个孩子，而且听说其中有三个还是特意用药物产生的三胞胎。当初分组的时候我就不太情愿跟他在一组。戈尔是我们这个小组之中体格最大的一个，背的装备也最多，就这一点还算让我对他有那么一丝好感。戈尔是我们几个人中唯一参加过真正的战争的人，那差不多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当时几个国家为了粮食以及能源之类的问题打得不可开交。有意思的是后来西麦博士出现了，一场战争在快要决出胜负的时候失去了意义。戈尔于是从军人变成了警察，他时时流露出没能成为将军的遗憾，不过我觉得他没有一点将军相。我记得从被选中参加这项任务时起，戈尔的脸上就一直罩有一团红晕，兴奋得像头猎豹，他甚至戒了酒。在这一点上我有些瞧不上他，不就是打猎嘛，何必那么紧张。西麦博士说过，我们的任务其实就是到西麦农场去消灭那些逃出了圈栏的家畜。不过说实话，我现在仍然没看出这个地方哪一点像是农场，在我看来这里树高林茂活脱脱是片林场。远处浓密的植被间不时跳出几只牛羊来，看见我们就惊慌地跑开。我叹口气，连一丝抓枪把的欲望都没有了。

“4 号 5 号 6 号以及第 5 小组在我们附近，他们暂时未发现目标。”戈尔很熟练地浏览着便携式通讯仪上的信息，他的声音突然高起来，“等等，4 号发出求援信号，他们遭到攻击。好像有什么东西……”

“我们快赶过去。”蓝月说着话已经冲出去了。我抽出激光枪紧随其后。

眼前是一片狼籍，三名队员倒在血泊中。我不用细看便已知道他们都已不治，因为那实际上是三具血糊糊的彼此粘连的骷髅。血液和肌肉以及内脏组织的碎末飞溅得满地都是，骨骼在断裂的地方白森森地支楞着。我下意识地看了眼蓝月，她正

掉头看着相反的方向，我看出她是强忍着没有当场吐出来。周围立时就安静下来了，我从未想到西麦农场安静下来的时候会这样可怕。我清楚地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空气中弥漫着强烈的死亡的气息。尽管我不愿相信，但眼前的情形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他们竟然是被——吃掉的。我检查了一下，有一位队员的激光枪曾经发射过，但现场没有任何东西曾被激光灼烧过的痕迹。

戈尔的嘴唇微微发抖，他满脸惊惧地望着四周，手里的枪把捏得紧紧的，与几分钟前已判若两人。其实我又何尝不是一样，事情的发生太过突然，从我们接到报警到赶到现场绝没有超过十分钟，但居然有种东西能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袭击并吞吃掉三名全副武装的特警战士，甚至还从容不迫地排泄掉他们的残骸。世上难道真有所谓的鬼魅？

差不多在一刹那间，我们三个人已经背靠背地紧挨在了一起，周围的风吹草动也突然变得让人心惊肉跳。我这时才发现周围的景物是那样陌生而怪异，那些植物，天啦，那都是些什么植物啊？几乎在同时，蓝月和戈尔也都转过头来，我们三人面面相觑。

良久之后还是蓝月打破了沉默，她有些艰难地笑了笑：“这果然是个农场。”

蓝月说的是对的，这的确是个农场，而我们正好就在农场的某块田地里。那些我们以为是树的植物竟然都是——玉米。

## （二）

戈尔在前面探路，他故意发出一些很大的声音，我想这是他原先就设计好的行为。因为这是猎人驱赶野兽时常用的一招。只是我不知道现在这招是否仍然管用，三名特警的死状让我甚至怀疑自己到底是猎杀者还是被猎杀者。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到七公里外的管理中心查修设备，那里是西麦农场的中枢所在。本来每隔约十来分钟西麦农场就会向外界输出一批产品，但一天前这个惯例突然中断了。也许我们心中的所有谜团都要在那里才能找到答案。行动之前我们给其他四个小组发出了通知，但一直都没有收到任何回音。当然，我们谁也不愿去深想这一点意味着什么。

蓝月一路上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她的嘴一直紧抿着，似乎还没从刚才那可怖的一幕中挣脱出来。她的这副模样让我的心中不由得生出一些软软的东西，我走上前从她肩上取下补给袋放到自己的背包里。她看我一眼，似乎想推辞，但我坚持了自己的意思。蓝月看了看前面咋咋呼呼一路吃喝的戈尔，脸上的心事显得更重了。

“别太紧张了，”我用满不在乎的口气说，“刚才我给基地发了信号，援助人员就会到了。”

“援助？”蓝月突然用一种很奇怪的声音重复了我的话，

“你真认为会有援助人员？”

我意外地看着她，“当然会有。出发时西麦博士不是说过当遇到危险时我们可以发求援信号吗？你忘了？”

蓝月深深地看我一眼，她没有答腔，而是低下头去，似乎在想什么问题。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来，仿佛下了很大决心般地说：“不会有什么援助部队的，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我大吃一惊：“你的话我不太明白，连我们在内这次只派出了五个小分队，大部分特警都在基地，怎么会派不出援兵？”

蓝月没有回答，她拿出张纸条递给我：“这是我父亲在我临出发前偷偷给我的，你看看吧。”

我接过纸条，上面的字迹很潦草，看得出是匆匆而就：“西麦农场里有古怪，万望小心从事。如遇强敌速逃，不可抵抗。”

“这是什么意思？”我问道，“科学家的话好难懂。”

“说实话我也不太明白。”蓝月若有所思地说，“也许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再加上当时时间实在太紧他才会写下这么几句莫名其妙的话。不过有一点我是可以肯定的，基地是不会派遣援兵的。”

“为什么？”

“因为基地不可能收到我们的求救信号。无线电波无法在基地和西麦农场之间穿越。”

我如堕迷雾。“可我们就在基地附近呀，要是没记错，我觉得基地和西麦农场中间好像只隔了一道墙而已。”

“可你知道这道墙之间隔着什么东西吗？这些奇怪的玉米树，还有那种在十分钟里吃掉三个人的……”蓝月语气一顿，看来她也不知该用什么词汇来描述，“你不觉得这一切太不正常了吗？”

“你是说……”

“是的，我要说的就是，这根本不是常理中的地方，”蓝月的语气越来越怪，“或者说，这根本不是我们的那个世界。”

“可这会是哪儿？”我差点要大叫起来，蓝月的话语中暗示的东西让我感到某种未知的恐惧，“我们到底在什么地方？”

戈尔突然在前面喊道，“你们快跟上来，我们到达中心了。”

### (三)

周遭安静得过分，中心的大门敞开着，安全系统显然早已失去了作用。我们径直由大门进入，里面也是死一般的寂静。我以前从来不曾见过像这样宏大的建筑，感觉上天花板的高度超过八十米高，简直就像室内大平原。很多硕大无朋的机械四处堆放着，如同一只只蛰伏的岩石，一时间看不出它们的用途。

“大家小心！”蓝月突然喊道，她手里的激光枪立即发射了。差不多在同一时刻我也发现了危险所在，在我倒地的瞬间里我手里的武器也开火了。一时间烟尘飞扬，一股焦臭的味道弥漫开来。

激战的时候时间过得很慢，等到我们重又站立时才发现我们以为的敌人其实是一种足有两米高的造型像怪兽的机械。它长有六只脚和两只手，口的部位上安有锯齿般的高压放电器。刚才我们击中了它的头部，一些散乱的集成电路块暴露了出来，显然，它是个机器人。

“快来看，”是戈尔在惊呼，我和蓝月奔上前去，然后我们立刻明白他为何惊呼了。在那个怪兽的脚爪和口齿间残留着大块的血肉组织，已经开始腐烂，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配合它那副狰狞可怖的模样真让人胆战心惊。

我倒吸一口气，转头看着蓝月。她一语不发地环顾四边，脸上写满疑虑。

“是它干的？”我喃喃地说。有关机器人失去控制进而酿成大祸的事情近年来时有发生，西麦农场的变故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准是这种东西干的。”戈尔恨恨地说，他似乎不解气，又用激光枪打掉了怪兽的一只爪子。“干嘛要造出这种武器来？”

“我还是觉得不对。”蓝月说，“你们注意到没有，这个家伙的标牌上写着‘采集者 294 型’，从名字看它不像是武器，倒像是一种农用机械。它会不会是用来捕捉牲畜的？而且你们看别的那些机械像不像收割机？”

我点头：“这样讲比较合理。可是这些东西好像都失灵了。”

“它们自身的元件都完好无损，失灵的原因肯定是中心的计算机中枢被破坏后它们再也接收不到行动指令的缘故。我们先搜索下周围，看看有没有别的线索。”蓝月很沉着地指挥着。

我们三人呈一字形排开在杂乱无章的机械群中搜寻，如同穿行在丛林中。由于电力供应中断大厅的绝大多数地方都是漆黑一团，我们的工作进行得很慢。除了偶尔传来的金属碰撞声外这里静得就像一座坟墓，我能很清楚地听见每个人的喘息声。虽然一路上的机器还是那些个样子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不知为何我的心中却渐渐生出一股异样的感觉。有几次我都忍不住停下脚步想找出这种感觉的来处，但我什么也没能发现。

差不多过了十五分钟我们才到达管理中心的计算机机房，里面所有的设备都死气沉沉的。我打开背包取出高能电池接驳到机房的电源板上，一阵乱糟糟的闪光之后机器启动了。

蓝月娴熟地操控着键盘，她的眉头紧蹙着。我的电脑水平比戈尔高一小截但比蓝月低一大截，于是我很自觉地和戈尔一起担任警戒工作。

“怎么会这样？”蓝月抬起头喃喃低语，“部分程式有被

改变过的痕迹。电脑记录的改变日期是.....917402 年的 7 月 4 日。”

“等等，你是说哪一年？”我大吃一惊地问。

蓝月急促地看我一眼说，“哦，我弄错了，对不起。”

我狐疑地看着重又低头操作键盘的蓝月，她刚才的这句话分明是在掩饰，她肯定对我隐瞒了什么。可是 917402 年又是什么意思，这个时间难道会有什么意义吗？如果有意义又意味着什么呢？我越发觉得这次的任务不简单，简直透着股邪气。看来蓝月似乎知道某些秘密的东西，她本该对我讲出来的，但她显然顾虑着什么。

戈尔在一旁很焦急地来回走动，并不时催促着蓝月。他看来已经没有了当初的雄心。不过我这时反而没有了一点轻看他的念头，我知道像他这样经过残酷战争洗礼的人都不是胆小鬼，他们并不害怕危险，但我们现在面对的却仿佛是某种超自然的东西，而这正是像戈尔这样的人的弱点。

“你能快点吗？”他大声说道，“我一分钟都不想呆下去了。”

蓝月从沉思中惊醒过来，她对戈尔说：“我正在拷贝系统瘫痪前的数据记录以便带回基地作技术分析。现在我要和林川到机房背后的区域查看，等拷贝完成后你带上磁带与我们会合。”

机房背后和中心别的地方一样也是堆满了收割机之类的机械。不知怎的，先前那种奇怪的感觉又来了。我不由得放慢了脚步。

蓝月幽幽地看我一眼，“你也感觉到了？”

我一愣：“感觉，什么感觉？”

蓝月指着那种似乎叫什么“采集者”的机械说：“你看它跟我们最初见到的那一台有什么不一样？”

我立刻就明白是什么东西一直让我感到不安了。眼前的这台“采集者”在外形上和最初的那台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但在体积上却大得多了，足有 6 米多高。我这才回想一路走来见到的“采集者”的确是越来越高，那种让我产生异样的感觉正是因为这一点。我走近这台庞然大物，它的标牌上写着“采集者 4107 型”，从型号序列上看它是比 294 型更新型的产品。我有些不解地望着蓝月，她对此却是一副仿佛有所预料的样子。我想开口问她这是怎么回事，但她那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情让我打消了这个念头。

蓝月突然停下来，她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般僵立不动了。

“怎么了？你.....”我开口问道，但我立刻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因为我也看见了那个耸入云天的东西——“采集者 27999 型”。如果说世上真有什么东西能称得上巨无霸的话我看也就是它了。相形之下“采集者 4107 型”只能算是小不点了。尽管我一再提醒自己这个足有 50 米高的大家伙其实根本

动不了，但是我仍不由自主地颤抖。按蓝月的分析它应该是一种捕捉牲畜的机械，可那会是种什么样的牲畜啊！一时间我的背上冷汗涔涔。

这时我们听到了戈尔的呼喊声，他已经拷贝完了数据。蓝月拉了一下仍在发呆的我说：“走吧，我们先返回基地再说。”

#### （四）

返程的路在我的感觉中比实际的要长得多，我想在蓝月和戈尔的心中一定也有这样的体会。有几次我们都听到一些奇怪的响声从周围的农作物丛林中传来，以至于我们三人都曾开枪射击。当然，除了在玉米树的茎干上穿出几个洞来之外没有别的任何效果。开始我们还保持着合适的速度，到后来尽管我不愿承认但我们已的确是在狂奔。就在我感到自己已经快要崩溃的时候我们终于远远地看到了那扇门。

“别忙，”蓝月阻住就要进入出口的我和戈尔，“我们应该再和另外四个组联系一下，一旦我们出去就再也和他们联系不上了。说不定他们需要帮助。”

戈尔咻咻地喘着气，他看上去是累坏了，“那就快点，这个鬼地方我一秒钟也不想呆了。”

蓝月发出了联系信号，并把重复发送时间间隔定为 30 秒。“我们等 30 分钟，看看有没有回应。”

我在蓝月的旁边坐下，默默地看着她。过了一会儿她不自在地回过头来问道：“你干嘛这样看我？”“为什么不把你知的事情告诉我们，这不公平。”我尽量使自己语气平静。

蓝月的脸上微微一红：“你在说什么，我不太明白。”

她的态度激怒了我，我有些失控地大声吼道：“你一开始就瞒着我们很多事。你根本就知道这是个什么地方，你也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你为什么不对我们讲明呢？难道我们出生入死却无权知道一点点真相？”

戈尔走过来，他无疑是站在我这一边的。我们两个人直勾勾地瞪着蓝月。

蓝月怔怔地盯着远方，似乎对我的话充耳不闻。良久之后她才轻轻地叹出一口气，说：“我并不是存心欺骗你们，从西麦农场开始运转以来从没有人进来过。我也是到了这里之后才最终明白了许多事情的。而在此之前我并不像你们认为的那样知道所有事情的前因后果。既然你们那么想知道真相，那我就把我知道的全说出来吧。反正一旦回到基地，你们马上就会想清楚是怎么回事的。这件事情的源头要从 32 年前说起，当时我父亲取得了他毕生最大的研究成果。就在那一年他发现了‘时间尺度守恒原理’。这个名字听起来复杂，其实意思很简单。根据这个原理，只要不违背守恒性原则，人们可以任意改变某个指定区间内的时间快慢程度。举例来说，人们可以使包含一定数量物质的某个区间的时间进度变为原先的两倍，与此



同时减慢包含同样数量物质的另一个区间的时间进度为原先的二分之一。”

我倒吸一口凉气：“你是说西麦农场正是一块被改变了的时区？”

“准确地说是一块被加快了的时区。”蓝月纠正道，“我们从进入西麦农场算起已经过了5个小时，可是等到我们返回基地时你们会发现时间停留在了5小时之前。送别的人群还在那里，在他们看来我们只是刚走进传送门就立刻出来了。这5小时只是对我们才有意义。就算我们在西麦农场过上几十年甚至老死在这里，对他们来说也不过是过去了一天。还记得在机房里我念出的那个‘917402年’的时间吗？对人类来说西麦农场是在二十几年前修建的，但在西麦农场里却已经春播秋收过去了九十多万年，也就是说西麦农场的时区进度是正常世界的四万多倍。西麦农场里的一年差不多只相当于正常时区里的十来分钟，所以在我们的世界里会感到西麦农场总是按这个时间间隔输出产品。你们无法体会当我见到这个时间时的那种惊心动魄的感受。正是西麦农场九十多万年的生产供给了地球上五百亿人这二十年来富足的生活。”蓝月说着话转头看着戈尔，“你好像说过，你有十二个孩子。”

戈尔一愣：“是啊，我带有他们的照片，你想不想看？”

“等等，”我打断了戈尔的话，“有一点我不太明白，既然是你父亲发现了这个原理，那为什么却是由西麦博士创建的农场？”

“这件事正是我父亲心中的一个结。当年他刚一发现这个原理便立刻意识到了它在解决人类粮食等问题上的应用前景，但几乎就在同时他意识到了另外一个问题，一个称得上可怕的问题。想想看，我们人类其实也是从低等生物逐步进化而来的，如果我们把那些暂时比人类低等的生物放进一个比我们快了许多倍的时区……”蓝月不再往下说，也许她也知道根本不用再说了，因为我们已经见到了后果。

“所以我父亲忍痛放弃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成果，对整个世界秘而不宣。但他没想到的是他最得意的学生和助手却背叛了他。”

“你是说西麦博士？”

“就是西麦，”蓝月苦笑，“他创建了与外界隔绝的西麦农场，用聚集的太阳光束作为农场的能源。老实说西麦也是少有的天才。从‘时间尺度守恒原理’到西麦农场之间其实还有不短的距离，就好比从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到核聚变发电站之间还有莫大的距离一样。等到我父亲发现时一切都来不及了，西麦已经成为了人类的英雄。我父亲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尽可能地避免他所担心的事情发生。可是这一切还是发生了。”

“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发现问题？”我有些余地地问道。

“刚开始时西麦农场的时区只是比正常时间快一倍左右，但是人类很快就不满足了，他们不断提出要过更高水平的

生活的要求，于是西麦加快了农场的速度。但是人类的欲求越来越高，以至于后来成了以需定产，人们只管对西麦农场下达产出计划，由农场的计算机自行安排时间速度，最终使得一切失去了控制。你们也看到那些机械了，它们都是农场的计算机根据需要自行设计的，单凭机械的升级换代速度你就能想像出农场里的生物进化得有多快。如果你有一种办法能站在正常的时区观察西麦农场，你将会看到怎样一幅图像呢？”

蓝月没有再往下说，她的目光有些迷离了。其实用不着她来描述，因为我想像得出那是怎样一种可怕的情景：白天黑夜飞快更替以至于天空像是灰色，人造太阳在空中飞快地划出道道连续不断的亮线。风雨雷电云来雾去等自然景观走马灯似的频繁出现永无终结。植物像是慢录快放的电影般地疯长和枯黄以至于看起来更像是动物，而那些真正的动物则如同跳蚤一样地来来去去，所有的生物都在以成千上万倍于人类的速度生长繁殖遗传变异。死亡以不可想像的速度追逐着生命同时又被新的生命追逐，造物主在这片加速了的实验室里孜孜不倦地验证着生命最大限度的可能性……

良久，谁都没有说话，我只感到阵阵头晕。蓝月描绘的情景让我不寒而栗。戈尔的情况也不比我好多少，他无力地瘫坐在地，身体仿佛虚脱了一样。

蓝月忽然看了下时间说：“30分钟已经到了，我们回基地吧。不过我们今天的谈话内容最好先保密。”

就在蓝月低头去取通讯仪的时候戈尔突然跳了起来，他的目光“钉”在了我身后。与此同时我也看到自己脚下出现了一片巨大的阴影。我马上明白发生什么事了。几乎是在本能的驱使下我立刻把蓝月扑倒在地并一同向旁边滚去，手中也已多出了一把激光枪。但戈尔先开火了，我听到了一声令人肝胆俱裂的嚎叫，就像是由千万只野兽一起发出的声音。等到我回过头去的时候却只看到一片犹自摇摆不定被践踏得狼籍不堪的玉米林，而我和蓝月刚才所在的地方留下了几道深达三尺的爪痕。

戈尔的眼睛瞪得很大，仿佛要从眼眶里掉落出来，他的两条腿都不见了，地上一片血迹斑斑。我默默地走过去把耳朵贴在他仍在蠕动的嘴唇上想听清他在说些什么。许久之后我抬起头来用手合上了戈尔那双不肯闭上的眼睛。

“他说什么？”蓝月问我，“他看到了什么？”

“他一直在重复着两个字。”我低低地说，“妖兽。”

## （五）

我有两天没有见到蓝月了，我们一回到基地就被分隔开了。然后便是无休止的情况汇报。我的头上被接上了各式各样的仪器设备以帮助我回忆那段经历，由此整理出的一切材料都只报送西麦博士本人审阅。我当然不会违背我和蓝月的约定，

谁也从我嘴里套不出我们之间的那段谈话。这些日子以来，蓝月的样子时不时地总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她的眉宇和长发，她的声音，还有她若有所思的神情。尽管我不愿承认，但是我内心中有一个快乐的小声音在执著地追问，你是不是喜欢上她了？有时候这句话甚至通过我的口突然地冒出来吓自己一跳。

今天看起来比较清静，都过了十点了还没有什么人来烦我。我当然不会让时间白白流逝，和往常一样我无论如何都要干些有意义的事情，也就是说接着想蓝月。想她现在在干嘛，吃了没有呀，吃的什么呀，还想像她如果穿上普通女孩的衣服会是什么样。如果没人打搅的话我可以这么神乎乎地想上一整天，我到现在才发现男人婆婆妈妈起来也是蛮了得的。不过今天我刚神游了几分钟就被拉回了现实，蓝月一身戎装地出现在了的面前。我唯一得出的结论就是她不是按正规渠道进来的，因为随后我便看到负责看管我的几个人全都很无奈地躺在外面房间的地板上。

“等等。”我用力挣脱蓝月拉着我一路狂奔的手，“我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跟着你逃走。”

蓝月也停下脚步，她的脸上因为奔跑而泛起红晕。“你太天真了。西麦是因为西麦农场而成为人类英雄的，难道他会让你揭露其中的隐情？你还不知道，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西麦正在筹划再建另一个农场。”

“那原先那个农场怎么办？尽管有密码门暂时把农场和我们的世界隔开，但如果那种……东西……再进化下去，密码门迟早会被突破的。现在西麦博士去创建的新的农场，几十年后岂不又和今天的西麦农场一样？”

蓝月含有深意地笑了笑：“如果西麦还是一个科学家的话，他肯定也会这么想，可是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政治家了。西麦农场是他全部的政治资本，他如果放弃就会马上一名不文。”

“那他至少应该先把西麦农场的的时间恢复正常，否则这样下去的结果太可怕了。”

“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我父亲当年就不用保守秘密了。”蓝月冷冷地说，“我们还是快走吧，车就在前面。我父亲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等我们。”

蓝江水教授比我上回见到他时又仿佛瘦了些，一见面他就握住了我的手：“听蓝月说你算是救过她一命，真谢谢你。”

蓝月飞快地看了我一眼，脸上微微一红：“谁说的，当时我自己已经发现危险了，他只是看起来像是救我一命而已。”

蓝江水正色道：“受人之恩不可忘，还不过来谢谢林先生。”

我自然连声推辞，同时把话题转到我向蓝月提的那个问题上。

蓝江水一怔，他没有立即回答我，而是点起一支烟来。我

注意到他的手有些发抖，“我年轻的时候和现在相比对许多问题的看法都很不一样，简单点说，我那时在对待科学的态度上是非常乐观的，我相信科学能最终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同时我还认为就算科学的发展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的话也只不过是暂时的，而且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这些负面问题都会由科学自身来圆满解决。可是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却再也无法这么乐观了。”

“为什么？”

“到现在我仍然认为所谓科学研究其实就是不断揭示自然的谜底。我常常在想，造物主为何要把它的谜底深深地埋藏起来？核聚变为何必须要在几百万度的高温下才能发生？微观粒子为何必须要在几十万至几千亿电子伏特的能量撞击下才向人类展现其内部结构？反物质为何要在极其苛刻的条件下才能产生？不过我现在已经想清楚了或者说我认为已经想清楚了这个问题。你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上述这些反应能在很‘常规’的条件上发生，那么在石器时代或是青铜时代的人类甚至远古的一只玩火的猿猴都可能已经把这个世界毁灭了。即便是现在又有谁敢保证人类有绝对的把握可以万无一失地操纵一切呢？”

我有点明白他的意思了，但我还是问道：“那个‘时间尺度守恒原理’也是这样的谜底之一？”

“好久没听到这个名词了，是蓝月对你讲的吧？世界上知道这一原理的人不超过十个人，而真正掌握它的核心内容的人就只有我和西麦。西麦农场里发生的事情是无法逆转的，它的时间可以继续被加快但却再也无法被减慢，而与之对应的那块时区的情形则正好相反。”蓝江水的脸上不自觉地抽搐了一下，他猛吸一口烟，氤氲的烟雾中他的脸变得模糊不清，“对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来说如果一生里都没有成果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但最痛苦的事情却不止于此。就好像一个农艺师辛勤一生才培养出新的作物品种，然而却发现它的果实虽然芬芳可口但是有毒。我当时就是那种心情。后来的事你都知道了。直至今天我有时仍然忍不住问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到底后不后悔，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在多数情况下我都发自内心地回答：不。”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蓝江水灭掉香烟说：“我想去和西麦谈谈。”

蓝月叫起来：“不行，西麦是不会回心转意的，他已经不是科学家了，他是搞政治的人。”

蓝江水笑了笑，脸上的皱纹使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得多。“要是我说在这个世界上我其实是最理解西麦的人，你们一定不会相信。”

“我当然不相信。”我大声说道，“你和他没一点相同。”

“可事实上我的确理解他。”蓝江水幽幽地说，“因为我自己知道我只是差一点点就成为了西麦。放心吧，我不会有事

的。这件事已经拖了二十几年，是必须解决的时候了。”

“那我们该做些什么？”我追问道。

“你们唯一能做也是必须去做的一件事就是——回西麦农场。”

## (六)

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在两天后居然有胆回到西麦农场。说实话我不能算是有英雄气概的人，但正如蓝江水教授所言，除此之外我们别无选择。

行前蓝江水对我和蓝月说：“西麦农场里的某种生物显然已经进化到了惊人的地步，根据上次从‘采集者’上提取的部分组织标本作的分析来看，这种生物的智慧水平已和人类不相上下，更不用说它还有着那样强大的自然力量。如果现在不把问题解决的话，那么过不了多久恐怕人类的末日就会来临。”

现在我们又置身于西麦农场了。正常时区里的两天在西麦农场相当于差不多两百年。看着四周那片我们曾在两百年前出没过的丛林地带，我的胸臆间涌起一种无法言表的感受。沧海桑田这个词在这里找到了最好的注释。由于缺乏管理，当年的农作物大部分都已消失，把土地让位给了生命力更为强大的高达数米的野草，物竞天择的原理在这片土地上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力量。

我们这次的目的很简单。蓝月对上次拷贝的系统进行了分析，证实了西麦农场的计算机是被某种智慧生物更改了程式造成系统瘫痪，很可能就是那种妖兽。仅凭这一点就足见它们已经具有了多么发达的智慧。我们这次计划修复系统以便利用西麦农场里的机械来对付那些我们至今都不知道长得什么样的可怕的东西。由于经历过惨痛的教训，这次我和蓝月的装备和防护措施要严密很多，我们甚至无法看清彼此的脸。但即便如此我的心里仍是忐忑不安，不知道蓝月的感受会不会比我好点。

到中心的这段路上虽然有过几场虚惊但总算没出什么事，我们见到了不少已经变得有点不一样了的牛羊之类的牲畜，经过两百多年的不受管理的自由生长之后它们显然应该算是野兽了。这些家伙不时急匆匆地在我们附近掠过，一副警惕性很高的样子。在任何一个生态系统里位于最高层的只会有一种生物，看来它们也不过是妖兽的美食而已。

现在蓝月已经坐在中心电脑前开始修复系统。一切都还比较顺利，太阳能电站首先开始了工作，中心的照明也紧接着恢复了。从外面不断传来机器启动的声音，大屏幕监视器上显出了西麦农场的全图，上面一个个的移动的黄色亮点表示机器都动起来了。蓝月得意地除下头盔冲我一笑，竟然美得让人头晕。

这时突然传来一阵嚎叫，正是那种让我一想起来就要发抖

的声音，蓝月的脸色也是倏地为之变。从声音判断妖兽离我们不会超过一百米。

“快，下达采集命令。”我大声喊道。

“我正在找寻命令菜单项，正在找……”蓝月急速地点击着鼠标。

大地开始剧烈地颠簸，让人几乎站立不稳。在这样的情况下电脑很容易损坏，如果在此之前不把采集命令发出去的话就来不及了。我大声催促着蓝月，由于过度的紧张，我的声音有些变调。

“我正在找，”蓝月艰难地回应，她的语气像是在哭；……找到了，我……”

一阵大的颠簸涌来，我和蓝月被掀翻在地。与此同时机房的顶盖被揭掉了，然后我们就看见了那种东西，我想那就是妖兽了。我看不出它是由哪种生物进化而来的，只看出它是六足动物，分化出两对前肢和一对后肢。其中的一对前肢肌肉发达十分粗壮，足有十一二米长，趾端生有弯钩样的利爪。而紧靠其后的另一对前肢却又纤细灵活，长不足四米，且很明显地长有应当称作“手”的五指。它的脖子有两米多长，上面支撑着一颗硕大无朋的头颅，龇开的嘴缝里露出尖利的牙齿，黏糊糊的涎水从中滴落下来，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这时候我看到了它的眼睛，在我看到它巨大的头颅时我仍不敢相信它是一种高级智慧生物，但当我看到它的眼睛时我相信了这一点。我和它对视着，我看到了它眼睛里有着藐视的意味，是那种居高临下的洞悉了对手全部心思的眼光。这是唯有智慧生物才具有的眼光。巨大的震撼之下我无法准确描述自己此时的感受，我想我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感觉就是它太强大了，在它面前我们简直弱小得可笑，就像是两只蚂蚁。我甚至没有了一丝拔枪的念头，因为我知道那不会有一点用处。

蓝月突然转身抱住了我并扯去我俩的头盔，将她的脸与我紧贴在一起，我感到她的脸上满是泪水。她的这个表明心迹的举动让我感动不已，巨大的幸福充斥了我的胸膛。一时间我几乎忘记了死神就在眼前，或者说我的眼中已经看不到死神了。不过我仍旧无法抑止地流出了眼泪，并不是因为我就要死去，而是因为我的族类将要面临的灾难。我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一个高尚的人，但我相信任何一个人处于我现在的境地时都会流出意义相同的泪水。相对于整个物种而言，个体生命的命运其实是微不足道的。这时候妖兽缓缓举起了它的第一对前肢，然后以无法用语言形容的速度向我们劈了下来。风声凄厉。

但奇迹出现了，一台“采集者 4107 型”冲了过来，看来蓝月在最后的时刻点中了命令，它显然不是妖兽的对手，只两三个回合就变成了一堆废铁。不过这点时间已经足以让我和蓝月脱离险境了。我们一路飞奔，四周到处传来阵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嚎叫。

西麦农场变成了战场和屠场，这是无生命的“采集者”和

有生命的妖兽之间的战争。机器的爆炸声和妖兽的嚎叫声交织在一起，火光与血光纠缠在一起。妖兽张开巨口撕扯着“采集者”的合金身躯，如同撕扯着一张薄纸。除了“采集者 27999 型”外它显然没有任何对手。

“采者 27999 型”的轰鸣声让人除此之外几乎听不到任何别的声音。而当它的锯齿间突然拉出一道蓝白色的弧光时，天空中就会响起让大地也颤栗不已的一声霹雳，与之同时传来的血肉被烧焦的气味会令人恨不得把胆汁也吐个干净。相形之下采集者比妖兽要残酷得多，因为它是一种收获并加工肉类食品的机器。每当一只妖兽被击倒后，采集者就会启动整套加工程序，将妖兽的尸体开膛剖肚剔骨剜肉，那种血肉横飞的场面让人一见之下如同置身阿鼻地狱。

我和蓝月一路奔跑着朝密码门的方向逃去，随身带的与中心无线联网的便携式电脑不断显示着这场战争进行的状况。代表采集者的黄色亮点和代表妖兽的红色亮点都在急速地减少着。我焦急地关注着力量对比的变化。有几次采集者明显占据了优势，但很快又被超出。我在心里为采集者加油。我不敢想像如果采集者输掉了这场战争的话会是什么样的结果，我也不敢想像那些嗜血的妖兽又会怎样对待我们的世界。红色的亮点逐渐占据了优势，黄色的亮点一个个地熄灭，我的心向着深渊沉落。最后，有六个红色的亮点留了下来，那是六只妖兽。

我无意识地回头看着蓝月，她的眸子一片死灰。我有些歇斯底里地说：“它们都是雄性，要不就都是雌性。一定是这样的，一定是的。上帝会保佑人类的，上帝会的。”我无法自制地重复着这几句话，就像在念着一种维系着唯一希望的咒语。

蓝月苦笑道：“妖兽也有它们自己的上帝。六只妖兽全为同一性别的几率实在太小，但愿我们能活着逃出去报信，除了原子武器恐怕没有什么能消灭它们了。”

我绝望地摇头：“可是，如果使用核武器的话，就算能消灭妖兽，人类的大部分甚至于全部都会因为持续几年的核冬天而死去。”

蓝月沉默了半晌。“那我还是和你一样请求上帝吧，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蓝月作了个祈祷的姿势。这时她突然叫起来，“看哪！红点不见了！”

果然是的，这怎么可能？难道上帝真的听见了人类的呻吟，因而用他仁慈的力量拯救了我们的世界？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蓝月惊喜地说，“这六只妖兽刚才都已经受了重伤，只不过暂时未死罢了，害得我们虚惊一场。”

我站在山坡上有些后怕地环视着四处，仍不敢相信我们居然完成了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空气中的血腥味正在消散，黄昏的原野上拂过阵阵清风，人造太阳正朝着地平线上连绵的草浪里滑落，那些无害的小兽们出没其间。我仿佛第一次意识西麦农场也具有一个普通农场一样的田园风光。想到我和

蓝月即将离开这里永不再来心中居然有些不舍。我转头望着蓝月，她也同我一样眺望着四周，目光中若有所思。

“你在想什么？”我低声问道，“是你父亲的事？”

蓝月没有回答我，她转过身去，“走吧，回我们的世界去，感谢上帝，这个地方我们再也不用来了。”

不久以后我便发现蓝月和我都错了，西麦农场其实是一个幽灵，从一开始它就用它无比强大的力量给我们织了一张密密的网，我们生生世世都无法逃脱了。

## （七）

我们在西麦农场的这场十多个小时的历险只不过是正常世界里的一秒钟，这样的反差总让人感觉是在做梦。当然，如果梦中总是有蓝月的话我倒是无所谓要不要醒来。想到这一点时我不禁朝蓝月咧嘴一笑，却发现她的眼光里也闪现着同样的意思——这就是所谓的心有灵犀吧，我喜欢这样的感觉。

“我们去哪儿？”我问蓝月，这段时间以来我已经习惯了由她拿主意。

“去找西麦。”蓝月似乎早有安排，她的语气中有隐隐的担心，“不知道我父亲和他谈得怎么样了。”

西麦在基地里的官邸戒备森严，我和蓝月这样优秀的特警也费了不小的劲才潜入进去。幸好只要过了门口的几关之后里边也就没有什么障碍了——有谁愿意像在牢笼里一样地生活呢？

“快过来。”是蓝月的声音。我飞奔过去，在会客室的角落里我看到了倒在血泊中的蓝江水和西麦。蓝江水的手中拿着一只老式的枪，显然他是在射杀了西麦之后自杀的。

在蓝月连声的呼唤之后，蓝江水的眼睛缓缓睁开，他嗫嚅着问道：“他死了吗？”

我过去查看西麦的情况，他的瞳孔已经散大，使得平时里充满睿智的眼睛看上去有些怕人。然后我又退回来对蓝江水说：“他死了。”

一丝很复杂的表情在蓝江水脸上浮现出来，他足足沉默了有一分多钟。但他最后还是露出高兴的神色说道：“这就好，这个世界上掌握‘时间尺度守恒原理’的两个人终于都要死了。我本来只是想劝他放弃重建西麦农场的念头，可是他不同意，我没有办法只好这样做。我了解西麦，他并不是一个坏人，在整个这件事情里他并没有多少错。要说有错也只是因为他顺从了人类的需求。实际上在我所有的学生里他是最让我得意的一个。西麦只小我五岁，更多的时候我都只当他是我的助手而不是学生。”蓝江水说着话伸出手去拽住西麦已经冰凉的手，有些痛惜地摩挲着，“现在我们俩一同死去倒也是不错的归宿，也许在九泉之下我们还能续上师生的缘分，还能……在一起做实验。”



蓝月痛哭出声：“你不会死的，我们想办法救你。”

蓝江水的目光渐渐涣散了。“我自少年时便许身科学以求造福人类，没想到我这辈子对人类最后的馈赠竟是亲手毁去自己的成果。其实我到现在也不敢肯定自己做对了没有，我只能说我也许避免了更大的浩劫发生。没有了西麦农场，地球上的五百亿人会在几个月里以最悲惨的方式死去大半，面对他们我的灵魂看来是永远都得不到安宁了……”

蓝江水的声音越来越低，终至渺不可闻，两滴浑浊的泪水自他苍老的眼角缓缓滑下，最后融入了脚下这片他深爱的曾经掩埋过无数像他一样的汲汲无名者的土地。

死者已矣。

只有几天的时间我便意识到蓝江水临死前所预见的是一副多么可怕的情景。储备的食物很快告急，这个星球上自从人类诞生以来最可怕的饥荒开始了。五百亿张嘴大张着，就像是无数个黑洞。政府下令大规模地退耕还田，但这对大多数人来说肯定是来不及了。养尊处优的人们在灾难到来时尤其脆弱，大规模的死亡场面就要出现了。过不了多久这颗星球的每个角落都将堆满人类的尸体。那是一种何等可怖的场面啊。不过我毫不怀疑我和蓝月能挺过这场灾难，因为我们是训练有素的特警，生存能力远胜于常人。随着人口的减少，粮食的压力将得到逐渐缓解。只要熬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一切都会好转的。我和蓝月在这个饥饿的星球上四处逃亡，脱避着政府的通缉。

“我快要疯了。”蓝月痛苦地伏在我的肩头，由于营养不良和精神上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她瘦了许多，“这一切真是我父亲造成的吗？”

我安慰地拍着她的背：“这不是他的错。这是人类向自然界过度索取所必然付出的代价。人们对自然界的索取自古开始就没有停止过，而到了创建西麦农场这一步更是在向自然界的未来索取。如果原本没有西麦农场，世界上根本就不会有这么多人。现在死于饥荒和将来死于妖兽是两枚滋味相同的苦果，人类必须咽下其中的一枚”

说到这儿我突然愣住了，我朝远方大张着嘴但却说不出话。蓝月用了很大劲才让我回过神来，她快吓哭了。

“你怎么啦？”蓝月有些害怕地抚着我的脸。

我艰难地笑了笑：“我想起一件事。看来才过了十来天我们又旧地重游了。”

## （八）

一千年过去了，西麦农场里一片蛮荒景象。“采集者”不锈的身躯依然伟岸地耸立天宇，妖兽的残骸都已荡然无存，而当年埋骨于此的队友们却依稀音容宛在。想到差不多一千两百年前我和蓝月在这片诡异的土地上由相识而相知，以及一千年前那场惨烈绝伦的决定人类命运的大战役，我不禁有种恍如隔

世的感觉。我甚至怀疑那些都只是一场梦中的场景，但此刻掌中所握的蓝月的纤纤小手又肯定地告诉我这一切都是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是的，我们又回来了，而且这一次我们将不再离去。我和蓝月正在写一封信，再过一会儿等我们将这封信通过密码门发出去之后，我们将永久性地毁掉这个唯一的出口。在这封信里我们把关于西麦农场的任何事情都向世人作了说明，而蓝江水和西麦这两位天才之间的是非恩怨恐怕也只能任由世人去评说了。

……我们并不清楚会有多少人能看到这封信，更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能理解我们的行为。今天我们回到西麦农场其实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妖兽虽然不存在了，但这只是暂时的。在一个比人类世界的时间快了四万多倍的时区里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按照严肃的进化观点，现在在西麦农场里的这些无害的动物甚至植物中最终肯定会产生出比人类高级得多的生物，人类将永远不会是它们的对手。不要让我相信不同智慧生物之间和睦相处的神话，就算可能也不过是其中高一级生物的施舍罢了，就好比我们人类也为别的生物建造国家公园一样。而最大的可能性却是西麦农场里的这些生物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冲出西麦农场，给人类带来真正的灭顶之灾。如果那一天成为现实，先父蓝江水先生的灵魂将永堕地狱不得超生。

所以我们决定回到西麦农场，最起码我们现在还是西麦农场里最高级的生物。我们将活在这个时区里，同这里所有的生物按同样的节拍进化。如果不出现大的意外，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将继续或者说一直保持进化上的优势（但愿我们的这种乐观估计是正确的）。凭借这种优势我们就能为人类守护西麦农场这块脱缰的土地。透过仍未关闭的密码门看出去，我们多灾多难的家园是那样的美丽，让人留恋万分，想到就要与之永别我们不禁潸然泪下。现在我们最想问的一句话就是：这一切到底为何要发生？难道人类对自然的索求真的是永无止境？

也许过不了多久（相对于你们的时间感来说），我们这一族将进化成某种和人类大相径庭的生物，甚至于当有朝一日相逢时你们根本就认不出我们曾经是人（谁知道造物主会怎样安排呢），但是请相信，我们的心是永远和人类一起跳动的。而且我们要把这颗心代代传给我们的后人，要让他们和我们一样永记自己的根。

林川 蓝月

绝笔于西麦农场

时历 918653 年 12 月 7 日

## 来自太平洋的海鸥

[前苏联]米哈依尔·格列什诺夫 著

李志民 译

我的明友、作家廖尼德·瓦谢纽克，从太平洋海岸给我带来两只海鸥，两只黑头大个、红里透青的瓦灰色海鸥。

“给你。”廖尼德边递鸟笼边说。

“你是怎么想到的？”我欣喜若狂。

“拿着吧！”他重复着，比划了一个手势，仿佛在我面前划出了海洋的远景。

廖尼德是个浪漫主义者。我俩从学生时代就很浪漫。我们几乎读遍了所有关于海洋，关于旅游，关于著名探险家、旅行家的书。为得到一本历险小说，我们可以翻遍伙伴们的书柜和藏书室。搜寻本身对我们来说也犹如一种历险。如果找到一本杰克·伦敦的《北极探险》、茹利·韦诺的《冰怪》，我们就会把自己想像成探宝者，不顾一切地搜遍克隆犬，自己动手制作雪橇、套具……战争很快使我们长大成人，我们15岁就参加了军。战后，我们回来，又碰到一起。上了大学，然后各人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各奔东西。廖尼德当了作家。我当了农艺师，种植小麦，还首次种植成功库班水稻。有一段时间我们失去了联系，后来又联系上了。我找到了一篇短篇小说《请君尝鲸心》，这类小说只有廖尼德才写得出来。我才看了几行就情不自禁地发出“你好，廖尼德”的问候声。

我给他写了封信。他虽然成了大名人，但一点不拿架子，马上给我回信。我们便开始了经常不断的通信。

“你到库里尔来吧！”他总是邀约我。

“可我只是种稻子的人呀。”我也总是这样回答。

“有啥关系！”廖尼德反驳说，“这里照样找得到适合你干的工作。”

库里尔也好，南极也好，克隆犬也好，现在对我来说都一样了。童年已经消失到地平线之外去了，探险猎奇也不过留在书本上。生活平平淡淡：每天在所长办公室开个短会，到河岸田间地头转一转；每月拿一次工资……如此而已。父传的房子也住惯了，每一颗钉，每一个角都数得出来。两个儿子像向日葵一样成长起来，并且老是从电视、杂志上摘取一些我们小时候未曾见到的事物，提出一些新的、预想不到的问题来为难我：“爸爸，你知道‘黑洞’吗？”

“‘白洞’有没有？”……

“你来吗？”廖尼德再三问我，而我一直下不了决心。

这不，廖尼德反倒来了，从千里之外的千岛群岛——库里尔来了，还带来了两只鸟。老友相见，有说不完的话要谈：谈生活，谈书，谈打算……日复一日，不觉已到分手的时日了。

清晨，从河上飘来一丝丝湿润清凉、带葱味的清风。海鸥似乎已经感觉出老主人廖尼德即将离去，冲着他大叫。

“奇怪的鸟，”他在笼旁停下来，“你还记得普希金笔下的鹰吗？‘它用目光和叫声向我呼唤，它想说……’”廖尼德诵了半句就停住了，“我也养着几只鸟……”他顿了顿又继续说，“神秘，它们的迁徙真神秘。它们之间的关系，它们对人的态度……总之，你自己去留心观察吧。如果有啥问题……”

说着他已跨出院门，坐进车里去了。

“你还记得迷人的信鸽吗？在它脚上捆个条子，它就把信息带走了。还有一种假说：鸟能传递印象思念。不错，的确是这样的……你不要这样看着我！跨越很长的路程，远距离传递……”廖尼德笑了起来，握住我的手，“常来信……”

廖尼德住我家时讲的话很多，临别时讲的也不少，这最后几句话我也没特别留意。他引用普希金的诗句究竟想说明什么？“我也养着几只鸟”，这又意味着什么？是关在笼里养，还是让它在海边飞翔？我都没去进一步推敲。我主要的感受就是，朋友已经离去，留给我的就这两只鸟。

海鸥被囚禁在笼里自然不会舒心。但是我想让它们习惯一段时间后，再把它们放到库班河上空去。

鸟笼吊挂在凉台天花板下。凉台上放有一张桌子和一张床，夏天我就睡在这里。凉台较小的那一面镶着玻璃，较大的那一面敞开着，临着一条河。凉台颇具南方风格，阳光充足。早晨，有一小段时间，河面反射的光会照到凉台上，照到鸟身上来。鸟对这种反光常报以长鸣，我感到，这长鸣声里有着它们对自由的渴求。于是我常对鸟说：“你们再忍耐一些日子吧，我会放你们的。”

每天我亲自从库班河带鲜鱼来喂它们。

“吃吧！”我把鱼投进笼里。鸟儿贪婪地吞食着，从小碗里吸水喝，圆圆的瞳孔里映出我的脸庞，似乎在说：“放了我们吧。”

我允诺了，但一天又一天地把自己的诺言往后推。让它们飞走吗？我怎么舍得和这两只美丽可爱的鸟儿分别呢！

我常和鸟儿说话，就像和人说话似的。我问它们，自我感觉如何，在想些什么；还问海洋的情况，问自由的滋味。也许，它们能理解我？

但有一点我从不怀疑：鸟儿在期盼海风，期盼自由翱翔。它们有时甚至会展开翅膀上下拍打。

现在看来，在那个使我的命运发生转折的事件之后，我始终弄不清，在鸟儿和我这个水稻专家之间究竟存在着一种什么共同的东西。这东西肯定存在，事件的过程，事件开始的环境可以作证。

床放在凉台一角，鸟笼在床对面。无论我醒得迟早，鸟都在我眼前，也许，它们在注意观察我是怎样入睡和醒来的。它们夜里老是动，睡得并不安稳。

渐渐地，我的梦也开始变得不平静了。

起初，我还没有发现，谁在成年时代会关注梦的含意呢？

某件事物在眼前掠过，某种意识在脑海里一时闪现，只要你醒来，摇摇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后来我才留意起来，每当我入梦时，我就会听到一种声音。那声音有节奏，连续不断。究竟怎么回事？也许是我太累了吧？可我以前再累，却没有听到过这种“呜—呜嘿—嘿！呜—呜嘿—嘿”的声音。现在甚至在白天，一个人沉思的时候，也会听到这种“呜—呜嘿—嘿”的声音。

这声音似有某种熟悉的东西，但又捉摸不出。我开始细听，仿佛立于田间细听。刚要记起什么，马上又变成“呜—呜嘿—嘿”之音！真不可思议，而正因为一切不可思议，才使我心绪不宁。我开始用手掌捂住耳朵，甚至用棉花塞住耳朵，可声音却有增无减。

我已经什么都不能思考，不能阅读了。

“你怎么啦？”妻子问，“生病啦？”

我能对她说什么呢？

……蓦地，我明白了，这是海浪的声音啊！一种簌簌声、哗哗声参合着撞击声，是海水和石头相撞发出的那种碰击声……

解释终于找到了，我顿时平静下来，但是疑窦也马上接踵而至：海浪从何而来？须知，我们家离最近的海，也有100公里之遥啊！而且海浪在我耳里回响，就如一颗巨大的心脏在频频跳动一般。

声音刚落，我眼前就现出了海洋。即使躺着，也毫无睡意。在个把钟头的休息时间里会是什么梦呢？你微微闭下眼来，大海就会出现，而且出现得很怪。好像我是从上往下看着它，是在海岸上方飘游似的。海浪涌向岩石，水花四溅，闪闪发光。我在飘游着，飞着，迎面扑来阵阵海风。景象是如此现实，犹如我是在白天见到似的。我没有睁眼，因为我不愿放过大海。我举手摸了摸墙：我是在家里，墙就在我身旁！就是说，我做梦了。但这梦是双重的：我既在家里，又在海洋上空；我手摸着凉台的墙，又飞行在海面上……我头脑十分清醒，对这种双重性感到恐惧，因为白日做梦是迷人的，但同时也是吓人的。

晚上，也是同样的梦景：海浪。过去我常到黑海去，在索契海滩度假。但现在看到的海却是另一番景象。

就这样夜复一夜地重复着。有时景象也会有所改变：海岸离去，下面是浪涛，前方是地平线。浪潮渐息，听到的，只有渐缓的浪峰上水花飞溅的簌簌声。

又变了：地平线倾斜一边，阳光刺目，我紧闭眼皮，而当我睁开眼时，看到的竟是一艘船……

我猛然从床上坐起来。这也许把鸟给惊醒了，它们在笼子里乱动，时而还叫上一两声，使我心里发颤。我眼前又浮现出大海，我多么向往的大海。

早晨我去上班。第二天一切如常，但是对大海的思念仍留存心中，日趋加深，渐至成了我自身的一部分。是一种强烈的

思念，也是警钟。担心什么呢？为什么无法实现的愿望竟把我的心撕成了碎片呢？这一切常使我当着所长的面，从田间，从晚间会议上匆匆赶回家里，可到了家里也一样不得安宁。我想见大海。

想见，我似乎就见到了：海岸、浪潮、轮船和一晃而过的鱼。海鸥的呐喊声很近，就在耳朵上方。醒来之后，我总是竭力在想：海鸥是在我的梦境里呐喊呢，还是在现实的笼子里呐喊。

我跟鸟儿经常长时间地谈话。

“爸爸，你这是怎么啦？”小儿子鲍利加问。

我把他抱起来，面对着鸟：“你想要这样的翅膀吗？”

“当然想。”孩子说着，把手伸向笼子。

我制止了他，我不容许任何人侵扰鸟。

“把它们放了吧。”鲍利加哀求道。

“我会放的。”

鲍利加又问：“它们的老家在哪里？远吗？”

“你晚上睡前到这儿来，我讲给你听。”

晚上鲍利加来了，而且在我之先早早就上了床。

“你累了吗？”我挨他身旁躺下。

“我做了个梦。”孩子答。

“你也睡不着。”我笑了起来。

“反正我看见了。”

“看见了什么？”

“大海。”

“大海？”

“蓝蓝的、波涛滚滚的大海。”

透过窗外射来的半明半暗的光，我发现，孩子躺着，双目紧闭，脸上露出一一种似乎想捕捉什么东西的专注表情。

“为什么你的脸会这样？”我问。

“别妨碍我！”鲍利加悄悄说。

“妨碍你什么？”我也同样悄悄地问。

“捉鱼呗。”

我默默地看着儿子。

“捉到了。”鲍利加突然把手指捏拢大声叫起来，同时睁开眼往手上看，“咦，它到哪里去了呢？”

“什么东西？”

“鱼呗！”

我又笑起来。鲍利加则说：“海洋不见了……可我正想上那儿去的。”

孩子的话里的确有某种可信的东西，绝不是幻想。我要求道：“你从头到尾说给我听听。”

“我躺着，”鲍利加开始说，“等你好久了，都不见来。我的眼皮开始打架了，起先我尽力坚持着，甚至用手指把眼皮掰开。可后来，我好像觉得听到了声音，我便仔细地听起来，

竟忘了睁眼。这时我就看到了大海，很近，我就在它上方飞行。波浪滚滚，一切就像电影里一样，白色的浪峰、水花。噢，我……爸爸，我现在又看到了大海。等等，”鲍利加用手掌蒙住眼睛，“这样会更好一些。大海又来了，仍是那样的……”

正像鲍利加说的那样，我眼前也出现了大海。

“水花在飞溅！”

是水花飞溅。

“先前那时候，我看到了一条鱼，便伸手去捉。”鲍利加继续说着。

鱼群像一把把闪光的刀子在水里掠过。

“瞧，就是它们！”

鱼群连续不断地游过。

“哦，真多！数都数不清！”鲍利加举起手，扳着指头，“数不清哪，爸爸……”

海水在我们两人的眼里翻腾，一条鱼又出现了，鲍利加猛地伸出双手。

“没抓到！”他遗憾地说，但马上又叫起来，“轮船！”

一艘轮船正劈波斩浪驶来，发亮的船舷上印着白色醒目的大字。

“什么字？什么字？”鲍利加小声问。

“鄂霍次克。”

“你看清了吗？”

“看清了。”

鲍利加转身面向我，我也睁开了眼。

“鄂霍次克，”鲍利加说，“字写得好大哟！”

笼子里，被我们惊动的鸟不安起来。

尽管鲍利加又用手蒙住眼睛，期待着续梦，但大海再也没有出现。轮船使他感到惊奇，我也如此，但更奇怪的还是，两个没睡着的人怎么会同时做同样的一个梦呢。

鲍利加已完全清醒。

“为什么，”他问，“我们两个都梦见鄂霍次克号轮船呢？爸爸，你一定还看到船上的水手和船长了。好大的船啊！”孩子又惊叫起来，“它乘风破浪，乘风破浪！有如电影……爸爸，如果这艘船真的存在，那会是什么问题呢？还有水手、船长？这是在哪一个海域，是在我们的海域，还是在外国的海域？”

我默不作声，也正为孩子的这一连串问题所困扰。

“是在哪个海域？”鲍利加紧紧追问。不过一分钟，他就提出了新的问题：“在船上，你还看到过什么？一条鱼吗？完全活生生的鱼！我已经把它抓住了，爸爸，可手里却什么也没有！”

鲍利加把张开的手指在眼前晃了晃。

“一个活生生的梦。”孩子总结似的说，“梦里的一切都是活生生的……我明天再来，好吗？也许我们还会看到的……”

我把孩子打发去睡了，可我自己直到天亮都没有睡着。

梦，如果是梦，那它已使我不得安宁，而且这是儿子和我两人同时做的梦。这样的梦，我已经做了整整一个夏季。原因何在呢？

鲍利加开始每晚都上我这儿来，每一次我们都见到了大海。我们以此度日，乐此不疲。每天白昼刚至，我们就盼着夜晚的降临。白天啊，好长，好长……

不知不觉我开始恋家了，上班时我总想回家，简直忍受不了。鲍利加也不再像往常那样总爱往河边跑，而是老守着我，不肯离开。

“爸爸，怎么会这样呢？”他常问，“往后还会怎样呢？”  
家里充满了期待和谈话。

“看到鲸鱼了吗，爸爸？”

妻子最终说话了：“你们爷俩悄悄地嘀咕些啥？你这老东西，为了回家，居然开始逃避起工作来了。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

她没有看到主要的，而且也不想看。大儿子没在家，旅游去了。我们的梦会给他产生什么印象呢？如果他也……简直不敢多想！

“你们都疯了！”妻子骂道，“没事干，还是怎么啦？”  
骂也无济于事。梦每天晚上都缠着我们。

也许，这是一种暗示？谁给的呢？从哪儿来的呢？

“鄂霍次克，”我反复念叨着，“鄂霍次克……”

我常忆起廖尼德那次到来。鄂霍次克海、千岛群岛……也许，我想念他了吧？也许，他讲述的故事在暗示我去追求浪漫？够了，廖尼德和我都已50挨边了，还讲什么罗曼蒂克？当然，我管不了廖尼德，他把一切抛开，投身海上……但是我要对自己负责。无论伦敦，还是世界其它名城都不会像我的收割计划那样拴得住我的心。

笼里鸟儿在使劲地拍打着翅膀，拖长声音鸣叫。也许，这一切都是因鸟而起的吧？

我走近鸟儿：“你们伤心了吧？”

鸟儿用迷人的眼光注视着我的眼睛。

它们的瞳孔里映出大海和太阳，还有一种隐隐的呼喊：我们要自由飞翔！哦，它们是在对我叫喊：“我们要飞翔！”海水从它们眼里流到我的眼里……撞击着岩石，轮船正朝我驶来……

我立刻跑到邮局，给廖尼德发了封电报：“你们那里有没有鄂霍次克号这样一艘船？”

过了4天，我收到了回电：“有鄂霍次克号船。详情请待来信。”

不久，信果然来了。

“你大概不是无缘无故地询问起轮船吧？”廖尼德从伊士鲁朴岛（属千岛群岛）写道，“你们产生了探险的愿望了吧？”



是海鸥唤醒的愿望吧？……我深信，你我纵然相隔数千里，但一切尽在鸟心中。”

“我多少还算得上一个幻想家，这一点想必你是清楚的。”廖尼德继续写道，“我有一个假说：鸟是会传递印象的。这我曾给你讲过，还记得吧，就是在我们临别之际说的。或许，它们做不到随时都能传递，也做不到给所有的人传递。因为要传递，必须要等兴致达到‘高潮’的时候才行。你我所思一致，所感一致。我也养着几只海鸥，也关在笼里。你我的海鸥同出一窝，这是为了试验。我站在它们面前，心里想念着你的鸟和你本人。我的海鸥向往着飞翔和大海，它们把愿望和思念传递给你的鸟，通过你的鸟再传递给你。我的假说现在终于得到了验证。

“还有一些问题。鸟在大雾里是怎样找到迁徙之路和海岸的？在上千个同样的鸟巢中它们又是怎样找到自己出生之巢呢？它们是怎样教会幼鸟在海上认准鱼后，第一次俯冲就抓获猎物的？鸟在孵卵的时候想些什么？会不会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胚胎？所有这一切都是极其有趣的。又如，你怎么会看到鄂霍次克号的？船的样子是电视传给你的吗？这都应当认真真加以考虑。这里会不会是一种如像水母能预感暴风雨的自然现象呢？我的这种假说，是受到什么启示而提出的？是普希金的诗：‘囚徒与鹰——通过鹰的瞳孔，囚徒看到了的白雪皑皑的山、蔚蓝碧透的大海。’”

廖尼德的信是这样结束的：“请原谅，我用你做了这次试验。因为在这方面，只有你才能帮助我。我把你算作共同的发现者。”

在最后几行里他还写道：“你来吧。我们这里已经规划建立水稻种植试验站，很需要专家。我已全力举荐你，你可不能拒绝啊！”

现在是8月份，正忙收割。去与不去，我老拿不定主意。咋办呢？家庭、工作怎么处理？我坐立不安。梦一直缠着我不放。

鲍利加更是一步不离地追问：“我们去吗？”

我总朝他挥挥手：“这与你何干？”

“爸——爸……”

得给廖尼德一个答复。继来信之后，他又打来一封电报：“专家的职位已经留好了，你就同意了吧。”

大儿子维亚切斯拉夫旅游结束回来了。我把全家人召集在桌旁：“我们去吗？”

鲍利加鼓掌同意，维亚切斯拉夫也很赞成。而妻子却说：“那房子怎么办？我们已经住惯的小天地怎么办……”

还是麻烦：男的赞成，女的反对。

我尽力说服妻子，廖尼德还在千岛群岛等着呢。

最后，我回电给他：“风萧萧兮，海蓝蓝——生命归海洋……”

廖尼德完全懂得这句古老海盗之歌的歌词含意。

8月的最后一天，我们把鸟笼的门大大打开。

“飞吧！”

鸟儿一拥而出。我们全家人久久仰首伫立，目送着这两只自由的海鸥。

霞光初放。海鸥在屋顶上空盘旋了几圈，便朝东飞去。

“这是命运的安排吧！”妻子叹了口气。

10月份我交完了工作，卖了祖传的房屋，把家什杂物装进集装箱，给全家人订购了出海的船票……

## 鱼 母

李冠新

那天清晨，天还蒙蒙亮，我就到离寨子不远的孔雀湖去。丰沛的湖水漫过山垭，沿着一级一级石坎淌下去，灌进山下的河道，就形成了流沙河的发源地。陡峭的山坡垂挂了一道宽约二三十米的大瀑布，是个天然淋浴场。太阳刚刚擦亮湖面，天色尚早，我见四周没人，就脱光了衣服顺着石坎钻进瀑布，让激流给我按摩。

清凉的湖水冲击着周身百穴，使我困意顿消，浑身舒爽。突然，我看见山下被瀑布冲出来的那片清澈的水潭里，有一条黑色的影子在晃动。定神一瞧，哈，原来是一条大鱼在水潭游弋，乌黑的背鳍像面黑色的旗帜，在绿水间飘舞——黑鲩，没错，就是黑鲩。

我是来这里旅游的。刚到时就听当地人介绍说，每年的四五月间，都有一种名叫黑鲩的大鱼从澜沧江下游溯江而上，游进流沙河，一直游到终点——孔雀湖来产卵。鱼卵在温暖的孔雀湖孵化出来后，生活七八个月，长到比巴掌大一点时，便顺着瀑布冲进流沙河，游进澜沧江去。

我兴奋极了，赶紧跑出石坎，到树林边折了根手腕粗的树枝，又扯了一根手指粗的藤子，准备捉住眼前这条鱼。

大鱼仿佛并不知道眼前的危险，仍欢快地摆动尾巴，游进瀑布。一个打挺，跃上一层石坎，然后平躺在石面上，在瀑布的浇淋下，翕动着嘴鳃，大口大口喘息着。

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黑鲩，鱼身足足有一米半长，少说也有几十斤。肚子呈青蓝色，鼓鼓胀胀的，毫无疑问，里面塞满了鱼子；一般的黑鲩嘴唇不长胡须，它却嘴唇两侧各有一根一寸长的胡须，一看就知道，是一条有相当资历的大鱼，堪称鱼母。

十来米高的山坡，被瀑布冲刷出七八道石坎，像层层梯田。我站在最高的那层石坎，静静地等候着鱼母的光临。

鱼母喘息了一阵，又一个打挺，跃到更高一层石坎，就像爬楼梯似的层层登高。

刚开始时，它每跃一层就躺在石板上喘息两三分钟，积蓄了力量以后，再接着往上一层石坎跃。跃到第四层石坎以后，它明显气力不支了，间歇的时间越来越长，躺在石板上大口大口地喘息，往往要五六分钟后才能缓过劲来。

我知道，它已精疲力竭了。

它从遥远的澜沧江下游游到这里，千里大洄游。途中极少吃东西，也从不休息，顶风破浪，昼夜兼程，逆流而上，既要提防野猪、狗熊这样的陆上猛兽来捕捉，又要躲避渔网和钓钩的暗算，一路艰难险阻，早已身心疲惫，心力交瘁；鱼儿没有腿，也没有翅膀，若在深水里，还可凭借水的弹性，利用潮流和浪头的推力跳跃起来。而现在躺在石板上，身上只盖了一层

薄薄的水，再加上瀑布的水流不断地冲击，对鱼儿来说，其跳跃的难度，好比人在沼泽地里跳高，任你蚂蚱似的使劲蹦跳，也最多能跳出平时的一半成绩。再说，鱼母又腆着胀鼓鼓的肚子，负重登高，更是难上加难。

一坎，一坎，又一坎……终于，鱼母跳到我站立的那层石坎上了。我提着棍子，悄悄地站到它的面前，瀑布正罩在它身上，飞溅起大朵水花，它望着我，眼光冷冷的，像是被冰雪渍过。

我咬着牙，憋了一口气，扬起手中的棍子，瞄准它的后脑勺，铆足了劲儿，一棍子就劈了下去。鱼母可真是条老奸巨滑的鱼，在我的棍子砸下去的刹那间，鱼头和鱼尾向上翘起，变成月牙形，然后又突然首尾耷落，如紧绷的弹簧猛地放松，整条鱼便以极快的速度弹射出去。我打了个空，啪，棍子砸在了石头上，我的虎口震得发麻，手里的棍子断成了两重，一个踉跄，差点儿从石坎上摔下去。

我连忙站稳身子，只见它在我面前的石板上像皮球似地弹了弹，被湍急的瀑布一冲，随着水流一起冲了下去，就像人走楼梯走到最上一阶时不小心一脚踩滑，轰隆隆滚下去一样。我看见，鱼母从石坎上一级一级往下跌，直跌得水花飞溅，呼呼有声，最后滚回了那个大水潭，沉入水底，过了一会儿它又漂上来，翻着鱼肚，像根黑鹅毛似的在漩涡里打转。

我想，它很快就会游走的，因为它死里逃主，又目睹了手持木棍的我，知道死神正在山垭等着它，它当然要逃走的。可就在这时，让我目瞪口呆的事发生了：鱼母重新缓缓游进瀑布，一摆尾，又开始往上跳，这回跳得十分艰难，往往要跳好几次才能跳上一层石坎，而每次跳跃失败，都会重重地摔在石坎上，传来叭的一声闷响。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它终于又跳到我站立的那层石坎了。我看见它的尾巴砸碎了，长长的背鳍也折断了，背部的鳞片也被粗砺的石头挂得七零八落，露出皱纹很深的鱼皮。它静静地躺在我面前，鱼尾、鱼背、鱼嘴、鱼鳃、鱼眼里都朝外渗着血丝，整个身体差不多被血涂红了，它已不是黑鲩，而变成了红鱼。更令我吃惊的是尽管鱼母身体伤痕累累，可是它那圆溜溜、胀鼓鼓的肚皮却完好无损，连皮都没有擦破，看来，它十分注意保护自己蕴藏生命的肚皮。它的嘴缓慢沉重地翕动着，两只微微鼓出来的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我，我总觉得那两道被血丝过滤过的眼光有着某种暗示与期待。

像是鬼使神差似的，我竟然狠下心来，再次举起木棍，重重地击在它的脑壳上，它的后脑勺立时被砸得凹进去一个很深的洞。可它却纹丝不动，只是嘴巴停止了翕动。我有点纳闷，觉得鱼母的表现很反常，它几秒钟前还从下面那层石坎跳上来的，就算力气耗尽，但受到致命的打击后，总该挣扎几下吧？我无法想像一条这么大的鱼母，生命之火会像吹熄蜡烛一样，一口气就熄灭了。要不是它的脑壳碎了，我真要怀疑它是在装

死。

白得来一条几十斤重的大鱼毕竟是高兴的事，于是我就不再多想，从腰上解下绳子，从洞开的鱼嘴塞进去，又从它的鳃帮里穿出来，打上结，吃力地拖起来。

昨天，我还了解到当地有个奇特的风俗：凡是在产卵期捕到大肚子黑鲩的，打死后，都定要抬到孔雀湖边，把鱼尾泡进水里，说是满足这些大鱼的愿望，让它们把肚子里的卵产进湖里去。不止有一个老乡告诉我，如果不做这个仪式，这些千里迢迢从澜沧江下游前来产卵的大鱼死也不会瞑目，你即使把它切成段，放进油锅里炸，它也会在锅里蹦跶，把油锅掀翻。我才不相信有这样的事呢。何况，我从小就喜爱吃鱼子，鱼子放在油锅里一炸，喷喷香，真是第一美食。这鱼母肚子鼓得那么大，少说也能挖出满满两海碗鱼子来，我才不会那么傻，把到手的鱼子扔进孔雀湖去呢！

我吃力地拖着鱼母，翻上石坎，沿着宽宽的湖堤走了一截，到了岔路口，准备拐弯离开孔雀湖回寨子去。突然，我觉得手里的绳子增加了分量，沉得拖也拖不动了。我回头一看，哦，是湖边的一根树枝缠住了鱼头，我刚想返身把树枝拉开，可刚刚弯下腰来，却发现是鱼母的嘴咬住了树枝！这不可能！鱼母的脑浆都被我打出来了，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分明是一条死鱼。死鱼还会咬东西吗？肯定是这根树枝无意中插进了鱼嘴。我用力拔，奇怪的是，怎么也无法把树枝从紧闭的鱼嘴里拔出来。我站在湖堤上，搔着头皮，皱着眉头，想不通是怎么回事。

就在这时，令我这辈子无法忘怀的事发生了，我只觉得攥在手中的绳子猛烈地颤抖了一下，眼前耀起一团黑光，随即湖面激起了一片水花，呵，是鱼母跳进了湖里！它的动作快如闪电，可它的嘴还紧紧地咬着湖边那根树枝，头枕湖岸，半个身子浸泡在水里。接着，从它尾部的生殖腔里，喷射出一片金黄的鱼子，碧水间飘起一条长长的黄绸带，不，更像是一道金色的虹，一端连接着死亡，一端连接着新生；色彩鲜艳的鱼子绵绵不绝地喷涌而出，缓缓地沉进绿色的水草间……

终于，鱼母胀鼓鼓的肚皮瘪了下去，尾部的那道金虹也消逝了，它嘴里的那根树枝也徐徐地退了回来……

我的眼眶顿时湿润了。

默比乌斯带的故事  
[美]威廉·黑利特·顾普森 著  
孙维梓 编译

寄自 新几内亚岛  
荷兰迪亚市  
1945年7月21日 星期六  
送美军亚历山大·布茨少校  
澳大利亚 蒙果摩日岛

亲爱的布茨：

澳大利亚的史密斯将军告诉我，您已随同澳军去了蒙果摩日岛，进行用大型降落伞空投推土拖拉机的试验。

我很乐意通知您：美军方面派出的狄克逊和赫博尔特上尉（过去他俩都是蚯蚓拖拉机公司的安全工程师）将在下周二，即7月24日到达蒙果摩日港。他们是搭乘小型护卫舰去各地检查蚯蚓公司产品并提出关于减少事故的建议的，还携带一台60马力的蚯蚓牌拖拉机作为示范，装备了所有最新的安全设施。

作为我们公司的前业务主任，您肯定对此事感到兴趣。我希望您能会见他们，并为您能给予他们的种种支持致以衷心的感谢。

美国蚯蚓拖拉机公司总裁  
您真诚的朋友 吉尔伯特·亨德森

寄自 蒙果摩日岛  
第334野战医院  
1945年7月23日 星期一

亲爱的亨德森：

您的信来得太好了，因为我们处于绝望之中。

昨天我和澳大利亚同事来到基地，准备试验从重型轰炸机上用大型降落伞抛落五吨重的拖拉机。当时得到一个十万紧急的消息：要火速让拖拉机去离蒙果摩日港20英里的一全偏僻山谷开辟简易机场。有30名澳大利亚士兵在附近洞穴清理阵地时受了重伤，正躺在野战医院待运，但他们不能经受崎岖山路颠簸之苦，所以必须空运。

我们决定让轰炸机直飞那里，拖拉机投下去。拖拉机手文图里及特杜上士都跟着跳伞，我也随之而下。

可惜这次试验不太成功，除了我在树杈中脱身时扭伤脚踝外，更糟糕的是那台拖拉机的降落伞吊索断裂了，它偏离目标掉进沼泽地，只能用拖拉机才能再拖出来。

我目前躺在野战医院通过电报求援：这里别无拖拉机，空军基地也再没有大型降落伞可供使用，能运送拖拉机的大型飞

机又无法在这个港口的小机场上降落。如果用船运送伤员起码得花两周，时间拖延太久。美丽的护士长恳求我想办法，可我真无计可施。

上天保佑，傍晚竟收到了您的航空信！它用轻型飞机送到港口，又由吉普穿越山区才送到这里来。亨德森，我高兴得忘形高呼：一台拖拉机将在明天到达港口啦！医生、护士以及所有神志还算清醒的伤员心头的阴霾全都一扫而光。

明天早上，我要绑上绷带撑着拐杖，乘吉普去港口，文图里与沃特杜与我同行。我们带回拖拉机以便从沼泽中拖出那一台，尽快清理出可供使用的临时机场。

衷心感谢您带来的喜讯，天从人愿！

亚历山大·布茨

寄自 蒙果摩日港

1945年7月24日 星期二

亲爱的亨德森：

再次写信是因为这里又出现了新的灾难！您简直想像不到真会有这种事情。我今天下午到达港口和狄克逊上尉碰了头，他负责领导赫博尔特上尉和拖拉机手。但无论我怎么请求，这恶劣透顶的新任上尉硬是不同意我们使用他的拖拉机。

出于无奈，我只好耍了点诡计。下面我把前后经过告诉您，希望得到谅解。

我是在营地遇到这位讨厌的狄克逊和他乏味的助手赫博尔特的。那里有个抽水站，负责把溪水汲到山腰水槽以供应营地的需要。这个狄克逊实在令人作呕，他既自负又妄自尊大，而且还蠢得可以。

他丝毫不理会我的请求，只一味吹嘘他的工作如何如何重要，意外事故将如何如何影响到抗日战争的胜利……

我彬彬有礼地说：“狄克逊先生，这里有批身负重伤的澳大利亚士兵……”

他唯一的答复却是把我拖去参观抽水站，详细介绍他在安全方面的种种设想。他让我看了安装在机房里的蚯蚓牌内燃发动机，以及在另一间泵房里的水泵，两座房子相距30英尺，中间由四英寸宽的皮带传动。机房里的皮带及皮带轮都有防护罩，两个建筑物之间的传动皮带在长长的木匣中运行，只有泵房里的皮带及皮带轮没有任何防护，皮带从一个墙洞进来又从另一个墙洞送出。

“这很糟糕，”狄克逊上尉说，“光线也十分昏暗。机器出厂时肯定是有防护罩的，大概在给水泵加油时被卸掉了，我只好采取某些补救措施。”

“对不起，”我说，“受伤的澳大利亚士兵们急待……”

“明天一大早，”狄克逊说，“我要把皮带漆成醒目的警告性红色。”

这时抽水站的下士插口问：“这会使皮带打滑吗？”

“我只漆皮带的外侧，万一内侧被溅上漆斑，我也会清除干净的。”

“好，”那下士说，“水槽里的水很多，明天不需抽水，所以我在后天再来。我为你们留点油漆清除剂以防万一。”

“我自会小心从事。”狄克逊傲慢地说，“希望你们能懂得油漆的重要性：对比强烈的色彩能有效起到警示作用，防止事故发生。”

“我相信这一点，”我说，“现在无论如何得告诉您为什么我们急需拖拉机啦。”

我扼要地向他讲述伤兵的情况，不料这笨蛋一心只考虑他个人，我的苦口婆心完全付诸东流。

“如果我把拖拉机借出，他干涩地说，“那我们就得在这里浪费好多天了。这里只有这台水泵才是蚯蚓公司的产品，我还得尽快继续完成自己的任务，战区里有上千台蚯蚓公司的产品需要进行安全检查和维护哪！”

我软磨硬缠，滔滔不绝，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或旁敲侧击，或声泪俱下，连恐吓全都算上，可他始终固执己见。最后我不得已亮出军衔，但他明白我并无权指挥他。

他只扔下一句话：“赫博尔特和我今晚在舰上过夜，明天一早来油漆皮带，不到中午我们就将驶往下一个需要访问的港口。”

于是他带着赫博尔特扬长而去。

碰了钉子以后，我先去找当地的澳军指挥官，不料他出差去了，别人谁也没有权力去干预一个美国上尉的独立行动。我又想打电报给更高一级的指挥官或您，可惜当地的发报机偏偏出了故障。

我走投无路，撑着拐杖一瘸一拐回到住处冥思苦想：拖拉机就在护卫舰上，也许我能在这两个混蛋去油漆皮带时，向舰长谎称借用把它弄下船来。不过油漆时间不长，我实在没有充分时间运走拖拉机。

有什么办法能拖住他们呢？我想皮带是从泵房墙上的两个洞口里进出的，要卸下来就得弄断它，但这样做太麻烦。他们很可能让一人慢慢转动发动机，把皮带送给另一位，而后者则在泵房里油漆。狄克逊说过他只漆外侧而不漆内侧……

这个纯粹的灵感，刹那间犹如电光一闪——我想出主意啦！

我喊上文图里和沃特杜中士，把他们领到无人居住的抽水站。我们拆断皮带，把一端扭转半圈，重新仔细接好，把皮带改成为鼎鼎大名的默比乌斯带，它将在明天发挥作用！

犹在梦中的狄克逊将有场好戏可演了，他的计划肯定将化为泡影。皮带会把他缠住，我们有足够时间远走高飞。

现在我在住地给您写信，通过飞机您将在明天中午前收到。请您火速去找史密斯将军，让他下令狄克逊同意我使用拖



拉机。尽管我能骗到手，但只有命令才能使这蠢才不去夺回，我就怕那时任务尚未完成。

如果您能抓紧，明晚命令就能传到，我想时间还来得及。我脚伤未好，只能留下来“照顾照顾”这两个可笑的小丑。文图里和沃特杜将去开辟机场，英勇的澳大利亚士兵即将得救。

您的亚历山大·布茨

寄自 新几内亚岛

荷兰迪亚市

1945年7月25日 星期三

亲爱的布茨：

您的信收到了，我同意您的决断：抢救士兵当然比狄克逊上尉的任务更为重要。史密斯将军也有同感，他的命令已送往狄克逊处，拖拉机将听候您的调遣。

不过，我多少还有点担心，您所说的那个默比乌斯带——不管它是个什么玩艺——我看可能靠不住。传动皮带是个极为简单的机械，数学怎么能改变它呢？如果有人想只漆一面而不漆另一面的话，他为何做不到这一点？

也许您由于受伤而不知所云，也许由于精神压力太大，我建议您尽快彻底地休息一番。

您忠诚的朋友吉尔伯特·亨德森

寄自 蒙果摩日港

1945年7月28日 星期六

亲爱的亨德森：

您的信送到了蒙果摩日港口医院，因为我星期三在不省人事的状态下被抬进这里。这里又出了意外事故，我只得按照您的嘱咐好好地休息了，我还要感谢您促成了那条下达给狄克逊的军令。

不过您来信中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说明您并不了解什么是默比乌斯带，建议您自己做个模型一试。先准备条纸带，平平地放在桌上，拎起纸条的两端合在一起。这就是一个纸环并具有内侧面与外侧面，和抽水站的皮带非常类似。现在再把它的两端分开，把其中一端转上半圈并粘上另一端，这就和我在皮带上所做的手脚一样了。它显著的特征是：尽管每一段都有正反两面，然而从整体上看却只有一个侧面，也只有一条边缘。如果您从带子中间把它剪成两条细条，还能出现其它趣事，这也请您自己一试。重要的是：皮带的外侧将一直延伸到内侧，所以狄克逊在油漆外侧时，必然会把内侧也一起漆了，它们是合二为一的，我在这里画了一张示意图。默比乌斯是位德国数学家及天文学家，也是拓扑学的开拓者，死后人们才从他手稿中发现到这种单侧曲面。

结果一切不出我之所料。星期三一早，文图里、沃特杜和

我躲在码头附近，直到狄克逊和赫博尔特离船上岸朝半英里之远的抽水站走去时，我们才去了舰上。我大大咧咧地说我的部下奉命来取拖拉机，他们毫不怀疑我这个美国少校，甚至还派人帮着把机器卸上岸。这至少得花一个小时，于是我留下他们二人负责，自己撑着拐杖从容不迫地往抽水站走去。

果不其然，我在泵房里看到狄克逊正站在皮带轮旁，把皮带的上表面漆成红色。他一漆好手边的一段，就大声招呼机房里的赫博尔特摇动曲柄，把另一段皮带送过来。

“早上好。”我说。

“好。”他生硬地回答，“如果您还是为了拖拉机而来，那根本没门。”

“不，”我说，“我只是歇歇脚。喂！您别把油漆溅到皮带内侧去呀。”

“我肯定会当心的。”

“如果您弄脏了，希望您还记得自己曾答应过要清除的诺言。”

“我当然记得。”

我瘸行出去朝码头方向张望：那台拖拉机还没运走。我又走回进来，发现狄克逊干得相当利索。

“咦？”他说，“我已漆过了皮带接缝，怎么这里又有了一个接头？”

“或许这根皮带是由两到三段接成的，”我若无其事地说，“当然会出现两三个接缝。”

“或许吧。”他又挥舞起漆刷。

过一会儿我又出去张望，码头上已不见拖拉机的踪影。油漆工作还在进行——狄克逊时不时发出信号，让赫博尔特从那边把皮带送来。这时漆过的皮带重新出现，狄克逊喜滋滋地欣赏自己的成果。

我急忙撑着拐杖上前高喊：“糟啦！您把内侧也弄上漆了！”

“这不可能，我才不会这么蠢呢！”

“那么请您自己看看！”

狄克逊在昏暗中弯身用手去蹭皮带的内侧面，结果发现沾满红色，他十分诧异：“我一直小心翼翼，连一小滴漆都没敢洒出，怎么这里面似乎全是油漆呢！”

我说：“恐怕内侧都被涂上油漆啦！”

“嗨，赫博尔特！”狄克逊唤道，“继续摇动皮带，一直到我通知停下为上。”

皮带慢慢移动，我在一旁守候。它接连转了好几圈，可以绝对肯定整个内侧都被漆上美丽而厚厚的一层红色。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狄克逊惊呼。

“您太大意了，”我幸灾乐祸，“只顾漆啊漆啊，根本不管在干什么。”

“我决不会这么糊涂，”他恼怒万分，“一定有人捣鬼，

该不是你吧？”

“这怎么可能呢？我连皮带旁边都没去过。”

“也许您在我油漆之前就偷偷漆上了。”

“请看，皮带两面颜色相同，油漆未干。别想把责任推给别人嘛……”

“我不会推诿责任！不过我的确没有漆过皮带的内侧。”

“是您漆的，除非赫博尔特搞恶作剧。”

“您这话的意思是……”

“也许他又带来一罐油漆，是吧？您在漆外侧，他就在那边漆内侧，只是想开玩笑。”

“他妈的，这混蛋！”狄克逊冲向那边，我紧赶慢赶才在他破口大骂时到场。

“你得负责！”他暴跳如雷，“干吗你也要在这边漆皮带？”

赫博尔特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怎么可能呢？这里的皮带整个都被防护网罩住，我根本没碰到过它一点点。”

狄克逊细看防护网，它被螺栓固定得死死的，任何一颗都没动过。

狄克逊阴郁地让助手跟他去了泵房，我落在后面，心中乐开了花。他俩在泵房稀里糊涂地仔细检查两面被漆过的皮带。

“油漆清除剂，”我提醒说，

“刚好就放在这个角落。”

“好吧，”狄克逊叹口气，“赫博尔特你还是回机房去，我招呼你时就摇动曲柄。记住，这次可不能闹着玩。”

赫博尔特过去了，狄克逊开始从皮带内侧擦去油漆。但是清洗剂只适用于软化硬结的油漆，在这里它反而使未干的油漆更加潮湿。狄克逊到处寻找抹布和棉纱，把旁边的一桶汽油也搬过来，一屁股坐在地上，专心一意地擦洗和抹干皮带的内侧，只是在赫博尔特转动皮带时才歇上一会。

当这可怜的家伙埋头苦干时，我在外面转悠，焦急地朝码头方向张望。后来我看见了那台拖拉机在朝山区方向行驶，估计还得有半小时才能进入一片树林，消失在视野外。如果狄克逊发现它，就有可能纠集人马去夺回来。

我又返进泵房，发现狄克逊干得实在太快了。最早被洗干净的那段皮带已经通过另一端并重新绕回显露在皮带轮的上外侧。蒙在鼓里的狄克逊还坐在地上苦干，他的头低着，所以没发现这件事。但他听到我的脚步声就回过身说：“我记得在什么书上说过，用喷灯清除油漆是最快的办法。”

“不错，但是喷灯只适用于在钢结构上清除油漆，而且要有严格的防火措施。您不能在这上面乱用，会把皮带烧坏的。”

“我会当心的，”他说，“我得试试。”

他站起身，压根没朝皮带上侧瞧上一眼，就收起抹布、棉纱团和汽油桶。他走向工作台给喷灯打气后旋开阀门并点上火。

“您千万别这么干，”我说，“皮带已经浸透了汽油。”

“您军衔是比我高，少校，”他冷冷地说，“不过在这方面您不见得比我内行。”

他拿起喷灯走向水泵，但突然停步，手指皮带惊奇地说：“看哪！”他的声音显得衰弱无力。

“又出什么事啦？”我满心愉悦地问。

他欲言又止：“那皮带外侧的油漆也消失了……”

“果然如此！”我故意大惊小怪，“这又是怎么发生的？”

“我……不清楚，”狄克逊一头雾水，“我一定得查个明白！”他大声咆哮，“赫博尔特！马上到这里来！”

半分钟后赫博尔特过来了，他问：“您还需要什么吗？”

“不错，我要知道你究竟在那边乱搞了什么名堂？”

“什么？”

“是你又把皮带外侧的油漆也擦掉啦？”

“我一直在摇动曲柄，您想让我也过来擦漆吗？”

“当然不是，不过有人已经把外侧的油漆也擦掉了。”

赫博尔特望了一眼：“果真如此！这是什么意思？我以为您只打算把内侧擦干净的，为什么要把外侧也擦掉呢？”

这时狄克逊的怒气已一发不可收拾。

“我没碰过外侧！不过有人是这么干了，我正想查清到底是谁呢！”

“那好，反正不是我。”

“你还敢否认吗？”

“当然要否认！我看不出你为什么老要跟我过不去。先是我漆了内侧，现在又指责我擦了外侧。我看这全都是你自己干的！”

“赫博尔特中尉，如果你不合作，我自有办法。我可以回船带点可靠的警卫在两边加强监督。”

“噢，我可不赞成这么干，”我插口说。

“这有什么不妥？”狄克逊追问。

我其实是怕他回到船上发现拖拉机已被借走，更怕当时拖拉机还没走远，可我不能说出实情，所以我尽可能温柔地说：“如果要我说，这事十分简单，不过是您有点心不在焉罢了，狄克逊上尉。想想也真够滑稽的：漆外侧时您糊里糊涂把内侧添了；然后清洗内侧时，您又莫名其妙地把外侧也洗掉了。下一步，您该好好用清洗剂去洗洗脑袋，或许还应该把您裤子里面也擦擦干净吧。”

不幸的是，我这种温柔的答复丝毫没能减轻对方的愤怒。

狄克逊脸色发青，简直无法形容他当时的愤怒。

“狗娘养的，你存心捣乱！”他大吼一声向我逼近两步，准备用喷灯揍我脑袋，不过他在挥舞中失手使喷灯飞出，摔在那桶汽油上，顿时轰的一声烈焰横飞。唯一的出口霎时间变得大火熊熊，浓烟蔽空。

我们三人退缩到房间最里面，刺鼻的油烟黑雾充斥全室，

抹布和棉纱团统统烧个精光。我们紧贴地面躲避黑烟，后来又藏在一大堆盒子后面，可依然无法透气，一味地呛咳……呛咳……

我醒来时人在医院，已过去了整整三天。当时人们赶来扑灭了大火，房子、水泵甚至皮带都被保住了。而狄克逊、赫博尔特和我全部昏迷，现在只剩我还留在医院继续治疗脚伤。

文图里和沃特杜已把另一台拖拉机拖出沼泽，清出了一块简易机场，总共只花了两天。伤员已乘轻型飞机并在这里换乘大型水上飞机送往澳大利亚。文图里和沃特杜也把拖拉机还给了狄克逊，野战医院的护士长刚才还在我肩头洒下她那感激的泪水。

您万万不会想到，那顽固不化的狄克逊还想回去完成他那不可能完成的油漆活！不过，负责港口的澳军上校刚好回来碰上那场火灾，他命令狄克逊两人立即开路。他说：“这些四全工程师最好还是回家抱孩子，呆在这里，而且是战争时期，实在是太危险啦！”

您的朋友 亚历山大

注：新几内亚岛：位于澳大利亚的北面，岛分东西两部，西部属于印度尼西亚，东部属澳大利亚托管。

蒙果摩日岛，应为澳大利亚的一个小岛。

草草

## 海的礼物

郁葭苇

出海已经八十三天了，他们还一无所获，船员们开始怀疑此次出航是否明智。巴克利船长激励大家说，现在正是最需要耐心与毅力的时候，关于退却的想法最好抛得远远的。我们这些天的努力如果就这样白白付之东流，那真是最大的悲哀。不管最终结果怎样，我保证每个人都会得到应有的报酬，谁也不会后悔来这一趟。

尽管巴克利船长做好了失败的准备，但他并不希望由于船员的浮躁情绪影响行动的进展，使失败本身归结到人为因素上。他找到随船的牧师，恳切地说：“柯万牧师，这关头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你关于信仰的指引了，如果没有你，我们恐怕迟早会像无人放牧的羊群一样偏离道路。”

柯万牧师冷冷答道：“可你们早就迷途了，愿上帝宽恕你们。我已向你们指明正确的道路，但你们刚愎自用，将自己放在世界主宰的位置上。不过你放心，我不会背弃耶稣基督的慈爱，轻易放弃自己的职责，不论你们如何偏向歧途，我都会与你们同在，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巴克利船长听到这样的回答依然很平静，他早就清楚柯万牧师的态度，从他请牧师随船出航的那一刻起他就准备好听任牧师的责难。巴克利船长并不认为自己是个“不合格”的基督徒，相反他自信颇为虔诚，他需要天主的教诲就像这海里的鱼需要海水，至于牧师完全可以拥有自己的观点，正如他本人一直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决定一样。《圣经》上就说世间万物皆为人而造，交由人去享用与管理，那么如今他所做的一切就没有违背上帝的意愿。巴克利船长微笑着向牧师点点头：“谢谢你，牧师，你真是宽宏大量。”

牧师望望天空中掠过的探测飞行器问道：“那东西还要跟着我们吗？”

“哦，不，”巴克利船长答道，“应该说是我们跟着它。真遗憾你不喜欢这么漂亮的天使，不过看来它的能力还是很有有限的，我的资金也不允许我对它投入更多，我想明天我们就再也见不到它了。今后我们的‘塞纳’号可得靠它自己孤单单地去碰运气了，愿上帝保佑我们一路顺风。”说完巴克利离开牧师，向忙碌着的船员们走去。

柯万牧师仰望着天空，仿佛觉得云层后面隐藏着一场不祥的风暴，他隐隐感到一丝不安。海风吹来，他不禁打了个寒战，他紧了紧衣襟低着头满怀忧虑地走回自己的卧舱。

它在深海里无拘无束地畅游着，对于这个宽广深邃的世界它早已没有了陌生感，其实它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比起它的故乡来，这片海洋简直是个天堂。它从一出生就感到死亡像影子一样紧跟着它，要不是终于脱离那片被污染得不宜于生存的苦海，它肯定会落得像别的生物一样灭亡的命运。它只记得他们

捉住了它，却不知道自己怎么被送到了这个地方，它有好一段时间失去了知觉，却不清楚那究竟有多久。它也不知道自己的同伴如今在哪儿，或许也被送到了别的什么类似天堂的地方吧。幸而它现在离成熟期还早得很，所以并不感到特别孤单。在这里有许许多多它以前根本无法想像的奇怪的生物，它对它们的兴趣丝毫不因日益熟悉而减弱，只可惜它们的智能太低，它没法与它们交流，不过在这样一个没有危险的地方过着这种悠闲自在的生活，它觉得很满足。

“塞纳”号已经进入商船和渔船绝少光顾的海域好些天了，船员们还是没有任何哪怕一点点激动人心的发现。这天晚餐的时候，巴克利船长的朋友赫德森也不得不对自己的亲密朋友产生了怀疑：“亲爱的巴克利，你是否真能肯定确实存在这么一个生物？”

“绝对肯定，”巴克利放下餐刀，两眼放光地瞪着赫德森，“难道我还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吗？那天我在望远镜中看到的的就是那种美妙绝伦的生物，虽然距离很远，而且它只出现了一小会儿，但我敢肯定那就是它。我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稀奇美丽的动物，绝不可能弄错！”

“也许只是幻觉？阳光强烈的时候海面上会出现大片反光。”赫德森微微一笑。

“我航行了二十多年，以来没有产生过幻觉。什么是海市蜃楼我能分辨出来，更别提什么水面反光了。老朋友，我对自己的观测能力绝对肯定。”

“不过我们倒的确没有掌握任何确凿的证据，仅仅停留在传说的基础上。”海洋生物学家阿克顿慢条斯理地说，“虽然有好些人都声称见过这种动物，但证据呢，至今只有一张模糊的照片。这倒让我想起历史上有名的尼斯湖水怪传说，后来证明那不过是场闹剧罢了。”

“你是说我也在撒谎吗？”巴克利船长面露不快。

“哦，不，我不过是想开个玩笑活跃一下气氛而已。”阿克顿耸耸肩，摊开两手，“恰恰相反，我坚信所有人看到的都是同一个真实的动物，要不然我也不会参加这次胜数不大的冒险活动了。”

“这就值得你们花费那么大的代价来碰运气吗？”柯万牧师不失时机，嘲讽地问道。

“这是场赌博，亲爱的牧师。”巴克利接口道，“赌博有输有赢，我们也许会输得很惨，但万一运气不坏我们得到的可就是暴利，你不知道好些个组织私下为这精灵开出了多大价码！”

“魔鬼的引诱总是很动人的。”柯万牧师冷冷地作出结论。

“可别这么说，”巴克利申辩道，“在我看来我们所做的和一般的渔猎没什么不同，容易捕到的鱼价格贱，稀有的货色要价高，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有需要就得有人来供应，我们所

做的不过如此而已。”

“但是据说这种动物从未有过记载，”柯万牧师把脸转向阿克顿，“它的来历值得探讨，至少可以肯定它是一种非常罕见且随时有可能灭绝的生物，不应该被当作一般商品随随便便地贩卖。”

阿克顿点点头：“牧师，你说得没错。我们正是着眼于对这生物对我们都有利来考虑的，我们可以对它提供保护并进行研究，尽量寻找促进这种生物生存繁衍的办法。”

“保护？”柯万牧师愤怒地质问，“就用你们的炸弹和铁钩？哦，算了吧，你们会要它的命的！”

“别担心，”巴克利语调依然平静，“我们准备的不过是神经控制炸弹罢了，仅仅会使它受点轻伤，主要还是让它失去抵抗力。对它这么庞大的体形，神经控制炸弹和铁钩就如同不小心扎进身体的毛刺一样，没有大的妨碍，我们捕鲸时不也没威胁到鲸的性命吗？”

“鲸可不同，首先它不是仅有一头，万一下手重了也不会对整个种群的生存造成太大危害，另外我们对鲸的习性早就有了充分的了解，而我们对这种罕见的生物却几乎一无所知，怎么能肯定不会对它造成巨大的伤害？并且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它的防卫能力也许超过我们的想像，结果反而是我们要为自己的骄傲付出代价。”

“牧师，我很佩服你考虑问题的严密性，”阿克顿微笑着说，“不过就我们的经验和常识来判断，这样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也许你是正确的，”牧师反驳道，“但无论如何这终究是一场冒险——不管是对这生物还是对我们而言，并且在我们的游戏中这生物显然处于不公平的地位，毕竟我们是有备而来的挑衅者。”

“哦，别把我们说成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巴克利船长哈哈大笑起来，“情况还没那么糟吧？”

柯万牧师放下餐具，缓缓说：“就谈到这里吧。我想我是用完了，很抱歉，我先出去呼吸点新鲜空气。”

牧师走到甲板上，心里还为刚才的辩论久久不能平静。看着整个浑然一体的墨蓝深邃的世界，他感到冥冥中似乎有种玄妙的东西像风一样捉摸不定。星光在夜空中格外明亮，仿佛永恒的真理昭然袒现。世界原本就如此和谐，人又何必这么焦躁而充满征服的欲望呢？牧师沉思着。许多时候人们的忙碌不过是在补救，那即表明天成的和谐已被打破了，然而这又是谁造成的呢？更多的时候人们是在索取，在试图控制，控制一切，永不满足，而结果往往是破坏性甚至毁灭性的，似乎那种膨胀于内心的支配万物的欲望令人们丧失了与万物和谐相处的能力。人已经将自己从世界的和谐中隔离出来，并且竭力去向那幸存的部分宣战，人竟因此时时以胜利者自居，将自己对世界的补救当作仁慈与恩惠。牧师在心中长叹，万能的主啊，有多



少人真正倾听了你的箴言呢，他们只记得你的话语却不愿费心去思量其中的深意，他们一意孤行，从不肯摆脱征服者的地位站到那“被征服者”的立场去看待他们自身。如果天主你能恩准，就让我成为一面镜子去照亮他们的灵魂吧……

在这样的夜里，它的生活是很平静的，其实它更喜欢在惊涛骇浪中颠簸，那让它感受到乐趣。所以尽管它不常游上海面，但一旦有大风浪它就会去享受“冲浪”的畅快，不过这并不是说在平静的海底它就过得很乏味。它喜欢那数不清的千姿百态的生物，它们虽不能与它交流，却也不失为有趣的伙伴。比如在此刻，它静静躺着一动不动，那些美丽的鱼儿就会被它遍体的银光吸引而来，它们钻进它轻柔的膜翼之间，在那些变幻不定的曲折缝隙中穿行，许许多多的鱼触得它浑身轻轻发痒，这种感觉让它觉得愉悦。而一旦它晃动身体，这些顽皮的小玩意儿就蜂拥而逃，那场面真是壮观不已。有时兴起，它会追着一些大鱼游出很远，甚至会恶作剧地用膜翼抱住鱼将它们掀翻个个儿。当它重新躺下，那些鱼又会聚到它身边，它觉得它们真是傻得可爱。尽管它身上的光可以吸引鱼儿靠近，但它并不凭此捕食，它的脑电波可以形成强大的“思维场”，当它一旦产生进食的想法，一定范围的鱼就会在这场效应下变得晕晕乎乎地直奔它嘴里来。鱼的思维抵抗力太弱了，它没想到在这个世界上捕食这么容易——这真像是天堂的世界。它喜欢这样安逸地生活下去，但不知他们是否还会带它离开……

柯万牧师担心的风暴终于来临了。黄昏时分天空中就显露出一种恐怖的迹象，当夜幕降临，狂风就将海面掀得动荡不安。暴雨来得毫不含糊，它像一只无形的巨手，想将那颠簸不定的渺小的海船压沉。“塞纳”号在巨浪中起落着，无助而又无可奈何。

“真倒霉，”巴克利船长骂道，“我航海二十年都没碰到这么大的暴风雨！”

“也许老天正是想给我们平静的旅行增加点乐趣呢。”赫德森开玩笑地说。他一直通过望远镜在观察远方偶尔在闪电中现出狰狞面目的波涛汹涌的海面，那场景让他觉得充满刺激。忽然，他大喊了起来：“哦，上帝！是它！是它！”

大家的神经即刻绷紧，动作快的已拿出望远镜对着赫德森眺望的方向搜寻。的确是它！它身上梦境一般的银色微光在这暗夜里异常醒目，那些宽大轻柔的宛如在风中翻飞的裙裾一般的膜翼将它层层裹着，所以它看上去仿佛形状变幻不定的半透明的花朵，亦真亦幻，美妙绝伦。

“造物主的杰作！”柯万牧师禁不住感叹道。

“我们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巴克利敏捷而果断地发出命令，“每个人都各就各位，向它靠近，准备神经控制炸弹！”

阿克顿张着嘴一直盯着它，好一会儿他才长长吐了口气：“简直不敢相信，它是真的，就在那儿。怎么偏偏在这种鬼天气出来逛游！”

“瞄准！发射！”巴克利斩钉截铁地吐出几个字，他在关键时刻总是表现出惊人的镇定。

“该死，偏了！”巴克利恼怒地砸了一下拳头，“要不是可恨的风浪，我们逮住它肯定易如反掌！”

它尽情享受着巨浪带给它的乐趣，这么刺激的场面它还是第一次碰到。突然它感到有个东西在距它不远处迅疾地掠过，而后是一声爆炸。冲击波威力不大，它朝那东西飞来的方向望去，那儿有条摇摇晃晃的海船。它在这个和平的世界几乎忘记了应有的防备，反而对那船产生了兴趣，它决定靠近些看看究竟。

“难以置信，”阿克顿大叫，“它居然游过来了！”

“你们这样对它是不公平的！”柯万牧师也喊了起来，“它可是手无寸铁！”

“别担心，伤不着它。”巴克利笑着说。

“也许它正在向我们做出某种友好的表示，它想了解我们。”牧师还想阻止。

“哦，也许它想向我们发动进攻呢！”巴克利哈哈大笑，“好，瞄准了，这次决不能失手！”

它游得很快，风浪对它根本不是阻碍。它又感到一个东西疾速飞来，它躲闪不及，感到一阵疼痛，整个天地都旋转起来。它不能很清晰地思想了，但它已经明白正是那船对它不怀好意。它愤怒地快速向前游，它要掀翻那船。

它游得太快了，船几乎已近在眼前，可它又中了一弹，它的思维顷刻间几乎混乱，只有巨大的痛苦在它体内爆炸。它疯狂地用全身的膜翼搅动着海水，它激起的海浪剧烈地腾跃翻滚。它忽然感到了死亡的恐惧，努力凝神汇聚意念，可一些混乱的记忆片断却无法控制地穿插进来……

船员们对它的举动大为惊讶，几乎忘记了自己应该做的事。“稳住！”巴克利船长咆哮着，“你们想葬身海底吗！”这时恐怕只有他才能保持那近乎可怕的镇定。忽然间每个人都感到耳鸣难耐，意识竟搅和着一种无以言喻的恐怖变得模糊不清起来，脑中就像电台接收器受到强电波干扰一样尖啸，谁也不知道这巨大的干扰来自何方，只觉得头晕脚软。一片昏暗浑浊的颜色像污秽的洪水一下子淹没了每个人的思维，渐渐黯淡地现出一朵两朵银色闪烁的花，它们时而交叠重合时而又迅速分开，如同幻影又颇为眼熟……

“幻觉！”阿克顿失声大喊，“我怎么产生了幻觉！”

“是它，到处都是它！”柯万牧师声音发颤。

巴克利被阿克顿的叫喊声一惊，眼前瞬间又恢复充满暴风雨和狂浪的现实来，他知道这绝不是晕船，一定有什么东西影响了每个人的意识。可这想法刚刚一闪而过，一种无以名状的痛楚又在脑中弥漫开来，这是受伤与绝望的可怕感觉。巴克利听到许多声痛苦的叫喊，他咬着牙控制自己的意识，侧目却望见赫德森因痛苦而扭曲得可怕的脸庞。“醒醒！”巴克利忍不

住狂叫起来，然后耳边一声轰鸣，他感到世界又模糊了。一个充满着奇怪设备的空间若隐若现，几个更为奇怪的人在里面忙碌地走来走去，不，简直不能把他们称作人，他们不过是稍显出人形的模样怪诞的活物……后来出现的景象就熟悉多了，那是海底世界，许多鱼和珊瑚……巴克利突然清醒起来：“该死！它控制了我们的思维！”

“上帝！”牧师高高仰起头，“这是对我们的惩罚！”

它感到能够比较清晰地支配自己的意志了，但长时间的剧烈思维过度消耗了它的脑力，它觉得自己思考问题已不再那么灵活。它看到那船上有人影歪歪斜斜地晃动，一股怒火就在它脑中燃烧。它想将那些邪恶的敌人统统吞入腹中，这不仅可以帮助它的体能，更能迅速补偿它已极度虚弱的脑力，最为重要的是它能在汲取脑力的同时获得它的俘虏最为强烈的思想意志，虽然这种意志有可能会冲击它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当那俘虏智能较高的时候——但它可以立竿见影地掌握敌人的意图以便趋利避害，尽管它从不轻易向高智能的生物发动攻击，可此刻它就是有这么一种吞噬的欲望……

柯万牧师摇摇晃晃地冲向舱门，巴克利在背后大喊：“牧师，你到哪儿去？”

“你们没感到吗？它在招唤我们。”牧师悲怆地笑起来。

“牧师，别傻了！”阿克顿冲过去抓住牧师，“它会吃掉你的！”

“那又怎样？”牧师说，“我们已控制不住船了，只有它才能拯救我们。上帝，就让我来为你们赎罪吧！”

“塞纳”号的确在颠簸中已岌岌可危，思想无法集中的船员们失去了控制力正听天由命。牧师猛地挣脱阿克顿，冲出船舱奔向甲板，飞了似的跃向大海，一瞬间就消失了。

它吞掉了牧师，不一会儿一股神经冲动激得它脑中明光闪闪，它义无反顾地向船底潜去……

“怎么回事？风浪小了吗？”巴克利敏锐地发现船摇晃得不那么厉害了。

“那家伙竟游到了我们船下！”阿克顿瞪着眼面露恐惧。

“算了吧，让我们听候审判。”赫德森疲惫地垂下脑袋。

那种剧烈的思维扰动居然平息了，众人的头脑慢慢恢复了清晰。巴克利命令道：“快把好舵！掌握好平衡！”一切又重新处于控制中。这时阿克顿惊奇地喊道：“那家伙消失了，它似乎沉到了海底！”大家四下里搜寻，真的找不到它了。“谢天谢地！”赫德森舒了口气。

这场噩梦刚刚消退，“塞纳”号就匆匆开始了返航。没有人清楚牧师的自尽与那不可思议的结局有什么关联，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从此人们再也没有见过那生物，船员们有的说它已经死了，有的说它仍蛰伏在海底，还有的说是那些类人生物带走了它。不论如何猜测谁都不愿过多地提起旧事，每个人心里都怀着一种深深的负罪感和余波未了的恐惧，他们的确一

直没有向外人提到过这次海上的遭遇。

## 星球大战前传 I：幽灵威胁

姚海军 编写

茫茫宇宙，一艘宇宙飞船箭一般驶向纳布星球。飞船上的乘客是两位星际联盟第一流的绝地武士。他们是师徒俩，师傅叫尤金公，徒弟叫奥比文。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设法阻止纳布星球加入危及星际联盟和平的反叛者阵营。

相貌古怪的纳布星球司令官的影像出现在飞船宽大的显示屏上，他对两位武士的到来表示欢迎。飞船按照奈布星球指挥系统的指示，很快在 14 号轨道站着陆了。一个机器人将两位武士引到了戒备森严的贸易航天中心，在这里他们会见了司令官。然而，会见刚刚结束，司令官就接到反叛者首脑的密令，要他们除掉尤金公和奥比文。

“我们可能斗不过约达的。”司令官有些担忧，老武士约达的威望他一清二楚，他并不想惹恼约达以及约达有绝对发言权的武士会。

“这就是我们必须尽快除掉这两名绝地武士的原因。”首脑不容置疑地说，他同时提醒司令官，“议会里可能会有人找我们的麻烦，行动要周密。”

自从来到贸易航天中心，奥比文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果然，正当他们在飞船外小憩时，飞船停泊处上方突然探出死光武器，随着两道耀眼的白光闪过，他们的飞船被彻底摧毁。与此同时，一群蝗式机器人已冲到门口，尤金公和奥比文愤然拔出激光剑与机器人展开格斗，数十个蝗式机器人顷刻便统统死于非命。两人冲到司令官藏身的指挥室门前，尤金公挥剑刺入密封门，在激光强大能量的作用下，密封门的金属开始熔化。

司令官惊恐万状，高声呼叫近卫军。

两个攻击型异形式机器人迅速赶到。这种机器人能够将身体折成球形飞速滚动，所以行动迅疾。它们在尤金公身后伸展成原形，打开能量防护罩，展开攻击。两位绝地武士被迫撤离。

与此同时，有关联盟和平的谈判陷入困境。由于反叛者的谈判代表迟迟没有出现，阿米达拉女王感到战争的危险正在迫近。尽管她非常清楚临时组织志愿军远不能与反叛者掌握的联盟军抗衡，但她还是决心背水一战。

一艘工字型飞船驶离 14 号轨道站，飞抵纳布星球，他们是来追杀逃到这里的尤金公和奥比文的。一辆重型气垫坦克从飞船腹部驶出，在密林中横冲直撞，林中的动物四散奔逃。在一片混乱中，尤金公冒着生命危险救出了一个叫维丝的马脸人。维丝行为滑稽逗人，在交谈中，他无意透露出一个秘密——在前面的水有一个秘密城市。尤金公和奥比文当即让维丝引路，潜入水底世界寻找帮助，因为他们急需快捷的交通工具。

水底世界的首领是一个肥胖的马脸人，他自信自己的领地不会受到任何威胁，同时又担心如果为两位绝地武士提供便利，会使反叛的联盟军队与他为敌。因此，他拒绝了绝地武士

的请求。最后。由于维丝的关系，首领才为他们提供了一艘水下飞船。

幽暗的海底，水下飞船飞速潜行。一条巨头鱼发现了飞船，追上来张开巨口。然而它未料到从后面赶来的一条巨大的海底恐龙将它拦腰咬住，绝地武士的水下飞船乘机脱离险境。

在贸易航天中心，反叛首脑正在通过全息影像向纳布星司令官下达指示，原来，与女王谈判只是反叛者的阴谋。司令官担心女王会率领她的大臣们进行抵抗，反叛首脑却不以为然，他自信地说：“女王太天真了，她会发觉要与我们对抗是多么困难！”

很快，联盟军队就入侵了女王王宫所在的星球，阿米达拉女王被押解到了纳布星球。

在纳布星球的街道上，一小队蝗式机器人押送着女王和她的随从正在行进。出乎司令官意料的是，两位绝地武士已潜入此地。他们发动突袭，阿米达拉女王和她的随从全部被解救出来。

紧接着，两位绝地武士再显神威，夺取了一艘飞船。然而飞船刚刚飞离纳布星球的大气层，迎面便遭到敌人巡逻飞船的截击。飞船被密集的火力击中，指挥舱空气泄漏，压力骤减，情况危急。R<sub>3</sub>型机器人迅速到舱外修补漏洞，女王的随从机器人阿图也出舱帮忙。敌人巨大的母船挡住了去路，飞船紧贴着它一掠而过，R<sub>3</sub>型机器人被母船刮走，但阿图接替R<sub>3</sub>型机器人，修好了飞船的漏洞，使女王和武士们绝处逢生。

纳布行星。

“听说女王刚刚逃走了？”反叛首脑正通过全息影像责问司令官。

“是的，她得到了两个绝地武士的帮助。”司令官辩解道。

“要立即把他们追回来！”

“可陛下，要查出他们飞船的方位已不可能……他们已超出了我们的搜索范围。”

“我早有安排。”话音未落，一位身穿黑色长袍、头戴披巾的武士的全息像出现在反叛首脑身旁，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达丝默。他将负责对女王和绝地武士的追杀。

女王乘坐的飞船的前方出现了一颗叫达特的行星，尤金公提议就近着陆，但女王的大臣却不想让女王涉险，因为这颗星很可能已完全被反叛者控制。尽管如此，飞船还是着陆了。事实证明尤金公的选择非常富有预见。飞船刚一停稳，动力系统便损坏了。尤金公、马脸人维丝、机器人阿图以及女王的近侍派德一同前往该星的居民区以购买新的动力系统。

达特行星是个严重沙漠化的地方，经常有异常猛烈的沙暴发生。尤金公一行来到一座城镇，找到了一家二手货商店。这家商店的店主是长有象鼻的蝇人，他兴奋地飞到尤金公面前欢迎他的到来。他喋喋不休，声称买他的货可以省一大笔钱，然

而，当谈到如何支付货款时，老板却拒绝接受信用卡。买卖看来是做不成了，不过仍有意外收获，尤金公他们结识了在商店做工的神童阿纳金，他和他的母亲都是这里的奴隶。

尤金公等人来到街上继续寻找能提供动力系统的商家。街道很繁华，马脸人维丝看到街边一家店铺挂着许多美味，他用他那特有的长舌迅疾地卷起一条鱼，不想未等他吞下，就被店主龙头人发现。龙头人飞身跳出，将维丝踢倒在地，两个人厮打起来，阿纳金出面才制止了他们的争斗。原来，龙头人和阿纳金是飞船大赛的“老”对手，他并不希望在赛前惹麻烦。

天空渐渐变得昏暗起来，沙暴即将来临，可尤金公一行已来不及赶回飞船了。于是阿纳金将他们领到了他的家。

阿纳金的母亲盛情款待来客，席间，阿纳金根据尤金公配带的绝地武士特有的激光剑，猜出了他的身份，并表示自己也梦想着能成为一名绝地武士。当他听说尤金公等人是由于飞船发动机故障被迫留在这里时，他爽快地说：“我可以帮助你们。”

第二天，尤金公重返阿纳金工作的那家商店，他要争取最后的机会。尽管派德极力反对，尤金公还是与商店老板进行了一场豪赌：用飞船赌明日开始的飞船大赛阿纳金胜。如果尤金公赢，老板将无条件地提供发动机，并还阿纳金自由之身。

在阿纳金修理发动机的过程中，尤金公试图详细了解阿纳金的身世，因为他已发觉这个仅有六岁的小孩是个奇才。然而，连他的母亲也无法解释他的父亲是谁。

尤金公向这位年轻的母亲袒露了自己的想法，他要把阿纳金训练成一名优秀的绝地战士。阿纳金的母亲没有拒绝。很快，阿纳金就把发动机修好了。

第二天，郊外巨大的空场挤满了千奇百怪的达特星居民，惊险刺激的飞船大赛已经开始。主持大赛的是一个双头人，他那两个长在长长脖颈上的头颅倒真可算配合得天衣无缝。几艘飞船轰鸣着飞过赛场前台。阿纳金的母亲和尤金公一行紧张地关注着赛事的发展，他们手中的显示镜，可以对飞出视线外的飞船一目了然。

为了增加比赛的惊险性，飞船的必经之路上还埋伏了阻击手。许多参赛的飞船因之跌落沙尘。

角逐异常激烈，现在参赛者只剩下阿纳金和龙头人了。

风驰电掣，两艘飞船向终点疾飞而来。阿纳金突然启动发动机，巨大的冲力使低空飞行的龙头人的飞船一下子偏离了航向，触地坠毁。阿纳金不负众望，终于击败了最强大的对手。

赛场一片沸腾，尤金公等人紧紧把阿纳金搂在怀中。

尤金公立即前往蝇人的商店，老板怒气冲冲地斥责尤金公愚弄了他。“愿赌服输。”尤金公警告他说。老板无奈，将发动机和象征自由人身份的信物交给了尤金公。阿纳金自由了。

尤金公将发动机以及派德等人送到飞船上，然后再次返小城镇来接阿纳金。

阿纳金未装完的机器人斯图里奥正在抱怨主人未把它完成就要弃它而去。阿纳金鼓励他自己装完剩下的部分，并要它照顾好母亲。然后他随尤金公上了飞船……

在另一个星系的首都，女王和尤金公的飞船着陆了。女王在这里会见了巴巴丁议员，巴巴丁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要求女王给他更大的权力。

武士会会议大厅，包括老武士约达和云都在内的英雄们正在商讨解决危机的对策。尤金公主主张采取武力的意见得到了认可。

不久，全体联盟议员在气势恢宏的空中会场就因贸易问题而引发的军事冲突进行讨论，会议充满了火药味。最后，女王不得不打断争论，她说：“我已无法做到公平了，因为你们为了主权争个不休，我却不想我的臣民流血牺牲。我认为应该选出新的领袖，我对自己的能力已失去信心，按法律应该重选。”

黄昏开始降临大地，远处高耸入云的建筑物以及飞行在空中的航天器笼罩在暮霭中。

女王被迫将权力转交给巴巴丁议员。

女王和两位绝地武士以及一些随从重返纳布星球。在维丝的引领下，他们在密林中找到了马脸人部族和他们的首领。女王诚恳地请求马脸人部族能够与她同对敌。她的真诚打动了首领，首领答应一同行动。

利用机器人阿图发射出的反叛者指挥中心的全息图，女王和她的将军们制定了详细的进攻方案，计划以最小的牺牲制服反叛者。

马脸人部族的大军倾巢而出，除了由马脸人组成的步兵外，还有驾驭高大鸵鸟形坐骑的骑兵、专门运送水晶炸弹的运输车和驮在巨兽背上的能量罩发射装置。

大军行进不远，迎面就碰上由重型气垫坦克和机器人运兵生组成的反叛部队。马脸人首领立即下令发射能量罩，一张无形的能量网将马脸人的大军全部屏蔽了起来。敌人开始用坦克炮轰击，炮弹打在能量罩上犹如水球落到玻璃板上，毫无作用。敌人迅速改变战术，机器人运兵车吐出大批蝗形机器人，它们全副武装，列着整齐的方阵向能量罩逼近。

马脸人的能量罩虽然能抵抗最强劲的冲击和轰炸，却无法对冲击力极小的软接触实施有效屏蔽。蝗形机器人将身体贴近能量罩，然后再稍一用力就透了进去。能量罩被突破，混战开始了。

虽然马脸人抛出的水晶炸弹使蝗形机器人伤亡惨重，但它们实在太多了。渐渐地，马脸人军队阵脚大乱，开始崩溃。敌人很快就控制了战局，马脸人残兵全部缴械投降。

在马脸人部族与反叛者还在激战的同时，女王和他的军官以及两位绝地武士开始了对反叛者指挥中心的攻击。蝗形机器人节节败退。这时，黑衣武士达丝默又出现了。尤金公与奥比文联手与黑衣武士展开决战，女王率众继续向指挥中心进逼，



而阿纳金则驾驶一艘飞船从空中展开攻击。

在空中平台，三道耀眼的激光搅在一起难分难解。突然，一股定时发射的能量挡在了奥比文面前，师傅和黑衣武士则被隔在了另一面。

本来，尤金公和奥比文合力才能与黑衣武士争个平手，如今尤金公孤掌难鸣，渐渐露出破绽，黑衣武士反身一击，长剑力透尤金公的胸背。

眼见师傅尸横面前，奥比文怒火中烧，定时的能量屏一消除，他立即飞身直扑仇敌。可是，几十个回合之后，奥比文被击落平台。幸好他抓住了台壁上的一个突出物，才死里逃生。平台上，黑衣武士望着下面的奥比文露出得意之色。这一瞬间的懈怠害了他，奥比文一跃而上，师傅的激光剑也仿佛有了灵性，应声飞入他手。黑衣武士猝不及防，被一剑刺下深渊。

女王一行此时进展顺利，连具有自我能量防护能力的异形机器人也未能阻止他们的快速突进。

指挥部大楼下，女王的几位将军拔出绳索枪，几声轻响，枪口发射的锚头已固定在楼上，他们迅速顺绳而上，攻占了指挥中心。纳布星司令官被押上飞船。

与此同时，在空中英勇战斗的阿纳金成功地击毁了位于纳布行星轨道上的反叛者基地，为女王赢得了决定性胜利。

在马脸人战场，维丝等人惊奇地发现押解他们的蝗式机器人统统变成了一堆堆废铁。原来，由于基地被毁，他们已失去能量。这种胜利太富戏剧效果了，马脸部族一片欢腾。

马脸人部族举行了盛大的庆典，女王亲自将一颗象征和平的水晶球赠给马脸人首领。然后，女王返回王宫，巴巴丁议员热情恭迎女王还朝。

宇宙又重新赢得了和平。

**《星球大战前传 I》：  
数字化造就的电影奇迹**  
怡 雯

“自打摩西劈开红海以后，《星球大战》成了最为壮观的景象。”

“《星球大战》不仅仅是一部电影，它是整个文化。”

.....

1999年5月19日，不是节日，但成千上万名盛装的年轻男女把好莱坞点缀得分外热闹。这一天，正是这些影迷们翘首以待的《星球大战前传 I：幽灵威胁》在美国首映的日子。

1977年，33岁的美国电影界新秀乔治·卢卡斯编导的科学幻想故事片《星球大战》轰动了美国影坛，一举打破美国电影票房纪录。之后，《星球大战》三部曲风靡全美和全球长达22年，成为本世纪颇为罕见的文化现象。

今年初夏，全球各知名媒体推出了一条令《星球大战》超级影迷们极为振奋的消息：卢卡斯的精心之作《星球大战前传 I：幽灵威胁》即将与观众见面，夏初进入亚洲和拉美市场；夏秋之交进入欧洲。对于全球千百万超级影迷们，这不只是一条娱乐性消息，更是影响他们生活信念和方式的文化潮流。

乔治·卢卡斯的童年是在美国加州的莫德斯托度过的。少年时代，他的志向是当一名赛车明星。可是就在中学毕业前两天，一次车祸险些送了他的命，在医院里呆了三个月后，他决定上大学。在莫德斯托完成了两年制大学学习后，他进入南加州大学的电影学院。

22岁时，卢卡斯所在的宇宙制片公司拍了一部科幻片《THX1138》。该片卖座不佳，但宇宙制片公司却由此发现了他的才华，又支持他拍摄了一部反映60年代初美国青少年生活的故事片《美国粗刻》。这部片子的成功为卢卡斯日后的事业打下一定基础。

1973年，卢卡斯向宇宙制片公司提交了一份篇幅仅12页的名为“星球大战”的剧情提纲，希望第三次获得支持。但这次等待他的却是怀疑和拒绝，连他的同行密友也认为他是“异想天开”。接着，他又吃了另外几家电影公司的闭门羹。接下来，他的运气出现了转机，看好他的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总裁对他的构想表现出浓厚兴趣——尽管，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个疯狂的故事有点令他摸不着头脑。感激不尽的卢卡斯决心不惜付出一切代价拍成这部片子。经过反反复复8次修改，花了长达两年的时间，卢卡斯完成了他的电影脚本。然后，他又组建、率领了一支由九百多名工作人员组成的庞大摄制队伍。为了展示影片天马行空、炫人耳目的影像和恢宏的太空意识，强悍的征服精神，创造出星际飞行和宇宙大战的奇观，影片采用了多达360种的特技和各种极为复杂的计算机控制技术。当年4月影片公映，风靡一时，盛况空前。同年5月30日《时代》杂

志将它作为“今年最佳电视”推荐给读者。令人感到出乎意料的是，美国竟因此产生了一股至今不衰的“科幻热”。

影片获得成功之后，卢卡斯将这一影片的故事改编成小说，立刻成了畅销全球的热卖书。《星球大战》三部曲包括《星球大战：新的希望》、《帝国反击战》和《武士归来》。新的《星球大战前传》三部曲则将追述黑暗帝国的由来，讲述天行者卢克的父辈们的故事，今年上映的是第一部，另两部预计分别在2002年和2005年上映。

《星球大战前传 I：幽灵威胁》是一个时时闪现出新意的古老故事：远古时代，在遥远的银河系，处在共和时期的纳布星球受到了“贸易联邦”的进攻。尤金公和奥比文，两名英勇的武士受命前去解围。在维丝的帮助下，他们救出了纳布女皇阿米达拉，并将她带往大共和国的首都——克鲁斯康星球。年幼的安纳金是沙暴肆虐的达特星上的奴隶，他梦想成为一名武士。他身上有着超凡的能量……武士尤金公的飞船因机械故障降落到这个星球……

《幽灵威胁》是数字化技术高度发达的产物。该片总耗资是1.25亿美元，主要就是用于电脑画面的生成和组合。卢卡斯的ILM(实业光魔公司)是全世界最大的电脑影视特技公司，也是他的《星球大战》大获成功之后带给他的最佳收获之一。有ILM公司作《幽》片的强大后盾，使他具有得天独厚的拍摄优势。98年红得发紫的《泰坦尼克号》共有500个特技镜头，而《幽》片却有1970个之多。《幽》片数字化程度之高还体现在，目前只有4家影院可以用全真数字放映机放映该片。

谈到数字化制作，卢卡斯曾说：“过去，科幻与狂想一类的文学作品无法在电影中充分表现，数字技术将填平这两种媒介之间的鸿沟。”

“《幽》是一个里程碑，因为它让数字化角色与真人演员互动交流。”

许多人都问过卢卡斯，为什么要拍《星球大战》这部片子。他是这样说的：“我拍这部片子的主要理由是给年轻人一种诚实的、健康的幻想生活，那种我们那一代曾经有过的幻想生活。”

《时代》杂志有一篇评价文章说得更明白：“卢卡斯是一位浪漫着，一位纯朴天真的浪漫者。正是这种天真纯朴，这种对浪漫史的奇想，使得《星球大战》能够如此清新，如此妙趣横生，如此不可思议。卢卡斯相信他在影片中创造出来的一切。……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善良战胜邪恶——至少他的影片中是这样。”

当千百万观众拥进影院，沉醉在这部充满复杂特技表演和纯洁高尚感情的影片的声光色影之中时，他们究竟获得了什么？难道只是欣赏影片瑰丽的影像？

是，但又显然不是。正如卢卡斯的朋友兼导师、《教父》的制作者科波拉所说，他在《星球大战》中建立了一种新的宗

教，其核心教义就是“超能”。疯狂的影迷们疯狂追随，并从中获得宗教般迷狂的不就是这个原因吗？

## 终极答案

[美]艾萨克·阿西莫夫 著

赵海虹 译

摩瑞·泰布罗特四十五岁，正当盛年，他全身上下没一点儿毛病，只是冠状动脉的某个关键部位出了问题，但那就足以致命了。

疼痛突然袭来，随即上升到让人难以忍受的顶点，在那之后又慢慢消退了。他感到呼吸渐缓，一种越来越强的平和安宁之感如潮水般从他身上席卷而过。

没有什么比剧痛之后的突然放松更令人愉快的了。摩瑞觉得身体无比轻盈，几乎令他眩晕，仿佛他正在天空中盘旋上升。

当他睁开双眼留意到屋里其他的人仍然乱作一团时，甚至觉得有些好笑。发病时他正在实验室里，这次心绞痛来得很突然，毫无前兆，使他的身体颤颤巍巍地摇晃起来，只听见四周传来同事们的惊呼声，随后剧痛便淹没了他的意识。

此时，他已毫无痛苦，可其他的人还焦急地围聚在他倒地的身体旁边——

这使他忽然意识到：自己是在俯瞰这一切。

“他”躺在下面，四肢摊开，面容扭曲。他却高高在上，平静地观望着。

他想：这真是奇中之奇！那些相信死后有灵的疯子居然是对的。

尽管对一位信奉无神论的物理学家来说这是一种丢人的死法，他的惊讶仍是极其温和的，并未使他改变目前平静的心态。

他寻思：一定会有些天使——或别的什么——来接我的。尘世的景象渐渐隐去，黑暗逐步侵蚀了他的意识，远远的，目光最后可及的是一个光亮的形体，隐约像是人类的形状，散发着阵阵暖意。

摩瑞暗道：开什么玩笑，我居然要上天堂了。

正当他这么想的时候，那光芒却消失了，而暖意仍久久不散。即使整个宇宙只剩下他一人，那种平和安宁之感也依然如故，当然——还有那“声音”。

声音说：“这种事我已经反复干了许多次了，可我还是很高兴自己又成功了。”

摩瑞倒是想说上点什么，可他感觉不到自己是否还有口、舌或声带，他不知该怎样才能说话。尽管如此，他仍试着发出声音，哪怕是哼出来、呼出来或努力收缩某处肌肉把他要说的话吐出来。

那些词儿真的蹦出来了。他听到了自己的声音，一点儿没错，那是他的声音，还有他说的那些话，别提有多清楚了。

摩瑞问：“这里是不是天堂？”

声音说：“这里不是你所知的任何地方。”

摩瑞略有些尴尬，但接下来的问题非问不可：“原谅我问一个愚蠢的问题。你是上帝吗？”

声音并没有压抑自己的感情来保持某种完美的语调，它被逗乐了：“真奇怪，总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当然，问法倒是各不相同的。我没法给出你能理解的回答，我是——我只能这么说——你爱怎么称呼我就怎么称呼我好了。”

摩瑞问：“那么我又是什么？一个灵魂，或者我也仅仅是一种近似人的存在？”他尽量使自己的话不带刺儿，但好像是失败了。他随即想道，如果加上“阁下”、“神圣的您”或别的什么敬语也许能冲淡原先讽刺的意味，但那种话他实在无法出口，即使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意识到有被惩罚的可能——由于他的无礼，抑或是罪过？如果他是在地狱里，这个词就再合适不过了。

声音并未被激怒：“你的存在很好解释——即使是对你也能解释。如果你乐意，大可自称为‘一个灵魂’，但事实上你是一组电磁波，组合方式完全仿照你尘世躯体中大脑的构造，就连最细微的地方都绝无二致。也就是说，你拥有一个思想、记忆、人格的容器。对于你来说，你和原来没什么两样。”

摩瑞觉得自己的存在简直不可思议：“你的意思是指我的大脑将永远存在？”

“不完全是，你身上没有什么是可以永恒的，除非我愿意令它不朽。是我构造了这一组电磁波，在你还有现世的躯体时就造出了它，然后在你死去的刹那间让它替代了你的意识。”

声音说到这里似乎很高兴，因此又多停顿了一会儿：“那种构造非常复杂而且精确无比，毫无疑问，我能为你那个世界里的每一个人都做相同的准备措施，但我很高兴自己没有这么干。从这种选择中我可以得到无穷的乐趣。”

“那么你只选了很少一部分人？”

“非常之少。”

“那剩下的人怎样了？”

“湮没无闻了——噢，当然，你想着有一个地狱呢。”

假如摩瑞是信那一套的人只怕倒会兴奋了，可他并非如此。他说：“我没有那样想，那仅仅是一种世俗的想法。不过，我还是很难设想自己居然能被你选中，我的道德竟高尚到如此地步？”

“道德高尚？——噢，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强迫我去适应你们那种低级思维可真够麻烦的。不，你是因为你超群的思维能力而中选的，我以亿兆分之一的比例从宇宙所有智慧种族中挑选出来的中选者们莫不如是。”

摩瑞发现自己“生前”的老习惯又冒了出来，他突然觉得好奇起来了：“是由你一个人单独进行挑选还是有许多像你一样的人执行这个任务？”

刹那间摩瑞感到对方的反应有点儿不耐烦，但当声音再次

响起时，语调仍然一成不变：“有没有别人与你无关。这个宇宙是我的，只属于我一个人。它是我的发明，我的作品，只为我个人而存在。”

“你创造了亿兆生灵却还在我身上费时间？我有那么重要么？”

声音回答：“你根本就不重要，完全不。用你们的话说，我同时还在与其他一些入选者交流。”

“即使你只是一个人？”

声音又被逗乐了：“你总想设法让我落入自相矛盾的陷阱。假设你是一只阿米巴（草履虫），认为生命的形式只是单细胞的组合，而你去问一条由 30 亿兆个细胞构成的抹香鲸：它是‘一只’还是‘许多只’？你让抹香鲸如何向阿米巴解释呢？”

摩瑞沉着地说：“我会好好想想，也许还是能沟通的。”

“完全正确，这就是你该起的作用——你会思考。”

“思考到何时才是尽头呢？我想你已经无所不知了。”

声音说：“即使我真的无所不知，我也不能肯定自己是全知全能的。”

摩瑞说：“这话听起来带点东方哲学的思辨气息——道可道，非常道。”

声音说：“你有希望，你用反论回答我的反论——尽管我的话还算不上反论。试想，我是永存的，但那又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我不知道自己是何时诞生的。如果我知道，那我就不是一直都存在着的。如果我不能记起自己的诞生，那么至少有一件事——我出生的秘密是我无从知晓的。”

“与此同理，尽管我的所知是无限的，而可知也是无限的，但我又怎能确定这两个无限是可以等同的呢？潜在的知识无限性也许无限大于我掌握中的无限性。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我知道每一个确切的整数，那么我知道的数字就应该是无限的，可是我仍有一个特定的奇数无从获知。”

摩瑞说：“但所有奇数都是可以求出的。如果你把所有整数除以 2，就能得到另一个包含所有奇数在内的无穷数列。”

声音说：“我很高兴你能出主意。你的任务就是寻找诸如此类的方法，许多更高级的方法——通向从已知到未知的道路。你拥有过去的记忆，你会记得所有曾经学习研究过的资料以及从中得到的启示。如果必要，你还可以获准学习一些补充资料，要是你认为它们对你自己设定的问题有帮助的话。”

“这些事你能自己做么？”

声音说：“可以，但像现在这样更有趣。我创造了宇宙就是为了有更多的事可以处理。我加入不确定性原理等随机因素使这个宇宙不那么简单而一目了然。它运行正常，使我在它的整个存在时期里都倍感愉快。”

“然后我准许以复杂结构创造最初生命，而后是智慧，用它作为探索体系的源泉，并不是我需要它的帮助，只是因为它

又添加了一项随机因素。我发现自己没法预知下次将会获得的有趣知识会以何种方式从何处得来。”

摩瑞问：“有过这样的事么？”

“当然，每个世纪都会发生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一些你自己能想到却又没做过的事？”

“没错。”

摩瑞说：“你是否真的认为我有可能在这方面让你满意？”

“在下个世纪？事实上不可能。不过在遥远的未来，你一定会成功，因为你的服务期是无限的。”

摩瑞问：“我会无限制地一直这样思考下去？永远？”

“没错。”

“什么时候才能到头？”

“我已经告诉你了，直到找到新知。”

“但除此之外，我到底为什么要寻找新的知识？”

“你在尘世的生活中就是那样做的。那又是为了什么理由呢？”

摩瑞说：“为了发现和掌握只有我才能获取的知识，为了得到同伴们的赞誉，为了明知为理想奋斗的岁月有限而为自己的成果感到满足——而现在我只能获取你在花费举手之劳便能得到的东西。你不会夸奖我，你只会觉得有趣。一旦我有无穷的时间去达到一个目标，那么，所有的成果既不能让我骄傲也不能让我满意。”

声音说：“那么你不认为思想和探索本身就具有相当的价值？你不认为它不需要其它的目的了么？”

“在有限的时间内，是的，量并非对无穷的时间而言。”

“我了解你的观点了，然而你别无选择。”

“你说我必须思考，但你不能强迫我这样做。”

声音说：“我不愿用直接的手段去强迫你，我完全不需要那样。你会思考的，因为除此之外你什么都不能干。你根本不知道怎样‘不思考’。”

“那么我得给自己一个目标，我会制造一个。”

声音宽容地说：“你当然可以。”

“我已经找到一个目标了。”

“能告诉我么？”

“你已经知道了。我明白我俩不是以常态交谈。你把我的现存状态调整到一种特殊样态使我相信自己听到你说话并且自己也在说话，但其实你是通过思想直接和我交流的。当我的现存状态产生思想变化时你立刻就会发现，而用不着我主动传送给你。”

声音：“你真是惊人的正确。我很高兴——但我还是很乐意听你自己主动告诉我你的想法。”

“那么我告诉你。我将寻找毁掉自己、毁掉这个你一手制造的我的‘现存样态’的方法，这将是思考的目的。我不愿



只为你取乐而思考，不愿为取悦你而永远思考下去，更不愿为你的快乐而永生不死。我一切的思想都将直接导向‘结束现存样态’这个目的，那样才能让我自己痛快。”

声音说：“我对此不持异议。尽管你这样打算，你全心全意以自我毁灭为目的的思考仍然能给我带来新鲜的乐趣。此外，当然了，如果你的自杀计划成功了，你仍然会一事无成，因为我会立刻恢复你的现存样态，这也就是你的自杀方法失效了。而且，如果你再找到另一种巧妙的自毁方式，我仍然会重新创造你，使又一种可能性化为泡影。然后周而复始，那会是个好玩的游戏，但你无论如何都会永生不死。这是我的意愿。”

摩瑞感到一阵颤抖，但仍以完美的平静吐出以下的话：“现在看来，我是在地狱里了？虽然你暗示没有地狱，可这里若是地狱，撒谎也正是它的游戏法则。”

声音说：“如果是这样，我向你保证这里不是地狱又有什么用呢？不管怎样我还是向你保证，这儿既非天堂亦非地狱，这里只有我。”

摩瑞说：“想想吧，那样的话，我的思想对你就没有用处了。如果我的存在全无用处，你能否花上一点儿时间来——毁掉我，也就无需再为我烦心了？”

“作为奖赏？你想要涅槃作为失败的奖赏，而且还要向我证明我失败了？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了。你不会失败的，你有无限的时间，不管你怎样反对，也一定会产生一些有趣的思想。”

“那我就再为自己寻找一个新目标。我不会尝试自毁，我会把毁掉你作为我的目标。我会想到你不但从未想到而且绝不可能想到的事情，我会找到那个高于一切知识的终极答案。”

声音说：“你不明白无限的本质是什么。也许会有我不打算费心去了解的事情，但却没有什么是我不能知道的。”

摩瑞思索着答道：“你曾说过你无法知道自己的来历，因此，你也不会知道自己的结局。很好，就这样。那将是我的目标，那将是最后的答案。我不会自毁，我会毁灭你——如果你不先毁掉我的话。”

声音说：“啊！你比一般中选者更快想到了这一点，我本以为你还要过很久才能做到现在这样呢。在这个以完美无限的思想形式存在的世界中，没有哪个和我在一起的人不具备要毁灭我的野心，但那是不可能成功的。”

摩瑞说：“我有整个的无限去思考，寻求一个毁灭你的方法。”

声音平和地说：“那就努力去想吧。”它消逝了。

然而，现在摩瑞已经拥有了一个存在的目的，他对此颇为满意。

任何自知会永生的生命除了想要一个结束之外还会追求什么呢？

声音寻找了无数亿年的目的不是为了这个又是为了什么

呢？创造了智慧，选择特定的人，强迫他们去思考，不就是为了这个伟大的探索么？而摩瑞打算由自己来完成这一切，成功者将是他，仅仅是他一个人。

在那个目标带来的激动与兴奋中，摩瑞郑重其事地开始了他的思考。

来日方长。

## 案件 1 董 峰

### 序

乔在一家名叫“放轻松”的咖啡店门口停下了脚步，他微微抬起左腕，看见表盘内的指针正好指在下午四点钟的位置。他的目光随即从那块老式的罗马表上移开，谨慎而又快速地向四周扫视了一遍，在确信没有什么可疑的情况后，他轻轻拉开店门走了进去。

和往常一样，这个时候的咖啡店里冷冷清清，只有两三个人独自沉闷地坐着，啜饮着咖啡。乔经过吧台，胖胖的店主人照例是趴在吧台上打着盹，乔略微迟疑了一下，然后他向最里面的那张靠着墙的桌子缓缓走去。

坐在桌子后面的那个人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一张八版的体育报，报纸遮住了他的脸。乔轻轻地坐在了他的对面。

“钱带来了吗？”从报纸后面传来一个故意压低的声音。乔一边摘下眼镜，一边从口袋里掏出纸巾，心不在焉地擦拭着，他不紧不慢地说道：“钱我带来了，但是我要的东西呢？”

报纸簌簌地抖动起来，发出细微的声响，但始终没有离开那个人的脸，每到这时乔就会暗自想像那个人此时正在用左手努力抓住报纸，以防止它突然滑落，同时腾出右手伸到西装内袋里，试图把那个东西从口袋里掏出来。这样想像多少有点滑稽，乔每次都要强忍住，以免自己笑出声来。

那个人将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到了桌子的中央，照例，乔把装在同样信封里的钱也放在了桌子中央，然后他们同时把各自所需的拿回。当完成这一套固定的程式后，乔起身正准备要走，那个低沉的声音却又一次从报纸后面传来：“乔大记者，这份材料可是一件轰动的大新闻哪！我已经迫不及待地在等着看明天的报纸了。”

乔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开，和以往一样，他试图想像出那张隐藏在报纸后面的脸，但只不过是白费力气。乔经过吧台，推开门走了出去，胖乎乎的店主人恰在此时猛然惊醒，他眨了眨睡眠惺忪的双眼，却只看到乔渐走渐远的背影。“欢迎你再来，先生。”他咕哝了一句，然后垂下头，趴在吧台上又睡着了。

回家后，乔拧开台灯，宽大的工作台瞬间笼罩在一片柔和的光芒中。他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封，从里面抽出几张复印件。他粗略地扫了几眼，从内容上看，这好像是一份案件的审讯笔录。此外，他还注意到首页复印件的字头上赫然印着机密档案的字样和 FBI 的标记。

“这家伙真是神通广大，居然能弄到这些东西！”乔低声叹道，“好吧！让我们来看看明天报纸的头版头条是什么？”他开始仔细地阅读起来。

案犯：我本不该呆在这里的，一切都是阴差阳错。我叫麦克，今年 14 岁。我曾经有一个幸福的家，有深爱着我的父母，可是有一天，一个小小的纰漏却把一切都毁了。我诅咒人类，也痛恨这个国家为什么要制定新收养条例，为什么要拿我做实验品.....

FBI 调查人员：等等，麦克，你是从哪里得知新收养条例的？

案犯：这个以后再回答你们。

FBI 调查人员：但是.....

案犯：先生，请不要打断我，让我说完，否则的话，我将拒绝回答你们的任何问题，听完我的陈述，你们就会发现人类是多么的丑恶。在我 4 岁那年，我们全家迁至西部的一个小镇上居住，那里的风景优美，空气清新，是个山青水秀的好地方。小镇居民民风淳朴，热情好客并且乐于助人，在我 13 岁以前，我一直是这样评价那里的人。我说过，我曾经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我的父亲高大魁梧，英俊潇洒，脾气很好，他总是乐于助人，并且无论是干农活还是玩乐器他都样样精通；母亲则温柔漂亮，精明能干，她做的蛋糕味美可口，是全镇最好的糕点师傅。他们的人缘很好，因此九年来，我们家一直和镇上的人们相处得很融洽。我是父母的独子，父母很痛爱我，我认为他们是天底下最好的双亲。就这样，我无忧无虑地快乐生活着，但是这一切都在我 13 岁那年彻底地改变了。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福特先生从城里回来后，带来了一个令小镇居民们震惊的消息，它改变了我的生活。

Page2

这件事的起因是，福特先生应邀去城里的一个朋友家度周末，一天，那位朋友陪福特先生去商场购物，在街道上福特先生无意中看见了我的父母，这本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我的父母每过半年就要开车到城里去一次，可是他们从不带我一起去，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次回来他们都会给我带来好多的玩具和好吃的东西。

那天，福特先生意外地看见了我的父母，正准备上前和我的父母打招呼，但是我的父母却没有看见他。要知道，福特先生天生是一个热情的人，用他的话说，在城里能遇上镇上的熟人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儿。于是，他扔下了朋友去追赶我的父母，可是我的父母却走进了一座名叫信息技术公司服务站古怪建筑。福特先生说，当时他还以为我的父母是去给收割机买配件呢！他连忙追了进去，想要一探究竟，却又看见我的父母上了二楼走进了大厅左边的第二个房间。这位热心肠的福特先生也匆忙走了过去，但是还未等他靠近房门，就被大楼里的保安给拦住了，他们厉声盘问福特先生是如何混进来的，可是

最后他们通过监视系统发现，福特先生是在他们忙于交接班时大摇大摆走进来的。既然责任是出在自己身上，他们也就不好再说什么，只是要求福特先生立刻离开这座大楼，但是倔强的福特先生非要四处看看不可。见保安们面有难色，福特先生勃然大怒，他威胁说要将此事报告给他们的上级，那些保安们心里很清楚，这事儿如果被上面知道，那么这个月的工资和奖金就泡汤了。于是，为了满足福特先生的好奇心，他们就和福特先生做了一个公平的交易，他们告诉福特先生之所以阻止他进去的原因是因为经过检查后发现他是人类。

福特先生花了好大一会儿工夫才弄清楚了事情的原委，原来这是一家专为各种类型的机器人或设备进行修理和维护保养的公司，大楼里的各个房间（即服务站）只允许机器人出入。想一想福特先生当时的表情吧！福特先生说以前曾见过一些所谓的机器人，但那只不过是些粗糙笨拙的机器，将那些机器称之为人类简直是无稽之谈。但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已交往九年的老熟人竟然会是机器人。

在最初的震惊过后，他经过再次证实才确信无疑。那些保安们在将这个秘密透露给福特先生时，再三叮嘱他要保守秘密，而福特先生当时也赌咒发誓绝不将这个秘密告诉其他人。但是那些保安们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过高地估计了福特先生的诚实和信誉。

福特先生在得知这一天大的秘密后兴奋不已，他立即告别朋友连夜赶回了小镇。他传播消息的能力真是令人惊叹，第二天早上消息就传遍了小镇，所有的人都知道了我的父母是两个——机器人。

Page3

这个消息是我最好的朋友鲍比告诉我的，当时我简直要气疯了，我认为他不该开这样的玩笑，为此我第一次粗暴地对待了我的朋友。

我向家里跑去，一路上胡思乱想。我看到街上的人们三五成群的都在纷纷议论着什么，当我经过他们时，他们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我，我甚至能清楚地听到他们那可怕的谈话：“瞧！那就是机器人养的孩子。”

我跑回家的时候已是泪流满面，为了澄清外面的谣言，我不停地追问我的父母，在我的强烈要求下，他们无奈地告诉了我一部分事实的真相，那本是要在我年满 18 周岁时才说的。我的父母告诉我，他们都是新研制出来的高智能家用型仿真机器人，至于我，则是他们领养的孤儿。

我跌跌撞撞地跑出家门，来到镇外的小溪旁，在不开心的时候，我总是会去那里。这一切来得太突然，我始终难以相信，这么多年来抚育我长大的父母竟然会是两个仿真机器人。在那个晚上，我想了很多很多。小时候，人类父母抛弃了我，是机

机器人父母任劳任怨地把我抚养成人，虽然它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执行程序，但是它们却为我倾尽所爱，最重要的是，它们在生活中处处以它们的仁爱、诚实、正直和善良对我进行着影响和教育，引导我走上正确的人生之路，正是以它们作为榜样，才使我成为一个具有这些优秀品格的人。直到现在，我才发现在我的心中一直对它们充满着深深的感激之情。我，我还是该用“他们”这个称谓才是。

一阵轻微的脚步声打断了我纷乱的思绪，我回头看去，父亲不知何时来到了我的身后，他看着我的目光爱意深沉，一如既往。

“回去吧！别让你母亲等得太久，她很担心你。”他轻抚着我的肩头，低声说道。

我再也控制不住，扑到他的怀里放声大哭。

Page4

我曾问过我的父母，是谁制造了他们并且让他们抚养我长大成人，可是每当我问到这个问题，他们就面有难色，不是闭口不答就是转移开话题。这个问题自始至终困扰着我，我曾下决心要弄清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又被随后而来的更多的麻烦和问题所代替了。

当人们得知我的父母是仿真机器人时，往日宁静的小镇顿时沸腾了。我们的住所一时间门庭若市，人们经常借故来到我们家中，看看和他们相处了九年多的机器人，当他们知道我不是机器人时，兴趣就只集中在我的父母身上了。

我永远忘不了他们盯着我父母的目光，惊奇中充满了疑问，他们不停地问这问那，要是刚开始的问话还有些顾忌的话，那么到后来就干脆直截了当了。他们问的问题往往很蠢，诸如：你们能过夫妻生活吗？或是你们需要几节 1.5V 的电池才能启动等等，到最后，一些胆子大的男人和女人们并不满足于提问和观察，他们开始触摸我父母的头发和皮肤，并且乱摸乱按，像是在摆弄两个玩具。而我那可怜的父母，我想一定是程序这么设计的，他们的脾气和耐性好得令人吃惊，就像是天底下两个最老实的好人儿，面对无聊好奇而且手脚又不老实的人们，他们只是微笑着说：“对不起，福特先生，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你，”或是：“噢！史密斯太太，请您不要这么用力拉我的头发。”

一切都来得太突然，刚开始的时候，我还能忍受那些人的行为，可是到后来，看看那些人的眼神吧！惊奇中渐渐出现了鄙视和戏弄的神情。他们常常在吃完饭后到我们家里来寻开心，这已经成为小镇居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消遣活动了。他们像戏弄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戏弄我的父母，我父母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动作都可以引起他们一阵莫名其妙的大笑。“看哪！这两个家伙跟真的一样……”这就是他们的口头禅。而我

的父母面对这些侮辱和调侃，仍然只是礼貌地微笑着，那是一钱不值的真诚和友善的微笑。

这种种的一切使我火冒三丈，我的父母是机器人，可我不是，不管怎样我必须维护我父母的尊严。于是，我首先礼貌地请求他们离开这里，可是他们却毫不理会，直到最后，我气急败坏像个疯子似的左冲右推大吼大叫，他们才终于有了反应。女人们惊叫道：“瞧这个孩子呀！一点儿也没有教养。”“噢！玛丽呀！你也不想想，机器人养的孩子能好到哪里去呢？”男人们可不局限于说教，这些平日我所熟悉和尊敬的人们抓住了我，开始狠狠地揍我，恐惧和痛楚使我没命地哭叫起来。

“天哪！你们不能对他这样还是个孩子呀！”我的父母见状地冲过来，用身体护住我，并且说道，“快上楼回自己房间去！”

我强忍住眼泪，冲出人群飞跑上楼，身后传来一阵阵刺耳笑：“看哪！这两个家伙跟真的……”

我用力关上房门，用双手紧住耳朵，倚着门慢慢地坐到地板我极力想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但侮辱的泪水却如决堤的洪流倾泻而下，我无声地痛哭起来。

Page5

当时，我觉得简直是糟透了，可是以后的日子却让我更加恐惧和痛苦。那段时间，小镇上的居民最津津乐道的话题就是我的父母了，我父亲开的杂货店因此而顾客猛增，但是往是这些人先对我的父母品头论足一番，然后大摇大摆地从店里拿走很多的东西而分文不给。是啊！对机器还需要什么尊重和顾忌呢？对此，们全家无可奈何。虽然有一些顾客对我们持同情的态度，但是由于无法经营，杂货店最后还是倒闭了。

形势越来越对我们不利，有一次，父亲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感到头部受到了重重的一击。他回头看见鲍尔家的小子手里正拿着断成截的木棍，懊丧地对身后他的那帮狐朋狗友们说：“这家伙的头可真硬看来我输了。”原来他们正在用我父亲的头打赌呢！你猜我的父亲当时说什么？他只是很诚恳地对那帮坏小子们说：“年轻人，你们不应该这样对待一位长辈。”结果显而易见，那些人哄然大笑，他们喊道：“看哪！这个家伙跟真的似的……”

我的遭遇也好不到哪去，我无法再去学校了。在学校里，同学们会困着我问这问那，而且经常会有一帮混蛋把我拖到更衣室里，将我按倒在地，并且扒掉我的衣裤进行仔细的研究，因为他们深信我也是一个仿真机器人。而老师们往往是最后才出现，他们驱散人群并把我带到办公室，但从不关心我受到的种种侮辱和感受，他们只会围着我，询问有关我父母的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那狂热的程度比起其他人

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才促使我下定决心退学回家，为此，我父母总是忧心忡忡地在我耳边没完没了地唠叨：“麦克呀！你决定不再去学校上学了吗？”“是的。”我总是很肯定地回答。只要和我心爱的电脑在一起，去不去学校都无所谓。

倒是母亲的遭遇越来越让我和父亲担心，不怀好意的男人们在大街上公然纠缠她，他们似乎对她的身体更感兴趣。他们扬言要证实一个无耻的猜测，看看母亲的身体是用塑料做成的，还是用橡胶做成的。他们兴致勃勃的样子使我更加担惊受怕。

我实在是受够了，我曾向父母提出，希望全家能够搬离此地，可是他们却总是说，等数据和资料收集齐全再走也不迟。到底是什么数据和资料？他们究竟身负着什么使命？面对我的种种疑问，他们却闭口不谈了。

Page6

冲突终于爆发了，是我引起的。那天我去熟食店买熏肉，自从父亲的杂货店倒闭后，我只有去比尔家开的熟食店买食品。接待我的是比尔，他大约 20 岁，长得斯斯文文，并且能说会道，很讨镇里人的喜欢，但我却讨厌他。果然，在给我称熏肉的当儿，他凑近我，带着一种诡谲的笑容小声地问我：“嘿！麦克，机器人晚上睡觉吗？”我知道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下面他说不定还会说出什么狗屁的话来，我没有答理他，只想拿了熏肉赶快走。于是，我把钱递给他，拿起纸袋正准备离开，可是他却紧紧抓住了纸袋。

“麦克，”他有点儿紧张地四处看看，见没人注意他，于是，他再次凑近我，“他们晚上会干些什么？我是指你父母，他们干那种事吗？我是说。做爱，你明白吗？啊！你一定懂的，它们是不是像人……”我怒火中烧，为什么钱和性永远都是无聊者们最热门的话题？我松开了纸袋，同时挥起紧攥的右拳向他那只高耸的、漂亮的鼻子狠狠击去。

毫无防备的比尔顿时发出撕心裂肺般的惨叫，他双手捂住鼻子痛苦地弯下腰，殷红的鲜血从他的手指间倾泻而出。我知道我闯了祸，于是我拼命地向家里跑去，要不是我太慌张，在路上连摔几跤的话，我早就到家了，那样也就不会被比尔的哥哥抓住了。

比尔的哥哥是他们那所大学里的百米冠军记录保持者，应该说我很轻易地就被他给抓住了。比尔的哥哥虽然是大学生，但是却一点也没有大学生应有的风度，他抓住我后，雨点般的拳头就落在了我的身上，拳拳有力。我无力地反抗着，但是最后比尔的爸爸也气喘吁吁地赶来了。比尔的爸爸是一个大胖子，我想他足有三百斤重。他一向是一个说少做多的人，见此情景，二话没说立即加入进来对我饱以老拳。我无力招架，痛



得在地上乱滚，最后我忍不住大声哭叫起来。在挣扎中，我看见比尔幸灾乐祸的捂着鼻子正和他的母亲在旁高声助战：“打死他，打死这个该死的野种！”比尔怪异的喊叫和他母亲嘶哑的吼声是迄今为止我听到过的最难听的助威声。

我感到围观的人们在增多，但却没有人出面制止比尔父子，他们仿佛是在津津有味地看一场精彩的马戏表演。痛楚渐渐消失，我想我很快就要失去知觉了，这时我听到一声凄厉而又熟悉的尖叫声：“我的麦克宝贝呀！”那是我母亲的声音，我精神一振，勉强睁开肿胀的双眼，向人群中努力看去。我看到我的父母拨开人群冲了进来，紧接着，我看到了让我终生难忘的一幕，父亲冲到比尔的父亲身边，用右手推开他，但是比尔父亲肥胖的身躯竟然凌空飞起，在空中划了一个短暂而又难看的弧线便轰然坠地，动弹不得了。我吃力地转过头，惊奇地发现，不知何时比尔的哥哥也龇牙咧嘴地躺在了地上。

直到母亲把我抱在怀里，我才相信自己已经安全了。当时，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脸色苍白的比尔捂着鼻子站在那里不知所措，他的母亲在醒悟过来后，立刻声嘶力竭地哭喊起来：“快来人啊！机器人打死人啦！唉呀，我可怜的老比尔……”父亲和母亲满脸愧疚，像两个做错了事的孩子，他们一边将比尔的父亲和哥哥从地上扶起来，一边连连低声道歉。当他们抱着我离开时，拥挤不堪的人群立刻闪出了一条道路。那一刻，我依偎在母亲的怀抱里，幸福得直想哭。

Page7

我开始感到人们惶惶不安。从那天起，他们就不再到我家“聚会”了，更多的时候是聚集在屋外，手里高举木牌，喊着口号向我们示威，大意是让我们一家从小镇上滚出去。而我的父母一直希望能够息事宁人，可是人们却总是躲着他们，使他们一直无法解释此事。

后来，镇里派了一位副警长来到我们家，他很不客气地告诉我父母，他是代表镇上所有居民的意志特来宣布我们一家为不受欢迎的人，他限我们全家必须在第二天傍晚之前离开本镇，否则后果自负。

这位副警长从进门后就始终和我的父母保持着一段距离，他警惕地盯着我的父母并且密切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我的父母本想等他讲完话后请他喝杯咖啡，顺便再解释一下那天发生的事情，可是他却抢先一步拉开门，非常敏捷地蹿了出去，转眼就不见了踪影，让我们全家吃惊不小。

我有个不祥的预感，这种感觉一旦涌上心头便挥之不去，它促使着我竭力想要做点什么。那天晚上，我突然想出一个大胆的计划。

多年以来，每天我父母都是很晚才会“休息”，而第二天却又总是早早地起床，这些平时里很正常的琐事在那天晚上却

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猜测作为仿真机器人，他们的体内一定装有定时关闭和开启系统来模拟人类“睡觉”这一自然的生理现象。事实证明了我的猜测，那天深夜，我小心地切断了父亲体内的部分电源供应，然后将我的个人电脑和父亲体内的主控电脑成功地进行了接驳，唯一的麻烦就是破解信息技术公司设置的密码花费了我不少的时间，但我最终还是成功了，我知道了整个事情的真相。

Page8

原来，在多年以前，青少年犯罪一直是一个让政府深感头痛的社会问题，为了预防和制止青少年犯罪，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但却总是治标而不能治本。据统计，在形形色色的犯人当中，幼时父母离异或者是孤儿的占绝大多数，究其原因，都与家庭有着直接的联系。

怎样才能更有效地扼制犯罪呢？机器人研究中心承担和解决了这一难题，他们精心研制出一批高智能仿真机器人父母，并赋予它们丰富的情感和敏捷的思维。那些天才们的设计完美得足以以假乱真，拿我的父母来说，就连和他们在一起生活多年的我也分辨不出他们的真伪。

为了验证方案的可行性，他们挑选出 200 名孤儿分别和这些机器人父母组成家庭，这 200 个家庭分散在全国各地，它们在 FBI 的帮助下融入人类社会的生活。一切都按程序设计的那样，机器人父母们辛辛苦苦地工作，尽心尽职地抚养子女，过着和睦美满的生活，除了每半年要有一天到机器人研究中心总部在各地设置的服务站（对外称信息技术公司服务站）添加点机油、做做检查，同时将收集整理好的实验数据和资料传送回机器人研究中心总部外，其余的日子里，他们老老实实地做人，没有人会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设计人员将对这些机器人父母进行长达 18 年的试验以不断加以改进。想一想吧！完美的父母组成完美的家庭，完美的家庭将组成完美的国家，如果试验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再过二十年，整个国家的人口素质将会得到质的飞跃，那么，青少年犯罪这个社会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等到实验结束，政府将会根据试验结果来通过新的收养条例，并秘密付诸实施。但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完美的家庭会毁于一次小小的纰漏。

就在我刚弄清楚事情真相的时候，屋外突然一片人声嘈杂，我匆忙跑到窗前向外张望，看见镇上的人们拿着火把已经将我们家团团围住，正蠢蠢欲动。我听见有人在喊：“烧死他们，烧死那些魔鬼。”闻听此言，一股怒火在我胸中越烧越旺，我一心只想着如何去惩罚那些卑劣的人，我检查了父母的程序设计，将第二条禁止攻击或者伤害人类的指令毫不犹豫地更改成允许攻击有危及家庭安全行为的人类，然后我重新启动了我

父母的程序。

以后的事情，你们知道了，那群疯子放火烧了我们家的房子，并且开枪试图射杀我们。我的父母为了保护我的安全被迫进行了自卫，杀死了其中 20 多个混蛋。

好了，要说的我都说了，现在我想问一下，你们把我的父母怎么样了？

FBI 调查人员：我不清楚，麦克。但是可以肯定，他们的处境要比你的处境更糟糕。

麦克：我的处境，这是什么意思？

FBI 调查人员：麦克，有些事情我们应该告诉你，这次你闯下大祸了。明天在法庭上，陪审团肯定会判你有罪，因为是你更改了那些程序从而致使 20 多位公民死亡，因此，你将会被判处死刑……

麦克：什么？……

FBI 调查人员：但是，你的辩护律师会替你向法官求情，由于你还未满 18 周岁，应该还有缓和的余地，不过，即使是这样，你还是会被判终生监禁。麦克，这样的结局已经很不错了，只要……麦克！麦克！在听我说话吗？你在听吗？……

## 结 尾

乔打完故事的最后一个字时，是黎明时分了。他站起来活动身体熬了一个晚上，他仍然显得精神 奕。把稿件装进公文包后，他开始洗漱，因为再过一会儿他就要去报社印今天的《每日快报》，有这么好的故事做头版头条，今天的报纸将会销量大增。

乔不仅是一位大牌资深记者，而且还是《每日快报》社的老板，这是他多年来在新闻界里拼搏奋斗、辛勤工作的结果。乔是一个事业型的人，他健康、自信、开朗，他深信自己在事业上的成功是因为他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乔有一个温柔美丽的妻子和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儿，这孩子聪明好学，今年刚考入剑桥。事实上，使妻子和女儿幸福就是他要为之奋斗终生的动力和目标。

乔此时的心情愉快极了，他一边哼着小曲，一边对着镜子飞快地打着领带。在套上西服的时候，他开始考虑今天的日程安排。在报社里忙一个上午后，下午该干些什么呢？噢！对了，昨天不是和妻子说好了吗，今天下午要一起去城里的信息技术公司服务站，是该让那里的人给添加点儿机油并且让他们查看一下了……

## 二十一世纪就在眼前

吴 方

当我们走进 1997 年的门槛，最强烈的感受也许就是扑面而来的二十一世纪的气息。

许许多多前人想也不敢想，甚至是想也想不到的事物，在二十一世纪很可能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平常话题。当然还有更多的曾经激励着人们前赴后继去追寻探索的理想，在二十一世纪仍然会继续激励着我们去为之奋斗。

二十一世纪的人将更注重把幻想变成现实。人们也许会从生命力旺盛的癌细胞中提取出长寿的基因，使癌症不再可怕，也使人们长生不老的愿望成为现实。

二十一世纪，属于地球上所有的生物，然而只有人类能够把二十一世纪的地球变成更适合人类生存，同时也更适合与人类相适应的物种生存的世界。那时候，也许人工培植的绿色植物将构成我们周围环境的主要基调，动物园或许不再有围栏相隔而成为人类与被他们改造过的动物相安无事、共同出没的风景区。

二十一世纪，人机共生、共存的现象将是社会的最基本特征之一。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与机械的概念将会被重写，因为人体除了大脑以外，其他的部分也许都会为一些机械智能所代替。无机物与有机物的区别也似乎变得更加模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会十分普遍。

我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免不了要想象新闻发展的前景。二十一世纪的记者也许不会像现在这么忙碌。发达的信息网络将最大限度地提供丰富的声像及各种信息，而新闻共享制度的完善，也将使记者可以随时从记者自己的网络中了解到任何地方的任何新闻，从而大大减轻他们的奔波之苦。那时候万里之遥一如咫尺。

二十一世纪，人类的脑波也许会被破译，一种类似语言的新符号将诞生。作家们创作鸿篇巨制不再像一场艰苦的“马拉松”，他们奇思妙想的脑电波会被特殊的机器接收，转释成文字或图像记录下来。诗人、小说家们从梦中醒来时将不再扼腕叹息灵感的消失，脑电波记录仪会把人们沉睡中每一刻精彩的思维呈现在立体屏幕上。

最令人激动的，也许还是二十一世纪的某一个时间，地球人会怀着一颗兴奋惊奇、忐忑不安的心聆听一个来自遥远星球上传来的问讯，福兮祸兮只有天知道。但我坚信那将是一个喜讯，因为人类在浩瀚的宇宙中再不会感到孤独。

人类的历史对于宇宙来说是那样的渺小，而二十一世纪对于我们这些活生生的人来说，却是那样的丰厚和伟大，因为我们就是二十一世纪的见证人！

（作者系中央电视台记者）

## 交 错

昆 鹏

### 上 篇

绿 冰：

旋转，旋转，快速旋转……

我一条腿平伸出去，紧绷住脚尖，另一腿屈蹲着，双臂合在微垂的头后，和着悠扬的钢琴曲，在刀痕斑驳的冰面上，旋转又旋转。

练了整整一个下午，我的腿已经有点麻木。我觉得自己的动作也渐渐呆板，没有了优美、自然的韵味。偷眼望去，他仍是那么专注地练习着，动作优雅、灵动，没有丝毫疲倦与松懈。那件淡蓝的紧身服，更衬得他身材颀长，腰部柔韧。他真是天生的花样滑冰种子选手。我们这个项目的男选手都是相貌出众的，他更是个中翘楚：端正的面孔透露着执著与刚毅，紧绷的嘴角显示出认真与自信。尤其那对深不可测的眸子，在那个我永生难忘的黄昏，曾对我久久凝视，从此我的心便不再属于自己了。可是，最近他一直没怎么陪我。

只顾想心事，我旋个不停，忘了继续下一个动作，直到他拉住了我的手。我慌忙站起，却失去平衡，重重地跌坐在冰面上。

“起来，重来一遍。”他又伸手拉我，眸中却找不到一丁点儿柔情。

我觉得摔得好重，臀部痛得厉害，索性不起来：“我的腿不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他蹲下来：“没事吧？你先回去休息，我自个儿练好了。”

练习，就知道练习。同在一个基地，除了练习，他就没怎么陪过我。难道，他是故意在逃避我，冷淡我？

怀疑的阴影一旦笼罩，心里就再难见到阳光。我闷闷地出了训练基地，却没有回宿舍，暗自赌气沿着温河走啊走，却又希望他追上来陪我。

这条温河可真是大自然的杰作，水总是温温的，在这冰天雪地里也并不结冰。

正是夕阳西下，桔黄色的太阳斜挂在茫茫雪原之上。天地相接处光芒闪烁，恍若梦境，那是皑皑冰雪成就了冬日的最后一分辉煌。温河上不时可见一对对雪鸟比翼掠过，这些洁白如冰雪的鸟儿双飞双栖，把这冰天雪地当成了世外桃源。不远处就有一对正相偎啁啾，真让孤单的人儿羡慕。

我呆呆地望着它们，任寒风揪扯着我的长发，心里暗暗幻想，如果我在这神秘的雪原上被困住时，双寒勇敢又温柔地来到我身边，那该有多么美好……啊！这是什么光，这么刺眼？我要瞎了！

雪 鸟：

我真有点儿厌烦，挥动翅膀挡开丈夫。真让我受不了，整天这么缠着我，没有一分钟的安静：飞翔的时候就在我身旁绕来绕去，盘旋不定，弄得我头晕；栖息时，就这么一会儿用嘴理我的羽毛，一会儿又伸开双翅拥抱，没完没了地唧唧喳喳，不让我有半刻安宁。固然我需要丈夫的热情，不过他要能稍稍节制些那该多好。

看看那边岸上淡紫色的姑娘，我不禁又增加几分烦躁。她那么静静地望着夕阳，静得仿佛风也凝结在她四周。我多希望也能这么静静地躲上一会儿呀，哪怕是偶尔能离开丈夫的怀抱，独自享受一回这美丽景致。啊！那是什么东西，太亮了，太亮了，比闪电还亮！我要死了！

雪原深处：

“雅米，我刚刚给地球生物思维监视仪装上了思维交换装置。”

“贡朵，你真聪明。让我试试吧。”

“别动！”

“怎么了，这么亮？”

“我刚刚在监视一只白鸟儿和一个地球人。你动了这一下，就把交换开关打开了。”

“那就换回来好了。”

“说得倒轻巧，‘再换一次’，机器都被你搞坏了，能量也用完了，我拿什么换？”

“我又不是有意的，干吗这么凶。”

“哼，看你干的好事吧。现在只能修机器，收集能量得六十多个地球日呢。”

绿 冰：

眼睛好痛。刚才的亮光太刺眼了，不知是怎么回事。

天已经晚了，开始下起了雪。双寒怎么还不来找我？那边站着的女孩怎么摔倒了，过去看看……天哪，救命！我的腿呢？我怎么了？一挥手，挥起的却是雪白的翅膀，一叫喊，发出的竟是尖利的鸟啼。我……我变成了鸟儿！可是那边摔倒的才是我，不会错，是我！我的身子在那儿，我却在这儿……

我疯狂地尖叫起来，不顾一切向前扑去，只觉得扑进那个身体，我就能安全。可是这个身体却不由我控制，我不知该怎么用这短短的小腿迈步，怎么挥动这翅膀维持平衡，只能歪歪斜斜，举步维艰。眼睁睁看着“我”静静地仆在雪地上，任片片飞雪悠悠落下，不能动也不能出声，似乎与渐渐昏黑的世界融为一体。我是不是已经死了？我恐惧得近乎绝望了。

这时，一双翅膀将我拥住，慢慢抚慰我，用嘴理顺我的羽毛。我渐渐安静下来，思考我的处境。

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推开身边的伙伴。他多半是个男—

——不，雄的，我不能让他碰我。我发觉在我想到做什么时，比如说推，双翅自然就推了出去，而特意去控制，反倒不能自如，这样我就解决了基本的动作问题，只是需要练习。我开始慢慢地低头、转身、扑翅、走路等等。

正在我开始适应时，传来阵阵呼唤声：“冰儿……”“绿冰……”接着，一行身影出现在岸上。我赶紧大声呼叫：“双寒，我在这儿。”却只发出一阵难听的鸟叫声。但是毕竟引起了他的注意，双寒朝我望了望，就奔向这边来。我也尽量靠过去，希望他快带我走。

可是双寒在不远处停住了。他小心地抱起“我”来，却不再向我望一眼。他认不出我了！队医测了测“我”的鼻息、心跳说：“只是昏迷，抬回去吧。”几个人就要抬“我”，双寒却固执地抱紧“我”不放，定要独自抱“我”回去。

我心痛难耐，又叫又跳，却挽留不住他们。我像那条可怜的人鱼，眼睁睁地看着王子与公主离去，却不能唤他一声。转眼间人影看不见了，太阳也完全隐没了，黑漆漆的温河上，我听得到我凄厉的叫声。

模糊中，那个忠实的伙伴又来到我的身边，拥住了我。一股带着暖意的疲倦，立刻将我裹住、征服。我略略挣扎，就随它找到一个背风的凹地，相拥着睡去。在陷入深深的睡眠前的一刹那，我还惦念着：明天去找他。

## 中 篇

### 绿 冰：

摆脱沉沉的睡眠，我终于睁开了眼睛。朝阳如同金色的宝石，在天际放射光芒。呼吸着干燥清冷的空气，我觉得又有了希望。在这样的好天气里，是不会有噩运的，我要振奋起来，去找双寒。

主意一拿定，我立刻迫不及待地起来。挣扎着，扑腾着，去适应这陌生的身体。我的灵活和矫健似乎还在，人的智慧难道还征服不了这雪鸟的小脑袋？陪伴我一夜的那只雄雪鸟早就让我闹醒了，它瞪着黑黑亮亮的眼睛，似乎在奇怪伴侣的举动（是啊，现在“我”是它的伴侣了）。我在地上翻来滚去，它也跟着我转来转去，地上厚厚的积雪被我们折腾得一片狼藉。终于，太阳悬在头顶的时候，我能够行动自如了。而且，我实现了人类千万年来的梦想——飞翔。我要飞到双寒那儿去，他会帮助我的。

雄雪鸟见我终于安静下来，对我啁啾不已。呀，我还听不懂它的语言呢。算了，一会儿我就回去了，学鸟语干吗？不过如果我学会了，我不是也成了公冶长了？和双寒在一起时，逗逗他一定挺好玩的。

雄雪鸟见我没有任何反应，就飞起来，向着温河扑下去。我吓了一跳，不知它要干什么，只见它叼着一条银光闪闪的小鱼，

出现在岸边。原来它是饿了。一想到饿，我也立刻觉得肚子叫了起来，不知这身体的主人昨天吃饱了没有，反正刚才一阵折腾也消耗得差不多了。雄雪鸟叼着鱼来到我身边，似乎要让我吃下去。我看着挣扎扭动的鱼儿，心想怎么也不能吃活鱼呀，可是身体里却似有个魔鬼，撺掇我扑上去吞掉它。我抑制着，却又奇怪自己的反应。终于，我飞了起来，飞向训练基地。

起风了，我是在逆风飞翔，很累。可是，我觉得自己轻飘飘的，心里反复歌唱着：“飞啊，飞啊。飞向幸福，飞向希望。”

到达基地时，我已累得举不起翅膀了。可是，我还是飞快地掠向他的房间——空的！啊，他在等我，快去我的房间——还是空的！我又四处寻找，终于在医疗室找到了他。

气窗开着。我看见他垂头坐在床边，一只手握着床上躺着的那个人的手，一只手支在额头上。仔细一看，躺着的那个人，就是我的躯体，可我在这儿呀。

这时，队医走了进来，轻声对双寒说：“双寒，别担心，今天专家就会到了，他们一定能治好绿冰的。你一夜没睡，去休息一会儿吧，我会照料她的。”“不，我想陪她一会儿。我陪她太少了。”双寒仰起头，虚弱地说。他憔悴不堪，头发乱蓬蓬的，看不出冰上王子的风采了。

双寒，你这么在乎我，不枉费我对你一片真心。快看，我在这儿，快来帮我回去。我忍不住大声呼唤起来，四周立刻充斥着嘈杂的鸟叫声，连我自己也吓了一跳。我还是不能发出人的声音。

我不顾一切，冲进窗子，在双寒怀里停下来，对着他不停地诉说，期望他能明白。他却心烦地赶我走，我吓坏了，缠住他不放：双寒，是我，是我呀！医生抚摸着我的羽毛：“怪漂亮的，养着它吧。”“心烦的时候，鸟叫都这么烦人。哪儿有心情养它。”双寒捧起我，把我送到了外面。我不甘心，又飞到窗口啾叫，盼望他快明白。双寒走过来，瞪了我一眼，随手关上气窗，又拉上了窗帘。

望不见屋里了，我丧气地跌了下去，落在窗下的雪堆里。我全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保持着落下时的姿势，一动不动，只觉得自己已经死了。完了，他不要我了。

什么东西在碰我？是那只雄鸟。它跟来了，我竟没有注意到。傻瓜，我又不是你的伴侣。

我一动不动，心里却哭泣着、叫喊着。雄雪鸟突然离去，一会儿又叼着一条小鱼回来，银光闪闪，怪好看的。我下意识地张开了口，只觉得喉里一阵凉，身上随之似乎有了一点儿力气。我一惊，看见雄雪鸟叼着的鱼不见了。哦，我竟不知不觉吞了那条鱼，活鱼？

雪 鸟：

谁这么吵？乱七八糟，不知叫些什么。啊，是只同类。她长得挺像我，可我怎么听不懂她在说什么？



啊，人！他怎么离我这么近。救命啊，不要伤害我！亲爱的，你在哪儿？快来呀！

这个人似乎看出了我的惊恐，那么和善地望着我。可是，为什么我没发出声音？我的清脆婉转的歌喉呢？

我好累，浑身没劲儿。不对呀，这身体怎么这么大，这么陌生？我的翅膀呢？我的丈夫呢？我被魔鬼捉住了吗？不，这只是个噩梦，噩梦，快醒来吧！

雪原深处：

“雅米，你怎么了？快别哭了。”

“贡朵，我，我好伤心。都是我不好，我……太坏了。”

“别这样，你也不是故意的。现在只能尽量收集能量了。”

“可是六十多个地球日，她们支持得住吗？”

“那个地球人思维能量强大，控制小鸟的大脑与身体估计不成问题，就是用鸟舌说人话不太容易。毕竟，小鸟的大脑太简单了，承载不了她复杂的行为。过两天，她的能量弱一点，大概就好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她会放弃高等生物的思维与理智吗？”

“差不多吧。能量弱下来，她就不能维持复杂思维了。等她学会鸟语，就会适应鸟的生活了。”

“那小鸟呢！它的思维能量可不大。”

“最麻烦的就是它了，它的能量不足以控制庞大的人类身体。暂时，它能维持生命，做些简单思考，但是不能举手投足、说话和倾听。它太弱小了。”

“那……不就成了地球上的‘植物人’吗？”

“有点像。如果它坚强的话，它能坚持六七个地球日吧。等到它放弃希望了，它占据的躯体也就……”

“就是大脑思维停止，造成神经、包括迷走神经都停止工作，细胞新陈代谢中断？我真坏，我恨我自己。”

“雅米，别这样。哪怕还有一分钟，也不能放弃希望。”

绿 冰：

振作起一点精神，我跟着雄雪鸟回到了温河边。看着皑皑白雪，我的心也如同雪原一样，空荡荡的。我回不去了，我永远是一只鸟儿了吗？为什么会这样？难道真有鬼神捉弄？

成为一只鸟儿，多少诗人梦想过，吟咏过；多少歌手歌唱过，赞美过。无忧无虑的鸟儿，自由自在地飞翔在白云中间。可是，一旦真成了鸟，又是什么滋味啊！诗歌、音乐都远离了，再也不能在冰上回旋了，还有爱情——我就永伴身边这只小鸟吗？谁说鸟儿无忧无虑，我身边这只鸟儿不就充满着忧伤与焦虑吗？人总爱羡慕鸟儿，其实鸟儿没准儿也向往人的生活呢。

我就永远做只鸟吗？不，我不是鸟。我只是身体是鸟的形象罢了，我的思维还是绿冰啊！只要我还能有我的思维，我就

是我，不管身体是人，是鸟，是雪花，还是块石头。

我要学鸟语，我要练习说人的话，我还有希望。

## 下 篇

绿 冰：

太阳升起又落下。这是我变成鸟儿之后，迎来的第四个夜晚。

“丈夫”拥着我，已经睡去，我却难以入睡。四天了，我每天去看我的身体。“我”总是静静躺着，面色越来越苍白，周围的仪器和医生也越来越多。我呢，只要思维是我，就还是我，可是，我真的还能保持思维吗？为什么我的头脑越来越迟钝？今天想起事情来都断断续续的，老是连不上？

我的身体里似乎有一股野性，它唆使我，怂恿我去做鸟儿的事：跳下河去啄鱼，吞吃活鱼，与雄雪鸟交欢，甚至准备开春孵卵育雏。记得第一天，我多么坚决地拒绝吃活鱼，可是现在我由拒绝到喜欢甚至渴望了。野性在迅速地膨胀起来，我越来越难抑制了。

天啊，我思考越来越困难了，难道我渐渐就要成为一只鸟了吗？不，我宁可死，也不愿堕入混沌之中。

多么辉煌，多么壮观啊，深沉的夜色中，腾起了炫目的北极光，舞蹈着，变幻着，如同生命一般绚烂瑰丽。趁我还是我，把自己奉献给这生命一般美丽的极光吧。只要飞向极光，飞向极光美丽的怀抱，力气尽了时，我就会……

雪原深处：

“贡朵，快看极光。真漂亮。”

“有办法了。快，赶紧收集能量，机器马上就能运转了。”

## 尾 声

床上的女孩轻轻呻吟着，呼唤了一声“双寒”。床边的人立刻发觉了，她慢慢睁开眼睛，眼神是那么复杂。

雪原上，一只雄鸟守在一一只卧在雪里的雌雪鸟旁边悲啼着。卧着的鸟儿动了动，雄鸟立刻扑上去，拥着它，梳理着它凌乱的羽毛。

雪原深处，雅米和贡朵也相拥在一起，含泪注视着监视屏。他们似乎看到了一对人儿在冰上回旋舞蹈，如同双飞的雪鸟一样轻盈、和谐；一对雪鸟在一旁啁啾着，好像亲昵私语的情人。

## 凯 风

赵海虹

《珍妮的画像》是我最喜爱的小说。一个世纪前的作家罗伯特·纳珊用他富有抒情气息的文笔打动了我的心。不，不全因为文笔，这是一部 20 世纪 30 年代英国邓恩 (J·W·Dunne) 时间学说影响下产生的小说。邓恩把时间看成和三维空间一样，过去和未来都摊在那里，现在的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与过去和未来的人相遇。但直到 21 世纪初，当超光速粒子的存在得到完全证实并且可以被人类所利用之后，对“四维空间旅行器”的研究才进入实质性阶段。各国科学家们试图发明一种封闭型机器，机器中的人可以在被分解为原子后由超光速粒子送到四维空间中的另一点再重新排列组合成人。可是，最大的难题是：这种机器在其使用者到达目的点 B 后仍停留在出发点 A，因此，进入另一时空的人就无法再返回原来的时空了。

公元 2025 年，我在世界物理学年会上宣读的论文《被忽略的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我在论文中说：根据已获证实的广义相对论，物体运动的本质是空间的扭曲，因此设定封闭式四维空间旅行器中的“我”从四维空间坐标一点 A 到达另一点 B，则实际上就是我在所在的机器内的封闭空间在外力作用下扭曲到了 B 点。假设外力消失，我必会返回 A 点，如同举重运动员举起一副杠铃，在此过程中他对杠铃施了力，当运动员不再向杠铃施力，则杠铃就会落回地面，使杠铃落回地面的力是地球引力，而使我返回 A 点，也就是使扭曲空间还原的力，则是一直被忽略的力，我称之为“四维空间自然力”。只要在四维空间旅行器的基本设计中使超光速粒子对“扭曲”和“保持扭曲”这两种状态能有所区别，就能使机器使用者由 A 点到达 B 点并在 B 点保持一段时间。使用者在被“四维空间自然力”推回 A 点的一刹那，机器在把原子重组成人的过程中，回收超光速粒子。这样，一次四维空间旅行就完成了。

现在是 2031 年 5 月 3 日下午 2 32 分。我坐在实验室里，膝上放着小说《珍妮的画像》，面对着即将震惊世界的四维空间旅行器。它的外观极像半个世纪前的人们所熟悉的“电话亭”。这种奇妙的机器离成功仅一步之遥，但又是最重要的一步——我，机器的发明者，要亲身做一次实验。

我多年的愿望即将实现，但如若失败，我也许将付出生命的代价。

此刻，我还需要一点勇气。

我扪心自问：“这个愿望真的那么重要么？”仿佛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翻开了《珍妮的画像》。小说中的珍妮，不知来自过去、现在抑或未来，如同一个飘渺虚幻的幽灵。多少年来，我做过多这样的梦，我像小说中的艾本·亚丹司一样，与生活在过去时代的“她”相遇。然而，每次午夜梦回，却都

忘了自己是否问了她“那个问题”。

梦中的“她”正望着我，从照片上望着我。这张照片虽然就夹在书里，我却很少看。那是一个长发女子，那么年轻，那么美，那么幸福地微笑着。她穿着蓝色的连衣裙，和背景的天空一样蓝，使她看来也像融入了蓝天，如同一个天使……

“啊，不！”我叫出声来，“不！不！”

这样年轻而美好的生命却因我而结束。是我杀了她，她的死是我永远不能洗去的罪过！

“不！”我的叫喊已转为饮泣，止不住的热泪打湿了我的脸庞，“我恨你呀，我恨你！”

我恨你，妈妈。

2点40分。

机器开始工作。根据我设定的四维空间目的点B（1996年4月23日下午3时，A市解放大道215号）和设定在B点的停留时间（四小时），高精密度的电脑迅速推算出应施加在超光速粒子上的能量值。由于实验中被分离原子重组成人的过程的稳定性尚未得到确证，实验的危险性也就可想而知。直到我按下指令钮，我也仍然不能确定是哪一种感情支持着我去面对死亡的危险。是恨，还是爱？

渐渐地，我感到了自己的存在，存在于20世纪的某一天。我的眼睛能看见的第一件东西是镜子，一面卧室里的镜子。我所在的地点是A市解放大道215号房的卧房里。

我成功了——这是我脑海中出现的第一个念头，它令我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但当我看清镜中的形象，我如同突然堕入了冰窟，血液聚然凝固，心脏在一瞬间停止跳动——那形象不是我！那甚至不是一个正常的人！在把身体分解成原子后再进行重组的过程中出现了差错，我原先穿着的服装分解的原子和组成我身体的原子混合，成了镜前的这个怪物。蓝色丝质上衣的原子成分和我皮肤的表皮层原子成分完全混淆，我已不再穿着衣裳，而是“穿”着半透明的隐隐透着蓝光的皮肤，也就是说，我的服装已经长在我的身上了！

一时间，我恐惧得叫出声来。

“是谁？是谁在那儿？”一个虚弱的声音问。

我转过身去，这才发现身后是一张大床，她正躺在那里。也许因为刚从梦中惊醒，她迷迷糊糊地还未看清我的样子。

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泪水却沿着蓝色的脸颊流了下来。

妈妈，我的妈妈。

“凯风，你把妈妈的照片都放哪儿去了？”

“撕了！扔了！”

“啪！”爸爸给了我一记耳光，“你妈妈为了生你……你居然……”

“妈妈为什么要生我？她为生我而死了，她一定恨我！我一生下来就得不到母爱，而且还是杀害妈妈的凶手。爸爸，我宁愿自己没有被生下来！”

“你……你错了，凯风……”

“我恨她！我恨她！”

其实我还是留下了一张照片，那照片上的妈妈真美。但每当看到这照片，我就想到我是杀母的罪人。

现在，照片上的妈妈走出了平面，躺在我的面前了。她秀眉下那双又大又黑的眼睛正定定地望着我，那眼睛是如此地清澈，平静的目光中并没有惊恐，她居然不怕我。

“你不是人类么？”她说，“请不要伤害我。”

“我不会的。”我说，声音沙哑得可怕。

“我相信你不会。”她微微地笑了，温柔的眼波如荡漾的春水，“我是一个母亲，我就要有一个孩子了。”

我的泪水滴在她的手背上。

“你为什么难过？你有麻烦了么？我真希望能帮助你，可你瞧……”她忽然捂住高高隆起的腹部，身体剧烈地颤抖，“啊！请帮我打个急救电话，我的孩子就要出世了。”

“林凯风，你的志向很好，成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发明一种能在四维空间任意来去的机器，老师也希望你能实现梦想。但是，你立志的原因为什么是恨妈妈呢？”

“为了生我，年轻的妈妈死了。我一直未曾摆脱杀母之罪的阴影。所以，我恨妈妈。我想回到过去，我想问妈妈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生我？’”

“为什么要生孩子呢？”我大声问，“你可能会死的！”

“我……”大颗大颗的汗珠从她苍白的额头滚落下来，“我心脏有病，如果要生孩子……就得用命去换……但我……我爱我的丈夫……我希望我们共同的生命能得到延续……求你……给医院打电话……救我的孩子……”

我裹着爸爸的外套，戴着口罩和墨镜，坐在她身边。救护车在大街上飞驰。她在痛苦地呻吟着，生命被一丝丝从她身体中抽走。

我现在才开始考虑自己该怎么办，唯一可能恢复原状的办法是回到2031年去。我原先设定的停留时间为四小时，时限一到，强大的“四维空间自然力”会再把我以原子群形式送回实验室的机器中，届时会发生第二次原子重组，也许这一次我会恢复正常。但是，现在的我能支持四个小时么？也许被送回实验室的会是我的尸体。我感到极度的不适，好像有千百只蚂蚁啃噬着我的全身。

“真想看一眼我的孩子……”是她的声音，她已处于半昏迷状态，但仍努力想说些什么，“想告诉他我有多么爱他……”

“傻瓜！为什么要爱夺去你性命的孩子呢？为什么？”

“因为……我是母亲。”她在剧痛中挣扎的脸上挤出一丝笑容，“不知为什么……我不怕你，我觉得……你就像我的孩子一样……亲近……”

她忽然闭上眼睛，再也不说话了。

“深度昏迷。”一旁的救护人员说。

我一震。我知道，她再也不会醒来了。

“妈妈！”我情不自禁地唤出这个字眼儿，“亲爱的妈妈！我是你的儿子呀！”我的呼唤痛切而激动，雨点般的热泪洒在她苍白的面颊上。也许是我泪眼昏花，我仿佛看见她的嘴角流露出一抹笑意，使她在昏迷中的脸庞变得无比安详美丽。

这一刻我忽然明白：我毕生的愿望并不是要问妈妈为什么生我，三十五年日思夜想的，只是抱着她叫一声“妈妈”。

我坐在手术室外的长凳上，古怪的装束并未引起忙碌的医护人员的注意。离设定时间结束还有一小时 20 分，我全身剧痛，视力逐渐衰退，听力也不断减退。现在的我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古怪的原子混合物，这样的原子混合物能够存活多久谁也不知道。我唯一知道的是：我正在走向死亡。我也许要死在过去，死在自己出生之前了。

妈妈，妈妈呀，这是你用你的生命换来的生命啊！

“是您把我女儿送到医院的么？”

我勉强抬起头，却只辨出一个模糊的人形，我快要看不见了。他是我的外公？

“实在是太感谢您了。我的女儿身体不好，我的女婿又在南极站工作……”

我的身体像被切成了无数碎块，头痛欲裂。

“……如果孩子出世，就请您给取个名儿吧……”

“凯……风……”

“什么？”

“凯风。”——凯风自南，吹彼棘心。《诗经·周南》中的《凯风篇》，歌颂了伟大无私的母爱。

“您不舒服么？您……”

我要死了。我仿佛沉入了河流的底层，生命的潮水从我身上流泻而过。我要死了，妈妈。

突然，我听到婴儿的啼哭声，那样响亮，那样振奋，宣告一个新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

妈妈，你又给了我生命！

当我又出现在我的实验室里，身体已恢复了正常。我还戴着爸爸的墨镜和口罩，蓝色丝质上衣外面还罩着爸爸的外套。

我的老师，世界著名的科学家 W·P·亚历山大曾有一部关于同一时间内同一生命体不共存原则的专著。也就是说，即使我可以用四维空间旅行器回到过去，我也不能与过去的我共存。当我的婴儿体脱离母体成为单一独立的生命体时，“他”与我之间产生了强大的自然斥力。这种自然斥力是如此之强，使附着在我体内原子上的超光速粒子拥有的剩余能量不足以继续维持空间扭曲状态。于是，我被送回了 2031 年，而在原子又一次的分解和重组的过程中，我幸运地恢复了正常。

这次实践对我改进四维空间旅行器有重大的意义，虽然原子重组过程的稳定性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总有一天会得到圆满解决的。我的后人们一定能自由自在地在四维空间遨游。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我和父亲一起去为母亲扫墓。我在母亲的墓前献上一束美丽的鲜花，大朵纯白的百合花间杂着斑斑紫色的勿忘我。

风轻轻地吹，花香在空气中荡漾，令人无限迷醉……我们仿佛又回到了从前。

时光流转，  
三十五个寒暑易节。  
该记起的，  
终究不会忘却；  
凯风自南，  
是母亲深情的呼唤。  
爱如春风，  
温暖我的心怀……

何舒·图

## 每 期 一 评

1. 在本期《科幻世界》内，您最喜欢的文章或画是：

2. 不喜欢的文章或画是：

3. 对八张彩页设计的评价：

4. 有何意见或建议：

姓名：                      年龄：                      文化程度：

地址：    邮码：

（此表不用剪下，按顺序填好寄来即可。）



# 依据科学知识推断宇宙人形象

臧修智 译

关于外星人问题，人们通过一些电影，如以前的《与未知的遭遇》、《E.T.》及正在上映的《Independence Day》（独立日），对此已十分熟悉了。

地球人到底怎样和他们交往？

[Fast Contact Simulation]（FCS）（模拟快速接触）这个课题，就是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进行对外星环境、生态和文化状况的推断以及对地球人和外星人如何交往进行设想。最近，在日本神户召开了认真探讨这一问题的座谈会，与会者提出了许多独特可贵的见解。

## 一、并非神秘莫测

所谓“FCS”（模拟快速接触），是以“Contact”（接触）为主题，于80年代在美国开始的，发起人是一位人类文化学者。他们设想与外星人交往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达到与外域民族的相互理解，据说这个课题已经纳入学校教育计划。

在日本，大阪府东大阪市从事“SF”（Science Fiction）（科学幻想）翻译的大迫公成先生（54岁）曾在科幻爱好者集会等场合对“FCS”作过介绍。另外，1994年曾在名古屋举行了历时3天的“日本首次CONTACT座谈会”。

FCS活动中的与会者，讨论推断外星环境及双方会晤等专题时，并不是从超能力的想象出发，而是沿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延长线进行思考。例如在论及宇宙飞船时从不使用“瞬间转移”的概念。尽管如此，那些对其旨趣有所误解、一味追求神秘的人们，仍都积极要求参加这个活动。

## 二、设定近未来期的地球状况

在1994年科幻年会上，与会者们设想出了一种外星人的形象。他在后背长着双臂，能在空中飞行，体扁，外形很像青蛙，生长在“某有生物星球”。据说它是距离地球11.8光年的一颗叫（Tau）的小行星。

与会者划分为外星人小组和地球人小组，分别进行讨论设计。外星组，首先参照恒星的实际情况，逐步引导出该行星的各种条件。最后统一意见，认定其重力是地球的3倍，直径是地球的2.3倍，自转周期为500小时（约20天），公转周期为0.68年。其次，设想生活在该行星上的智能动物的形象。由于自转周期太长，昼夜之间的温差过大，所以，该星球上不断刮着狂风。因此，这里的人必须能乘风飞行，加之星球重力过强，体型应呈扁平形。故此得出结论，设定为蛙形。再者，

因风力强大，虽然他会发出声音，也能到处飞行，语言信号却十分简单，但在强风中却可利用后背双臂上所附有的发光体发挥相互交谈的补充作用。最后，还得考虑蛙形外星人的政治体制和语言文化生活，这就需要运用社会人文科学知识进行讨论。另一方面，地球人小组则要探讨和外星人接触所需要的社会政治环境和科学技术条件，这就需要研究宇宙飞船的设计问题，设想近未来时期的地球环境、科技水平和政治体制。

3 天分组活动后，集合交流。当时，扮演蛙形外星人的与会者使用他们设计的蛙形人的流行仪式和语言进行交谈，由于地球人小组一方不懂，便采取了边试行、边研究改进的方式，最后统一了观点，取得了活动的成功。

### 三、思考中的乐趣与魅力

11 月份在神户举行的这次历时两天的“日本第二次 Contact 座谈会”，并未进行有关 FCS 活动本身的讨论，而是围绕与它相关的话题分组进行的。

参加该会的有宇宙物理学家松田卓也，神户大学教授、天文学家寿岳润，东海大学的教授等专家学者以及 SF 和天文学爱好者共 80 余人。

分组讨论的题目有：5 只脚（3 足 2 臂）的生物要使用什么样的工具，难以相互理解的外星人究竟是什么样子，反物质宇宙飞船应如何设计等。例如“沟通困难小组”讨论设想的意见是“腼腆的外星人具有尽量避免交往的生活习惯”，“他们是利用嗅觉和味觉进行会话”等。

与会者的年龄，多数在 20—30 岁，他们都喜欢谈谈自己“体验到了认真思考的乐趣”等感想。

那么，所谓“模拟”，到底外星人是否真正存在呢？大迫先生的观点是：“宇宙十分广阔，应该在某处存在”，“现在，在我们这个充斥着战争和污染的地球上，甚或可以从谋求劳动力的观点来探讨外星人的问题”。

为了研究与外星人交往，看来或许要首先从我们身边的研究入手。

（译自 1996 年 12 月 7 日日本《朝日新闻》晚刊）

题图 1、“某有生物星球”的蛙形外星人的模拟模型。有的人或许已经学会他们的语言。

题图 2、美国致力于外星世界研究历时已若干年。这是美国 FCS 研究提出的外星人形象。

## 发展时期的 20 年代（二）

王荣生 编译

### 神秘岛

20 年代美国的科幻电影注重故事情节的浪漫传奇，节奏快捷，动作惊险，特技奇巧。好莱坞在科幻电影史上第一次贴近科幻文学主流。电影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革命——有声电影在美国诞生，从而使科幻电影迅速成为好莱坞的一大领域，开始风靡世界，险些挤垮法国的电影业。

20 世纪初就出现了幻想返老还童、青春长驻题材的电影，到了 20 年代这一题材走俏美国影坛，如《魔鬼的游戏》、《惊叫的影子》（1920）、《黑牛》、《穿绫罗绸缎的罪人们》、《虚荣的代价》（1924）、《单行道》（1925）等等。这些影片将“永葆青春”主题与威尔斯的小说《孤岛兽人》所展示的生命科学幻想结合起来。它们并不反映社会内部的矛盾与冲突，却去迎合有“爵士时代”之称的美国 20 年代崇尚青春、活力，追求享乐的浮华世风。

这一类题材的最佳影片当推《穿绫罗绸缎的罪人们》。影片主人公梅里尔是个巨富，但老之将至，他便在欧洲做了整容手术，从而年轻了 20 岁。他重新焕发青春，风流倜傥，加之他的亿万家产、令不少窈窕淑女倾倒。于是，他的儿子——25 岁的纳格尔，成了他的情敌。绝色美人鲍德曼水性扬花，既与纳格尔偷情，又拜倒在同样年轻英俊的梅里尔脚下。为了摆脱这一带有乱伦色彩的困境，最后梅里尔只好又去欧洲整容，还原成老态龙钟的旧貌该影片想象奇特，情节紧凑，滑稽场面迭出。

美国于 1923 年推出第一部立体电影《火星人》。影片故事发生在无线电台刚刚问世，音乐首次从美国通过无线电波发射到英国的年代。主人公米切尔在梦里发明了一种双向无线电台，与火星建立联系。梦中的火星人长着一颗硕大的头颅，大脑发达，身穿类似古代埃及法老的皇袍。然而，这位发明家醒来后，却发现不过是一场梦，一气之下欲弃绝他的研究。好在房东太太的女儿设法卖掉了米切尔的另一项发明——一种无声钟，得了一大笔钱，从而促使他继续从事星际无线电台的研究。由于看立体电影，观众需要戴上专门的眼镜，因而《火星人》很不卖座，电影制片商只好将其改成“平面”电影。从此立体电影销声匿迹达 30 载，直到 50 年代电视兴起，大举进攻电影业时，好莱坞才重新捡起立体电影，以迎接电视强劲的挑战。

《化身博士》（1920）、《伦敦警察厅的布莱克》（1927）

和《神秘岛》（1929）是这一时期美国科幻影坛的佼佼者，在主题发掘、电影艺术方面都有所突破。

1920年问世的《化身博士》是美国第五部同名电影，也是其中的上乘之作。影片将斯蒂文生的同名小说与理查德·曼斯菲尔德改编的同名戏剧糅合起来，再借用英国剧作家王尔德的名剧《格林画像》中的人物形象亨利爵士，塑造出一个崭新人物——玩世不恭的乔治·卡鲁爵士。他怂恿杰克尔博士完成将人性中的善与恶分离开来的生化实验。卡鲁的女儿爱上了杰克尔博士。影片中道德的化身是拉扬博士。为了留住“好人”的记忆，坚持维多利亚道德观念的双重标准，拉扬不惜向警方诬告是海德谋杀杰克尔后而逃之夭夭。实际上海德与杰克尔就是化身博士的两副面孔，前者是“恶”的化身。海德的扮演者摒弃传统舞台的脸谱化表演方式，以自然生动的演技，将人性恶挥洒得淋漓尽致。

《伦敦警察厅的布莱克》一改当时流行的老套路，即依赖死亡之光或者什么新型炸药来展开故事情节，独辟蹊径，以一位炼金术士欲将金属炼成黄金的梦想来为故事穿针引线。更重要的是，影片不去表现家喻户晓的美国式力量型打斗英雄或腰缠万贯的实业家，而是着力拓展福尔摩斯式逻辑推理的侦探路子。伦敦警察厅的退休警官布莱克被布兰顿小姐请去保护她，因为一个绰号“蜘蛛”的人企图夺取她父亲的炼金化学配方。故事围绕着布莱克与“蜘蛛”之间的较量展开，背景是一座神秘、荒凉而又富于皇家气派的古堡。将金属炼成黄金这个意象其实是个隐喻，暗示着英国贵族聚敛财富的方式，而布莱克则代表警方以非正式的身份保护财富。此外，布莱克一再受到一位神秘莫测的白衣女人的解救。白衣女人也许是大不列颠皇权的化身，在关键时刻会出来保护贵族利益的。该影片制造了恰到好处的哥特式气氛，故事悬念迭生，古堡幽灵阴森恐怖，这在多如过江之鲫的美国惊险动作片中卓然独立，令美国观众耳目一新。

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续篇《神秘岛》被先后拍成五部同名电影。1929年由美国拍摄的《神秘岛》是首次把该小说搬上银幕的。影片主要描述尼摩船长新的冒险经历。主人公不仅易名为达卡伯爵，而且原作内容也大大改变了。背景设在一个名叫赫特维尔的虚构国度里，达卡伯爵是这个国家的科学家国王，他想证明海底生活着一个半人半兽的种族。于是，伯爵发明了一艘潜水船，到海底旅行，终于觅到了半人半兽。不料在他离开期间，他的王位被人篡夺了。

由于该电影编剧兼特技演员威廉姆森的海底拍摄室被一场风暴摧毁，再加之快封机时又由无声改为有声电影，结果拖了三年才制作出来。影片的魅力主要在于其精彩的特技表演（“鳃人”与巨章大战尤为惊心动魄），以及五彩缤纷的海底世界。

《人魔》（1925）不仅是一部出色的惊险喜剧片，也是第一部描写性别变异的科幻片。狂人科学家从事将女性灵魂移植

到男性体内的研究，这项研究需要多具被肢解的尸体。主人公亚瑟是一名函授侦探专业毕业生，他历尽艰险，终于粉碎了科学家的邪恶计划。影片的表演艺术高超，电影一开始就是一连串高难动作，科学家及其哑巴仆人巧妙地布下陷阱将一辆小车连车带人陷进去，主人公踩着高空电线，死里逃生……这一切都演得逼真细腻，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这在美国动作片中并不多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早期科幻小说享誉世界，科幻大师横空出世：玛丽·雪莱、威尔斯、斯蒂文生……然而，20年代英国的科幻电影却无所建树，夹在欧美两大传统之间，显得不伦不类。1929年英国推出一部科幻巨片《叛国者》，欲与德国的《大都市》一争高低。影片故事发生在未来的1940年，英国已经成为一片钢筋混凝土丛林，飞机在摩天大楼顶上起飞、降落，圣·保罗大教堂显得渺小如玩具屋，一条地下隧道将英国与统一的欧洲连为一体，广播电台、电视取代了新闻报业。情节充满了政治上的天真与愚蠢、暴露出对两次大战之间那一时期历史演变进程的愚昧无知。影片讲述两大国家集团：联合欧洲与联合美洲，彼此对抗，濒临战争的边缘。一个拥有数百万追随者的和平组织竭力阻止两大集团发动世界大战，将人类引向毁灭的深渊。尽管电影不乏人性良知的声音，但最后还是由和平组织暗杀了联合欧洲的元首，冲突才得以解决。耐人寻味的是，和平组织的成员全是“和平”妇女。

《叛国者》一问世就受到国内评论界的盛赞，什么“使英国在新生的有声电影时代领世界风气之先”云云，颇有大国沙文主义之嫌。然而，国际电影界却一针见血地评价它是“一部拙劣之作”，“从情节到表演艺术都苍白无力”。

## 斯蒂文生和《化身博士》

吴定柏

斯蒂文生笔下的化身博士吉基尔，与玛丽·雪莱笔下的弗兰肯斯坦博士和威尔斯描写的莫洛博士可谓一脉相承，是英国科幻小说所塑造的热衷于科学实验而成为自己实验的牺牲品的三大典型人物。而斯蒂文生正是因为他的名著《化身博士》才在科幻界享有盛名并影响深远的，虽然其时尚无“科幻小说”这种称谓。

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生（Robert Louis Stevenson），1850年11月13日生于苏格兰的爱丁堡，自幼体弱多病。由于天资聪慧，他16岁就进了爱丁堡大学，遵从父母愿望攻读工程学，后来又自己作主改学法律。毕业后，当了律师，却将全副身心投向文学创作。在这之前，他就在许多报刊上发表文章了。

1873年，斯蒂文生因肺部染疾去法国疗养。1876年在法国北部枫丹白露疗养时遇上与丈夫离异的美国妇女范妮·奥斯本，双双堕入爱河。几年后，奥斯本只身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斯蒂文生恋恋不舍，追去美国，两人终于结成伉俪。

婚后，由于斯蒂文生肺结核咯血，奥斯本常偕他在瑞士、英格兰和苏格兰各地疗养。在此期间，斯蒂文生从未中断创作，并不断有著作出版。1887年8月，他率全家乘船再赴美洲，后定居于南太平洋的萨摩亚群岛，在那里写下不少散文、小说和诗歌。1894年斯蒂文生在那里永辞人世。导致他英年早逝，并非长期折磨他的肺病，而是突发的脑溢血。

斯蒂文生的代表作有小说《新天方夜谭》（1882）、《金银岛》（1883）、《诱拐》（1886）、《巴伦契老爷》、《戴维·巴尔佛》（1893）、《流浪女》（1914）和《当恶魔健康时》（1921）。此外，还有《骑驴旅行》、《业余游民》和《矮丛林》等多部游记、诗集。

19世纪的英国文学强调再现生活，探索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和道德问题的根源。而斯蒂文生则认为文学的功能主要是娱乐大众特别是青年，把人们领进快乐浪漫的世界里，激发丰富瑰丽的想象。他本人也生性勇敢乐观，喜欢旅行冒险，爱好搜奇猎异，所以他的作品大多是新奇浪漫的冒险内容。题材新颖，充满幻想色彩，故事引人入胜，文笔明快简洁，构成了他独特的创作风格，给后人的影响久远深长。

《化身博士》于1886年问世，它的英文原名为《吉基尔博士和海德先生奇案》。这部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科学技术的双重态度：为它创造的奇迹欢呼，又为它潜在的破坏性忧虑。《化身博士》既是伦理性的寓言，也是神秘恐怖的科

幻故事。它为描写心理学题材的科幻小说和刻画多重人格的文艺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启示，英国大作家王尔德五年后推出的世界名著《道林·格雷的画像》就是一例。由于《化身博士》对双重人格扣人心弦而又入木三分的描写，使人们有耳目一新之感，从而拥有了一代又一代读者。该小说多次被搬上银幕，也深受一代又一代观众的喜爱。

### 《化身博士》故事梗概

厄特生是位律师，一星期天，他与堂弟恩菲尔德在街上散步。经过一条熟悉的街道旁的一所空屋时，恩菲尔德讲了一件令人愤慨的事：他有天曾在这所空屋门口，看见一个性情粗暴的矮家伙疾步走来，撞倒了一个小女孩，那人竟然若无其事地从她身上践踏而过。他和另一些过路人气愤不已，揪住了那人。那家伙见众怒难犯，只得赔礼道歉，随后走进了这所空屋，并从里面递出一张赔偿支票。恩菲尔德因而知道那个可憎的家伙名叫海德。

厄特生乍听这个名字，感到耳熟。他回家之后，立刻从保险箱里取出一份文件读了起来，这是吉基尔医学博士委托他受理的遗嘱。根据这份遗嘱，一旦吉基尔博士去世或连续失踪三个月，将由海德继承他的所有财产。这时，厄特生对这个从未谋面的海德产生了怀疑，于是去拜访吉基尔的好友兰尼昂医生，希望从他口中了解一些有关海德的情况。然而兰尼昂对海德一无所知，这使厄特生感到海德的身分更加可疑。

他决定亲自追踪海德，以便弄清堂弟恩菲尔德提到的海德与吉基尔的遗产继承人海德是否为同一个人。一天晚上，他守候在那所空屋附近，当海德看样子是在外面恣意胡为之后归来时，他立刻上前拦住，并向对方作了自我介绍。海德对律师显然心存戒备，爱理不理，继而狂笑着走进住所。厄特生律师疑虑重重地直接去找吉基尔博士，想问个明白，但吉基尔不在。厄特生从吉基尔的仆人波尔口中得知，海德和他的主人关系异常亲密，海德也有吉基尔实验室的钥匙，可以自由进出。吉基尔还特意关照所有的仆人，必须服从海德的任何吩咐和差遣。厄特生由此深信那个粗暴之徒就是吉基尔的遗产继承人，不由为吉基尔的安危感到担忧。三周后，吉基尔宴请友人，席间，厄特生向吉基尔询问海德的情况。但吉基尔婉拒回答有关海德的问题，同时又请求他将来要不折不扣地按他的遗嘱办事。

大约一年之后，残暴成性的海德用手杖把伦敦善良的卡罗勋爵打翻在地，而后活活将他踩死。一位女仆从窗口目睹了这起凶杀事件，慌忙报警。等警察赶到现场时，海德早已逃之夭夭。警察在死者身上发现一封写给厄特生律师的信件，就把律师请来认尸。律师在作案现场发现凶手留下的半截手杖，认出正是他多年前赠送吉基尔的礼物。他带警察赶到海德的住宅，却不见他的踪影。警察在屋内搜查，发现一本没有烧完的支票

簿，还有行凶手杖的另外半截，海德于是成了警察追捕的凶犯。厄特生赶到吉基尔的住宅，被仆人波尔领进博士的实验室时，他看到面容憔悴的吉基尔独自坐在阴森的实验室里发呆。他劝吉基尔交出海德，以绝后患，但是吉基尔却交给他一封海德签名的信件，上面写道：他对吉基尔感恩戴德，决心改邪归正，永不露面。厄特生把信带回鉴定，发觉海德的笔迹与吉基尔的一模一样，顿时惊愕不已。

不久，吉基尔的精神状态有所恢复，又在家请客吃饭，厄特生、兰尼昂等应邀作陪。席间大家缄口不提海德，倒也亲密如故。几天后，厄特生再去拜访吉基尔，却被拒之门外，他大惑不解，就去找兰尼昂。使他大吃一惊的是，兰尼昂面若死灰，一听到吉基尔的名字就气得浑身哆嗦，声称这辈子决不再见他。厄特生问他原由，他却说等自己死后自然就会明白。厄特生回家后给吉基尔写信，责问他为何与兰尼昂绝交。吉基尔在回信中竟然说绝交更好，而且声称自己已经决定与世隔绝。厄特生如堕五里雾中，不知道这两位好友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兰尼昂不久去世，留下一封给厄特生的信件，却在信封上写明：吉基尔博士死亡或失踪之后方可启封阅读。厄特生虽然怀疑此事与海德有关，但是出于职业道德，没有拆阅，把它锁进了保险箱里。

又一个星期天，厄特生和思菲尔德又在那条熟悉的街道散步。经过仔细察看，发现海德的住宅与吉基尔的实验室相通，而此时吉基尔正坐在他屋里的窗旁，显得十分苦恼。厄特生邀他下来走走，但吉基尔既不敢出门，又不敢邀请朋友进门，脸上充满了痛苦和恐惧的神情。

几天之后，波尔急匆匆来找厄特生，说他的主人多日未曾露面，只让仆人按时从实验室的门缝里往里送饭，还不断催促他到伦敦各家的化学药品商店搜寻某种盐类。他怀疑主人被海德害了，而凶手一定还躲在实验室里。厄特生和波尔立刻赶到实验室，用斧头劈开房门，冲了进去，发现有个人刚刚服毒自杀，这人竟是穿着吉基尔衣服的海德！他们四下寻找吉基尔博士，却不见踪影，但发现了留给厄特生的信。上面写道：请律师先看兰尼昂医生的遗书，再读他的自白；并声明修改遗嘱，由厄特生而不是海德继承他的财产。厄特生疑惑不解，立刻赶回家中打开保险箱，取出兰尼昂的遗书拆开读了，然后再读吉基尔的自白，这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吉基尔虽是著名的医学博士，却有着双重人格。他认为人的邪念和欲望是与生俱来的，不该受到压抑。可要是放纵自己，又与医学博士的身分和社会地位很不相称。为此，他设想通过科学实验把人身上的善与恶分开，互不制约。他花了很长时间研制出一种药物，并在自己身上进行实验，结果高大英俊的吉基尔变成了矮小丑陋的海德。即是说，海德是吉基尔邪恶本性的化身，他外出为非作歹之后回家服药，就可重新变成吉基尔。博士对自己的实验成功感到欣喜，于是为海德另外置



房，还立下遗嘱，让海德继承他的财产，拥有他的所有权利。

由于吉基尔的纵容，海德恶性膨胀，变得越来越不受控制。他残暴地踩死卡罗勋爵后，跑回实验室，吞下药物，重又变回成吉基尔，逃避了法律的制裁。但是，吉基尔不能不对海德的行爲深感内疚和羞愧。几经思考，他终于在自己的人格中选择了善，并决定不再服药变成海德。可惜为时已晚，博士身上邪恶本性不用服药也会将他自动变成海德。一天，他正坐在公园里休息，忽然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变成了警察追捕中的海德。惊慌之中，他请兰尼昂医生代他赶回实验室取药。兰尼昂在自己家里亲眼看见海德服药后变成了吉基尔，惊恐和愤恨交加，一病不起，命归黄泉。临终前，他给厄特生律师留下遗书，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吉基尔再也不敢公开露面，他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不断加大药物的剂量来维持吉基尔的外形。药用完后，他不断催促仆人四处搜寻，但终于无法满足他的需要。在他又将变成海德之前，他认识到自己的实验已告失败，为了把邪恶的海德永远禁锢在自己的体内，唯有服毒自杀。临终前，他给律师留下了自己的自白。

花絮

## '97 科幻作品大出击

唐 恬

随着一部部科幻大片的上映和一部部科幻巨著的出版，国内掀起了一阵不小的科幻热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97年又迎来了开门红，科幻天地中出现了百花争艳的盛况。现为科幻迷们推荐几部优秀作品。

继1995年迈克尔·克莱顿的名著《侏罗纪公园》出版之后，译林出版社又推出了克莱顿的另外两部巨著，其中一部是《失落的世界》，即《侏罗纪公园》的续集，这部新作比第一部更加精彩、恐怖；另一部是克莱顿'95最新力作《神秘之球》（已在《科幻世界》中做过介绍）。

我向喜爱军事的科幻迷推荐一部精彩作品《末日之门》，作者是著名的军事文学作家乔良。此书熔科幻与军事于一炉，幻想2000年世界大战，战争场面宏大，惊险场面一幕接着一幕。此书已由昆仑出版社出版。

下面推荐一部近年来少有的轰动世界的科幻巨著，我想它的名字大家一定都十分熟悉，这就是《独立日》（《科幻世界》译作《天煞》）。我想大家对这部电影一定是十分了解的，但不会想到它的原著已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取得正式版权，并且已经出版。

另外九州图书出版公司也推出了一套《世界科幻经典》丛书，这部丛书分为“生命探索”、“太空探索”、“海洋探索”三卷，精选了200年来出版的惊世之作19部，其中凡尔纳的作品就不用说了，此外还有别里亚耶夫的《两栖人》，罗维克的《人的复制》，迈克尔·克莱顿的《天外细菌》（又译《死城》）等名著，真不愧是科幻经典。

其它的一些出版社也推出了一系列优秀的科幻名著，像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分别推出了《天狼星》丛书和《心灵探险》丛书。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凡尔纳》是目前中国出版的关于凡尔纳作品的最全的一套丛书，多达19部，自从出版后再版多次，经久不衰。

1996年圣诞节，美国又推出一部投资七十万美元的科幻大片《火星攻击》，剧情也是外星人入侵，与《独立日》相近，这是一部很有观看价值的影片。另一部新片就是《芒洛之岛》（又译《人魔岛》），也是一部优秀的科幻恐怖片，虽然电脑动画水平不能说是一流，但化妆却十分逼真，科幻迷有兴趣可以看看这部新片。还有一条好消息，由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科幻大片《侏罗纪公园》续篇《失落的世界》已经正式开机，1997年就能与广大科幻迷们见面。

1997年刚刚开始，科幻界就涌现喜人景象，相信今年能够

让科幻迷们大饱眼福。

## 星星在最黑暗的时候升起

吴显奎

—

爱琳娜艰难地爬到牢门前，大口大口地吸着外面湿漉漉的空气。她脸色苍白，清澈的大眼睛含着无限的悲哀，一头金发蓬乱地披在肩上。她忍着剧痛，抓住牢门，挣扎着站起来，透过门缝向外望去：伦敦淹没在一片灰蒙蒙的雾海中，只有威严的圣保罗大教堂和威斯敏斯特宫露出两个尖顶，好像大洋中刚刚升起的两座火山岛，影影绰绰，若隐若现。

一群鸽子从云雾里钻出，响着哨音穿过血塔向高处飞去，寻找着从云隙中透出来的阳光。

姑娘的心也随着鸽子向远方飞去。

三年前，也就是公元 1628 年，爱琳娜为了逃避新老教徒对真理和艺术的迫害，离开风光秀丽的威尼斯，来到伦敦。可是，这座被人们标榜为自由和文明的古都，同样是一座可怕的地狱。迷信和专制像英伦海峡常年不断的阴霾和浓雾，窒息了一切生机。伦敦和整个欧洲大陆一样，沉浸在茫茫的黑夜之中。

三年来，她走遍了英伦三岛，用自己的歌声呼唤光明，可是，世界还是那样黑暗，人们还是那样愚昧，对真理和自由的迫害有增无减。就在前一天晚上，灾难降临到她的头上，一群暴徒突然冲进皇家歌剧院，当众宣布她是魔女，把她拉下舞台。往日崇拜她的人全变成她的敌人，她遭到了围攻和毒打。最后被押进魔女监狱——血塔，关在这间潮湿、阴暗，散发着腐臭气味的牢房里。

她透过门缝向外望去，她多么想见到阳光啊！

禁卫长带着一位绅士模样的男人从阴森森的大教堂地下通道来到血塔前。禁卫长是一个高个子军官，白净的脸，挺直的鼻梁，穿一身红色军服，腰间佩着一把宗教裁判所赐给他的宝剑，四个看守见禁卫长到，一个个挺直腰杆，像受检阅一样。

禁卫长对看守说：“皇家医学院哈维教授奉国王之命去见一个魔女，开门吧。”

一个青脸看守从背后取出一把钥匙，打开了血塔沉重的大门。

哈维和禁卫长跨进血塔。一股混浊、阴湿的霉臭味杂夹着血腥气扑面而来，里面一片漆黑，好像走进了无底深渊。哈维心想，这哪是牢房，分明是座地狱！

他们在黑暗中走了片刻，眼前透出一线光亮。引路的神父停住了脚步，回过头说：“到了。”

哈维走到神父面前，定神一看，吓了一跳。原来面前是一

道百米多高的断崖绝壁，牢房就在断崖顶上，下面是雾气腾腾的泰晤士河。

一间牢门敞开着，门框上溅着血迹。禁卫长显得有点紧张，慌忙喊道：“爱琳娜，出来！”

顺着禁卫长的目光，哈维向牢内望去，里边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蜷缩在牢房里面的爱琳娜听到喊声，战战兢兢地扶着石墙，向门外移动着。哈维看见一个黑影从牢里向外蠕动，渐渐地，他才看清，这是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脸和颈项血迹斑斑，就像一个幽灵从地狱里走来。

禁卫长板着脸，厉声说道：“听着，女妖！这是对你进行医学检查的哈维教授，宗教法庭要根据他的检查结论来判明你是不是魔女。当然……”禁卫长耸耸肩，用狡黠的目光扫了哈维一眼，“还要看明天下午在宗教法庭上的复查结果。”禁卫长说着关上牢门……

姑娘浑身抖动地立在哈维面前，双手紧捂着前胸。她的衣服已被撕烂，只剩下几条破布勉强挂在身上。身上青一块，紫一块。

哈维的内心一阵战栗，“这哪是昔日的女歌唱家呀！”他曾多次观看爱琳娜的演出。她身材修长，皮肤像石膏一样洁白，眼睛像卢加诺湖水一样碧蓝，微微上翘的小鼻子，俏皮可爱，特别是她甜蜜的一笑，使无数青年人为之倾倒。可是现在变得哈维认不出来了。

哈维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严厉地问：“有人告发你参加过魔鬼举办的舞会，是吗？”

“没有！”

“那么，魔鬼教过你害人的咒语？”

“没有！”

“那你和妖魔睡过觉？”

“胡说！”姑娘愤怒了。

“你使用魔法，害了冈维尔舰长，这是事实吧？”哈维的语调平静下来。

“冈维尔！”姑娘惊叫一声，直呆呆地望着哈维，突然双膝跪倒，拉着哈维的手，哭着哀求道：“先生，求求您告诉我，他现在怎么样了？”

哈维心一动，一团疑惑像烟一样散开了。他思索一下，用试探的口吻答道：“他病情严重，伦敦教区大主教阿尔克莽在舰长的父亲约克公爵面前说，只有烧死魔女爱琳娜，年轻的冈维尔才能得救。”

姑娘低下头，金发散落在额前。她突然将头一扬，面色青白，目光凶狠，从牙缝中挤出一句话：“那个大主教是个衣冠禽兽！”

哈维大吃一惊。主教是神圣的，代表着上帝的意志。在基督世界里，辱骂主教是要被判处死刑的。门外还有密探，哈维为姑娘的大胆捏了一把汗。为了探清虚实，

哈维只好硬着头皮把话题深入下去。

“姑娘，主教大人是上帝的使臣，他来到基督世界是为了拯救人类，你怎么能亵渎神灵呵！”

“不，他不是什么神灵，是个大淫棍，恶魔！他为了占有我，使出了种种卑鄙的手段。他曾经潜入我的化妆室，被我赶跑了，他曾经用金银首饰引诱我，被我拒绝了，后来他买通了我的车夫，在我从伦敦码头看望冈维尔舰长回来的时候，车夫把我拉到他的私邸……我不从，我咬断了他的食指，他没有能占有我，就诬我是魔女，要害死我……”

“胡说，主教哪能干这种事。我看你真是中了魔，满嘴胡言！”哈维一脚把门踢开，扬长而去。

## 二

哈维的实验室是一栋乳白色的小楼，紧靠史密斯广场。透过宽大明亮的玻璃窗，能看见白金汉宫金碧辉煌的屋顶。

实验室像一座小动物园。小羊、小白鼠和小花猫在笼子里蹦蹦跳跳叫着；金鱼、鳗鱼在瓷缸里嬉戏；杜鹃、画眉和黄色的鹦鹉也在笼里婉转歌唱。

这些小动物都是国王送给哈维的。在这之前，国王查理一世曾饶有兴趣地和哈维一起观察过小鸡在卵中发育及小鸡心脏的搏动。查理一世之所以对哈维的实验感兴趣，是因为教授醉心科学事业的精神感动过他。几年前，教授随国王远征，在边山之战时，他是王太子的保护人。战斗打响后，哈维在一座山峰后面找到一个山洞，他把王子们藏在里面，自己守在洞口的大树旁读书。直到国王率领人马凯旋来到他面前时，他才如梦方醒，惊愕地问：“陛下，你们到哪儿去了？”

查理一世惊诧地看到，树下铺满了羊皮纸，上面画着各种动物的心脏。不远处，山洞的石门被推开，王子们欢天喜地朝他奔来。查理国王捋着胡子，哑然失笑：“真是一个罕见的书呆子。”他当即表示，回到伦敦一定为哈维筹建一个实验室。

太阳已经收回它那最后一抹淡黄色的余辉。当女仆第三次推门进来，见哈维仍然在解剖一条小活鱼。

“先生，”仆人轻声地说，“伦敦大主教阿尔克莽来了。”

哈维一惊。忙问：“他在哪儿？”

“在门外。”

教授赶紧洗去手上的血迹，迎了出去。

大主教脸色庄重，披着红色大氅，站在门口。哈维笑着说：“今天是什么好风把主教您吹到我的家里？”他拉着大主教的手，往客厅走。

这是一间古朴典雅的小客厅，墙上挂着几幅油画。最引人注目的是拉斐尔画的圣母像，大主教站在圣母像前思忖着。他生着一对向外凸出的小眼睛，长长的鹰钩鼻子，光光的头顶，两腮向下垂着，看上去使人立刻联想到一只沙漠里饕餮尸体的

秃鹫。

他突然收敛了脸上的笑容，问道，“哈维教授，听说国王委派你去给魔女爱琳娜做医学检查，能把结果告诉我吗？”

哈维轻轻笑道：“当然可以，我们是老朋友，什么事情能瞒过主教您呢。老实说，那个爱琳娜是一个疯子，因为她说主教您是——”哈维故意把“是”字拉长。一直仰靠在沙发上的大主教欠了欠身，两眼盯着哈维：“是什么？”

“说你是一个——淫棍。”

“呵，真是一个可怕的女巫。”阿尔克莽向哈维挥着拳头，“怎么，你相信了？”

“我又不是三岁的小孩，怎么能轻信一个疯子的胡言乱语？主教大人，你是圣母玛利亚虔诚的弟子，耶稣基督忠诚的仆人。在信仰和怀疑的激烈冲突中，在正统和异端的厮杀中，您为基督世界建立了赫赫战功，我怎么能轻信她的话呢？”

“那你为什么不宣布她是魔女？”

“要是往常，我肯定会说她中了魔——虽然我没真正见过魔女，你们也就会因此把她送上绞刑架。可是……唉，这叫我怎么说呢？”

“哈维先生，我早就听人说你是一个爽快人，心胸像大海一样坦荡，不同凡夫俗子，怎么变得优柔寡断了？”大主教赔着一副难看的笑脸，拍了拍哈维的肩膀，“看在上帝的份上，告诉我吧。”

哈维思索片刻，笑眯眯地对阿尔克莽说：“好吧，看在主的份上，我告诉你。主教大人，你知道斯皮神父吗？”

“什么？斯皮！他在哪儿？”

“半个月前，”哈维神秘地说，“他来找我看病。与其说看病，不如说是对我宣传鼓动。他说，对魔女的审判是最卑劣最愚昧的行径；是幻觉、欺诈和诬告的大杂烩，是对基督教教义的背叛。他说他用两年的时间研究了在维茨堡火刑场上烧死的上千名妇女的供词，结果发现她们所招认的罪行千篇一律，因为这些女人宁肯死也不愿再受酷刑了。他还说即使对伦敦最有名的大主教阿尔克莽施以同样酷刑，他也会招认使用过妖术。”

“啊——这个败类！”大主教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别急，主教大人，”哈维仍然笑着说，“斯皮临别时说，那些女人无辜的死像金枪鱼刺一样扎在他的心上。他说为拯救自己罪恶的灵魂，他要写一本书，向世人揭穿这一骗人的丑行。”

阿尔克莽气得呼呼直喘：“他被魔鬼迷惑了，他堕落了，堕落成一个顽固的异端。”大主教气急败坏地站起来，挥着拳头，“行妖术的女人，不能容她活着，这是圣经上的话，难道圣经还会错吗？斯皮是一个十足的大骗子，他玷污了基督教圣洁的圣坛。但是圣洁的人是不会受骗的！”

“哈哈！”哈维一阵大笑，“主教大人，既然圣洁的人

是不会受骗的，你急什么？”

大主教浑身一抖，如梦初醒。见哈维斜倚在沙发上，戏谑地望着他，他立刻觉得眼前的哈维像一位魔术大师使他捉摸不定。他暗暗惊叹道：无怪乎人们说哈维有一种争取相识者的惊人本领，果然名不虚传。他从怀里掏出手帕，擦掉额头沁出的汗水，然后冷冷地说：“教授，你能把血塔里发生的事情和斯皮的情况告诉我，我很感激。”他瞟了哈维一眼，话题一转，“你是位医学家，我想你是知道我们英雄的新教领袖加尔文在日内瓦烧死过一个胆大的异端吧。他为什么被烧死？那是因为他反对盖仑。”

盖仑是古罗马时代的名医，他把希腊解剖知识和医学知识加以系统化，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成了“医学界的王太子”。但是，他对血液运动却作了错误的解释。他认为血液生于肝脏，藏于静脉，然后在肝脏产生的自然之气，肺产生的生命之气和脑产生的智慧之气联合推动下进入右心室，然后通过“室壁”透进左心室，经过动脉分布全身，在体内消耗干净，这叫血液的直线运动。

由于盖仑用三种灵气解释了血液运动，受到基督教的青睐。基督教把世界一分为三：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人分为僧侣、贵族、平民；自然界分为动物、植物、矿物……因而，盖仑的学说成了基督教解释生命现象的理论基础，像托勒密的地心说一样被写进教义。谁反对它，谁怀疑它，谁就是怀疑上帝，反对圣经，谁就要遭到教会的迫害。大主教说的那个“胆大的异端”，就是曾在巴黎大学担任过教授的塞尔维特，由于他在《基督教的复兴》一书中批判了盖仑的观点，被新教头子加尔文处以火刑，烧死前还把他活活烤了两个钟头。

大主教见哈维仍眯着眼睛，不动声色地喝咖啡，顿时火冒三丈：“可是，一百年还不到，基督世界又出现一个新的塞尔维特，他反对盖仑，宣扬血液循环，他说心脏是生命的主宰，我要问问他，心脏如果是生命的主宰，那上帝的位置放在哪儿？血液如果是循环运动，那写在圣经上的盖仑的话不是也错了吗？他是一个胆大包天的异端。这个异端不是别人——”阿尔克莽用手指一指，“就是你！”

哈维浑身一抖，他没料到大主教会针锋相对地和他干起来。他放下咖啡杯，仰面朝天，哈哈大笑起来：“主教大人，这是由于你的职业原因而做出的错误判断。你太不了解我了。你知道我和国王亲密无问的关系吗？你知道我不仅是国王的御医而且是他的智囊吗？”教授拍拍大主教的肩膀，用轻缓的语气说，“我的血液循环理论是献给国王的。因为心脏就如同国王一样，在他手中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它统治着一切，而且是一切力量产生的本质和基础，在动物体内一切力量都离不开它。你不承认心脏是生命的主宰，心血绕着心脏运动，你就是不承认国王是一国的核心，臣民应听从他的指挥。我想，这不该是主教您的心愿吧。”说到这儿，哈维睥睨着大主教，然



后一字一板地说，“主教大人，你可别忘了教会的地位是谁给的。想当初，国王亨利八世在位时，有多少教徒沦为乞丐\*，你可不要惹恼了国王，他手中有刀，而刀是不信奉基督的。它的职责是杀人，不管他是不是大主教。”

大主教脸似土灰，一声不吭，瘫倒在沙发上。

### 三

哈维又回到实验室。

他愤懑地在屋里边走边思索，热血在他的周身激荡着。“短兵相接的时候到了。”他想，“我要像锁在阿尔切特里林中小屋的伽利略，像终身囚禁在古塔里的罗吉尔·培根，像站在火刑堆前高声呐喊的布鲁诺那样去战斗，让生命之光化为闪电，去击碎一切伪善、迷信和罪恶。”想到这儿，他长舒一口气，缓缓地走到一幅山水画前——一幅画着威尼斯天空和大地的风景画。触景生情，使他不由得回忆起学生时代那最初的顽强的勇敢的叛逆行动。

那是 1600 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威尼斯的天空布满乌云，地面刮着阵阵萧瑟的秋风。帕多瓦大学西面的一条街道上，走着一个人 20 来岁的小伙子。

他就是 28 年前的哈维。他在帕多瓦大学读书。这一年春天，布鲁诺为真理捐躯了。为了悼念这位伟大的殉道者，抗议黑暗的教会统治，验证人体解剖学家维萨里的主张，小哈维在这漆黑的夜晚要去偷一具尸体来进行医学解剖（由于上帝厌恶流血，几乎欧洲所有大学都不允许做人体解剖）。

走着走着，小哈维的眼前渐渐地出现了一片荒地，上面点缀着很多锥形的石冢和歪斜的十字架。

雨停了，高大的绞刑架隐约可见。刑场就要到了。这里笼罩着一派阴森可怖的气氛。

维萨里原是帕多瓦大学医学教授，和塞尔维特是同窗好友。两人志同道合，对盖仑的陈腐观点进行过猛烈地抨击。公元 1543 年，也就是哥白尼出版《天体运行论》这一年，维萨里发表了她的巨著《人体结构论》，指出了左右心房之间的隔膜是一块硬肌肉，根本不允许血液通过。因此惨遭教会的迫害——去耶路撒冷做忏悔旅行，归途中遇难，暴死荒岛。

哈维一想到维萨里和塞尔维特，热血一下子冲到头顶。他抽出随身佩戴的宝剑，大步流星地朝绞架走去，他选准目标，举起宝剑，割断了绞索，取下一具尸体。

清晨，哈维赶回学校，早祷的钟声响了。哈维一头钻进寝室，进行他的解剖实验。

锋利的解剖刀切开心脏。“呵，盖仑真的错了。维萨里真了不起。隔开左右心房的板真是一块硬肌肉，根本不允许血液通过。”哈维高兴得跳了起来。

他忘记了一夜的疲劳，他默默地想道：“一千多年来，有

多少人都曾指出过盖仑的错误，可他的学说仍然像圣保罗大教堂一样巍然挺立。人们宁肯相信自己的眼睛被魔鬼迷惑了，也不愿相信盖仑错了，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学者们只指出盖仑的错误，而没有指出到底什么是对的。”小哈维坚定地想道。

他的脸上露出笑容。

“嘭”的一声，实验室大门被踢开。跟着拥进几个彪形大汉。为首的是一个海军军官，他凶狠地吼道：“哈维，你出来！”

教授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惊呆了，几秒钟后他才回过神，问道：“你们要干什么？”

“干什么，还用问吗！”海军军官浓眉一展，“唰”地抽出军刀，往教授胸前一横：“魔女爱琳娜害了我哥哥，可你却庇护她！今天你是想死还是想活？要是想活，就在明天的医学检查时宣布她是魔女，要是想死嘛，现在我就送你去见上帝！”

“啪”的一声，哈维把茶杯重重地摔在地下，“你们也太放肆了！我是国王的脚医，你们哪个敢动？”

“嗨，哈维先生，别来这一套，我才不怕呢。”海军军官嘴里虽然这样说，战刀却收了回去。

教授的目光像闪电一样扫过众人，说：“魔鬼不能和上帝并存。但要先搞清谁是魔鬼？”

站在海军军官身后的一脸黑胡须的基督徒吼道：“爱琳娜就是魔鬼。她害了冈维尔舰长，这是大主教阿尔克莽刚刚对我们说的。大主教是不会说错的。”

“先别说谁对谁错，我跟你们走一趟，看冈维尔舰长到底被什么魔鬼缠住了。”哈维激动地说。

#### 四

冈维尔舰长横卧在一张宽大的木板床上，面色苍白，神志不清，身子不停地抖动。哈维教授问清了这位年轻舰长发病后的症状，便解开冈维尔的内衣，把耳朵贴在他的胸前。

冈维尔是爱琳娜的未婚夫，皇家海军“无敌号”战舰舰长。他和美丽的爱琳娜相爱，遭到了他父亲约克公爵的强烈反对，但他还是勇敢地去爱了。不幸的是，当他们即将举行婚礼的时候，他突然病倒，昏迷不醒。大主教看准了这个时机，把爱琳娜推进了火海。当冈维尔的弟弟带领一群人去威胁哈维时，教授已看清了这场闹剧的内幕……

教授在昏黄的烛光下紧张地工作着。这间原来曾做过书房的病室站满了约克公爵家族里的人。他们一个个睁大眼睛，望着哈维，好像哈维是生死场上的法官。

教授默默地从药箱里拿出他自制的注射器，抽进一瓶药剂，用针头挑开冈维尔左胳膊静脉，把药推了进去。片刻，奇迹发生了。冈维尔身子不再发抖，脸上出现了血色。人们兴奋极了。

“水——我要水呀——水。”年轻的舰长说话了。

有人去取水，有人去拿羊奶，有人去端咖啡。公爵夫人在两个仆人的搀扶下也来了。

哈维忙站起身，向夫人致意。夫人老泪纵横：“先生，你用圣灵之手驱走了妖魔，救活了我的儿子，真要好好感谢你呀。”公爵夫人拉着哈维的手，“告诉我，你那神药是不是圣母赐给你的？”

哈维笑道：“夫人，世上从来没有什么神药，你的儿子也不是被魔鬼所迷惑。他患的是心血管阻塞症。”

“哎哟，多新鲜，还有什么阻塞症。”公爵的女儿娇声娇气地说。

“是的，人的心脏好比是个太阳，血液就像我们的地球。地球每时每刻都在绕着太阳运动，血液也是每时每刻绕着心脏运动。如果地球偏离了轨道，离开了它的中心，就可能走向毁灭。如果血的通道——血管出现了障碍，血就不能畅通，搞不好，血液停止运动，生命就要消失。

“年轻的同维尔病因就在这里，连接他左心室的动脉血管有了沉积物，血不能顺利地从左心室流出来，因此全身供血不足，浑身抖动。治疗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打通血液的通路。”

在场的人无不为此有力的解释、朴素的真理所感动。众人都笑了，只有冈维尔的舅舅一脸愁云。他上前一步说：“教授，古罗马的先哲盖仑可不是这么解释心血运动的。他说血液是沿着直线运动，就像雨从天上掉下来，车在马路上行驶一样。你这样解释心血运动，不仅违背了人们的常识，而且和圣经唱反调。这可是罪孽呀。”

“圣洁的长老，”哈维说，“决定真理正确与否，只能是实验和事实，而绝不是经院哲学的定义和圣经上的条文。倘若您老感兴趣，就让实验来验证一下我的理论。”

“上帝呀，难道要剖开人的胸膛看看吗？”

“不是这个意思，有条活蛇就行。”

站在哈维身旁的冈维尔的弟弟一直沉默不语，这位年轻的海军军官为自己两个钟头前在哈维实验室里那鲁莽的行动感到深深的内疚，当他听哈维这么一说，便往厨房奔去。须臾间，他提着一活蛇走了进来。

哈维高兴地接过蛇，把它固定在一块木板上，然后拿出解剖刀，在众人面前把蛇身半透明的肉分开。鲜红的管形心脏有节奏地缓慢地跳动着。

这是多么惊人的实验呵——活体解剖。作为一个实验科学家，哈维深知实践的重要性。自从公元1600年开始，哈维就醉心于这项实验。20多年来，他用活体解剖的方法观察了上百种动物的心脏，并且对每一种动物都进行了成百上千次的观察。他深信，只有这样一丝不苟的工作，才能摘取智慧树上的禁果，只有踏踏实实地做学问，才能寻求到追求自然的法门。他终于成功了。他终于发现了血液循环，终于打开了近代科学

的大门——活体解剖，连哈维自己都没完全意识到，他创立的这种实验方法后来发展成一门崭新的学科——生理科学。300年后，英国科学史学家丹皮尔在《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一书中评价道：“正像维萨里创立现代解剖学一样，哈维把生理学放在观察与实验的正确道路上来，使现代内科和外科医学成为可能。”

此时，哈维用小镊子指点着蛇心说：“如果血液是循环的，我扎住它与心脏相连的静脉，血液不能流回心脏，心脏就会变小变空；相反，如果扎上动脉，心脏就会因为排不出血而胀大。要是像盖仑所说的那样，就不会出现上述情况。”

“当——”远处传来了圣保罗大教堂的钟声。一颗璀璨的晨星在破晓前的天空中升起，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 五

国王在白厅的召见，使哈维无比惊诧。

过去，查理一世都是在温萨宫召见他。在这座王宫里，他为国王和王妃诊病、配药，给他们讲宗教和科学，讲世间万事万物。可今天，国王一反常态，在英国最高政府机关——白厅召见他，他预感到一种潜在的危险已经来临。

马车在沉重的雾气中穿行，它绕过荒凉的詹姆斯公园，来到白厅大街。

哈维在白厅值日官带领下，穿过乳白色的长廊，走进国王办公厅。

哈维站在离国王十英尺远的地方，紧张地说：“御医哈维参见陛下！”

查理一世一动没动，大厅里死一样的沉寂。

“御医哈维参见陛下！”哈维放大了声音。

国王把头偏了一下，瞟了他一眼，仍然没作声。

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

“国王陛下，哈维听候您的吩咐。”教授的声音放低了。

“嗯。”查理一世哼了一声。

“陛下，”哈维上前一步道，“我跟随您多年，从没见过您像今天这样不快，我的心非常不安。您有话就直说吧！”

国王抬起头，眼睛射出两道凶光，直逼哈维：“教授，我想不到你对我如此不忠，你欺骗了我。”

哈维浑身一抖。

“我派你去检查那个魔女，是因为她是一个歌唱家，在欧洲很有影响，胡乱烧死她于国家不利。可你，不去了解实情，蹲在实验室里满嘴胡言，竟然要放了那个魔女，是吧？”

“陛下，昨天下午我在血塔里审问了爱琳娜，血塔禁卫长可以做证，这不能叫不了解实情。根据法律程序，在没对她施行正式医学检查前，不能下结论，更不存在放人之说。”

“够了，我不要结论。她坑害了皇家‘无敌’号舰舰长冈

维尔，这就是结论。”

“陛下，您还不知道，舰长的病已于昨夜治好了。”

国王先是一惊，而后话锋一转，严厉地说：“你整天在实验室搞什么？是心脏解剖吧，难道你不知道上帝讨厌流血吗？”

“陛下，研究世间万物是您的一贯主张，小动物是您的馈赠，我是在遵从您的旨意竭尽全力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啊！”

国王不耐烦了：“这些我不听，你要是放走爱琳娜，引起基督世界的不满，我要严惩你。”

“陛下，圣明的君主呵，我担心，有人要用基督的刀来杀人！”

“什么意思？”

“很简单，你没忘记亨利八世在位时对宗教世界的打击吧，现在有人要翻案了。”

“你说什么？”国王睁大了眼睛，“他们要报复？”

“是的，陛下，您想过没有，为什么有人要陷害我，陷害一个医生，这是因为我是您的御医，是您高贵的身体的保卫者！”

“嗯……”

正当这时，一个宫女走进来，把一杯水和一包药递给国王，查理一世接过药，头一抬，眼一闭就吞了下去，然后喝了一口水。

宫女朝哈维笑了笑，教授忙问：“王妃近日身体境况如何？”

宫女凄苦地说：“她身体日益不佳，昨夜一直喊叫头疼。”

“您告诉王妃，伦敦冬天湿度太大，对她的风湿性头痛非常不利。让她去亚平宁半岛吧，那里有阳光和温泉，她会康复的。”

查理一世见哈维如此关心自己王妃的病情，态度也和蔼了。他把杯子递给宫女，然后摆摆手，示意哈维坐下，接着便询问起救治王妃的办法来……

上午 11 时许，教授离开白厅。临别时，他向国王保证，一定和大主教阿尔克莽合作，为保卫皇权，惩治魔女而斗争。

## 六

爱琳娜赤着双脚，披头散发，双手被捆绑着，被两个神父牵到血塔前的一座阴森森的大教堂里。

这座教堂规模不大，看上去很不显眼，但它却是英国宗教系统的中枢神经，大不列颠宗教法权最高机关——宗教裁判所和专门对付魔女的特殊法庭，就设在这里。

此时，宗教裁判所里已坐满了黑衣神父，他们相互交头接耳。大主教阿尔克莽端坐在审判厅的首席，身边坐着罗马教皇派来的特别检察官。在离阿尔克莽有三英尺远的席位上，坐着

英王的特使，那正是威廉·哈维。

两个神父把爱琳娜押进审判厅，大厅立刻发出“嗡嗡”的声音。

一阵铜铃响过，大主教便转过身，意味深长地说：“教授，就看你的了。”

哈维平静地站起身，一挥手，两个皇家侍卫官便把爱琳娜拖进检验室。

神父们的眼睛盯着检验室的大门。主教大人更是忐忑不安。与其说他不安，不如说他的内心在大声诅咒，他诅咒国王的手伸得太长，干涉了他的内政；他诅咒罗马教皇的昏庸无能，连一个小小的国王都治服不了，但他更多的是诅咒哈维，这个圆滑的东西到底能不能按我的意志去做呢？他望了一眼坐在身边的教皇陛下的检察官，心中暗想。

“哈维要是说话不算数，我就依靠教皇陛下的检察官来处死他。”

检验室大门慢慢地被推开，哈维笑眯眯地走出来。他用目光扫了一下众神父，然后走到特使席，像一位虔诚的圣徒诵读圣经那样说道：“仁慈的主呵，您的臣民由于得不到您的保护而遭到了魔鬼的诱惑。她灾难深重，在苦海里熬煎，见不到您的圣灵之光。她如今渴求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以使她那痛苦的灵魂得到超度。”大主教听哈维这么一说，悬起的心终于放下了。

“可是，主啊。”哈维的话锋一转，“您的博大胸怀和深邃的智慧，在浩渺的宇宙中收容并发现了她的痛苦的灵魂，并把您的圣灵之光无私地照耀在她那不幸的头上。”大主教听哈维这么一说，本来放下的心又悬了起来。

“年轻的爱琳娜，她的痛苦，她的忧伤，她的快乐都决定在这里。”哈维说着一转身，一把抓起大主教带伤的手。阿尔克莽的心“咯瞪”一下，冷汗一下子从他光亮的额头上沁出来。“完了，这回全完了！”大主教惊恐得几乎叫出声来。这时哈维已经把他那只受了伤的手举起来，高声说道，“就是这只手——这只上帝赐给人的神圣的手，赶跑了妖魔，爱琳娜——得救了！”

大厅里立刻响起神父们的惊叫声。主教大人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是我这只手拯救了她，那个魔女！”他感到一阵眩晕

## 尾 声

爱琳娜获释后，大主教一气之下病倒了。

这期间，伦敦所有的神父像发了疯似的拥进他的病室，亲吻他的手，以求消灾解难。消息传到罗马，那里的教徒更加狂热，以为造物主降到人间，纷纷向伦敦赶来。

大主教成了新闻人物，轰动了宗教世界。可他心里明白，

这场戏是哈维导演的，自己担任了小丑的角色，一肚子闷气只有憋在心里。

一天晚饭刚过，一个陌生的神父走进来。见有人来，大主教便机械地把右手伸出去。奇怪，来人没有亲吻他的手，反而把一本书放在他的手上。

“这是什么？”

“主教大人，是一本书，它是哈维先生从法兰克福城捎来的，让我转赠给您。”

“什么？哈维，他让你来的？”

“是啊，他说你们是患难之交。”

大主教没再说什么，哆哆嗦嗦打开这本书，仔细一看，扉页上现出两行金光闪闪的大字：心血循环运动论——献给国王。

“啊！卑鄙的哈维，什么献给国王，统统是鬼话。”极度虚弱的大主教声嘶力竭地喊着，吓得那个神父不知如何是好。

“你快点……快点。”大主教用抖动着的手指着书说，“快点……把它烧掉。”

“主教大人，烧不得呀，这是献给国王的。”

“快点……烧……烧……不能让血液循环。”他说到这儿，突然头一歪、眼睛直瞪瞪地望着天花板，像条沙滩上的死鱼。

#### 陈国英·图

---

注\*：公元 1533 年，英国的国王亨利八世借着教皇迟迟不肯批准他同王后离婚的理由，诏令英国的教会与罗马教廷断绝一切关系，第二年国会又通过了“至尊法案”，宣布英王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首脑，废除了教皇对英国教会的至尊特权。致使基督教受到了严重冲击。

## 《湘绮楼日记》中的不明飞行物

林 凯

其实，关于不明飞行物，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中，不少著作都对之有过或详或略的记述。晚清湘潭著名的学者王闿运，在其所撰的《湘绮楼日记》中，就曾记载过发生在湘、川大地的两起不明飞行物事件。

清同治十一年十月初一（1872年11月1日），正在衡阳城内纂修县志的王闿运，于当天中午，目睹了一个不明飞行物对衡阳县城的光顾。他在日记中写道：“午过春甫，陪接三饭，同坐者唐叟、傅客（山西太平人——原注）、唐葆吾。归将至门，街间地光如月，仰视见一流火，碧色，大可升许，尾作赤焰，未（时）至西南隅而没，盖电气之小者，离地可里许，耳似有声而未谛也。所见流火，未若此之巨怪。”

这段文字并不晦涩难懂。像这样有形有声、发光吐焰的飞行物，用气流来解释，似乎不符事理；若解释为球状闪电，经请教专家，亦不合逻辑。虽然王翁这天的日记因疏忽未记晴雨，但查前后三五天的日记，均记录这段时间的衡阳城天气晴和，艳阳高照，不存在闪电产生的条件。如果是流星，同样难以解释，流星只能见于夜间，离地面的高度在50~140公里处，而且陨石雨、流星坠地也没有类似飞行的轰响。王翁听见到的飞行物，应当是人们今天常说的“飞碟”或UFO。

无独有偶，时隔九年，王翁在四川尊经书院授徒期间，又在重庆目睹到另一不明飞行物。清光绪七年十一月八日（1881年12月28日），王翁与同行诸人游览重庆附近的涂山，“循山北行，村落多依岩谷。可五里许，望林树中一银珠，光彩灿烂，疑是新月，又疑无此莹焰，炫晃久之，径转而隐。”从王翁日记的上下文看，此物出现的时间约是下午四点钟，当天天气晴好，故此，即使是新月初出，在阳光下不可能“光采灿烂”；其次，“银珠”应为圆形，而十一月初八日的月亮应是半月，不会是满月，一弯半月绝不会让人将其看成“银珠”般的形状，再说，就算它是月亮，也不会“炫晃久之”，发出强光并且摇晃摆动很久，谁见过这样的月亮？笔者以为，这亦是个不明飞行物，不知当时川蜀地方的其他书籍有否记述？不知专家读者以为何如？



## 美丽的空中楼阁

人类在二十世纪最后一件征服太空的壮举将是迁延已久的国际空间站的升空计划。美国出版的《科学》杂志在对这一太空城计划作出全面报道的同时，也客观地指出：“国际太空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为雄心勃勃的一项太空计划，倘若没有富于幻想的前几代人为实现在太空中居住出的种种努力，也是无法实现的。”

事实确实如此。早在 1857 年，美国《大西洋月刊》推出美国作家赫尔的科幻小说《砖砌的月亮》，便首次出现了太空站的构想。这轮人造月亮是借助于一个巨大的飞轮把砖运上太空建造起来的。

而能使人亲眼目睹的最美丽的太空城市图景出现在电影《2001：太空奥德塞》中。

早在 1923 年，德国科学家奥伯特便设想出一种轨道平台，他把这种平台看成人飞飞向月亮与火星的前进基地，并用太空站这个词来命名他想像出的轨道平台。这是人类第一次使用这个词。在这个词被创造出来的 75 年后，国际太空站终于升空进入了实施阶段。今年底，美国的奋进号航天飞机将把两名宇航员送入太空，完成太空作业。他们将把已经送入太空的功能货舱与节点舱连接起来。

这是人类在和平时期的一项最伟大的工程。

美国和俄罗斯将提供几个独立舱体，日本、加拿大和欧洲各国将提供一些实验室和微重力环境下的研究设施。这项工程预计到 2004 年完成。届时太空站内部仅工作空间就将达到 1300 立方米。整个工程将耗资 294 亿美元。为了完成此次太空工程，为把一百多个配件发送上太空，美国航天飞机和俄罗斯的运载火箭将发射升空 45 次。

火箭技术的先驱德国人布劳恩在本世纪中期曾经预言过：本世纪内，将有第一个婴儿在太空中诞生。而我们可以肯定看到又一个伟大科学家的预言破产。在本世纪末，我们刚刚开始讨论太空人的性生活问题。太空中的有性繁殖将移送到下一世纪去完成了。无独有偶，在太空时代来到后，我们也看到了科幻作家犯下致命的错误。马丁·凯丁在其写于 1987 年的小说《走出地球》中，借一个传教士之口宣称。在宇宙飞船里，不仅重力等于零，人类的道德观也等于零。而真正发生的现实是，男女宇航员拥挤在狭小的舱位里，并没有制造令媒介与大众热衷的种种绯闻。更何况，空间中的重力也并不等于零。

科学预见未来，科技实现未来，而科幻小说永远以诗性的方式倾听未来。当未来真想告诉我们一点什么，而播送出信息的时候，我们相信，一定是科幻那敏锐的智性触角感觉到未来。当科学还为能在地球的微重力环境中干些什么而费尽心力的时候，科幻早已越出太阳系，进入了星际飞行时代。动力是太阳风帆，是反物质火箭，或者穿过黑洞，生命本身在辉煌的

湮灭里得到跃迁！

航天时代在冷战时达到其第一个高峰期。

其实，在本世纪初就有人试图将航天之梦变成现实。齐奥尔科夫斯基少年时因残疾被迫中断学业，四十岁上才开始研究火箭与航天。在我们接触到的科幻作家中，还没有谁在作品中掺入那么多具体的技术细节。他设想用煤油和液态氧作为液体燃料，推动火箭在太空飞行。他通过计算还指出，要想飞出地球，只靠单级火箭是不能胜任的。根据他提出的经典公式计算，单级火箭所能达到的最大速度是每秒 9 千米，减去空气阻力和地球引力引起的速度损失，单级火箭实际只能达到每秒 7 千米，小于第一宇宙速度。如果把火箭设计为多级的，不断甩掉无效的负荷，减少飞行阻力才能挣脱地球引力。正是他的远见卓识得到实际运用，从而大大缩短了人类进入太空的历程。令人遗憾的是，齐奥尔科夫斯基没能看到自己大胆而科学的设想变为现实。

20 年后，美国人戈达德将齐奥尔科夫斯基的火箭理论部分实现。1926 年 3 月 16 日下午，一枚火箭从马萨诸塞州一个农场上腾空而起，这枚火箭飞行时间仅 2 分 5 秒，但戈达德非常清楚这对人类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他激动地说：“这一下，我可创造了历史！”

火箭真正地挣脱地心引力飞向太空是 1957 年 10 月 4 日。前苏联的卫星号火箭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太空，从此，太空对于人类来说，才成为一个开放空间，人类因此开始了一幕又一幕的登天壮举。

在这个伟大的进程中，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学生科罗廖夫是一个值得记取的名字。他主持研制的两级火箭把第一颗卫星送入了太空。在他领导下，前苏联成功研制出东方号运载火箭，把世界上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送入了太空。之后的宇宙飞船站载人对接飞行，也是他在航天领域的杰出贡献。

在 60 年代初，前苏联刚完成了载人航天飞行，强大的竞争对手美国就宣布，要在 10 年内把宇航员送上月球。太空竞赛是科技水平的较量，更是综合国力的一场全面角力。阿波罗登月计划成为一个有 2 万家相关企业、200 多所大学和 80 多个科研机构共 42 万多人参与的庞大工程。经过 8 年的艰苦努力，在连续发射了 10 艘不载人的阿波罗飞船后，终于在 1969 年 7 月 16 日发射成功载人登月的阿波罗 11 号飞船。

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影视画面可能有两个：一个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一个是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表面时说：“对一个人来说，这只是一小步。可对人类来说，这却是巨大的飞跃！”美国人还在月球上竖立了一块金属纪念牌，上面写着：公元 1969 年 7 月，来自行星地球上的人首次登上月球，我们是全人类的代表，我们为和平而来。”这是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它表明，人类一旦飞出地球大气层，就有可能获得一种全新的观点。这仰观点

是主人类的观点。

而科幻作为一种文学样式，作为一种思想形态，在大多数情形下，作为出发地的正是这样一种特别的观点。美国科幻作家，我们的老朋友詹姆斯·岗恩他正确地指出：“把人类看作整个种族的观点，不仅是科幻小说的特征，而且是科幻小说的基本观点。”

## 第一部科幻小说 《弗兰肯斯坦》

杨 语

十八、十九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后，国力空前强盛。在文化艺术领域中，宣扬自由与人性解放的浪漫主义文学席卷欧洲，旗手就是伟大的诗人雪莱与拜伦。与此同时，神秘恐怖的哥特式小说也大行其道。好些女性作家，都是此道中高手。雪莱的妻子玛丽·雪莱就是其中一位。

1816年，日内瓦水光潋滟的秀丽的湖边。一个风调雨顺的夏天。玛丽·雪莱夫妇，偕诗友拜伦及意大利医生波里多利一起到此度假。白天，徜徉于湖光山色之中，最多的话题是方兴未艾的科学进步，真中最激动人心当然数查理·达尔文的进化论。意大利物理学家亚历山德罗·伏打成功制造出验电器，更激发了他们丰富的想像。

夜幕降临之后，他们又沉浸在另一种人为制造的情境之中。最主要的节目，就是讲述鬼故事，这种特别的氛围，理应催生出新的哥特式小说，但这一灰，却奇迹般地催生了第一篇科幻小说。作家在1831该书再版序言里对当时的情景作了洋尽的回忆。

一天傍晚，他们朗读一个德国鬼怪故事以作消遣。拜伦还提议每人写一个自关超自然现象的故事。玛丽则被要求写一本鬼怪故事。又一个黄昏时分，朋友们开始讨论一个新科学实验：，一个科学家试图用伏打电疗法使尸体重新复活。他们还探讨了把某些动物的各个部位制造出来，装配到一起，赋予其生命的可能性。

晚上，玛丽便“梦见一位脸色苍白的学者，正跪在他所创造的怪物身边”。“我见到一个可怕的幽灵躺在那里，一架功率强大的引擎正在开动；那幽灵颤动了，显现了生命的迹象。”

第一部科幻小说由此诞生。

1931年，《弗兰斯斯坦》拍成电影。如果说，科幻小说里总会有一些更有益处的思想的话，而电影，这个更加商业化与工业化的产物，会更多地有感官刺激来取悦观众。《弗兰肯斯坦》问世已近两个世纪，人类的社会生活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这部小说所创造的一些原型母题：如技术进步风险；科学家在发明欲望驱使下的疯狂；以及科学对伦理的挑战等，都还在今天的科幻小说中余绪未了。

## 百年科幻宇航篇

### 本刊编辑部

#### 科幻真的具有预见性吗？

世界历史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科技发展改变了文明发展的途径，也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方法。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只需要想想第一篇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是在怎样的科学思潮与产业革命的思想背景与技术背景之下，从众多神秘恐怖的哥特式小说中脱颖而出就足以说明一切了。

不知道凡尔纳写下被鲁迅译为《月界旅行》的杰作时，他是否真的想到了百年后的登月实践。但基本事实是，在人类航天进入实施阶段后，某些技术细节与凡尔纳的预言惊人地相似。

对于这个不争的事实，许多把科幻仅仅看成是技术时代的新版童话的人们也不由得要在内心深处重新定义科幻：在科幻作家有意无意之间对科技发展的前景表现出惊人预见性的同时，一些富于创见性的科学家却在这方面犯下致命的错误。

1930年，卢瑟福成功地分裂了原子，他却看不到这个发明中所包含的巨大实用价值和革命性的信号。对此，他用今天看来难以置信的口吻说：“如果有人寄希望于通过改变原子来获得能源，这无异于水中捞月。”连伟大的爱因斯坦也曾同意他的观点，他说：“没有迹象表明原子能是能够获得的。”

阿德里安·贝里多年来致力于人类社会未来趋势的研究，他说：“如果我们不相信专家能够准确预测未来，那么又能相信谁呢？回答是，对于长期预测来说，科幻小说作家是可以认真信赖的。”科幻大师克拉克的话听起来更有说服力：“我认为只有科幻小说读者或者作者才真正能够讲清楚未来世界的可能性问题。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数以万计的科幻故事探索了所有可以设想的，以及大部不可思议的可能性，用批判的态度去阅读科幻小说对于任何一个想研究未来10年以上的人都是一项基本的训练。那些不熟悉科幻小说的人是几乎不可能去想像未来世界的。我并不是说有百分之一以上的科幻小说的读者会成为可靠的预言者，但是可靠的预言者百分之百都是科幻小说的读者，或者作者。”

就科幻本身而言，就算不能对未来作出任何预言也不要紧。

因为更多的时候，在更多的读者那里，科幻提供的是一个巨大的智性娱乐空间。

凡尔纳月球炮弹与阿波罗登月对照表

项目	凡尔纳	阿波罗
宇航员人数	3	3
航 速	36000 英尺/秒	35533 英尺/秒
航 时	97 小时 13 分 20 秒	103 小时 30 分
降落地点	相差十几公里	
发 射 点	同为佛罗里达卡纳维拉尔角	

我看二十一世纪

## 知识的社会

袁正光

21 世纪正迎面走来，离现在不到 26 个月的时间，可以说已经处在倒计时阶段。

正在这个时候，一个巨大的信息化浪潮滚滚而来，席卷全球。它将远远超过几千年前的农业化和几百年前的工业化浪潮，再一次改变人类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正在这个时候，克隆绵羊成功，“深蓝”战胜了世界棋王，火星探路者登上火星……

正在这个时候，“三大法则”——描述微处理器性能的迅速革新的穆尔法则；说电脑网络的价值等于节点的平方的梅特卡夫法则；说硅谷的数字脑袋中有一个可笑的念头冒出，便会迅速传播开来并影响美国企业界心理的盖茨文化霸权法则——以威力空前、无可避免的历史力量改变着现实。

正在这个时候，“三个转变”——由权力社会向知识社会，由等级社会向网络社会，由喝脱脂奶的社会向喝 2% 脂肪奶的社会转变——扣人心弦的奇迹已经出现。为此，斯坦福大学教授约翰·科阿曾这样告诫他的学生：“你必须毫不怜惜地抛弃各种妨碍创造性的因素：标准运作程序、礼仪、行为准则、限制性的品牌形象、对以往成功满怀崇敬的记忆。”也就是说，创造性，已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正在这个时候，“无限制资本家”——应该说是“知识资本家”，一群靠知识发财，穿牛仔裤（不受拘束）的，坚信科学技术可以无休止地创造永久经济繁荣的现代企业家——登上了社会历史舞台。他们具有无限制的思维，是名副其实的科学幻想家！他们将造就整个 21 世纪无限制的繁荣。

21 世纪，人类将面临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位法国预言家曾预言：互联网络将是 21 世纪的主要传播媒介；大约到 2005 年前后，电视电话将大行其道；大约到 2012 年，癌症的疗法将得以完善；到 2018 年，将可以用显微装置来修补细胞；到 2020 年，汽车将由氢来驱动。五大技术浪潮——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显微技术和氢能技术——将彻底改造世界。

信息化制造技术将导致生产车间无人化，制造过程非物质化，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里或小办公室里上班，一种新的办公概念 SOHO 现象正在兴起。SO (Small Office) 指 2~5 人，在住宅附近的小办公室，HO (Home Office) 指家庭办公室。

传统的“工作”将消失。“按岗位付酬”将让位于“按业绩付酬”。按业绩付酬采用按比例提成、贡献奖、利润分成以及其它可以更改的付酬计划，其中心思想是，确保个人感到其贡献同他或她所得的报酬是相等的。

今天，占美国 2%的人口生产足够的粮食，到 2020 年，再以 2%的人口生产所需的冰箱、彩电、汽车等工业产品，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两个 2%”，也就是少数人用少数时间生产出人类所需的、足够的物质产品。那么，多数人用多数时间干什么？生产和传播知识！

所以，21 世纪的社会是“知识社会”。知识将是这种社会的核心，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将成为社会的主流，职业也将逐步从谋生的手段转变为“实现自我发展和自我满足的一种需要”。

我们已经精晰地看到：辉煌、灿烂的 21 世纪，是一个充满科学和幻想的世纪，是一个真正的科幻世纪！

（本文作者系科学与社会发展学者，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



## 桦树的眼睛

赵海虹

实验证明，音乐对植物的生长有显著的影响，青年女科学家瑟瑟进一步发现了植物也有情感。然而她却突然死于“心肌梗塞”……

瑟瑟姓许，是一个文静的女子。她不仅是我少年时代的好友，成人后亦是我难得的知交。

瑟瑟是一个很好的说话对象，她很有耐心，即使我接连几个小时滔滔不绝地发牢骚，她也会一直面带微笑地倾听。

她是研究植物学的，拥有一个设备完善的个人研究所，房前还有一片白桦林，四季风光如画。她细心地照料她的植物连同那片小树林，并用她无比的耐心等待它们的回应。

她很早就说过，植物也是有感情的。

许多人对此付之一笑，包括顾世林。

顾世林与我俩是青梅竹马的老朋友，我们三人从小就是邻居，时常一起在海边拾贝壳，堆沙堡。我们缘分不浅，又在同一所小学、中学读书。成人后，我当上了世界畅销周刊《默》的一名海外记者，周游列国。世林定居香港，只有瑟瑟仍留在北方的海滨城市A市，进行她默默无闻的研究。

瑟瑟的表情总是不温不火，只有两件事能让她平凡的脸生出光彩。头一桩是在她说到植物的时候。

她说，清代《秋坪新语》中有记载：当夜深人静时，有个叫侯崇高的读书人在他“异彩奇葩、灿列如锦”的菊花书斋中，弹起了悠扬悦耳的古曲。没有多久，四周的菊花“闻琴起舞，簌簌乱摇”起来。这时“风静帘垂”，纹风不进，为什么菊花会“动”起来呢？侯崇高停指歇弦，菊花安静如常，复弹则又摇动，吓得他推琴而起，不敢再弹了。这种现象，过去一直被认为是无稽之谈，现在则被一些科学实验所证实了。

每当提到这类事情，瑟瑟便脸色微红。有次她还兴致勃勃地说：“我这儿有许多资料：印度做过植物对音乐反应的实验，发现一种‘拉加’乐可以使水稻、花生、烟叶的产量大幅度提高。N国也做过一个实验，在长着西葫芦的两间屋子里分别播放摇滚乐和古典音乐。结果放摇滚乐那间的西葫芦背向收音机，而播放古典音乐那间的西葫芦的茎蔓则缠绕在收音机上。可见，植物也有喜欢和讨厌的感情，是吧？”

那时的瑟瑟，让我看了忍不住也兴奋起来，也对植物发生了兴趣。

还有一种情况是当她提到顾世林时，语调中总有种深切的关怀，眼波流动，透出浅浅的温柔。我若是男人，见到这样的

姑娘，一定会怦然心动的。

但顾世林是个傻子，这么多年也未看出瑟瑟的心。我曾想告诉他，但瑟瑟不答应。

“你不让我说，那你自已告诉他呀！”

“他呀，他已有了所爱的人。”

我闻言一呆，顿时为瑟瑟伤心起来。此后，大家分散到各地工作我也再没有机会为瑟瑟做些什么或者，当时我应该告诉世林？

2006年12月9日，也就是两周前，许瑟瑟死于心脏病，年仅27岁。

瑟瑟的未婚夫白朴立刻打电话通知了我，但我直到今天才处理好手头的事务，赶到A市。

今天下午3点，我刚下飞机就给白朴打了电话。

“喂，请找白朴先生。”

“我就是，你是陈平么？我分辨得出你的声音。”

“是的，我刚到A市。瑟瑟她……”

“对不起，无法让你见她最后一面。前天……把她火化了，骨灰已葬在海滨公墓。”

“我想看看她。”

“那么，我带你去。”

见到白朴的时候已近黄昏。海边的天色很美，天空好像喝醉了酒似的，天蓝中带着桔红。海风很大呼呼的风声中夹着海浪拍岸的声音。一位身着灰色长大衣的男子，手里拿着一束白色的鲜花，静静地站在海边。他一见到我就迎上来问：“你是……”

“我是陈平。”我也分辨得出他的声音——低沉的男中音，“你好白先生。”

“请叫我白朴。”

我是我第一次见白朴。半年前瑟瑟才在信中提起他，说他是她父母安排的结婚对象。她从不愿意细谈他的情况，只说他是她父亲的学生，在A市一家N国与我国合作的研究所工作。她说：“那人虽不讨厌，但也只是我父母喜欢的人，不是我喜欢的。”或许，她中意的男子永远只有顾世林一个。

“我带你去瑟瑟的墓。”白朴转身向前走去。我回过神来，跟在他身后，不一会儿，就看到了那块嵌着瑟瑟27岁生日照片的白色大理石墓碑。

白朴把花放在墓前，一言不发。那是一束洁白的百合花。

“花一摘下来就失去了生命，瑟瑟不喜欢摘下来的花。”我忽然说。

“就算她不接受好了，但这是我的表达方式。”白朴的神情变了，目光中泄露出他的痛苦，“她在乎她的植物，却不在乎我。”

我心中黯然，觉得他很可怜。但瑟瑟呢？她的感情呢？我望着瑟瑟的照片，年轻的瑟瑟，你爱情的秘密已永远埋在了地

下。我的鼻子发酸，眼眶也禁不住湿润了。

“有件事我不太明白：瑟瑟是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的，那么她应该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但我和她是二十多年的朋友了，从未听说过她有这种病，也从未发现她的心脏不好。”

“医院的检查结果是心脏病致死。医生也不明白，这么年轻的死者，以前没有心脏病史，如何会心脏病发作。我希望他们能再仔细研究一段时间，但瑟瑟的父母不想再拖下去了。瑟瑟之死对他们而言是难以承受的打击，他们只希望让瑟瑟早日安息，不要再徒留人世供人解剖研究。”

白朴停顿了一下，继续说：“瑟瑟的父亲是我的恩师。我父母早亡，在北京大学就读时，许教授夫妇在学习上、生活上都给了我许多帮助。我毕业回A市前，他们告诉我，他们的独生女瑟瑟还留在A市，要我照顾她。言下之意当然很明白。”

“是这样，瑟瑟很少提这些。”

“我回A市后，和瑟瑟接触了一年。许教授夫妇还曾特地从北京赶来，希望我们能确定婚姻关系。可是，才半年她就……”

我转向白朴，抬头望着他，不漏过他任何细微的感情变化：“那你，爱她么？”

“我不知道。”白朴的目光顿时黯淡了，像锁的眉头给人以忧郁感，“她一心一意只为工作，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而每次见了面，她不是谈植物的感情问题，就是怀念她逝去的少女时代，使我感到，我在她心中没有任何位置。陈平，其实我很早以前就认识你了。她常常说到你，讲你生活中的一滴一滴，关于你的趣事仿佛特别多，使从未谋面的你在我想象中活生生地笑着、说着、生活着，以致我和她一起时觉得仿佛是在和你约会。”

这一瞬间我恨白朴。但听到瑟瑟是那样深情地怀念和我共同度过的青春岁月，我的心中又充满了甜蜜的哀伤。

白朴犹豫了一下又说：“但是，从瑟瑟的回忆中，我总觉得还有一个男人的身影，从未离开她的身边，好像已经根植于她的心灵深处。我不知道那个男人是谁，但我清晰地感到了他的存在，明白只要有他在，瑟瑟的心中就永远不会有我的位置。”

说到这儿，白朴忽然掉转头背对着我，不让我看到他的表情：“我告诉自己不爱我的女人我也不爱她，我以为我做到了，可是……她死了，她再也不会对我说见鬼的植物情感，她再也不能对我讲述她的过去……我受不了这样！”

我的视线一下子模糊了，我的悲哀与白朴的情感找到了契合点。我顿时觉得自己了解他了，自己完完全全地了解他了，包括他的悲伤，他的无奈，他的痛苦！

我哭了，极少在人前哭泣的我哭得泣不成声。白朴也哽咽着，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淌。我从没想到我会看到这样的景象，我和一个刚刚谋面的男子在瑟瑟的坟前一同哭泣。

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爱瑟瑟。

快到家时已近8点。我在A市还有一套旧房，这次回国就住在这里。此时我的情绪已经稳定下来，我掏出钥匙正要走进单元楼，耳边忽然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陈平，是你么？”

我回过头，那人是顾世林。

“我接到你的电报就想来的，但手头还有一些紧急的工作，所以……”

“我也是今天刚到。我们都是成人了，不比以前那么轻松。三天后，我就要回N国，为太空英雄诺曼一家做专访。”

“我住在白桦旅馆，也是只预订了三天。我想你应该早到了，所以到这里来找你。”

我们绕来绕去，谁都没有吐出那个令人心痛的名字。

“世林……”我开了口，又说不下去。我能说些什么呢？说瑟瑟对他的感情？

突然间他的目光变了，变得那么忧伤。他开始说瑟瑟，说我们三个人以前的故事，说到动情处，他握住我的手，泪水一滴滴落在我的手背上。我轻抚他的头，好像安慰一个小孩子。我的悲哀已在今天下午瑟瑟的墓前痛痛快快地倾泻了出来，与白朴共同分担了。现在的我没有哭泣，只在心中哀哀地叫着：“瑟瑟呀，瑟瑟呀——”

第二天清晨，我带顾世林去海滨墓场为瑟瑟上坟，之后我又独自赶到市红十字会医院了解瑟瑟去世时的具体情况。

“许瑟瑟被送到医院时心脏就已停止跳动。当然，我们还是尽力抢救，希望能出现奇迹，但最终没能拯救过来。她的死因是心肌梗塞，而她以前从未有过心脏病史。她的未婚夫倒是提出要查清病因，院方也希望家属能贡献许瑟瑟的遗体供解剖研究，但他的父母不同意。”

我完全理解伯父伯母的心情。女儿已经死了，再也活不过来了，何必再让她受苦呢？

“是否有可能是药物引起的心肌梗塞？据我所知，厄古丁就能造成中毒者心肌梗塞，在短时间内死亡。”

“是有这样的药物，但经过我们的仔细检查，病人死前未注射、服用任何有害药剂。”

我总觉得瑟瑟的死亡像非正常死亡。那么难道这是谋杀？如果是谋杀，那就必定有凶手和谋杀动机。与世无争的瑟瑟，她的存在会威胁到谁的安全呢？我决心弄个水落石出。

下午，我又去了瑟瑟的个人研究所。两年前，我回国休假时来过这里，此次故地重游，却已物是人非。

研究所坐落在郊外，规模很小。研究所不远处有一片白桦林，瑟瑟把林子也布置成实验区，在那里安装了一些试验设备。

“这些白桦树都是我的朋友！”瑟瑟的笑语犹在我耳边回响，让我想起“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诗句。

瑟瑟喜欢白桦树，她说桦树干上的黑色斑块像无数双友善

的眼睛。

“这是你的眼睛，像不像？”瑟瑟仿佛正站在我身边，指着一棵白桦树说，“我常常站在这儿看着它，就像看到了你一样。”

此刻漫步林间，每一棵桦树上似乎都有无数只眼睛在闪动，每一只都像是瑟瑟的眼睛，温柔美丽的眼睛。阳光透过枝叶照进林间，在碎石小径上撒下点点跳跃的金斑。本来是晴朗无风的天气，桦树的枝叶却在微微颤动，发出“瑟瑟”的声音，空气中仿佛飘荡着一种令人怀念的气息。瑟瑟已匆匆离去，离开了她热爱的生活，离开了她热爱世界。但为什么此时此刻，我却感到她还活着，与那桦树林一同在我身边低唱？我的心中涌起难言的情感，有怀念，有悲哀，还有追忆往事时的怅惘。

小路的尽头就是研究所，那是一排乳白色的平房。所有的房间都是互通的，只有一扇对外进出的门，使用二十字密码锁。整个研究所有严密的保护措施，如果不通过正门，绝对无法进入其中的任何一间。

我忍不住敲了敲正门，好像瑟瑟还会像两年前那样喜出望外地开门迎接我。

我一声声地敲，一声声地唤：“瑟瑟，瑟瑟，开门呀！”

没有回音。泪水顺着我的脸颊往下流，我的手无力地垂下来。我才完全醒悟了——瑟瑟死了，我最好的朋友真的死了！

我的目光停在那锁上，恍惚看到了有一行字：输入既定的二十个数字。我的脑海中飞速掠过一些印象，随即蓦然想起瑟瑟的最后一封信：“平，还记得我们三个共同毕业的日子么？请牢牢记住。”

我们，我、瑟瑟和世林，我们共同毕业的日子。小学毕业日：1991年6月31日；初中毕业日：1994年7月3日；高中毕业日：1997年6月21日，刚好是20个数字。是巧合么？

我用颤抖的手指输入了这20个数字，仿佛冥冥中受着瑟瑟的指引。我有一种预感，如果能打开这扇门，我一定会有极其重要的发现。

“咋嗒。”门果然开了。

研究所共有十三间房，我感兴趣的仅有两间：瑟瑟的卧室和中心实验室。

瑟瑟的卧室不大，只有很少几件家具，摆放得很整齐。瑟瑟死后，无人打扫，家具上都蒙着一层薄薄的灰。瑟瑟一向独处，这间卧室只有我两年前来过，据她的来信说，连白朴都从未获允许进入。

床头的书桌上摆着一个镜框，放着一张瑟瑟、世林和我高中时的合影。我深深体会到了瑟瑟对世林默默付出的爱情。

我又试着打开了书桌抽屉。我相信是瑟瑟召唤我来查明一切，她告诉我“我们三个共同毕业的日子”肯定不是无心的，我一定要把她托付给我的事办好。

一张放在抽屉深处的画片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再仔细一看，原来是从一本杂志上剪下来的“青年植物学家白朴”的照片。我一下呆了。

白朴，瑟瑟的心中也未尝没有你的位置呀。确实，性格内向的瑟瑟会向白朴讲述自己的过去，本身就说明她没有对白朴紧闭自己的心扉。

我缓缓把画片放进提包。我想把它交给白朴，这也许能令他得到一点安慰。

紧接着我又走进中心实验室。两年前我曾在这里消磨过两天时光，瑟瑟教会了我几种仪器的简单操作方法，我最喜欢“玩”的是植物情感变化测定仪。

上个世纪，许多世界知名的植物学家都做过关于植物情感的试验。如“植物对痛苦感受”的试验：把植物根部置入热水中，从仪器中立即传出植物绝望的呼叫声。又如“植物与记忆力”的实验：把两种植物并排置于屋内，让一个人当着其中一株的面毁掉另一株，然后让这个人混进由6人组成的队伍依次走过来（这些人全部带着面罩），当毁坏植物的人走过时，那株活着的植物便在记录纸上留下强烈的信号指示。由此可见，植物不仅有喜怒哀乐，而且会表露感情。

瑟瑟设计制造的植物情感变化测定仪比上个世纪的任何同类装置都要先进，在当代也属世界前列。这台仪器与桦树中的若干台观察仪相连，可以接收到桦树感情波动的信号。仪器还与智能电脑合为一体，具备多种功能，操作方法比较简便。此时我又试着开动测定仪，仪器的显示屏上立刻出现了许多信号。我忽然想到：既然这台测定仪以前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接收桦树林中观察仪发出的信号，并自动储存记录，那么，我可以查到瑟瑟死亡当天桦树的感情信号了。瑟瑟是在桦树林中突然“发病”死亡的，也许我会从中找到什么线索。

我按下“人机对话键”：“我要看今年12月9日晚10点至11点桦树林试验区的信号记录。”

显示屏上出现了无数条波动的线条、刚开始是剧烈地上下波动，不久变为激烈颤抖的线条，如同病人心脏病发作时的心电图。

我倒吸一口凉气，继续命令：“总结这一时期桦树林观察区的信号变化，并进行‘情感辨识’。”五秒钟后，我看到了这样的字样：

“忧虑——愤怒——仇恨、恐惧、痛苦——极度的悲哀。”这就是那晚10点至11点桦树的感情变化过程。

我的疑虑被证实了。根据这样的记录，瑟瑟只能是被谋杀的。从颤抖的线条中，我仿佛看到了凶手与瑟瑟激烈的争执，看到他要伤害瑟瑟，瑟瑟极力挣扎，凶手得逞，瑟瑟死去……

瑟瑟，相信我，我一定会找出真凶，将他绳之以法！我一定会为你雪恨的！

可我在A市只有两天时间了，而对凶手以及谋杀的动机、

方法一无所知。公安部门不可能将仪器显示的结果作为瑟瑟死于谋杀的证据而立案侦察，我只有靠自己了。

“请显示今天下午3 00至3 20桦树林实验区的植物感情变化。”这是刚才我通过白桦林的大概时间段。如我所料，显示屏上出现的是微微波动的线条，如同春天的湖水泛起的轻波细浪，辨识结果：“友好，轻度伤感，怀念。”

我为这新的测试结果喜不自禁，无意间触动了一个按钮。显示屏上的图像变了，又出现了起伏很大的线条，不仅频率高，而且波强远远大于刚才。我大吃一惊，看清显示屏上同时显示出4 38时间。是桦树林区现在传来的信号，发生了什么事？

情感辨识：极度反感。

一个念头疾速在脑际产生：凶手来了！凶手正穿过桦树林向这里走来！

正在这时，我听到敲门声。

瑟瑟不喜欢门铃，她说门铃声对她和她的植物都是一种有害的刺激。因此她在研究所内装上了“回音”设备。那种设备使来人的敲门声和呼唤，甚至说的话都能清晰地传到研究所的每一间房里。这时，我还听到了这样的话：“有人在么？我是CN研究所的马吕斯博士，与这里的前任研究者许小姐有些业务上的往来。如果你是下任研究员，我想和你商量一下以后的合作，以及上月交换的实验植物的问题。”

CN研究所？这是白朴工作的研究所呀。这个马吕斯是否就是白朴的合作者？

“有人在么？中心实验室有人么？”马吕斯继续问。

是灯，我开着的灯泄露了我的存在。我该怎么办？我的心中迅速转过千百个念头。

如果这个马吕斯是凶手，他杀害瑟瑟的动机是否与植物研究有关？

CN研究所是N国与我国合办的植物研究所。N国的学者为什么要到我国研究植物？今天上午从医院回来，我顺便做过调查，CN研究所仿佛正在研制一种什么生化制剂。

我在N国几年的工作中，触及过这个国家各个层面的黑幕，深知这个国家的科研、文化、体育活动等都渗透着政治目的。近年来，新闻界多次揭发N国采用与别国合作的形式秘密研制生化武器，一般由N国出资，合作国提供场所，以便避免污染N国的环境。如今把生物制剂与N国相连，我脑海中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生化武器！

我一下子兴奋了起来：假设N国的马吕斯假合作之名，暗中研制新型生化武器，并未让合作者白朴察觉，却被瑟瑟发现，她甚至掌握了他研制生化武器的证据，他是否就有充分的理由杀害瑟瑟？

绝对有。马吕斯很可能就使用了他新研制的生化制剂——这用一般的检测方法是无法发现的——害了瑟瑟。

如果事实真是如此，那么，既然瑟瑟已死，他的罪恶又不为人知，他为什么还要到这里来呢？他要寻找什么？是不是这里留有他的犯罪证据，比如：瑟瑟先前所掌握的他研制生化武器的证据？

想到这儿，我的目光飞快地在实验室中搜索。突然，我捕捉到了一抹不协调的色彩。那是一个很小的瓶子，瓶口密封，瓶里盛着大约 20 毫升的液体，瓶身上半截是红色，下半截则是透明的。由于瑟瑟喜欢白色，中心实验室中使用的器具除透明的以外仅有白色，所以那一抹红就特别醒目。或者可以这样想：这不是瑟瑟实验室的药剂瓶。

敲门声停了，也许马吕斯已经离开，或者守在门口，危险还未解除。我打算暂时躲一躲，并利用这段时间更细致地调查一下。

我把小瓶子放在掌心中仔细地瞧，发现瓶上还贴着一个小小的标签，上面写着“Danger”（危险），瓶底玻璃上浮出浅浅的“CN”字样。它使我对马吉斯就是谋杀瑟瑟的凶手的想法深信不疑了。但我该怎么办？马吕斯也许还不知道谁在这里，可如果我走出研究室，他必定会跟踪我的。而且，很可能他事先就从白朴那儿知道我与瑟瑟是最好的朋友，我一到 A 市他就注意我了，怀疑瑟瑟告诉过我什么。至少，他现在已知道我能开启密码锁，我掌握了他想要的密码！

马吕斯一定会有所行动，在此之前我必须采取主动。当务之急是查明小瓶中的液体，一旦证实它是一种可当作生化武器的新的原病毒，我将立刻通报国际组织并与《默》总部联络。只要尽侠把事实公之于众，马吕斯杀我灭口也就没有了意义。

我的心中有几种念头：一是为瑟瑟报仇，一是惩办这个制造生化武器的魔头马吕斯并商讨 N 国政府，一是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而斗争！我深知这事件幕后有 N 国的势力，斩草容易除根难，那将是另一场异常艰苦的战争。

这一瞬间，我胸中充满了战斗的勇气与力量，我不是孤独的，为瑟瑟讨回公道，将不是一场私人恩怨而是与世界和平息息相关的重大行动。然而，此刻我一个人身在一间与外界隔绝的实验室里，身边都是冷冰冰的仪器与试管。研究所之外仿佛弥漫着罪恶与恐怖的气息，我内心深处有一点害怕，不，是非常害怕。

我的身体微微颤抖，我渴望有谁相帮助，这时候我想到的第一个名字就是白朴。

为什么是白朴？也许因为他让我觉得，他是瑟瑟的男朋友，是一个可以信任和依靠的人。

我取出手提式电话，正准备输入白朴的电话号码，耳边却又传来了马吕斯的声音——他果然一直等在门口：“如果你现在不能见我，我还会再来造访。或者你用电话和我联系，我的号码是 57326389。”

随后，植物情感变化测定仪上的信号证实他又一次通过了



白桦林并消失了。

我相信，这一次他是真的走了。他大概已知道我的身份，不怕我会逃出他的手掌心。

我松了一口气，又拿起电话。不能找白朴——心里有个声音这样说。我犹豫了半晌，才按下顾世林的号码。

为什么不找白朴？因为他的电话很可能被马吕斯监听，他的一切活动，说不定也都受着马吕斯的监视。这个推理合乎逻辑。

“喂喂，我是顾世林。”

“是我，陈平。”

“平，我刚才去找过你，但没有找到。我有事要告诉你。我现在过来可以么？”大概是感觉到我的犹豫，他作了解释，“是这样的。我中午接到一个电话，请我们两个明天上午9 00一起去CN研究所。平，你去么？”

CN研究所？“是谁打来的电话？”

“对方没有说明。他好像很急，只说请我们去就匆匆挂断了电话。不过，CN研究所不就是瑟瑟的未婚夫白朴工作的地方么？也许是他请我们去的？”

“你打算去么？”

“我想见瑟瑟的未婚夫，看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飞快地思考着——如果是白朴打的电话，他一定会留下姓名。那么，会不会是马吕斯设下的圈套？

不，我们不能去！

但是，如果是白朴打的电话呢？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今天我电话里对他说过，瑟瑟还有一位朋友到了A市，还把顾世林房间里的电话号码告诉了他。或者白朴已猜到顾世林就是那个在瑟瑟心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人，所以打邀请电话的时候，由于某种心理障碍而没有自报姓名。

当然，假如是马吕斯的约会，我们去会是很危险的。谋杀并不难，尤其是凶手掌握了不留痕迹的新式杀人武器。但这样也好，这正是一次我们互探虚实的机会。可我不能让顾世林去冒这个杀身的危险，我需要想个理由。有了，正好有一件事可以交给他去做。

“世林，拜托你一件事可以么？”

“尽管说好了。”

“世林，你是知道的，我能留在这儿的时间只有两天了，可我还有其它事要做。明天上午，我本来应该去找一位化学家，请他帮我检验某种药品的成分，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当然我更希望去CN研究所。”

“你的意思是——”

“明天我代表我们两个人去赴白朴之约，请你代我去找那位化学家，可以么？”

“平！”世林在电话里的声音变得怪怪的，许是觉得我有点儿蛮不讲理吧。

“我们是老朋友了，就帮我这个忙吧！”

“平，我不是怪你提出的要求不合理。我想你这么决定一定另有原因，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有问题我也可以帮你解决嘛！”

我的心中涌上融融暖意，世林对我的理解比我想象的还要深呀。但是那个原因我不能告诉他，否则他一定要孩子气地和我共同冒险。

“那么你是答应了？”我趁势问。

“是的。”世林的回答颇有几分心灰意冷。

我对他有些抱歉，但我不希望他涉险。他是我的好朋友呀，我没能救瑟瑟，我至少要救他。

我把贴着“危险”标签的小瓶放进包里，站起身来，最后把实验室里各种实验器具细细察看了一遍。我事先并没有想到还会有新的发现，这发现后来改变了我的命运。

那是一个白色大圆筒，打开盖子可以看到筒里装有一个绿色的密闭容器，我认得这是一种恒温器，可以使容器内部保持特定的温度，而我手中的这个恒温器内部竟保持了零下 67 摄氏度的低温。筒内大约有 500 毫升左右的液体。可以想象，这种液体在常温下呈气态。我盖上盖子，一字字地读出瑟瑟贴上的标签说明：桦树之酒——植物兴奋剂——现仅证明对桦树有效。

那么瑟瑟成功了！

她曾对我谈起她的设想：植物表达感情的方式很难被人类所察觉，但只要研究出一种能使植物兴奋的物质，把它们的情绪充分地显露出来，人类终究会认可植物也是有情感的。如果发明了这种物质她要把它叫做“酒”。

虽然这种“桦树之酒”只对桦树有效，但这发明已能震惊世界——这是植物的兴奋剂呀，能让我们的世界变成一个有更多的声音、更多的情感、更丰富、更快乐的世界。我要把这件事通知瑟瑟的父亲，他一定会为瑟瑟感到骄傲。我也希望他能以自己的国际知名度，帮助瑟瑟实现她生前的愿望——把“植物之酒”推上世界植物学研究的高峰，而瑟瑟的名字将被载入史册。

当夜，我秘密离开了瑟瑟的研究所。第二天早晨，我便把那可能盛放的是新病毒的药剂瓶交给顾世林，请他按我给的地址去找那位化学家。然后，我只身前往 CN 研究所。

CN 研究所占地不大，从外观上看与其说像研究所，不如说像一幢高级别墅。

迎候的人果然是白朴，我顿时松了一口气，悬着的心落到了实处。“你好。”

“早上好。怎么，只有你一个人么？”

“世林另外有急事要做，让我代他向你致歉。”

“请进来坐。”我跟在白朴的身后走进实验大楼。“会客室在一楼，我的卧室在 2 楼，或者你想看看我的工作室？”

“不，我想去你的卧室说话。”我轻声说，“这幢楼里还有别的人吧？有些话我不想会在客厅里说。”

“这里还有我的合作者马吕斯教授和他夫人。”白朴望了我一眼，接着说，“那就按你的意思，到我卧室去吧。”

一进他的卧室，我立刻关上门，取出一个小如火柴盒的仪器，在房间里四处寻找。

“怎么了，你在干什么？”

“嘘——”我示意噤声。大约五分钟后，我解除了警报。

“我怀疑你被别人监视，不过你的卧室没有装监视仪和监听器，我可以放心说话了。”我见他的神情变得十分严肃，“我待会儿向你解释。你请我和顾世林到这里来有什么事？”

白朴有些犹豫，他缓缓回答：“我……其实我是想证明自己的一个猜想。嗯，就是想证实顾世林是否就是瑟瑟一直爱的那个人，我想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模样。”

“果然如此。”

“你总能了解我。”白朴笑了，他的微笑能令人感到温暖，“所以我也希望你一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看到你，会使我不那么难过。”

我被他的话深深感动了。闲谈几句之后，我从包里取出那张从瑟瑟的卧室里找到的画片。

“这是瑟瑟的卧室里放着的画片，是你的照片。”瑟瑟虽然一直暗恋世林，但她终于也被白朴的真情感动了。这张暗藏的画片就如她深藏未露的情感，他一看就会明白。

他颓然跌坐在床沿，低垂着头，喃喃道：“我明白那句话了……我真愚蠢……”

“白朴，别这样，你应该高兴，她也喜欢你呀！”我不愿看到他颓唐的样子，这令我难受。

白朴抬头望了我一眼，那目光中有种我不能明了的感情，是幸福？痛苦？还是悔恨？不，我说不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目光。我忍不住在他身边坐下，轻轻拍拍他的肩膀，当年我也是这样来安慰瑟瑟的。

“请你支持我。”他说。他紧紧握住了我的手。我感到他的手是冰凉的，和我一样。

“让我们互相支持吧。”我说，接着向他讲述了我昨天下午的经历。

我省略了关于植物情感变化测定仪的部分，因为白朴说过，他认为植物有感情的说法是荒诞的。我强调说明，从瑟瑟的实验室里藏有CN研究所的剧毒制品，瑟瑟的离奇死亡以及马吕斯的出现这三点，就可以推断马吕斯有很大的谋杀嫌疑。

“今天下午我就能得到化验结果，只要那确是一种新研制的病毒，单凭这一点我就可以报告公安机构和相应的国际组织。但我还需要你的帮助，白朴。”

白朴握着我的手在激烈地颤抖，我相信此时仇恨与愤怒也正在他的胸中沸腾。

我需要白朴的帮助，而且他必须这样做，他必须协助我及公安部门、国际组织的各种调查，证明自己的清白。不管怎么说，他也是 CN 研究所的一员，至少在研制生化武器上有难以洗刷的嫌疑。

“我明白了。”他望着我，恳切而坚定地说，“我会去查看马吕斯的实验室。今天下午你如果得到了肯定的消息，请马上告诉我。”

“如果证实了那种液体是生化武器原病毒，我打算约马吕斯今晚在瑟瑟的研究所会面。”

“是我们与他会面，同时我联系好本地公安部门把他当场抓获。马吕斯如果拥有特殊病毒，很可能会像杀害瑟瑟那样杀害你的。记住，我们要并肩战斗！”白朴说。

“好，我们并肩战斗。”我有些哽咽了。

“这件事你没有告诉顾世林？”

“没有”

“那就别告诉他。这次行动大危险，涉险的人越少越好。”

“我也是这么想的。”

白朴深深地望了我一眼，仿佛了解了我所有的心意。他的嘴角露出一丝笑意：“现在，把那 20 字的密码告诉我好么？”

现在是 12 月 25 日晚 7 时 20 分，我正坐在瑟瑟的中央实验室里等待白朴的到来。我的心情既紧张又激动，目光则停留在实验台上摆着的那个小小的药剂瓶上。

顾世林已为我带来了我想要的答案。这个看似普通的小瓶子中有一个可怕的魔鬼——一种类似爱滋病毒的新型病毒。它通过呼吸道和消化道感染，并使感染者自身的免疫系统在半个月内遭到完全彻底的破坏。这种病毒是以多种植物提取液加上动物激素化合而成，无色无味，是一种极其可怕的“隐形杀手”！

杀害瑟瑟的，应该是另一种毒剂，比起我面前的这种“隐形杀手”，那种会使人心肌梗塞的药物实在是小巫见大巫。而能研制出“隐形杀手”的人绝对能够研制出那种相对“简单”的毒剂来。

我和白朴约好了 7 点半在瑟瑟的中心实验室会面，并约马吕斯今晚 8 点来此处。当然，白朴已通知了公安机关，从 7 时 40 分就开始对整个实验区实行监视。计划应该是万无一失了。

我现在的心情有如即将上战场的战士那么紧张和兴奋。

植物情感变化显示仪上的图像出现异状，有人进入了桦树林。是白朴么？不，不是他。

桦树的感情变化是那么强烈，甚至超过了上一次马吕斯出现时的情况。屏幕上出现高频波状线，仿佛桦树颤抖的心，一如心肌梗塞病人的心电图，连仪器本身也开始微微振动，并发出嗡嗡的声音。

“一模一样！简直一模一样！”我不禁叫出声来，脸变得煞白。这图像与瑟瑟被害时的记录极其相似。

我努力抑制自己心中的惶恐，对图像进行“情感辨识”。  
辨识结果：“极度的仇恨！”

极度的仇恨！难道是马吕斯提前来了么？但为什么昨日与今日，桦树的情感变化会有这么大的改变？这不符合逻辑！

不，不，冷静，我要冷静下来。从头至尾想一想，我觉得遗漏了什么，我的推理和判断是在哪一步出现了错误？

植物感情变化测定仪上显示的不是“极度反感”，而是“极度的仇恨”。难道，马吕斯不是真凶？

也许……也许还有一种解释。

真凶另有其人？我从不这样想，我甚至不忍心做这样的假设。

如果我敢于在心里吐出那个名字，一切问题就很容易得到解释，因为这个人可以比马吕斯更方便地杀害瑟瑟。

我心里乱成一团麻，甚至不能思考下一步我该怎么做，直到我听到了那个人的声音：“平，我来了。”

这一刻我如雷轰顶，心痛欲裂，全身颤栗不已。

真的是白朴！马吕斯只是他的帮凶。而他居然叫我“平”！

他应该正在输入密码，他马上就要进来了！

我猛地跳了起来，把“隐形杀手”装进提包，又近乎下意识地带上那筒“桦树之酒”，迅速离开中心实验室，冲进在走廊斜对面的另一间房间。

这大约是间书房，屋里一片黑暗。我背靠着关上的门，微微喘息，心猛烈跳动，几乎要从嗓子眼儿里蹦出来。

我听到了走廊上的脚步声，只有一个人，他一个人来的。对了，他并不知道有一种仪器早已暴露了他的真实身份。他也许还要演一场戏，骗回“隐形杀手”，然后，他的同伴马吕斯会到来，他们可以一起杀死我。

当然，不会有什么公安人员来协助我，我不会傻到此刻还指望白朴预先通知了公安机关。

我屏住呼吸，等待着白朴进入实验室的那一刻。这里所有的房间在每次开启后都会自动关上，我只等着白朴进入中心实验室，门一关，我就可以乘机离开这里，冲出大门，逃离研究所。

我嘴唇咬出了血，带着一丝甜腥味儿。

随着“咔嚓”的声响后，又是“嗒”的一声——中心实验室的门关上了，我的等待已至尽头。我立即抽身出门，蹑足向走廊那一边的研究所大门走去。然而我疏忽了一点：书房的门也会自动关闭，那暴露了我行踪的轻轻一声“嗒”对我而言不亚于山崩海啸的巨响。我不能企望于白朴的迟钝，他一定听到了。我不再蹑足，而是飞也似的一口气奔出了研究所。

不知何时，屋外已下起了大雪，雪片如鹅毛般铺天盖地而来。没有风，但桦树林仍在颤动，想来是它们对白朴的仇恨之情尚未平复。

我奔入林中，在那条林间小径上拼命地跑着。

白朴追上来了，他急促的脚步声与愈来愈近的呼吸像原始部落祭祀之夜的死亡鼓点。

他马上就要追上我了，逃是逃不掉的。我要赶快想个办法，不然就只能引颈待戮。

提包里有件东西沉沉的，影响了我奔跑的速度。对了，那是“桦树之酒”，这种低温存放的植物兴奋剂一旦接触常温就会立刻汽化。

我站住了，每每在最紧张的时刻我会突然镇定。我取出“桦树之酒”，打开白色圆筒，又小心地打开内层恒温瓶的瓶盖。仅仅半秒，瓶中就腾出一阵水汽，在雪光的映照中仿佛闪着绿色的莹光。水汽散得很快，随风飘向林中的每一个角落。这时，白朴已到了我的身后。

我盖上两层瓶盖，“桦树之酒”大约还剩一半，我希望自己还有机会把这剩下的一半交给许教授。

“平。是你吗？”白朴问，“你在做什么？”

我把“桦树之酒”放回提包里，回身面对着他。

“平，你为什么躲着我？我们不是事先约好了……”

我只是平静地望着他，无法提出可以自圆其说的借口。我的悲愤而痛苦的目光早已暴露了我心中的秘密。

“原来如此……”他喃喃地说，脸色也变了。

也许是我的幻觉，我觉得此刻桦树颤动得更厉害了，枝叶相击发出“哗哗”的响声。桦林仿佛正经受着龙卷风的袭击，连树干也开始摇晃起来。

白朴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瓶，大约是某种喷剂。

“你都知道了？是的，是这么回事。瑟瑟发现我和马吕斯合作研制生化武器，还掌握了我们的犯罪证据，她约我在这个地方会面，逼我向公安部门自首。她把我逼得太紧了，我没有办法，只能杀了她。马吕斯没有出手，他只是冷眼旁观，看我执行任务。”

我没有淌泪，我唇上的血也凝固了，我的心早已冰冷。我只是说：“我真愚蠢。”

“我才真正愚蠢。如果我早知道她对我的感情，或许我会有别的选择。”白朴摆弄着手中的喷剂，好像还没有对我动手的意恩，“我一直恨她对我毫不在乎。现在想来，如果我当时选择自首，即使入狱她也许都会等着我。我自小孤独，一无所有；马吕斯给了我一笔巨款，我想金钱或是爱情我至少总应拥有一样吧。昨天你告诉我她对我的感情，我才真的很后悔当初的选择。”

桦树树干开始左右摇摆，在我们身边发出可怕的“哗啦”、“哗啦”的巨响。我的心中萌发出希望，但也未尝不为这种景象感到害怕。

白朴却依然不在意，他从不相信所谓的“植物情感”。他伸手拉我，我想甩开他的手，但他用右臂把我紧紧抱在怀里，左手已把那瓶喷剂凑到我的面前。

我不敢挣扎，我怕挣扎时屏不住呼吸会吸进什么可怕的气体，我知道如果那样我会像瑟瑟一般死去。心肌梗塞，不留痕迹地死去，公安部门即使怀疑也找不到证据。

“我没有骗你。”白朴用一种异常温柔而此刻却令我毛骨悚然的语调说，“第一次见面时，我说的是真话。我很早就认识了你，甚至很早就喜欢你。但这一次我没有选择了，我们之间只有一个人可以活命。”

我心里说：他就要喷毒气了，他就要喷毒气了！

此时整个桦树林已如地狱，四面充斥着可怕的声音，摇摇摆摆的大树，纷纷折断坠落的枝叶，鹅毛般的雪片，仿佛都是有生命的，全都一起在我们身边怒吼！不，不仅仅是这样，它们也要战斗！

我们身边的几棵桦树更是摇摇欲坠，我们仿佛身处于即将倒塌的大厦底层。白朴也好像意识到了什么，他一手死死抱紧我，不让我逃脱，一手把喷剂对着我的面部狂喷。

我紧闭着嘴，屏住鼻息，甚至闭上眼睛。我害怕极了，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强忍多久，再这样下去我没被毒死就先要窒息。无论是怎么死，我都已看见死亡的大门向我敞开……

忽然间，我听到“轰隆”一声巨响夹着一声惨叫，抱着我的手臂松开了。

我睁开眼，只见白朴倒在地上，一棵粗大的白桦树重重地压在他的身上。不仅如此，还有三四棵桦树剧烈地摇摆着，接二连三地倒在他的身上，发出一声声的轰然巨响。

这是桦树的愤怒。

风停了，雪停了，桦树林里静悄悄的。有人在虚弱地呻吟着。

我缓缓走到白朴身边，蹲下身子，以悲喜交集的心情默默望着他的脸。他的头受了重击，血流满面。虽然映着地上的雪光，我却仍然看不清他的表情。

他就要死了，救不活了，他口中仿佛还喃喃地说着什么。我凑近他，想听清他最后的话。

“瑟瑟，那是瑟瑟的眼睛，到处都是……”

我抬头看，黑暗的林中仍可见到桦树干上无数的黑斑，仿佛无数只眼睛。

现在是7点39分。白朴已停止了呼吸。

马吕斯不久也会来吧？不要紧，我已向公安局报了警，他们即将赶到现场。

明天下午我就要回N国去，相信不久就可以在世界各大报刊上看到关于N国在我国设制研究所研制生化武器，并被当地公安机关破获的新闻。这些将给N国的生化武器计划带来沉重的打击，不过，瑟瑟和白朴的名字将不会见报。

明天，我又得离开A市了，离开我亲爱的故乡。我想再见世林一面，和他好好谈谈，再一次追怀我们俩和瑟瑟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

我隐隐听到了警车的声音，仿佛落幕的铃声，宣告又一个故事将要结束。此刻的我，忽然想到两天前初见白朴的时候，黄昏的海边那迷人的天色……

我轻声对着天空说：瑟瑟，你可以瞑目了！  
一颗泪珠滑过我的腮边。



## 万能制造机

[美] 罗伯特·希克利 著

孙维梓 编译

格里高尔坐在桌后。“AAA 行星消毒公司”办公室内尘埃满布，这是一家专为新行星改善自然环境的公司。格里高尔一眨不眨地凝视手中那张包含 2305 种不同物品的清单，试图查出还有什么被遗漏了。

防辐射油膏？宇宙中使用的照明弹？水的净化设备？不，这一切都写在清单上了。

他打个呵欠，望望手表，合伙人阿诺尔德理应回来了。他一大清早就去采购全部物品并运去飞船，几小时后他们即将起飞去狄梅吉星执行任务。

但是万事俱备了吗？宇宙飞船可是一座需要自力更生的孤岛。如果在那里把豆子吃光了，那你是无法上小店购买的。万一飞船的防护外壳坏了，你就该有备用的壳板、更换的工具和如何更换的指导书。宇宙实在太大了，别指望有人能援救你。

清单里还有制氧设备、香烟……这简直就是家超级市场而不是宇宙飞船了。

格里高尔扔下清单，无聊地拿起扑克在桌上玩起他本人发明的牌阵游戏。

几分钟后阿诺尔德大大咧咧地进了办公室。

格里高尔不解地望着他的伙伴：通常只要这小个子化学家喜笑颜开，欢欣鼓舞，往往就意味着公司将面临一场巨大的厄运。

“你全办妥了？”格里高尔既胆怯又情不自禁地发问。

“万事大吉！”阿诺尔德傲然声称。

“可我们马上就要起飞……”

“放一百二十个心吧，一切都没问题！”他一屁股坐上桌沿，“我给公司省下了一大笔钱。”

“得了吧，”格里高尔叹气说，“你又干下了什么蠢事？”

“不！”阿诺尔德郑重其事地说，“你只消想想那白白浪费在装备上的钱，我们得带齐 2305 种物品，而大多只是以防万一。实际上我们也许只用到其中的一种或两种，结果却弄得飞船拥挤不堪，塞满了根本用不着的装备！”

“但往往恰好是这一种或两种物品挽救了我们的生命！”

“我当然考虑过啦，幸好我找到了远征所需要的最必需的装备！”

格里高尔站起身，他极力控制自己说：

“阿诺尔德，我不知道你找到了什么，但我希望你还是尽快把 2305 种物品装上飞船为好。”

“可惜不行了，”阿诺尔德神经质地笑笑，“钱不够啦，就为了买下这件最需要的装备。”

“它是什么玩艺？”

“绝对独一无二货真价实的必需物品！去飞船看看，我让你开开眼界。”

在去宇航港途中，阿诺尔德一直神秘莫测地暗自发笑。飞船已矗立在发射场上准备起飞。

阿诺尔德郑重地打开舱门。

“就是它！”他嚷道，“瞧！这是台能应付任何灾难的‘万应灵丹’！”

格里高尔进入舱内，他看到一台奇特的大机器，机身上杂乱地安装着刻度盘、小灯和各种指示表。

“这算什么？”

“它难道不挺美的？”阿诺尔德温柔地拍拍这台机器，“我从星际旧货商乔那儿以非常合算的价格买到手的。”

格里高尔立刻明白了一切。他本人有时也和乔打交道，但每次都非常不妙。乔卖出的那些不可思议的机器的确能工作，不过后果如何就是另一码事了。

“我绝不和乔的任何一台机器飞入太空。”格里高尔斩钉截铁地声明，“我宁愿把它当作废铜烂铁处理掉！”

他急急忙忙地到处寻找大铁锤。

“等等，”阿诺尔德央求道，“先让我把它演示一下好吗？你想过没有，如果在宇宙中发动机出了故障：第三个齿轮松动了，螺帽遍寻无着，这时你该怎么办？”

“我可以从 2305 种物品中找出一个新螺帽，专为应付这类特殊事件。”格里高尔说。

“果真如此？你得明白清单上并没有列入 4 英寸的硬铝螺帽！”阿诺尔德胜利地叫道，“我检查过的，你说你该怎么办？”

“这我就没戏了，你有何高招？”

于是阿诺尔德傲然走向这台机器，按下按钮，对它响亮而清楚地说：

“我要硬铝螺帽，直径为 4 英寸。”

机器发出低沉的轰鸣声，灯光闪烁，闸板缓缓打开，他们眼前赫然出现了一颗闪光发亮，已经制好的螺帽。

“怎么样？”阿诺尔德大喊大叫。

“哼，”格里高尔不太热情地说，“不过就是做了个螺帽而已，它还能干什么？”

阿诺尔德重新按下按钮：

“给我们来一磅新鲜大虾。”

闸板打开——里面真是活蹦乱跳的大虾！

“我真糊涂，应当要洗干净并加工好的大虾才对。”阿诺尔德遗憾地说。

“它还能做什么？”格里高尔问。

“你想要什么？要幼虎吗？还是要 25W 的灯泡或口香糖？”

“你是说任凭什么它都能制造？”

“对，一切的一切，只要你要就有！这是万能制造机，自己试试吧！”

格里高尔试了试，很快就连续得到矿泉水、手表和一罐沙拉酱。

“这还不错，”他说，“但是……”

“还有什么但是？”

格里高尔摇摇头，事实上连他也说不清。不过根据亲身体会他知道这种新玩艺总不太可靠，绝对不会像第一眼所见到的那样。

在饱餐美味的沙拉拌大虾以后，他们很快得到准许起飞的通知。一小时后他们的飞船已进入太空。

他们飞往狄梅吉星，这是颗中等大小的行星。气候炎热而潮湿，非常适合植物生长，唯一的缺点是雨量过多，几乎所有时间都在下雨，即使不下也总是乌云低垂。他们的任务就是设法控制雨量，这倒不困难，只要掌握调节天气的原理，化几个昼夜就能让一切正常了。

一路上没出任何事故，前方的目的地在望。阿诺尔德关掉自动驾驶仪，驾驭飞船穿过厚厚云雾，千米厚的暗白雾层中很快露出山峰，几分钟后飞船盘旋在索然无味的灰色平原上。

“这里的景观相当奇怪。”格里高尔评论说。

阿诺尔德点点头。他习惯性地使飞船作螺旋飞行，先拉平，接着保持平衡，关上发动机开始着陆。

“真不明白这里为何不生长植物。”格里高尔自言自语说。

过一会儿他就明白了：飞船在刹那间消失在空无一物的虚假平原内，滑过几十米后，才轰隆一声跌落在陆地上。

他们以为是灰色的“平原”原来却是一层特殊密度的雾，除了狄梅吉星以外在任何地方都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

他俩解开皮带，确信自己没有受伤，就着手检查飞船。

这种意外降落的后果可想而知：无线电和自动驾驶仪已无法工作，飞船的外壳有十块防护板发生翘曲并脱落，更糟糕的是连操纵系统也有零件损坏了。

“我们还算走运。”阿诺尔德下结论说。

“不错，”格里高尔望望大雾说，“但是下次你最好还是使用仪器着陆为妥。”

“现在你可以看到万能制造机是多么不可缺少的了，我们开始修复如何？”

他们拟出了所有损坏部件的清单。

阿诺尔德走向万能制造机并按动按钮：

“飞船的防护板，5英寸见方，厚度为半英寸，用第342号合金制造。”

万能制造机很快送出了他要的防护板。

“我们要的可是十块。”格里高尔说。

“这我明白，”阿诺尔德重新按下按钮，“再来一次。”

机器没有运作。

“大概我得下达完整的指令。”阿诺尔德肯定地说。

他用拳捶了一下按钮又给了命令：

“飞船的防护板，5英寸见方，厚度为半英寸，用第342号合金制造。”

但是万能制造机仍然一动不动。

“有点奇怪。”阿诺尔德说。

“怎么啦？”格里高尔心中泛起一阵寒意。

阿诺尔德又试了一次，还是毫无结果。他沉思片刻，再次捶打按钮说：

“来只塑料碗。”

机器生产出明晃晃的天蓝色塑料碗。

“再来一个。”阿诺尔德说。

万能制造机却置之不理。阿诺尔德转而要支蜡烛，机器迅速给了他。

“我还要一支蜡烛。”阿诺尔德命令说。

机器又毫不作反应。

“真有趣，”阿诺尔德说，“我早就该考虑到这种可能性了。”

“你什么意思？”

“很显然，万能制造机的确能生产出任何东西，但却只生产一次。”

阿诺尔德又作了试验：他让机器生产铅笔。它也这样做了，但只给一支。

“糟糕，”格里高尔说，“我们还需要九块防护板，操纵系统也需要三个绝对相同的零件，这该怎么办？”

“总会有办法的。”阿诺尔德依然无忧无虑。

飞船外开始下起小雨。

“我对机器的行为只有一种解释，”阿诺尔德在几小时后说，“那就是它喜新厌旧。”

“什么？”格里高尔精神陡然一振，刚才他被簌簌细雨催得昏昏欲睡。

“这是台智能机器，”阿诺尔德继续说，“在得到命令后，它译成执行语言并进行生产。但是为什么只生产一次呢？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我想唯一的解释是：机器和人类非常相似，只在主产新产品时才获得一定的快感。而一旦制成后就产生厌烦，于是它只生产新产品，不喜欢重复。”

“我这辈子没听到比这更混蛋的分析了！”格里高尔吼道，“但不妨假定你是正确的，那么我们该怎么办？”

“就连我也不知道。”阿诺尔德说。

“我猜也是如此。”

这天晚上万能制造机给他的晚餐相当不错，有煎牛里脊有苹果馅饼。美食明显提高了他的精神状态。

“不妨索取代用品……”格高尔深思道，他吸上一大口“万能牌香烟”，“第342号合金并非是用来制造防护板的唯一材料，

应该有别的合金也能让我们飞回球。”

但万能机不肯生产任何铁金制成的防护板，他们便要了青板，获得成功，可在这以后机器再拒绝生产黄铜板或锡板。

对于铝板万能制造机倒很快，而且还生产出镉板、铂板、金板和银板，连钨板这种独特产品也给了，真不知它是怎么铸成的。阿诺尔德又要了超强度的陶瓷板，最后的一块板则是用纯锌制造的。

当然某些金属板熔点不高，但只要冷却系统不出毛病，它们将能一直维持到地球。

这一夜他们工作得不坏，早上喝了万能牌的葡萄酒作为庆功。

第二天他们着手安装防护板船尾搞得五花八门，活像一块块拼接的零头布料。

但是要修复操纵系统的问题就大了：需要三个完全一样的零件，全部由极为精细的玻璃和导线制成，不可能有代用品。

万能机毫不迟疑供应了第一个零件，只是一切就此结束，直到中午他们也束手无策。他们想吃龙虾，机器响上一阵后又是落空。因为他们要过了大虾，而龙虾和大虾都属于甲壳动物，看来万能机是把物品按类分列的。

“我们大概只能吃罐头了。”格里高尔叹气说。

阿诺尔德委靡不振地一笑：

“可是当我买下这台机器时，我还以为再也不用为吃喝操心了，所以……”

“你是说连罐头食品也没准备吗？”

“正是。”

他们向机器索要鲑鱼或淡水鱼，同样一无所获；想吃羊腿或香肠时又碰上一鼻子灰。

“我们吃过了牛里脊肉，这就为所有哺乳动物的肉类打上了句号。”阿诺尔德说，“这倒不难获得完整的生物分类理论了。”

“只是我们先得活活被饿死。”格里高尔泄气地说。

他重新点了炸小鸡，这次机器倒是毫不推托就送出了，然而他又为自己没要只大火鸡而后悔不已。

秋梅吉星继续在下雨，飞船周围一片烟雨迷雾。

晚餐的时间又到了，他们决定再弄点吃的。凉拌蔬菜并不费事，但卡路里还不够。万能制造机给了烤面包，馅饼根本别再指望。经过一个小时的多次索取和拒绝，他们才弄到煎鲸肉，看上去万能制造机搞不大清楚鲸该如何分类。

飞船内壁出现了水珠，钢护板上也发现铁锈。

再次出现午饭问题。由于苹果馅饼而使各种水果都不再出现，他们只好要了青蛙、烤山雀和蜥蜴肉。在这以后所有的爬虫类、昆虫以及两栖动物都不会再有了，真是山穷水尽。

舱外依然细雨霏霏，飞船更深地陷入泥沼之中。

格里高尔突然冒出一个主意，他反复考虑尽管成功的概率

不大，但不能不试。

他缓缓走近万能制造机，阿诺尔德两眼放出惊异的目光：“你想干什么？”

“我打算给这家伙一道最后的命令。”格里高尔嘶哑地说。

他用颤抖的手按下按钮，低声说了些什么，起初什么迹象也没有，然后阿诺尔德突然警告道：“赶快后退！”

机器摇摇晃晃，震颤不已，灯光乱闪，指针疯狂地摆动不停。

“你叫它做什么？”阿诺尔德问。

“我叫它复制出一个自身来！”

万能制造机抽筋似的前后颤抖，冒出阵阵黑烟，弄得他们咳嗽不止。烟雾消散后他们发现万能制造机仍在原地，不少地方的油漆都脱落了，某些指示器瘫痪而不起作用，但在旁边却出现另一台油漆未干的新万能制造机！

“万岁！”阿诺尔德喊道，“有救啦！”

他转向新万能制造机按下按钮就喊：

“来一个操纵系统的零件！”……一个星期后，他们完成了考察秋梅吉星上的任务。阿诺尔德、格里高尔和三台万能制造机已经飞到肯尼迪宇航港。他们刚刚着陆，阿诺尔德就跳下飞船，乘上出租车驶往纽约中心，几小时后才回到飞船上。

“一切就绪，”他对格里高尔说，“我和某些珠宝商谈过话，他们愿意出高价收买我们提供的大粒金刚石！”

格里高尔闷闷不乐地瞅着他。

“你没发觉到有什么不对头吗？”

“是什么？”阿诺尔德张目四望。

在那边，在从前站着三台万能制造机的地方，现在是四台机器了。

“是你命令它们再生产一台的吗？”阿诺尔德问，“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只要让它们生产钻石就是啦。”

“你什么也没懂！”格里高尔悲哀地说，“瞧！”

他按下了最近的一台万能制造机说：

“我要金刚石。”

万能制造机顿时颤抖起来。

“现在它们变得只会生产这个啦！”格里高尔疲乏地说。

那台万能机震颤不休并再次生产出……还是一台万能制造机！

## 能量的故事

能，是我们身处的这个宇宙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物质。物质是实体，推动物质运转的是能、物质能相互作用，造就了宇宙的现状。这个二元论的概念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知识系统，这个概念的形成构成了科史上许多引人入胜的伟大的故事。

人类文明的初期，物体运动就使人们产生种种想像。古希腊人看到重物落地，认为在物体内部有一种找自己位置的愿望”。亚里士多德认为是“永恒的动力”使行星不停运转。

今天的观念则认为，宇宙的演化与均衡，和它从大爆炸以来就一刻未停的膨胀，都是做功的能导演的魔法自然界和我们的身体都在一刻不停地做功，耗用无穷无尽的巨大能量。

今天，人类对能源开发和社会文化发展间的重要意义已经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阿西莫夫向来把科幻小说看成未来的历史，所以，在他的名著“基地系列”中，就更多地参考了罗马帝国兴衰的模式。因为时代的变迁帝国的建立需要仰仗大量的能源，就像古罗马帝国的扩张需要更多的战马与骑士。这个帝国的创立者是一位哈里·夏尔登的科学家，他手下的许多科学家都能制造出核桃般大小的核反应堆，他们在超时空旅行和作战时无比的能量，因而显得十分强大。

历史中权力政治的模式不会有太多变化，科技发展给人类生活提供的可能性却会千变万化。

在人类历史上，最早对能源的利用是水能。在现代汽车工业中，许多最重要的构件，比如齿轮、杠杆，都是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古代水车上开始应用的。水车利用水流本身的力量，把水送到高处的地方进行灌溉，再推动石磨。古希腊诗人甚至写诗歌颂彼时刚刚出现的水磨：

现在河口的仙女，  
跳到了水车轮上，  
轮子带动了转轴，  
转轴又叫磨子歌唱！

后来，水磨又被用来研磨火药。这又是一种新能源了。

公元644年，波斯制造风车的匠人阿布·鲁鲁亚行刺哈里发。这是最早见于书面的有关风车的记载：在今天，在一些缺水或者像荷兰那样低海拔且临海的地方，风车仍是一种特别的文化景观。

在机械能的最初运用中，人类对能的一部分在做功时会变成热耗散掉这一特性缺少认识，所以，很多人都投身到永动机的研究当中。后来，人们才认识到，能量不可能被消灭，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每一次转变都有部分能量变成无用的热散失到宇宙中。人类直到上一世纪才认识到这一规律，这才明白若干世纪以来对永动机的究完全是白费精力。

更间接更复杂利用能源的方式首推蒸汽机的发现。第一台

蒸汽机出现于 1712 年的英国，一个名叫纽科门的人将这台烧煤做功的机器安装在科尼格尔煤矿坑口抽取井下的积水，这台机器吭吭哧哧地一直工作了三十多年在科学史上，有很多张冠李戴的发明故事。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说，是瓦特从一把煮沸的茶壶得到启发发明了蒸汽机，但事实并非如此。瓦特对蒸汽机的贡献是提高了蒸汽机做功的效率。

1801 年，意大利人伏打被拿破仑召到巴黎，演示最先出现的连续电源——电池。伏打制造出了最早的稳定的人工电流。看不见的电流作为一种新能源与水流非常相似，电子总是从数量多的地方向数量少的地方流动。电流就是努力把电子的不平衡拉平的电子运动，不平衡度的大小就叫电压。电子流动的压力单位用伏特来表示，而安培则用来表示电子流动的数量。在一定直径的导线的横截面上，每秒钟通过  $6.242 \times 10^{18}$  个电子就是 1 安培电流。伏特和安培是电流的两个测量单位。天空中闪电的每一次闪烁，电压可达到 1 亿伏，电流则达到 16 万安培。

电在上一世纪就进入了人类的日常生活，人们熟知富兰克林捕捉闪电里电流的故事，也熟知爱迪生等早期电器发明家的故事。但 20 世纪有关能源故事的最新版本的主人公是爱因斯坦、玻尔、奥本海默这样一些物理学家。

在本世纪初，爱因斯坦已经建立一种理论，提出质能守恒定律：物质等价于能量，并推出了他著名的公式：

$$E=MC^2$$

其中，E 是能量，M 是质量，C 是光速。这个理论刚发表时，在科学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直到 1932 年，科学家们发现了一种后来命名为正电子的基本粒子，才印证了爱因斯坦质能相当的观点。根据爱因斯坦的这一质能转换公式，任何一磅（454 克）重的物质，其静能完全转化为动能时将相当于：

110 亿度电；

150 亿马力小时；

可供一只电熨斗用 100 万年；

使一辆汽车绕地球行驶 18 万圈。

但是，人们始终没有找到释放出物质中这种理论上的蕴藏能量的方法。直到 1945 年，在科学史上，因一个单项课题而集中科学家最多的群体，终于从原子中释放出了令人目瞪口呆的能量。

1942 年，物理学家费米实现了首次原子核链式反应，他的同事用几个英文单词打出了一个密码电话。他们说：“这个意大利航海家已经登上了新世界。”这真是一项伟大的发现。1905 年，爱因斯坦作出了少量物质可以产生巨大能量的预言，现在费米和他周围的科学家们，找到了打开物质的原子核的办法。如果说一颗原子有房间那么大，那么，原子核不过像其中的一粒沙子。但是，这一小点物质依靠一种巨大的力量才结合在一起，这种力量是如此巨大，所以，原子核一旦被激发产生



裂变，蕴蓄其中的能量就会爆发出来。

物理学家们发现铀的原子核分裂时产生新的中子，他们马上想到了用这些新的中子去轰击其它的原子核，而产生出链式反应。1945年，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原子装置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中试验成功。与这个故事相关的两个名字是广岛与长崎：如战的日本人头上降下了天罚一般的夺目闪光。

原子弹是不加控制的核反应。

可控制的核反应提供的则是源源不绝的电力。

和战争时期产生的许多创造发明一样，核反应的巨大能量在炸弹爆炸中才可能得到完全的利用，冲击波，放射性和热。而在核能不被当成威力无比的炸弹时，人类却只能利用其核裂变时的副产品。在可控的核反应堆中，人类唯一目的就是索取热，因为它可以将水变为蒸汽，驱动涡轮机产生源源不绝的动力。

最初的核反应堆果然被美国人安装到了第一艘核动力潜艇“鳐鱼号”上。美国总统杜鲁门当时就预言：这将是供给工厂、农村及家庭用电的核发电厂的先驱。这个核反应堆要比商业上所用的核发电厂中的反应堆小100倍，但却使船只不再需要中途靠岸添加燃料，因而“鳐鱼号”完成了人类首次在北冰洋冰下的巡航。“鳐鱼号”的首次航行就远胜过凡尔纳笔下的同名潜艇，一口气航行了10万公里。“鳐鱼号”上的反应堆一直稳定地工作，直到1979年退役。

1957年，世界上第一座核电厂在美国宾夕法尼亚的希平波特建成。这种反应堆的工作原理是，堆芯中不稳定的铀，在中子的轰击下开始分裂，产生新的中子和热量。这些新的中子又轰击和分裂处于链式反应中的其它铀原子。对核反应的控制是通过控制棒在堆芯中进出伸缩来实现的。控制棒用硼、镉和铅等材料制成。这些材料能吸收中子，使轰击铀原子的中子数量得到调节，从而使核裂变受到控制。

核反应堆的稳定与高效，促使了核电技术的飞速发展。到本世纪80年代中期，核电厂所提供的电力已经占了全世界发电量的五分之一。与此同时，人类鉴于核能的巨大破坏性，也为核能的安全利用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

但任何事情都有例外，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核泄漏事故就曾使举世震惊。并在某种程度上触发了科幻作家的灵感。

在1998年风靡全球的科幻大片《哥斯拉》中怪兽哥斯拉登陆美洲时，曾使所有人束手无策。是在切尔诺贝利研究核泄漏后的蚯蚓异变现象的科学家，将其与太平洋上的核试验和岛上的蜥蜴联系在一起时，人们才知道哥斯拉原来是核试验引起基因突变的蜥蜴。

核反应堆在越来越大型化的同时，也在往小型化方向发展。这种小型化的发电装置，在地球和遥远的外太空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前景。比如，放射性同位素衰变产生的热能，可供火

星和月球上测量气象和导航的仪器用为动力。1969年，宇航员奥德林安放在月球上的月震仪就是利用了一个太阳能发电机和一个钷加热器。1977年，发射到太空的宇宙探测器“探险者”号上，考虑到其将进入阳光微弱的空间，太阳能发电装置将失作用，三台各重38公斤的核发电机被安置在了“探险者”号上。到时候，飞船上所有的动都是钷238衰变产生热能转换而成，这动力足以支持该探测器在黑暗空间里飞行10年时间。

核能的利用，为人类的能源利用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前景，但是，世界上的能源消耗正以惊人速度在增加。全世界都在渴望新的能源，许许多多的科学家都在致力于寻找新的能源。

我们的祖先在利用能源的时候，最先想到的是风与水，现在的科学家只重新想到了它们。当人对这些自然力的认识已经深入了许多，科技条件也成熟了许多，所以，对于这些自然力的运用也就进到了一个更新的层面。

比如考虑到水能的时候，人类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波涛滚滚的大海。海洋波涛具有的能是世界上所耗全部电能的几倍。早在本世纪60年代，法国就已经建成了潮汐发电站，还有想法是利用海洋温暖的表层水与深层冷水的温差来驱动海洋发电装置。

在从中世纪一步跨入现代的中国西藏，地热发电和太阳能利用已经到了决定百姓生活状况与质量的程度。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人类对太阳能利用的想像是一幅最为壮丽的图画，而远非几只太阳能灶那么简单。20世纪下半叶，当地球上的化石燃料一方面给环境造成巨大污染，一方面存储量又在迅速枯竭时，人们再一次打量太阳，发现太阳光可能也是最容易获得的也是最清洁的能源。根据科学家粗略的测算，每年落到地球表面的太阳光所包含的能量，等于全人类现在耗用能量的万倍以上。最新的运用方式是各种航天器上的太阳能电池。这些光电池所用的光敏材料（如硅和镉）可以将阳光直接转换成电能。

在地域表面利用太阳能，往往会受大气层中云雾的遮蔽。在大气层之外的地球轨道上，太阳发出的连续能量比在地球表面所能接受的高15倍。所以，有人预言，下一世纪中期，在大气层外搜集的太阳能，可以供应世界所需电能的一半。科学家和科幻作家想像中的太阳能卫星电站，用几十亿个光电池组成太阳电池阵列，有几英里长，大得像一座城市。另一种办法是将太阳的热量聚焦输送到高空卫星上的太阳炉，驱动涡轮发电机产生电能。

有了这样的发电站后，还会遇到一个能量的空间传输问题，无论采用上述两种构想的哪一种，最大的技术问题都需要将太阳能用微波的方式传送给地面几英里宽接收天线。然后，再把这些微波束转化成电能，供消费省使用。

在科幻作家的头脑中，人类在获得真正的自由，除了挣脱思想与制度的束缚，在将来更为重要的是，挣脱能原的束缚。

比如杰克·威廉森就幻想了一种建立在源源不竭而又极其廉价的反物质能源基础上的自由，他把这种自由命名为第五自由。

杰克·威廉森在《CT 辐射》中虚构了另一部著作，主要探讨太阳系行星世界的能源问题，书名叫《无尽的能量》。这本虚构的书中说，鉴于太空中反物质差不多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而且，所有设备都将是自动进行的，整个能量供应能够真正做到免费。这样，就可以建立起来一种真正的能量自由即第五自由，“它能保护人类一直为之奋斗却屡遭失败的其它自由”。

当第五自由来到的时候，杰克·威廉森动情地描写道：“反物质与物质强烈地反应着，詹金斯却看不到可怕的火光，听不到爆炸声。他成功了！反应场里巨大的能量正在转化成传导合金圈里静静流淌的电流。”书里的英雄人物尼克·詹金斯宣布：“各行星的人们，无尽的能量正从我们的实验室流向整个太阳系，你们都能用筒的单极接收器从能量场中直接获得电能。”

## 硬科幻泰斗——阿瑟·克拉克

姚海军

所谓硬科幻是指那些科技知识密度较大、主要情节由科学构想推动的科幻小说，它和“软科幻”共同构成了科幻小说的两大类，并且显示出科幻小说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关于这种提法的合理性，的确还有待商榷，不过现在的事实是，绝大部分读者已经接受了这种分类方法）。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硬科幻的那条崎岖山路与软科幻那条都市大道一样，挤满了探索者，而克拉克无疑是前者中攀登得最高的一个。

阿瑟·克拉克（Arthur.C.Clarke），1917年生于英国的萨玛西特，从童年起他就对科学抱有浓厚的兴趣。然而，家庭的贫困却使他无法系统地接受大学教育，他很早便参加工作，最初是在一个政府部门任职。

克拉克非凡的头脑并没有因其工作的循规蹈矩而变得平庸，他结交了一些科幻爱好者，经常往一起探讨神秘的宇宙及其它学科的新奇发现。1937年，他和朋友们一起联名创立了英国科幻小说创作协会，并开始尝试创作。但是，在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之前，即从1941年到1946年，克拉克却一直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克拉克直到差不多30岁的时候，才重新回到科幻小说这块极具创造性的领域。

1946年，克拉克终于将他的第一篇科幻小说卖给了坎贝尔的《惊奇故事》。而在此之前的1945年，他在《无线电世界》杂志上发表的《地球外的中继》（在这篇文章中，克拉克大胆地提出了全球卫星通讯伟大构想，并乐观地预言这个时代必将到来），已经为他赢得了最初的声望。克拉克时时刻刻关注着科学的进程，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成了科学界的知名人士，1961年被选为宇航协会会员，1962年又被选为艺术与科学世界院士。可以说克拉克在硬科幻方面能有如此杰出的表现，与他这种对科学与技术的迷恋密切相关，而且克拉克在科学技术想像中表现出来的非凡学识和智慧，常常能够同时使读者和政府为之激动不已。

克拉克的重要长篇除了《童年的终结》（1953）、2001：太空之旅》（1968）和《与拉玛相会》（1973）外，还有用了二十年时间才完成的构想十亿年后银河系文明全景的《城市和星》（1953）、描写乘轨道电梯进入太空的《天堂的喷泉》（1979）、成名作《2001：太空之旅》的续集《2010：再游太空》（1982）和《2061：三游太空》（1988）以及与金特·李合著的《拉玛二号》、《拉玛花园》（1991）和《拉玛揭秘》（1993）等。

克拉克的许多长篇都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上有着广泛的影响。他的短篇同样毫不逊色，其中《星》也像他的一些长篇一样荣获雨果奖等多种奖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太阳

风帆》，这篇讲述利用太阳光的压力进行太空航行的作品一发表就引起科学界的注意，美国宇航局很快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事实上从来没有哪一位科幻作家的作品会像克拉克的作品一样受到科学界的如此重视。

克拉克的小说不仅仅在技术方面有着非凡的预见性，还具有有一种神秘主义倾向，尤其是他的“拉玛系列”和“太空之旅系列”。这些作品在向人们展示科学与技术的美感的同时，充分利用了人类与生俱来的好奇心 and 探索欲望，使人一旦捧卷就欲罢不能。

克拉克现居斯里兰卡，他正和我们一样关注着科幻与科学的奇妙之舞。

## 21 世纪考察笔记

### 北 星

#### 序

因为偶然的原因，我很幸运地成为第一个到 21 世纪 90 年代考察的记者。时间机器耗能巨大，即使是对 100 年后的人类也是相当沉重的负担。所以，这次应我们的后代们邀请的只能是我一个人了。此次考察不用说，收获颇丰，究竟如何，大家且看看我的考察笔记吧。

#### 一、未来教育问题

2098 年 11 月 18 日

对未来的科技和教育的考察是我的首要课题。我的采访就从世纪综合大学开始。因为我自己是学数学出身的，所以我首先去的是数学系。接待我的是数学系的学生小王，年仅十六岁，入校已是第二年了。世纪大学并没有分年级，每个学生的学习进度都不一样。小王是个高材生，个子细长，面目清秀，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他先带着我去参观他们的教室，我见室内由合成塑料板隔成一块块的小空间，每个空间里放着桌子和一张能随意调整姿势的椅子。学生们以不同的姿势舒舒服服地或坐或躺在椅子上，戴着耳机，看着前面的电脑。那样子，仿佛不是在上课，而是在欣赏多媒体。

小王显然为我的采访作了准备。见我疑惑的神情，他告诉我说，早在 21 世纪 30 年代，多媒体电脑就已广泛用于教学之中。到 21 世纪 60 年代，所有的大学课程都由多媒体电脑教了，大学教授这个词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听到这里，我的心里“咯噔”一跳。我还想让我未出生的儿子将来去大学当老师哩。如果他真的选择了教师职业，会不会因为电脑老师的出现而提前退休或者失业了呢？

我又想起以前读到的科幻小说里那些严厉而可怕的机器人老师，不禁感到有点担忧。我问小王，电脑老师是不是很刻板？小王不禁笑了起来。他说，一点也不刻板。电脑是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来调整教学进度的，它会采用丰富多彩的画面包括虚拟现实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电脑还能自动分析学生的脑电波，在学生疲倦的时候，电脑会来一段轻松的 MTV。学生也可随时要求到室外活动。所以，实际上几乎每个学生的学习效率都很高。他接着补充说，他很不明白，以前由人当老师怎么教得好学生。人既不能有效地提供三维立体图像（这对学习诸如拓扑学之类的课程尤其重要），又不能分析学生的脑电波。他这么一说，连我也迷惑了。想一想，似乎大学教师中误人子弟

的确实不少。

我们走出教室，前面是学校的体育场，那里有好几队学生正在上体育课呢。我原以为未来只会培养出高智能而体能低下的学生来，现在一看，发觉自己完全想错了。小王告诉我，学校有两个大操场，两个体育馆，还有其它各种球场。学生每周有三到四次体育课，还有各种比赛，所以，学生们的体能都很好。他说，别看我这么瘦，我还是我们校田径队的选手呢。

这我还真看不出来。我问小王，你们现在的学习进度究竟怎么样呢？哦，对了，你说过各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你的学习进度如何呢？

小王说，他不过是中上水平。现在才学完代数拓扑、微分几何和超弦理论等课程，下一步将学习统一场论、低维拓扑、广义几何等课程。我听得不禁咋舌，这里面的许多课程我拿到数学硕士学位时还没听过哩！

小王接着说，除了数学以外，他还学了许多其它科目的课程，比如天体物理、生物化学、社会学等等。我不禁越来越惊奇，小王不仅学得深，而且还学得挺全面的。看来未来的教育真是有效率得很。

我又问：你们数学系总共有多少学生？小王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本子，翻了一下说：我们系共有三个教室。第一个教室有 17 人，第二个教室有 18 人，第三个教室有 17 人，一共是

他忽然不说了，开始上下翻自己的口袋。我说，你在找什么啊，小王说是找计算器啊。我问找计算器做什么，小王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说：“唉，没有计算器，我怎么算得出总人数呢？”

这下我又是大吃一惊。学了那么多高深课程的小王没有计算器居然算不出这么简单的一个加法。我第一次意识到，看来未来的教育并非那么完美。也许这是因为他们过于依赖于计算机了。我看着小王焦急的样子，差一点喊了出来：52！但是我还是忍住了，想看看小王会怎么办。

小王找了半天没找到计算器，对着我尴尬一笑，说今天太糟糕了，我的计算器忘在家里了，没法算。我正要开口讲话，他忽然像是来了灵感一样眼睛一亮说：“我有了一个好办法！”说完，他蹲下身去，从地上捡起一堆小石头，极其认真地一颗一颗数了起来。

## 二、惯性学家大会

2099 年 1 月 6 日

由于教师这种职业已经由计算机代替，21 世纪的高级知识分子大多从事科研、开发及教材编制等工作。由于大量的人力投入科研，造成各门学科林立的现象。据说世界上平均每 30

分钟就诞生一门新学科，每 2 小时有一门旧学科寿终正寝。这使得刚上大学的学生很难选择专业，这也使得《学科大全》成为网上最流行的著作之一。这本著作由世界学科管理审查委员会编著，每天更新一次，被认为是使新学科得到承认的权威。

这天，我随意在网上浏览，忽然在《学科大全》网址上看到这样一条广告：第二届世界惯性学家大会将于 2099 年 1 月 6 日在世纪大学第 6 会堂举行，本会将提供丰富的惯性学实验及惯性学讲座。欢迎所有惯性学家、惯性学爱好者及普通观众届时前来参加。

我心想，这研究惯性也成了一门学科，不知能研究出什么名堂，正好这天没事，不妨去看看。于是今天一早我便来到了世纪大学第 6 会堂。到那儿一看，门口站着几个漂亮的礼仪小姐，脸上挂着迷人的笑容请大家入场。我思忖道，这倒是不错，挺吸引人的，只不过这阵式不大像是在开学术会议。我没找错地方吧？

走进会堂，发觉里面是一条黑乎乎的通道。前面有一点光亮引路，并有一个甜甜的声音说：请跟我来。我到这里不禁有点后悔，有一种上了贼船的感觉，无奈只有硬着头皮走了进去。通道里除了前面那一点光亮以外，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通道斜向上方。我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不知走了多久，忽然，一脚踩了空，我一声惊叫，向斜下方连滚带滑地坠去。坠了大约二十几米，忽然眼前一亮，我发觉自己冲出了通道，在空中滑过了一道弧线。我正在想这一下我要完蛋的时候，却落在了一张很大的弹簧垫子上。我的眼睛被刺眼的光亮耀得睁不开，并在弹簧垫上弹上弹下了好几次，实在是狼狈不堪。当我的上下运动停止以后，眼睛渐渐地适应了环境，才看到自己正在一个大会堂的中央。周围的椅子上已经坐了不少人，前面的主席台上也有一些看上去显得很智慧的老者和年轻人。大家见我从天而降，都笑了起来，一些人还鼓起掌来。

我恼火地跳下弹簧垫子，找了个座位坐了下来。主席台中那位老者开口了，他显然是接着前面的讲话：“大家刚才都亲身经历了和这位朋友一样的经历，这只是惯性威力的一个小小的展示。这有趣的经历里面包含着三种惯性力。第一种是物理惯性力，这是不言而喻的，我就不多加解释了。第二种惯性力是感觉惯性，你们显然会注意到，你们的眼睛从黑暗到光明时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这正是你们自己的大脑克服感觉惯性的过程。这里面包含着基本和深刻的惯性学原理。要是你们的大脑不主动调整你们瞳孔的大小，感觉惯性将使你们的眼睛永远只能看到一片刺眼的光亮。这第三种惯性力嘛——是心理惯性。我想，你们中的大多数刚才从天而降的时候，无疑都很恼火，是吧？你们有的人现在还在恼火呢。哈哈，这个恼火的惯性，看来还挺难停止的，对吧？注意，现在对于恼火的又一道阻力来了。”只听“呼”的一声，又一个从天而降。看着他狼狈的样子，我也不禁哈哈大笑起来。不过，看来这恼火的惯性



对于我来说还真是挺大的，笑完以后，我不禁又恼火起来，这乱七八糟的是个什么国际学术会议？整个儿一个闹剧表演嘛！21 世纪的科学研究怎么沦落成这副模样？

这时台上换了另外一个中年人报告，他的报告题目是：惯性学的艰难历程。这位老兄一口一个先师，仿佛生怕别人不知道他的学历似的，我耐着性子听了好半天，才听了个大概。原来，由于 21 世纪学科繁多，许多学科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局面，像惯性学这种华而不实的学科更是难熬。为此，几位惯性学前辈大师拼着老命到处宣传惯性学，企图引起社会的重视，但是一直收效甚微只能保持惯性学不死不活的面面而已。大师们情急之下，和众高徒们一起商量出这演讲加演出的惯性学大会闹剧，希望能造成某些轰动效应。这一招倒很奏效，因为演讲当中，不时有人从上面的管道中飞下来，着实引发了到会观众的阵阵轰然大笑。

接下来的一位演讲者又是一位老者，他的题目是：惯性学大观。老者显然以惯性学大师自居，滔滔不绝地阐述他的宏篇大论，似乎整个科学和社会的发展都是惯性和批惯性的矛盾的斗争过程。叫人觉得，人们忽略了惯性学，实在是太过愚蠢了。

下一个演讲者是一位年轻人，他的题目是：为惯性学的发展和生存而努力奋斗！他的演讲详细分析了惯性学发展的战略和战术，阐述了培养后备力量的重要性，指明了向广大群众普及惯性知识的深远意义。最后召号大家起来为惯性学的生存和发展而战斗。他演讲的语气让我自然而然地联想到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十年动乱时常常听到的某种语气。观众们开始陆续退场了，我的耐心到了这里也终于完全失去了它们的惯性。我站起来，随着几个退场者往外走去。

得出门来，看到那几个礼仪小姐仍然站在那里，冲着出来的人们作着迷人的微笑，使人感到她们都是受到过惯性学家们的良好训练，所以才能保持住脸上那惯性的笑。

终于可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了，我和几个难友都觉得精神一畅，说说笑笑地离开会堂。忽然，一张大网从天而降，把我们几个全部罩在里面。我们正在狼狈挣扎时，忽然网外闪现出那位最先演讲惯性威力的老者的全息立体全身像。他笑眯眯地看着我们说：“怎么样，各位是否还在保持着恼火的惯性呢？”

不恼火才怪，去他的惯性！

### 三、乞丐杂志导读

2009 年 2 月 20 日

我在 21 世纪看到的最搞笑的事应该是下面这篇乞丐杂志导读了。昨天，我吃完了晚饭后，一个人在我房间里的计算机上查看介绍各种杂志的网页，偶然发现一份《乞丐的艺术与科学》杂志。我心里一愣，怎么在 21 世纪后期还有乞丐，而且

居然还办起了有关他们的杂志，这可真是一件稀罕事儿。

我好奇地打开这个网页，立即看到一张精美的杂志封面。画面上，一个衣衫褴褛弯腰驼背的老人一手拄着打狗棍一手拿着一只破碗，迷茫地望着远方的现代化城市，仿佛从过去几千年的迷雾中看穿到了未来。我得承认，这封面设计得颇具艺术性。

从封面点入，我便看到一篇本期导读，且容我偷个懒，把这篇导读原样照搬到这儿，好让大家“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吧。

乞丐，一个不应该被历史遗忘的词。它贯穿于历史，融合进历史，撕不开，拆不乱，已经成为了历史血脉里的一部分。但是，在现代社会里，乞丐的生存土壤已经变得越来越小了，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我们的社会，将会因为乞丐的缺乏而患上不可救药的历史贫血症，我们完全应该为此感到忧虑。为乞丐在现代社会的存在而奋斗，是我们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为此，我们为这一期《乞丐的艺术与科学》设定的主题是：乞丐的历史和未来。

回顾历史，是展望未来的重要手段，我们的开篇，是著名的乞丐艺术家江狐的长诗《行乞之路》。在这篇长诗里，诗人江狐以其艺术家的眼光，站在未来的摩天大楼的高度，带着我们沿着六千年的乞丐之路，去寻找行乞者们的精魂。在这里，你将会看到历史的乞丐们是如何在社会的底层为生活而挣扎，为命运而抗争。这是一首奋斗的旋律，这是一首生命的颂歌。

本期还集中了一批优秀乞丐诗人的作品。其中，于斯的《行乞者的手》，以特写的镜头，将一个饱经沧桑的行乞老人的那只擎起生命的手展现在广大读者面前，巴林的诗《乞丐——一个被人遗忘的传说》则给大家展示了一系列令人心动的历史截面。此外，还有一批无名作者的小诗：《重新站起》、《誓不低头》、《乞求上苍》……

本期所载的晚春的报告文学《自动街道旁的独行者》，叙述了作者自己如何放弃现代家庭的舒适生活，提着他的便携计算机，拿着他历尽千辛万苦弄来的破碗，身体力行地加入我们乞丐实践者行列的故事。情节真实、感人，不可不买！

在本期的小说栏目中，我们隆重推出穆岚的中篇小说《行乞不是梦》。这篇小说幽默诙谐地向您讲述了一个向往乞丐生活的少年在现代社会里寻找真正乞丐的故事。寓意深刻，令人警醒！

“乞丐杂谈”一直是广大行乞丐好者所喜爱的杂文栏目，本期中，您将看到一批著名的乞丐活动家的精彩作品。其中有慎思的《乞丐中的大侠——论洪七公》，向迭的《历史上的著名乞丐》，乙二的《乞丐与社会发展》，邈邈的《周游世界的乞丐》，三季茅的《乞丐与狗的关系》等等。

“乞丐的科学”将向您介绍最新乞丐科学的研究成果。其

中包括乞丐科学院院士韩迟的综述文章《乞丐与天文学》，年轻有为的第五届国际乞丐学大会金钵奖得主罗索的《数理乞丐学基础》，乞丐历史学家金云的的研究论文《乞丐历史名词考》等等。另外，《行乞基本认识讲座》本期进入第七讲，在这一讲里，你将学到行乞中的表演艺术。这对于想加入或已经加入乞丐队伍的朋友们来说，是一项基本而又高深的技艺。掌握了它，你未来的行乞生涯将会更加多姿多彩！

本月20日，是本刊创刊10周年纪念日，我们将推出精华本作为献礼。下面，请乞丐界的专家、学者、文学家、艺术家以及广大的乞丐爱好者们欣赏正文吧。

看到这里，我直感到哭笑不得。未来真是不可预料啊！我呆望着屏幕，苦想了半天，最后只能得到一个解释：在这个物质生活极端丰富的社会里，百无聊赖的闲人委实太多了！

我忽然感到一阵疲倦，便关了计算机。然后，我拍了拍我那被刚才丰盛的晚餐撑得圆鼓鼓的肚子，打了几个饱嗝，爬上巨大的席梦思床，去作我的乞丐梦了。

#### 四、未来诗歌大赛

2099年3月6日

小于是世纪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我们曾经见过几面。这天，她来到我的住处，一进门，便兴冲冲地举着两张小卡片对我说：“你看，这是什么？”

我随口说道：“无轨悬浮列车车票？”

小于一愣，说：“乘它还要票，有身份卡不就行了吗？”

我省悟过来。这个社会很多事情有一张身份卡就够了，比如买车票，只要将身份卡往售票机上一插，输入你的起点、终点和时间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什么票。“那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我猜不出来，只好不耻下问。

小于说：“告诉你吧，这是一年一度的全国诗歌大赛的入场券。因为人数限制，票很难搞呢。”

“人们不是可以看网上直播吗？为什么还那么难搞到票？”

“网上直播哪有实实在在的好看啊！”小于说完，拉着我就坐上了她的悬浮轿车，直奔诗歌大赛会场——市文化会馆而去。

文化会馆礼堂里面已经坐满了人。主席台上被各种色彩的灯光弄得花里胡哨。我们刚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了下来，大赛就开始了。这次大赛的题目是“春”。主持大赛的是环球电视台著名主持人胡朔。他简要地介绍了一下今天莅临的各位贵宾，感谢了一大串赞助单位，并介绍了参赛的诗人。然后，比赛就开始了。

原来，这大赛是由各位参赛诗人轮流上场朗诵自己的作

品。作品要求以即将来临的春天为题，其它没什么限制。看来，这种诗歌大赛倒是不坏，似乎没有沾上未来性的毛病。

第一位参赛者出场了，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瘦高个儿。经胡朔的介绍，我知道是著名的电脉冲派诗人的达。这当然是他的艺名。胡朔还介绍说：电脉冲派诗人认为，现代社会是电子信息社会，诗歌要抓住时代的特征，就必须反映出现代社会下一切事物电子化的倾向，要反映出电子运动的瞬息性、信启性、虚拟性和波粒二向性，要反映出电子运动连续性和间断性的统一。

的达朗诵的是《春天来临的脉冲》。当胡朔报完题目后，主席台的灯光开始显现出五光十色的电脉冲效果。在飞来窜去的光束下，的达那干涩的嗓音开始朗诵了：

我关上我虚拟的房间，  
冬天便慢慢地消融了。  
于是，我听到春天来临的脉冲。  
微微的小雨，modem 的连线，  
初绿的枝桠，信息的载体，  
小雨小雨小雨小雨……  
枝桠枝桠枝桠枝桠枝桠……  
我在电脑上打开一个窗口，  
便看到了春花的伊妹儿，  
她说冬天已经删除存底，  
春天正在备份上传  
你在键盘前等着吧，  
等着  
冬天过去冬天过去冬天过去冬天过去……  
春天来临春天来临春天来临春天来临……

我看到小于在一边摇头晃脑，不禁问她：“你听出这诗的味道来了吗？”

小于说：“是啊！难道，你没有听出这诗那电脉冲一般优美的节奏吗？”

我摇了摇头。我这人对于诗歌向来比较愚钝，所以也不知这诗好在哪里，看到别人都在鼓掌，便也随大家鼓了几下。

下一个是浪漫派诗人悠然的诗《春——啊——》。我看着座位前小屏幕上的介绍，以为那上面的“慢”字写错了。我告诉小于，她格格地笑了起来：“那没错，就是快慢的慢。这派的诗人认为现代生活节奏太快，不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而他们的诗歌将成为人们生活的调节剂，能使人们保持身心的平衡。悠然三年前以一首《啊——》成名，全诗只有一个字：啊——。据说每个人用不同的声调不同的节奏去念将会有不同的感受。不过，我倒是希望他的这首诗会多几个字。哈哈。”

台上的光线成了优雅的波浪线。悠然开始朗诵了，他的声音圆润、缓慢，也如同波浪一样上下起伏：

春 ~ 啊 ~  
啊 ~ 春 ~  
啊春天 ~ ~

花 ~ 啊 ~  
啊 ~ 花 ~  
啊鲜花 ~ ~

春天的鲜花啊 ~ ~

坐在我另一边的一位老年女士听得流下了眼泪，她对她的伙伴说：“这是我今年听到的最感人的诗歌了。”我看了看小于，她摇了摇头，有点尴尬地对我说：“你看到了，现代社会，什么样的诗歌都有，什么样的人都有。”我没有作声，心里暗暗地想，那位电脉冲派的诗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

下一个上台的是宇宙派诗人星北。我一听到这名字，便产生了好感：他和我的名字正好颠倒了个儿。

顾名思义，宇宙派自然是要放眼宇宙啦。星北的诗题是：《春的星》。他在灯光所形成的满天繁星的背景下朗诵道：

春的星洒向太空，  
就像火星的红尘，  
在火星风暴中飞舞。  
我顺手抓住一颗作我的飞船，  
跃入深邃的群星。

我的前方出现一个阴影。  
那是偷春的太空海盗飞船，  
正在远离我们的家园，  
他们要将春天  
走私到黑洞的另一面。

我是地上的春神，  
这样的事，  
怎能容忍？  
掀起一把春雨淋过的泥土，  
搓成一枝射春的利箭，  
瞄准偷春的贼，  
穿过亿万年漫游的光线，  
穿过亘古不变的宇宙尘埃，  
穿过大爆炸遗留下的背影射，  
射它一个满宇宙的春天。

底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胡在上面评说道：“真是一首想

像富的诗篇啊。”我也不禁为这位颇有好感的诗人所得到的掌声而心窃喜。虽然我对这诗歌本身不敢恭维。

下一首是复古派诗人寒芋。的诗名为《春城小雨》。只听他诵道：

自动街道雨如酥  
春色远看近却无  
春光实为此处好  
超过满城都是树

听到这里，我不禁扑哧一下笑了出来，这位冰冷头的复古可真复到家了。不过把韩的《初春雨》生地给糟蹋了。到这里，我方觉得，这未来的诗歌领域，看来也是“未来病”不小。

接下来，又是颤抖派、梦游派、吼叫派、时间机器派、虚拟现实派、心灵感应派等等诸派上阵，所吟诗歌千奇百怪，不一而足。

最后一个上场的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据介绍，他是无派别的岳刚。他的诗是《春》。这时的背景是花团锦簇的花园的全息立体图。

春是一首诗，  
当你朗诵她的时候，  
你会咀嚼到  
嫩草的清香。

春是一幅画，  
当你观看她的时候，  
你能欣赏到  
色彩的生长。

春是一首歌，  
当你唱着她的时候，  
你的歌声  
将与百灵共舞。

春是一个恋人，  
当你伴着她的时候，  
你的生命  
将会与她永存。

诗念完了，会场静默了一阵然后，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显然，大家都被这首诗给打动了，掌声过了好久才停止下来。随后，在看完几位歌星的表演之后，胡朔公布了比赛结果。岳刚的诗荣获比赛大奖。胡朔评论道：“很多年没有听到这么好

的诗了。岳刚的诗清新爽人，突破了多年来各个流派的诗歌中那种病态、颤抖、形象苍白的风格，给现代诗坛带来了一阵春天的风，这首诗获得大奖当之无愧！”

该获奖者讲话了。岳刚有些腼腆地站在台上。他清了清喉咙，却说出一番出人意料的话：“不好意思，这首诗的作者不是我，它是我十岁的女儿作的。不，我的女儿不是诗歌天才，她只是对于计算机有一点天赋。实际上，这首诗是我女儿用计算机作的。说起来很简单，她只不过是收集了许多一百年前的诗歌，将它们所用的词分门别类收集到计算机里，然后编好一定的程序。当选定好主题和诗歌的格式之后，例如主题是春而格式为四段并列递增式的时候，计算机会从以前所有描述春的词汇中自动选词成句，最后组合成篇。我的任务就是从计算机生成的众多关于春的诗中选择出较满意的来。”

底下的观众渐渐喧哗起来，我听到旁边那位女士愤愤地说：“骗子，这个骗子！骗得我们白白浪费了感情！”

台上岳刚却不识趣，反倒讲得来劲了，他说：“计算机生成的诗歌能够在这盛大的诗歌大赛上获奖，这不光是我和我女儿的荣幸，它更深刻地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代的诗歌，乃至现代的文学究竟是怎么了？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科技在飞快发展，但是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心灵，却似乎随之急剧倒退。我们现在的诗歌不要说比不上中国唐宋诗词，也比不上一两百年前的叶芝、惠特曼、聂鲁达、艾青，甚至连计算机作的诗也比不上了。难道我们万物之灵的头脑就这样一路落伍下去吗……”

这时，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叫这个计算机骗子滚下台去！”然后，不知从哪里忽然飞出好多鸡蛋西红柿之类的东西，全都往台上夸夸其谈的岳刚亲热过去。顿时，台上台下乱作一团。旁边的小于一把拉起我，将我往门外拖去。好不容易挤到门外，小于大吁了一口气对我说：“真不好意思，让你看到这么一场闹剧。”

我哈哈一笑说：“没关系，没关系。”心里却想：这真是太有意思啦！这一场诗歌大赛表演，从头到尾真是太精彩啦！惟一使我感到遗憾的是，我始终没有闹清楚：那些鸡蛋西红柿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寄自日本京都大学理学研究和数学教室

和加加林一块上天  
(科学相声)

戴 芷

甲：今天开欢迎大会，我们来说段相声。  
乙：（悄悄对甲）错啦！这是欢送毕业同学大会。  
甲：你才错啦！是欢迎大会。  
乙：倒是欢迎谁呀？  
甲：我！  
乙：您？您阁下是？  
甲：世界上第一个宇宙飞行员呀！  
乙：喔，你就是加加林！  
甲：不，我是加加林叔叔的老朋友，我们俩一块儿上的天。  
乙：别胡扯啦，你倒说说，加加林叔叔是个什么样子？  
甲：可威武啦！他头戴白色飞行盔，身穿天蓝色宇宙服，个子不高不矮，身材不肥不瘦，宽额角，高鼻梁，那双宝石似的眼睛，闪烁着一种你从来没见过的，可以称为“宇宙的光辉”。  
乙：这一说，你倒真象见过他似的。  
甲：当然啦，加加林叔叔上天那天早晨，我还赶到拜克努尔飞船场送他来着。飞船场上人山人海，大家上前跟加加林叔叔握手拥抱，预祝他胜利归来。正在这既热烈又紧张的时候，我灵机一动，趁没人注意，纵身一跳，“哧溜，”就窜进了《东方号》宇宙飞船。  
乙：象话吗！  
甲：我上天心切，也管不得这许多了。不一会儿，加加林叔叔上了飞船。他关好舱门，坐定下来，乐呵呵地说：“呶，走吧！”语音未落，只听得“轟……！嗤……！”  
乙：（旁白）这是火箭起飞了！  
甲：人类进入宇宙的伟大时代开始了！我正要振臂高呼，谁知道手也举不起来，气也透不过来，腿发胀，心发沉，眼发花，头发晕。我立刻意识到，这一下可要完蛋，我就……  
乙：吓哭啦！  
甲：我就憋出最后的一口气，慷慨高歌！  
乙：还有心思唱歌？  
甲：为了科学事业而光荣牺牲，当然得有点儿英雄气概。  
（唱）“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  
乙：好样儿的！  
甲：这一唱不打紧，却惊动了加加林叔叔。他回头一看：“呀，你来给我作伴儿啦！快穿上宇宙服，躺下来吧！”  
乙：你是害了急病了？  
甲：也不是什么病，身体不适应嘛。火箭越飞越快，速度



在不断地增大，这就出现了超重现象，身体一霎时重了好几倍，甚至几十倍。你想想，我一下子变得跟大象一般重，还受得了吗？

乙：是受不了。

甲：这时候，身体里的血变得比水银还沉，全灌到腿上去。脑袋里忽然空空如也，还能不昏昏沉沉、恍恍惚惚吗？

乙：这可危险，时间一长还得送命。

甲：躺了下来就好得多了。血不再一个劲儿的往腿上灌，头也就不晕了。身子虽然还是那么沉，躺着也好得多，只不过象多盖了上百条棉被一样。

乙：那也不好受。

甲：还有那宇宙服可管用啦。它紧紧地裹在身上，能使血液平均地分布到全身。它还富有弹性，垫在底下软绵绵的，身子虽重，背倒也压得并不太痛。

乙：怪不得加加林叔叔要全身穿戴好了，才上飞船。

甲：加加林叔叔受过长期锻炼，他一点儿不觉得难受，躺在椅子上有说有笑，还不断地给地面上通话哩：“地球，地球，我是《东方号》，我是《东方号》，一切正常，一切正常，感觉良好，良好……”（大声）“轧——！”

乙：出什么事故啦！

甲：我也吓了一跳！不，我身子太沉，跳不动。加加林叔叔笑着说：“别害怕！这是最后一级运载火箭脱落的响声。咱们已经进入轨道啦！”“乌拉！”我一听这话，激动得直跳起来。这一跳可闯了祸啦，“唿！”身子直往上窜！“呼！”脑袋撞在天花板上，撞起了一个大疱。

乙：你身子挺重，能跳得那么高吗？

甲：这会儿突然变轻啦！轻得比小耗子还轻，比小蚂蚁还轻，比小灰尘粒儿还轻，根本一点儿重量也没有啦！

乙：（旁白）听他胡说八道。

甲：我一摸头上的疱，心里恍然大悟：这个疱撞得挺有意思，挺说明问题，挺合乎科学原理。

乙：撞个疱，还有科学原理？

甲：当然啦。宇宙飞船脱离了运载火箭，就凭着一股子冲劲儿——在科学上叫惯性，一直线地往前飞奔。地球却一个劲儿地要把它拉回来——这股力量叫做地球的引力。飞船脱离地球的力量跟地球拉它下来的力量？一直在发生矛盾，发生冲突，发生斗争。

乙：这一斗争，就撞在你的脑袋上了！

甲：可不这么简单，斗争还得分个胜负哩。飞船脱离地球的力量要是大，它就愈飞愈远；要是小，它就掉了下米；要是跟地球的引力不相上下，它就绕着地球转起

圈儿来，这叫做进入了轨道。

乙：这跟你脑袋上的疤，有什么相干呢？

甲：你听我说呀！这时候，飞船脱离地球的力量跟地球的引力差不多相等，差不多平衡，差不多抵消。这一抵消，地球的引力对飞船里的一切东西都不起作用啦！一切东西也就失掉了重量。这叫做失重现象。这一切东西里边，当然也有我在。

乙：你也算个东西！

甲：我当时不知道呀！心里一激动，头脑一发热，腿上一使劲，“呼，”脑袋就撞在天花板上。我斜靠在天花板上，往下面这么一瞧……

乙：慢来，你还不掉下来？

甲：没有重量，掉不下来啦！

乙：我倒忘了这个碴儿。那你就挂着活受罪吧！

甲：才不是受罪哩！我飘飘摇摇，晃晃荡荡，无依无靠，自由自在，就象敦煌壁画上的飞天似的，爱摆什么姿势就摆什么姿势。不管翻来复去，颠来倒去，都比躺在棉花堆里还要舒服。只是没上没下，没高没低，总觉得有点儿不太习惯。

乙：这也够你受的。

甲：加加林叔叔可没有什么。他坐在椅子上，紧了紧捆住身体的皮带，照常观察仪表，调整机器，做记录，发电报。工作告一段落，他看了看我说“你饿了吧？”“唰！”随手抛过来一件东西。我双手接住，嗨……

乙：一块面包。

甲：一管牙膏。

乙：这是讲究卫生，要你刷了牙再吃东西。

甲：我也纳闷儿呀。只见加加林叔叔把牙膏挤在嘴里，嗽了嗽嘴，就咽下去了。我只好照着葫芦画瓢，把牙膏使劲往嘴里挤。

乙：这能吃吗？

甲：嗨，味道才好哩！肉泥、黑醋栗果酱、咖啡。原来牙膏管儿里装的是宇宙食物，我们这是按照“宇宙方式”进餐。

乙：那干吗非装在牙膏管儿里不可呢？

甲：我当时也有点儿奇怪。加加林叔叔又抛过来一个瓶子，“喝水吧！”他说。我接过瓶子，打开瓶塞，就往茶杯里倒，谁知道倒了半天，一滴水也没有流出来。我朝瓶口里一看，里面明明有水嘛，我使劲一甩。只见瓶口里飞出一个的溜滚圆的水球，直飞到飞船壁上，立刻撞得粉碎，变成了无数水珠，向四方喷射开去。我恍然大悟，……

乙：又悟到了什么？

甲：食物和水都没有了重量，既不能盛在碗里，又不能倒

在杯子里。吃的只好用牙膏管装；喝的只好用橡皮瓶盛。你要喝吧，只好把橡皮瓶口凑在嘴上，使劲一按，把水压进嘴里去。

乙：可真有点儿麻烦。

甲：倒也不怎么的。我吃饱了，喝足了，往飞船的窗子外面一瞧，嘿！天空一片漆黑，太阳亮得刺眼，繁星历历布满天，景色堪称新鲜。

乙：又在胡说八道。

甲：你才少见多怪。

乙：谁都知道天空是蓝的，太阳和星星也不会同时出现。

甲：可怜你这井底之蛙，从没离开过地球。在地球上空又蓝又亮，这是空气分子反射了太阳光的缘故；这反射的光比星星还亮，所以在地球上白天就看不见星星。我们的飞船已经飞出了大气层外，天空里已经没有了反射太阳光的空气分子，因此变得一片漆黑，星星伴着太阳，一齐大放光明。

乙：倒真是个新鲜事儿。

甲：新鲜事儿还多着哩。我回头一看，嘿：一角亮蓝大球；好似宝石琢成，光辉美丽实堪惊，射出五色光晕。

乙：这又是什么？

甲：（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要是有人来问我！……这是我们的家乡！”

乙：原来是地球。

甲：我定睛一看：地球上的大陆，海洋，山脉，河流，沙漠，森林，草原，农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阳光照着大气层，地球边现出美丽的光晕，（以下说一句，用手在空中画一个半圈，一个半圈比一个半圈高）浅蓝的，蔚蓝的，深蓝的，紫的，深黑的。这种绚丽的色彩变幻，真是令人难忘极了。

乙：这话好象是加加林叔叔说的。我在报纸上看过他的谈话。

甲：本来嘛，这叫做“英雄所见略同”。加加林叔叔是第一个飞入宇宙的英雄，我，我，我当然也是个英雄。

乙：你也算个英雄。

甲：当然啦，我是第一个飞入宇宙的幻想的英雄。

乙：是幻想哪！早就知道你压根儿就没去。

甲：去了。（用朗诵诗的调子）让我的金色的幻想，长上了科学的翅膀，随着加加林叔叔，在辽阔的宇宙空间飞翔。我在月亮上表演了无声的唱歌，还亲手摸了摸暖和的太阳……

乙：不怕烫手？

甲：（继续朗诵）我遍记了遥远的星座，在银河里荡过双桨。

乙：越发不象话了。

甲：（继续朗诵）我的幻想呀，象野马脱疆，怎能不叫我说来话长！（对乙）要是您听得有点腻味，咱们的相声就到此收场。咱们下去吧！

（丁午 插图）

## 球赛如期举行

肖建亨 金 璋

### 好事多折磨

雪花漫天飞舞，大地成了白银世界。这场大雪安排得多么及时呀！麦苗盖上了厚厚的雪被，明年的夏收就有了保证，真叫人从心底感到高兴。

可是凡事总有例外，对着这场大雪，市九中的孩子们却正在发愁哩。他们昨天接到共青团市委的通知：从非洲来的远客——莫三鼻给青年访华代表团已经到达本市，要跟他们九中的足球队举行一场友谊比赛。这个消息一宣布，全校立刻沸腾起来，孩子们又是欢呼，又是互相拥抱。可是现在，球场上的积雪已经有一尺来深了，比赛怎么还能进行呢？孩子们都愁眉不展，望着窗子外面扬扬洒洒的雪花，连上课也安不下心来。

孩子们先是怨天公不作美，后来听说这场大雪是气象管理局给安排的，就有人出主意说：既然是他们叫下的，他们总有办法止住这场大雪。于是大家派了两个代表——足球队长李祥林和中锋阮小青，要他们两个到气象管理局去办交涉。

气象管理局的天气调度员——王工程师接见了这两个孩子。他听孩子们说明了来意，略带歉意地笑着说：

“按照计划，这场雪还得下二十个小时哩，我们首先要考虑农业生产的需要。当然罗，对一个足球队来说，跟非洲朋友举行比赛，也是件极重要的事。我们可以答应你们的要求：让雪立刻停止，等你们赛过了足球再下。你们总该满意了吧？”

“谢谢您，王工程师。”队长李祥林却还放心不下，他接着问：“明天早晨能不能出太阳呢？我们希望一个上午就把球场上的积雪全部晒干。”

“一个上午？那可办不到。”王工程师摇了摇头说，“太阳，明天早晨一定能出。可是要一尺来深的积雪全部化完，按目前的气温估计，至少得晒十天工夫。”

“啊呀，这怎么成呢？”中锋阮小青不由得叫了出来。“莫三鼻给代表团后天上午就要离开本市。”

“性意也没有用。”王工程师说，“你们学过物理，总该知道雪反射光的能力很强。照在雪上面的太阳光，有百分之八十五都被它反射出来了，所以它显得那样白，白得刺人的眼睛。它吸收的太阳光只是很少很少的一点点儿，当然融化得非常慢了。”

“那么，我们就用‘人工黑化’。”队长李祥林挺会出主意，“我们找些煤屑来撒在球场上，把积雪全部染黑，让它能多吸收一点太阳光，融化得快一点儿。”

“倒是个办法。”王工程师赞许地说，“撒了煤屑，大约只消两天就能叫球场上的积雪化完。你们的非洲朋友能在这儿

多耽搁两天吗？”

“这……”两个孩子面面相觑。他们知道，外宾的活动日程都安排得很紧凑，尤其是非洲客人，总希望多跑几个城市，多看看我国的建设情况。怎么能叫客人在这儿空等两天呢？

王工程师显然很同情两个孩子。他想了一会儿，说：“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吧！去找公共卫生局，请他们出动扫雪机，帮你们把球场上的积雪打扫干净。”

“对！”两个孩子立刻精神振奋起来。他们谢过了王工程师，离开气象管理局，向公共卫生局奔去。

谁知道他们走出公共卫生局的时候，两个人又变得垂头丧气了。原来扫雪机是专扫马路上的积雪用的。足球场是草地，既不铺水泥，也不铺柏油，沉重的扫雪机在草地上没法行驶。

真是好事多折磨，这场足球比赛，看来只能作罢了。多么可惜呀！比赛的对手还是从非洲来的远客哩！

## 蓝色的雪

雪停止了，王工程师已经履行了他的诺言。李祥林和阮小青却好象没有觉察似地。两个人低着头，踏着人行道上的积雪，一步一步默默地走回家去。

快要到李祥林的家门口了。两个孩子突然感到有点儿奇怪，天气好象不再那么冷了，而且给人一种暖呼呼的感觉。马路好象才扫过，连人行道上的积雪也扫得干干净净。这是从来没有的事。

走进李祥林家的院子，两个孩子立刻楞住了。院子里比外面更加暖和，地上没有一点雪，干燥得就象根本没有下过雪一样。李祥林的两个妹妹，正在快乐地跳橡皮筋哩。

阮小青忍不住说：“祥林，你们院里的雪扫得真干净呀！可惜院子小了一点儿，不能在这儿比足球。”

“这是谁扫的呢？”李祥林奇怪得问起自己来。“早晨我上学的时候，院子的积雪已经快一尺深了。爷爷还吩咐不要扫，他要留着赏雪。是谁多事，把院子里的积雪全部搬走了呢？”

“祥林，我还感觉到有点儿特别。”阮小青又有了新的发现，“这院子的地为什么发蓝呢？连外面的马路和人行道，好象也有点儿发蓝。”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李祥林说，“可能是我们在雪地里走得太久，眼睛被雪反射的白光射伤了。咦！你看那边……”

李祥林忽然惊叫起来，一把拉住阮小青，走到朝北的一个墙角里。原来这里还剩着一小堆雪，颜色明明是蓝的，蓝得象染上了墨水一样。

“真是怪事！”阮小青把一个指头插进蓝色的雪里。奇怪，这雪暖呼呼的，湿漉漉的，已经在融化了。朝北的墙角里的积雪，年年都要到春天才开始融化。这一堆雪怎么会化得这样快

呢？

看了这蓝色的雪花，李祥林想起来了，早晨他出门，曾经看见台阶的积雪上，现出一小块这样的蓝色的斑。当时，他以为是妹妹泼洒的墨水，并没有十分注意，踩了一脚就走过去了。现在看起来，马路的发蓝，院子地面的发蓝，墙角里的蓝色的雪，台阶积雪上的蓝色的斑，这一切分明互相有联系，……而且，这蓝色的根源，可能就在台阶上。莫非……李祥林喃喃地自言自语说：

“莫非是火星上来的……”

“什么火星上来的？”阮小青完全不明白他的意思。

### 火星的来客

昨天傍晚，雪还没有下哩，李祥林在台阶上接待了一位从火星回来的客人。

客人是个青年，他一走进院子就问：“小同志，宇宙生物学家李愉老先生在家吗？”

“我爷爷还没有回家哩。”李祥林回答，“叔叔，您找他有什么事？”

“我叫魏明，”年轻的客人自己介绍说，“是你爷爷的学生，今天早晨才从火星上回来，给你爷爷带来了小小的一点儿礼物。”

“从火星上带来的礼物！”李祥林诧异得叫了出来，“可以让我看一看吗？”

“当然可以。”魏明叔叔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精致的塑料小盒子。“还得请你把它转交给你的爷爷哩！”

李祥林接过盒子，轻轻把盖子打开，里面装的原来是一些黑色的粉末，既不象泥土，又不象炭屑。李祥林用手指拈起一点儿来，捻了一下，觉得这粉末很粗很松；又放到鼻子跟前嗅了一下，似乎有点儿干草的气味；却仍旧摸不清这究竟是什么东西。李祥林把手指在裤子上掸了一下，问：“这是什么呀？”

“当心别撒了。”客人轻轻地跟李祥林把盒子盖好。“这是火星上的植物，名字嘛，还要请你爷爷来定哩。你爷爷用望远镜研究火星上的植物，已经研究了几十年了，也写过不少篇论文。可是说实话，他老人家并没有真正看见火星上的植物。现在你爷爷将要第一次亲眼看见它们了，还可以把它们放在显微镜下面来仔细观察。小同志，这件礼物是你爷爷的宝贝哩！你得好好地交给他。我得到星际航行协会去汇报工作了。再见！”

魏明叔叔匆匆地走了。李祥林看着手里的塑料盒子，感到有点失望。他曾经跟爷爷去过天文台，用大炮似的望远镜观察过遥远的火星。爷爷告诉他说，火星上红色的部分是沙漠，白色的部分是积雪，那蓝绿色的斑点，就是一大片一大片的植物。爷爷的话引起了李祥林许多美丽的幻想。他以为火星上一

定有童话般的森林。那儿的大树伸展着蓝宝石似的枝干，披着碧蓝的透明的叶片。当火星上刮起风来的时候，无数叶片相互敲击，会发出小铃铛似的悦耳的声音。……没料到所有的美丽的幻想，却叫这小小的塑料盒子给打破了。原来火星上的植物，是这样不中看的黑黢黢（h5ig&g&）的小东西。

爷爷收到了他学生送来的礼物，果然欣喜若狂地走进他的工作室去了。李祥林没有跟进去，他对这火星上来的黑色粉末一点也不感到兴趣。可是现在，一切奇怪的现象都叫他想起那个精致的塑料盒子。昨天打开这个盒子的时候，他不是正站在台阶上吗，而今天早晨，就在他站过的地方，积雪上出现了蓝色的斑。很可能这黑色的粉末被他撒了一点儿在台阶上了；很可能这火星上的植物，已经在积雪中大量繁殖起来；很可能是他自己的脚，把这蓝色的东西传播到了院子里，马路上；很可能……

一切都不可思议。李祥林顾不得跟阮小青说明原委，捧了一大把蓝色的雪，就向爷爷的工作室奔去。阮小青莫名其妙地跟在他后面。

### 紧急现场会议

一闯进老科学家李愉的工作室，两个莽撞的孩子突然窘住了。满屋子都是客人，好象在开什么会。昨天从火星上回来的魏明叔叔站在桌子旁边，正在准备发言。气象管理局的王工程师也在这儿，才一会儿，他怎么已经赶来了呢？可见得这个会还非常重要。

李祥林捧着那团蓝色的雪，尴尬得结结巴巴地说：

“爷爷，你瞧，这雪，……怎么……怎么会蓝的？”

“小同志，我们正在研究这蓝色的雪！”魏明叔叔笑着对李祥林说，“今天这个紧急现场会议，说实话还是你促成的哩！昨天你撒在台阶上的一小撮火星植物，竟在积雪里苏醒繁殖起来了。快来看看它们的真面目吧！”

李祥林和阮小青同时凑到双筒显微镜上，一个人用一只眼睛往镜筒里细瞧。有趣极了！原来这火星植物是一个个蓝色的椭圆形的小球，外面还裹着一层黄褐色的绒毛。这绒毛好家小腿似的，蓝色的小球就靠着无数绒毛在显微镜下面爬来爬去。真是太奇妙了！

阮小青忍不住喊了出来：“这不是虫子吗？它们在爬哩！”

“不，”李愉老爷爷回答说，“我已经鉴定过了，的确是植物，应该属于藻类。别看它们这样小，它们能吸收太阳光，自己制造养料哩！我给它们起了个名字，叫‘火星蓝藻’。”

“爷爷，这火星蓝藻为什么要爬呢？”李祥林问。

“不是它们要爬，”李愉老爷爷说，“在火星上，只有能爬的植物才能生存下来。你们早就知道，火星上的气温很低，雪常常积得很厚。要是火星蓝藻没有会运动的绒毛，不能通过



雪花之间的空隙迅速地爬到上面来，它们压在厚厚的积雪下面，就永远见不了阳光了。”

“原来是这样，”李祥林恍然大悟，“怪不得昨天晚上一下雪，这火星蓝藻立刻就爬到积雪上面来了。”

“可是不明白，”阮小青又问，“为什么这火星蓝藻，会蓝得跟蓝墨水一样深呢？”

气象局的王工程师笑着说：“你们不是想用‘人工黑化’的方法来融化足球场上的积雪吗？要知道，蓝色跟黑色非常相近，也能吸收更多的红外线，也就是说，能吸收太阳光中更多的热量。火星上的气温常在冰点以下，所以只有能吸收大量红外线的蓝色植物，才能在这样寒冷的环境中生长。你们想……”

“同志们，”李愉老爷爷突然提高了嗓门，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孩子们的问题是提不完的，等会散了会，让我一个人来对付他们吧！对于火星蓝藻的生理特征和生活习性，我们已经作了初步的探讨，它们的生命力很强，繁殖得极快，还能在积雪中自由爬行。现在是不是可以设想一下，我们将怎样利用这火星蓝藻，为地球上的人类造福？”

王工程师首先发言：“小青刚才提的问题，倒给了我许多启发。火星蓝藻既然能吸收大量太阳光的热量，我们就可以用它们来调节城市里的气候，用它们来清扫街道上的积雪，飞机场上的积雪。我们还可以把它们大量播种在北方的河流和海港里，使河水和海水在严冬也不会结冰。我想，交通运输部门一定会非常欢迎火星蓝藻的。”

魏明接着说：“昨天宇宙飞船降落的时候，我看到祖国西北部的高山上，还是冰封千里。利用高山积雪融化成的水来灌溉农田，我国已经进行了许多年了。可是过去用的，都是‘人工黑化’的方法，既费人力、物力，收效又不太大。现在，我们何不利用这火星蓝藻呢？只要用飞机把火星蓝藻撒遍这些积雪的高山，我想，西北的几个大沙漠都能得到充分的灌溉，都可以成为稻米之乡。”

老科学家李愉不住地点头：“当然可以办到。不过，你们的想法可还嫌窄了一点儿！我们难道不能这样设想吗：用这火星蓝藻来改变南北两极的气候，使两极的积雪适当地融化一部分，来调剂各个大陆的供水系统。”

坐在窗口的一位青年接着说：“对于发展农业来说，这真是太好了。我们的农业研究所正在寻找一种耐寒的固氮蓝藻。如果让这火星蓝藻跟地球上的固氮蓝藻进行杂交，很可能培育出一种合乎理想的新品种来，它既能提高地温和水温，又能制造大量的氮肥。北方的农田里施了这种——我们暂且叫它‘地火固氮蓝藻’吧，一年至少可以多种一季水稻。”

科学家们还在高谈阔论，两个孩子却惦记起跟非洲客人的足球比赛来了。队长李祥林悄悄地对中锋说：

“小青，我有办法清除足球场上的积雪了！……”

“我也有了办法，”阮小青抢着说，“只要把这蓝色的雪撒在足球场上，……”

“我们就去！”李祥林拉了阮小青，溜出了爷爷的工作室。

### 球赛如期举行

莫三鼻给青年代表团跟市九中的足球赛在第二天下午如期举行。全市的球迷都坐在看台上，欣赏着这场精彩的友谊比赛。他们谁也没想起，昨天这球场上还积着一尺多深的雪。但是也有人感到有点奇怪，为什么球场这样蓝呢？正象铺了一块深蓝色的大地毯。

至于这场球赛到底谁胜谁负，写幻想故事的作者却无法预先知道。因为故事可能发生在十年或二十年以后。请读者们到那时候再翻阅报纸上的体育新闻吧。

## 克隆技术与人类未来

王晋康

自认第一只用成年体细胞核克隆的哺乳动物多莉羊问世，克隆人类成为逼近的现实。主持该项工作的维尔穆特声称，如果去做的话，“两年内可以培育出第一个克隆人”。

这项近乎科幻的技术成果自然引起了全世界极强烈的反应。美国总统克林顿称：“鉴于我们最为珍视的信仰和人性的观念……克隆人必将引起深深的忧虑。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独特的，是诞生于实验室之外的奇迹。我们必须尊重这种深奥的礼物。”以色列首席拉比说：“犹太教律法允许医生治愈伤痛，允许体外授精，但不允许侵犯造物主的作用。”

的确，一旦克隆人降临人世，必将引起无数的道德、法律问题。亲代豢养克隆人以备自己更换器官是否合法？是否人道？如果某个工厂主克隆出十万个低智能的廉价劳动力会是什么前景？……

更为深刻的因素是，它将彻底粉碎人类对自身生命的敬畏——这是所有宗教信仰、道德信仰和法律所植根的基础，从而导致人类信仰的总坍塌。而且，可怕之处还在于，它实际是不可阻挡的。为了巨大的医学上的、经济上的利益，不可能禁止对哺乳动物的克隆研究，但在上帝的解剖学中，哺乳动物和人类并没有伦理学家所期望的那种明显的界限。一旦成熟的哺乳动物克隆技术和高额的商业利益结合起来，再严厉的措施也休想阻挡克隆人出现。

在反对克隆技术的协奏曲中，只有极少数科学家的声音略为不同。美国达特茅斯大学生物伦理学家伯杰说：“克隆人迟早要发生。”也有科学家指出，克隆技术对防治血友病等疑难病症有积极作用。其实何止这些。克隆技术的潜在利益太多太大，以至于人们不敢正视，因为在这些利益之上都有一个盘旋不离的幽灵——人类的异化。

实际上，人类的异化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即使取 2000 年的短间隔，倘若孔夫子和耶稣重生，他们会承认这些“不肖”子孙吗？这些人身上有大肠杆菌制造的胰岛素，有转基因烟草制造的血红蛋白，他们甚至把人类的白血球抗原 HLA— 注入猪的受精卵，以生产对人类无排异性的可移植器官，这实际是生物伦理学家深恶痛绝的人兽杂交。

人类的异化是渐进的，是极其缓慢的量变过程。但是到了本世纪末，只要对科学发展作一个比较全面的鸟瞰，就能感受到暴雨前的腥风。恰恰是那些在基因、克隆、人工智能等前沿科学领域中最有成就的科学家常常陷入一个怪圈，处于两难境地。他们射出的科学技术之箭不仅能劈开客观世界，也常常掉转方向异化人类自身。他们只能以科学家的良心和生物伦理学戒律来约束自己，但这些戒律常常是逻辑混乱的，令人无所适

从。

但是，如果我们能跳出人类（自然人）的立场；如果我们相信，在历史老人看来，自然人——即用自然方式繁殖的，使用自然智力的，原则上不依靠更换器官来延长寿命的人类——迟早会成为过时的名词，只要做出这一步跳跃，所有道德的桎梏将被打破，目前前沿科学中无处不在的怪圈将自然化解。

用最少的假定解释最多的矛盾——这正是物理学定律得以成功的精髓。

我想作一个预言：人类“革命性”的异化已经不是海市蜃楼，不是科幻作家的呓语，相信在一个世纪内必将出现。试管婴儿和克隆人既是自然人衰老的第一块寿斑，又是新人类诞生的第一声宫啼。

同时逼近的还有人类信仰的大转变。当然，人类几十万年来建立的信仰绝不会突然断裂，它会延续渗入到新人类的信仰中去。但不要指望自然人所有的观念，甚至是某些我们十分珍视的观念，都一定能延续到将来。人们如今视之为邪恶的某些观念如人兽杂交、人机杂交，也将有新的解释。

这绝不会是一个轻松愉快的过程，但是，只要人类不至此刹住科学之车——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这个变革就无可逃避。科幻作家罗维克在 20 年前以“人的复制”预言了明天的事实，使人类在心理上多少有所准备，恐怕这正是今天的科幻作家不得不继续下去的工作。

作者系著名科幻作家、河南南阳石油机械厂  
研究所高级工程师（473065）

## 白虎之年

米一

一株树汇聚了大片荒凉的景观。

东方闻音背靠着一株并不高大挺拔的树木，望着赭红色的原野上纵横的水渠，进入了梦境。

这一天是火星纪元三千六百二十八年。

梦里的她在一个绿色世界里行走。这个陌生的世界，更多绿色的树木，覆盖地表的不是色彩斑斓的地毯般柔软的台藓，而是齐腰深的纠缠不清的荒草和藤蔓。一股风吹起，树摇草动。风中隐隐一股生历腥热的气息。东方闻音悚然一惊，停下了脚步。风却陡然停了。

纠结的藤蔓背后，倾斜的金色光线里飞动着那么多茂盛草木的分子，以至于光线也带上了淡淡的绿色，那种剔透与晶莹，有玉石般的质感。她知道，这是另一个世界的阳光。有片刻工夫，她在这光的瀑布前踟蹰不前，但是她必须穿过去，她的脑子里没有停止的讯息。

先是手，然后是整个身子都在那明亮的光线中了。

相对于火星上紫外线强烈的灼人阳光来说，这种情境中的阳光是多么温软而芬芳啊！

这道光瀑后面，出现了一座巨大的建筑。飞檐斗拱，深陷在草木之中。

倾颓的建筑门户不存，阴暗的尘土中，是一列列写着方块字的木牌。木牌上方，是一张又一张的画像。雨水从琉璃瓦顶漏下来。雨渍滑过他们的面颊，像在为一段莫名中止的历史哭泣。

面前共有三道门户。东方闻音不知道该在哪个方向走。在这种即时性和随机性很强的情境中，她有些害怕。因为，任何一种选择都导向一个不可知的结局。而她的选择并不仅仅是个人行为，还要考虑到公众心理。社会赋予她的角色，赋予她的引领性职责，使她懂得慎重是多么重要。

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一声猛兽的长吟。整个老旧的建筑都摇晃起来。

第一道门离她最近，第三道门前没有一点儿尘土。洁净减轻了神秘感。她走到了第三道门前。不等伸手，门便应声而开。一股风又起来了，背后，整个绿色世界都像大海一样翻腾起来。

门里是一条狭长的甬道。

甬道尽头，豁然开朗。

一间大厅空空荡荡，一张供桌前摆着圆圆的蒲团。东方闻音脚踏上去，一股风吹来，那些蒲团都化成了尘土。火星纪元是三千年，但眼前的景象却叫人想到更漫长的时间。这意味着什么呢？东方闻音想起了导师欧阳子。导师欧阳子的身影便显

现在面前，脸上带着他那永远含蓄蕴藉的微笑。

她问道：“导师，这就是时间？”

导师点头。

“我真的无法知道它确切的长度。”

“因为现在你还不需要知道。”说完这句话，导师的身影就从这异度时空中消失了。

欧阳子是圣人，圣人从不会把话说得很透彻，东方闻音知道，导师这句含着机锋的话其实是说：这宇宙间的事情，当你需要知道的时候，才会去知道。不然的话，把无限宇宙的现状和历史全部装进一个人的脑子，不要说人脑有没有那么大的容量，光是输入信息，就是多么繁复的一件事情啊！她这种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可不是为了充任一个信息存储器。

桌子上方也有一张图。图上描绘了某种兽类的形象。不等她看清图上描绘的是什么，那股神秘的风又吹起来了。画图翻卷飞扬起来，里面有股神秘的力量在鼓荡。画图再悬垂下来，展开在眼前时，图上却空空荡荡地什么都没有了。东方闻音知道，从这一刻，自己已经接近了一个巨大的秘密。

她从一面镜子里看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改变了装束，轻软的织物不是她所熟悉的任何一种化学纤维。顺着身体平滑地律动着，含着某种生命的气息。这服装雍容而轩昂，闪烁着幽微动人的光芒。是整个火星世界上从来没见过的。她摸摸那面料，指缝间漏过了如水的光滑与沁凉。

门口赫然蹲着一头白色的猛兽。

它威武地蹲踞在那里，微微翻起的嘴唇下露出坚利的牙齿，低沉的咆哮声慑人心魄，她摸摸腰间，就有了一副悬垂的弓箭。弓弦硬邦邦的，却在她手里应力而开。她一松手，听到弓弦发出一声响亮。在这响声中，这猛兽威武的面目变得温顺了，在她面前伏下了身子。东方闻音再拉起弓弦，又一声响亮里，猛兽一声长啸，眼前一道白光闪过，猛兽便不见了踪迹。东方闻音再要寻觅时，却听见掌声四起，灯光打开，四周的幻影都已消失。

东方闻音是火星上流行的电子情景即时剧演员。

这种戏剧没有规定情景，都在舞台上随机展开，是由古代的电子游戏与原创戏剧的发展而来。

观众们站起来，却没有马上离开，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激动的神彩。东方闻音走到台前，掌声淹没了这四壁都是赭红色岩石的山洞剧场。下面有人激动地喊道：“请告诉我们寓意所在！”

这出戏正像这个时代的大多数戏剧一样，游戏性很强，演员在台上其实不是表演，而是在虚拟情境中的作出正常的反应。向观众解释刚刚完成的即时性表演中的寓意，是演员的职责所在。演员在向观众提供娱乐的同时，又扮演着一种精神导师的角色。因此在这个星球的文明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欧阳子正在后台等待她的学生。

东方闻音惭愧地低下头：“那个环境对我太陌生了，我不知道其中的寓意是什么。”

欧阳子笑了笑：“这并不怪你，这只是一次演习。”

“演习？那么，这情境并不是虚拟的？”

“对，是一种复现，复现了我们文明源头的某种场景，”导师悦，“演习不止是对你，还包括剧场里所有观众，他们都经过了严格的挑选。”

穿过暗红色的火星黄昏，自动飞行器把他们送到了坐落于将近万米高山上的伽利略天文台。巨大的天文望远镜把从地平线上升起不久的近邻地球的身影送到了他们面前。那是一颗多么蔚蓝的星球啊。缓缓旋转时，上面便拉开了白色的云带。

东方闻音明白了：“戏里的景象就是地球上的？”

欧阳子说：“地球是我们家乡。”

东方闻音当然知道这个，不只是她，整个火星世界都知道，那颗蓝色星球就是他们的家乡。知道他们是地球移民先驱的后代。他们改造并开发了火星，这是一个人造的世界。而家乡地球，大部分的东西，空气，植物，水，动物，都是自然而然的。后来，美丽的家乡发生了巨大的灾难，一连串高能级的热核反应，爆炸后，文明与人群荡然无存。地球变成了死寂的荒漠。在一代代火星人的瞩目下，遥远的家乡又恢复了生机。回到家乡回到生命的源头，已经成了火星世界一个日趋热烈的公众话题。

东方闻音知道，自己被选中了。

她将率领剧场里那些人，回到地球。在这个和平的，一切变化都被科学预先明确设计的世界里，演员在进入这个行业前，就事先被优选，又因为在即时与随机戏剧中丰富的经历，而每每在一些溢出常轨的时刻，再次被挑选。

再次登上飞行器，东方闻音问：“什么时候？”

欧阳子说：“政府希望你能担当这个任务，但我希望你慎重考虑。”

东方闻音望着舷窗外飞掠而过的广大火星原野，在星罗棋布的聚居区之外，仍然有着广大的荒漠：“导师，家乡有那么多美丽与神秘吗？”

欧阳子点点头：“至少不会像火星的历史一样明白而简单。”

东方闻音陷入了沉思中：“那衣服真是漂亮。”

欧阳子笑了笑，他喜欢学生身上这种自然流露的女儿本色。

飞行器震动了一下，着陆了，欧阳子摘下飞行头盔，面前出现了“过去与未来资讯档案中心”宽大的建筑群。

导师在她手心上写下了一个大字：虎。

东方闻音念出来：“虎？虎？这就是那头白色猛兽的名字。”

导师没有正面回答，回到飞行器里才说道：“你就从它开

始。”

在东方中心，东方闻音久久地停留在那个虎字面前。一个个虎字以各种字体排列开，叫她联想到，那种动物曾是个多么强盛的种群。最后，她的目光聚焦到最正规的那个虎字上。目光微不足道的一点点压力，就触发了灵敏的开关。眼前，出现了好几种文字关于这个方块汉字的解释。大意是，这是一种猛兽，在地球文明毁灭前几百年，就因食物链条的中断而灭绝。再下来，就什么都没有了。东方闻音试了一个又一个虎字。都没有进一步的结果。这时，时间提示器告诉她，已经是深夜 24 时，再过 30 分钟，就是新的一天了。她来到写得最狂乱的那个虎字面前。下面出现了两种提示。在艺术这一栏下面，她看到了在戏剧里那张什么都没有的画图，一只虎就以她见过的那种姿势蹲踞在图上，虬须贲张，两目生出如炬的电光。但虎却不是见过的白色的那一只。

另一栏是个陌生的词：图腾。

这次，她看见了那只谋过面的白虎。更接近了一段在火星世界上湮没无闻的历史。她知道了自己血脉的源头。那只白虎，在很久以前蒙昧初开的地球上，是一个部族的标志，也是这个部族的保护神。而东方闻音自己，也就是这个部族的直系后裔。战争，发明，迁徙，繁荣，败落，一个漫长的故事，虽然只是一段一段的文字，却点燃了她的血液，比之于那种富于启示性的电子即时性戏剧表演更让她激动不已。除了白色的老虎，她还找到了一个女人，和她在戏里一样，手里一张镶了宝石的弓箭，一身如水般光滑，蕴含着众多生命气息的锦缎袍子。更奇怪的是，那女性领袖跟她长得一模一样。

当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来时，东方闻音明白了，她将在地球重新开始的一段人类历史中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在又一个历史循环中，她将成为又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史诗中的人物。

一个月后，飞船在地球上降落。

走出飞船的东方闻音正是剧中那种打扮，锦缎长袍，手挽弓箭，只是上面那些宝石按钮是一些开关，根据需要，能够发射不同的能量。可以开山辟地，也可以对付不期而至的危险。一只白虎蹲踞在她的头顶，这是火星上那些智能化机器生物科学家们的杰作。

地球上荒芜而又带着无限生机的景象正同那出戏里的一模一样。

东方闻音看着飞船消失在蓝色的天空里，对当初那些观众宣布：“今天，我们回到了家乡，今年，地球纪年的第一年，就是白虎之年！”

头上的白虎发出了一声长吟。

这声音中，草木摇动，群鸟惊飞，平静的河水也激动起来，一波波拍打头河岸。一切都跟预想中那种壮阔的情景一模一样。只是，戏里出现过的那座建筑早已倒塌了，废墟上长满了参天的树木。白虎又长吟一声，死去的历史没有发出任何回



应。第一张蓝图铺开，一切从这一天重新开始。

## 宇航员信箱

问：书上说宇航服天衣无缝，那么它究竟有哪些功能？

NASA 育计划专家答：航天飞行器机舱能为宇航员的飞行生活提供如同在地球上一样的舒适环境。当宇航员因工作需要而离开工作舱进入货舱或开放空间时，他们必须部分地携带这种环境。宇航服的目的是提供空气、压力和适当的温度。早期的宇航服虽起到了保护宇航员的作用，却存在着许多设计上的问题。早期宇航服都是订做的，一套宇航服只能用于一个宇航员执行一次飞行任务。宇航服的接缝虽十分坚固，却很不灵活，使得宇航员的每一个动作都必须使出很大的力气。要穿上这种宇航服也相当麻烦，还得另有一人帮忙，且需花费整整一小时的时间。现在使用的宇航服是进行了多次改进的，包括一个衬里，一个整装的生命保障系统，上下躯干，一副手套和一个头盔。

生命保障系统由两部分组成：背负式单元和宇航服前胸的控制显示单元。生命保障系统是固定在宇航服上身的。背负式单元担负着提供氧气和其它诸如呼吸、宇航服增压和通风的任务。生命保障系统还有帮助冷却和循环衬里的水的作用，同时还能控制氧气温度的，吸收二氧化碳，排除宇航服环境中的异味。生命保障系统的前部是一个控制显示单元，该单元的微处理器能自动提供各种反映宇航服性能的指示，并随时提醒宇航员查看故障部件。这个微处理器实际上是一个安装在微型集成电路板上的电脑。

经过改进的宇航服穿起来较以前的更舒适，更方便，更灵活。它是组合式设计，许多部分都可以拆换。将不同大小的上下躯干、手臂（袖子）、手套等重新进行组合，就可以满足不同身材的宇航员的需要。这种设计还可使宇航服多次参与飞行任务，减少了制作成本。镀铝的密拉塑料和涤纶是宇航服的绝缘材料，最外面还加了一层特氟隆和其它材料制成的耐磨的保护层和微陨星的防护屏。

舱外行走的宇航服中有一条长连衣裤和一个小便收集装置。长连衣裤配有水冷管，宇航员在舱外工作中穿上它会感到很舒适。生命保障系统中的氧和电源可持续七个小时之久。此外，系统中还有一套净水器，宇航员戴着头盔就能喝到水了。宇航服如此周到地呵护着宇航员，无愧于人类科技创造的奇迹。

问：列昂诺夫将军，您认为要成为一名宇航员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列昂诺夫将军答：宇航员要具备多学科知识，要有健康的体魄，健全的人格和随和的性格。宇航员不仅仅是科学家，技术专家，也是“运动员”和医生。必要时我们也为同伴看病诊断，给自己抽血验血，做心脑等器官测试。宇航员有时又是维修工，要在全面熟悉飞船各个组成部分和如何操作的基础上懂

得如何检查和修理故障。说我们是“运动员”是因为，宇航员必须经过特别的体能训练，并具有极好的耐力和适应环境的能力。保持良好的身心状态，是对宇航员必不可少的一项要求。此外，由于太空探索往往是由来自不同的民族、不同国家的人共同进行的协作，长期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中共同生活、工作，不善与人相处是不行的。宇航员通常都具有乐观、宽容、豁达而又严谨的好个性。

## 宇航快讯

### “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安全返回肯尼迪航天中心

美国东部夏令时间 1997 年 12 月 5 日上午 7 时 20 分,成功执行当年最后一次航天飞行任务的“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在肯尼迪航大中心安全着陆。本次飞行的任务是微重力研究实验,并就来年建立国际空间站进行了演习。

这次编号为 STS - 87 的航天飞机飞行,是本年美国航空航天局的第八次发射任务。机组人员中的 L·K·卡登乌克成为第一个登上航天飞机的乌克兰人。STS - 87 “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于 11 月 19 日下午 2 时 46 分从肯尼迪航天中心 39 - B 发射架发射升空。难得的是,该架航天飞机安全返回时恰是预计的时间,一分不差。这次任务执行中,宇航员温斯顿·司各特和 Ta Kao Doi 在耐心等待了两小时之后,成功收回了绕行于他们头顶轨道中的出现故障的“斯巴达号”人造卫星。“斯巴达号”一经“泊”入有效载荷舱,两位宇航员即按原计划开始着手尽可能多的各项实验。

此次太空行走历时七小时四十三分,分为两段。第一次太空行走因回收“斯巴达号”而缩短,第二次则持续了七小时三十三分钟。宇航员成功测试了一台升降机和一台可自由漂浮的摄像机性能,而这两件被测物均将服务于国际空间站的建立,摄影机还将担负起无太空行走情况下空间站外围环境的监控任务。参与本次飞行的宇航员共六名,包括一名指令长,一名飞行操作员,三名飞行专家和一名有效载荷专家。

### 航空航天发展史上的第一:

\*怀特 1903 飞行器:世界上第一架成功使用动力能源的飞机。

\*C·P·罗杰斯 1911 年 9 月 17 日首次驾驶飞机横越美国大陆。

\*R·H·戈达德:1926 年首次发射世界上第一枚液体火箭。

\*查尔斯·A·林德伯格:1927 年 5 月 21 日首次单独完成驾机横越大西洋的不着陆飞行。

\*贝尔 X - 1 航天器:第一架超音速载人飞机,1947 年 10 月 14 日试飞成功。

\*“同行者”(Sputnik):第一颗人造卫星,由前苏联于 1957 年 10 月 4 日发射。

\*加加林:前苏联宇航员,1961 年 4 月 12 日驾驶“东方 1 号”首次进入太空。

\*J·H·格伦:1962 年 2 月 20 日首次绕地球作轨道飞行。

\*列昂诺夫:前苏联宇航员,1965 年 3 月 18 日首次进行太空行走。

\*E·H·怀特:1965 年 6 月 3 日搭乘“双子座”航天器进入太空并成为第一个在太空中行走的美国宇航员。

\*前苏联“联盟 4 号”与“联盟 5 号”对接:人类航天史上

第一次太空对接，时间为 1969 年 1 月 15 日。

\*N·阿姆斯特朗：1969 年 7 月 20 日乘“阿波罗 11 号”在月面登陆，成为第一个在月球上行走的人。

\*“太空实验室”：1973 年 5 月 14 日发射进入轨道的美国第一个轨道空间站。

\*“阿波罗号”与“联盟号”对接：1975 年 7 月 17 日第一次国际性载人太空飞行。

## 第五元素

周 凭 编写

埃及一望无际的沙漠上，有一座孤岛般的小庙宇。庙内，来自外星球的蒙多沙瓦人正与一位地球神父告别。

“拿走石头。”身着盔甲，形如巨大甲虫的外星人说。

殿堂中央的平台上，矗立着一尊仰天长啸的人像，围绕平台的四角，各有一根台柱，四块雕了花纹的石条竖立柱顶。外星人把它们一一取下。

“但是，”神父问道，“如果恶魔重来，我们怎么对付呢？”

蒙多沙瓦人低声回答：“三百年后，恶魔降临时，我们也会回来的。你的任务是把知识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他交给神父一把钥匙。巨大的宇宙飞船轰鸣着离开了地面。

三百年光阴转瞬即逝。公元 2263 年的地球早已不是我们熟悉的面貌，各星球之间的联络交流使世界一下子扩大了无数倍，人类的巨型巡航舰游弋在银河系浩瀚的空间。

这一天，地球总统接到从一艘巡航舰上发来的报告：他们发现一不明物体，非常巨大，而且正在不断膨胀。

指挥厅里的人们密切注意着消息。这时，两位身着长袍的修士走了进来，人们对年长的一位十分尊敬，称他为柯维多神父。他对那不明物体有着超出常人的了解，称那是一个可怕的恶魔，非常占老，非常邪恶；它有智慧，它唯一的欲望就是毁灭生命。

巡航舰指挥官断然命令攻击。飞弹射入那个星球一般巨大的“生灵”体内，如同石沉大海。而那“东西”的体积竟突然暴胀两倍，飞速向巨舰逼近。

人类的一切武器对这个恶魔都不起作用。指挥官站在舰桥内，头脑中一片空白。那滚动着的飞行炼狱逼近了，从沸腾的岩浆中喷出一股烈焰，吞噬了飞船。在最后一刻，指挥官相信自己看到了火焰中一张恐怖的、狂笑的脸，那是死神的面孔。地面上，连总统在内的人们都陷入恐怖之中。但柯维多神父说：“只有一件东西，能克制它！”他取出了一本古老的画册。

神父说，先民们认为，世界是由土、水、火、风四种元素构成的。有人说是古希腊人在种粮食、喂猪之余抽空儿想出了这个理论，那不对。早在神话时代，宇宙中的智慧生命就与地球人有了接触，他们教给地球先民毁灭与创造的秘密。有五种元素合在一起，能够发出神奇的“创造之光”。那就是上、水、火、风与位于它们中间的“第五元素”。但如果让恶魔掌握了代表土、水、火、风四块石头，世界将沦于万劫不复之境。

柯维多神父讲完，总统接到报告：蒙多沙瓦人的飞船请求入港。神父期待地望着总统，这是一艘希望之船，上面载着四块神奇的“石头”。

总统下令：“欢迎飞船进港。”

太空中，巨大的蒙多沙瓦飞船缓缓靠近地球。突然，两架灵活凶猛的战斗机从后面追上来，一边倾泻着毁灭之火，一边绕着大飞船疾速旋转。驾机者是蒙格罗族的战士，恶魔的仆从。战斗使他们兴奋得狂喊乱叫，全身发抖。

飞船爆炸的火光仿佛宣布世界末日即将来临，柯维多神父颓然倒进椅子上：“我们完了！”

地球方面立即派人前往事发地点，搜寻有否生还者。但蒙格罗战士手下不留活口，他们只找到块沾有残存细胞的盗甲碎片。

这也足够了。地球上的科学家开始忙碌。他们惊讶地发现，蒙多沙瓦人的DNA中包含20万条染色体，用一个活细胞中自带的遗传信息，科学家重组了这位蒙多沙瓦人。

丽露从死亡的浑沌噩梦中惊醒，残留的记忆是火光、爆炸、蒙格罗人狰狞的面孔……她四周围着许多陌生的人。丽露知道自己的使命：拯救地球。她冲出实验室，夺路而逃。

许多警察荷枪实弹，围追堵截，使丽露走上一条死路：这通道的尽头是摩天大厦的通风口。丽露发现前面是大都市纽约那令人目眩的空中街道，千百辆飞车往来穿梭，脚下是茫茫雾气。她一横心，纵身跳了下去……

此时，男主角终于出现了。他开着一辆破出租车，想着一天的生计，还不知道自己就要扮演一个救美人、救地球、救宇宙的英雄了。

他是退役空军少校柯本·达拉斯。叱咤风云的战斗生活早已成为过去，目前他只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小司机，望眼欲穿地等着乘客。

乘客说到就到，上车方式十分奇特：她是砸破车顶后落下来的。而且，她结结巴巴，用刚学会的英语哀求着：“请你……救救我！”警车只在片刻间已接踵而至。

英雄见美人，还有什么说的。达拉斯一压操纵杆，飞车甩掉了警察，驶入钢筋丛林深处那昏暗的雾区。

丽露暂时得救了，她含糊地说出一句：“找柯维多神父。”就昏倒过去。

达拉斯从电话簿上查到神父的地址，抱着丽露去找他。

柯维多老先生本已对地球的未来绝望了，但当他看到丽露手臂上奇特的刺青时，惊喜欲狂地喊出来：“这是来救我们的神人！”

柯维多跑入内室，急匆匆地换上圣袍，举着三百年前蒙多沙瓦人留下的神庙钥匙又跑出来。醒来的丽露笑了。柯本·达拉斯转身离去，但丽露的倩影已深深印在他的心里。

与此同时，一群蒙格罗战士抬着一口木箱到地球上见他们的雇主——卓格先生。此人阴险狡诈，而且，如果忽略那半个塑料头壳和颓废的发式，他的面部特征很像一个曾发动过大规模地球内战的臭名昭著的历史人物。

卓格先生用他发明的新式武器来交换那口箱子，确切地

说，是交换箱中的石块。但他失望地发现，木箱里空空如也。

卓格先生不露声色地走出来。片刻过后，蒙格罗人手中的“新式武器”爆炸了。

“石块”究竟在何处？

丽露对柯维多神父说，为保护石块，他们使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以飞船吸引别人的注意，而石头早已安全送到了可靠的人手中。此人是“失乐园”星球的歌剧名角，狄娃女士。

地球政府也了解到这一信息。不幸的是，一只小小的间谍蟑螂，也把窃听到的消息传送到卓格一伙那里。

柯维多与丽露、地球政府、卓格领导的黑死军团，三伙人同时开始设法不露痕迹地潜入“失乐园”星。

地球军队的监测人员发现，那个“不明物体”突然开始发射电磁波，但其目的不得而知。卓格先生的秘书则向他报告：“影子先生来电话了。”

卓格拿起听筒，一个令他肝胆欲裂的声音说：“你令我很失望。”

一缕鲜血从卓格的塑料头壳下涌出，他颤抖着说：“我很快就会拿到石头。”

地球监测人员发现，不明物体的电磁波讯号中断了。

卓格为了保命，决定亲自出马到“失乐园”星，为他的恶魔主子寻找“石头”。一群蒙格罗战士为替死去的同伴复仇，也飞往该星球去找卓格算帐。

男主角柯本·达拉斯得知，自己中了“双子星彩票”，可以携伴前往“失乐园”免费旅游。原来这是一次地球政府操纵的“中奖”事件，柯本是他们挑选出来的“世界拯救者”，他必须找到那四块石头，以抵御恶魔的攻击。

柯维多神父带着丽·露来找达拉斯，希望得到他的奖品票。阴差阳错之下，达拉斯与丽露扮作夫妻，登上了前往“失乐园”星的班机。柯维多神父只好躲进班机的通气管道内。在旅途中，达拉斯饱受电视主持人鲁比的纠缠，幸好有冬眠装置可以躲进去……

“失乐园”到了。

按计划，达拉斯与丽露应该找名歌手狄娃小姐接头，从她手中拿到石块。于是，达拉斯参加了空中饭店举办的盛大音乐会，狄娃将在会上演唱。

在达拉斯倾听狄娃美妙的歌声时，丽露却发现了可疑的迹象：她悄悄走近狄娃的房间，看到几个长相奇丑的“人”正在四处翻找什么。那些面孔，是她永世难忘的。蒙格罗人！击毁她的飞船，杀害她的族人的雇佣军！恐惧与仇恨在她心中交战。

蒙格罗人在房顶发现了装石块的箱子，丽露挺身而出，把这些怪物一个个击倒。刚刚把箱子拿到手中，一支枪在门口对准了她：是卓格先生。



丽露当机立断，抛下木箱，一纵身跳入天花板的缝隙中。卓格举枪狂扫……

躲在剧场暗处的许多蒙格罗人听到枪声，凶性大发，跳出来四处射击。全场大乱，站在舞台上的狄娃被流弹击中，倒了下来。

卓格提着箱子，正想离去，恶习难改的他又停止脚步，往狄娃的门上安装了一枚定时炸弹，然后才登上自己的飞机。

柯本·达拉斯拖着垂死的狄娃，问她：“石头在哪儿？”

那边，卓格在飞机上得意洋洋地拉开木箱，随即像疯子一样狂叫起来：“不在这儿！”他掉转机头飞了回去。

狄娃低声对达拉斯说：“石头，在我体内。”说完闭上了眼睛。

达拉斯用力把手从狄娃伤口中插入体内，摸到了什么。电视主持人鲁比连滚带爬地扑在他身边，叫道：“几个丑八怪走过来了！”

达拉斯把几块石头丢给鲁比：“拼命保住这东西！”他拿起枪，腾身一跃，与逼近的蒙格罗人展开激战。军中勇士柯本·达拉斯发威了，剧场内打得天翻地覆，蒙格罗战士一个个倒下。鲁比死死抱住石块，全身哆嗦，但仍然没忘记“现场直播”。

敌人全数消灭，达拉斯揪着鲁比四处寻找丽露。这时一个房间内传出枪声，仍有一群蒙格多人负隅顽抗，他们挟持着一个人质，竟是——柯维多神父。蒙格罗首领躲在他身后，要挟达拉斯谈判。

达拉斯同意“谈判”，手起一枪，正中首领额头，柯维多长老得救了。

当达拉斯从天花板上的空洞中把丽露抱下来时，鲁比大惊小怪地叫着：“看！门上这个东西，上面还有数字！”

炸弹！空中饭店的警报系统笛声大作，所有旅客蜂拥着挤进一只只救生船，纷纷离去。达拉斯他们也登机启程，飞回地球。

而卓格先生却疲于奔命地又回到空中饭店，重入狄娃的房间。首先，他得拆除定时炸弹。

炸弹在最后几秒钟被拆除了，卓格长舒一口气。但躺在地板上的一个垂死的蒙格罗战士低吼一声：“吾族万岁！”向仇人抛出了炸弹。

空中饭店在“失乐园”星的轨道上分崩离析，变成千万片碎块与一团团烈火。卓格先生自然再也不必害怕他的主子了。

地球上，总统接到最新消息：那“恶魔”已长成一顆直径一千二百英里的行星，以高速向地球冲来。所有人不禁在心中呼喊：“柯本·达拉斯，你在哪儿？”

地球救星正驾着飞机，直接飞往埃及的神庙。达拉斯问柯维多神父：“你会操纵第五元素吗？”神父含糊地说：“理论上是的。”毕竟，这知识已传了三百年，而人类的记忆是不

够完善的。

一行人直入神庙深处，面对四根石柱与中间的一座雕像，他们苦苦思索。时间在飞逝，“恶魔”一秒钟一秒钟地飞近。

达拉斯把石块上的花纹与台柱对照着，终于一一装好。神父说：“怎样才能把石块打开呢？”

半昏迷状态下的丽露小声说：“风吹、火烧、雨淋……”

神父站在石柱前，百思不解，深深叹了口气。不料“石块”竟奇迹般地裂开了。“风吹！”达拉斯受到启发，向那块石头又猛吹一口气，石头上方升起了彩色的光雾。

“火烧火，土撒土，水淋水，快！”达拉斯说。

大家都明白他的意思，立刻站到相应的石块前，用尘土撒，用汗水淋，用火柴烧……

四块石头都被打开了。

“把神人放在中央！”神父说。

达拉斯拖着丽露坐在中央的雕像下，恳求道：“丽露，该你做点事了。救救地球！”

关键时刻，女主角想到要让我们多受点煎熬。丽露含着泪水说：“为什么要救地球？我读过了你们的历史。你们不是一直在自相残杀吗？救了你们之后，难道这种本性就会改变吗？”

地球总部接报，“那颗行星即将冲入大气层。开始倒计时。”

达拉斯急切地说：“人类不只有罪恶，地球上也有值得拯救的东西，比如说，爱。”他抱紧丽露，“我爱你！”四块石头上的光雾，开始向他们身上聚会。

邪恶的星球即将与地球相撞，只剩五秒、四秒、三秒……

丽露的头顶猛然射出光芒，“创造之光”向着太空射击！恶魔在离地球仅六十英里的空中被截住了。难以想像，这个从来只向其它星球传播死亡的恐怖生灵，在面对自己的毁灭时，会发出什么样的嘶吼！

地球仍然继续在太空中运行，带着它的蔚蓝，带着它上面的所有生灵，还有达拉斯对丽露的“爱”……

## 两个人的战争

匡欣

宁静和死寂的区别往往只在于感受者的心情。

现在她的感觉就是：周围一片死寂。

也许周围上下几亿公里内都是寂寞空虚的，奥瑞尔这样想着。

作为“宇宙开拓者”的一名成员，是不应该害怕的。但是作为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在这孤独的空间中，此刻却禁不住有点儿发怵。

他们这一组“宇宙开拓者”的船员总共有二十多人，奥瑞尔是执行侦测队成员，他们的目的和使命是寻找并占有一个新星球以供人类殖民。人类问太空发展已有几个世纪了，但殖民星球只有十一个，其中半数还在进行艰难的环境改造工程，步伐很难加快。虽然人类已曾幸会了好几支先进的太空种族，知道生命的奇葩在宇宙中盛开着，但殖民同样也是外星种族的需要。寻找新的家园绝非易事，“宇宙开拓者”组织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任何收获了。

两天之前，在穿越一个强力场的时候，奥瑞尔的单人侦测飞船和同伴失散了，她没能追上队伍。

重新会合所需要等待的时间也许比飞回中继站的时间还要长。

单人飞船虽然小，但储备还很充足，奥瑞尔决定一个人在这片天区继续寻找。和队伍联系不上，他们或许会积极搜寻，或者也可以置之不理

根据通行的宇宙法规，落单的飞行员有权自救，可以放弃任务和一切义务而飞回邻近的本方星球或中继站，当然也可以向邻近的异星人所有的星球和中继站等求助。

但在过去的四年中，奥瑞尔和她的同伴们在数百个行星系旅行过，但没能找到一个环境适合人类生存的星球，唯一的一个有希望的星球登上后却发现那是已有智慧生命的行星。虽然他们的先进程度不及地球人，但毕竟他们是主人。殖民需要的是无主星球，否则是违背宇宙道德的。

在现在的这一片天区，他们虽进入不久，却认为极有可能发现环境良好、适宜移民的星球。为此他们已找了很长一段距离，暂时还没有收获但奥瑞尔知道大家不会很快离开这一天区。她对重新归队抱着乐观自信的态度，通讯系统调至最大功率，一直开着。她驾驶着小飞船，继续在空间中游弋。

她有些昏昏欲睡。

“叮——”通讯系统的提示灯亮了，奥瑞尔猛地睁大了眼睛，是同伴发来的信号吗？

这时有一个声音，是一种浑厚的仿佛带点金属质地的男性声音，奥瑞尔这样判断，但是对方所使用的语言却不是奥瑞尔

所知的其中任何一种。

她连忙打开自动翻译程式，但很快发现这也根本无济于事。对方在重复同一句话，奥瑞尔首先想到的是求救信号。

那一定是未知的异星人！奥瑞尔不由紧张并且兴奋了起来，根据显示，对方应该是在一艘运动着的飞船内。

这时对方又开始连续地说另一句话，奥瑞尔仍然听不懂。翻译程式在屏幕上显示对方已至少使用了两种未知语言体系，几乎无法翻译（因为只有一句话的信息）。可着急有什么用呢？语言障碍是宇宙开发和交流的一大顽敌，在这上面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就在奥瑞尔茫然无措之时，随着话音的持续，另一个小屏幕自动开启，亮了几秒钟后，有图像信息传来

一个箭头直指一片陨石群。

是陨石群！

奥瑞尔立刻明白了，这不是求救信号，这是示警，是她自己遇到了危险……

“非常感谢。”奥瑞尔说，一边调整航向。

过了一会儿，那个宇航员的声音再度响起，这次却是熟悉而标准的地球语言：“你要是早开口也就省得我连用四种语言向你示警了，改变 23° 航向，前方是一个大规模的陨石群，完毕。祝平安！”

奥瑞尔不禁哑然失笑，那个神秘的宇宙人到底是谁？他在这片天区做什么呢？

他们的星球就在这附近吗？或者他也是一个人？

过了一天，奥瑞尔意识到自己进入了一个未知的星系，它有一颗年轻的恒星在照耀着，有五至七颗行星。具体范围还不能确定，看起来像是一片处女地。

宇宙观测持续进行，电脑不断向奥瑞尔报告了解到的最新情况。至少在这儿补给原料是可能的了，但会不会发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呢？比如说一颗美丽的星球。奥瑞尔的使命感一下子又恢复了，她决定继续寻找。

飞船，或者更明确地说——小飞艇降低速度，在行星间穿梭，向着恒星的方向飞去。

“发现一颗行星，有着良好的大气层环境。”

“哈，快进一步探测，我们飞过去！”

电脑系统按部就班地执行程序，奥瑞尔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

一颗新星球，说不定很适宜人类移民。

“没有文明迹象，植被很广，有丰富的物种存在，海陆比例为 59% 41%，基本上没有沙漠。其存在的生物的进化程度还得进一步研究，但可以肯定，这颗星球的环境非常好。”

“降落！降落！”奥瑞尔激动不已，自己也许能完成同伴们还没能完成的任务呢！

“是，飞船准备降落，开始选择降落点。”

.....

当飞艇稳稳地在平原上着陆后，奥瑞尔匆匆看了一眼屏幕上的空气分析，便迫不及待地奔出了舱门。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奥瑞尔望着天空，天空不完全是蓝色的，云层堆积得又厚又大，缓缓地移动着。

这陌生的世界令奥瑞尔油然而生出一种亲切感，仿佛是一个最美丽的梦境，眼前的景象好似会活动一般，几乎是一种不真实感，甚至跑了几步后还微微有点头晕。

“啊——”奥瑞尔按捺不住内心的狂喜，冲着明媚的阳光唱起歌来

歌声在这无人的世界飘荡，一些天真的小生物抬起头来。它们无法理解，它们也不知道，它们的自然世界正面临着高度文明的降临。尽管它们只是些低等的小动物，但一样要从主人变为被征服者，极可能成为笼中物，盘中餐，因为生命毕竟是不平等的。

奥瑞尔可什么都不去想，循着淙淙的流水声迈着欢乐的步子，她要去感受这片自然。很久很久，没有类似的心情和感觉了。

确实有一条小河，清澈得仿佛处子的心灵。奥瑞尔半跪下来，河中看不到鱼类生物，飘着两片残叶，自然的倒影在粼粼水波中晃动。

奥瑞尔于是用手去掬那清冽的流水，她觉得渴极了。

“等一等！”

一个声音从身后响起。

奥瑞尔身子一颤，但随即辨别出那声音就是那不知名的宇航员。

她回过身来，声音是从一棵树后传出来的。

“你是谁？出来吧！”

“我们是不同种族的人，我不怕你，但可能会引起你的恐惧。我就担心这个.....”

那声音十分友好。

奥瑞尔不由轻笑：“我也是宇航者，早就经受过必要的训练.....再说，从声音就可以判断，你的形象不会丑恶可怖。”

“哈，这是什么逻辑，你只有一个人吗？”

那个异星人从树后走了出来。他身材魁梧，穿着有光泽的黄色与棕色相间的、且带有一些翼状图案的紧身衣。

他头上密布着深褐色的毛发，几乎遮住了大半张脸，头发在脑后蓬松着。他的五官和地球人差别不大，但搭配在一起，却有一种凶恶之感，仿佛一头猛狮。他的眼睛虽然不是很大，却异常明亮，深深地陷着，几乎不眨一下。那猛兽般的脸庞虽然坚毅不屈，但奥瑞尔立刻观察到他的疲倦之态。他的眼中布满血丝，脸上露出兴奋的神色，迈着大步向奥瑞尔走来：“终于有人可以说话了，认识你很高兴，你是来自地球的女孩吧？”

“我也很高兴，我叫奥瑞尔……”她几乎在瞬间就克服了紧张心理，只要不看他的脸，如果光听他的声音，就能感受到一丝安全感。她按照地球的习惯伸出手去。

“我是兰得萨星人，我的名字叫特隆……”特隆也伸出手来，他的手掌上也有淡淡的棕色茸毛，当接触时，一种似痒非痒的感觉直传到她的心里。

客套的寒暄这就算结束了，奥瑞尔想起了一件事。

“刚才为什么阻止我喝水？”

“你不是说你是经受过必要的训练吗？怎么这么随便地就去碰这水，万一……比如说，不能喝呢？”

“噢，可是……”

“我来试一下。”特隆说着，取出一个小杯水，那是一个有密封盖，嵌有一个液晶屏的紫罗兰色的小圆杯。他舀了一杯水，仔细地观察着，液晶屏上显示出一串数字。“这水可以喝，”特隆抿了一小口，“不过味道一般，嗯，看来我的舌头功能还保持良好。让我来调制一下。”他拧紧杯盖按动一个小按钮，再打开时水泛着淡淡的粉红色。

“这是我们的星球的‘波尔卡’液，是一种最普通的饮料。”他像是在自由自语，仰脖一饮而尽。

“那个……好喝吗？”

“我再给你做一杯。”特隆俯下身去，“从水质分析，这颗星球的条件不错……给你。”

奥瑞尔接过杯子，小心翼翼地拧开杯盖，先尝了一小口，有些甜酸的感觉，接着便“咕咚咕咚”喝了个干净，一股甜香仿佛弥漫全身。

“好喝吗？”

“嗯，不错。”奥瑞尔把杯子递还特隆，现在她感到即使正面看他也不紧张了，“对了，我还没谢你呢！”

“啊？”

“就在不久前，你提醒我……”

“那是应该的，也正因为这样，我才有了一个旅伴。我想我们可以一边散步一边了解这个星球的情况，我喜欢这儿。”

“我也是。”

特隆又盛了一杯水：“事实上，我已经几年没有喝过新鲜的水了。”

“几年？”

“是啊，我是兰得萨宇宙巡游舰的船长，我们出发的时候有二十多个人，可在一个星球上一种可怕的病毒夺去了我们大部分船员的生命。我们感到人在宇宙中的脆弱，但是为了继续我们的使命，我和剩下的两人仍然坚持航行。在漫长的旅程中，又遇到一次山崩事故，一次无法医治的疾病，两个同伴相继死去，我这个做船长的却无能为力，我恨我自己。所以我必须完成他们未竟的目标，一个人驾着飞船飞越了遥远的距离，继续寻找……”

两人边聊边信步走着，一边看着周围的风景。

“寻找？难道在寻找可移民的星球？”奥瑞尔这时才忽然想起了什么，抬头望着特隆。

“是的。”他带着一种悲凉的语调说，“对于我来说，向你示警时应该首先想到自己的职责。那时我已发现这个星系，并判断出这颗行星的状态，我应该避免让别人来和兰得萨星人竞争，我应该用最快的速度让我们星球的人知道我发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移民星球。”

“我们的使命是一样的。”奥瑞尔心里感到一阵寂寞的寒意。

“是，但又不是。我们属于不同的种族，最糟的情况是各自发现了同一颗星球，同时开始移民，势必引起无休无止的矛盾。你也知道，在最初的行星建设中，谁也不希望和别人共享一个星球，一个发达星球可以进行宇宙通商，可以多种族共存，但也是以一方为主。这颗星球，管它会叫什么名字，它只能属于兰得萨人或地球人……”

“我明白了。”

“不错，我也才意识到，我们面临着多么大的矛盾，地球人是否迫切需要一颗移民星球？”

“非常需要，我的身份不允许我有别的回答。”奥瑞尔咬着嘴唇。

“同样的，”特隆抬头望着太阳，“我只能说，这个星球是兰得萨人的。”

奥瑞尔思索着，不由停住了脚步，理不出一丝头绪：“那该怎么办呢？”

“哈，奥瑞尔，你能不告诉你的同类吗？”

“这不可能，我想这我做不到。”

“是啊，兰得萨人和地球人谁也不愿放弃这儿的权利，而且又都有这个权利，所以，只有一个解决办法——最古老，最直接，也最完美的办法：武力解决。”

“不！”

“我是说我们两人来解决，你明白吗？别无选择，如果我们各自回去不出意外的话，会是什么结果呢？无用的谈判，最后诉诸武力，这一切是必然的，或者说，几乎是必然的。”

“你说得对。”

“我不希望看到战争，为了避免这种可能，也为了尽快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立刻开始战争，你和我之间的战争，当然也就是兰得萨人和地球人为了解决该星球的归属问题而爆发的战争。这场战争不用一天就会结束……”

“战争，不……”

“奥瑞尔！”

“为什么非要这样？”

“只能这样，拿起武器，接受宣战。你要明白，你不是在同我作战，你是在为地球人的利益而战。我也是这种立场。”

奥瑞尔不敢去看特隆的面容，自己的脸色也一定苍白如雪。她不知该去责备谁，责备这个诞生了生命的宇宙吗？

“从人的因素讲，兰得萨星人占优，但也许你的武器精良，我不能让兰得萨星人失去这个等待了几十年的机会。奥瑞尔，拿出勇气，拔出你的枪来！”

奥瑞尔拔出了枪，她不知道别人碰到这样的事会如何处理，但历史上，为同样的原因而爆发两个星球种族之间的大战有过先例。她不得不承认，用两个人的战争来解决是最好的办法。

她的目光在特隆身上停留了一会儿，目光又坚毅又温柔，却并没有丝毫的仇恨。她想把他的形象深深地印入自己的心田，虽然她不知道，几分钟后结果将会是怎样……



本专栏的内容及图片由美国科幻频道提供。科幻频道目前在美国、拉丁美洲及欧洲拥有五千五百万电视观众，专门播放以科幻、幻想以及科技新知识为主题的各种娱乐节目。科幻频道正努力争取进入中国市场，把科幻节目介绍给中国观众。

## 艺术中的数字化

### 《第五元素》的特效制作

导演本森如是说：“电影首先还是一个故事……”

《第五元素》是1997年最为走红的好莱坞大片之一，该片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其令人叫绝的视觉效果。该片的拍摄融合了数字化效果技术和实际效果技术，不时穿插演员的真实表演。数字化和模型运载工具穿行于经过数字化技术延伸和加强处理的微缩场景，并和演员的真实表演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第五元素》的全景拍摄本身已是浩繁工程，Digital Domain（数字空间制作公司）又应召参与了某些怪物拍摄效果的制作。该项制作由怪物效果艺术家尼可·达德曼和他的55名工作人员在伦敦完成。导演本森指出：“在一部融入如此之多不同效果的影片制作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电影首先还是一个故事。效果应始终服从于故事。”

特效设计的许多基础工作是在拍摄准备的初期完成的。为了逼真地展现本森构想的23世纪的地球，九位绘画艺术家组成的工作小组奋战了11个月。譬如，为了刻画本森称之为“蒙多沙瓦人”的外星异族形象——笨拙、全身披挂盔甲的小脑袋生命，制片人专门为绘画人员举办了情况介绍会。

本森向艺术工作者们介绍了他幻想中的“蒙多沙瓦人”的全部历史。“我不仅能向你们描绘出它的相貌和举止，”本森说，“我还能描绘出它的生活，它的喜好和厌恶，它的目标和历史，描绘出我所知道的一切，因为我了解这种生命——尽管我从未与它谋面。”

一周之后，本森和制作设计师丹·威尔审阅了三十多幅有关“蒙多沙瓦人”的不同草图，挑选出一幅单图并对它进行修改，最后将这种生命的模样确定下来。此后，他们对多幅不同画面进行合成制作，完满地实现了本森的构想。

影片中一百多种生命和物体的特效制作都经历了相似的过程。在奋战的11个月中，工作人员成功地制作出《第五元素》中的各个天体场景，并将其与威尔的正式设计计划结合。

视觉效果总监马克·斯特森说：“设计扎根于法国绘画小说传统……”

值得一得的是，斯特森（曾在《刀刃跑者》一片任模型制作督导）在谈及《第五元素》时说道：“这次与鲁克·本森的制作合作中最令人欣喜的是，这部片子不是《刀刃跑者》的翻版。它独具特色，且颇为新颖。由于画家莫比尔斯和麦热尔内斯的参与，使得本片设计扎根于法国绘画小说的传统，并与全新的超现实主义完美结合。”

为实现本森设想的262年后的将来的蓝图 Digital Domain 模型制作室制作出三十多个主要模型，最大的一个是公元2259年的曼哈顿市，该模型包括二十二座建筑群，每座建筑物约八英寸大小，平均高度为16英寸。

视觉效果制作师罗姆巴多说：“某些工作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Digital Domain 视觉效果制作师丹·罗姆巴多曾说：“《第五元素》的设计为观众生动展现了对未来的构想，那是一种融疯狂膨胀与亲切感为一体的都市景观。在微缩外景拍摄中，摄影机的镜头有时甚至近到离模型仅半英寸处。”罗姆巴多进一步指出，“能够经受如此细致考验的模型实属罕见，而那正是对马克所做的一切的一个真正检验。”

影片中所运用的特效技术的多样化也是斯特森和他的工作组的一大骄傲。将大量的汽车模型实拍输入电脑，电脑运用动画和动感模拟的方法形成庞大的车流。“综合各种技巧，生动展现数字化汽车与模型汽车接踵而至真是一件令人快意的趣事。”斯特森说，“同时也大大增加了制作中元素的数量，丰富了拍摄画面。”

Digital Domain 在《第五元素》特技制作中打破了其单镜头中叠加元素的记录，比过去翻了一番。在其中一个单镜头画面中包含了80多种元素。在总数为225个特效镜头里，平均每个画面摄入了大约25个元素之多。

本森在强调 Digital Domain 的杰出成绩的同时，也承认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斯特森说：“制作《第五元素》的视觉效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尤其令人高兴的是它当选为戛纳电影节的开幕影片。这无疑是对制片水准的又一次促进。”

导演本森说：“影片反映的不是科学，而是人，是关系和事物……”

本森将制片同精密的外科手术或从地下掘取钻石做了个比较：“你是否见过纯净的钻石？钻石是一块裹满泥尘的沉重的岩石，并不美，但果真是好料你就肯定会把它琢磨得很美。影片制作也是如此，我必须想方设法去粗取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从体力上、心理上和技术上都做好了对付如此复杂，

耗资如此巨大的拍摄准备。制作《第五元素》除了准备每日工作 14 小时之外，还得提前一年对一些镜头作好策划。“事先我并不能预知这正是我所需要的画面。我必须设想场景变幻节奏，然后把握拍摄。”

然而所有这些都并不意味着本森不会临时改变想法，正如他本人所讲：“这是艺术，不是科学。你需要开放的思维，而不能服从某种定势。你应当开启大门，迎接随时可能发生的变化。影片中反映的不是科学，而是人，是关系和事物。”

### 附：鲁克·本森的导演之路

鲁克·本森 1959 年 3 月 18 日生于法国巴黎。他童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地中海沿岸风光旖旎的僻静小城度过的，那时，他的父母是当地的潜水教练员。

10 岁时，他偶然遇上了一只友善的海豚，本森从此立志要成为一名从事生物种类研究的海洋生物学家，为此，他学习了大量的相关知识。然而，一次潜水事故使他失去了再次潜水的能力，昔日温馨的梦破灭了。重新调整自我之后，本森决定把自己的目标投向电影制片业。那年，他 17 岁。

本森辍学之后在法国电影行业寻找工作，起初只是尝试性地充当跑龙套的角色。19 岁时，他移居洛杉矶，并在那里的美国电影业中工作了三个月时间。

1983 年，已有三年助理导演经验的本森成功拍摄了他的第一部作品《最后之战》。该片在阿弗拉日科幻电影节上获得评委会授予的两项大奖。本森的第二部作品是由克里斯托弗·兰姆伯特主演的《地铁》，这部片子使本森一跃成为世界电影界的名人，克里斯托弗本人也获得凯撒最佳表演奖。时至今日，《地铁》仍被奉为世界影片的极品之一。

《大蔚蓝》是本森 1988 年的成果，充分展现了少年时代本森的梦想。该片是本森第一部被制成英文的影片，且一经上映即风靡全球。其原版片获得七项凯撒奖提名，巨大的辉煌使其成为法国历史上五部经典影片之一。

本森的另一部佳作《致命的娜基塔》引起了全球性轰动，美国和香港影视界甚至决定再次拍摄。这片对世界影院的震荡历久不衰。

《大西洋城》拍于 1991 年，被美国电影评论家称颂为海底奇想和水中之梦。在世界各地拍摄时间长达 16 个月之久。此片颇得本森自己厚爱。

1993 年本森开始着手策划《第五元素》的拍摄。他花费了一年多时间对剧本进行深入剖析、精炼，而该故事的原作者也正是他自己。

同时，本森组织了一个国际性的艺术家班子，与他一道共商构想中的 23 世纪中的场景和人物。在本片资金出现暂时短缺的情况下，本森将精力转移到另一部投资较少的电影《终极

追杀令》上去。该片的制作也堪称一绝，并荣获法国凯撒最佳导演奖。《终极追杀令》已被改编为流行电视连续剧，在“科幻频道”的姊妹台美国有线电视网络放映。

## 勒吉恩和《黑暗的左手》

吴定柏

厄休拉·勒吉恩 (Ursula K. Le Guin, 1929— ) 是美国最负盛名的女科幻作家, 至今已获 5 个雨果奖, 4 个星云奖。她不仅在科幻界独树一帜, 而且在美国主流文学界也赢得了一定的地位。

勒吉恩生于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父亲是人类学家, 以研究印第安人而著称。母亲是位作家, 以《两个世界里的易仙》闻名。出身书香人家的勒吉恩在拉德克利夫大学获学士学位, 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法一意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硕士学位。她对法国文学颇有研究, 获富尔市赖特奖学金后即到巴黎进修。1951 年, 她在巴黎与历史学家查理·勒占恩结为夫妇。一家人现居俄勒冈州波特兰市。50 年代, 她就开始创作诗歌和现实主义小说。那些诗篇后来部分收入《野天使》(1975), 那些小说都以 19 世纪中欧的奥西尼亚 (杜撰地名) 为背景, 故称奥西尼亚系列, 在 70 年代陆续问世。

1962 年, 勒吉恩在《天外奇谈》上发表短篇《爱普里尔在巴黎》, 从此开始了她的科幻生涯。她科幻创作的主要成就是海恩系列, 包括五部长篇: 《罗坎人的世界》(1966)、《流亡者的星球》(1966)、《幻想之城》(1967)、《黑暗的左手》(1969) 和《被驱逐的人》(1974); 两部中篇: 《比帝国更辽阔, 更缓慢》(1971) 和《表示世界的词是森林》(1972); 以及一些短篇小说。海恩系列可称为规模空前的宇宙未来史, 时间跨度 2500 年。曾几何时, 具有高度科技文明的海恩人开拓了星际殖民地。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 海恩历经沧桑, 时起时落, 即使在建立伊库曼宇宙联邦之后, 海恩也屡遭战乱的破坏。当海恩人重新振奋起来时, 他们又派出了使者, 去争取更多的民族加入联邦。这部系列的性质属乌托邦范畴。作者惊人的想像, 非凡的气魄, 设计了与现实世界迥然不同的外星球文明, 从而探讨文明社会发展的种种可能性。

勒吉恩的其它力作有长篇小说《天堂的车床》(1971) 和《始终要回家》(1985), 短篇小说《离开奥姆拉斯的人》(1974) 和《革命前夕》(1974)。她的短篇主要收在《风的十二个方向》(1975) 和《指南针玫瑰》(1982)。她创作的少儿幻想故事主要是“地球海”系列, 共 4 部, 分别在 1968、1971、1972 和 1990 年出版, 其中的第三部曾获国家图书奖。此外, 她还主编过《星云奖作品选》等三部科幻选集。

勒吉恩深受东方道家传统观念的影响, 强调阴阳平衡原则。在她的作品里不存在任何极端, 黑暗和光明、神话和诗意、根蒂和枝叶、冬季和春季、屈从和傲慢、言语和沉默, 在她的笔下都不是对立的, 而是平衡整体的两个组成部分, 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即便对科幻小说和幻想小说, 她也不愿加以严

格区分。她的作品立意新奇，笔触细腻，富有幽默感，融合了钢铁般的力量和柔和高雅的诗意，故而深受广大读者的推崇。

《黑暗的左手》是勒吉恩的成名之作，在创作上标新立异，具有重大的突破。它既被推为直喻式科幻小说的典范，又被誉为实验小说的杰作。这部小说是海恩系列的重要组成部分。故事围绕格森星球上雌雄同体的卡尔海德民族展开。伊库曼宇宙联邦派出根利·艾去说服格森星球上的国家加入联邦。根利不仅要处理政治问题，而且要理解外星球文明。评论界认为，这部小说是思想和技巧的完美结合，风格简洁明快，人物性格鲜明，主题寓意深刻，富有戏剧效果。更重要的是，小说探讨了妇女解放的问题。男女之间的区别反映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艺术、风俗习惯等方面，是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勒吉恩虽然在小说中没有提出解决现实社会中妇女问题的良策，但她虚构的雌雄同体人种必然引起人们对性和性别问题的关注。小说的中心论点是：男女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两者对于人类的生存都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彼此必须学会相互尊重。

### 《黑暗的左手》故事梗概

伊库曼是由 83 个星球上的 3000 个国家组成的宇宙联邦，地球也是其成员之一。由于连绵不断的战火，宇宙联邦一度分崩离析。现在，宇宙联邦的核心世界恢复了元气，重显繁荣，故而派出公使，努力扩大联邦的范围。根利·艾来自地球，他受伊库曼派遣，前往格森星球去争取那里的国家加入联邦。

格森星球处于冰河期，故又称隆冬星球。全年有 14 个月，其中 10 个月冰雪覆盖，只有短短数月的夏季，交通和贸易才显露生机。居住在这里的卡尔海德民族是雌雄同体人种。格森日历每月只有 26 天，而在五分之四的日子里，他们男女不分。从每月 22 日起，他们分别进入发情期。当两个卡尔海德人同时发情而结合，一个则为男，一个则为女。科学技术已经为他们提供了药物，使他们在发情期确定自己的性别，但是当地人大多不愿使用药物，故而男女性别完全取决于当时的环境。孩子只认一个家长，即怀他生他的人。婚姻是不存在的，因为性别不是终生的，但是两个卡尔海德人之间产生爱情却不罕见。

根利在卡尔海德王国首府厄亨兰住了近一年，一方面处理政治问题，一方面熟悉异族文化和习俗。他朝见阿加文国王十五世，向他提出了联邦的建议。当时担任“国王之耳”（宰相）的埃斯特拉文被根利的话所打动，尽力劝说国王与外界增进交往。国王表弟泰培目光短浅，利欲熏心，却竭力反对与伊库曼联盟。国王本人也觉得自己的王国只是宇宙的微尘，自己对外部世界又一无所知，他怕联盟会削弱他的王权，所以断然回绝了根利，同时还黜免了埃斯特拉文，任命泰培为国王之耳。

根利没有气馁，他记起了学校的教诲：行动受挫，多收集情报。他于是离开厄亨兰，去了古都雷尔城堡，用两颗大红宝

石为代价，请求汉达拉教教徒对格森星球加入联邦一事作出预言。汉达拉教在格森星球上是占统治地位的宗教，颇有威望，该教预言的正确性也是公认的。当根利在预言仪式上获得肯定的回答后，即满怀信心地离开卡尔海德王国，前往奥戈林王国。

奥戈林不同于封建主义的卡尔海德，它的工业化程度略高，强调集体主义。在政府委员出席的会议上，根利不厌其烦地罗列加盟宇宙联邦的优越性。虽然自由贸易派的官员支持根利，但是握有实权的反对派却怀疑根利说谎，他们要亲眼看到宇宙联邦的飞船在格森降落，才同意加盟。由于这个要求违背了伊库曼的法规，根利无法接受，他也因此被押送到边境的第三改造农场。在那里，劳动的强度尚可忍受，但是食品、衣服和药物极度匮乏，致使根利的身体日益虚弱，生命垂危。

埃斯特拉文失宠后又被流放，他摆脱了泰培爪牙的监视，逃到了奥戈林。当他得知根利的处境和下落，立刻化装成看守，救出了根利。他们决定穿越 600 英里的高布林冰川，潜回卡尔海德王国。严酷的寒冬，呼啸的暴风雪，高山峡谷遍布冰隙深渊，尽管路途遥远而艰难，但他们拉着雪橇以超人的毅力坚持行进。一路上，两人相依为命，增进了理解，萌生了友情。根利发现，埃斯特拉文目光远大，火热心肠，他热爱人民，热爱家园，热爱祖国。81 天后，他们到达了卡尔海德的边境小镇。因为埃斯特拉文目前仍是流放犯，所以不得不躲藏在旧友家中。但是他坚信，宇宙联邦的飞船若能在格森星球上着陆，阿加文国王必然同意加盟。按照他的建议，根利从这个小镇的通讯站向宇宙联邦发出了请求。

由于埃斯特拉文的旧友害怕自己受到牵连，所以向泰培的爪牙告了密。埃斯特拉文在向边境逃跑途中被泰培爪牙谋杀。旅途的疲劳和知己的死讯，使根利失去了知觉。当他醒来时，却发现宇宙联邦的飞船已经平安着陆，阿加文国王也表示同意加入伊库曼。根利朝见国王，与他签署了通商条约，并决定在厄亨兰设立联邦的公使馆，促进交流。他还请求国王恢复埃斯特拉文的名誉，但是遭到了拒绝。根利怀着对朋友的眷恋，造访埃斯特拉文的故乡，会见了他的家人，并向他们讲述了他的业绩。这也许会成为他们家史中光辉的一页。

## 宝 藏

[美]罗伯特·西尔弗伯格 著

孙维梓 编译

这里有宝库和它的卫士，遍野全是企图攫取宝藏的冒险者留下的森森白骨和宇宙服。阳光下那些腐骨残骸并不狰狞可怖，因为奇珍异宝使周围一切都显得熠熠生辉。

宝藏位于深红的瓦萨星一颗小行星的洞穴里。这里空气稀薄，寂寥荒凉，行星环绕接近冷却的瓦萨星运转。古时有人来过这里，他究竟是谁，从哪里来又上哪里去已无从查考，但留下的珍宝却遗存至今。这批永恒的宝物价值连城，由不通人性的机器人担任守卫，它以金属的无比耐心等待主人的回归。

多少人对宝藏蠢蠢欲动，但他们和卫士交谈后全都死于非命，有来无返。于是谁也不敢再动此妄想。

现在又有两个胆大包天的家伙不顾前车之鉴，对宝藏心存觊觎。大个子利贝古满头金发，膂力过人，大嗓门，宽肩膀，体如铁塔；而小个子波里诺有双明亮的眼睛，反应敏捷，伶牙俐齿。他们俩谁也不愿白白送命。

利贝古在飞船上双手搂住黑啤酒杯宣布：“我决定在明天行动。”

“电脑准备好了吗？”

“你知道我们已把一切都输进去了，”大个子嘎声说，“它储存了人类的全部知识，整卷的百科全书、教科书和各种手册。

“如果还不行呢？万一出现不测怎么办？”

“我对机器人是有办法的。”

小个子波里诺干笑一声，说：“朋友，那里可是骸骨遍野，别把你的尸骨也留下来啊。”

“你这是在反激我吗？”

“我只是现实地讨论问题。”

利贝古摇摇头，缓缓说：“如果你是现实主义者，那就不会来参加这种傻事啦，只有幻想主义者才这么干的。”他的大手在空中顿住，突然握住波里诺的手腕，“你不会退缩吧？即使我死了你还会继续干下去吗？”

“那当然。”

“真的吗？我可担心你像所有的小个子一样胆怯。只要我一死，你也许就拼命逃往宇宙的另一端，不会吧？”

“不，我将从你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波里诺忿忿说，“快松开手！”他抚摸着疼痛的手腕坐回椅中，抿上一口啤酒后微笑地举起酒杯，“为了成功，干杯！”

“对，为了宝藏！”

“祝你长命百岁！”

“彼此彼此！”



“但愿如此，”波里诺说，“但愿！”

波里诺确实心存疑虑，尽管他知道利贝古身手灵活并配备了超级电脑，但许多人也是带着电脑去的，结果依然葬身荒原。他们约定由利贝古先上，如果成功，他的所得将是波里诺的双倍；如果死了，由波里诺接着上。

这是个不眠之夜，波里诺辗转反侧。拂晓前他再次察看了照片，那是一百多年前某个叫奥克达的人所拍摄的，现在他的遗骨在行星上业已风化，不过底片留传下来，拷贝在黑市上以高价出售。

照片异常清晰：宝库前的卫士身高约有 10 英尺，具有笨拙的矩形身躯和近似人的头颅，身后就是宝库大门，能看见堆积如山的绝世珍宝。至于岩洞深处还有些什么，那只能靠各人自己去想像了。

有关的资料很少，只知道凡是载有武器的飞船刚一飞近行星，在空中就将被卫士击毁。手无寸铁的人则能走到一定距离处，直到命令他站住为止。卫士从来不立即杀人，它总是先提出问题，如果每次回答正确，就可以往前走上一步，但每步仅仅一米。

任何人必须孤身前往，陪同的搭档不管有多少都被挡驾，只能一个接着一个上。全部资料就这么多，为了这点可怜的信息不知已付出了多少人的生命！

现在他俩赤手空拳飞来并把飞船稳定在空中，从地面上的遗骸判断，卫士的火力半径有 1000 米左右。离宝库最近的，约 10 米的地方遗留着一套古老的宇宙服，大概此人只剩下几个问题没能答出，可惜！

利贝古降落后把微型电脑固定在胸前的宇宙服内，卫士提出的问题和他的回答都将由波里诺在飞船上监听，进行研究。

“你听得见我的说话吗？”利贝古问。

“非常清晰，前进吧！”

“那么着急干什么，盼我早死吗？”

“如果你缺乏自信，”波里诺说，“那就让我先上好了。”

“不，”利贝古低声说，“我要你听清一切。万一出事，你千万要记住我的教训！”

利贝古向宝库走去，机器人已经有所戒备。波里诺开大音量，专心地收看和聆听。

利贝古跨过第一具尸体，然后又跨过一些锈迹斑斑的宇宙服，他走得不慌不忙，机器人也默不作声。当他离大门只剩 30 米时……

“站住！”

利贝古停下脚步。

30 米——这就相当 30 个问题。问得真不少啊，但是别人被问得更多。

机器人拖长声调，既无抑扬顿挫，也无丝毫感情色彩：“这里禁止入内。”

“我对此地拥有权利。”

“很多人都这么说过，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你也一样，我不允许你进去。”

“考验我吧，”利贝古说，“那时你就会明白我有权还是无权。”

“只有我的主人才有权进去。”

“我就是你的主人。”

“主人能指挥我，无知的人是绝对办不到这一点的。”

“那就考我一下。”利贝古一再要求。

波里诺在上空紧张地注视着，屏幕上图像清晰，恍如眼前。现在吉凶未卜，据说机器人什么问题都问得出，它不但要求证明高深的数学定理，还会让你翻译某种早已灭绝的语言。不过这难不倒电脑，它几乎能回答无限的问题。

“我的忠告是：回答时要依靠你的心灵。”机器人卫士说。

“这话什么意思？”利贝古茫然问道。

但是机器人对利贝古的疑问避而不答，它缄默片刻后发问：“纬度的定义是什么？”

“你指的是地理上的纬度吗？”利贝古问。

波里诺的心由于恐惧而收缩：这白痴竟要求对方作出解释？真该死！

“纬度的定义是什么？”卫士再次发问。

这次利贝古自信地回答：“纬度是指行星表面任一地点及球心的连线与赤道平面在南北方向之间的夹角。”

他答出后获准向前跨上一步。

“小调中的三度音和大调中的五度音相比，哪个更为和谐？”

利贝古在瞬间感到不知所措，但电脑及时提示了他：“当然是小调中的三度音。”

又向前一步。

机器人毫不停顿地提出下一问题：“5237和7641之间有哪几个质数？”

利贝古迅速报出答数，波里诺宽慰地笑了，一切正常。机器人的问题只涉及某些具体事实，全部来源于教科书。利贝古回答得越来越有把握，波里诺已经开始盘算自己将来能到手多少财富了。

“艾利夫星球上的七大诗人是谁？”

“多米法尔，哈里奥尼斯，斯列格……”

又的一步。

“围攻拉林星球的战役持续了几年？”

“八年。”

问题一个接着一个，但是利贝古也在一步步地前进。机器人问个不停，利贝古靠着电脑口若悬河，无懈可击。波里诺算了一下，他的伙伴已出色地对付了17个问题。

机器人第18个问题出奇的简单：它只要求叙述一下勾股定

理。这次利贝古连电脑都不再需要，就自己作出简单而正确的回答。正当波里诺为伙伴感到骄傲他有点遗憾。大象的确是巨无霸，这合乎逻辑，那么会出现错误吗？

机器人似乎并不在意这个疏忽，它接着提出下一个问题：“摩东纳七号星球上氧气占有多大比例？”

“诽谤并不能推迟报复。”

那块栅板仍然没有动静，机器人发出一阵古怪的轧轧声，它自动移向一边。宝库的入口敞开无阻。

“你可以进去了。”它说。

波里诺心跳加剧。他赢了！统共才回答了四个问题！其他人都失败了，他们亡命天涯，而他却创造了奇迹。他不知道这是运气还是机智，但是他目睹利贝古答出 18 个问题而死，这说明正确的回答对于机器人毫无意义。心灵，心灵！他不知道这到底意味什么，但他显然在偶然的回答中显示出自己的心灵，他把生命押在荒谬上并取得了胜利。

波里诺犹疑不决地走进了宝库，他的脚像灌铅般地沉重，但步步在前进。

照片上所记录的只是极少部分，根本不能和周围陈设的瑰丽珍宝相比。波里诺在惊喜中发现一个小盘，上面的图案华丽无比。他屏住呼吸，目光又落向一座闪光的大理石尖塔，上面刻有诡谲的文字。一个栩栩如生的用虫是用不明材料雕成的，看上去它简直像在颤抖，在爬动，活灵活现。那边……这边……还有那边有……

真是全宇宙的宝藏啊！

搬上一次根本搬不光，但要是离开宝库，也许就再也进不来，还得更重新冒险，也许还得更让机器人重新审查他的新回答！

他绝对不愿再次冒险，波里诺这么决定：他先带走 10 件——不！他只要带走 20 件最最贵重的宝物，就干脆飞走。他永生永世不想再回答问题了，何必呢？只有当他花光所有财富一无所有时，他才会再考虑的。

现在最重要的是尽快挑选。

他弯腰挑选那些较小的宝物。大理石的雕塑？太大了！这个带有螺纹的圆盘肯定要的，还有那个宝石甲虫也要，还有这个小人雕像和那块镶有华美图画的钻石，那可是谁也没见过的，还有这个，这个，那个……

他脉搏加快，心脏怦怦直跳。他想像当自己出售宝物时，收藏家、博物馆、政府官员争先恐后蜂拥而来的情景，他将待价而沽，决不轻易脱手。还得给自己留下一两件纪念品，也许留下三四件作为这次伟大冒险的留念。

波里诺伸直身子，小心翼翼把挑出的宝物捧在胸前，转身向门口走去。

在波里诺挑选珍品的期间，机器人纹丝不动，根本对此不感兴趣，只是当波里诺穿过身旁时才问道：“为什么你只挑选

这一些？你为何喜欢它们？”

波里诺无拘无束快活地说：“我带上这些是因为它们珍贵无比，因为我需要它们，还有比这更充分的理由吗？”

“不！”机器人说，这时它胸前的栅板猛然滑向旁边。

当波里诺懂得这一点时为时已经过晚：考验并没有结束，机器人所提的问题并非祝贺也非好奇，可是这次波里诺的答案既正确又合乎逻辑。

他只来得及惊呼一声，他只来得及看见指向他心脏的明晃晃的闪电。

死亡在在瞬间降临。时，机器人却一下子劈杀了利贝古！

这事在瞬间发生，利贝古在回答后自信地踏前一步、正等待下一个问题，而机器人突然在前胸的铁甲处打开一块栅板，一束亮光直刺利贝古。大个子扑通一声栽倒在地，双腿痉挛几下，一切就此完结。

波里诺猛吃一惊，利贝古的答案不都是正确的吗？但是机器人居然杀死了他！这是为什么？难道利贝古把勾股定理说错了？不！波里诺听得清清楚楚，答案是无可指责的。

“莫非是机器人在搞鬼？”波里诺这样怀疑，但他所接触过的机器人中，没有一个会如此行事。那么是这个机器人被编入了什么程序？它根据什么回答来辨认主人？它那句奇怪的忠告——在答案中依靠心灵——是什么意思？在勾股定理中怎么能依靠心灵呢？

波里诺蜷缩在飞船舱里久久思考。起飞吗？回去吗？就这么两手空空安然返回吗？可是利贝古的阴魂似乎在谴责他……最后他决定用自己的命运孤注一掷。

不错，电脑的功能当然卓越，但它并没能帮上忙。利贝古的回答尽管完全正确，结果还是难逃厄运。对于机器人来说，直角边的平方和似乎并不等于斜边的平方！

还有一个疑点：如果机器卫士只依赖回答来识别主人，那么难道这主人对所有的问题都能无所不知吗？

这不可能！没人能做到无所不知。

问题根本不在于知识渊博与否。

波里诺没来得及深思熟虑，利贝古的影子老在眼前晃动，他心头燃烧着复仇的烈火。

他不假思索就降落到小行星上，绕过众多枯骨朝卫士走去，一直来到利贝古身旁。尸体周围鲜血成河，这时他才听见卫士喝令站住。

波里诺伸手就能拿回利贝古的电脑纳入自己怀内，但他没这样做。现在不需要正确的回答，知识再多也没用，这是利贝古留给他的唯一教训，是生死关头至关重要的一大收获。

在发出口令后，机器人沉默了很久，波里诺有点按捺不住了。

“你让开，”他说，“我为宝藏而来。”

“你能证明自己的确有这个权利吗？”

“我该怎么证明？”

“我从不回答问题，我只提问。”

“那好，问吧。”

机器人再次默不作声，波里诺仿佛觉得金属生物的胸腔发出沉重的叹息声，难道机器还懂得同情和怜悯？

“我警告你，不正确的回答将遭致死亡。”

“怎样的回答才是不正确的？”

“我从不回答问题，我只提问。”

“那就提问吧。”

“我的忠告是——回答时要依靠心灵。”

又是这句话！看来这是执行程序所必不可少的。波里诺明白对机器人再提出任何问题都毫无意义，但还是止不住要问：

“心灵指的是什么？”

机器人自顾自提出了问题：“脊椎动物的肾脏具有什么样的功能？”

这时波里诺才认真考虑自己的处境，他对这个问题一窍不通。电脑当然能提示正确答案，不过波里诺直觉地感到问题并不在于答案是否正确。机器人要求波里诺依靠心灵，这难道会指精确的、逻辑上无懈可击的回答？难道心灵就等于知识？不！波里诺深信绝非如此。利贝古答出了无比正确的答案，但他还是死了。如果正确的回答只会导致死亡，那么……

“青蛙在池塘里拼命发出蓝色的叫嚷。”他信口回答说。

依然是一片静谧。波里诺死死盯住机器人瞧着，他等待对方打开腹部的栅板，等待刺目的死光把他切成两半。

但栅板一动未动。

“你可以向前走一步，那卫士说。”

啊哈！他把这一点都忘记了。向前一步？当前面还有十几步时，区区一步算得了什么？

“我就这么站着，继续问吧。”

机器人没让他再等下去：“黄道十二宫指的是哪些？”

波里诺并不忙于回答。他面前是个陌生的机器人，是谁设计的呢？设计者尊重科学吗？尊重事实吗？也许机器人只承认非逻辑的事物诸如灵感、直觉之类？他刚才的回答显然是荒谬的，纯属胡说八道，随心所欲，但这倒是具有个性的！个性不就是心灵的表现吗？

于是他继续回答说：“疼痛的作用能使人气勃勃。”

他再次等待，一眨不眨地望着对方。

“1582年当奥达·诺布那克的士兵进攻时，当时的修道院长讲了一句什么话？”

现在他已不用害怕任何提问，他找到了回答的诀窍，足以轻易迅速地明确回答任何问题。于是他立即说出脑海中刹那间所闪现的：“十一，四十一，大象，巨无霸。”

最后那个词是偶然脱口的，

## 解读生命

王晋康

—

山猫直升机已在沙海里飞了四个多小时，仍然没有发现太空来客的丝毫踪迹。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世界上最大的流动沙漠，沉闷的黄色无边无际，巨大的沙丘绵延起伏。没有绿色，没有生命。直升机进入沙海的中央地带后，唯一遭遇的生命是一只误入禁区的野鸭。它显然已经疲惫无力，对着直升机悲哀地鸣叫着。如果在今晚之前找不到一块绿洲，它的命运也就注定了。

舱门大开，营长邝景才用高倍望远镜仔细地搜索着。5个小时前，他被十万火急地召到师部，满脸胡子的罗师长严峻地告诉他，某大国通过它的驻华使馆送来一份奇怪的情报，说5个小时前有一个星体坠落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中部。该星体接近地球时的飞行轨迹很像是受控飞行，也就是说，它是受“人力”控制的“人”造装置——而且显然超越了地球人的科技水平！

师长用浓重的河南口音说：“外星人？太邪乎了吧。那些高鼻子没准在捣什么鬼。不管咋样，上级让咱们实地搜索一番。按说我该亲自去的，至少也应派你们团长去，你知道为啥选中你？”师长没有等他的回答，自顾说下去，“你是咱师的团营长中墨水喝得最多的，年轻，脑子转得快，会英语。像我这样的老脑袋，对付洋人没问题；要是面前站个外星人，嗨……”

邝景才苦笑道：“师长，陆军学院里没教过怎样对付外星人，压根儿没开这门课。再说，外星人不说英语。”

“是吗？那你说该谁去？”

“这该是宇宙生物学家、未来学家和政府首脑们的事。”

师长沉下脸：“那好嘛，这事就交给你，你在一个小时内给我找出一个什么宇宙学家来吧。”

邝景才嘿嘿笑了，讨好地说：“师长，我没说不去嘛，只是怕你遣将无能，将来落个挥泪斩马谡的地步。行啦，下命令吧。”

师长告诉他，为这次搜索行动，师里配备了最强的装备，进口的山猫武装直升机，空对地导弹，火焰喷射器，燃烧弹。十个队员都是从各团挑出来的军事尖子，还有一名医术高超的女军医夏凌凌。看见邝景才微微摇头，师长问：“咋啦？”

“没啥，只是沙漠里不会有专设的女厕所。为啥不派个男军医呢？”

师长根本没理他的要求，但这番话倒是引起他的重视，他立即郑重交待：

“你这句话倒是提醒了我，记着，在沙漠中绝不能让夏凌凌离开你的视线，解手也不行！据我所知，某地质队在塔克拉玛干勘探时，有个姑娘只是到沙丘后解个手，就从此失踪了。勘探队发疯地找，7无后才在一座沙丘顶上找到了她，尸体已经风干，肚子让飞鸟掏尽了。切记我的话！”

邝景才悚然道：“是！”

“另外，脑子里多长根弦。那个大国为啥主动通知咱们？他有这样好的心肠？遇事多往深处想想。时刻与我保持联络，但通话时注意保密。”

这是早上7点的事，9点他们就乘机出发。现在是下午1点，酷日烧烤着赤裸的沙漠，即使在几百米的空中也能感到迫人的热浪。身后的夏凌凌脱下军帽扇着风，风纪扣解开了，露出鲜艳的内衣领。邝影才扫了她一眼，心里暗暗叹息：女人毕竟不是真正的军人，恐怕在外星球上也是如此——如果外星人也分男女的话。其他战士都是衣帽整齐，像驾驶员陈小兵，排长何振洋，维族战士克里木等，他们全神贯注，双手紧握武器，汗珠从军帽下不断滚落。

天边突然出现了很大一片绿地。在沉闷的黄色中飞了这么久，乍一看到绿色，他们都觉得眼前一亮。直升机降低了高度，飞机下面，肉苁蓉和骆驼刺顽强地展示着绿色，几只黄羊被惊动，敏捷地逃向远方。紧接着大片胡杨林扑入视野。这种树生命力极其强盛，它们能生长千年，死后千年不倒，干枯的枝干虬曲向上，像是地狱中冤死者尽力伸出的手臂，显得十分狰狞怪异，本地人常称为魔鬼林。直升机上的人们活跃起来，挤在舱门观赏这奇特的景色。

忽然驾驶员沉声喝道：“营长，你看这边！”

邝景才几乎同时发现了那个爆炸现场。眼前是一片焦黑的树干，它们大多被连根拔起，根朝内，树冠朝外、拼成清晰的同心圆。圆心在胡杨林的边缘，是一个呈锥形的浅坑。胡杨林外的沙丘被抹平了，也形成清晰的同心波纹。邝景才不禁想起有关通古斯大爆炸的描写，两者非常相像。当然，这儿的爆炸规模要小多了。

直升机盘旋两周，没有发现活着的生物和坠毁的装置。邝景才让直升机在爆炸中心降落，他们跳下机舱，拉开扇形，严密地搜索着。塔克拉玛干的沙粒很细，沙丘背风处十分松软，连骆驼也无法行走。但现在脚下的沙面显然被爆炸压实了，仔细观察，在沙粒中发现一些极微细的银色金属颗粒。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生物和机械装置的残骸，在爆心处的浅坑里也没有挖掘到什么东西，仿佛那个星体或飞碟在冲向地面的一声爆炸中被完全气化了。

现在可以确定，的确有一个“东西”在这儿坠落，某大国的情报并非无稽之谈。但究竟是什么东西，陨石？某个国家的侦察卫星？或者真的是外星飞船？暂时还是个谜。

夕阳慢慢坠落在沙丘后，酷热几乎在一瞬间消失尽净，寒

意渐次升起。邝景才尽量收集了一些金属颗粒，命令战士集合，准备返回。当夏凌凌乐颠颠地跑过来时，邝景才犹豫一下，问道：“你是否要方便一下？就在那个凹处吧——但不要离开我的视线。”

夏凌凌面孔红红地说：“谢谢。”

她过去了，邝景才一直拿眼睛的余光罩着女医生，直到她小步跑回。一天的劳累和徒劳无功显然没有影响姑娘的情绪，她脸色红润，眼睛眉毛里都含着笑。

邝营长微嘲地说：“你的情绪满好嘛，看来你很喜欢这趟野游。”

夏凌凌听出他的揶揄，莞尔一笑：“我本来就没指望见到外星来客，没有期望也就没有失望。”

“你不信有外星人？”

“不，我非常相信。记得读过一个很好的比喻——在沙漠的某处你找不到一棵草，则‘该沙漠不能长草’的结论就不能完全排除；但只要发现一棵你就尽可大胆断定：沙漠中绝不会仅此一根独苗。宇宙中既然有了地球这个生命绿洲，想来它不会是上帝的独生子吧。不过，外星人肯定非常稀少，他们的来访是几万年几十万年才能碰上的偶发事件，哪能正好让咱们这些凡夫俗子碰上呢。”

战士们都上了飞机，邝景才命令驾驶员打开夜航灯，尽量把直升机拉高。他想再碰碰运气，看有没有幸存者发来信号。事实证明他的决定非常正确，直升机拉高不久，一道炫目的光芒从机身上方掠过，留下一道隐约可见的笔直的辉光，久久不散。大伙儿一时间目瞪口呆，何排长脱口喊道：“死光！”

不过，发出死光者显然没有歹意，光速强度随即被调低，像个萤火虫似的闪着亮。驾驶员陈小兵回头看看营长，营长指指前方命令道：“快去，一定是飞碟或飞机上的幸存者——大家也要作好战斗准备，以备不测！”

随后 20 分钟里，舱里充满紧张的气氛。他们知道，死光只是科幻小说里的玩意儿，在目前，各国都还没有投入实战的激光武器。发出死光者是外星人？这种可能至少已经是隐约可见了。夏凌凌更为紧张，下意识地拉住邝景才的衣袖，目光亢奋，鼻孔微微翕动。营长扭头瞄她一眼，嘴角不由绽出一丝笑意。

那个光点已经临近了，陈小兵回头看看营长，开始小心地降落。夕阳最后一抹余辉镶在沙丘的边缘上，在广袤的黄色背景下，一个瘦小的身影孤零零地立在浑圆的沙丘顶端，他（她）的四周散发着神秘的蓝紫色的荧光。

一直到 17 年后，邝景才回忆起这次历史性的会面时，当时的一切细节仍宛然如在眼前。外星人——那时他们对这个身份已经没有丝毫怀疑了——身躯瘦小，大致像 12 岁的孩子。身形与地球人相当相似，也具有头部、躯干和四肢。其后他们才知道，外星人包在太空服中的四肢并不像人类，它们柔软纤细，类似章鱼的腕足。他们的太空服则是功率强大的动作增强



器，因此他们能在地球的重力场内纵跳如飞。

透过圆形的头盔，可以看到外星人的大脑袋，相对更大的一双眼睛长在头颅的中部，没有鼻子，一张裂缝似的大嘴。这些细部拼拢成一幅图画时，显得怪诞怪异但并不丑恶，它甚至与人类的大脑袋婴儿有某些相似之处，使人顿生怜爱之情。

外星人静静地立在沙丘顶端，手里握着一枚通体透明的蛋形物，蛋形物最后闪烁一下便突然熄灭，很难相信那样强烈的激光就是这个小玩意儿发出来的。

直升机轰鸣着降落在沙丘上，战士们敏捷地跳下去，平端着武器，成扇形队伍慢慢逼过去。邝景才感受到战士们的紧张，严厉地低声命令：“做好准备，没有命令绝对不准开火！”

“其实当时我的脑袋里也是空的。”17年后邝景才苦笑着回忆，“要知道那是80年代初，我还很少接触有关外星人的影视、小说和科普作品，没有起码的心理准备。由于阴差阳错，这副担子偶然落到我的肩上，竟让我代表地球人类去同外星人建立第一次接触，但显然我是不够格的。”

他妻子夏凌凌回忆道：“我那时刚从西安军医大毕业，还是个爱玩爱笑的傻女孩。在那一刻之前，我一直把这项任务当成一次野游。但自从和外星人目光接触的一刹那后，我顿时彻悟了。我绝对相信面前是一个智慧生物，因为她的目光中充满了理性和友善，充满了久别重逢的依恋，充满了天然的亲近。值得提及的还有一点：在我的第一眼印象中，我觉得她一定是个雌性生物——那时我根本不了解宇宙生物学家和科幻作家的种种推测，他们说外星人不一定是两性的，也有可能是单性的甚至是5性生物。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直觉还是正确的，一个孤陋寡闻的人恰好作出了正确的判断。”

邝景才示意战士们原地不动，自己把手枪插回腰间，平伸两手，缓缓向外星人走去。他的大脑激烈地运转着，思考着如何同外星人交流。是握手，拥抱，还是像非洲土人那样拉耳朵？该同她说你好，还是HELLO？

两种文明的代表对面而视，巨大的沙丘使他们显得小如蚊虫。邝景才像夏凌凌一样，也从对方目光中感受到天然的亲切感，所以，其后悲剧接踵而来时就显得格外狞恶。

外星人的脑袋在头盔里灵活地转了半圈，又大幅度地点动着——可能这就是外星人的问候方式。然后她转过身，轻盈地纵身一跳，飞到百十米外的另一座沙丘上。邝景才略有些手足失措，但看到外星人停在那里等候着，便立即反应过来，他对夏凌凌说：“好是在为咱们带路哩，是否前边有伤员？快回到直升机上，跟着她！”

直升机追过去，悬在外星人头顶。外星人不再逗留，在各个沙丘的顶部纵跳着，动作敏捷飘逸，一步即可横跨100多米。直升机紧紧跟在她的后边。

一座沙丘阴面有一个直径约3米的冲击坑，坑口四周的沙粒被烧融过，又凝结为光滑的洞壁。洞子不深，直升机转过光

束，照出洞底一个类似救生舱的圆形装置，透过它的舷窗能看到另一个外星人的面孔。他没有带头盔，所以看得更为清楚：章鱼似的大脑袋无力地低垂着，头颅上端浑圆，下端略微收缩，双眼紧闭。可能是看到了灯光，他勉强睁开眼睛，送过来一瞥——邝景才分明感受到那双目光中的疲惫和欣慰，心中突然涌过一道热流。他低声命令：“夏军医跟我来，准备抢救！”

夏凌凌拎着急救包紧跟在后边，直到这时她才进入角色，惊惶失措地低声喊：“营长，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血管，有没有心脏！不知道强心剂对他是否有毒！”

邝景才恼怒地瞪她一眼，把训斥留在嘴边。没错，当两种完全陌生的生命初次相遇时，再好的医生也会手足无措的，他们只有一步步试探着行动。他们看见舱内的外星人慢慢抬起腕足，随后舱门缓缓打开——夏凌凌尖叫一声，掩在邝景才的身后。

展现在面前的是一幅极为血腥极为丑恶的场面，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那个外星人原来只剩下半截身体，残躯处血迹斑斑——他们的血液是红色，但带着紫色的辉光。4只形貌狞恶的6足动物在血泊中恣意地大吃大嚼，它们有耗子大小，6条细腿多少类似于蜘蛛的节肢，肚子滚圆，两只复眼长在头顶。外星人的残躯上尚吊着一团完整的脏器，两只小怪物正合力撕咬着。脏器被撕开了，第5只小怪物从脏器里费力地钻出来，快活地叫了两声，立即加入饕餮者的行列。

无疑这是凶恶的寄生生物。女外星人引他们来不是为了抢救伤员，而是消灭这种可怕的妖魔。邝景才、夏凌凌和他们身后的克里木都傻望着，心头阵阵作呕。几只小怪物已经吃饱喝足，蹲伏在血淋淋的残躯上，用厚颜无耻的懵懂目光好奇地看着来客。忽然它们像听到一声号令，吱吱叫着向来客扑过来，动作异常敏捷。

几乎同时，邝景才的五四手枪和克里木的AK—47自动步枪凶猛地开火了。他们一边开火，一边拖着夏凌凌向外撤。女外星人这会儿正趴伏在洞口，邝景才用力把她推出去，对洞外的战士厉声喝道：“开枪！用火焰喷射器！”

早已严阵以待的士兵们立即应声扫射，火焰喷射器也对准了洞口，夏凌凌尖声喊道：“伤员！里边还有受伤的外星人！”

邝景才粗暴地把她推到后边，在震耳的枪声中大声喊道：“救不活了！我不能冒险，不能让这些寄生生物逃出来！”夏凌凌立即联想到这样可怕的前景：寄生生物逃出来，无声无息地侵入他们的身体，险恶地从内部吞吃宿主，然后从血淋淋的残躯中爬出来。大量繁殖的寄生虫由此向地球扩散……她打个寒颤，不再劝阻。

何排长早已按下喷射器的扳机，一道火舌猛地扑进洞里，邝景才咬着牙喊：“烧！把它们烧光！”火焰喷射器在近距离内狂喷火焰，火舌抵至洞底又凶猛地回涌。一直到燃料用光，何振洋才停下来。

洞壁烧塌了，洞口烧得焦黑，几个怪物已必死无疑。邝景才这才想起那个女外星人，他走过去，垂下目光，负疚地说：“很抱歉，没能救出你的同伴。”

外星人木立着，没有一点反应。夏凌凌怜悯地看着她，在她的目光中找到了与人类相通的感情：绝望与悲痛。也许作为一个女人，她能更好地理解这种情感。她走过去挽住外星人的胳膊，用英语重复一遍：“很抱歉，没能救出你的同伴。他已经无法救治。”

她明明知道，无论汉语还是英语，外星人都不可能听懂，但她仍重复着这些话，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减轻心中的愧疚。但外星人下面的行为是谁也料想不到的，她眸子中冷光闪烁，一扬手，一道强烈的蓝光射向直升机，直升机轰然爆炸，旋翼叶片飞上了天。一团黑忽忽的东西从夜空中打着旋砸过来，借着直升机燃烧的火光看，原来是驾驶员陈小兵的断腿。外星人乘乱逃走了，这时已纵到百米之外。邝景才怒吼一声，抢过克里木的自动步枪向那个背影扫射，战士们也同时开火。但已经晚了，外星人又一个纵跳遁入夜色中。

枪声停息了。邝景才恨恨地看着夜空，没有尝试去追赶。他知道，在沉沉夜幕中，根本无法用双腿去追击纵跳如飞的外星人。直升机已化成残片，邝景才托着陈兵的残腿，想起这个话语不多但十分干练的青年，眼中怒火喷涌。这会儿外星人如果在眼前，他会一刀刀碎割了她！

机上的报话器已经毁坏了，幸亏他们带着一部步兵报话机。邝景才要通师部，由于怕外国的卫星监听，他没有报告详情，只是请求尽快增援3架直升机。那晚他们就宿在附近，互相偎依着取暖。在沙漠午夜彻骨的寒冷中，邝景才阴郁地沉默着，眼前晃动着陈小兵的娃娃脸，晃动着那个可恶的女外星人，那两只特别大特别明亮的眼睛。夜风吹熄了他的怒火，现在更多的是困惑。从最初的接触看，那个外星人肯定是有理性的文明生物，是她主动寻找地球人的帮助的。但她为什么突然反目成仇？怪我们误伤了她的同伴？但那个同伴分明不能救治了——即使能救治，我也不能冒险，不能让险恶的寄生生物在地球上蔓延开。两相权衡，我仍然会毫不犹豫地扣下扳机。

也许是“火焰”触犯了他们宗教上的禁忌，才激起了她的怒火？就像地球上有些种族害怕火化遗体、认为火化后灵魂不能上天国……思前想后，他无法摆脱深深的困惑。说到底，他只是以地球人的思维方式来猜度和理解外星人。他宁愿相信外星人的思维也符合地球的逻辑规律——毕竟在地球各个种族（甚至是互相隔绝的种族）中，这些铁定的规律是普遍适用的。但作出逻辑判断所必需的前提和细节呢？如果在前提和细节上没有起码的沟通，那么即使持同样的思维方式，也不能取得共识。

他解嘲地想，不要说外星人了，连地球人类之间还不能彼此理解哩。他们手中的武器就是人类隔阂的最典型的象征。

夏凌凌作为唯一的女性被安置在人群正中间，战士们高高地用身体围着她——同时偷偷地嗅着姑娘身上的芳香。夜深了，他们把头埋在臂弯里睡熟了。但夏凌凌时时抬起头，把目光溜向外圈的营长，她知道那个男人正在忍受内心的煎熬。没错，连夏凌凌也隐约感到，这件事中有那么一点不对劲，隐隐约约的不对劲儿。比如说，以女外星人手中的激光枪，完全可以消灭那几只“小耗子”，但她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却跑来寻求地球人的援助？地球人杀死这些可恶的怪物，她为什么反而炸毁了地球人的直升机？

凌晨，他们听见了直升机的轰鸣声，3架国产直升机披着晨光，从沙丘上方掠过来。战士们默默地把陈小兵的残躯送上直升机。胡子师长这次亲自来了，邝景才简要地报告了昨天的情况，描述了寄生生物的丑恶形貌。师长看出他的沮丧，拍拍他的肩膀说：“你的临机决断没有错——不，完全正确！”

3架直升机散开来搜索逃跑的外星人，一直到下午6点，才在百公里外找到了她。那是一片城堡的废墟，苇编的栅栏还没有完全腐朽，陶罐残片半埋在浮沙中。城堡中甚至还有一座佛塔，砖块是用湖中的淤泥切割而成。在千年的风沙中，佛塔的外形已被磨圆了，塔顶搭着一个粗糙的鹰巢。多年之后，他们才知道这是古代精绝国的遗址，在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里尚有它的记载。

女外星人藏在佛塔旁的一个地穴里，十几名战士正用枪口牢牢地围着她，他们都苦着脸，紧皱双眉，塔顶的老鹰也在警惕地盯着他们。等师长和邝景才赶到时，看到的是和昨天同样的镜头：女外星人已经死了，也几乎被吃光，只剩下脑袋和很少一截躯干。5个尖头尖脑的6足怪物仍在带荧光的血泊中大吃大嚼，连直升机的轰鸣声也没有惊扰它们。它们终于发现了来人，吱吱叫着，动作极其敏捷地冲过来。邝景才立即把师长掩到身后，师长怒冲冲地甩脱了，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烧！”

前年，我在北京参加'97国际科幻大会时，便装的邝氏夫妇到科技会堂找到了我，邀我去喝咖啡，同去的还有我正在北航上大一的儿子。那晚，在奥星咖啡厅梦幻般的小夜曲声中，他们娓娓讲述了这个故事——不，他们说这不是真实的故事，应称之为构思。

邝先生呷着加冰的马提尼酒，凝视着40层楼下遥远的灯光，缓缓说道：“17年来，那两个外星人，尤其是那个外星人的眼睛始终在我眼前晃荡。他们从哪里来？来干什么？是不是一次亲善访问？他们已在烈火中化为灰烬，回归本原，但他们的亲人是否还在遥远的星球上为他们祈福？我至今也弄不清楚，自己在这件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是拯救人类的功臣，还是毁坏了星际交流唯一桥梁的罪人？”

夏女士微笑着拍拍他的手背：“当然，这只是构思。”

邝先生轻叹一声：“对，构思，只是构思。我思考了多年，终于下决心把这个构思告诉第三者，”他看看我儿子，加了一

句，“和第四者。王先生，那时我们的眼界根闭塞，心态也不成熟，我知道这个构思中有一些不合逻辑的死结。希望你以科幻作家的视角重写这篇故事。

滞重的暗潮在三人之间缓缓流淌。儿子感受不到这种情绪的暗流，他笑嘻嘻地盯着邝先生，一副跃跃欲试的劲头。我对邝氏夫妇说，好吧，我会尝试去完成你的构思，但我不知道自己的诠释是否能贴近它的本来面目。

邝先生用自己的轿车把我们送回科技会堂，握手告别。在电梯里儿子就急不可耐地说：爸爸，邝先生的故事里为什么有一些解不开的矛盾，因为他的一个假设是错的。

我看看电梯里的人们，纠正道：不是故事，只是构思。

儿子不耐烦，摆摆手说：我知道，我知道这样的藏藏躲躲是咋回事，那就把它当成虚构吧。我想，在邝先生的潜意识里，必定认为有一条规律是适用于全宇宙的，那就是：初生婴儿不会有意识。但这可能是不对的。

是吗？我问。

在走廊上儿子继续侃侃而谈：看看地球上的生物吧。小海龟生下来就知道大海的方位，一种美洲蝴蝶生来就知道从北美到南美的迁徙路线。这种能在基因中传给后代的本能当然就是意识，只是比较低级罢了。但既然能在基因中“拷贝”低级意识，谁敢说宇宙中不会出现“全意识拷贝”或“全智能拷贝”的生物呢。如果有，女外星人的怪诞行为就好解释了。

我笑了笑说：好，就按你的构思写一篇吧。

三天之后，在成都月亮湾科幻夏令营里，儿子兴冲冲地交给我一沓手稿，笑着说：爸爸，我写好了。我有意模仿了你的文风，不知像不像。

## 二

在离开母星 3500 年之后，宇宙艇内仍使用着责晶星的时间，保持着责晶星的昼夜交替——当然是用灯光模拟的。这天早上，孛儿诺娅和艾吉马马雄几乎同时看到屏幕上出现的那艘飞船。“飞船！”孛儿诺娅脱口喊道。艾吉弓马雄已同时送出了减速和转弯两道思维波命令。半光速飞船向前方发送着强劲的减速震荡，同时艰难地拐了一个巨大的弧形，回头向着已相距 300 万地马亚的那艘飞船追过去。

孛儿诺娅在电脑前紧张地整理着那艘飞船的数据，这是刚才相遇时仪器自动收集的。据探测，它有 30 盖普长，直径约 80 盖普，前端呈锥状，后部是圆形，有尾翼。这是第二级文明时期典型的风格。它现在已经“死亡”，没有动力，没有信息流，只是靠惯性在宇宙间无目的地漫游。但即使如此，孛儿诺娅仍然十分激动，她用腕足围住丈夫的脖颈，急切地说：“可以确认是智能生物的飞船！艾吉弓马雄，我们寻找了 3500 年，总算找到了！”

3500年前，一对正当妙龄的年轻夫妇走进这艘宇宙艇。那时他们都是30岁，本来可以在责晶星上平平安安度过120年；但他们自愿报名参加外星文明探索，踏上这条不归路。他们也得到了补偿，在责晶星长老会的特许下，他们体内的衰老基因被关闭了，只要宇宙艇不遭受意外，他们可以一直活到宇宙末日——当然只是理论上如此，实际上不一定行得通。宇宙艇的能量储备是按4000工作年设计的，如果4000年内不能到达某个文明星球，艇内维生系统就要停止工作，他们就只能作永存的僵尸了。

这次的减速和转弯几乎要耗光宇宙艇剩下的能量，他们的生命也快要到头了。但3500年的幽居生活实在太枯燥，即使是火热的爱情也会降温的，所以，这次的邂逅仍使他们激动不已。前面的飞船越来越近，3天后宇宙艇追上它，轻柔地靠上去，伸出密封口，吸开了飞船的舱门。

这是一艘无人太空舱，舱内很简单，柜中堆放着一些镀金铝盘，上面镌刻着文字资料和图画。他们没有耽误，立刻把文字扫描进电脑去释读。由于这些文字与责晶星的文字之间没有任何中介信息，也没有任何实物对照，释读起来十分困难。直到半年后，当他们已到达该飞船的母星时，电脑才送出第一条信息，说这艘飞船是先驱者10号，1973年由地球发射——但1973年究竟是什么概念，对他们来说仍是一片空白。

两人知道不能指望电脑对文字资料的破译，便同时开始对图画进行猜读。画面上有两个高低下等的人像，其含义十分明确，毋须猜测；他们一定是智能生物的自画像。幸运的是，这种智能生物与责晶星人大致类似，这是一个好兆头，也许两种文明的沟通会容易一些。

两个人像的细微结构之间有小小的差别，不用说，这表示他们也是两性生物——又是一个与责晶星人的共同点。两人身体下部的差别恐怕是表示异性的不同性器官，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只是性器官不是长在腕足的前端，实在过于奇特。

孛儿诺娅指着较矮人像胸前的两个圆球，好笑地问：“这是什么器官？它有什么作用？”

“不知道。它是较矮个体所独有的，显然用来表达第二性征。你看，两人的体毛也不同，较矮个体头上有长毛，较高个体则是光头。只是不知道哪个是雌，哪个是雄。”

孛儿诺娅笑着说：“我相信较低的是雌性。不过，她胸前的两个圆球太丑陋了，我不相信它会对异性有吸引力。”

艾吉弓马雄简单地反驳道：“不，异性身体任何相异之处必然有性吸引力，这是生物进化论的铁定原则，我相信它同样适用于那个星球。”

图画上其它的斑点和弧线的含意比较艰涩，一时难以理解，但他们随即在画面上发现一排整齐的圆形，共10个，大小不等，但第一颗明显大于其它9颗。艾吉弓马雄高兴地说：“这一定是表示智能生物所处的星系：一颗恒星，9颗行星，

而且行星大小不同。孛儿诺娅，你把9颗行星的大小和顺序编成数列，让电脑在天体图中搜索类似的星系。快去吧。”

很快电脑送出了结果，有相同排列的9星星系找到了两个，但都在500万光年之外，它们不大可能是这艘飞船的母星——即使是飞船母星，他们也不可能到达了。倒是距此0.17光年的一个10星星系——玛玛亚星系——值得考虑，它虽然多了颗行星，但前9颗行星的大小和排列与信息盘上完全一样，而且该星系恰好在飞船驶来的方向上。这不太可能纯属巧合。

那么是否有这种可能，就是该星系的第10颗行星（它很小，也非常遥远）尚未被这个文明社会发现？果真如此，那么这艘飞船一定属于一个朝气蓬勃但未脱稚气的种族——他们连家门口的事情还未搞明白，就开始宇宙探险了。

两人经过讨论，确认这种猜测的胜率很大。这又是一次难得的机遇——这艘飞船刚刚发射，尚未远离它的母星。这样说来，宇宙艇的能量还勉强能够到达那儿。艾吉弓马雄把飞船内的信息盘转移到宇宙艇内，然后调定航向，向玛玛亚星系飞去。剩下的能量还能把宇宙艇加速到三分之一光速，按这个速度计算，到达那儿要半年之后了。

不管怎样，现在他们的航程有了目标，一个伸手可及的目标。宇宙艇内的沉闷枯燥一扫而光，艾吉弓马雄心情愉悦，重新发现了异性的磁力，孛儿诺娅腹部的明黄色性征带也变得闪闪发亮。于是，两人的8只腕足绞在一起。尽情缠绵着。

但这场爱情舞步并没有走多久，30天后艾吉弓马雄忽然冷淡地抽回腕足，从此把自己禁锢在阴郁中。孛儿诺娅困惑地小心探问：你怎么啦？生病了？心情不好？艾吉弓马雄固执沉默着，用古怪的眼神不时扫着孛儿诺娅的身体。

不久孛儿诺娅就知道了答案——她发现肚腹上有一个点开始缓缓搏动和胀缩，这正是某种噩运的征兆。她惊惶地欺骗自己，不会的，命运不会对我们这么残酷，我们经历了3500年的旅程，刚刚发现了目的地……但几天后，搏动点增加到5处，胀缩的幅度也越来越大。她知道逃避已经没用了，苦涩地喊一声：“艾雄！”

艾吉弓马雄用腕足揽住她，惨然说：“这些天我一直在观察你，希望你能幸免。我决定了，如果你能幸免，我就独自跳到太空中去。可惜……”

孛儿诺娅艰难地说：“你确认是那种叫作阿米巴契的太空寄生生物？”

“不用怀疑了，我们一定是在进入那艘飞船时受到了感染。当时我们太兴奋，忘了应有的谨慎。”

“那么，是飞船制造者的阴谋？”

“不像，从他们向宇宙发送的信息看，这是一个心地坦诚的半原始种族，远未达到阿米巴契生物的文明。肯定是飞船在飞行途中被阿米巴契侵入了。”

他们在悲愤中也十分懊悔。所有宇宙探险的教科书上都以三重警告的方式提醒着，要加意提防这种险恶的6足妖魔。它们属于发达的第四级文明，依靠微小的三联式病毒繁衍种族。三联病毒常常附在陨石或过往飞船上，一旦碰到以蛋白质为基础的生命就迅速侵入，在某个细胞里完成三联组合，并强夺宿主细胞核内的基因，孕育出阿米巴胎儿，然后从体内吃掉宿主。

可怕的是，一旦被病毒侵入就完全无救。这种高智能生命会在宿主的每个细胞内留下信息副本，如果正在孕育的某个胎儿死亡或被剔除，另一细胞内的病毒信息就会立即启动——除非杀死所有细胞，彻底销毁宿主的身体。

艾吉弓马雄用腕足搂住李儿诺娅，悲凉地说：“李儿诺娅，我已经决定了，我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决不用自己的身体喂养这些可恶的魔鬼。”

李儿诺娅深深点头：“我也要同样作。”

“炸毁宇宙艇！不能让它们再到玛玛亚星系去为害。”

“好，我同意。”

8只腕足纠缠绞结，他们在悲凉中尽情享受最后的快乐。第二天，艾吉弓马雄抽出腕足说“我要启动自爆指令了。”

李儿诺娅柔声说：“你去吧。”

自爆指令有一重机械保险装置，必须用人力把它打开后才能接受思维波命令。李儿诺娅尽力保持镇静，心境苍凉地看着丈夫。他解除了机械锁，就要下达思维波指令……忽然艾吉弓马雄的身体奇怪地抖动着，目光四散分离。等到目光重新合拢，他不紧不慢地恢复了机械锁，转过身冷冰冰地说：“算了，及时行乐吧，干嘛要为素不相识的玛玛亚星操心呢。”

李儿诺娅心中猛一抖颤。她知道已经晚了，艾吉弓马雄体内的“全智能拷贝”的寄生者已经足够强大，控制了他的意识。其后几天，神智麻木的艾吉弓马雄一旦纠缠着她，她不动声色地应付着。等到能够脱身时，她立即赶到控制台，打开机械锁。她没有片刻犹豫，立即下达自毁命令——但一条腕足忽然从后面缠住她的脖子，在片刻的意识空白后，一个懒洋洋的念头浮上来：“真的，何必担心玛玛亚星系的野蛮人呢。还是及时行乐吧，趁着两人的身体还没被吃掉。”

以后的几十天他们一直沉迷于亢奋的情欲中，以此来麻醉自己的神经。偶然也能清醒片刻，那时他们都阴郁地躲避着对方。体内的5个寄生者越来越大了，它们悄悄蚕食着各自周围的肌肉。在尖锐的痛楚中，两人心如死灰，默默等着可怕的死亡。

玛玛亚星系已经在眼前，该星系的第三星是一个漂亮的蓝色星球，用肉眼已能看清它的表面。云层在移动，海面上波浪翻卷，各种人造装置在天空、海洋和陆地上穿梭不息。显然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星球。

艾吉弓马雄生气勃勃地来到控制台前，打开反雷达装置，



进入蓝星的大气层，准备降落。他熟练地启动了反重力系统——电脑立即发出紧急警告：能量枯竭，无法启动！

在刹那的震惊中，孛儿诺娅的神智突然清醒了。她想起几天前，艾吉弓马雄在短暂的清醒中，曾跑到控制台前非常诡秘地干着什么。那时孛儿诺娅立即下意识地关闭了感官和思维，没有把这个信息传送给体内的寄生者。一定是他在那时排空了能量！她高兴地想：“好，让怪物和我们同归于尽吧！”——但另一种意识马上汹汹而来，淹没了上面的念头。她惊惶地喊：“艾吉弓马雄，只有靠救生舱了，快进救生舱！”她艰难地爬行着，钻进救生舱。处于受控状态的艾吉弓马雄非常驯服地跟着她。

救生舱被弹射出来，向前方发送着减速震荡，但下降速度仍然非常快。在他们身下，宇宙艇化为一道炫目的白光，向着蓝星上一片黄色沙漠射去，接着传来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他们乘坐的救生艇随即也啸叫着坠入沙海。

孛儿诺娅从休克中醒来，逐渐拼找出自己的神智。她感到体内有明显的变化：5个搏动点停止了搏动，自己的脑海也十分清明。当然，她不会奢望那些可怕的寄生者会就此死去，但显然它们在降落的强烈冲击中暂时休克了，放松了对宿主的意识控制。

艾吉弓马雄没有醒来，他体内的搏动点也处于静止状态。孛儿诺娅知道自己该迅速采取行动——在寄生者醒来之前。她从救生舱中取出蛋形激光器，缓缓举起，对准了艾吉弓马雄，却迟迟不能下手。毕竟，艾吉弓马雄是她的爱人，是陪她走过3500年的男人。另外，她不敢保证激光器能把艾吉弓马雄（尤其是自己）的每个细胞都杀死。但是只要留下一个细胞，寄生者就会卷土重来……

就在这时她听见了轰鸣声，看见夜空中的亮光，无疑这是蓝星人来了，他们已经发现了外星来客。现在，趁自己还清醒，应该首先寻求蓝星人的帮助。她穿好太空服，走出救生舱，把舱门关好，纵跃到附近最高的沙丘上，向夜空中打了信号。很快，一架飞行装置轰鸣着落到面前。一高一矮两个人首先跳下。向她走来。无疑，这就是镀金铝盘上镌刻着的两性生物，他们的目光充满了理性和友善。

凶猛的火焰烧尽了艾吉弓马雄的遗体和5号寄生怪物，孛儿诺娅喃喃地说：“好的，现在该轮到我了。”

但就在这一刻，她的意识中忽然有了强烈的震颤。她恐惧地想：晚了，寄生者醒过来了。寄生者的意识逐渐漫开，驱使她举起激光器，凶恶地对准蓝星的人群。就在死光发出的刹那，她残存的主体意识作了最后的挣扎，把射出的死光转向了直升机。直升机轰然爆炸，已被重新控制的孛儿诺娅敏捷地逃走了，蓝星人密密的火网在她身后飞舞。

第二天，在精绝国佛塔的地穴中，5只六足生物从她体内钻出来，一口口撕吃了她的身体，它们旋即被及时赶到的蓝星

人烧死。但这些已是她的身后之事了。

在成都至重庆的高速公路上，我坐在空调大巴里匆匆看完了儿子的手稿。儿子自鸣得意地说：爸爸，我的构思还说得通吧。

我思索片刻，坦率地说：文笔不错，但情节发展过于迫切。不过这不是主要的，关键是你的构思并没有完全解开邝先生的死结。比如说，按你的假设，寄生生物是全智能拷贝的，它们的婴儿能控制宿主的意识，但为什么它们出生后反而变傻了？面对人类的杀戮却丝毫不知道逃避？

儿子尴尬地搔搔头，说：对，这是一个漏洞。

前边的旅客听见我们的谈话，回过头惊奇地盯着我们这对莫名其妙的父子。我拍拍儿子的头顶说，儿子，我不喜欢你关于寄生生物的设定，它多少有些牵强。我不相信进入高级文明的生物会如此残忍血腥。我不是说完全不可能，但我的直觉就是不愿相信。

儿子摇着头打算反驳，我截断他的话头说：我也有了一个构思，一种新的诠释，是在邝先生和我的构思基础上产生的。我把它写出来，你看完后再说吧。

### 三

……李儿诺娅和艾吉弓马雄在卧室中缠绵时，控制室的警告铃声刺耳地响了。能量告罄，能量告罄。剩余的能量勉强可供宇宙艇在抵达蓝星时修正航向，已经不能保证安全降落了。

两人都没说话，他们早就知道了这个结果，在邂逅玛玛亚飞船时就知道了。只是……这个结果太残酷了。他们已在太空中漫游了 3500 年，总算找到了一个有文明种族的星球，找到一个落脚之地，却忽然得知，死神已预先赶到那儿等着他们。

李儿诺娅叹息道：“那么，只能使用救生舱了。”

“对，但救生舱不是为这样的极端情况设计的。在这种情况下使用，乘客存活的机会只有十分之一。”

李儿诺娅微微一笑：“你忘了我们是两个人，这能使那个分数变成五分之一。”

艾吉弓马雄叹道：“可惜在 3500 年的航程中，我们没有生下几个儿女，这会使那个比率再提高一些。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李儿诺娅温柔地安慰他：“没有生孩子我一点也不后悔。我们无权把孩子们放到这样严酷的环境中，让他们受苦受难。”

艾吉弓马雄粗暴地说：“应该后悔！只要他们能够活下去，承受什么样的苦难也是值得的，那才是对他们的真爱！”

那晚他们心情郁闷，没有再说话，彻夜焦虑不宁。第二天早上，李儿诺娅震惊地发现，自己腹上的明黄色性征带在一夜之间消退了，没有留下一点痕迹——这正是一种凶恶绝症的典

型病状！她没有告诉艾吉弓马雄，只是苦笑着问自己：灾难总要结伴而行么？

几天之后，后续症状出现了，她的腕足前端的性器官也迅速消失。这些天，艾吉弓马雄一直用冷静的古怪目光斜睨着她，现在她明白了这种注视的含意：恐怕艾吉弓马雄也患了同样的病。她冲动地抓住艾吉弓马雄的腕足仔细观看，果然，他的性器官也完全消失了。李几诺娅喃喃地说：

“性别退化症？是那种神秘可怕的性别退化症？”

艾吉弓马雄平静地说：“是的。”

“我们马上就会变成没有情欲、没有性爱、干瘪萎顿的中性人，很快就要惨死？”

“对。”

李几诺娅苦涩地说：“命运为什么要对我们施予两重惩罚呢。”

艾吉弓马雄笑了：“不，不是惩罚，是奖励。要知道，责晶人的远祖是交替采用有性和无性两种生殖方式：食物充足时用有性生殖，食物匮乏、环境恶化时迅速转入无性繁殖，用体细胞很快孕育出4—6个婴儿。这种六足小精灵生命力极强，容易适应各种灾难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极其有效的生殖帮助责晶人进入文明社会。但此后，在优裕的生活条下，无性生殖方式慢慢消退了，变成一种数十万年前的遥远回忆。只有极个别人偶然有这种返祖行为，以至于它被看成病态。”他由衷地赞叹道，“你看，基因比我们更强大，更聪明。在外界压力下，它已经自动作了选择。”

李几诺娅仔细打量着两人的身体。没错，两人身上那些令对方怦然心动的性别特征已经完全消失，他们的身体在逐渐干瘪。她仍然爱艾吉弓马雄，但这种“爱”已经没有了情欲，没有了那种令人颤栗的火花。她凄然说：“好，听从基因之神的安排吧。艾雄，最难的是你，你怎样才能完成从父亲到母亲的心理转变？”

艾吉弓马雄爽快地笑了：“没关系，基因之神会帮助我们的。”

他说得不错，15天后，他腹中的5个胎儿首先开始搏动，悄悄吞食着它们周围的血肉。艾吉弓马雄总是轻柔地抚摸着它们，完全是一个称职的母亲。

在进入蓝星的大气层前，他们转移到救生舱。这时艾吉弓马雄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了。首先是肚皮上鼓起一个圆包，围包急速跳动着，然后噗哧一声，一个小小的尖脑袋顶了出来，两只小眼睛骨碌碌转了几圈，随后6只细腿用力扒拉着，从那个小洞里挣扎出来。小家伙在原地转了两圈，向这个世界行了见面礼，就返回伤口，不客气地大吃大嚼起来。

尖锐的疼痛从肚腹处射向脑中枢，同时伴随着强烈的快感。如果此后和蓝星人建立了交流，他们就会知道，这和蓝星女人新婚之夜的感觉，和她们第一次被婴儿咬住母乳的感受是

一样的。艾吉弓马雄已经十分虚弱，仍勉强抬起头看着小吃客，欣喜地喃喃说：“贪吃的小东西，得给你的弟妹们留一些呀。”

这种六足小怪物与普通责晶人很少相似之处，所以孛儿诺娅几乎难以接受它们。但几十亿年的基因更强大，它唤醒了孛儿诺娅身体深处的本能，迸射出强烈的母爱。小东西吃得十分惬意，孛儿诺娅忍不住轻轻摸摸它。小东西立即回头，咬住了她的腕足足尖，但又随即吐出来，很有礼貌地叫了两声，又回头大吃大嚼。

艾吉弓马雄自豪地说：“你看，它已经会认人了，它只吃自己亲代的血肉。”

艾吉弓马雄的4个孩子陆续钻出来，在血泊中闹闹嚷嚷，只有最后一个尚在一团脏器中挣扎着。孛儿诺娅觉得自己的胎儿也被它们催促着，努力用小脑袋戳着自己的肚皮，她感到十分欣喜。

救生舱被弹射出来，宇宙艇化为一道白光射向沙海，传来震耳的爆炸声，然后剧烈地震荡……

……艾吉弓马雄和5个儿子在蓝星人的武器下刹那间化为灰烬，这场血腥的屠杀使孛儿诺娅惊呆了。刚才与蓝星人甫一见面，她就感受到这个纸质文明的尚武精神。但她相信这种尚武精神只是蒙昧时代的残留，因为他们的目光中分明充满了理性和友善，完全可以信赖。在沙丘顶上，她一直羡慕地打量着高个的雄性生物和低个的雌性生物，他们分明是镀金铝盘上那幅图画的模式儿。雄性脸型周正，线条刚劲；雌性长发飘拂，曲线玲珑。他们身上充满了阳刚和阴柔之美，这种神韵是画上无法表传的。在这一刹那，她欣慰地想，把艾吉弓马雄和自己的后代托付给他们，可以放心了。

但随后就是毫无先兆毫无逻辑的大屠杀！最不能容忍的是，他们屠杀的目标甚至不是对准艾吉弓马雄，而是对准了5个懵懵懂懂、毫无心机的孩子！这5个刚出生的婴儿正在快乐地领受第一顿圣餐，基因之神赐予的第一顿圣餐。当客人来临时，善良的孩子们甚至中断圣餐表示欢迎，但得到的却是野蛮人的屠杀！

怒火熊熊，她举起激光器对准这些残忍嗜杀的野蛮人……但责晶人的道德约束比怒火更强大，在最后一刻，她迫使腕足把死光转向直升机。随着轰然的爆炸声，她敏捷地逃走了……

儿子不满地嚷道：爸爸，你的构思更糟！太血腥，太荒诞！你哪是写科幻呀，纯粹是黑色恐怖小说。

真的吗？你要知道……

儿子打断我的话：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进化论不责备残忍，只要它对本种族的繁衍有利。我知道公狮有杀婴行为，母蝎子在交配后常常吃掉公蝎，蜈蚣拿可怜的蜈蚣幼虫当食物……但像你说的，子代吃掉父母的身体，还是太荒诞了。爸爸，你能想像我一生下来就把妈妈吃掉吗？

我笑笑，没有吭声。

从重庆坐江船顺流而下，儿子被我才买的几本书迷住了，几乎无暇观赏两岸的美景。到达夔门时，儿子走到船尾，靠在我的身边，低声说：爸爸，我知道你的构思是从哪儿来的，它也有生物学依据。

我微笑道：是吗？你也看了那本书？

嗯，美国生物学家、科学史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的《自达尔文以来——自然史沉思录》，真是一本好书，只是在这本书中，生物“有性无性”与环境优劣的对应关系正好与你构思中写的相反。

……看一下瘿蚊的例子。如果我们滥用人类的社会准则去评判瘿蚊，就会对这种小飞虫的行为方式施予错误的爱憎。

瘿蚊有两种生活途径。在正常情况下，瘿蚊从卵中孵出，经历正常的蛹和蛹蜕阶段，变态为有性生殖飞虫。但在恶劣的环境中，瘿蚊不经过雄性的授精，由雌性通过孤雌生殖繁育后代。瘿蚊的孤雌生殖十分奇特，后代在母亲的体内发育，但并不包在起保护作用的生殖腔里，而是直接长在母体的组织内。瘿蚊的母体不（通过某种管道）向幼儿提供营养，为了生长，幼儿在母亲体内直接蚕食母体。几天之后，幼虫出生了，留下的却是它们唯一亲体的一个遗骸，一个几丁质的外壳。而不到两天，这些幼虫又生育了新的后代，并“心甘情愿”地被后代所吞食。

瘿蚊寄居在蘑菇中，并以蘑菇为食。先由那些由有性生殖生育的、能够飞行的瘿蚊发现新的蘑菇。然后，瘿蚊一旦生活在食物丰富环境中就开始了无性生殖。只要食物没有匮乏，这种孤雌生殖就一直继续下去，可以连续繁衍 250 代，可以达到每平方英尺 20000 只可生殖幼虫的密度。等到食物开始减少，就发育出雄性后代和兼有雄性和雌性的后代。假如雌性幼虫也不能得到充分的食物，就变成正常的飞虫。

另一种复杂甲虫也进化出具有可怕变异的类似系统。这些甲虫的雌性通过孤雌生殖生出单一为雄性的后代，雄性幼虫附在母体的表皮上，然后将头插进母亲体内并蚕食之。母亲因至爱而献出躯体和生命。当然，说这种繁殖方式“可怕”，只是人类的偏见。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恰是这些生物进化出了地球的文明，那么瘿蚊或甲虫诗人一定为“子食母体”写出多少温情的诗篇！

进化论认为，生物对环境的适应中，很重要的一环是对生殖活动的能量投入。对这种能量投入的调节叫做“生命史策略”。当面对恶劣环境时，生殖不啻为最后的赌注。

在那之后，儿子反常地沉默着。夜幕沉沉，两岸山色空蒙。前方拉响了汽笛，一艘江轮交错而过。儿子凭栏眺望夜色，探照灯扫过时，我看见了他眼角晶莹的泪光。

“爸爸，我一直在想着那个可怜的外星人。”儿子苦涩地说，“她藏在精绝国的佛塔下，面对无法沟通的异星文明。她

死了，留下5个毫无防御能力的孩子。当时，她该是怎样一种心境呀。

我说，不要太难过，这只是对真实世界的一种诠释，而且仅仅是一种。儿子烦闷地说，但愿它只是构思或诠释，可是，如果它真的是事实呢？

李儿诺娅挣扎着起身，用蛋形激光器割开了太空衣，5个小家伙都已经破壳而出了。它们的生命力确实强悍，立即适应了蓝星上含氧量过高的大气。它们欢快地叫着，在她的残躯上爬上爬下，而且个个都有一副好胃口。

在初为人母的愉悦中，李儿诺娅的怒火已经平息了，不再仇恨那些行事残暴的蓝星人。现在，她仍相信他们是理性的、友善的。至于他们为什么突然大开杀戒？这中间一定有可怕的误会，但她已经没有精力去深究了。她只是感到可悲，3500年的跋涉，3500年的期望啊。

更为可悲的是这5个懵懂幼儿。它们能不能逃脱蓝星人的追杀？能不能逃出眼前的沙漠地狱？——即使能够逃脱，在失去了文明的浸润和延续之后，它们能有什么样的未来？是退化成一种强悍的兽类，还是凭借强大的“本底智力”逐渐冲出混沌，建立一种全新的x文明？这种x文明和责晶星文明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但肯定不会有丝毫的共同之处。当责晶人的第二艘宇宙艇来到这儿时，但愿“父子文明”之间不要重演这一幕悲剧。

她的神智渐渐丧夫，意识混沌中还能品味到孩子们撕吃肌体的痛楚，伴随着强烈的快感。她祈祷孩子们快点吃完，长得足够强大，可以逃脱蓝星人的追杀。

在金红色的玛玛亚星沉入黑暗时，她已经死了，没有听到随之而来的直升机轰鸣声。

## 故事床

周平

1

“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她暧昧地眨眨眼，把一只涂了红趾甲的脚跷到我膝盖前面三寸的地方。四十岁的女人涂红趾甲本身就不正常，或者，也许她已经五十岁了？

无论如何，你得忍受。自从写作这门手艺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发展到像今天这么“个人化”，你就注定要忍受，小伙子。

“我一直想认识一个写故事床剧本的人，据说你们无所不能。”她半奉承半打趣地说。

我老实地回答她：“不，我们也要受很多条件的制约。”

“我指的是写剧本……”

“我正是在说剧本的事。”我打断她。

她惊讶地抬起眉毛：“那么，我的剧本是不能通过了？”

“不，”我尽量耐心地解释，“您的剧本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我从来没有写过这样的东西，它有些…独特。”

“独特？”她委屈地说，“它与众不同！超群拔俗！”

“是的，我是想说它基本上没有一点与我们的生活相似的地方。”

她笑了，用目光和红趾甲逼过来：“我们的生活！谁说故事床剧本必须与生活相似？我们需要故事床，这本质上就是一种要超脱现实的欲望。你懂得潜意识吗？我们需要在那里实现最隐秘、最晦涩难言的梦想！其实你是想说我的构思太荒唐了吧？”

“不！”我不能得罪顾客，“我见过更荒唐的构想：一个局域信息处理员想把所有人的大脑像洗袜子那样洗一遍。他最后还是在故事床上得到了满足。”

她吁了口气：“我的构思起码没有这么强的侵犯性。”

“对，所以我说它多半会通过。咱们再来理一遍好吗？”我瞧瞧她的蓝眉毛，“您，您希望拯救那个世界。”

“不，不是我希望。我是被迫的！”她急切地更正，“一阵流星雨把我从天空中击落！那是痛苦的降临，我坠入一个蛮荒、无知的世界里，那里全是满含敌意的野人。你要设身处地，一定要设身处地，把我的绝望和舍身饲虎的激情写得淋漓尽致。毕竟在故事床上的经历要依靠你的笔才能更具体生动。”

“好，好。你是被迫降落在那里。命运真不公平，对吗？”

“好极了！”她击节称赞，“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且正是我想暗示出来的。怪不得他们向我推荐你。命运是不公的，但我没有怨天尤人。我既然落在了那里，就要拯救那里的罪人们，把他们从蒙昧、无耻和贪婪中解救出来！你要写得精彩些，一定要精彩。”

“精彩我有的是，”我趁机说，“只要值得……”

“钱不成问题，”她立刻保证，“我知道你们的剧本是物有所值。”

“那么，中间的过程呢？你拯救世界用了多久？”

“越久越好。”她脱口而出，但马上觉得太唐突了，“我是说，在

情节允许的前提下，我的经历应该尽可能地丰富。懂吗？尽可能地丰富！——什么都要经受一些。”

“有些顾客说得相当具体，您是不是……”

“具体？我需要的就是你的想像力。你们应该有虚构的天才！况且这是有范本的呀。我听说故事床的资料库里存有古往今来的典籍，《圣经》总是有的吧，我的剧本就以它作为逻辑线索。反正我最终会拯救那些愚蠢的人！不惜代价！当然，在这之前我要四处奔走呼号，演说，治病，显示奇迹：我要被误解，被驱逐，被拘禁，遭到众人唾骂、受酷刑……”

“酷刑？”我的眼光都颤动了。

“当然不能是太‘酷’的。不要伤残肢体……我经历了这一切，终于把那整个世界的人感召过来，他们全都匍匐在我脚下，顶礼膜拜……”

她脸上露出迷人的光彩，眼睛坚定而憧憬地望向前方。那神态我只在一幅题为《贞德》的古画上看到过。谁娶了这女人可真够受的。

“为难吗？”她说。

“顶礼膜拜吗？不，一点都不难。反正那些都不是真人。”我说，“让我再看看你带来的那幅画。”

“在这儿。”

她自己拿来了一张幻想画，我已看过一遍，现在又细细审视。

这画上有不少线索，关于她自己的。她提到了“潜意识”，那么就来看看潜意识吧。

那都是什么？破碎的翅膀——受损的天才，被压抑的飞翔渴望；精致的衣裙——表明这个人在生活情趣方面有着内在的奢靡倾向；颈间的锁链和身上的血迹——受虐换来的自怜和狂喜；赤足——自命不凡。

但黄道十二宫的大圆环又代表什么？对星座的神秘主义偏好吗？她已经四十甚至五十岁了。

“要独特，”她兀自在喋喋不休，“尤其是心理上！从我说的构想和这幅画上你应该受到不少暗示。你懂心理吗？我不是指后信息时代的这些颓废的东西，我个人更喜欢古典心理学家。也许你知道弗洛伊德？深通人性！富于激情！他是个恶作剧的老顽童和非凡的建筑大师，给我们留下多少绝妙的东西！”

荒唐的女人，她到底渴望着什么？冰冷的钢筋穿过柔软的肉体？我总觉得这一切有些虚假，可又说不清假在哪里。

“我没有大为难你吧？”她急切地闪着白牙齿说。

我说：“不，没有，这都可以办到。”

“那我就只等着上故事床的通知了？你真行！”

“我还没说完，”我接道，“我只管写剧本，然后把它交给故事床管理处。他们会让专人审查，看看有没有不妥之处。”

“可您刚刚说过，我的构想没什么问题。”

“不是情节方面，而是逻辑方面。您知道很多剧本都有一个‘隐含前提’，有时候我们甚至找不到这个前提。”

她露出茫然的神情：“你别说这些术语好么？什么是‘隐含前提’？”

“它是一个剧本暗藏的逻辑规则。要找出‘隐含前提’则必须有丰富的知识。举个例子吧：你知道高速公路吗？”

“那种原始的东西！”她挥手说。



“上次有个人对它着了迷——对它的拥挤、多事故、嘈杂和它象征的一切。他要求写一个剧本，在剧本中，他是某大城市的设计师，城中的高速公路事故多得惊人，而他——他本是个无所事事的小遗产继承人，在剧本中可是大显身手——他通过计算，发现了高速公路上每两辆车之间的最佳距离：七米。顺便说说，他真是计算过的，反正他整天呆在家里有无聊赖。于是他希望在故事床上享受到一个解决了城市里最难的课题的设计师应该得到的一切——荣誉、名声、利益、女人的秋波，等等。”

她听得着了迷：“他成功了？”

“没有。剧本完全按照他的要求写了，但我们没有发现那个‘隐含前提’。当故事进行到与‘隐含前提’相抵触的时候，情节将按照原有的逻辑规则发展，而剧本则被自动废弃了。”

“多可惜！他是经过计算的呀！我对脑力劳动者向来很敬重。那么，那个‘隐含前提’究竟是什么？”

每次讲这个故事，我都能从顾客的专注目光中得到很大满足。我说：“当时的交通状况、法规、科技水平和人的思维方式一起构成了那个‘隐含前提’。本来他以为计算出‘七米’这个最佳距离，就可以一劳永逸，解决高速公路的事故问题。但后来发现，两车之间根本不可能保持七米的距离！因为一旦这个距离出现了，就会有另一辆车从后边或旁边插进来。也就是说，那些开车的人不会自觉地保持这‘七米’的距离！这就是那个‘隐含前提’，他的计划失败了。”

女人默默地想了一会儿，说：“你的意思是，我那个构想中也有‘隐含前提’？”

“也许有，也许没有。你不是要用什么《圣经》作逻辑线索吗？也许那里面没有‘隐含前提’，就算有，也可能根本不影响你的故事。这都要等故事床管理处的专人审定之后才能清楚。”

“那我要回家等了？”她有些不安。

“看来您只有等一等。”

## 2

在声音合成器里，她的嗓音变得柔和了一些。她是专门向我道谢的。“他们说剧本没问题，可以去了。”

“那么祝您愉快啦。”我说。

“您能来我家一趟么？我儿子希望见见‘写剧本的人’。”

她居然有儿子？她这种女人！

这真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所以我很快就换上了出外访友时才穿的好衣服，然后打开我客厅墙角的出入口，钻进个人流线箱里。

流线箱往下一坠，沉进了充满透明液体的传输管。速度适中，我不喜欢太快。两旁擦身而过的路人有的向我招招手，有的视而不见。我赞赏这种鱼一般的旅行方式：在寂静中奔向各自的目标，虽然能以目光交流，却又享受着孤独。

流线箱到了目的地——她家所在的社区，我往导向标台里输入了具体地址，流线箱被引入一条更小更静的管道。一排排的住宅结构从旁边掠过，速度渐渐慢下来。管道分枝把我引进了她的客厅出入口。

她是个有钱人。停放流线箱的液舱明亮宽敞，里面至少有三个箱。

她跟一位英俊的年轻人正在客厅里，我打了招呼后就对那年轻人说：“您母亲说，您要见见我，真是太客气了。”

年轻人刮得光光的脸上露出尴尬、恼怒的神态。她却格格笑着说：“我儿子还在他的书房里，现在就去叫他。这是我的丈夫，你俩可以谈谈。”

丈夫！蠢货。在女人离开客厅的几分钟里，气氛冷淡而压抑。“丈夫”轻轻咳着，眼睛正视前方，研究着木壁板上的一片雕花。

蠢货。

女人带着她儿子进来了。这是一个真正的少年，温雅柔顺。他的浅绿色丝绸衬衣和衣领中露出的柔软的脖子很令我惊讶。他有一双白皙整洁的手。

儿子坐在沙发里，偷偷看我。眼睛像羚羊一样，让你不知说什么话才好。他相当沉默，敏感、神经质。

“房子多漂亮。”我向周围打量着。

“是我的。”这是“儿子”在说话，我吃了一惊。

女人笑道：“他爸爸留给他的，这一切。但他还是个小糊涂虫呢，才十九岁。”

少年眼里散发着懒散茫然的光雾，他显然没有听见别人说话。

“你手里拿的什么？”我问。

他举起手中的东西，那是一本书，《空中的大十字》。现在还有人看纸印的书，很稀奇。

“我很想知道……你的剧本写得好吗？”他突然问。

他妈妈连忙说：“你问得太失礼了！”她对我解释，“他没有跟别人交往的经验，他不喜欢出门，连自己的事也都要我去做。大好年华浪费在无聊的阅读和绘画里面。”

她的严厉的话让我吃惊。少年也睁大眼睛望着她，继而，他微笑了，对我温和地说：“我妈妈有病，我迟早要拯救她。”

“没有人需要你的拯救。”她说，“现在人也见过啦，你去画你的画吧。”

少年听着她的责怪，看着她严峻的神色，很温柔地笑笑，走了。

“从来都是这样，必须严厉才行。”她说，“不然他不舒服。”

舒服？我对这个词感到迷惑。

她突然又紧张起来，向她丈夫靠近，说：“亲爱的，我很担心！故事床真的那么好吗？他们都说这有必要。但我想，事到临头我又害怕了！”

丈夫摇摇头，样子非常坚决。

我安慰她：“没有尝试过的事情，确实让人紧张。可是故事床真的很有趣。值得一试。”

“死过人吗？”她瞪着眼睛问。

她这么问可真怪，我说：“没有。从理论上讲也不会死人，最坏的情况，如果可能的话，是失去自我意识。”

“多可怕！”她打着抖，“能后悔吗？我是说，得到通知以后，可以不去吗？”

“这当然完全由您自己作主。”

她立刻说：“我想还是试试吧？嗯？”

丈夫点点头。

### 3

天知道为什么，我会对这个剧本念念不忘，连续想了两天。故事床管理处没有找到剧本中的“隐含前提”的事情是发生过的，而且经常发生。那么，也许这个剧本里有另一个“隐含前提”？

我向城市资料中心询问：“有没有《圣经》？我想看看。”

“哪一本？”那边说，“我们有七本《圣经》。”

“都是些什么？”

“有控制论《圣经》、后信息时代寓言的《圣经》、太空基督教《圣经》，还有《旧约全书》、《新约全书》……”

我没等他说完。就说：“我全要，给我发过来吧。”

所以，一小时后，我坐在书房的音乐椅里，摇晃着，直接从大脑阅读中枢输入的信息里寻找着需要的字句。

关于拯救世界，关于长翅膀的人，关于崇拜……

不知过了多久——我在音乐椅上是很容易丧失时间概念的——《新约全书》读了一半的时候，我猛醒过来。

该死的，这就是那个“隐含前提”！

接着，我的大脑像水晶一样透明了。我想起那天在女人家里看到听到的一切：绿色丝绸衬衣、白皙柔软的颈项、迷乱的眼神、《大十字》、“我要拯救她”……

我马上跳出了温存风雅的音乐椅，与故事床管理处联系。

“第A-1089号剧本什么时候上演？”

“已经上演了。刚才。”

“什么！人已经上床了？”

“一小时前就上床了。”

真混账！疯狂的女人。已经开演的剧本是无法中断的，除非你敢冒使床上的演剧人变成白痴的危险。

所以我又钻进了流线箱里。虽然高速使我头晕恶心，但我还是用最快速度赶到了故事床管理处。

### 4

果然不出所料，躺在床上的是他，那个少年人。可怜的小家伙，我一开始就觉得你妈妈的表演很虚假，因为她说那些话完全是为了使我产生错觉。实际上，这个剧本是她为你准备的，那幅画也是你自己画的。而你想见一见我，见见给你写剧本的人。当你有可能在无意间泄露秘密时，你妈妈立刻用严厉的话语惹恼你，让你闭嘴。

现在，少年昏睡在故事床上，脸上显出不知是烦闷、满足、迷茫还是愉悦的神情。他正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主演我写的剧本。

我在“窥梦角”看了看他演得如何。这本来是违反规定的，一般顾客甚至不知道有这么个东西。

小家伙正演到高潮。剧情已远远脱离了我写的内容，因为它的逻辑

线索是《圣经》。

故事里的天空十分灰暗，仿佛一张后面隐藏着危险的大幕。大片大片的黑云压得低低的，云层里孕育着不祥的雷电。

旷野上，人们举着火把，好像要驱散什么看不见的鬼物一般，呼喊着。长翅膀的女子被他们用锁链牵着。她，或他——很遗憾，小家伙，我知道了你是个异装癖者——背上压着巨大的黄道十二宫圆盘，艰难地向前方某处跋涉。人们向她吐口水，扔石头。

我不再看了。得赶快行动。

没错，我想得完全正确，这就是那个“隐含前提”。在《圣经》的逻辑线索里面，什么样的奇迹能使整个世界都皈依神的教化？

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

或者在黄道十二宫的大圆环上。

而这个少年人一旦在剧情中被钉上了圆环，就不会像耶稣那样复活了。等待他的结局是：失去自我意识，在医院里铺着白单的床上睡过后半生。

我告诉管理员，我要临时更改剧本，并且要赶快。不然等到他们把他或她带到了各各地，就来不及

“各各他？那是什么？”

我沾沾自喜地说：“古希伯来语，意思是‘骷髅地’，你不知道吗？”

然后我发疯般地在剧本编辑器上输入我的新情节：

神不应该选中“她”，世界的拯救者，耶稣基督难道会是个女人吗？不，她只是个疯子。

他们臭揍了她一顿，算你倒霉。后来，真的基督出现了，他们必须赶着去折磨他。长了破翅膀的女人吗？这里没有马戏团，你还是去一个不下流星雨的地方碰碰运气吧。

我看着少年人苍白、悲愤的脸，心里有些愧疚。等一会儿他醒来，这愧疚会变成难堪的。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向他解释。剧本变了，他没有拯救那个世界。

我想该分三点跟他说：

第一，你必须小心提防你的妈妈和继父；

第二，我们不能起诉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证据证明他们要谋杀你；

第三，关于我的酬金，我是不是应该退还……

## 献给埃基尔依的花

[美]丹尼尔·基斯 著 孙维梓 编译

主持人的话：

本文的作者丹尼尔·基斯出生于1929年。这里介绍给大家的是他的成名作。当时发表于1959年4月份的《幻想小说和科学小说》杂志，并获得了当年的雨果奖。

以后，作者又将其改写为长篇小说，同样取得巨大成功。1966年获得星云奖，列入当年二十佳小说名单。由此改编的电影《查理》，使该片男主角获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这部小说还被改编为《查理和埃基尔依》的电影音乐片。首先在伦敦上演，最后还搬上了百老汇舞台。

### 1、3月5日的报告

施特劳斯医生说从今天起我应该把想到和发生的事情统统记下来。我不明白这为什么但他说这非常重要。是为了看看能不能用我。我希望他们用我。金尼叶小姐说他们也许能使我变得更聪明。我也希望更聪明。我叫查理·戈尔登。今年37岁。两周前刚过生日。现在我写不出更多的东西所以到此结束。

### 2、3月6日的报告

今天我有一个测验。我想我没有考好。他们对会不会再用我了。当时房间里有个善良的年轻人。他有几张满布墨斑的白卡片。他说查里你看看这些卡片。

我说我看到了墨斑。他说不错。我想这该完了但当我站起来走开时他又把我留了下来。他说查里坐下我们还没有完。后来的事我记不清了。好像他让我说说在墨斑里看到些什么。我说这里面我什么也没有看出来但是他说那里面有图。而且别人也看到了这些图。我可看不出任何图画。我真的努力去看。我先把卡片凑到眼前。后来又放得很远。我说如果有眼镜我也许能看得更好。我只有在电影院或看电视时才戴眼镜。眼镜在衣帽间的柜子里。我去拿来戴上。我说让我再看看这些卡片现在一定能看出图画来。

我非常努力但还是看不出有什么图。我看到的只是墨斑。我告诉他我也许需要换一副新眼镜。他在纸上记下了什么。我怕是没能通过测试。不过我告诉他说这是些非常美丽的墨斑。周围还有许多小点点。他的样子非常失望。这说明我又错了。

### 3、3月7日的报告

施特劳斯医生和尼缪尔医生说那墨斑的事情算不了什么。我对他们说我没有把墨水弄在卡片上而且从墨斑中什么也没看出来。他们说还有别的测试。我说金尼叶小姐从来不给我做这种测验。她只检查写字和阅读。他们说金尼叶小姐介绍我是她在成人夜校中最好的学生。因为我比其他人都努力。最想学习。他们问我为什么会这样。我说我问过别人。人家对我说要想学会读写就应该去上夜校。我从来都在想变得更聪明

些。我不愿意做傻瓜。只是聪明是很困难的。他们问我你知道这需要时间吗。我说是的。金尼叶小姐也对我这样说过。即使这非常痛苦我也不怕。

今天又有一个什么测验。这次对我比较容易。因为我看出了上面的图画。不过这次那位善良女人不要我告诉她是什么图画这使我迷惑不解。我说昨天有个男人要我说出大片墨斑中看出什么图来的。但她说这次不需要。她要我根据图画中的人编出一个故事。我说怎么可以去编根本没有见过的人的故事呢。为什么我要说假话呢。我现在再也不说假话了因为说了总归要被戳穿的。

后来有个穿白大褂的人带我到医院的另一处让我做游戏。这是和白老鼠比赛。他们把这个老鼠叫做埃基尔依。埃基尔依蹲在纸盒里。那里面有许多七拐八弯像是墙壁的东西。他们还给我铅笔和纸。上面画的全是条条块块。一处写起点而另一处是终点。他们说这叫迷宫。我和埃基尔依要走同样的迷宫。只不过我是在纸上走而埃基尔依则是在盒子里走。我什么也没有来得及说。没有时间。比赛已经开始了。

一个男人有块表。他想要把表藏起来。因为我老在朝那边看并且心思不定。

这次测试我比哪一次都要糟。因为他们让我俩重复比了10次。每次都用了不同的迷宫。埃基尔依总是赢我。我不知道老鼠怎么能这么聪明。可能因为埃基尔依是白的。也许白老鼠比别的老鼠更加聪明。

#### 4、3月8日的报告

他们要用我了。我激动得几乎写不下去。一开始尼缪尔医生和施特劳斯医生在为这个争论。当施特劳斯把我带到办公室时尼缪尔医生已经在那里了。尼缪尔医生不知道该用我还是不用。但施特劳斯医生对他说金尼叶小姐推荐我。我是她所教过的人中最好的一个。我喜欢金尼叶小姐因为她是非常聪明的老师。她说查里你有个机会。如果你同意做这个实验。你可能会成为聪明人。他们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但这是个机会。所以我说好吧。尽管我非常害怕。但她说查理别害怕。你会成功的。

所以我在尼缪尔和施特劳斯医生争论时也非常害怕。施特劳斯医生说我身上有某种非常好的东西。我听不懂他们所说的全部话因为他们说得太快。看上去似乎施特劳斯医生是站在我一边而尼缪尔医生不是。

后来尼缪尔医生点点头。他说好吧也许您是对的。我们可以用查理。当他这么说时我非常激动。我跳起来握住他的手因为他对我如此仁慈。我对他说谢谢医生你们不会为了给我一个机会而遗憾的。我说的是真心话。在手术以后我一定要努力成为聪明人。我会努力得不得了。

#### 5、3月10日的报告

我很害怕。这里许多工作人员和护士还有那些为我做过测试的人都来送我糖果并祝我成功。我希望自己能走好运。

我问施特劳斯医生在手术后我能不能战胜埃基尔依。他说有可能。手术结束后我想给那头老鼠看看我有多聪明。我希望能更好地读书。更好地写字。会和别人一样懂得许多事情。我希望和大家一样聪明。如果我永远这样继续下去。他们就将使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更加聪明起来。

## 6、3月15日的报告

手术让我很痛。是在我睡着时做的手术。今天他们拿掉我头上和眼睛上的绷带于是我可以写报告了。尼缪尔医生看到我的报告后说有一些词写得不对他教我该怎么写。我应该努力记住这个。

我对每个词应该怎么正确书写总是很糟糕。施特劳斯医生对我说过应该把发生的一切都写下来。但他说我应该更多地写下我所想的和感到的。我对他说我不会思想时他说试试看。当我蒙着眼睛时我曾用全部时间努力去思想。但什么也没有想出来。我不知道该去想什么。也许我问他他会告诉我该怎么思想。要知道现在我应当是个聪明人了。聪明人在想些什么呢。他们大概是能思索的。我也要学会思索。

## 7、3月19日的报告

一切还是照旧。我做了许多测试。利埃基尔依举行了许多次竞赛。我恨这头老鼠。它总是赢我。施特劳斯医生说应当参加这种游戏。他还说我不久就会通过这些测试。这些墨迹是一种心理测试。那些图画也是心理测试。我爱画男人和女人但我不想去编造这些人的谎话。

我想得这么吃力以至我的头都疼了。施特劳斯医生是我的朋友但他帮不了我。他不告诉我该去想什么或究竟在什么时候能聪明起来。

## 8、3月23日的报告

我回工厂上班了。他们说如果我重新上班会更好些但我不能对任何人说我为什么要做手术。我应当在下班后每晚到医院去一小时。他们准备每月给我钱。为了使我变成聪明人。

我很高兴回工厂去因为我想念工作和所有的朋友。

施特劳斯医生说应当继续记下不同的事物。但不必每天记录而只要在我想到什么或发生了什么特别事情后才这么做。他说别丧失信心因为这需要时间而且来得很慢。他说当时让埃基尔依比从前聪明三倍时也费了不少时间。这说明埃基尔依所以赢我是因为它也动过手术。我感到轻松多了。也许我能够比普通老鼠更快地通过这些迷宫。什么时候我能赢埃基尔依就太棒了。那时埃基尔依就不会是永远聪明的了。

3月25日 我只要每周一次送给尼缪尔医生看时才注上日期。这样能节省时间。

今天我们在工厂里过得非常快活。乔·开尔普说喂我们来看看查理做过手术的地方。看看他们给查理添了什么大脑。我想讲给他听但又想起施特劳斯医生的话。后来法兰克·莱里说查理你做过什么手术给坦白出来。我觉得这很好玩。他们是我真正的朋友而且爱我。

3月28日 今天晚上施特劳斯医生来我家打听为什么我没有像讲好那样去他那里。我对他说我不再想和埃基尔依玩耍了。他说现在我还得去。他带给我礼物不过这不是送的而是借的。我以为这是个小电视机。不过我错了。他说我要在睡觉时才开它。我说您开玩笑。为什么我会在睡觉时打开它呢。哪里听说过有这种事呢。但他说如果我想成为聪明人就该听他的话。我对他说我不会成为聪明人的。他把手放在我肩膀上说查理你对此还不了解。但你一直在越来越聪明。你只是没注意到罢了。

我认为他只是好心安慰我。因为我完全没感觉到正在聪明起来。

啊我差点忘了。我问什么时候能够回到金尼叶小姐的班上去。他说我再也不用去那里了。金尼叶小姐很快就会去医院来个别教我。我非常生她的气。因为她在我做手术时不来看望我。但是我爱她也许我们会要好的。

3月29日 由于这个电视机整夜没能睡好。当它一直在我耳边说话时我怎么能入睡呢。还有那些傻乎乎的画面。真可怕。我不懂那里面在讲些什么。我连醒着的时候都听不懂又怎么能在梦中听懂它们呢。

但是施特劳斯医生说一切正常。他说当我睡着时我的大脑是在学习的。金尼叶小姐上医院去教我时也能帮我的忙（不过我现在知道这那并不是医院而是一个研究所）。我想这全是鬼话。如果人们可以在梦中变得聪明为什么还要去上学呢。我想这不会有用的。从前我经常看晚间或深夜的电视但一点也没使我聪明起来。

### 9、4月3日的报告

施特劳斯医生做给我看应该怎么把电视机音量调小并入睡。我什么也听不见了。而且至今还不懂那里面在说些什么。有时早上我又重新打开电视想看看在睡着时学会了什么。结果也没有用。金尼叶小姐说那也许是另一种语言。但我听上去它很像美国话。电视机说得甚至比高尔德小姐还要快。她是我六年级时的老师。我记得她说话快得使我什么也没能听懂。

我对施特劳斯医生说要是在梦中能变得聪明些倒也蛮好。但我希望在醒着的时候就聪明。他说这是一码事。

我的头因为那次晚上的聚会而疼得厉害。我的朋友乔·开尔普和法兰克·莱里邀我和他们一起去喝酒。我不喜欢喝酒但他们说这很愉快。能很好地消磨时间。

乔·开尔普说应该给姑娘们看看我在厂里是怎样洗刷厕所地板的。他给我找来抹布。我在表演时大家都笑了。我说多尼冈先生讲我是他雇过的清洁工中最好的一个。因为我热爱工作并干得很认真。从不迟到或旷工。除去做手术的那几天。

我还说金尼叶小姐讲过查理要以自己的工作而自豪。因为你干得很出色。

所有的人都笑了。我们过得很愉快。他们让我喝了不少酒。乔说看看查理喝醉后会怎样。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大伙都喜欢我而我们又那么高兴。

我记不得那天晚上是怎么结束的。我似乎出去给乔和法兰克买报纸和咖啡。当我回去时他们一个人也没有了。我到处寻找他们直到很晚很晚。后来的事我记不清楚了但我好像要睡觉或是生了病。某个好心的警察送我回了家。我的房东弗林太太是这么说的。

我的头很疼。头上有个大包和青紫块。我想也许我跌过一跤。但乔·开尔普说这是警察干的。他们有时会殴打醉汉。但我不这么想。金尼叶小姐说警察是帮助人们的。我的头还是非常疼痛并且想吐。全身都疼。我再也不喝酒了。

4月6日 我赢了埃基尔依。要不是别尔特实验员对我说了这事我



简直不知道已经战胜了它。但第二次我输了因为在比赛还没结束时就激动得从椅子上跌了下去。后来我还胜了它八次。如果我能战胜埃基尔依这么聪明的老鼠那么我应该已经聪明起来了。不过我并没感到这样。

我还想和埃基尔依比赛。但别尔特说今天已经够了。他答应让我抱抱老鼠。它并不那么坏。它像棉花球那么软和。当它睁开眼睛时老在眨巴个不停。眼珠是漆黑的。但周围微微有点发红。

我建议喂它一点吃的因为我战胜了它而我希望和大家都友好相处。但别尔特说这可不行。埃基尔依是头特殊的老鼠。它和我一样有食欲。埃基尔依每天都得去解答课题来获取食物。这好像是一把经常变化的锁。当它想吃到食物时就得努力学习开锁的新方法。我真可怜它因为它如果它学不会就得挨饿。

我想为了食物而强迫某人通过测试是不对的。如果让尼缪尔医生也得这么去做他会喜欢吗。我认为我和埃基尔依能成为好朋友。

4月9日 今天下班后金尼叶小姐来了实验室。她很高兴。但又似乎在担心什么。我对她说金尼叶小姐别激动我还没有聪明起来呢时她笑了。她说我相信你查理会比别人更用心地去学会读写的。一开始你进步不大。但你肯定能为科学作出贡献。

我们在一起读了一本很难的书。我以前从来没有读过这么难的。它叫鲁滨逊漂流记。讲一个人落到无人岛上的事情。他很聪明。能想出各种办法去解决吃住问题。不过我很可怜他因为他太孤独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但是我认为岛上还有人因为那里面有张图。画的是他戴着硬边帽在察看人的足印。我希望他将来能有个朋友就不再孤独了。

4月10日 金尼叶小姐教我把字写得更好。她说好好瞧着字然后闭眼并多次写它直到记住为止。我对于那些读音相同的词最感困难。

4月14日 我读完了写鲁滨逊的这本书。我很想知道他还发生过什么事但金尼叶小姐说这已经结束了。为什么呢。

4月15日 金尼叶小姐说我学得很快。她读了我的一些报告并奇怪地瞧着我。她说我很棒而且给大家作出了榜样。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像你这么好的人而上帝赐予你的又太少。那些比你聪明得多的人有的还不好好地用自己的脑子呢。我说我所有的朋友都是聪明人他们也都是好人。他们爱我而且从不对我使坏。她不知怎的眼睛里涌出些什么就跑到厕所间去了。

4月16日 今天我学会了用逗号，就是一个黑点下面再加个尾巴，金尼叶小姐，说，这很重要，因为，逗号，使，所写的东西，变得更好。

4月17日 我的逗号加得不对。它是个标点符号。金尼叶小姐让我在字典里查找那些很长的词。我问如果我能读出它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她说这是你训练计划的一部分。现在当我不能肯定有些字怎么拼写时我就得去查查。这样做很慢但我觉得我记住了。我只消查一次就知道怎么去写。现在我能正确地写出“标点符号”这个词（字典里就是这么写的）。金尼叶小姐说句号也是标点符号。此外还要学习其它许多标点符号。

4月18日 我多么愚蠢！因为我当时甚至没有听懂她所教的内容。昨天晚上我读了语法书，那里面说明了一切。我弄明白这和金尼叶小姐讲给我听的是同样的，不过我那时没有听懂，只是在我半夜起身时，脑

子里才豁然通。

金尼叶小姐说，是那台小电视机帮了我的忙，它在我睡着时还在工作。

4月20日 我感到很不舒服。不是我需要医生，而是内心感到那么空虚，五脏六腑似乎都打翻了，胃也很难受。

我本不准备把这些都记录下来，但这是我的职责，而且这很重要。今天我第一次没去上班而留在了家中。

昨晚乔·开尔普和法兰克·莱克又邀请我去参加聚会，那里有许多姑娘和厂里的小伙子。我回忆起上次我喝得太多时有多么不好，所以我说什么也不想喝。乔给我可口可乐代酒。它的口味很特别，但我想不过是我的嘴里的余味所造成的。

起初我们都很开心。乔说，我该和爱丽跳舞，由她来教我不同的舞步。我好几次跌跤而且闹不清为什么，因为当时除了我和爱丽以外谁都没有跳。但是我还是时不时地被绊跌了，一定有人在伸腿捣鬼。

爬起来以后，我看见乔脸上的那种表情，于是心中翻腾起来。

“这样下去简直要死人啦！”一个姑娘说。

所有人全都哈哈大笑起来。

“自从那天晚上派他去买报纸而我们溜走以后还没这样痛快开怀大笑过呢！”法兰克说。

“你们只消瞧瞧他，那张脸倒有多红啊！”

“他脸红了，查理脸红啦。”

“喂，爱丽，你对查理干了什么？我从来没见过他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该躲到哪儿去。所有人都在瞧着我并笑话我，我好像赤裸裸地站着。我想躲起来。后来我跑到街上呕吐了。我回到了家。真奇怪，我怎么从来没发觉到乔、法兰克和其他人总在作弄我并取笑我呢，现在我懂得当他们说“傻瓜查理·戈尔顿”时意味着什么！

我感到非常羞耻。

#### 10、4月21日的报告

我还没去上班。我请房东弗林太太打电话到厂对多尼冈先生说我生病了。后来弗林太太奇怪地望着我，她似乎很害怕。

我觉得知道大家在嘲笑我反而是件好事。我对此考虑了很多。这是由于过去我笨得在闹出笑话后还不察觉，当一个蠢人显得傻乎乎时人们当然会觉得这很可笑。

不管怎么说我现在已经明白了，我一天天地变得聪明起来。我掌握了标点符号并能正确拼写，我喜欢在字典里查找困难的词并记住它们，现在我读得很多，金尼叶小姐说我读得也很快。有时我一读就能牢牢地记住。

金尼叶小姐说我除了历史、地理和算术以外还得学习外语。施特劳斯医生给了我一些新磁带，让我在睡觉前装进那台小电视机里。

今天我的感觉要好多了，但我还在生气，因为他们侮辱我并拿我开心，因为我曾经那么愚蠢。当我像施特劳斯医生所说的那样变得聪明起来，智商也增加到68时，也许我就能和大伙一样。人们将会喜欢我，对我也友善了。

我闹不清楚智商是什么。尼繆尔医生说智商可以测量人的智力程度，就像用秤来称东西的重量那样。但是施特劳斯医生不同意，并说智商并不代表智力，智商只是指出智力能够提高到多少，它好比是量杯上的数字，根据它可以看出还需要多少液体才能把杯子装满。

尼繆医生说我在明天得参加罗夏测验\*。真有趣，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玩艺。

4月22日 我知道罗夏测验是什么了。这项测试是我在手术前做过的，其实就是观察带有墨渍的那种卡片，主持测试的仍旧是原来那人。

“查理，”他说，“你曾经看过这些卡片的，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

“好，我希望你现在再好好看看这些卡片，它们能代表什么呢？你从那里面能看出什么？有人从这些墨渍中看出了各种各样的事物，请你说说看了它们对你有什么启发？”

我非常吃惊，他的话似乎和我过去所听到的完全不同，于是我问：“您刚才的意思是这些墨渍里面其实并没有任何图画吗？”

他皱起眉头并取下眼镜：“不错，不过你完全可以去想像出某些画面来。”

我慢慢地观看卡片。有一张上面的黑斑很像一对蝙蝠，另一张使人联想到两个捉对使剑厮杀的武士。我能想像出许许多多的事情，也非常喜欢这样做。

不过依我看这种测验没有什么意义：任何人都可以乱说一气，主持人怎么能知道别人没有在骗他呢？别人所说的也许是根本没有想像出来的东西，但是在施特劳斯医生让我阅读心理学书籍以后我才理解了这种测试。

4月25日 我在工厂里提出重新安排机床的新方法。多尼冈先生说，这项改革每年能让他节约一万元，还能提高产量。他发给我25元奖金。

为了庆贺，我去请乔·开尔普和法兰克·莱里和我一道共进晚餐，但乔说他要为老婆买东西，而法兰克说要和表妹吃饭。我想也许需要有些时间，才能使他们慢慢习惯我的变化。大伙似乎有点怕我，当我拍拍鲍比的肩头时，他简直吓了一跳。

人们现在很少和我讲话，不像从前那样开玩笑，所以我显得有些孤单。

4月27日 今天我鼓起勇气邀请金尼叶小姐明天和我吃饭，庆贺我的获奖。一开始她有点犹豫，怕这么做是否合适，但是我去问过施特劳斯医生，他答说没有问题。这两位医生相处得不怎么融洽，老在无休止地争论，当时我听见他俩在互相争吵。尼繆尔医生坚持说这是他的研究项目，而施特劳斯医生则答复说他也没有少干，还是他通过金尼叶小姐才发现我的，正是他做了我的手术。他认为全世界的神经外科医生都将采用这项技术。

尼繆尔医生打算在这个月底发表实验结果。施特劳斯医生认为应该再等一等才能有更大把握，他指责尼繆尔医生只对登上心理学的讲台感兴趣。而尼繆尔医生则骂施特劳斯医生是机会主义者，为了荣誉不惜踩着他的肩膀往上爬。

离开时，我全身打了个冷战。我说不出为什么，似乎第一次才真正看透了他俩。我记得别尔特曾经说过尼缪尔医生有个妻子，那是真正的妖婆，总在不断逼迫他。她的全部梦想就是有一个出人头地的丈夫。

难道施特劳斯医生真的想踩着别人的肩头往上爬吗？

4月28日 真弄不懂过去我为什么没察觉到金尼叶小姐是那么漂亮呢？她才34岁！一双棕色眼睛和一头丰盛飘垂的秀发，发髻光可鉴人。可能从一开始她对我就是高不可攀的，而现在随着频繁的会见她变得越来越年轻，魅力日增。

我们在用餐时谈了很久很久。当她说到我很快要超越她时，我朗声大笑。

“这是真话，查理。你现在完全可以做到一目十行，而我根本不行；你在阅读时能记住其中每个细节，而我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知道一个大概。”

“我并不觉得自己有多聪明，有那么多的事情我还不不懂呢。”

她掏出香烟，我为她点了火。

“你得有耐心，”她说，“你在几天里做到的，平常人得花上一辈子，这真令人吃惊。你吸取知识就像海绵吸水一般，无论是事实，数字或信息，你都能透彻理解消化，还掌握了不同知识领域之间的相互联系。查理，你好像在一座高耸入云的阶梯上不断攀登，对周围的世界了解得越来越深刻。”

我爱上了金尼叶小姐。

#### 11、4月30日的报告

我无法在多尼冈的“塑料盒生产公司”里工作了。多尼冈先生表示，如果我离开工厂，那么一切将会更好。他给我看了那份联合请愿书，上面有840个同厂工人的签名……

我非常伤心，我的智力竟然在我与所有熟人之间筑起了一道高墙。从前他们嘲笑并蔑视我，是因为我的无知与迟钝，而现在他们又为了我的知识及睿智而敌视我。上帝啊，他们究竟要我怎么样！？

他们把我赶出了工厂，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独……

5月15日 施特劳斯医生对我很气愤，因为我两周来没写过报告。从他这方面说是不无道理的，因为研究所按期在付我工资。但是我对他说自己实在太忙，我得读许多书，思考许多问题，而写报告又那么耗费时间。后来他建议我改用打字，于是我轻松多了，我在一分钟里能打75个词。施特劳斯医生提醒我要写得更通俗些，这样别人才能理解。

上周二我和埃基尔依都参加了美国心理学学会的大会，我们的事迹引起巨大的轰动。尼缪尔医生和施特劳医生都把我们看成是他们的骄傲。

现在我知道尼缪尔医生并不是万能的。他很有才华，但有点不大自信，同时又想让别人崇拜他。依我看，尼缪尔医生急于发表研究成果是生怕别人占了他的先。

施特劳斯医生则好得多，但是他的知识领域不宽，只受过传统教育，专业面过于狭窄。我很吃惊，因为他只会阅读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几乎不懂高等数学。

在和我谈话时尼缪尔医生也显得相当困窘，往往只是奇怪地瞪着我，有时还把脸扭开去。我哪里知道，这位受到人们高度尊敬的心理学专家对印地语和汉语竟然一窍不通呢？这实在有点荒唐，现在印度和中国都正在他的专业领域进行深入的研究呢。

我曾经问过施特劳斯医生：如果尼缪尔医生无法阅读印度学者拉哈贾玛的著作，那么他又何从驳斥后者对他的尖锐批评呢？我发现施特劳斯医生脸上的表情相当奇特，后来我才醒悟到：连施特劳斯医生自己也不懂印地语。

5月18日 我非常激动。昨天晚上我又和金尼叶小姐见了面，在这以前我已有两周多时间没看见她了。我努力不去谈论高深问题，尽把话题转到日常生活上，但是她依然窘迫地瞅着我并问，我说的多勒曼《第五协奏曲》中的数学等价变化是什么意思？

当我向她解释时，她煞住我的话头并甜甜地笑了。我和她不在同一水平线上，不管我提到什么问题，我都无法和她具有共同语言。我知道自己已没法和普通人正常来往，幸好这个世界上还有书籍、音乐和供我思考的课题。

5月20日 如果不是那次打碎盘子的意外事件，我是不会注意到那个小饭馆里一个16岁小伙子的，他是新来的洗盘工。

当时一擦盘子哗啦一下跌落地上，雪白的瓷片四面飞溅。那个小伙子吓得目瞪口呆，傻傻地立在原地一动不动，连托盘也忘记放下来。食客们成群起哄挖苦，夹杂着尖利的口哨声，使那小伙子更加不知所措。

后来小饭馆的老板来了，闯祸者缩成一团，准备挨揍。

“好吧，你这白痴！”那老板怒吼道，“别还像木头那么傻站着啊！还不快去拿扫帚来扫掉这堆垃圾？扫帚！我说的是扫帚！……真是白痴！扫帚在厨房里，这里连一块碎片都不准剩下来，懂吗？”

小伙子这才听懂了，他去拿了扫帚并清扫地面，惊恐的神色从他那傻乎乎的脸上消失，嘴里似乎在嘟哝着什么。不少顾客还在拿他开心，继续起哄：

“快点扫啊，这里，还有那里……”

“消灾祛祸，岁岁平安……”

“他才不傻哪，把盘子打碎就不必去洗它们啦……”

那小伙子以空虚的眼光轮番瞧着嬉笑怒骂的顾客，他脸上也逐渐显出笑容，最后竟朝扫帚傻笑，那是一种无法理解的笑容。

我的心完全被他这呆板的笑容，孩子般的眼神和企图讨好别人的表情而刺痛了，人们都在嘲笑他，因为他是个弱智人。

于是我迸发出一阵狂怒，跳起来大声嚷道：

“你们全都闭嘴！不能让他安静一点吗？如果他什么也不懂，那不是他的错！他自己是别无选择的！看在上帝的份上……他总归也是一个人啊！”

屋子里一片静谧。我诅咒自己：为什么要脱口说出这么一番话？我避而不看那个小伙子并迅速结帐离开了饭馆，我是在为我们两个而感到羞耻。

我差点忘记了自己过去也是这么蠢的。从前的查理已被埋葬，但是今天我在这个小伙子身上看到了我的影子，我曾经也是那种模样的！

难道弱智人就应该受到人们的讥笑吗？

我决定用我的知识和才能来研究如何提高人类的智力水平。我比别人更适合干这项工作，我曾生活在这两种不同的世界里，所以我有可能会用自己的才干为兄弟们做些什么。

明天我要和施特劳斯医生讨论我的工作，也许我能帮他解决推广这种手术的课题，关于这一方面我已经有了一些设想。

我面前有多少事情可干啊！如果连我也能成为天才，那世界上将会有千万个天才了！而普通人在手术以后恐怕能达到奇迹般的水平呢！

12、5月23日 今天埃基尔依咬了我一口。当时我同往常那样到实验室看望它，我刚从笼子里把它取出来，它突然狠狠啮住我的手指。后来我把它放回笼里继续观察，发现它骚动不安，变得异常凶狠。

5月24日 负责动物实验的别尔特告诉我，埃基尔依正在起着变化。它越来越孤僻，拒绝走迷宫，也不进食。所有的人都说不出这种情况意味着什么。

5月25日 他们天天在喂养埃基尔依，它现在已拒绝解答智力题。人们把我和埃基尔依联系在一起，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我俩都是手术的第一实验对象。大家表面上说埃基尔依的事情不一定与我有关，但谁也回避不了这个事实：和我经受过同样实验的这个动物现在每况愈下。

施特劳斯医生和尼缪尔医生请我别再上实验室去。我知道他们的想法，但是不能同意这个意见，我不能放弃推进他们研究的努力。尽管我对这两位可敬的学者极为尊崇，但我也非常了解他们的能力的极限。如果真的存在某种答案，那得靠我自己去寻找出来，而时间因素对我来讲是太至关重要了。

5月29日 现在已经准许我继续研究并对我开放实验室，某些问题已经有了进展，我不分昼夜地工作，把吊床也搬进实验室。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在进行研究，但也抽空把自己的情绪和想法记下来。

5月31日 施特劳斯医生认为我工作过度紧张，尼缪尔医生则说我企图把别人毕生的研究工作压缩在几周内完成。我知道自己需要休息，但是内心的冲动迫使我不能停止。我必须找到埃基尔依迅速退化的原因，我还应该弄清楚这种变化会不会也在我身上出现。如果会的话，那么将在何时产生。

6月4日 给施特劳斯医生的信（副本）

亲爱的施特劳斯医生：

兹送上专用信封，内含我的报告全文，标题是《埃基尔依—戈尔顿效应：关于人工提高智力的结构及其作用》，我希望您在阅读后能加以发表。

众所周知，我的实验已经结束。在报告中我列举出全部公式，并把对它们的数学分析作为附件。这些材料我都已核对过。

由于此事对于您和尼缪尔医生至关重要（应该说对我也同样如此），本人曾多次再三检验这些研究结论，希望能找出其中存在的错误，可惜这些结论依然是正确的。不过从科学的利益出发，我仍然为贡献出这么一份关于人类脑功能以及人工提高智力所需服从的客观规律的报告而欣慰。

我记得，您有一次曾对我说：实验及理论的成功或失败对于科学进

步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现在我才理解到这话有多么正确。我很遗憾，因为在这个知识领域里我的成果竟彻底否决了你们两位的劳动，而你们两位恰好又是我最最尊敬的人。

查理·戈尔顿上

附上报告一份

6月5日 我应该控制住自己。我所进行的实验及其结果是毫无疑问的，轰动一时的通过脑科手术来提高智力的设想已经失败。

仔细察看关于埃基尔依的记录及其它材料，我发现尽管它在肉体上还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但智力却在退化。运动的主动性在削弱，内分泌腺的活动出现总体下降，协调性也在加快丧失。

进行性遗忘症的指数极为严重。

我们两个都接受过刺激性外科手术的干预，这起了强化作用并加速了智力提高的全部过程。我斗胆定名的《埃基尔依—戈尔顿效应》，是思维过程全面加速的必然结果。不过已经证实：人工提高的智力随后就将以与提高程度成正比的速度下降。

我认为这本身就是重要的发现。根据一切数据，我个人智力的退化将会非常迅速。

我已经发现到自身的情绪不稳性和健忘性——这些都只是第一症状。

6月10日 恶化在加剧，我成了一个心不在焉的人。两天前埃基尔依死了，尸体解剖证实了我预测的正确，它的脑重量减少了，大脑皮层的沟回变得平坦。

可以推测，我也在发生或很快即将发生类似的事情。

我把埃基尔依的尸体盛入一个奶酪纸盒，把它葬在后院。我哭了。

6月15日 施特劳斯医生又来到我这里。我不愿开门并请他离开，我希望让我单独呆着。我逐渐气量狭隘，容易动怒。周围是一片漆黑。很难从脑子里赶走自杀的念头。我时刻提醒自己，这种内省性的日记将来会有多么重要。

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在一个月以前能快速阅读的书，我现在已经完全忘记了它的内容。我还记得约翰·米尔顿给我的印象是位十分伟大的人，但当我今天打算读他的《堕落的大堂》时，我如堕五里雾中，什么也不理解，于是我气愤地把书扔向房间角落。

我应该力争保留一些东西。哪怕是一点点也好，那是我在这段时间里获得的。哦，上帝啊，别把我的一切统统拿走吧！

6月19日 黄昏时分我总出去散步。昨天夜里我竟然想不起自己住在哪里了，后来警察送我回了家。这种感觉我似乎也有过一次，那还是很早以前的事。只有我自己才能描述出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

6月21日 为什么我会丧失记忆呢？我应当去努力。我整天躺在床上，不知道我是谁也不知道身在何处，后来这一切又突然想起来了。这全怪健忘症。老人变得像儿童，多么无情的逻辑！我曾经记得又多又快，现在却江河日下。我不能允许这样，我要斗争。我忘不了那个饭店里的洗碗工，忘不了他脸上那迟钝呆板的表情，那愚蠢的微笑，忘不了那些讥笑的人群。不……我祷告……只要不……不再……

6月22日 我连不久前刚学会的东西也忘记了，一切都按照规律行

事——先忘却的倒是最后学会的。这究竟是不是规律？我最好再读上一遍试试……

我重新翻阅了《埃基尔浓—戈尔顿效应》的报告，这似乎是别人所写的，有些章节我根本无法理解。

阅读时我始终结结巴巴，连打字也越来越困难了。

6月23日 我完全不能打字了，动作的协调性很糟，手指越来越慢。今天还有一件可怕的事情：我拿上克留盖尔的《精神的完善性》，是一本我在研究时曾用过的书，想看看它现在能不能帮助我。起初我感到视力有点不正常，后来才知道我再也看不懂德文了。我试了一下其它外语，一切都完了。

6月30日 一个星期以后我才决定重新写日记。一切都在逐渐流逝，像沙子流经手指间那样。大多数的书籍现在对我都太难了，我气急败坏，因为仅仅几周前我还能阅读并理解它们的。

我再三告诫自己，要继续写报告，让别人能够了解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但是我构词造句越来越困难，现在我连简单的词汇都得去查字典，气得我自己骂自己。

施特劳斯医生几乎每天都来看我，但我对他说我不想见任何人，也不想交谈。他有一种负罪感。但我不想责怪别人，我知道这种事迟早会发生，尽管我非常痛苦……

7月7日 我不知道这个星期是怎么过的。我只知道今天是星期天因为从窗外可以看见人们去了教堂。整整一周似乎我都躺在床上但我记得弗林太太好几次带来吃的。我总是反复对自己说应当干些什么但后来又忘记了。也许不干还更好些。

这些日子我对父亲和母亲想得很多。我找出三个人在海滩上拍下的照片。父亲在腋下夹着大球而母亲把我抱在手中。我已不记得他们在照片上的这种模样。我只记得父亲总是醉醺醺的总是为了钱而和母亲吵架。

他很少修脸所以抱我时总用胡子扎我。母亲说他死了但我堂兄米尔季听他父母说我父亲是跟别的女人走了。当我去问母亲时她揍了我一个耳光还说我父亲是死了。

我觉得我永远也不知道真相而这对我也算不了什么。有一次父亲说要带我去农庄看母牛但没有去。他从来说话不算数。

7月10日 房东弗林太太对我很担心。她说当我整天躺在床上什么不干时使她想起了她的儿子。他也是这样并被她赶出了家门。她说她不喜欢不干活的人。如果我有病是一码事而如果我不干活这又是另一码事。她不能忍受这个。

我说我想我是生病了。

我每天努力读一点故事书但有时不得不多次重读一章节因为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我写字也很困难。我知道我需要查字典但这也很难。我非常吃力。

后来我决定不写难词只写容易的。这节省了时间。我每个星期总要把花放在埃基尔依的墓上。弗林太太认为我发疯了把花放在一头老鼠的坟上但是我对她说埃基尔依是头特别的老鼠。

7月14日 又是星期天了。我现在什么事也不干因为电视机也坏了



而我没钱去修。这个月研究所给我的支票好像是丢了。记不得了。

我的头疼得厉害吃阿司匹灵也没用。弗林太太知道我真的病了并可怜我。她是位非常好的妇女只要有人在生病。

7月22日 弗林太太给我找来一位陌生的医生。她怕我会死。我对医生说我的病并不很重只是有时把一切都给忘了。他问我有没有朋友或亲戚而我回答说没有我什么人也没有。我对他说我曾有个朋友叫埃基尔依但它是头老鼠。我们常在一起比赛。医生奇怪地望着我大概以为我是个疯子。

当我对他说我曾经绝顶聪明时他笑了。他和我讲话的样子就像我是小孩子还朝弗林太太直眨眼。我很生气把他赶走了因为他像别人那样讥笑我。

7月24日 我再也没有钱了而弗林太太说我应该去干活付她的房租。要知道我已经有两个多月没付过了。

我不会干别的活除了我在多尼冈先生公司里的工作。我不愿回那里去因为他们在我是聪明人时都认得我而且现在会笑话我。但我不知道还能干些什么来挣钱。

7月25日 我看了一些原来的报告很奇怪我无法读懂自己写的东西。我挑出一些词汇但不懂它们的意思。

金尼叶小姐来了站在门外。但我对她说走吧我不愿看到你。她哭了我也哭了但没让她进来因为我不想让她笑话我。我对她说我不再喜欢她了。我还说再不想成为聪明人。这不是真话。我依然爱她依然想成为聪明人。但我必须这么说才能让她走开。她把我的房租给了弗林太太。我不愿意这样。我应当去工作。

7月27日 当我去工厂请多尼冈先生重新用我当清洁工时他非常仁慈。一开始他不相信地望着我。但我说了我的情况后他就非常难过地把手放在我肩膀上说查理·戈尔顿你是个男子汉。

当我下去像从前那样清洗厕所时所有人都瞧着我。我对自己说查理如果他们嘲笑你那么你别抱怨。你得记住他们并不像你以前有过的那么聪明。他们曾是你的朋友如果他们嘲笑你这也没什么关系。因为他们同样也爱你。

有一个工人恶意地开我的玩笑。他说喂查理我听说你是个头脑很棒的小伙子而且和真正的教授差不多。现在说些聪明话来听听。

我很窘迫但这时乔·开尔普走过来抓住他的衬衫说别打扰他你这个长疥疮的家伙不然我折断你的脖子。我没想到乔会站在我这一边。我想他是真正的朋友。

后来法兰克·莱里也上我这里来并说查理如里有谁缠住你或骗你就来叫我或乔·开尔普由我们来对付他。我说谢谢法兰克并叹了口气。我不得不去仓库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在哭。有朋友真好。

7月28日 今天我干了蠢事我忘了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去上金尼叶小姐的课了。我去了教室并坐在教室后面的老位置上。她奇怪地望着我并说了声查尔斯。

我不记得她什么时候像这样喊过我。她只是喊查理。于是我说金尼叶小姐你好我准备了今天的课程只是把课本给丢了。她哭了起来并从教室里跑了出去。所有的人都瞧着我。我这才看见这完全是另外一些人而

不是我以前班上的同学。

然后我突然想起关于手术的事。我怎么成为聪明人的。我说上帝啊我真的又成为傻瓜了。我离开了教室让她回来上课。

所以我要永远离开纽约。我不希望再次干出这样的事来。我不想金尼叶小姐可怜我。在工厂里大家都可怜我而这我也不愿意。所以我要去没人知道查理·戈尔登以前是天才而现在连读写也不会的地方。

我随身带了两本书如果我不能读懂它我也要多多练习。也许将来我不会把学过的全部忘记。如果我非常努力也许会比手术以前更聪明一些。我有着兔子爪和幸运钱币也许它们能帮助我。

金尼叶小姐如果你有机会读到这一段请别可怜我。我非常快活因为我利用了又一个机会来成为聪明人。因为我曾经懂得过世界上的许多事情。哪怕我只知道很短一段时间我也为此而感激你。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重新愚蠢的。也许因为我并不太努力。但是我还将努力使自己聪明起来。我记得当我阅读那些书本时是多么快活。我还记得我干过些什么但已记不清了。

再见金尼叶小姐和施特劳斯医生以及所有的人。我会有更多的朋友。只要允许人们嘲笑自己就不难有朋友。我去的那个地方会有许多朋友的。

附注：如果有可能请放一些鲜花在埃基尔依的墓上。那墓是在后院里面……

\* 罗夏墨渍测验——瑞士精神科医生罗夏在 1921 年首创了一种测验，将墨水涂在纸上，折叠成对称的浓淡不一的墨水污渍图，适应于成人和儿童，主要用于性格测试和观察智力。

## 庖丁解牛

李芒

真奇怪，自从我们开始了 R 病毒的实验，林朴教授就变得越来越沉默了。

林朴教授是世界著名的医学权威，他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许多当今世界著名的医学界精英都出自他的门下。尤其在癌症的研究方面，几乎无人能和林教授比肩。所以，五年前当校方通知我，林教授选中了我这个刚毕业的学生作他的助手时，我兴奋得整夜失眠。

林教授的形象和小说中常描写的科学家形象相去甚远，他那从容的神态和儒雅的风度更像个哲学家。实际上，教授也算得半个哲学家。他爱看哲学书，尤其通读了《庄子》，常说庄子天人合一的理论，应作为医学工作者的指南。

五年前我加入小组的时候，教授正开始 R 病毒的理论研究。他向我们解释：“我的意图，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说明。细胞所以会发生癌变，现在我们知道了是部分基因变异所致。但以前研制的治癌药物，或者不能完全杀灭癌细胞，或者连同健康细胞也一起破坏了，无法进行彻底的治疗。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来自外部的攻击，引起了健康细胞的本能反抗，才产生了这样的副作用。所以，我设计研制一种 R 病毒，它的攻击力弱小到不会引起健康细胞的反应。对它进行改造，使它只攻击癌细胞，直接附着到癌细胞上，以摄取癌细胞的营养为生存手段，迅速大量繁殖，并向周围癌细胞转移。因其‘小’，所以在癌细胞内部有足够的生存余地，从内部破坏癌细胞，正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等 R 病毒繁殖到一定数量，癌细胞会因营度被过度摄取而死亡，而 R 病毒也会因失去营养源而逐渐死亡。”

教授后来向我解释了“庖丁解牛，游刃有余”的意思，并向我推荐《庄子》。可惜我古汉语水平不够高，不能深刻理解这本书博大精深的思想。

R 病毒的研究进行了五年，这项研究的代号就命名为“庖丁解牛”。最终我们成功地改造了一种肝病毒，使它具备了教授所需要的一切特征，只等正式试验了。

就在这时，教授突然变得沉默起来。实验开始后，教授越来越沉默，没有一丝成功在即的企盼和喜悦。我们私下里都猜测是否实验有什么漏洞，然而教授却没有停止的意思。

实验的第一步，证明了 R 病毒的确只攻击癌细胞，并成功地附着其上开始繁殖。大家高兴地欢呼起来，林教授却不声不响地走了出去，所有的人都愣住了。

以后的实验，教授甚至很少亲临，他竟全权交给了我们几个助手。

一天，负责资料档案的小于悄悄告诉我，说教授这段时间调阅的资料竟没有一份是有关医学的，全部都是社会发展和天文方面的。

教授一向关心社会问题，常常说一个科学家不仅仅要为科技进步做贡献，更要对我们的社会负责，尽量避免诺贝尔那样的悲剧。所以教授调阅社科方面的资料我不奇怪，只猜想难道我们的研究有什么地方会成

为社会隐患吗？但天文学又是怎么回事呢？据我所知，教授从没这个爱好。

第二天我去办公室向教授报告，留心了一下他的电脑屏幕，上面显示的果然是一幅复杂的星图。我忍不住问道：“教授，您怎么突然喜欢起天文学了呢？”教授笑了笑，没有回答。我从教授的笑容里发现了一丝苦涩。

经过我们艰辛的努力，实验终于有了成果。计算机分析显示，所有癌细胞均已失去生命力，R病毒也已因失去营养源而大量死亡。数年的努力终于成功，我们这些素以冷静著称的医学研究者，都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互相拍着肩膀，相互拥抱，激动的泪花在眼里闪烁。

要知道，我们战胜的是人类最大的死敌之一，癌症啊！

然而这天教授和往常一样，没来实验室。我们决定一起去办公室报告教授，有人甚至已经喊工人去买香槟了。

我们激动得顾不上礼貌，一拥推开了教授的门，七嘴八舌地大叫：“教授，我们成功了！”“教授，癌细胞全部被杀死，而健康细胞丝毫无损……”“教授……”“教授……”

坐在电脑前的林教授头都不回，只是竖起了一根食指：“嘘。”我们都静了下来，听到一个悦耳的女声从电脑里传出：“太空总署负责人说，此次由美、俄、中、日、德等国联合进行的太阳系外围载人考察，是为进一步远距离考察和利用、改造外星做准备……”我往前凑了凑，看见电脑屏幕上显示的是宇宙飞船发射场，高大的火箭发射架前一位美丽的女记者正喋喋不休，“……这将是载入史册的重要时刻，是人类征服太空迈出的坚实的一步。它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世界力量团结的象征……”原来教授正在看电视新闻。

直到新闻播完，教授才转过身来。他看着我们，问：“实验成功了？”大家都看着秦源，他给林教授当了十七年助手，又是此次实验的实际负责人。秦源回答：“是的，教授。”

“癌细胞全部死亡？”

“计算机已经确认。”

“R病毒也已经全部死亡？”

秦源有些疑惑了。他看了看我们，回答说：“不，教授。R病毒还未全部死亡，但已经大量死亡。以目前这种死亡速度，大约在午夜时可能全部死亡。”

这时，一个人悄悄站到了门边，那是去买酒的工人，手里捧着一瓶香槟。教授看了他一眼，说：“这瓶酒钱我掏了，只是现在还不是庆祝的时候。你们回去继续观察，到R病毒全部死亡的时候，再来通知我。”

我们默默地回到了实验室，继续在各自的岗位上观察。谁也不明白教授为什么对已成废物的R病毒如此关心，但没人敢对教授的命令有丝毫马虎，每个人都在一丝不苟地观察、记录，直到深夜。

“奇怪。”小张轻轻地叫了一声，我们都向他望去。“你们看，”他说，“有一个细胞上附着了一些R病毒。”我们急忙用各自的仪器搜索，果然发现一个健康细胞上附着有R病毒。“R病毒怎么会附着在健康细胞上？”“是一种变异吗？”我们面面相觑。

很快，在许多健康细胞上也发现了R病毒。本已快灭绝的R病毒又

大量繁殖起来，它们像附着在癌细胞上一样，附着在健康细胞上。但它们没有像进攻癌细胞一样进攻健康细胞，而是在……改造！健康细胞被它们改造得具备了癌细胞的特征。先是一个，然后迅速蔓延到周围，远远超过癌病变的自然扩散速度。

我们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发生，看着 R 病毒迅猛地扩张，心里都不能不佩服教授的远见。

我们又来到了教授的办公室，规规矩矩地敲门而入。这回，教授没有坐在电脑前，他将电脑联结到了占据整面墙的放大屏幕上，那上面显示着一幅人类迄今所拍到的最大最清晰的太空全景照片。满天繁星闪烁着钻石般清冷的光辉，云雾状的星云团旋转着无穷的神秘。教授就坐在这巨大的星图前，面对着办公室的门。身后那广袤莫测的宇宙，衬得他那样孤独，又那样忧郁。

我们都被这气氛所震慑，静静地站在教授面前。教授的表情意外地平静，一一审视着我们，视线最后落在秦源身上：“失败了？”“是的，教授。”秦源嗓音涩哑，他把发生的一切详细报告，并递上了记录夹。

教授却没有接，他只是半转身看着星图，说：“我知道了，你们都辛苦了，回去休息吧。”

沉默。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走。

我忍不住了，小声问：“教授，您早已料到实验会失败，是吗？”

教授转过来了看了看我，慢慢摇了摇头。他站起身来，缓步走到我们中间，又蓦然转身面对星图，说：

“你们看这浩渺的宇宙，就是我们生存的空间。地球，只是其中极微小极微小的一分子。对 R 病毒来说，一个细胞就相当于一个星球，而培养皿，就是它们全部的宇宙了。地球是我们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个有生命的星球。也许，对宇宙这个‘生命体’而言，只有荒凉死寂的星球才是健康的细胞，而地球这种出现生命的星球，就是‘癌变’的细胞。那么，宇宙会不会培养出‘R 病毒’，来从内部解决‘癌细胞’呢？”

教授看了看我们。我们都很吃惊，有人不解，有人疑惑，有人若有所思，有人难以置信。教授苦笑了一下，继续道：

“几十亿年前的恐龙为什么会突然灭绝？几千万个物种为什么会消失？是偶然？是必然？还是某种我们一无所知的力在作用，如同病人体内的细菌不知道杀灭它们同类的青霉素是什么，从何而来一样？”

“我们人类从何而来的呢？几百万年前，为什么有一只猿突然从树上下来学会了直立行走？为什么有一个原始人突然学会了保存火种？为什么在人类发展的短短几百万年里，对地球的破坏超过了人类出现前所有世纪的总和？地球的能源已日渐枯竭，我们赖以生存的‘营养’不知还能维持多久？现在，我们已开始向外太空进取，当然首先要寻找有生命存在的、适宜人类生存的星球。如果找不到，再去改造无生命的星球——宇宙‘生命体’的健康细胞！”

教授看着我们，我们一个个瞠目结舌，呆若木鸡。他说：

“也许你们认为我疯了，我永远也无法证明我的观点。对 R 病毒来说，培养皿已经是它们永远猜不透全貌的宇宙了，它们又怎么能探测到‘宇宙’外面的世界和观察者呢？”

教授抬起头，深深凝望着星图：

“也许，在我们的宇宙之外，也有着—个观察者，也许宇宙本身就是观察者。谁知道呢？几百万年的时光对于‘他们’或者只是白驹过隙的一瞬，正如我们几个小时的时间对R病毒来说足以繁衍几百代。如果我们完成了‘原定任务’，那么‘癌细胞’死亡后，我们是否会和R病毒—样遭灭顶之灾呢？如果我们的行动超出了原先赋予我们的使命，就像R病毒那样，会不会有‘人’宣告‘实验失败’，然后清洗‘培养皿’呢？”

办公室里的气氛压抑低沉，大家的表情都很复杂。

秦源走过去扶住教授的胳膊：“教授，您累了，休息去吧。”教授又望了一眼星图，顺从地让秦源扶走了。我听见他边走边喃喃低语：“庖丁解牛，庖丁解牛，究竟谁是庖丁，谁是刀呢？”

人们簇拥着教授出去了，我却两腿如灌铅—般，难以移动。我望着大屏幕上的星图，满天繁星中，我们的母星地球，那美丽的蓝光黯淡得几乎难以分辨。—颗颗钻石般闪亮的星星，在我眼中逐渐幻化成了显微镜下的细胞。

究竟我们是庖丁，还是庖丁手上的刀呢？

## 宇航员信箱

主持人：秦月

问：“什么是黑洞？黑洞是怎么回事？”

答：黑洞这一术语是 1969 年美国科学家约翰·惠勒杜撰的名字。早在 1783 年，剑桥的学监约翰·米歇尔就发表过一篇文章，指出一个质量足够大并足够紧致的恒星会有如此强大的引力场，以致连光线都不能逃逸——任何从恒星表面发出的光，还没到达远处即会被恒星的引力吸引回来。米歇尔暗示，可能存在大量这样的恒星，虽然会由于从它们那里发出的光不会到达我们这儿而使我们不能看到它们，但我们仍然可以感到它们的引力的吸引作用。这正是我们现在称为黑洞的物体。它是名副其实的——在空间中的黑的空洞。

黑洞可从大质量恒星的“死亡”中产生。当一颗大质量恒星耗尽其内部的核燃料而抵达其演化末态时，恒星就变得不稳定，并发生引力坍缩。死亡恒星的物质的重量会猛烈地沿四面八方向内挤压，把恒星压成一个称为奇点的孤立点。有关黑洞结构的细节可用爱因斯坦解释引力使空间弯曲和时间变慢的广义相对论来计算。只有质量很大的恒星才能在其演化的末期形成黑洞，像太阳这样一些质量较小的恒星则遗留下密度较黑洞低的残骸。质量特别巨大的黑洞可能存在于类星体的中心和有爆发征象的特殊星系中。

按照黑洞定义，它不能发光，但所幸的是我们仍有一种办法检测它的存在。黑洞虽然看不见，但它仍然将它的引力作用到它周围的物体上。天文学家观测了许多系统，在这些系统中，两颗恒星由于相互之间的吸引而相互围绕着运动。他们还看到了，其中只有一颗可见的恒星绕另一颗看不见的伴星运动的系统。这种系统往往就是一个强的射线源，因此可以利用探测器在宇宙中寻找射线源和红外线源帮助人们探测黑洞的存在。

问：现在的航天飞行器每执行一次飞行任务就要耗费相当多的燃料，能不能设计一种更加节省费用的飞行器取而代之呢？

答：事实上，科学家们一直就在不断努力，希望研制出更加新型且节能的航天飞行器。为此，美国新墨西哥州白沙导弹靶场进行了试验，证实了一种全新的飞行器——光飞行器(Lightcratf)的可行性。早在去年，该靶场的高能激光系统试验场进行的一系列实验中，一个 10 千瓦的脉冲红外二氧化碳激光器，曾把一个三十四克重的小型光飞行器发射到离地面 23 米高的空中。伦斯勒综合技术学院的莱克·迈拉博和美国空军研究室推进技术主任富兰克林·米德希望在今年早些时候的试验中，能使光飞行器的发射高度达到 600 米。

光飞行器通过设在地面上或部署在轨道上的激光源产生的激光束提供动力。其后半部做成一个细长的抛物面反光镜，以便把激光束集中到飞行器的圆形边缘上。被聚集在这里的能量产生一种蓝白色的高温等离子体物质，推动着飞行器向前运动。

迈拉博和米德心勃勃，声称 5 年之内只需用 250 美元的电力就可以把 1 公斤重的光飞行器发射到太空轨道上去。飞行器上的反光镜既可用

作发射机，也可用作望远镜，承担各种通信或遥感任务。

要达到更高的高度，就需要有更大功率的激光器。如果经费问题得到解决，人们就可以靠设在太空的太阳能驱动的发射机发出的光进行高度飞行了。

光飞行器的优点是不会给环境带来负面影响，而且可以节省费用。光飞行器除产生热空气外，不会散发任何其它物质，其能源是取自大气层之外的太阳光。



## 人造月亮

太空是人类未来的能源基地，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地利用太空能源为人类造福。1993年2月4日，格林尼治时间5点多，俄罗斯进步号宇宙飞船所携带的一面直径为22米的镀铝箔圆形反射镜像伞一样打开，它把太阳光反射到地球背阳一面的欧洲里昂、日内瓦、慕尼黑等4千米宽的地区达6分钟之久。这面反射镜用凯夫纤维制成，厚度仅5微米，加上反射镜骨架总重40千克，它反射到地面的阳光相当于月光的2-3倍。这次名为“旗帜”号的“人造月亮”试验获得成功。

太阳是个巨大的光源，但人类对太阳能的利用还远远不够理想。据科学家测算，如果建一个实用型太空太阳能照明系统，约需80万美金，但由此却能节省电费3500万美元。如果制造多个类似反射镜的照明系统，并采用定点式照射，那么其亮度可达40-50个满月强度，地球上将出现真正的“不夜城”。

## 《星际旅行——新的一代》成功与回首

怡雯 编译

### 公众热情催生《新的一代》

本纪世 70 年代末电视连续剧《星际旅行》把美国公众的科幻热情全面推向高潮。制作商看准机会，于 1987 年推出了一个新的系列——《星际旅行——新的一代》（Star Trek - The Next Generation），果然也是一炮打响。

《星际旅行》是由系列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它的基本故事背景是：公元 23 世纪，地球人类高度文明，实现了全球大同。人类与外星智能生命组成了星际联邦。“企业号”是星际联邦舰队中最耀眼的新星，在舰长柯尔克的杰出指挥下捷报频传。科幻作家根据这个框架写出了大量的故事，经过筛选和修改成了其电视剧的蓝本。

1986 年 10 月，派拉蒙电影公司执行总经理梅尔·哈里斯向全球郑重宣布：“若干年前，一个名叫吉恩·罗登贝利的天才把一个超越媒介的节目搬上了荧屏，现在我们又欣喜地得知他还要制作一个新的系列。这个系列将在影视界掀起什么样的旋风，我们正拭目以待。”被誉为“银河之鸟”的罗登贝利出任《星际旅行——新的一代》执行制片人。

梅尔·哈里斯还说：“《星际旅行》的诞生是过去年代全球科幻影视界的一个转折点，它从纵向和横向拓展了科幻影视的视界。”

《新的一代》共拍了二十多集，在电视台的“星期日黄金时段”中连续播映，其售价达到每小时 100 万美元。参与拍摄《星际旅行》前系列剧的艾迪·米基斯和鲍伯·嘉斯特曼在《新的一代》制作筹备中被罗登贝利选为左右二臂。

电视制作高手罗伯特·里温曾在《星际旅行》前系列片中大显身手，他以为拍片也应像盖房：万丈高楼平地起。但凡经典之作都是制片人求实、严谨加汗水的结晶，并无他术。里温是位善于思考的人，他说：“从前的制片经验告诉我们，要使影片感染力历久不衰关键的一点就是故事要与众不同，思想性和艺术内涵要丰富深厚，还要加上以情动人。70 年代的观众看《星际旅行》感到新鲜振奋，到现在我们仍然不感到它过时，因为它的魅力是无穷的，每看一遍就渗出来一点，你真的无法抗拒。

《新的一代》既为表现‘新的一代’就应突出一个‘新’字，新的时代，新的人物，新的观念，新的风貌直至新的矛盾冲突以及新的解决方式。此外，拍摄时更要选择新的背景参数——我是说，我们现在选择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的起点只能比过去高。人的需求是不断变化和更新的，求新是人类追求和创造文明的一种动力。”

### 他们带来了新变化

科幻作家大卫·格尔罗德曾是《星际旅行》众多系列片的小说原创人之一，深受影迷爱戴。得知派拉蒙公司即将出品大手笔《新的一代》激动不已。

“我听说这个消息，完全是一阵狂喜，立即就找到吉恩·罗登贝利的助手苏珊·萨克特并在她那里得到了证实。”大卫回顾这段细节时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异彩，“我当即写了封短信给吉恩，信上说‘真心祝贺你！这消息太令人鼓舞了……’接着我便打电话给多萝西·方塔纳，她曾是前连续剧的编导人员，而且由于电视剧的全面走红名声大振。方塔纳一向信心十足，富于挑战。用她的话讲，《新的一代》是一个极有吸引力的机会。她打电话请吉恩·罗登贝利夫妇共进晚餐，席间洋洋洒洒倾吐了自己的想法。

“我的直感告诉我哪些是他希望避开的东西，哪些是他真正希望突出表达的东西……吉恩诚邀我作为各路建议和意见的评论员。他的左右二将鲍伯·嘉斯特曼和艾迪·米基斯负责将所有收到的备忘条收集起来交我处理。”方塔纳对这一行干得心应手。

大卫·格尔罗德回忆说：“一天，吉恩·罗登贝利问我：‘你认为这部系列剧该如何做？’他没有直接对我说‘我们打算聘你’。其实，我事先就形成了很多想法，于是不假思索地讲了一遍：把故事的重点转移到大副身上，继续让舰长留在船上。这样故事就比从前更加丰满了——一个故事两台戏，船里有戏，船外同样也有戏。故事的接点落脚在前系列剧中柯尔克舰长所在的地方。”

吉恩·罗登贝利召集大卫·格尔罗德、艾迪·米基斯、鲍伯·嘉斯特曼和多萝西·方塔纳把过去十年中美国上映过的科幻片全部看了一遍。不是娱乐，是任务。吉恩说：“寻找未来生活的感觉对日后把握拍摄尺度至关重要。艺术有时和感觉休戚相关。”

“看科幻片，步入未来世界，就是与未来接触，也是给我们自己作拍摄前的充电和演练。”格尔罗德十年之后这样说，“每天看完片子后我们就聚到一块儿谈各自的感受，希望激发出创作灵感。嘉斯特曼认为，新的外星种族能够赋予《新的一代》不同于其它《星际旅行》系列片的特质。由此，摄制组对剧中人物重新作了调整，一方面使前片中的一些人物跟新片保持合乎逻辑的连贯，致使整套系列片宏观上形成整体划一的布局，另一方面又突出新片的独到之处。针对他的建议，《新的一代》中增设了机器人角色。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格尔罗德更加频繁地与罗登贝利会面，相互切磋。罗登贝利让格尔罗德粗略地写出新片的拍摄指南。指南涉及内容很广，包括人物、视觉效果等等。说粗也不粗，它甚至把诸如某个时间，某个地点，飞船驾驶台前有几个人，性别如何，在于什么，说什么之类的细节都写了进去。吉恩审查了指南，提出他想把机组人员中的一名设计为残疾人。大家把各种残疾的可能性排了一遍，最后确定他为盲人。格尔罗德在处理他的形象时只想让他戴上大镜片的眼镜，“但后来他们硬是让他戴上了一个类似环形空气过滤器的东西——说实话，我是不喜欢他变成这种模样的。为了解决他的视力问题，我们假定他可以通过配戴那个修复术装置复明。”吉恩·罗登贝利为那个主意拍手叫绝。考虑到种族问题，摄制组认为有必要在机组人员中选一位定为黑人，于是又把这个名字乔迪的盲人机组人员改为黑人角色。

新一代造就新质感

罗登贝利把新系列片的军事行动加以淡化，一改前系列片中那种充满你死我后的冷战情调。原来连续剧中涉及的战争场面做得十分热闹，主要是为了强调未来世界中高度发达的军事科技。按这种程式再一集集拍下去恐怕观众也很难发掘新意。到了拍《新一代》，制片人自然就考虑到应当变换一种风格，把战争弱化到最大程度，重新返回到《星际旅行》最初几集展现出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似的人们对新的神奇世界的无限好奇和憧憬。

鲍伯·嘉斯特曼在新系列片的片头上也大做文章。他说：“一部新片需有一个崭新的片名，此外还需一个观众熟悉而不同于片名的副片名……这样更能将观众的视线牢牢粘附在荧屏上。这个副片名就定为‘太阳系及其系外之旅’。影片制作跟产品制作不是一回事，又是一回事，需要不断创新尝试。尤其是当今影视制作技术已完全能够获得理想的特效——这是我们拍摄第一部《星际旅行》时做梦也未曾想过的。”

谈到“企业号”机组人员中的机器人包装，格尔罗德胸有成竹：“他虽是个机器人，却应塑造得活灵活现、有血有肉，外形上要精悍独特。选用金色材质做皮肤，眼睛尤要做得精细，最好给他配戴一副特制隐形镜片，那种光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生动效果。”

格尔罗德不愧是知名度很高的作家，思路往往会比他人走得更远。一天，他郑重其事地找到罗登贝利，说自己正和嘉斯特曼讨论增添一个船上人员。他在备忘录上写着：“企业号”的启蒙。

“从某种程度上讲，宗教是拯救人类心灵的良药，牧师则是药剂师。‘企业号’可以看作社会的缩影，但我们并不真想增添一个船上牧师，因为人性并非只是通过特定的仪式得到体现。我们的确需要一个能够调整人们心理和情绪的人，把他称做‘大师’兴许比‘牧师’更合适。他的工作不是医治实实在在的创伤，因为医治创伤就意味着病痛和受伤；他的工作更不是教师，因为教化意味着那个时代的人们缺乏文明和修养。总之，这是一个介于许多职业之间的特殊角色，他使每一个船上的人都尽可能地把本职或本份做到最大限度的好。比如，做最好的舰长、最好的妻子和最好的孩子等等。”

读了拍摄指南，方塔纳以敏锐的洞察力提出自己的看法：“我明显感到人物还远不够丰满，指南里几乎没有谈到人际间的关系，如友情、交情等等。支撑一个故事的最根本的东西就是人与人的关系，《星际旅行》当然也不例外。我明白，大家不希望总是在过去那些人物形成的圈子里绕，想要超越那种程式，可是只要有人，无论在哪里就会彼此发生联系。特别是‘企业号’这样一个空间很有限的地方人们的关系会表现得更紧密。不论以什么方式存在，人际间的关系是永远不可回避或者忽略的，缺了这一点影片就显得空洞、不真实。”

## 走向成功

到了1986年的年末，摄制纵的筹备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人们望眼欲穿的等待似乎也快有个回报。方塔纳紧锣密鼓地为首映式写材料。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事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派拉蒙公司和罗登贝利个

人之间发生了丑恶的权力之争。很大程度上是由罗登贝利自己造成的。在律师梅兹里西的怂恿下，罗登贝利大肆改写原定的剧情，甚至不考虑将会带来什么恶果。他投年轻人之所好，时不时穿插色情，令摄制组其他人员大失所望，觉得不可理喻。

方塔纳评价他时曾这样说过：“吉恩·罗登贝利变成了典型的自我中心主义者，全不听我们的意见。我们实实在在希望把影片做得尽可能的漂亮，却处处遭到为难。博采众家之长历来是成就事业的保证，罗登贝利的独揽一切既破坏了摄制组的协作，更伤害了大家的感情。”

制片人莱特举了一个很小的例子：“剧中有一个战争场面是讲‘企业号’遭到袭击，由于它正处于敌人的追击之中，我们在情节上作了慎重处理：向敌人警告性的射击，一面全速撤离。吉恩武断地否定了我们的构思：‘我说不能还击就不能！这是多么愚蠢的举动。’总之，他是金口玉言，而其他人的主意至多算银，甚至被看作废话。”

有趣的是，格尔罗德对舰长毕加德和他的船上人员的关系与罗登贝利和他的编导人员的关系作了个比较。他说：“从毕加德身上就能看到罗登贝利的影子。毕加德掌握着一个漂浮的大宾馆，他就是老板，下面一大帮人供他支配。正如毕加德对他的人们所说的，船上没有民主，‘用不着投票选举’。吉恩塑造舰长时有个前提：舰长毕加德是个圣人先哲，他的一切言行绝对无误。这个前提正是罗登贝利对待他的编导人员的前提。”

《新一代》经过了无数坎坷终于迎来了成功的曙光。1987年派拉蒙公司决定由其前执行总经理里克·伯尔曼全面接手《新一代》制作。从吉恩·罗登贝利到里克·伯尔曼，影视界目睹这一扭转乾坤的举措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新一代》创意顾问特拉西·托米在回忆中写道：“《星际旅行》模式打开了创意的大门，我们因此获得了更多向影视界挑战的机会。机会不等于成功，成功则充满风险和坎坷。”

十年过去了，《星际旅行》系列片中又诞生了数部新片：《两代英雄》、《深度空间9号》、《航行者》和《巴比伦5号》等。如今当人们重温《新一代》系列片，沉浸在其经久不衰的魅力之中时已很少有人过问其逝去多年的拍摄历史，但当事者们却会说，他们在通向辉煌成就的路上洒下了数不尽的辛酸泪。六年前，《星际旅行》之父古恩·罗登贝利永远地告别了这个世界。他不是完人，在宽容的人们的心里，他们永远怀念着“吉恩·罗登贝利”这个名字。

## 《新的一代》故事脉络

[美]大卫·赫尔 供稿

人类殖民的足迹以星星为结点在天空中织出了一张巨大的网。地球人类与外星生命在“星际联邦”政府的统辖之下和睦相处。但有限的外太空拓展永远无法满足人们对深奥宇宙的好奇。“星际联邦”政府组成星际舰队进行远征，决心在外太空开垦更多的处女地，“企业号”以它的出色战绩成为星际舰队中最为杰出的一艘。

第一艘“企业号”飞船造于23世纪，舰长名叫詹姆斯·柯尔克。英勇无畏的柯尔克率领他的人马驾驶“企业号”穿梭于时空之间。他们频频遇上种种奇谲的外星生命，帮助一些星球上的人们摆脱瘟疫和天灾，赢得了当地人民的爱戴。那时，野蛮的克林根人经常对星际联邦政府发起暴动，“企业号”则在维护和平的战斗中屡建功勋，深得星际联邦政府信任。

时间推演到24世纪，不断改进完善的“企业号”成为太空无敌的象征。好战的克林根人已与星际联邦政府和平共处，相安无事。与此同时，新的危机正在上涨，威胁着人们。

新的机组人员中，毕加德舰长是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倔强却务实，还有几分浪漫。像古代传说中的船长一样，毕加德只有一个钟爱，那就是他的飞船。

大副威廉·瑞克尔是毕加德的忠实助手。他多次拒绝担任其它飞船的舰长，只愿意为他崇拜的毕加德效劳。

“企业号”上负责安全的长官沃夫中校是克林根人，也是星际舰队中唯一的克林根人。他从小失去亲人，由地球人父母抚养成人。为了从自己身上改掉野蛮的本性，他用种种办法磨练自己，甚至包括练习太极拳。

乔迪·拉弗吉身为“企业号”的总工程师。基因缺陷导致他先天性失明。他常年配戴一副电磁分光仪装置帮助他看见精彩的世界。乔迪性格内向，却聪慧过人。他的唯一好友是德塔。

“企业号”第二副手有个奇怪的名字：NFN NMI 德塔。从这个名字就能推断，他不是个地球人——他是地球人的杰作：智能机器人。德塔机智强壮却很脆弱，因为他也有感情，知道什么是快乐，什么是痛苦。

茫茫宇宙无奇不有，“企业号”在它的太空之旅中经历着风风雨雨，它的机组人员也随之日益成熟。他们遇到的外星种族中有的友善，有的凶悍，有的性情变幻无常。Q是机组人员最头疼的人物之一。他如神灵一般威力无穷，有时又像小孩一样喜欢恶作剧。一次，他请求加盟“企业号”，遭到毕加德的拒绝，于是动了肝火，将“企业号”逐到7000光年之遥的地方，令众人不知所措。而当“企业号”陷入困境时，他又鼎力相助。

24世纪人类及其他外星人最大的天敌恐怕要算波尔格人。他们驾驶立方体形的巨形飞船驰骋茫茫太空，寒光逼人。波尔格人融人机于一体，彼此粘连在一起，共用一个巨大的巢状思维系统。波尔格人的目标就是吞并所有外星生命组成更大的波尔格联合体。他们曾俘虏了毕加德舰长

使其成为庞大的波尔格体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由于思维受其支配，毕加德舰长一反常态地攻击星际联邦政府，幸亏他最终还是摆脱了波尔格恶魔。这次经历给舰长带来沉重打击，以致在后来的相当长时间里他都怀疑自己还是不是真正的地球人。

罗德兰斯是 24 世纪另一个外星种族。他们是祝融星人的后裔，与他们的祖先不同的是，祝融星人理性平和，而他们则十分好战。罗德兰斯星帝国既不信任星际联邦政府，也不信任克林根人，并企图拆散两者之间的联盟。罗德兰斯人拥有威力极大的太空飞船，取名叫“战争之鸟”。这种飞船装备精良而已具有“隐身”功能，别的飞行器通常无法发现它的存在。“战争之鸟”对联邦政府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成为政府的一大心病。

24 世纪其他外星种族还包括巴杰兰斯、卡达西恩斯和费伦吉。巴杰兰斯和卡达西恩斯长年战火不断，后来卡达西恩斯征服了巴杰兰斯，占领了他们的星球。2369 年，巴杰达斯人不甘凌辱揭竿而起，终于挣脱卡达西恩斯的统治，重获自由。费伦吉人是个不关心“天下事”的外星民族，他们精明能干，虽然身材矮小，却长着很大的耳朵和十分锋利的牙齿。他们精于商道，往返于星际之间，从不放弃任何赚钱的机会。这些都在《新一代》中表现得有声有色，趣味盎然。

《新一代》同它的前系列片一样一经上映即为制片人摘取了丰硕的成果。尽管这个系列剧截止至 1994 年已全部上映，但时到今日，美国的电视节目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它的片断。

# 全息传真机

杨冬成

给我一个支点，我能够转动地球。

——阿基米得

## （一）

帝国银行大厦是全纽约——甚至可能是全世界最高大、最豪华的建筑。即使在摩天大厦鳞次栉比的曼哈顿商业区，它也显得鹤立鸡群。在驶向纽约港的船只上的乘客眼里，它是最先出现在地平线上的建筑，已经取代了自由女神像而成了纽约的象征。

与气势恢弘的帝国银行大厦相匹配的，是帝国银行超级金融帝国般的实力。其实，在二十一世纪五十年代的今天，计算机通讯网络的普及已使得银行的触角伸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从非洲贫穷的小镇街头到联合国总部，高度的自动化的信息传输已经使雄伟的银行大厦和宽敞的营业大厅成为历史，但帝国银行的总裁坚持认为，豪华到奢侈程度的银行大厦本身就是银行雄厚的资本实力的象征。

## （二）

我满意地坐在自己宽敞而豪华的办公室里，透过玻璃幕墙俯瞰都市的街景。我喜欢这样做，它使我体会到一种成就感。我两手空空地从大学校园里迈进这个波谲云诡的社会，不到十年就坐在了全世界最大的银行副总裁的位置上，我有理由拥有这样的成就感。

几下敲门声打断了我的遐想。

“请进！”我有些不快。是哪个冒失鬼事先没有预约就闯到我的办公室？

“你好。”

门前的人彬彬有礼地摘下帽子，向我伸出手来。

“我想，你已经认不出我了吧，银行家？”他着意强调了“银行家”三个字，这使他轻快的语气中透出几分讥诮。

我握住他伸过来的手，不失礼貌地打量着这位不速之客。他有一双修长的手，手指纤细而冰凉，仿佛钢琴家。他面色苍白，身材高挑瘦削，只是一双眼睛炯炯有神，透出坚定的目光。我的大脑飞快地检索着我所认识的各界人士，但我实在想不起来。我的社交范围虽广，但与大部分人只是一面之交，往往是互换名片后泛泛交谈几句就各自东西。不过，眼前的这个分明十分面熟，他是——

“威尔斯。请原谅乔治·威尔斯的冒昧打扰。”

噢！原来是他。威尔斯是我大学时代的一位同学，而且无疑是最有天才的一个。当然，除了我之外。

秘书小姐端来咖啡。“那么，最近在从事什么研究呢？”一阵寒暄过后，我进入正题。威尔斯绝不会仅仅为了礼仪而花费他宝贵的时间来拜访一位旧同学的。

“我嘛，还谈不上它的确切名称，不过我想可以叫它——呃——‘全



息传真机’。”威尔斯双手比划着，寻找着恰当的字眼儿。

“传真机？”我奇怪地问他，“那还能有什么好研究的呢？它已经过时了，早就被电脑通讯淘汰了。你不会还在这上面浪费你的宝贵时间吧。”

“不，不是那种传真机，我只不过是套用一个人们比较熟悉的词儿。”威尔斯放下手中的咖啡，认真地说，“让我们从头说起吧。你知道，一种物质之所以区别于其它物质，无非是其基本粒子排列组合的方式与其它物质不同。”

“等一等！”我插言道，“我想你漏了点什么。黄金之所以不同于白银，乃是组成它们的材料不同。”在大学里，我和他经常发生这样的争论。他是爱尔兰人的后裔，父母双亡，无亲无故，仅靠奖学金维持生活。那时，他全身心地投入了爱因斯坦、维纳、申农的著作，而我却专注于亚当·斯密、凯恩斯和萨缪尔森。

“我认为这和我所说的并不矛盾。”威尔斯飞快地说，“从更深入的层次看，金原子之所以不同于银原子，仅仅是由于前者由79个质子和同样数目的电子，以及117个中子构成，而后者只要47个质子和电子，加上78个中子。此外，就是基本粒子排列组合的方式。看来，你还需要在这上面花费一点儿宝贵的时间。”他的话里又有了讥诮的味儿。

我有点儿难为情。毕竟，让人教授这样的物理常识，并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情。“好吧，但那又怎么样呢？”我硬着头皮问下去。

“不怎么样。如果我能把构成原子的这些基本粒子，按照新的方式，比方说像金原子那样重新排列组合起来，我就得到了黄金。”他平静地说。

“也许吧。不过你知道用你的现代炼金术制造出一个金原子需要耗费价值多少盎司的黄金吗？”我在大学时，虽然物理学得不好，但也略知通过粒子加速器轰击原子可以使之转变为其它物质，不过这在商业上是不可行的。

“我来这里不是跟你谈论什么炼金术的。”他严肃起来，面有温色，“我要做的绝不是把原子拆碎再把它们装配起来。这里需要的仅仅是信息。”

“好吧，我收回前面的话。”看着他一本正经的样子，我感到有点好笑，“不过，这与信息会有什么关系呢？”

“我所说的信息，并非仅仅意味着你所关心的华尔街股票指数、外汇市场上的外汇牌价之类的狭隘的消息。”他看了我一眼，显然，他还有些不快，“信息是物质的结构和组成方式。重复一遍，一种物质之所以区别于其它物质，无非是其所固有的信息不同。一个氢原子由一个质子和绕着它运动的电子构成，这就是氢原子的信息，当然，还不是全部。如果它们按照新的方式——比方说金原子的方式——排列组合起来，它们就成了黄金。你和我的不同，并不是因为我的体重是120磅，而你——”他打量了一眼沙发上我大腹便便的身体，“是220磅，更重要的是那些粒子的排列组合方式。这就是信息。”

我发觉自己费了很大的劲儿才跟上他的思维。

威尔斯继续说道：“从理论上来说，如果我掌握了某种物质，比方说，像你我一样的人，在某一时刻的全部信息——这在目前是完全可行

的——我就可以把它传送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或者——”

我心不在焉地听着，喝了一口咖啡。

他看了看我，加重了语气：“干脆把它复制出来。”

我口中的咖啡几乎喷了出来。复制人？这可太荒谬了！我赶紧打断他：“不，我不认为是那样。如果是其它东西，或许还说得过去，但你怎么能制造一个具有独立意识的人呢？难道精神也是可以复制的吗？”

威尔斯望着我，友好地笑了；“我的朋友，从来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意识’。难道意识可以独立于大脑而存在吗？你在这里和我谈话，你的神经冲动沿着神经纤维传播到中枢，在你的大脑皮层里某个部位刻下了凹痕，从而作为你记忆的一部分留在你的大脑里。人的大脑皮层里沟壑纵横，那里栖息着他的全部思维。你的‘意识’，就在你的脑回中，在那错综复杂的神经细胞的结构中。”他不容置疑地打着手势。

直觉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他的话又确实合乎逻辑，使我一时难以反驳。我迟疑着说：“我想你还是犯了一个错误。就算你的理论正确，但你无法把握像人这样复杂而精密的结构。这样庞大的信息量绝对是个天文数字，他超过了人类的认识所能达到的极限。”

他急切地打断我的话：“以前是不行。但现在——”他把视线转向我的办公桌上，那儿有一台个人电脑，他起身走过去。“它行。”他取出一张光盘，“你知道这小东西里能装多少信息吗？”我被问住了，这个我还从没有注意过。“早在几十年前，人们已经可以将一部《大英百科全书》储存进去。半个世纪以来，电子技术发展的速度以几何级数增长，现在我手中这一片小小的光盘，足以装下人类有史以来所有出版过的文字资料，这又何止是天文数字。”稍后，他又补充道，“何况你这还只是普通的微型计算机，它和巨型计算机系统比起来，又成了小巫见大巫。商用巨型机系统早已对任何付得起租金的人开放，即使在我的用途上，它的信息存储和处理能力也基本上没多大问题。我发明了一种特殊的信息扫描方式，与现代计算机技术相结合，就有了我的全息传真技术。现在，我在技术上已经不存在任何难题，我需要的只是一些钱。”

“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我打断他，“就算你拥有了信息，我想你还缺一东西：物质。你不能凭空把物质变出来，就像魔术师那样。”

“不，我没有创造物质，那是上帝的专利。”威尔斯解释道，“可是，难道我们是生活在真空中的吗？我们的周围充满了物质。基本粒子之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为了证实这点，你只需要呼吸一次——你刚才已吸进了柏拉图曾经呼吸过的3000个空气分子。”

我下意识地呼吸了一下，仿佛由于他的话而空气中就弥漫着古希腊哲学家的气息。像他这样的科学家也谈论上帝，真有些不可思议。

我得承认，从逻辑上来说，他的构想是行得通的，至少我没有发现矛盾，但是职业习惯促使我更加挑剔。“呃——好吧，也许你是对的。不过，你为什么不去找科学院呢？他们会提供你所需要的援助啊。要知道，现在是大科学时代，难道你想单枪匹马地完成这项‘惊人的发明’吗？”

“不，我不可能去访问科学院。如果他们认为我的研究可行，他们会据为己有；如果他们不相信，那他们根本不会理我：反正从他们那儿我得不到任何有用的东西。”他的眼光注视着我，充满着热烈的企盼，

“我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

“你是指——”

“对，我想获得贷款。”

“听我说，威尔斯。”我避开他的眼睛，“就我个人来说，我相信你的话，并且很愿意帮你，不过，”见他的眼光顿时黯淡下来，我只得硬着头皮说下去，“你知道现在所有的银行对贷款审批都有一套非常严格的制度。比方说，你有担保吗？”

他摇了摇头。

“那么，也许你可以为你所需要的贷款提供必要的抵押物？比如说，房产、地契、股权证……”

“听着，银行家。如果我有这些东西，任何一家银行都可以为我发放贷款，我也就不用来找你了。你要的东西我一无所有，但我确信我将会获得成功。我所拥有的一切就是，我必胜的信念，”他看着我，又补充道，“以及它会带给我们的无可估量的商业价值。想想吧，到那一天，现有的一切运输工具都将被淘汰，人们可以在瞬间到达他们希望去的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稀有资源会变得俯拾即是，不会再有贫困、失业和罪恶；人们的全部物质愿望都将得到满足……”

我完全被他理想主义的神态打动了，但理智还是清醒地告诉我，我的银行经理们绝不会赞同向一个满脑子充满了新奇的幻想而又一文不名的发明家投放哪怕是一块钱的贷款。在他们看来，它的风险几乎是 100%。

“威尔斯，”我只得打断他的话，“我很感谢你对我的信任，这是我终生的荣幸。只是，”我回避他极度失望的目光，“只是我无法帮助你。你知道，银行发放贷款，是要经过委员会的无记名投票表决的，即使我作为审查委员会主席投赞成票也没用。我会被否决，我无法控制其他人。这就是所谓的金融界的民主。”

我这才努力正视他失望的面孔。“不过，作为对你的信任的回报，”我从抽屉里抽出一张个人支票，没有理会他的拒绝，“不，这并不是什么恩赐。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把它看作是我对你的事业的一点投资。记住，投资是要得到回报的。”我边填边说，“五十万。我只能提供这么多了。”

威尔斯在座位上沉思了片刻，然后一言不发地走上来，接过支票，便转身离去。走到门口，他突然转过头来，严肃地说：“请相信，你一定会得到你的那份回报的。”

### (三)

几个月后的一天，我的电脑忽然自动打印出一张信函——

敬请尊敬的银行家先生和同事明晚 8 点赴鲁尔街 281 号参观一项惊人的、伟大的发明。威尔斯。

威尔斯！自从他那次突然造访之后，便似乎神秘地消失掉了，没留下任何通讯地址。在几次寻找未果后，我几乎已经将他淡忘了。没想到几个月后他又这样神秘地出现。我又仔细看了看他的独特的“请柬”，这样直截了当的邀请倒确实是他一向的风格。这么说，他已经成功了？

这是栋年久失修的破旧楼房，又矮又难看。威尔斯站在门口向我们

致意，没想到他就是在这种地方搞他的惊人发明的。

威尔斯的实验室肯定是一间装废弃杂物的仓库，比外边看起来还要陈旧。空间虽然不小，但阴暗而潮湿，昏沉沉的灯光无力地照在房间里到处堆放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上，空气里似乎有一股霉味。我听见胡佛先生不满地咕哝着，看到泰勒先生皱起了眉头，罗宾逊夫人牵着她那条名贵的纯种波斯猫，几乎是见缝插针般踮着脚尖走了进来。我把随行的贷款审查委员会成员一一介绍给威尔斯。

“啊，欢迎。尊敬的胡佛先生，泰勒先生，罗宾逊夫人。我很荣幸地把一项神奇的发明介绍给各位。”也许是缺少阳光的缘故，威尔斯的脸色看上去更加苍白了，但他仍然神采奕奕。由于我已向同事们介绍过威尔斯及其发明的有关情况，所以他们此时没有再次表示出惊奇。当然，我隐去了我和威尔斯之间的关系。因为在银行制度中，向关系人放贷款是要受到怀疑的。

“威尔斯先生，请问您如何向我们展示您的‘神奇的发明’呢？”胡佛先生发问了。他是那种典型的人们印象中的银行家，冷漠而精明。曾经有一个自称发明了一种能“以水代油”的燃料技术的家伙找到他，要求以专利为抵押贷款，结果在现场被他揪住了往水里掺汽油的手。

“是啊，您的‘全息传真’技术能为我们传递什么样的信息？”泰勒先生问道。这是一位怀疑论者，对任何事情都不会轻易相信。有次一位科学家给他讲述某种腐蚀性极强的溶液时，用了诸如“能够溶解任何它碰到的物质”这样的字眼。泰勒先生冷冷地反驳道：“那么，请问你用什么东西来盛放它呢？”把这位不善言词的发明家当作骗子轰了出去。事后才知道，那位能干的发明家使用的是两种本身都非常安全、平和的溶液，但当它们混合在一起，就会发生剧烈的反应，释放出无与伦比的腐蚀性——就像一种几十年前曾经不可一世的二元化学武器。

“噢，不，不仅是信息。我可以传送随便什么东西。”

罗宾逊夫人不屑地哼了一声，威尔斯的目光转向她：“比方说这位夫人的漂亮的独一无二的猫。”罗宾逊夫人一惊，她可舍不得把这样娇贵的宠物当作试验品。但大家的眼光赞同地落在她和波斯猫上，她又看了看威尔斯信心十足的样子，只好同意了。

威尔斯走过来，弯下腰轻轻抱起雪白的小猫，走向角落。那儿有一台小型的计算机，一些乱七八糟的导线、光缆和一个我说不上来名称的东西，上面有只半透明的盖子，像是某种容器。威尔斯打开那只盖子，把小猫轻轻放了进去。小东西似乎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情，不安地叫了起来。威尔斯盖好盖子，走到计算机前，快速地敲了几下键。

那容器迅即嗡嗡地响起来，发出白色的炫光，我们都瞪大了眼睛。片刻，耀眼的光亮消失了，容器复归平静。威尔斯打开盖子，我们走过去，惊愕地发现里面竟空空如也——小猫消失了！

只听罗宾逊夫人发出一声惊呼：“天哪，我的猫不见了！它可花了我两万美元！”

威尔斯微微一笑：“不要担心，夫人。”他快步走到房间的另一角落——那里有一个同样的容器。他打开盖，里面传出清脆的喵喵的叫声。不等威尔斯抱起它，小家伙一跃而出，跑到罗宾逊夫人身边，起劲地蹭着她的脚，呜呜地叫着，仿佛受了委屈。

“噢，我的小宝贝，你这可怜的家伙，你受惊了。”罗宾逊夫人弯下腰去抚摸她的宠物。银行家们交换了一下眼色。

威尔斯站在我们面前，双手抱在胸前：“怎么样，先生们？”

“很有趣，是吗？”泰勒先生转头朝向胡佛先生。

“呃……了不起的魔术。难道您不这样认为吗，先生？”胡佛先生侧过身来问我。天哪，这家伙真的把威尔斯当骗子了。

威尔斯显然被激怒了。“不！先生们，这决不是什么魔术！这是本世纪以来最伟大的发明！”他大声喊起来。

“噢，是的，是的，所有的人都会这样说的。”银行家没有耐心了，“等一会儿还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请原谅，我得先走一步了。”胡佛先生对我耸了耸肩，转身向外走去。

“那么，我也失陪了。”泰勒先生紧随其后。

“演出很精彩。”罗宾逊夫人边走边说。在门口，她停了一下，从随身的小挎包里抽出一张钞票扬了扬，放在桌上：“再见。”

#### (四)

威尔斯抱头蹲在地上，一下子变得没精打采了。

我无言地站在他身旁，拍了拍他的肩头，不知该如何安慰他。“你知道，这就是典型的银行家，精明而愚蠢。新的发明就像飞机，但他们看到的只是失事的飞机。”

威尔斯抬起头来：“你相信我，对吗？”

我灵机一动：“威尔斯，你可以复制任何东西，是吗？既然这样，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制造黄金、钻石、珠宝等一切贵重物品，然后出售你的产品来筹集资金，那你为什么还要寻求贷款呢？”

威尔斯摇了摇头：“这我当然想过。可我使用的是商业网络的超级计算机，只有它才能处理如此庞大的信息量，但它的租金太昂贵了，即使我制造出一枚价值一万美元的钻石，我也得花两万美元让计算机扫描它获取足够的信息。也就是说，钻石的价信比是0.5——价信比就是物质和价值与其所包含的信息量之比。黄金的价信比是0.3。只有价信比大于1的物质才是值得制造的，但是这种物质不存在。知道热力学第二定律吗？为了得到一定的效用，必须产生更多的无序度。我扫描物质得到的信息负熵值，抵消不了由此而发生的正熵，所以从经济上来说，它永远是得不偿失的。我的全息传真技术不是为了制造任何用传统方式足以胜任的东西的，但它可以轻松实现比如星际尺度的扭臣传送，使人们不必再为此付出天文数字的运输费用。或者用来重现那些独一无二的、不可再生的奇珍异宝——它的收藏价值远远超过了本身的用处。可是谁会把那价值连城的宝贝拿到我这儿来呢？除非我找到一种……”

“除非你能找到一种寻常易见的，而又具有高额价值的东西。”我接上他的话。

“是啊，可天底下哪里会有这样的东西呢？”他的目光漫无目的地在房间里游走。我思索着跟着他的目光：“或许会有这样的东西，比如——”

蓦地，我们的目光同时集中在房间里的一样东西上。然后，我们飞快地对视了一眼，他猛地一下跳起来，发出阿基米得式的叫喊：“我找

到了！”不顾地上绊脚的杂物，向那样东西飞奔过去。

“天哪，我想我已经成功了！”他手里拿着那样东西，手舞足蹈。那是罗宾逊夫人留下的作为“观看演出”的报酬的一张钞票，面额一百美元。

钞票无疑是有史以来商品流通的最惊人、最了不起的成就了。正是这样东西，本身一文不值，一旦被法律赋予了购买力，立刻身价陡升，成为人类一切价值的代表和衡量的标准，成了无数人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对威尔斯的机器来说，它和同样大小的废纸片没有两样，但对于社会，这难道不正是最便宜而又最昂贵的东西吗？

“不，威尔斯，你不能……”我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想阻止他。

“不，我能。”威尔斯迅速开动他的机器，片刻间，他得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拷贝。“看哪！多么神奇！”他把复制的钞票递给我，“我已经穷得好久没摸过钱了。否则我早就会想到。”我凝视着钞票上富兰克林睿智的眼睛，摩挲着凸凹的水印，感受它特殊的纸质。毫无疑问，这的确是一张百元面额的美钞。“不错，足以以假乱真，但是你必须停止这样做。你知道这是犯罪。”

“这里没有假的，两张都是真的。它们的唯一区别就是，我手里这张是从印钞厂里出来的，而你那张是我制造的。”威尔斯打断我的话，“此外就是：一张在你手中，另一张在我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确实不同，拥有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但是谁会在乎它呢？”

“不，威尔斯。在技术上你当然是成功的，但在法律上……”身为银行家，我清楚地知道印制伪钞是多么严重的刑事犯罪行为。

威尔斯再一次打断我：“多么可笑，制造黄金会得到鼓励，而印刷钞票却是非法的。当我穷困潦倒的时候，整个社会都无人过问。现在我要成功了，法律却出现在我面前，对我说：‘不，你不能这样做！’法律只不过是保证社会进步和公正的手段而已。如果手段和目的冲突，那它就应该被毫不犹豫地抛弃。法律对我不再有效了。我还要进一步改进我的机器，它不仅可以复制，还将能够改造物质，那时它将是真正伟大的发明。来吧，银行家，为这创世纪的时刻早日到来欢呼吧。我不会忘记，是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你会得到属于你的回报的。”

“不，威尔斯，我不需要什么回报。你正在走一条危险的路，你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让我们一起再来好好想想，肯定还会有别的办法。既然上帝让你创造了如此辉煌的成就，那他一定不会让你在犯罪中完成它。”

威尔斯轻轻地，但却是坚定地摇了摇头。“我当然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不需要什么上帝，我只要一些金钱。”他用锐利的目光盯着我，“给我信息和物质，我就能创造世界。”

## (五)

威尔斯又失踪了。

自从那次令人难忘的会见之后，三个多月来，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我曾找到他的破旧的实验室兼卧室，那里人去楼空，只有凌乱的废弃物，积满了厚厚的灰尘，角落里蛛网密布，像是很久都人迹未至。我徒劳地企图搜寻他留下的信息，但终于一无所获。我甚至找到这个破仓库的房

东，一位上了年纪，说话罗里罗嗦的老太太。我听了半天，才明白“那个总是拖欠房租的、营养不良的年轻人”最后一次付清了所有积欠的房租，并付给她一笔可观的酬金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那可真是个好小伙子。他肯定是发财了。是的，他一定有很多钱。”老太太喋喋不休地说道，“愿上帝保佑他。”

威尔斯带着他神秘的机器消失了。他是个天才，他在穷困之中单枪匹马地作出了那样不可思议的发明。如果我们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大胆地支持了他，我们本可以使这样革命性的发明更早造福于世的，但我们所作的一切却是压制天才。然而真正的天才是压制不住的，就像石头下的种子，或许会生出斜芽，但它终究是要露出土面的。威尔斯也一样。

我有种预感，到那时，不是伴随着令人炫目的辉煌，就是伴随着令人瞠目的罪恶。

## (六)

电子金融信息网络中的这条伪币案消息并不引人注目，它太平常了，没人去理会它。的确，在今天的世界上，狗咬人已不值一谈，人咬狗才是真正的新闻。

但是接二连三的不断报道引起了我的注意。

“可以乱真的伪钞在全美各地陆续被发现。据银行界人士指出，现有的仪器完全不能辨别真伪。只有当两张号码完全相同的钞票放在眼前时，人们才会感到困惑不解。”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货币管理人士称，这是迄今制造得最成功的伪钞。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它甚至不能算是‘伪’钞，因为没有任何人或仪器能够分辨出真伪。这位人士拒绝对伪钞的印制方式作出推测，但他私下认为，罪犯可能采取了一种‘高级复印技术’。”

“货币监管当局负责人承认，这种无法识别的伪钞的出现，可能在全美乃至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一场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因为电子货币的大规模使用并没有完全消除现金交易的必要，随着人们对伪钞的恐惧心理的加剧，他们可能会拒绝接受任何现钞。这将对经济的正常运转造成极大的威胁。”

天哪！难道是威尔斯？

我从电脑里调出有关这起伪币案的全部图文资料，从各个角度端详着那两张同号的钞票的全息立体图像。它们就像孪生兄弟，毫无二致。虽然没有露出威尔斯的庐山真面目，但透过那两张似曾相识的钞票，我仿佛又看到了他那苍白而冷峻的面孔，和隐藏在花花绿绿的纸片背后的好像要嘲弄一切的目光。

是的，是威尔斯。他终于出现了，带着令人瞠目的罪恶。

我不知道该如何作为。身为银行家，手里有伪币制造者的线索而保持沉默，是违反职业道德的。但从感情上，我又怎能出卖朋友？也许，我是这世界上他唯一信任的人了，而且，我也决不能把一个天才投进监狱。何况，即使我说出来，人们就会相信我吗？银行家居然与伪币制造者有牵连，这又会对银行声誉带来多大损失？另外，我也不相信威尔斯会无休止地利用他那杰出的发明做这样低级的事，他或许是在走着一些伟大的艺术家所不得不走的路：为了金钱而制作一些媚俗的作品，然

后用挣来的钱去从事高尚的艺术创作。我这样安慰着自己，在不安和焦虑中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尽管警方的搜捕已经铺天盖地地展开，新的‘伪’钞仍然在不断出现。日前，FBI 召集了紧急会议，总统限令警方在三周内破获此案。”

我把详细的报道调出。屏幕上，总统在信誓旦旦地保证：“……我们决不允许任何虚伪的、丑恶的东西横行在美利坚自由、民主而和平的土地上。它们可以在某些时候欺骗某些人，但它们决不能在所有的时候欺骗所有的人。我们一定要抓到他，我们一定能够抓到他。”总统作着坚定而有力的手势。由于临近大选，他肯定十分慌张。如果不能在任期内实现诺言，对他的竞选连任将非常不利。

图像切换，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咬牙切齿的警官，屡屡的扑空使他恼羞成怒。他对记者恶狠狠地说：“我要把他挂到监狱墙上的钉子上，还要在他口里塞满他亲手制造的纸片！”他的手伸向摄像机，整个屏幕满是他的巨手。

我关掉电脑，不禁为威尔斯担心起来。不管他是怎样灵巧地躲过了警察的一次又一次搜捕，但现在整个国家机器已经开动起来，他所面对的是整个国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还能躲过下一次吗？

## （七）

网在渐渐收紧。

这是除了战争以外国家武装力量的最大规模行动。两个星期以来，一批又一批伪钞制造者纷纷就擒，但威尔斯仍然深藏不露，那种可伯的伪钞仍在不断出现。虽然威尔斯依然逍遥法外，但警方已经掌握了越来越多的线索。人们普遍相信，这个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伪钞制造者”的落网只是个时间问题。是啊，如果一个超级大国倾其全力，还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呢？

我打开电脑，接收最新的消息。

“警方相信，他们已经掌握了罪犯的一些有价值的情报。据目击者描述，他是一个年龄在 30 岁左右，身高全 1.8 米、体重 120 磅的男子，脸颊瘦削，面色苍白。专家已经根据证人的描述绘制了他的模拟图像，通缉令已向全国各地发出，机场、港口和海关已受到特别的监控。国际刑警组织得到请求，已向全世界发出红色通缉令。各整容外科医院得到警告，不得为具有类似特征的人进行手术……”

通缉令展示在屏幕上，模拟的三维图像从各个侧面看都是威尔斯本人。他们甚至注意到了他那双独特的冷峻的眼睛。他们不是吃干饭的。威尔斯，当心！

终于，两天后，所有的传播媒介都在显著的位置报道一条爆炸性的消息：“美国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伪币制造案破获！案犯当场被擒！”

尽管我对此早有思想准备，但仍然心中一惊。屏幕上出现的在押者正是威尔斯，他面无表情，面对闪烁不停的照相机灯光和记者一窝蜂的提问，毫无反应，在十几名全副武装的警察的严密监护下被送进囚车。几辆鸣着警笛的警车前后左右护卫着这个特殊的犯人，呼啸着疾驰而去。

威尔斯，不管你有如何天才的头脑，你终究无法和一个国家相抗衡



啊！

审判立即着手进行。据报道，警方手中有“多达 1000 多页”的文件据以对他起诉，这还不包括各种证人的证词。但令人奇怪的是，他自被捕至今，一句话也不说，也不为自己聘请律师。法院已替他指定了辩护律师，但他拒绝向律师提供任何情况。这名莫名其妙的律师将在自称是“完全无知”的情况下对被告进行辩护。

于是，这场美国有史以来最引人注目，但又是最令人费解的审判开始了。人们中断了正常的工作来收看审判实况，帝国银行的会议室里，高级经理们也坐在一起注视这场不寻常的审判。这场案件对整个金融界的冲击太大了。

正像事先所料想的那样，被告面对种种不利的证据不置一词。被告没有能拿出少数人猜测的“秘密武器”来扭转形势。尽管还有人猜想，他是企图利用沉默来争取时间，但审判程序毫不迟缓。被告律师根本无法应付控方的证据，他的存在已经毫无意义。最后，这位气急败坏的律师索性放弃了辩护，坐到旁听席上，招来全场哗然。

审判结束了，所有的陪审员都投票赞成被告有罪。根据法律，被告将被处以极刑，这个胆大妄为的狂徒将被送上电椅。随着首席法官手中的槌子重重地敲在桌子上，所有的摄像机都把镜头对准了威尔斯的脸。

噢，那就是威尔斯吗？那副天才的头脑此刻在怎样思考呢？那双睿智的眼睛为何黯然无神？

## （八）

正如再大的涟漪也会平息，轰动全国的伪钞案在被新闻界炒得沸沸扬扬之后，也逐渐被人们淡忘。那些嗅觉敏锐的记者们又四处出击，寻找新的猎物去了。再没有令人提心吊胆的伪钞出现，总统也如愿以偿地连任成功。一切都归于平静，整个国家也可以松口气了。

我独自在家，享受着现代科技带来的舒适生活。时间真是一剂好药，威尔斯的死引起的伤痛，如今也慢慢遗忘了。

一天，我的电脑发出了声音：“有一封电子邮件，打开它吗？”。

“噢，好吧。”我漫不经心地答道。

“亲爱的银行家。”我一愣，这熟悉的称呼、熟悉的音调，难道是……天哪，这是威尔斯的声音！我不由得吓了一跳，赶紧跑到电脑前。威尔斯生动的面孔又出现在屏幕上，我感到眼前升起一片白雾。“不，别害怕。噢，是的，我没死。”我使劲揉了揉眼睛。没错，那双久违的、哲人般智慧的眼睛是无人能模仿的。

“对不起，让你为我担心了。”威尔斯在电脑里说。我仍然弄不懂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从监狱里逃出来了？不可能，这简直是不合逻辑的。要让我相信他这样重要的犯人能从戒备森严的监狱里逃掉，犹如相信太平洋会在一夜之间蒸干一样困难。

“是的，我触犯了法律，但我别无选择。让这样伟大的发明禁锢在一个人的头脑里，才是对人类最大的犯罪。我不能老是被人追捕，在惶惶不可终日里搞我的发明。有好几次他们都差一点抓住我了，不过我总算逃掉了。最后一次，我不得不冒险将自己传真到几百英里外的另一个实验室，以摆脱那只几乎抓到我背上的手。那时我对人体传真还没有十

分的把握，幸运的是，我成功了。”他故作轻松地说。

我能够体会到那千钧一发的时刻的紧张程度，但是，我亲眼看见，他分明已落入了警方的掌心。

“我制作了一个自己的拷贝，一劳永逸地甩掉了他们。”

我惊呆了。

“我知道，在‘他’诞生的那一瞬间，我们是完全相同的。但从那时起，我们就成了两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了。你也许会问，为什么‘他’会甘愿为了‘我’去送命呢？因为我对自己有绝对的信心。我们都知道，不论谁作为肉体消失了，但他仍将在精神上获得永生。为了伟大的发现，我愿意作出牺牲。”

他冷静的话语让我感到一种崇高的悲壮。他就像那传说中的不死之鸟，在烈火中得到了新生。

“不，不要跟我辩论什么天赋人权。如果我不得不付出伦理上的代价，那就让我来承担吧，社会本来就是这样冷酷无情。至于你，会得到应有的报偿的。我不会忘记，是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慷慨地帮助了我。请原谅我不能亲自来看你，这也免得给你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再见了，我亲爱的银行家，我相信，我们会再见的，当我的发明已经给世界带来福音的时候。会有那一天的。”威尔斯作了个告别的手势，然后图像和声音一起消失在电脑中。

我怅然若失。

敲门声打断我的思绪。仆人送来一个包装精美的小盒子。上面写着：给我亲爱的银行家。我打开它，深黑色的缎子上一颗红宝石放射出夺目的异彩。这是人间最纯洁、最美丽的颜色，和威尔斯的发明一样，有震撼人心的、令人透不过气来的美。

我没有试图追寻送来礼物的信使。我知道，如果威尔斯不愿意露面，那就是说，谁也别想找到他。

我推开窗，仰望满天繁星。威尔斯又一次隐遁到了茫茫人海中。正如这浩瀚的星空，群星璀璨，谁又能分辨出哪一颗是长久不熄的恒星，哪一颗是靠反射而发光的行星？在这人潮人海中，又有多少像威尔斯这样幸运和不幸的天才呢？

注：维纳，美国数学家，控制论的创始人；申农是信息论的创始人。

亚当·斯密，英国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的鼻祖；梅纳德·凯恩斯、萨缪尔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FBI，美国联邦调查局。

## 西奈噩梦

王亚康·文

前边就是“疯猫”酒吧了，摩西·科恩与联络人约定在这儿见面。按照多年间谍生涯养成的习惯，走进酒吧之前，科恩作一次最后的安全检查。他在行进途中突然转身，朝来路走回。在转身的瞬间，已把他身后十几个人的神色尽收眼中。

他发现只有一名年轻妇女的眼光落在他身上。在两人目光相撞时，年轻妇女没有丝毫惊慌，她嫣然一笑，又很自然地把目光滑走，推着婴儿车走过他身旁。

也许她的注视是无意的，是年轻妇女对一名英俊男子不自觉的注意。但科恩瞥见了她脚上一双漂亮的麂皮鞋。不幸的是，在这一路上，这双麂皮鞋已是第二次出现了。

早在15年前，科恩还未来到以色列时——那时他的名字是拉法特·阿里——他的埃及教官在反追踪课中就教会他去识别追踪人的鞋子。因为在紧张的追踪过程中，追踪者尽可一套又一套地更换衣服，却常常顾不上或不屑于更换鞋子。

所以，极有可能，这名可爱的犹太姑娘正是一名摩萨德的特工，她的婴儿车是一种很实用的道具，可藏起她换装必需的行头。

摩西·科恩并不惊慌。15年来，他已成为特拉维夫社交圈的名人，与很多政界显要交好。所以，即便有人想在他身边织网，必然慎之又慎。他相信，在捕网合拢之前他足可以从容逃之夭夭的。

他微微冷笑一声，若无其事地朝前走去。

20分钟后，他已利索地摆脱了追踪者，又重新回到“疯猫”酒吧。

酒吧里顾客不少，他扫视一番，向靠窗一张孤零零的桌子走过去。那儿有一名中年男子在安静地啜着咖啡，但他锐利的目光一直不离门口。科恩认出他是穆赫辛少校，不由心头一热。

穆赫辛少校是带他走进间谍生涯的引路人，他身居要职，轻易不到国外，由此也能看出，国内对巴列夫的情报是何等重视。少校向他点头致意，为他要了一杯咖啡。

“你好。”他用法语说。

“你好。我没想到是你。”科恩也用法语回答。

少校低声说：“是总统派我来的，总统要我亲自转达他对你的问候和谢意。”

科恩觉得嗓子发哽：“谢谢。”他把一份画报递过去，那里面藏着微缩情报：“这是有关巴列夫先生健康情况的最后一批资料。我想那个日子快到了吧。”

“快了。科恩，你的心血不会白费的。我这次来就是对巴列夫先生作一次临终诊断。”

科恩微笑点头。大约20年前，即1953年11月，以色列恶名昭著的101分队在屠夫沙龙的带领下，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吉比亚村，69名无辜的村民惨遭屠杀。只有科恩死里逃生，成了一个孤儿，流落到埃及，不久他被穆赫辛少校发展成间谍。其后的15年来，他一直生活在以色列，

孤儿法拉特·阿里已变成著名的以色列富商摩西·科恩，他已完全融入以色列上层社会了。但他在内心深处一直保留着那个恐怖的场景：一群老弱妇孺绝望地盯着枪口，等着它喷出死亡的火焰。他把仇恨咬在牙关后面，祈盼着有一天报仇雪恨。

令人沮丧的是，15年来耶和华一直孜孜不倦地护佑着他的子民，安拉和穆罕默德却似乎忘了他的信徒。犹太人在对阿拉伯人的战争中一次次大获全胜，他们占领了西奈半岛，构筑了极为坚固的巴列夫防线，使埃及的经济命脉苏伊士运河不得不关闭。科恩作梦都盼着埃及坦克跨过巴列夫防线的那一天，为了这一天，他甘愿粉身碎骨。

他对穆赫辛少校说：“希望我的努力使巴列夫先生早日进入天国。不过，恐怕我在这儿呆不住了。”

少校注意地问：“为什么？”

科恩苦笑一声，他向四周扫视一番，压低声音说：“也可能是我神经过敏。不久前一位政界熟人似乎无意地邀我去洗土耳其浴，我婉言推辞了。如果仅仅到此为止似乎算不了什么，但邀我洗浴的那人同摩萨德的关系很密切，而且不久我发现有人跟踪我，我推测他们对我有了怀疑，想找机会检查一下我的身体。你知道我一直没有割包皮。”

穆赫辛少校紧张地思索着。在派拉法特·阿里到以色列之前，他们曾打算为他割去阴茎包皮，以免在实施割礼的犹太人中露出马脚，但阿里执意不肯：“不，我不同意。你知道，很可能我要在以色列生活十年、二十年甚至终生，我必须在外表、生活习惯甚至思维方式上彻底变成一个犹太佬。那么，总得在我身上保留一点阿拉伯人的东西吧，好让它经常提醒我，我到底是谁。犹太佬割去包皮是对他们的上帝立约，我保留它，算是对我们的祖先立约吧。”少校最后勉强同意了他的意见，但反复告诫他一定要小心。

这么多年，科恩一直很谨慎，没有露出马脚。但是，一旦以色列特工部门有了怀疑，他们将轻易地查清这一点。少校严肃地说：“我马上回国向上司报告，以决定你的去留。但你一定要记住，无论上司的撤退命令是否抵达，只要你确认处境危险，不要有丝毫犹豫，立即逃走！你的工作位置对祖国无比重要，你本人的安全则更重要。”

科恩感动地说：“谢谢。不过，在走之前，我至少还要完成一项工作。”

“什么工作？”

科恩停顿很久才问道“你知道伊来·阿丹这个名字吗？”

少校没听清，因为酒吧里声音嘈杂，几个人在大声咒骂巴勒斯坦杂种，他们刚伏击了一支以色列巡逻队，造成三人死亡，那些伏击者也被随即赶到的以色列直升机送入了地狱。少校侧耳问：“谁？”

“伊来·阿丹。”

少校思考一会儿，答道：“没有，我从未听说过。”

“他在十几年前是以色列魏兹曼研究院的著名物理学家，早年在柏林大学毕业，曾师从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也在费米手下工作过，后来来到美国斯坦福大学物理系任教，从那儿迁居以色列。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的反战态度与沸腾着复国狂热的犹太社会格格不入。所以，他早就离群隐居了，十几年来在社会上默默无闻。如果在犹太佬中找出一个

不太可恶的例外者，恐怕只有他了。”他笑着说，又继续介绍，“这些年他一直在一个偏远小镇索来斯从事个人性质的科学研究。尽管社会上似乎早已把他遗忘，但在以色列科学界一直流传有关于他的窃窃私语。这些私语声我早就听到过，如果不是他的研究课题太不可思议，我早把他列入我的情报对象了。”

少校问：“什么课题？”

科恩笑道：“你绝对猜不到的，是时间机器。”

少校吃惊地问：“时间机器？科幻小说中描写的古怪玩艺儿？”

“对，所以我一直把阿丹教授看成一个神经不正常者。但是，近一两年科学界的私语声越来越大，而且是满怀敬意，绝不是嘲笑，我就有点弄不明白了。要知道，这些犹太科学家们的脑瓜可是绝顶聪明的，他们不可能全都发疯。听说阿丹先生的研究已经成功，对过去和未来的追述或预言十分准确——当然，不可能不准确，如果他确实乘着时间机器亲眼目睹了过去和未来的话。”

少校盯着科恩的眼睛，下意识地摇头。他不相信这种天方夜谭式的故事。

科恩说：“我也不相信，但为保险起见，我还是想去探查一番。如果这是真的，阿丹先生就会很准确地预测在巴列夫防线上不久要发生的事情，那可太危险了。尽管他不是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但毕竟是一个犹太佬。”

少校皱着眉头问：“会不会是摩萨德设下的诱饵？”

“不太像。不管怎样，我去看看再说吧。如果不是真的，我就请阿丹先生喝法国白兰地，如果真是如此，就只好请他吃一颗子弹——尽管我不大忍心这样做。”

“你要小心行事。真主保佑你。”少校用法语低声说道，然后起身离去。

科恩驱车向偏远的索来斯小镇进发。秋风萧瑟，车窗外的景物迅速向后退去。他想，这种生活有可能就要结束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解脱。15年的伪装是一桩太重的负担，连在睡梦中都不敢用阿拉伯语思考。有时他甚至疑惑地自问：假如我真是个犹太人？但每次都不敢再想下去，迅速坐在地上默诵古兰经，使心境平静。

小镇已到了。这儿已接近内格夫沙漠的边缘，镇上十分冷清。科恩没费什么事，就打听到伊来·阿丹教授的住宅，看来阿丹先生在这儿很有名。

阿丹教授的住所是一片占地颇宽的平房，低矮的篱笆墙上爬满了牵牛花。科恩把福特车停在大门口，在车内检查一遍他的科尔特手枪，然后下车去敲响门铃。铁门自动打开了，扬声器中一个老人说：“请进。”

走进客厅，阿丹教授已在那里迎候，目光锐利地打量着客人。他七十岁上下，外貌颇像一个古代的先知，浓密的白色长须飘落胸前，身体很健壮，两眼炯炯有神。科恩努力思索着，他觉得这副容貌曾在什么地方见过。

他彬彬有礼地说：“请原谅我的冒昧来访。我叫摩西·科恩，在特拉维夫经商……”

阿丹打断了他的介绍，微笑道：“我认识你，咱们见过面。”

科恩很尴尬，也有点不安。在间谍生涯中，他时时刻刻强迫自己记住与他打过交道的每一个人，他也几乎做到了这一点，但他在记忆中却没有搜索到这个老人。

他问：“见过面？在什么地方？”

“大约十年前吧，是在一次沙龙聚会上，你那次离会很早，我们没来得及互相介绍。那时六五战争刚结束，我们的某个指挥官释放了成千名埃及战俘，让他们脱光鞋子步行穿过西奈沙漠，不少人因干渴死在途中。参加那次聚会的都是社会名流，有教养的绅士，当然不会赞扬这件事，至少不会公开赞扬，不过在言谈中他们都把它当作自家孩子的一场恶作剧，用轻描淡写甚至幸灾乐祸的口吻谈起它。全场只有你一个人勃然大怒，声色俱厉地说：这是犹太人的耻辱！犹太人不要忘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不要捡起党卫军的卐字袖章戴在自己的胳膊上！说完你就愤然离去。科恩先生，自那时起，我一直想有机会向你表达我的敬意，一个二十五岁商人的一席话使犹太社会的精英们渺小如虫蚁。谢谢你今天给了我这个机会。”

他慈爱地看着科恩。科恩恍然忆起此事，暗暗为自己的幸运高兴。10年前那次冲动几乎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以后他多次告诫自己要牢记住这个教训，没想到这倒成全了阿丹先生对自己的友善。看来，今天的任务可能要轻松一些。他在心中不觉对这个犹太老人滋生出敬意。

老人笑问：“科恩先生，有什么需要我效劳？”

科恩难为情地笑道：“阿丹先失，请你不要取笑，这一切都缘自我那不可原谅的好奇心。我在科学界听到过不少有关你的议论，想来查证一下它的真实性。如果我的问题不涉及什么国家机密或个人隐私的话……”

“请讲。”

“请问，你真的在研究什么‘时间机器’吗？”

教授微笑答道：“不错。”

科恩有意提高声调，说：“坦率地讲，我完全不相信这个玩艺儿！我认为那只是科幻小说中描写的荒谬东西，是对人类逻辑的嘲弄。因为从没有一个人能解释那个‘外祖父悖论’：如果一个人能回到过去，无意杀死了幼年的外祖父，那怎么可能有他的母亲来生养他呢？尊敬的教授，你能为我讲清楚吗？”

教授笑了：“乐意效劳。但这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讲清的，我们先把自己安顿好再说吧。”

他唤仆人冲上两杯咖啡后，两人在沙发中对面坐定，教授才开始讲述起来。

“让我们先从那个尽人皆知的假定开始吧。假定我们在地球之外的太空中静止不动，通过地球反射来的光线观察地球，这种观察和地球的实际进程肯定是同步的。”

“对。”

“再假定我们背向地球行进，当我们离开地球的速度越来越高时，地球上的时间流逝就会变慢。极端地讲，如果达到光速，我们就会与地球射来的光线并驾齐驱，展现在行进者面前的将是一幅静止画面。对行进者而言，地球的时间流逝就停止了。”

“可是，光速……”

“再假定我们的速度超过光速，就会越过‘今天’追上‘昨天’的光线，我们就回到过去了。同样的方法也可跳到未来。”

“可是，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光速应是宇宙速度的极限！”

阿丹教授笑着摇头：“不，爱因斯坦只是说，原来就低于光速的物体不能通过加速到达或超过光速，并未否认超光速的存在。按现代物理学的理论，宇宙分为快宇宙和慢宇宙。我们所处的慢宇宙中，绝大多数物体的速度都远远小于光速，只有接受了极大能量的极少数高能粒子，才能向上逼近光速。与此相反，快宇宙中绝大多数物体的速度远远大于光速，只有接受了极大能量的极少数高能粒子才能向下趋近光速。快慢宇宙是不同相的，永远不可能交汇。但是有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人们却往往忽略了它的深刻含义，即：在慢宇宙中，尽管物体不能达到光速，但光却可以很方便地作慢物体的信息载体，同样，光也可作快物体的信息载体。所以，快慢宇宙当然可能通过共同的媒介物来完成信息交换。这就是时间机器的基本原理。”

科恩点点头：“噢，你是说信息交换。换句话说，通过时间机器，只能观察过去、未来，并不能真的跳进那个不同相的世界，这倒是容易接受的观点。”

“对，一个整体的‘人’绝不能跳到过去或未来。但是你不要忘记，快慢宇宙中都有极少数逼近光速的高能粒子，它们的速度接近，它们之间能够交换力的作用。所以通过时间机器，我们也可以向过去或未来发射一些光速粒子去影响它的进程。”

科恩笑道：“我想这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宇宙射线无时无刻不在穿过大气层，我们每个人的身体恐怕都被高能粒子穿透过，但并没有引起什么变化。”

阿丹严肃地说：“完全正确。但你不要忘了所谓的蝴蝶效应，这是混沌理论的基石：里约热内卢的某个蝴蝶扇动翅膀所引起的空气紊流，传到夏威夷洋面就可能发展成一场飓风。可能今天的人类就缘于几亿年前某个高能粒子引起的基因突变，所以，如果我们向四千年前的迦南古城发射一簇粒子，四千年后很可能影响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命运。”

科恩一个劲摇头：“恕我不能同意这一点。按你的说法，迟早又会回到外祖父悖论上去了。当你的这簇粒子改变了摩西或诺亚，怎么还会有发明时间机器的犹太人子孙伊来·阿丹教授呢？”

阿丹教授笑起来，耐心地解释道：“科恩先生，你的思维还停留在牛顿力学而不是量子力学的水平上。以电子云的概念为例：当我们说它是处在原子核外某轨道上时，并不是说它确切地呆在那里，而是说这是它的最大可能位置。同样，当我们通过时间机器观察未来时，我们也仅仅看到了历史的最大概率。举个浅显的例子吧，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结局就是按历史发展的最大概率出现的，但是，如果当时就有一个人预见到日本偷袭，这个人又处在足以采取行动的位置上——这个假设一点也不违反历史的真实性——那么另外一种历史结局并不是不可实现的。我们的时间机器扮演的就是这种历史预见者的角色，至于它能否改变历史，那就要依靠概率决定了。”

科恩沉默了很久，才苦笑道：“你的解释在逻辑上无可挑剔，但不

知道我心里是更清楚了，还是更糊涂了。直截了当地说吧，你的时间机器是否已研制成功？”

“不错。”

“那么，”科恩沉吟很久才问，他想阿丹绝不会轻易答应自己的要求，“能否让我借助它作一次时间旅行？我非常渴望能有这样一次神奇的经历。”

不料阿丹教授的答复十分爽快：“当然，我费了几十年心血搞出这个玩艺儿，并不是要把它锁在储藏室里。我已经作过几次实验，都很成功。你稍等一会儿，半个小时我就把机器准备好。”

半个小时后，科恩忐忑不安地来到实验室。直到现在，他还是不相信时间机器的存在。他想象不出时间机器会是个什么古怪玩艺儿，也许它是一个地狱之磨，把人磨碎成一个个原子，再抛撒到过去或者未来。

其实阿丹教授的时间机器并不古怪，它很像一部医院里常用的多普勒脑部扫描仪。阿丹教授让科恩在活动床上躺好，在他脑部固定了一个凹镜形的发射装置，然后轻轻地把活动床推到一个巨大的环状磁铁中去。他俯下身问：“马上就要开始了，你不要紧张，它只相当于一次脑部扫描检查。现在请你告诉我，你想到哪个历史时代？”

科恩似乎随便地说出他蓄谋已久的目的地，他开玩笑地说：“先从近处开始吧，免得我掉进时间陷阱一去不返。我想看看几天以后的以色列以及周围的国家，看看这儿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等我从时间旅行中回来，我就等候在电视机前去验证一番。你知道，只有在看到确凿无疑的实证后，我这个牛顿力学的脑瓜才敢相信。”

教授微笑道：“好，你放松思绪。我开始进行时间调整。”

随着一波波电磁振荡穿过脑海，慢慢地，科恩觉得自己的脑中有了奇妙的变化。虽然他闭着眼，却感到自己已经有了上帝的视觉，透过云层俯瞰着几天后的尘世。他把目光聚焦在地中海沿岸的以色列国土上，聚到红海和西奈半岛上。不等他找到苏伊士运河，那儿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已把他吸引过去。他看见几千门埃及大炮向运河东侧的河岸猛轰，烟尘中绽开着火红的花朵，以色列军队的火力完全被压制了。运河上一条条橡皮艇像蚁群一样，满载埃及突击队员，在“真主伟大”的呼声中用力划向对岸。先期抵达的埃及工兵已经架起几台大功率水泵，用高压水流冲散犹太人苦心构筑的砂墙。西奈机场上几十架以色列飞机紧急起飞，准备轰炸扫射过河的队伍。但运河西侧突然有一朵朵橙黄色的闪光，随之苏制萨姆—6式地对空导弹呼啸升空，以色列的F—4式战斗机或A—4天鹰攻击机被击中，凌空爆炸。

这正是他盼望已久的赎罪日战争。秣马厉兵十年的埃及部队士气高昂，很快撕破了巴列夫防线，埃及坦克从浮桥上隆隆开过，穿过沙墙中新开辟的狭路，向西奈半岛开过去。

忽然，一只孤零零的以色列豹式坦克从火网中钻出来，爬到高高的河堤上，就像一头对月长啸的孤狼。面对堤下成千上万的埃及武器，它毫无畏惧，冷静地瞄准浮桥开炮。浮桥在爆炸声中断裂，几辆埃及T—62坦克掉入河中。愤怒的埃及人把各种反坦克武器瞄向这辆坦克，很快把它炸毁，它的炮塔和驾驶员的四肢被炸飞到几百米之外。科恩大声叫好，不过，对这辆豹式坦克中不知姓名的犹太佬，他倒是满怀敬意。



浮桥很快修复，埃及坦克继续络绎不绝地开过去。科恩热泪盈眶，他知道阿拉伯世界十几年的屈辱即将洗雪，这成功里有他的一份努力，是他提供了巴列夫防线的详细情报……

忽然云雾消散，阿丹教授的脸庞出现在他视野里，他关切地问：“有什么异常吗？我发现你的心跳和血压都很剧烈。”

科恩过了很久才收拢思绪。他的脑子飞快地转了几圈，问道：“阿丹先生，我确实看到了几天后的情景，虽然我不敢相信它是真实的。这些情景你能否透过机器同时观察？”

“能，但我没有使用这种监视功能。怎么样，你还要继续进行吗？需要不需要我的帮助？”

科恩微笑道：“谢谢，我再去看一会儿。我想我一个人能行。”

10月15日，战争的第9天。局势发展十分理想，埃及坦克已开进了以色列本土。

在以色列军队全线溃退的形势下，有一队坦克却隐秘地逆向而行。这些坦克都是苏制T—54，驾驶员穿埃及军服。沿途碰见的埃及军人快活地同他们打招呼：“喂，前线怎么样？”

坦克上的人也用阿拉伯语兴高采烈地回答：“犹太佬完蛋了！很快就要被赶到地中海喂鱼去了！”

问话的埃及军人欢呼起来，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坦克中正是屠夫沙龙和他的部下。他们像一群凶狠的狼，偷偷从埃及二、三军团的结合部穿插过去，通过运河浮桥开到埃及本土，立即嗥叫着扑向各个萨姆导弹基地，这些基地很快变成一片废墟。没有了后顾之忧的以色列飞机立即凶狠地扑过来，把制空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正在向特拉维夫推进的埃及坦克，在以色列飞机的凶猛攻击下很快溃不成军。

沙龙的坦克部队在埃及本土长驱直入，一直向开罗挺进。因为埃及的装甲部队已全部投入前线，后方十分空虚。科恩目瞪口呆地看着战争的突兀逆转，他的心在滴血。

太不可思议了！历史老人难道如此不公平？阿拉伯人难道注定要失败，犹太佬却处处受到耶和华的庇佑……

直到阿丹教授把他拉回现实，他仍是泪流满面。教授俯在他面前，注意地盯着他，委婉地说：“科恩先生，你是否看到了什么悲惨的事情？”他悔改地说，“也许我不该让你使用时间机器。不过请你记住，你看到的一切，都是‘最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最可能’不等于‘一定发生’。也许上帝垂怜，不让那些悲惨事件真的降临人世。”

在他好心地劝解时，科恩一直在心里呐喊：“难道我十几年的努力全部白费了？阿拉伯民族十几年的努力会付诸东流？”很久，他才稳定住思绪，他必须想法消除阿丹的怀疑，稳住这个老人。

科恩想出了一个对策，于是试探着对教授说：“教授，你知道我看见了什么？可能是机器故障吧，刚才我没有跳到未来，而是回到了过去。我看见1953年11月，沙龙领导的101分队袭击了吉比亚村，69个老弱妇孺倒在枪弹下。可能是时间跳跃引起的错误，不知怎的，我好像也变成了吉比亚村民的一员。我第一次用阿拉伯人而不是犹太人的眼光来面对这场屠杀，沙龙的恶魔行径使我深恶痛绝。我是在为我们的敌对民族流泪，请你不要取笑我。”

教授低沉地说：“你的行为没什么可以取笑的，即使以没有传染上疯狂症的犹太人的眼光来看，沙龙的行径也是对人类良心的践踏。”

“教授，我是否可以回到过去，向沙龙的祖辈们发射几颗高能粒子？但愿这几粒微不足道的粒子能改变沙龙的凶残本性，避免那场历史悲剧。”

教授犹豫很久，才勉强答道：“好吧。本来我一直慎用这种手段，因为蝴蝶效应的后果是难以控制的，也许它会偏向另外一个方向。不过，你愿意试一下也未尝不可，反正这些结局都在历史的概率之内。”

教授把一个类似电视遥控器的玩艺儿塞到科恩手中，告诉他可以自己调整跳入的历史年代。等他需要发射粒子时，只需按一下发射器的红色按钮即可。然后，他把时间机器调到自动档。

科恩沿着沙龙家的人生之路逆向而行。他的内心十分焦灼，他要赶在赎罪日战争在历史的真实发生前，尽自己的力量改变它的结局。他看见14岁的沙龙参加了犹太“加德纳”组织，十分凶悍地同阿拉伯人械斗。他看见沙龙的父亲从苏联迁居以色列，定居在特拉维夫郊区，那时以色列还是遍地荆棘，这些移民们在周围阿拉伯人的敌意中艰难地挣扎着，不少人死于疾病和饥馑。他逆着沙龙家庭的迁移路线追到了沙皇俄国，那儿也笼罩着仇视犹太人的气氛。沙龙的祖父原姓许纳曼，是一个强壮的农夫，面孔阴郁，穿着笨拙的套鞋和旧外套，沉重的劳作使他神经麻木了。心情烦躁时，他就痛饮伏特加，发狂地殴打妻子。妻子在地上打滚，小许纳曼（该是屠夫沙龙的爸爸吧），则站在马厩边仇恨地盯着父亲。

科恩立即瞄准冰天雪地中那个破旧的农舍，按住红色按钮不松手，把无数高能粒子透过时障射入那个异相世界。然后他一刻也没有耽误，迅速掉头奔向未来，他想看看自己的手术是否能产生效果。他在心中不停地向安拉祷告，把那个万分之一的幸运施舍给他。

10月14日。装甲师长沙龙正在与上司戈南争论。在以军即将全军覆没之际，沙龙主张回马一击，穿过埃及二军团和三军团的结合部袭击埃及本土，戈南却斥之为胡说八道。按照原来的历史进程，是沙龙的主张得到胜利。但经过高能粒子轰炸的沙龙似乎已没有了强悍的本性，他在上司淫威下忍气吞声，放弃了自己的主张。

科恩无比欣喜地看着埃及坦克向特拉维夫挺进，只有三个小时的路程了。叙利亚的坦克也在东边突破了以军防线，特拉维夫的犹太平民们目光阴沉地抱着武器守在大楼上，等着死亡降临，他们唯一希望的是死前能拼掉几个阿拉伯人。

科恩开心地笑起来，他用一己之力改变了战争结局，挽救了阿拉伯民族。但喜悦中，他瞥见了几架超低空飞行的以色列鬼怪式飞机突然出现在开罗上空。就在萨姆导弹把飞机击毁之前，一架降落伞晃悠悠落下来。在离地600米的空中忽然爆出一团极明亮的闪光，接着蘑菇云冲天而起。是原子弹！他早知道以色列制造了十几颗原子弹，并已把情报及时报告了埃及，但他没料到他们真的敢使用。开罗城的建筑在冲击波下无声地崩溃，城内像撒了遍地的小火星，这些火星迅速变成熊熊大火。

以色列飞机的驾驶员临死前在无线电中放声大笑：“该死的阿拉伯人，咱们同归于尽吧！”

科恩目瞪口呆，看着开罗在地狱之火中毁灭，他在心里痛苦地喊道：“不能这样啊，不能这样啊，这绝不是我想得到的结局！”

他忽然从极端的恐惧震惊中苏醒，一秒钟也没有停，操纵着时间机器的旋钮，急急忙忙沿着以色列人的历史进程往回赶。在很短时间内，他越过了犹太人几千年的历史。

他看见慕尼黑奥运会上，被阿拉伯恐怖分子枪杀的 11 名以色列运动员的鲜血染红了德布鲁克机场的跑道，但奥运会却若无其事地继续进行。他看见犹太人在二次大战中被屠杀，成千上万赤身裸体的犹太男女排着队走向毒气室。他们目光温顺，没有丝毫反抗，当毒气从莲蓬头嗤嗤地喷出来时，骨瘦如柴的妈妈徒劳地把儿女藏在自己身下。

他不想看这些，这些只会削弱他对犹太佬的仇恨。他猛力扳动开关，一下子跳回到旧约中描写的年代。他看见强大的犹太人在兴高采烈地屠杀基比亚人，借口是基比亚人强奸了一个犹太女子。他们又在烟气升腾中大肆屠杀犹太人中的便雅悯支派，如同芟刈野草，因为便雅悯支派不肯交出基比亚人。

他继续扳动开关，来到三千年前的埃及。犹太人在埃及法老的淫威下偷生，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妻子献给埃及主人。后来，一个叫摩西的犹太人带领同族逃出埃及。那时红海还只是一条狭窄的海沟，他们从一座简陋的木桥上跨过去，然后急急地拆毁木桥，把埃及追兵隔在对岸。惊魂甫定身着长袍的摩西在河岸上伸出神杖向以色列人晓谕：“看哪，耶和华在护佑着我们。”科恩把高速粒子枪对准手持神杖的摩西，狠狠按下红色按钮。从表面上看，这簇高能粒子没有在摩西身上引起什么变化，他颤颤巍巍地领着族人继续向东行进。

科恩又折回头，急急赶向 1973 年 10 月，他知道蝴蝶效应是不可预测的，他祈祷着至高无上的主把那仅有的幸运赐给他的族人。

10 月 22 日，以军已全面胜利。还是那个被称作屠夫的沙龙，公然违抗世界舆论的呼声，率领他的装甲师直扑开罗。埃及军队已经晕头转向，无法建立任何有效的防御。开罗城内的军民都绝望地等着末日来临——恰如几天前特拉维夫那些绝望的犹太人。

在距开罗近 80 公里的地方，沙龙才接受国防部长达扬的命令停止前进。即便如此，以军的辉煌胜利已足以使犹太人欢呼。在此之前，梅厄总理已下令原子弹作好投弹准备，以便在末日来临时与阿拉伯人同归于尽。现在这些原子弹都拆去引信，悄悄运回内格夫沙漠的核弹基地。

科恩尽情地观察了战争的全过程，然后悄然返回现实世界。

“科恩先生，你的这趟远足可真不近，你在这里已躺了两天了。”阿丹教授平静地对他说，他关闭了时间机器，从科恩头上取下那个凹镜状的发射器。

“科恩？”他略一愣神，笑道，“不，你记错了，我叫海恩，摩西·海恩。你知道这两天我看到什么？我观察了一次战争的全过程！请问今天是几号？”

“10 月 6 号，上午 8 点。”

“10 月 6 日，对，正是这一天，犹太教的赎罪日。我告诉你，上午 10 点，以色列政府将发布紧急动员令，下午两点，埃及军队向巴列夫防线发动闪电战。开始时局势很危险，以色列几乎被从地图上抹去，但

是伟大的军人沙龙扭转了战局，最后以犹太人大获全胜而告终。不，我不对你详述了，让我们饮着咖啡，心平气和地欣赏这有惊无险的球赛重播吧，那绝对是一种享受。”

现在的海恩注意到阿丹先生定定地凝视着他，目光很古怪，怆然中夹着怜悯。他茫然问道：“怎么，我的话不对头吗？阿丹先生，我知道你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但你总不至于拒绝为以色列的胜利而高兴吧。我在时间旅行中重温了犹太人的苦难，全世界都曾抛弃过犹太人。现在，我们总算用血与火为自己争取到一块生存之地。你干吗用这种古怪的眼神看我？”他皱着眉头问。

阿丹教授怜悯地看着他，轻声问：“海恩先生，你对拉法特·阿里这个名字有印象吗？”

“拉法特·阿里？”他仔细想了一会儿，“记不清了，但听来似乎耳熟，也可能是我在埃及当间谍时用过的一个化名。我有无数化名，已经不能全记得了。”

“那么，以色列富商摩西·科恩呢？”

“噢，那是我的公开职业。难怪你刚才称我科恩先生——我是否向你介绍过我的真正职业？我是在摩萨德工作”

阿丹小心翼翼地说：“海恩先生或者科恩先生，在饮酒欢庆胜利之前，你能否听我讲一个小故事呢？”

海恩不知老人的用意，迷惑不解地点点头。于是阿丹教授详细讲述了一个故事：一个名叫拉法特·阿里的天才的阿拉伯间谍，在以色列卓有成效地从事间谍工作。他对民族的忠诚是无庸置疑的，即使在危险的间谍生涯中，他也坚持每晚坐在地板上，面向圣地麦加，口诵古兰经，但他的努力并未改变阿拉伯人的失败。他在痛苦中借助一个犹太佬发明的时间机器，反复向历史发射高速粒子，以求多少改变历史的进程。

“可惜他不知道，当他偶尔这样干的时候，确实会稍微改变历史进程，当然这种改变不一定正好合乎他的心愿。当他多次发射粒子后，历史进程经过充分振荡反而会回到原先的位置，也就是最大可能的位置。只有一点改变了：这名阿拉伯人变成了他深恶痛绝的犹太佬。”

他怜悯地看着目瞪口呆的海恩，叹息一声，苍凉地说：“这绝不是不可能的事。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同是古闪族的后代，只是后来才分化成不同的民族，所以摩西时代某一个粒子的得失足以影响几千年后的一个人在战争游戏中的归属。其实，按科学家华莱士和威尔逊的线粒体夏娃假说，人类所有民族均出自15万年前一个共同的女性祖先。所以，如果把我的粒子枪拿到更早的历史时期发射，连希特勒也可能变成行割礼的犹太人。那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海恩的脸色越来越苍白，教授的讲述唤醒了一个遥远的前生之梦。他恐惧地抵抗着，不愿在这个梦中沉沦，但教授下面的话撕碎了他的幻想。

教授叹道：“海恩先生，或者该称科恩先生，请原谅，在你说时间机器有故障以后，我打开了监视窗口，因而观察到了你的全部行为。我看着你在历史长河中来回奔波，尽管我不赞同你的所作所为，不赞同你对犹太人的深仇大恨，但我十分佩服你對自己民族的忠贞。我没料到不可控制的蝴蝶效应把你变成了犹太佬，这真是一个悲剧。请相信，我没

在其中捣鬼。海恩先生，一点不错，你确实是两天前来到这儿的那位阿拉伯间谍拉法特·阿里，或者扮作犹太富商的摩西·科恩。”

海恩面色悲怆地沉默很久，慢慢抽出科尔特手枪。他指着教授的鼻子愤恨地说：“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你这个该死的犹太人！即使我变成了犹太佬，你为什么不让我浑浑噩噩活下去，为什么非要把我唤醒来正视自己的痛苦？我要宰了你这个心肠狠毒的老东西。”

就在这时，房门被砰然撞开。三个人冲进房中，高声喊道：“放下枪，举起手来！”

海恩身上被唤醒的阿拉伯间谍本能使他迅速转身射击，一边扭头急切地对教授喊：“教授快趴下！”

但三人的枪弹比他更快，一阵猛烈的射击打得他飞起来，重重跌倒在地。他无力地看了教授一眼，脸部肌肉便冻结了，但他的双眼痛苦地圆睁着。

三个摩萨德特工走到他身边端详着他，其中一名对教授说：“教授，你没受伤吧。我是达夫上尉。这是一名最危险的阿拉伯间谍，叫拉法特·阿里，我们已跟踪了他很长时间，总算没有让他逃脱。”

阿丹教授冷冷地看着这几个人，冷嘲道：“阿拉伯间谍？我想你们弄错了吧。这也是一名摩萨德特工，摩西·海恩。他刚才还在为以色列的胜利欢呼呢。”

达夫上尉笑道：“不会错的，你不要信他的鬼话，这条狡猾的阿拉伯红狐狸。三天前我们偷窥了他的秘密，他没有行过了割礼，单是这一条就足以证明他的真实身份。”

教授冷笑道：“没有行割礼？我不会偷看别人秘密的，尤其不会把这当成高尚的事情，不管用什么堂皇的借口。但我相信这个真正的犹太人一定在出生第八天就行过割礼。诸位不信，尽可检查一下。”

达夫上尉惊奇地看看教授，犹豫不决地走过去解开死者的裤子。他的脸色顿时煞白如雪，惊惶不解地喊：“真是怪事！三天前我们还在厕所里偷拍了他私部的照片，那是绝对不会错的，即使在这之后他去补作手术，也不会痊愈得这样快！”

三个人面面相觑，都惶惑地盯着教授，他们不敢承认自己误杀了同事。教授懒得对他们解释，他走过去，沉痛地看着死者的面容。他的脸部扭曲，眼睛圆睁着，似乎惊异于这个扭曲的世界。他一生辛苦劳碌，忠贞不贰，却不知道自已究竟该为谁效忠，是真主还是耶和华？这使他死不瞑目。教授低声说：“可怜的孩子，安心地睡吧。这个充满仇恨的疯狂的世界没有什么可留恋的。”

他轻轻为他合上眼睑。就在这时，大地微微颤抖一下，从遥远的西方传来沉闷的炮声。这炮声如此密集，以致变成了连续不断的滚动的狂飙。

阿丹教授叹息一声，对客厅中三个木然呆立的摩萨德特工说：“看，赎罪日战争已经拉开序幕了。耶和华呵，祈愿战争早些结束，让犹太和阿拉伯两个伟大的民族消除宿怨新恨，世世代代友爱相处下去吧！”

## 科幻电影《天煞》面面观

点点 说柯桓·文

在美国，根据同名小说改编摄制的科幻影片《天煞》（又名《独立日烽火》），今夏刚上映就先声夺人，稳居票房榜首位。一周之内收入即达三千六百万美元之多，称霸于同期面市的其它影片。

《天煞》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编导在片中注入大量的新观念，加上运用现代最先进的科技手段，制作出极其壮观、精彩的视觉特殊效果，不但使观众如身临其境，目睹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面，更把科幻奇情电影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天地。有评论家指出：如果说1977年的科幻影片《第三类接触》开创了表现外星人新世纪的话，那么，《天煞》无疑是掀起科幻电影新潮流的开篇之作。

《天煞》是一部典型的“灾难片”。

在未来的某年七月二日，地球上许多大城市——纽约、华盛顿、莫斯科、东京、墨尔本、卡拉奇、特拉维夫等，上空差不多同时出现了从外部世界闯来的巨大飞船。原来是外星人觊觎地球的丰富资源，企图歼灭人类，因而向地球大举进军。他们不理睬地球人发出的“对话”要求，毫不留情地倾泻炮火。霎时间，地球上处处硝烟弥漫，惨绝人寰。面对飞来的横祸，地球人不得不奋起反击。与以往一些星际战争的科幻影片突出英雄个人的大无畏精神和非凡业绩不同，《天煞》刻意表现的是：当地球面临危机，人类抛开私怨，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信仰，大家戮力齐心，同仇敌忾，共赴“球”难。这是编剧迪蒙·德夫林（Dean DeLin）和导演罗兰·艾里奇（Roland Emmerich）再度携手摄制此片所极力表达的中心思想。

在放映大厅里，《天煞》将观众带入了震惊、绝望，复又振奋、雀跃的剧情里。你看，世界许多大城市已被夷为平地，美国第一夫人捐躯殉国。但人类身处困境意志弥坚，毫无惧色。地球上电讯系统被全面摧毁，世界通讯惟有退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使用的电报，以避免为敌人的高科技侦察；大部分军事基地覆没，受过训练的飞行员短缺，连美国总统与一般平民也毅然驾机迎敌，用原始的飞弹和空中截击技巧对抗，进行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最后地球战斗者潜入敌阵，以敌方战机作掩护，长驱直入敌航空母舰，破坏其电脑系统……地球人类终于绝处逢生，并大获全胜。

熟悉科幻电影的观众大概都有这样的印象：过去有些科幻片（如《第三类接触》、《E·T》等）都把外星人描绘得和善可亲。也许是人们觉得看那类“善意外星人”的影片生厌了，需要换换口味。于是，像《天煞》这样描写“恶意外星人”的影片便应运而生了。当然，早在1979年烈尼史葛执导的《异形》，也属于表现丑恶外星人之列。只不过“异形”是外星怪物，并非高智慧外星人，亦无所谓善恶，而且是地球人前往太空偶然碰到的。

需要特别介绍的是，《天煞》的电影技术非常出色，充满惊险奇观。外星飞船的外部无形防卫罩和内部装备的宏伟，使人大开眼界。这些负责摧皱地球城帽任务的飞船，其巨大的体积几乎能覆盖整个城市上空，

它们黑压压地高悬空中，足以使观众产生近乎窒息的恐怖感，无疑是以往电影从未有过的震撼人心的场景。这自然要归功于曾在《宇宙奇兵》中从事特技制作的原班人马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为了制造壮观场面，导演艾里奇不惜动用了六千万美元的制作费，聘请特技人员制作多达四百个效果画面，建造了许多件十分逼真的模型，其中包括长达十五英尺的驱逐舰、直径二百英尺的航空母舰和 F18 战斗机、直升机等，以及带有家具、电器的高六英尺、宽二十英尺的美国白宫。艾里奇之所以如此看重模型和真实道具的建造，是因为他认为电脑构图虽然能制出几可乱真的场面背影，但终归不尽如人意。他举《佛罗纪公园》为例，说：“如果片中的树林不是真的，而是通过电脑做出来的效果，那么真实感肯定会大大减少。”在整部影片中，最震慑心魄的莫过于白宫被毁那一幕了。为这个镜头，足足花了多个六英尺高的白宫模型。爆炸的碎片，其实是工作人员预先做的手脚——将模型外层用刀片逐一切开。至于影片开始时那场汽车连环大碰撞和人们惊惶乱窜的轰动场景，则是动用了几万临时演员以及百多辆汽车完成的，其耗资之多也可想而知。除此之外，在注重拍摄场地的真实性方面也不可不提，比方，曼哈顿、犹他州、温哥华市和邦那维尔盐湖，洛杉矶前飞机厂等，都成了该片的极佳背景。难怪监制德夫林自豪地说：“这肯定是有史以来唯一的一部制作规模如此庞大的剧情片！”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当然对《天煞》也不可避免有不尽相同的评价。比如，近时香港就有影评人提出异议：直至今日，外星生物故事全属虚构，是善是恶，任人创作。单从科幻角度来看，如果真有外星人掌握超时空科技来到地球，各方面必然远胜地球人，动起武来地球人难以对付，不可能像《天煞》这样，地球人类在美国带领下转瞬间反败为胜，一下子把外星强敌杀得全军覆没。还有人撰文指出：这部影片也反映了美国谋求世界霸权和全球领袖地位的心态。

## 机器英雄

[美]帕特里克·摩尔 著  
罗定国 编译

### 会飞的机器

科幻作品中的硬件对科幻的生命力至关重要，只有科幻才是敢于以一个新机器或一种新的科技思想作主角的唯一的文学形式。只要稍微浏览一下早期的科幻插画，就能发现飞行机器是最早的科幻硬件之一。以现在的眼光看，如果一个人乘坐达·芬奇设计的直升机，那么无论他怎样拼命扇动它的双翼，那直升机也决不会离开地面。然而比起 1886 年凡尔纳为推动其云中快艇而构思的桅杆尖顶上的小轮子来，达·芬奇的设计肯定更切合实际。

毫无疑问，格兰特·达特的科幻插画中的那些飞行器虽然是最不切合实际的，然而却是最迷人的。他那些荒唐的飞机一般都有翅膀和自动推进装置，偶尔也会出现一些由人操纵的飞机。H·G·威尔斯在 1907 年写的《空中大战》把这一题材发挥得淋漓尽致：一列巨大的飞行舰队轰炸美利坚合众国，紧接着是大量的空降兵入侵，随后情节迅即展开，大英帝国和法兰西攻击德国，直到亚洲人以自己的空中飞船加入战斗，使空中大混战达到最高潮。威尔斯的科幻预言使当时西方许多有识之士产生忧虑，直到冯·兴登堡号以及 S—100 号飞艇的坠毁才使人们对这种空中威胁松了一口气。然而，尽管后来空气动力学迅速发展，但有时也会出现故意逆流而动的科幻设计，例如 1972 年哈里·哈里森在其作品《穿越大西洋的隧道，乌拉！》中曾设计了一架用煤炭作动力的飞机。

无疑，最早的荣耀应归功于兔子罗杰的创造者菲尔·诺兰和迪克·柯尔金斯。他们设计了许多奇形怪状的空中运输机，他们这一极具潜力而影响深远的连环漫画形成了几代人超前的科技观念。例如在 A·E·瓦格特的《合作或其他》中贾米尔森的抗重力降落伞，明眼人一看就知那只不过是兔子罗杰画中的薄膜罐、背包及跳带的翻版。

当人们还在用竹子和跳伞绳制作真正的飞机时，一批想象力丰富的科幻作家已经更快更远地飞进未来。斯坦利·温堡姆在其《如果之轮》中，不囿于任何航空动力学知识，让其喷气式飞行器在各大洲之间轰鸣而过。同时，温堡姆的《即将来临》又让科技救世主乘坐华而不实的“飞行城堡”从巴士拉呼啸飞来，君临世界。

在所有科幻机器（成其是飞行器）的大师中，当然首推弗兰克·R·玻尔。这位身体欠佳的条顿族艺术家忠心耿耿地为卢森堡籍的出版怪杰雨果·根斯巴克工作，用精美绝伦的画面来表现三十年代各种科幻思想。他设计的飞行器不仅散见于各期《惊奇故事》杂志，而且经常在《科学与机械》杂志的封面上嗖嗖掠过。

二次世界大战来临，现实世界中真正的精巧的飞行设计以几何级数增长，打破了科幻中这短暂的航空热之梦。由于科技发展的现实已经赶上了科幻作家的想象力，科幻作家只有放弃航空竞赛而直接跳入反重力。由于气垫船的试飞成功，各种各样的飞行车辆便进入科幻作品中，但这些科幻飞行车辆明显是现实中已经出现的各种飞行器的衍生物。至



于后来出现在许多科幻故事中的漂浮体，已经与现实的飞行器毫无关系了，这些漂浮体是由辐射能、魔力或其它神秘的未加解释的能量作动力的神奇飞行器。

最极端的太空传输是由心灵力作动力的。主人公只要用意念控制自己就可随心所欲地到任何地方去，而且离开与到达几乎是瞬间完成。这种想象有助于情节的快速发展，也能产生出如阿尔弗雷德·贝斯特的《我向往的星球》（1956）这样的杰作。

### 时间机器

1895年威尔斯以其“时间机器”率先冲破神秘的永恒，自此以后时间主题在科幻舞台上独树一帜，绵延至今。往来于过去、未来和现实之中，在时间里进行运动的思想其实由来已久，但这些在时间里的运动以往通常都是由旅游者的灵魂或思想来完成，吉普林的《世界佳话》即是这类作品的典型。只有威尔斯独辟蹊径，跳出历来的荒诞和神学的范畴，坚定地用机械的工具来实现在时间里的运动。

由于有多种方式改变时间里发生的事件，因而就会出现各种可能的并行宇宙，因而时间机器的题材始终与平行世界的概念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杰克·威廉姆斯在其《时间兵团》（1938）里把两个平行世界掺合在一起，从现世出发产生出两个“可能的”未来社会，这两个“可能的”未来社会的居民又乘坐时间机器返回我们的当代，并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企图改变历史的进程。

时间旅行的观念一旦被读者接受，那么作者的想象便漫无边际了。凡·瓦格特开了一个征兵站征召参加未来战争的志愿兵；L·斯普雷格的《唯恐黑幕降临》（1939）中的英雄乘坐时间飞行器着陆在罗马帝国的衰亡期，以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拼死阻止罗马帝国滑向中世纪的千年黑暗。早期时间主题的科幻作品中，时间观光旅游也是极重要的内容之一，如约翰·W·坎贝尔的《夜沉沉》，玻尔和康恩布鲁斯的《时间之困惑》。C·L·摩尔在其《葡萄熟了的时候》中，更是描写了一群特殊的时间观光客从未来返回现实，找到一个安全之处观看核子大战的爆发。

时间悖论（如果我回到往昔趁我母亲未出世之前杀死我的外祖父，情形又会怎么样？）给读者和作者都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罗斯·洛克莱内的《时间需要一副骨架》所写的百万年前古老的岩石里发现了当代艺术品，是这种题材的早期佳作。

哈里森在其《五彩时光机》（1967）中让其小说中的人物乘坐时间机器返回过去，遇见旅游者本人，甚至遇见不止一个“他自己”，从而引发出令人困惑的多种可能性。而海因莱因的《还魂尸》提出更令人迷惑的性别问题，小说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是同一个人，以至于在经过变性之后更使其子孙后代都具有相同的基因。大卫·格罗尔德的《分身术》展现的也是同样的主题。

凡·瓦格特的《埃夏的武器商店》清晰地展示了时间旅行的灾难性前景，一群忧郁的时间旅行者摇摇晃晃穿过时间，靠吸收“时间能量”来到遥远的往昔，终使自身爆炸，进而引发原始的大爆炸，催动整个宇宙的诞生。凡·瓦格特以其辉煌壮丽的观念使其他科幻作家相形见绌。

为防止时间灾难，警察被动员起来以预防时间事故的发生，于是时

间特警的题材便应运而生，P·安德森的《时间卫士》（1962）是此类题材的代表作。需要说明的是安德森在其《还有时间》中放弃了时间机器，主人公只用大脑能就可使自己进入过去和未来。

因为对过去的微小修改有可能引发一场未来的巨变。雷·布雷德伯里在《雷声隆隆》中描写一位时间旅行者由于杀死一只蝴蝶，因而大改变了他自己的未来世界。费里茨·雷伯的《伟大时代》（1958）里一场时间大战在永恒里爆发，双方都为实现自己所需的未来而战斗。

时间题材如此诱人，几乎使所有科幻作家或迟或早都被其吸卷进来。布赖恩·奥尔迪斯的《危险、信仰！》，克利弗德·西马克的《时间是最简单的事》（1961）、《一次又一次》（1951），以及阿西莫夫的《永恒的终结》（1955）都属此类。

时间题材从理论上讲几乎是无限的，但似乎没有人愿意看到顽童时代的穆罕默德。而犹太——基督教作家却渴望见到救世主耶稣基督，迈克尔·摩尔柯克在《看啦！那人》里把这一题材拓展到了极致，该小说写原先根本没有基督（救世主），直到时间旅行者中有人志愿担当这一角色才有基督出现。

（未完待续）

## 信息犯罪

刘维佳·文

—

时间对于杰瑞·米勒来说十分充裕。整个太空旅馆的人才刚刚入睡，他起码还有七个小时的时间，而待会儿他要干的活计也不过只需要两三个小时而已。

杰瑞缓缓抬起头向窗外望去，光明与黑暗的世界在他眼前界线分明，一边是散射出柔和蓝光的地球母亲，一边则是黑沉沉的包含着无尽秘密的宇宙。他的目标现在隐没在黑暗之中，肉眼无法看到，他的心略微宽了一宽。他喜欢黑暗。黑暗象征着不为人所知，不为人所知意味着可以去干在光天化日之下干不出的事。当他将手中的宏观望远镜举到眼前之后，一颗样子古怪的人造卫星就异常清晰地出现了。“确实很有挑战性啦。”他心烦意乱地皱着眉头嘀咕着，放下了望远镜，点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他十分后悔当初接下了这桩买卖，不是怀疑自己的能力，他这个名牌大学计算机与电子工程学方面的高材生，应付那些纯技术性的问题还是绰绰有余的。他所担心的是会不会有哪个不安生的家伙也拿着个宏观望远镜四处观望，若是那样的话，一切就全都完蛋了。

杰瑞·米勒自大学毕业以来一直都单独行动，从不受雇于人。他的这种风格不合时下的潮流，也是他能力超群但在积聚财富方面却远逊于同行的根本原因。在如今这个高度信息化的世界里，职业信息犯罪已经成了一门生意繁忙的行当，许多渴望暴发的人纷纷投身进来。他们跨国走私各类数据，生产盗版音像制品，打入政府机构或商业集团的电脑网盗窃情报，为所欲为。这些人不是团伙犯罪就是有后台老板做后盾。所以杰瑞老是竞争不过他们。

杰瑞那种僵硬作风源自于他的自卑。他不相信自己能在软件开发中出人头地，所以干上了技术要求不高风险也不太大的职业信息犯罪这一行；他只肯单独行动，因为他不相信自己能在对手和雇主两方面都获胜，所以他只让自己面对对手这一方面。多年来他稳稳当地挣了一些钱，从来没有想过要受雇于人。他之所以接下眼下这桩买卖，完全是在高得令人咋舌的酬金和对雇主克劳斯比先生的胆识与想象力的敬佩驱使下，一时冲动作出的决定。

杰瑞突然感到右手食指与中指之间温度急剧升高，他急忙扔掉了快要燃尽的烟头。胆怯归胆怯，活儿还得干，现在想撒手已经太晚啦。他抬手看了一下表，时间差不多了，估计旅馆里的人已经全部睡沉，可以行动了。杰瑞打开行李箱，从中取出一堆似乎是折叠起来的塑料布。他按动上面的一个电钮，整个物体立刻自动充起气来，最后形成了一个栩栩如生的人形，这是他的替身。这个奇妙的塑料人能够辐射出人体等量的红外线，足以骗过房间里极不精确的红外监测仪。这种监测仪只能判别房间里有人还是没人，甚至不能分辨房间里的具体人数，因为太过精确就会被指控侵犯公民隐私权。就这样，公正的法律使杰瑞有了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

杰瑞把假人放到床上，然后从行李箱中取出了一套黑色的太空服穿上。这种太空服是隐形的，不仅轻便，而且可以吸收电磁波，使太空监测雷达无法察觉。杰瑞又背上小型氧气筒，系上微型喷气推进装置，再把要用的物品一一系到身上。结束停当，他试着走了一走，感觉还不错，没什么声音，也不妨碍行动。他最后一次检查了所有物品，才开门走进了过道。

过道的尽头是这家太空旅馆的锁气室，要想进入太空非得经过这儿不行。锁气室的启闭装置使用的是数控技术，这样的装置对于杰瑞来说简直就如同香肠做的门链对于狗似的。几分钟之后，杰瑞就飘入了茫茫太空之中。

任何正常人置身于宇宙之中都不可能无动于衷，杰瑞片刻之后就心跳加快呼吸急促。这是绝对意义上的孤独。没人可以交谈，没有光明出现，四周一片虚空，只有无尽的黑暗。杰瑞觉得有些承受不了，他转过身，面向地球，然而地球的景象也不令人好受。由于距离近，地球所反射的太阳光异常强烈，就像警察局审讯室的聚光灯似的。周围的环境给了杰瑞巨大的压力，动摇了他本来就不强的信心。他真想忘掉自己的承诺，忘掉那数量惊人的酬金，马上掉头回去。然而他不能那么做，职业罪犯什么都可以不要，唯独信誉不可以丧失。在这一行里如果有谁不把手中的活计做得干干净净，那他就不会再有下一桩买卖了。杰瑞不想在圈里留下坏名声。他把温控装置的功率调小，试图利用寒冷来摄收心神，把注意力从心理的压力上移开，转移到抗御严寒上来。

终于接近目标了，杰瑞小心翼翼地调节着速度，使自己与卫星同步运行。这是一颗属于科特迪瓦共和国的通讯卫星。科特迪瓦国土面积不大，这么一颗卫星就足以满足他们全国的通讯需要，而且还能负担与其它国家的卫星交流信息的任务。几个主要发达国家通讯社的分社就是通过它从科特迪瓦向总部发送信息的，这就给了杰瑞的雇主克劳斯比先生一个可乘之机。

杰瑞谨慎地用工具撬开卫星的外壳，露出了里面密密麻麻的电子元件。这颗卫星不怎么先进，却相当复杂。杰瑞相信，哪怕是比他更懂行更老练的人，第一次面对它也会手脚无措，不过杰瑞此时并不惊慌。早在两个月前，克劳斯比先生就弄到了这颗卫星详尽的构造图，并照做了一个基本相同的实验品。杰瑞在那上面演练了无数次，早把它的五脏六腑摸了个一清二楚。

杰瑞慢慢地从腰上取下一个黑色的矩形匣子，将它上面的几根信号传输线接到卫星里面。这个匣子可非同一般，里面储存着杰瑞苦心编制的有关科特迪瓦共和国发生政变的信息。杰瑞花了许多时间，使用数码成像技术维妙维肖地炮制了几个主要通讯社科特迪瓦分社负责人作政变现场报道的镜头，还有大量政府军与政变武装激烈对抗的精彩片断。

安装完毕之后，杰瑞再一次作了仔细的检查，然后迅速离开了那颗卫星。再有二十来分钟，那个信息存储装置就会向地球各地传出科特迪瓦政变的消息。它将不停地传输“事态”的发展直到二十小时后它从卫星上自动脱落，然后在茫茫宇宙深处炸成碎片，不留痕迹。

半小时后，杰瑞·米勒出现在自己房间里。现在这笔买卖的前半部分已经完成，他迅速收拾好所有工具，换上睡衣安然入睡了。

## 二

四天之后，杰瑞·米勒结束了他的太空旅行，回到了地球。

从航天港一出来，杰瑞就在报摊上买了好几份报纸。如今信息高速公路的推广给了传统报业很大的冲击，但仍有少数报纸如同岩缝中的小草一般坚持生存着。它们的存在极大地方便了此时的杰瑞，使他可以迅速知晓他的行动对这个世界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杰瑞叫了一辆计程车，向郊外驶去。

在车上杰瑞仔细阅读了报纸，好几版通版都是报道世界期货市场混乱情形的通讯和文章。科特迪瓦共和国的可可产量居世界首位，这个国家发生内乱，可可的价格不马上飞扬才怪哩。早在一个多月之前，克劳斯比先生就开始在期货市场上不动声色地吃进可可了。在这场人为的“可可风波”中，他会把全部可可尽行抛出，大捞一把。不过杰瑞从报纸上的报道看出，克劳斯比公司在这次风波中赚的钱并不是最多的，有许多大公司的获利都在他之上。这种情况无法避免，财力不及嘛，但也有好处，可以避免树大招风。到时警方的主要怀疑对象一定是那些捞得最肥的公司。

真是个歪才。杰瑞在心中嘀咕着，他很嫉妒他的这个雇主。就这么一下子，这个人就使自己的资产暴增了许多倍。可整个计划的关键——他杰瑞·米勒却只能获得一点可怜的佣金。“其实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杰瑞轻声自语着，“如果有朝一日我也和大资本结合的话，我会干得更漂亮。”

杰瑞指定的目的地到了，他走下计程车，迈开步子向远处的一片树林走去。他足足走了一个多小时。本来他可以让计程车直接开到树林边的，但他不想让警方从计程车司机那儿摸到什么线索，所以他宁愿自己步行。

在树林中的一片空地中，杰瑞坐下来歇息，这儿是他与克劳斯比先生约定的接头地点。现在他要面对整个买卖的后半部分——从雇主那儿取回佣金尾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环节是最危险的。所以杰瑞在这个环节上花的心思最多，准备也最充分。但他仍然感到紧张，他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微微颤抖不停。

突然，他的感觉告诉他，有人接近。他转过身，发现不远处克劳斯比先生的助手鲍伯提着一只皮箱正向他走来。

“钱在这儿。”鲍伯把钱箱扔在地上。

杰瑞后退一步：“你帮我把钱箱打开。”

鲍伯面无表情地走上前，打开了钱箱，露出了满满一箱纸币。现在还用现金交易很老套，但却可以不留线索。

杰瑞取出一副X射线透视镜戴上，仔细扫描着钱箱。他观察了好一会儿，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的地方，这才凑上前仔细检查箱里的钞票。全部是旧钞，号码不连贯，确实是真钞。但他并不放心，又取出紫外线照射灯一张张地照射钞票，看里面是否有记号。

就在杰瑞大忙特忙之际，鲍伯悄悄地退到他身后，把手伸进了衣袋。杰瑞猛地听见“哗啦”一声响，他飞快地转过身，看见鲍伯手中乌

黑的枪口正对着自己的胸口……

### 三

午餐后立刻工作是乔恩·克劳斯比多年的习惯，他从来不午睡。

办公桌上的终端机正在显示大量的信息。在如今这个信息时代，克劳斯比极为关注情报的收集。他在许多领域都安插了大批的密探，无时无刻不在向他发送各方面的情报。

显示屏上的文字信息一行行飞速地掠过，但克劳斯比却十分从容地浏览着，他早已练就了瞬息之间就可以判明情报的内容和是否重要的本领。当然，这是多年如一日地磨炼的结果。克劳斯比见过不少初涉商海的人，他们都认为能掌握一个公司驰骋商海是一件既刺激又有趣的事。其实，克劳斯比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坐在电脑前处理永远也没个完的情报，既费时又枯燥。然而没法不这样，如果不收集处理大量的情报，就没法做出正确的决策。成功的商人都懂得在如今这信息时代里谁掌握了信息谁就掌握了财富这个道理，但克劳斯比超越了他们。在克劳斯比眼中，这些人还是缺乏想象力。他们缺乏灵活的头脑和过人的胆识，只看到了掌握信息的重要性，却没想到过自己制造信息。这是他们的弱点。

突然，克劳斯比终端机旁边的可视通讯机响了起来，克劳斯比马上知道这是鲍伯要与他通讯。克劳斯比要求他所有的密探都用文字向他发送信息，这样一来简单明了，节省时间；二来可以防止出现意外。但这一次他却规定鲍伯必须使用可视通讯机，因为他不放心鲍伯。这个家伙有点笨，未必是那个聪明的大学生的对手。但他很可靠，这是最重要的。

画面上，鲍伯一身是血，喘着粗气，神色很不自然。“头儿！”鲍伯喊道，“我把那小子干掉了。他妈的，血还真不少，吓了我一跳……”

“让开一点，”克劳斯比对他的感受根本不在乎，“让我看看他。”

画面一转，立刻显示出了躺在地上的杰瑞·米勒。他的额头、面颊、胸口上各中了一弹，血流满面，不过勉强还可以辨认。“很好，你把钱带回来，把尸体处理了。对了，把你这身衣服也处理掉，你现在这副模样简直像才从屠宰场出来似的。”

“这活儿可脏得很哪。”鲍伯没有像往常那样马上回答“是”，而是抱怨了起来，“这小子死沉沉的，血又流了一地，再说毁尸刺激性太大……”

真罗嗦，这小子怎么啦？克劳斯比猛地把脸凑到可视通讯机前，狠狠地说：“鲍伯，我是不是你的老板？你的薪金是不是我支付的？是就给我干活！”他气恼地关闭了可视通讯机。鲍伯今天不对劲，平常他迟钝得像段木头，今天怎么这么敏感？然而片刻之后他又释然了。这也难怪，在现今这个连犯罪都文明化智力化了的时代，这种血淋淋的活计确实骇人听闻。鲍伯虽然迟钝，但他毕竟是一个人，这样可怕的罪行不可能不让他心理上感受到压力。克劳斯比盘算着在鲍伯回来之后用那笔本来是杰瑞·米勒佣金的一部分来做他的压惊费。克劳斯比并不是舍不得那几个佣金才要杀杰瑞·米勒的，重要的是灭口。克劳斯比只肯雇佣能独挡一面的杰瑞·米勒就是因为他认为一个人以上知道的秘密就不再是秘密了，他不想留下把柄——尽管在职业罪犯圈子里可能会留下个坏

名声。

整个下午，克劳斯比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他并不为此烦恼。人不可以太贪心，刚刚在期货市场上大捞了一笔是不可能马上又交什么好运的。然而就在他准备起身离去的时候，一则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

HXG 控股公司正在为收购处境艰难的多贝电子公司做着大量的准备工作。可以确定收购成功之后该公司还有一系列大动作。

您的马克·本格曼

HXG 控股公司？克劳斯比的兴趣高涨了起来。这个该死的公司一直是他生意上的对头，黄了他几笔买卖，克劳斯比早想给它点颜色看看了。

“给我通知马克·本格曼，我要和他亲自面谈。”克劳斯比通过扬声器向外面的秘书下达了命令。与暗探进行直接交谈的方式是很少采用的，虽然克劳斯比发给暗探的所有可视通讯机全使用了数码加密技术，除非使用专门的解码器，否则截获了信息也没有用。但克劳斯比还不放心，指示他们没有自己的命令不得进行图像语音通讯。

马克·本格曼很快发来了讯号。“你能肯定你的情报的可信性吗？”克劳斯比直截了当地问道。

“是的，老板。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给您发来详尽的报告。”马克说完拿出了厚厚一叠报告书。

“行了，行了。你简明扼要地谈谈吧，我可没工夫纠缠在那些官样文件里。”

马克于是开始论证他为什么肯定 HXG 公司将要吃下多贝公司，以及此后将产生的一系列多米诺骨牌效应。克劳斯比看上去在认真地听，实际上他根本不知晓马克报告上的那些细节是真是假。那些细节不亲眼看看是不可能证明其真伪的，但克劳斯比恰恰没时间去亲自证实，所以他才养了那么多密探。虽然克劳斯比现在无法证实情报的真实性，但他相信马克。此人是他手下少数几个王牌暗探之一，从未出过什么差错。他每年的年薪超过十万，克劳斯比想不出有什么理由他会背叛自己。况且多贝公司他也了解，即使马克的情报有误他也在那儿亏得起，马克如果真想害他不会只选这么个公司的。这么看来，马克的情报应当是真的，HXG 公司吃下多贝公司看来只不过是它一系列攻势的前奏曲，必须在开头就阻止住它。克劳斯比下定了决心，他打断马克的报告，结束了通话，然后向他在各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下达了吃进多贝公司股票的命令。

#### 四

克劳斯比的收购行动进行得很顺利，因为多贝公司目前极不景气，股价很低。克劳斯比吃进的股份越来越多，他现在已经握住了主动权，HXG 公司为了自己的整个计划，一定会来和他协商购买多贝公司的，届时他再见机行事，看究竟是狠敲它一笔还是让它的整个计划泡汤。设想很不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克劳斯比越来越不安了。多贝公司的股价在短暂上扬了一阵之后由于无人跟进又垮了下来，如果继续垮下去他会在这个泥坑里越陷越深，他现在企盼着 HXG 公司的收购行动快点开始。

HXG 公司开始行动的消息没有盼到，倒是盼来了警察局的拘捕令。警察们来得是如此突然，以致克劳斯比来不及安排人教训一通马克·本格

曼，至于多贝公司的那一摊子事更是撂下了。

在去警察局的路上，克劳斯比仔细回顾了最近自己的一切活动，觉得没什么纰漏。于是他决定无论如何也不开口，把一切交给律师来处理。

但是到达警察局之后，克劳斯比吓傻了，原来警方掌握了他派凶手杀害杰瑞·米勒的证据。警方根据情报在市郊一条小河边的烂泥里掘出了一具尸体，此人头部中了好几枪，还被洒上了强酸，指纹和身体特征早已无法辨认。尸体的牙齿也全不见了，无法用核对牙齿记录的方法来确认身份。本来 DNA 鉴定技术已经成熟，但要命的是绝大部分人的档案中没有这样的资料。

不过，足智多谋的警察们还是在尸体皮带的金属环扣的背面发现了杰瑞·米勒的姓名缩写字母。当然，仅凭这是无法指控克劳斯比的，然而警方居然出示了克劳斯比与鲍伯的通话录音和录像。尽管警方不清楚克劳斯比杀人的动机，但音像俱全，他无从抵赖。

克劳斯比震惊之余，认定是鲍伯出卖了他。自从上次通话之后，克劳斯比就再没见到过鲍伯，由于事务繁忙，他也没去寻找。现在想来，鲍伯一定是为了独吞杰瑞·米勒的佣金才这么干的，或许在鲍伯看来，只有彻底搞垮他克劳斯比才可以避免遭到报复。克劳斯比相信鲍伯那迟钝的大脑是会产生这样的逻辑的，不过至于马克·本格曼为什么要坑他，克劳斯比一时还没想透。但是不要紧，他现在有的是时间，尽可以慢慢琢磨，因为收买凶手杀人的刑期是终身监禁。克劳斯比无论如何也不肯说出杀人的动机，那只能使他又背上一项罪名。

就在克劳斯比受审期间，他的公司由于群龙无首，已经乱成了一锅粥。本来克劳斯比在多贝公司一事上的决策失误已经让公司的大小股东们信心受挫，现在又出了这么一桩人命官司，股东们彻底失望了。他们纷纷想方设法地抛出手中的股票，结果这种作法导致克劳斯比公司的股价大跌。

就在克劳斯比公司的股价直线下泻的时候，一个名叫哈里·迪普的不知名人士却一反常态地大量吃进该公司的股票。他的逆流而动的做法并没有使股价回升，但这位迪普先生不为所动，继续吃进。

克劳斯比的判决很快下来了，大笔的罚金、律师费、诉讼费让他在经济上陷入了困境。除了公司的股份外，克劳斯比没有其它什么产业，尽管现在股价很低，克劳斯比也只能抛出，结果大部分又被迪普先生吃下。

在不久之后举行的公司股东大会上，哈里·迪普先生当选为公司新董事长。克劳斯比先生的公司就这样换了主人。

## 五

哈里·迪普环顾着这间本属于克劳斯比先生的办公室，不敢相信从此这里就属于自己了。一切都太完美、太顺利，以至于他都感到不安了。命运的安排多么令人惊奇呵！不久之前还默默无闻的他现在竟一下子就跃到了这家炙手可热的持股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位子上。但他看着办公室里奢华的装饰和先进的设施，就像一个法国农民头一次走进凡尔赛宫时一样，心里忐忑不安。



哈里·迪普漫步踱到旋转椅前，慢慢坐了下去。他又向周围扫视了一遍，然后鼓起勇气放肆地把脚搁在了办公桌上。他使劲地伸了个懒腰，一阵舒坦使他不由自主地嘿嘿笑了起来。他点上一支烟，深吸了一口，慢慢地吐出一个又一个的烟圈。在他还叫杰瑞·米勒的时候，这就是他感到惬意时最爱做的事。现在所有的人都认为杰瑞·米勒已经上了西天，可事实是他正悠闲地坐在一间装饰华美的办公室里抽烟。至于警察局停尸间里那具稀烂的尸体嘛，不是别人，正是克劳斯比那可怜的助手鲍伯。

还在杰瑞·米勒刚接下那桩买卖的时候，他就开始思考交接佣金方面的问题了。他在这方面下的功夫最多，设的机关也最多，区区一个迟钝的鲍伯他并不放在眼中。比较棘手的是如何瞒过克劳斯比，免得他没完没了地派人来纠缠。杰瑞在大学学习时，曾设计了一种程序，这种程序可以利用数码技术及时修改输入的图像和语音。接下买卖之后，他找出这种程序，并做了一些修改。然后他利用会面洽谈的机会偷偷采集了克劳斯比以及他几个助手的影像和语音资料，并细致入微地做了分析，以备日后之用。在干掉了鲍伯后，他就把鲍伯的可视通讯机拿来拆开，分别将取景镜头、话筒、发射系统联入了自动化影像处理系统。这样取景镜头和话筒收到的信息经过计算机修改之后，原本躺在地上满脸开花的鲍伯被改变成杰瑞·米勒，而站在通讯机前大发牢骚的大活人杰瑞·米勒则成了低能儿鲍伯。

杰瑞的这一手干得实在漂亮，轻易地瞒过了克劳斯比，但他并不满足于捞到那些本来就属于他的佣金。他在接受克劳斯比雇佣时，也受到了这个大亨的贪婪和野心的熏陶，并把雇主的底细彻底地查了一查，了解了对方的弱点和可资利用的地方，在大脑中形成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他用同样的手段冒充马克·本格曼向克劳斯比传递了假信息，致使克劳斯比决策失误。紧接着他又把克劳斯比和“鲍伯”的通话录音和录像送给了警方，还告诉了他们“杰瑞·米勒”的埋葬地点。把克劳斯比送入大狱之后，他火速为自己整了容，并且打入国家档案管理局的电脑网络伪造了自己的身份。从此，一个名叫“哈里·迪普”的守法公民诞生了。这个“迪普先生”趁火打劫，指挥自己的经纪人吞下了跌入低谷的克劳斯比公司。

哈里·迪普为自己的这次成功感到无比的兴奋和狂喜，但他也付出了不少代价。因为在人们的头脑中，杰瑞·米勒已经死了。从此杰瑞·米勒的一切与他无缘，他脑中的记忆成为一片虚空，他的父母、恋人、亲属、朋友以及所有他所爱的人和爱他的人都与他不再有关系，他也不可能在他们那儿再感受到温馨的亲情。不过，这代价与他目前的成就相比微不足道，至少哈里·迪普先生自己是这样看的。

工作时间到了，桌上的终端机自动开始了工作。这一点一如克劳斯比先生苦心建立的情报网一样没有被改变。哈里·迪普花了不小的力气，总算确保了该网的稳定，现在各方面的情报又源源不断地送来了。

望着这些飞速掠过的文字，哈里·迪普觉得两眼有些发直。他不是经营管理方面的专家，一时有些不知所措。哈里·迪普试着处理了几条信息，下达了几条命令，他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缺乏自信心。会熟悉的，会闯过这一关的。哈里·迪普对自己说，他努力使自己相信要不了多久他就会稔熟于心了。

但是哈里·迪普刚刚强使自己镇静下来后突然又冒出了一个新的念头：在这些铺天盖地的信息中有多少是虚假的情报？有多少是对手引自己入瓮的圈套？就像他自己对克劳斯比干过的那样！想到这儿，哈里·迪普冷汗淋漓。他没有丝毫把握可以确认哪些情报是真的，哪些又是错的。终端机显示屏上的文字在他的眼中不断旋转着放大……

数月后，哈里·迪普先生的公司宣告破产，原因是他对于来自下级的大量情报不能做出及时的反应。他这种海龟作风根本不能适应现今这个信息时代，完全不是高度信息化了的同行的决策机构的对手。

## 威尔斯和《时间机器》

吴定柏·文

人们赞誉英国作家威尔斯(H·G·Wells, 1866 - 1946)为科幻小说的一代宗师,这是毫不夸张的。虽然英国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1818)是世界公认的第一部科幻小说,虽然凡尔纳在1851年就发表了《气球上的旅行》,但是当今大多数科幻小说遵循的创作模式却来自于威尔斯。凡尔纳和威尔斯分别代表了偏重科技和偏重社会问题的两大科幻流派。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是幻想未来科技的巨大威力和贡献的历险故事,着重于预示未来科技的实现及其功效;而威尔斯的科幻小说则是以未来科技为背景,以未来社会矛盾和冲突为情节,来暴露不合理社会的黑暗和丑恶,抨击殖民主义战争的残酷和无情。显而易见,威尔斯的作品着重表现科技发展对社会的影响,故具有更为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社会意义。此外,威尔斯的文学造诣远远超过凡尔纳,他那精练简洁的风格和新颖丰富的想象,使他的作品具有不朽的艺术品位。

威尔斯是位文学家、史学家、政论家和新闻记者,生于英格兰肯特郡。父亲曾是职业棒球手,后来经商。母亲当过佣人,后在一位乡绅家里当管家,威尔斯在这户人家的地下室里度过了童年时代的许多日子。他幼年受到母亲的启蒙教育,后来进了乡村学校读书。因为父亲破产,威尔斯十四岁就自谋生路,先后当过药房学徒、邮连员、售货员和低级教员,业余时间在一所中学学习拉丁语。1884年,他顺利通过考试,免费进入伦敦自然科学师范学院(帝国科技学院的前身),攻读生物、物理和地质学,曾受著名生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的指导。1890年,他获理科学士学位后,在雷克萨姆·霍尔特学院任教。由于踢球受伤致残,他不得不卧床休养。其间,他博览群书,并开始写作,1893年起为《铁圈球报》和《星期六评论》等刊物撰稿。1895年,他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时间机器》,从此开始了长达五十年的文学生涯,作品多达一百一十余部。

威尔斯的创作生涯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895—1900年的科幻小说(威尔斯称之为“科学传奇小说”),第二阶段为1900—1910年的社会讽刺小说,第三阶段为1910—1946年阐述思想的小说(这些作品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充其量只是阐述思想的通俗读物)。威尔斯的科幻小说主要有《奇妙的访问》(1895)、《莫洛博士岛》(1896)、《隐身人》(1897)、《大战火星》(1898)、《当睡者醒来时》(1899)、《月球上的第一批人》(1901)、《海夫人》(1902)、《神食》(1904)、《现代乌托邦》(1905)、《慧星来访的日子里》(1906)、《空中战争》(1908)、《世界获得自由》(1914)和《像神仙的人》(1923)等。他的科幻小说从不借助魔力或法术,从不凭空幻想,而是以大多数人尚不熟悉的科学事实、科学学说或科学推理为基础,借助新奇丰富的想象力,展现现代,复活过去,预见未来。

《时间机器》是威尔斯的第一部,也是最成功的长篇科幻小说。它的问世,不仅立刻改变了作者生活上的窘迫状况,而且开拓了现代科幻小说创作的新天地。从此以后,时间旅行成为许许多多作家运用的科幻

题材。《时间机器》描述的是一位时间旅行家的故事，他发明了一种飞行器，能够飞往过去或者未来的世界里。一次，他乘上时间机器到达802701年的世界，在那可怕的未来世界里，人类退化为两种怪物：生活在地面上的弱小的埃洛伊，安逸的不劳而获的生活使他们的体力和智力退化萎缩。每当夜幕降临，他们诚惶诚恐，挤作一团，因为他们害怕居住在地下莫洛克捕食他们。莫洛克长期居住在黑暗的地下，他们在机器旁劳动，为埃洛伊生产生活所需，养肥他们作为自己的食物。时间旅行家意识到，地面上生活的埃洛伊一度曾是靠剥削工人而作威作福的资产者，数十万年的寄生生活必然导致他们的退化。而莫洛克则是受尽压迫剥削的工人，他们长期在阴暗的条件下挣扎，于是习惯于黑暗，习惯在机器旁工作，但是他们现在把资产者视为可以食用的家畜。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绵延八十万年后人类退化的图景。这部小说一出版，立刻吸引了广大的读者。但是当英国著名作家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称赞威尔斯是“英国的凡尔纳”时，威尔斯感到非常生气。他自信自己并没有步凡尔纳的后尘，因为他的作品具有更为深刻的内涵。以《时间机器》为例，它除了设想使用机器进行时间旅行之外，至少对作者当时所处的社会现状提出了三方面的重要观点：有机生命在恶劣的环境下会发生演变，历史是社会各阶级的斗争史，现实社会的秩序和能量正处于每况愈下的状态。威尔斯在运用文学手段演绎这些观点的同时，向人们预示了可怕的未来景象。这部小说的魅力不仅产生于时间旅行家富有悬念的探险，而且产生于作者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令人担忧的预言。因此，威尔斯不是“英国的凡尔纳”，威尔斯就是威尔斯。

### 《时间机器》故事梗概

时间旅行家（这样称呼他比较方便）的家在里士满。每逢星期四晚上，就有不少社会名人和科学家前来聚会。在宴会后舒适的气氛里，大家无拘无束，畅所欲言。思想虽不求精确，但因为从容不迫，所以常会闪烁智慧的光芒。

一天饭后，时间旅行家对他的朋友们谈起时间与空间的关系。他认为，人们一谈起空间，就只想到三维空间，即长度、宽度和高度，但是实际上空间是四维的。这第四维就是时间。当有人指出，物质可以在三维空间的各个方面活动，却不能在时间中活动时，时间旅行家得意地向朋友们展示了他的惊人实验。

时间旅行家从实验室取来了一个闪闪发光的金属架子，大小如一座小钟，放在一张桌子上，这就是他花了两年时间设计的时间机器的模型。他邀请一位心理学家协助他进行示范，当后者按下一根启动杆，小小的机器突然打转，瞬息之间就变成了旋涡而消失。时间旅行家向朋友们解释说，这台机器此刻就在时间里旅行，速度之快是肉眼无法看到的。虽然在座的人个个看得目瞪口呆，但是谁也不愿相信他的话，于是他就邀请朋友们去参观时间机器的实物。在实验室里，人们见到了比刚从眼前消失的模型大得多的机器实物。它尚未全部安装完毕，但是时间旅行家向朋友们许下诺言：他将坐在这台机器上到时间中去探险。

又是一个星期四晚上，朋友们又聚集在时间旅行家的会客室里。但

是主人却未露面，他留下字条，请客人到7点自己用餐，不必等他。客人刚坐上餐桌，就见主人蹒跚而来，风尘仆仆，精疲力竭，下巴上还有尚未愈合的伤痕，走路一瘸一拐。客人无不感到意外。

饭后，他略为恢复了精神，开始讲述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冒险故事。4点之前，他还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当时他正坐在时间机器的座垫上，一手握着启动杆，另一只手握着制动杆，对这台机器进行试验。突然，“砰”的一声，时间机器竟载着他旋转着向未来飞去，想必是他无意中按下了启动杆。时间机器以一分就是一天、就是一年地不断加速飞逝。昼夜在急速交替，季节在急速交替。当令人难以忍受的轰鸣和颠簸几乎要摧毁他的神经时，他毅然按下了制动杆。机器仿佛突然失去了控制，把他从空中头朝前直摔下去。

耳边的嘈杂声音顿时消失。他发现自己落在花园的草坪上，四周是山杜鹃花，不远处是一座白色大理石雕像，犹如埃及的司芬克斯雕像。怀着极大的好奇，他开始观察这个陌生的未来世界。从房屋高墙的拱门里走出一群矮若侏儒的人，渐渐地聚集在他的周围，不无好奇地打量他。虽然语言不通，但是他们通过示意动作，试图与他进行交谈。旅行家从时间机器的仪表盘上标明的年代，得知自己已经进入了802701年的世界。这时地球已经变成了一个花园，到处是宫殿式的建筑，却不见工厂和农庄。他遇到的人自称“埃洛伊”，他们身穿结实而柔软的丝质长袍，显得矮小柔弱。男性的刚强和女性的娇柔已经不复存在，因为这里的男女差别已经不易察觉。埃洛伊从不参加劳动，整天用鲜花打扮自己，在阳光下唱歌跳舞，不游泳就谈恋爱，然后就睡大觉。水果是他们的全部饮食，因为牛、羊、马、狗都已绝种。过分的安逸使他们的体力和智力都已退化。他们身高只有四、五英尺，智商只及我们的五龄童。他们精神无法集中，对什么都没有持续的兴趣，而且非常容易疲劳。望着这些人，时间旅行家深感沮丧。人类征服自然，在文明化的过程里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生活越来越丰富和安适。然而，人类登峰造极后的未来竟然是如此衰退的景象。

暮色降临，他决定去找一个睡觉的地方。他回到白色司芬克斯雕像附近的草坪上，却发现自己的时间机器已经不翼而飞。他感到一阵恐惧，没有时间机器就意味着他无法回到自己的年代。他四处寻找，吵醒房子里所有的埃洛伊，可是，他们除了感到惊恐，根本帮不了忙。他估计时间机器已被人挪到了别处，但是瞧埃洛伊那副熊样，他们不可能这样做。那又能是谁呢？他躺在地上痛哭流涕，却又无可奈何，后来渐渐进入了梦乡。

早晨醒来，他冷静地思考，仔细地观察，终于发现草坪上面新划的一道沟，周围还有移动东西的痕迹和一些奇形怪状脚印，直通司芬克斯雕像底座。他敲了敲底座，从声音可以判断里面是空的。他四下寻找，就是不见把柄或者钥匙孔，想必门是从里面开的。他推测，时间机器就在里面，于是，他呼喊埃洛伊人，希望他们能够帮忙，打开雕像底座的门。可是他从他们的脸上看到的只是恐惧和憎恶，丝毫没有伸手相助的热情。他失去了信心，只得暂时作罢。

一天破晓时刻，他感到烦躁，难以再眠，就走到宫殿建筑前的石径上。这时，他竟前后三次看到白色的、猴子似的东西飞快地跑动，还看

到他们抬着一个黑色的躯体，消失在灌木丛里。他产生了见“鬼”的恐惧。一个偶然的的机会，他在废墟阴暗的长廊里与“鬼”相遇。他斗胆追逐他们，心里断定这也是人类的后裔。原来这就是莫洛克。他们外形像白色猴子，长着一双灰红色的大眼睛，浅黄色的头发披到脊背，终年在地下的大机器旁劳动，为地面上的埃洛伊创造安逸生活的物质条件。他们习惯于黑暗的世界，怕光怕火，只有夜间才到地面上来活动，并捕捉埃洛伊为食。曾几何时，埃洛伊是资产者，莫洛克是苦工，而现在，埃洛伊已经退化为莫洛克养肥了的畜生。使时间旅行家纳闷的是：莫洛克为什么要偷他的时间机器呢？

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旅行家竟和一位埃洛伊姑娘交上朋友。这位姑娘游泳时突然抽筋，无力地顺水漂去，可是她的同伴们没有一个敢去救她。旅行家见此情景，毅然下水救起了这位名叫维伊娜的姑娘，于是历时一周的奇异爱情开始了。维伊娜感激他，爱慕他，始终跟着他，不愿离去。她和所有的埃洛伊人一样，害怕黑暗，害怕影子。天一黑，他们就立刻聚集在大房子里，成群地住在一起，睡在一起。虽然仍然害怕，但是维伊娜出于爱情，总是陪着旅行家，总是枕着他的臂膀，跟着他睡。

白天，维伊娜成了他的向导。他俩来到一座宫殿的废墟，发现了古生物馆、历史陈列馆、图书馆、画廊和自然博物馆的遗址。虽然大量的物品都已蒙上了灰尘，但是它们却记录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在这里，旅行家找到了一盒火柴、一些樟脑和一根铁棒。他俩走出废墟，穿过树林，正当他们在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过夜时，却发现莫洛克已经尾随而来。旅行家就用火柴点燃樟脑，火光立刻驱散了莫洛克。旅行家收集了枯枝残叶，架起了篝火，和维伊娜一起警惕着随时可能出现的袭击。然而，劳累和恐惧使他打起盹来。有一次，当他猛然睁开双眼，却发现四周一片漆黑，自己已被莫洛克抓住，原来在他打盹时没有发现篝火已经燃尽。他在挣扎中抓到了铁棒，奋力挥舞，把莫洛克打得血肉横飞。但是他再也找不到维伊娜了，他们一定把她的尸骸留在树林中了。

旅行家义愤填膺，决心用铁棒砸开司芬克斯底座的铜门。当他走近底座时，却发现铜门大开，时间机器就在里面。他一跃而入，铜门随即自动关闭。莫洛克想必以为他中了他们的奸计。旅行家敏捷地爬上时间机器，不顾莫洛克的阻拦，拼命按下启动杆。“砰”的一声，时间机器又一次飞向未来，越向前，生命的迹象越少。人类已经绝种，起初还能看到沙滩上的白蝴蝶，后来只见大蟹，最后只剩下岩石上绿色的粘液，表示生命尚且存在。他看见太阳正在沉没，感到无比失望和恐惧，决定返回自己的时代，返回里士满。

旅行家的叙述引人入胜，但是又有谁会相信呢？他从口袋里取出维伊娜赠送他的两朵白花为证。当精神和肉体都已消失，感激和爱情却依然留在人的心里。

## 太空雕像

王晋康

增压室的气密门锁“咔嗒”一声响，女主人已经站在门口迎接：“欢迎，从地球来的客人。”

门口的不速之客是两个年轻人，明显是一对情侣。他们穿着雪白的太空服，取下头盔和镀金面罩后露出两张娃娃脸，大约 25 岁。两人都很漂亮，浑身洋溢着青春的光辉。他们的小型太空摩托艇停靠在这艘巨大的 X - 33L 空天飞机的进口 X - 33L 则锚系在这个形状不规则的黑色的小行星上。

女主人再次邀请：“请进，可爱的年轻人。”气密门在他们身后“咔嗒”一声锁上。小伙子站在门口，多少带点窘迫地说：“徐阿姨，请原谅我们的冒昧来访。上次去木星观光旅行时，途中我偶然见到这颗小行星，看到你正有用激光枪雕刻着什么。蛮荒的小行星，暗淡的天幕，绚烂的激光束，岩石气化后的滚滚气浪，一个勇敢的孤身女子……我对此印象极深。我从一个退休的飞船船长索罗先生那儿知道了你的名字……索罗船长你认识吧？”

主人笑道：“当然，我们是好朋友。”

“可惜当时时间仓促，他未能向我们详细介绍。回到地球后我仔细查阅了近年的新闻报道，很奇怪，竟然没有你的任何消息。我，不，是我们两个，感到很好奇，所以决定把我们结婚旅行的目的地定在这儿，我们要亲眼看看你的太空雕刻。”

姑娘亲密地挽着女主人的胳膊，撒娇地说：“士彬给我讲了那次奇遇，我当时就十分向往！我想您一定不会责怪我们打搅的，是吧徐阿姨？”

女主人慈爱地拍拍她的手背：“当然不会，请进。”

她领着两人来到内舱，端出两包软饮料。两位年轻的客人这才认真地打量着主人，她大约 40 岁，服饰很简朴，白色宽松上衣，一袭素花长裙。但她的言谈举止有一种只可意会的高贵气质，发自内心的光辉照亮了她的脸庞。姑娘一直盯着她，低声赞叹着：“天哪，你简直就像圣母一样光彩夺目！”

女主人难为情地笑道：“你这个小鬼头，胡说些什么呀，你们才漂亮呢。”

几分钟以后，他们已经很熟了。客人自我介绍说，他们的名字叫杜士彬和苏月，都是太空旅游学院的学生，刚刚毕业。主人则说她的名字叫徐放，呆在这儿已经 15 年了。客人们发现，主人在船舱中飘飞着招呼客人时，动作优雅如仙子，但她在裙中的两条腿分明已经有一点萎缩了，这是多年太空生活的后遗症。

女主人笑着说：“知道吗？如果不包括索罗、奥尔基等几个熟人的话，你们是第一批参观者。观看前首先请你们不要见笑，要知道，我完全是一个雕刻的门外汉，是在 26 岁那年心血来潮突然决定搞雕刻的。现在是否先去看看我的涂鸦之作？”

他们乘坐小型摩托艇绕着小行星飞行。这颗小行星不大，只相当于

地球上的一座小型的山峰，小行星上锚系的 X - 33L 空天飞机几乎盖住了它表面的四分之一。绕过 X - 33L，两个年轻人立即发出一声低低的惊叹。太阳从小行星侧后方斜照过来，逆光中这群浅浮雕镶着一道金边，显得凹凸分明：一个身材瘦小的中年男子穿着肥大的工作褂，手执一把扫帚，低头扫地，长发长须，目光专注。一位老妇提着饭盒立在他身后，满怀深情地盯着他，她的脸庞上已刻满了岁月的沧桑。从他们的面容特征看，男子分明是中国人，妇人则高鼻深目，像是一个白种人。客人们在面罩后惊讶而好奇地看着，这组雕像的题材太普通了，似乎不该安放到太空中。雕刻的技法也略显稚拙，不过，即使以年轻人的眼光，也能看出雕刻者在其中贯注的深情。雕像平凡的外貌中透出宁静淡泊，透出宽厚博大，透出一种只可意会的圣父圣母般的高贵。女主人痴痴地看着这两座雕像，久久不语不动。良久，她才在送话器中轻声说：“看，这就是我的丈夫。”

两个年轻人不解地看着那对年迈的夫妇，再看看美貌犹存的女主人。女主人显然看出了他们的怀疑，她轻轻叹息一声，说：“不，那位女士不是我，那是我丈夫的前妻，她比丈夫早一年去世了。你们看，那才是我。”

她指着画面，有一名豆蔻年华的姑娘半掩在一棵梧桐树后，偷偷地仰视着他们，她的目光中满怀崇敬和挚爱。这部分画面还未完成，一台激光雕刻机停放在附近。女主人说：“我称他是我的丈夫，这在法律上没有问题。在我把他从地球轨道带到这儿以前，我已在地球上办好了结婚手续。不过，也许我不配称为他的妻子，他们两人一直是我仰视的偶像——而且，一直到去世，我丈夫也不承认他的第二次婚姻。”

这番话更加深了年轻人的怀疑。晚餐（按时间说这应该是地球的晚餐）中，他们狼吞虎咽地吃着食物循环机制作的精美食品。苏月委婉地说，如果方便的话，能否请徐阿姨讲讲雕像上三个人的故事？“我们猜想，这个故事一定很感人。”

晚餐之后，在行星的低重力下，女主人轻轻地浮坐在太空椅上，两个年轻人偎在她的膝下。她娓娓地讲了这个故事。

女主人说，15年前，我和苏月一样青春靓丽，朝气蓬勃。那天，我到太空运输公司去报到，刚进门就听见后来的太空船船长索罗喊我：“小丫头，你叫徐放吗？你的电话。”

是地球轨道管理局局长的电话，从休斯敦打来的。他亲切地说：“我的孩子，今天是你第一天上班，向你祝贺。我知道，你们这些年轻人喜欢讲自立，我支持你离开家庭的庇荫。不过，万一遇到什么难处，不要忘了邦克叔叔哇。”

我看见索罗船长在目光阴沉地斜睨着我。看来，刚才索罗船长接电话时，邦克叔叔一定没有忘记报他的官衔。我也知道，邦克局长在百忙中不忘打来这个电话，是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我脑子一转，对着电话笑道：“喂，你弄错了吧，我叫徐放，不叫苏芳。”

我放下电话，知道邦克叔叔一定在电话那边大摇脑袋。然后若无其事地对船长说：“弄错了，那个邦克先生是找一个叫苏芳的人。”

不知道这点小花招是否能骗住船长，他虽然怀疑地看着我，也没有再追究。转过头，我看见屋里还有一个人，是一名白人妇女，却穿着中



国式的裙装，大约 70 岁，满头银发，面容有些憔悴。她正谦恭地同船长说话，这会儿转过脸，微微笑着向我点头示意。

这就是我与太炎先生前妻的第一次会面。玛格丽特给我的印象很深，虽然韶华早逝，又不事妆扮，她仍然显得雍容华贵，有一种天然的贵胄之气。她用英语和船长交谈，声音悦耳，遣词造句极富教养。但她的衣着风度却显然是个地道的中国老妇，我估计，她至少在中国已生活了三四十年。她说：“再次衷心地谢谢你。10 年来你一直这么慷慨地帮助我丈夫，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澳大利亚人索罗一挥手说：“不必客气，这是我们应该作的。”

随后船长叫上我，到老玛格丽特的厢式货车上卸下一个小巧的集装箱，玛格丽特再次致谢后就走了，索罗客气地同她告别。但即使以我 25 岁的毫无城府的眼光，也看出了船长心中的不快。果然，玛格丽特的小货车一消失，船长就满腹牢骚地咕哝了几句。我奇怪地问：“船长，你说什么？”

船长斜睨我一眼，脸色阴沉地说：“如果你想上人生第一课的话，我告诉你，千万不要去做那种滥好人。他丈夫李太炎先生定居在太空轨道，10 年前，因为年轻人的所谓正义或冲动，我主动把一具十字架扛到肩上，答应在她丈夫有生之年免费为他运送食物。现在，每次太空运输我都要为此额外花上数万美元，这且不说，轨道管理局的那帮老爷们还一直斜着眼瞅我，对这种‘未经批准’的太空飞行耿耿于怀。我知道他们不敢公开制止这件事——让一个 70 岁的老人在太空饿死，未免太犯众怒，但说不定他们会把火撒在我身上，哪天会吊销我的营运执照。

那时，我以 25 岁的浅薄格格笑道：“这还不容易？只要你不再做好人，下次拒绝她不就得了！”

索罗摇摇头：“不行，我无法开口。

我不客气地抢白他：“那就不要在她背后说怪话。既然是你自己允诺的事，就要面带微笑地干到底。

索罗瞪我一眼，没有再说话。

三天后，我们的 X - 33B 型空天飞机离开地球，去水星运送矿物。玛格丽特的小集装箱已经放到摩托艇上，摩托艇则藏在巨大的船腹里。船员只有三人，除了船长和我这个新手外，还有一个 32 岁的男船员，他叫奥尔基，乌克兰人。七个小时后，船长说：“到了，放出摩托艇吧。

奥尔基起身要去船舱，索罗摇摇头说：“不是你，让徐放小姐去，她一定会面带微笑地把货物送到那个可怜的老人面前——而且终生不渝。”

奥尔基惊奇地看看船长，船长嘴角挂着嘲弄，不过并非恶意，目光里满是揶揄。我知道这是对我冲撞他的小小的报复，便气恼地离开座椅：“我去！我会在李先生的有生之年坚持做这件事——而且不会在背后发牢骚的！”

事后我常回想，也许是上帝的安排？我那时并不知李太炎先生为何许人，甚至懒得打听他为什么定居在太空，但我却以这种赌气的方式作出了一生的允诺。奥尔基笑着对我交待了应注意的事项及清道车此刻的方位，还告诉我，把货物送到那辆太空清道车后先不要返回，等空天飞机从水星返回时，他们会提前通知我。巨大的后舱门打开了，太空摩托

艇顺着斜面滑下去，落进广袤的太空。我紧张地驾驶着，顾不上欣赏脚下美丽的地球。半个小时后，我的心情才平静下来。就在这时，我发现了那辆“太空清道车”。

这辆车的外观并不漂亮，它基本上是一个呆头呆脑的长方体，表面上除了一圈小舷窗外，全部蒙着一种褐色的蒙皮，这使它看起来像只癞蛤蟆那样丑陋。在它的左右侧张着两只极大的耳朵，也蒙着那种褐色的蒙皮。后来我才知道，这种结构是为了保护清道车不受太空垃圾的损坏，也能尽量减缓垃圾的速度并最终俘获它们。这种蒙皮是超级特夫纶和陶瓷薄板的粘合物。

几乎在看到清道车的同时，送话器中有了声音，一个悦耳的男人声音在叽里咕噜说着什么。我辨出了“奥尔基”的名字，也听到话语中有明显的卷舌音，恍然大悟，忙喊道：“我不是奥尔基，我不会说俄语，请用汉语或英语说话！”

送话器中改成了汉语：“欢迎你，地球来的客人。你是一位姑娘？”

“对，我的名字叫徐放。”

“徐放小姐，减压舱的外门已经打开，请进来吧。”

我小心地泊好摩托艇，钻到减压舱里，外门缓缓合拢，随着气压升高，内门缓缓打开。在离开空天飞机前，我曾好奇地问奥尔基：“那个终生独自一人呆在太空轨道的老人是什么样子？他孤僻吗？性格古怪吗？”奥尔基笑着叫我不必担心，说那是一个慈祥的老人，只是模样有点古怪，因为他40年没有理发剃须，他要尽量减少太空的遗留物。“一个可怜的老人。”奥尔基黯然说。

现在，这个老人已经站在减压舱口。他的须发几乎遮住了整个脸庞，只余下一双深陷的但十分明亮的眼睛。他十分羸瘦，枯干的皮肤紧裹着骨骼，让人无端想起那些辟食多日的印度瑜伽大师们。我一眼就看见，他的双腿已经萎缩了，在他沿着舱室游飞时，两只细弱无力的仙鹤一样的腿一直拖在后面。但双手十分灵活敏捷，他熟练地操纵着车内的小型吊车，吊下摩托艇上的小集装箱，把另一只集装箱吊上去。“这里面是我一年的生活垃圾和我捕捉的太空垃圾。”他对我说。

我帮着他把新集装箱吊进机舱，打开小集装箱的铁门。玛格丽特为他的丈夫准备了丰富的食品，那天午餐我们尽情享用着这些食品——不是我们，是我。这是我第一次在太空的微重力下进食，对那些管状的、流质的、奇形怪状的太空食品感到十分新鲜。说来好笑，我这位淑女竟成了一个地道的饕餮之徒。老人一直微笑着劝我多吃，把各种精美的食品堆在我面前。肚满肠圆后，我才注意到老人吃得很少，简直太少了，他只是象征性地往嘴里挤了半管流质食物。我问：“李先生，你为什么不吃饭？”他说已经吃好了，我使劲摇头说，你几乎没吃东西嘛，哪能就吃好了？老人真诚地说：“真的吃好了。这20多年来我一直是这样，已经习惯了。我想尽量减少运送食品的次数。”

他说得很平淡，在他的下意识中，一定认为这是一件人人皆知的事实。但这句平淡的话立刻使我热泪盈眶！心中塞满了又酸又苦的东西，堵得我难以喘息。他一定早已知道了妻子找人捎送食物的艰难，20年来，他一直是在死亡的边缘徘徊，用尽可能少的食物勉强维持生命的存在！

看着我大吃大嚼之后留下的一堆包装，我再也忍不住，眼泪刷刷地

淌下来。李先生吃惊地问：“怎么啦？孩子，你这是怎么啦？”我哽咽地说：“我一个人吃了你半月的食物，太不懂事了！”

李先生爽朗地笑起来，我真不相信这个羸瘦的老人会笑得这么响亮：“傻丫头，傻姑娘，看你说的傻话。你是难得一见的远方贵客，我能让你饿着肚子离开吗？”

在就第二餐时，我固执地拒绝吃任何食物：“除非你和我吃同样多。”老人没办法，只好陪我一块吃，我这才破涕为笑。我像哄小孩一样劝慰他：“不用担心，李先生，我回去之后就去想办法，给你按时送来足够的食物。告诉你一个秘密，是我从不示人的秘密，我有一个有钱有势的爸爸，而且对我的要求百依百顺。我拒绝了他给我的财产，甚至拒绝了他的名声，想按照普通人那样独立地生活。但这回我要去麻烦他啦！”

老人很感动，也没有拒绝，他真诚地说：“谢谢你，我和我妻子都谢谢你。但你千万不要送太多的东西，还像过去那样，一年送一次就够了，我真的已经习惯了。另外，”他迟疑地说，“如果这件事有困难，就不要勉强。”

我一挥手：“这你就不用管了！”

此后的两天里，我时时都能感受到他生活中潜隐的苦涩，即使在他爽朗的大笑时，我也能品出一丝苦涩的余味。这种苦涩感染了我，使我从一个任性淘气的小女孩在一日之内成人了。我像久未归家的女儿那样照顾他，帮他准备饭食，帮他整理卫生。为了不刺伤他的自尊心，我尽可能委婉地问他，为什么他会落到如此窘迫的地步。李先生告诉我，他的太空清道夫工作完全是私人性质的，这辆造价昂贵的太空清道车也是私人出资建造的。“如果冷静客观地评价历史，我承认那时的决定太匆忙，太冲动。我和妻子没有很好地宣传，把这件事变成公共的事业，我们完全是个人奋斗。妻子从英国的父母那儿继承了一笔相当丰厚的遗产，但是，我上天之后她已经一文不名了——不过，我们都没有后悔。”

说这些话时，他的神态很平静，但他的两眼炯炯放光，一种圣洁的光辉漫溢于脸上。我的心隐隐作疼，赶紧低下头，不让他看见我的怜悯。第三天收到了母船发来的信号，我穿上太空服，在减压舱口与老人拥别：“老人家，千万不要再这样自苦自抑了。三个月后我就会为你送来新的食品，如果那时你没把旧食物吃完，我一定会生气的，我一定不会再理你了！”

那时我没有意识到，我这些幼稚的话，就像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在扮演小母亲。老人慈爱地笑了，再次与我拥别，并郑重交待我代他向索罗船长和奥尔基先生致谢：“他们都是好人，他们为我惹上了不少麻烦，我难以表达对他们的感激之情。”

太空摩托艇离开了清道车，我回头张望，透过摩托艇橘黄色的尾光，我看见那辆造型丑陋的太空清道车孤零零地行进在轨道上，越来越小，很快隐于暗淡的天幕。往前看，X-33B 已经在天际闪亮。

奥尔基帮我脱下太空衣。来到指挥舱，索罗船长仍在嘴角挂着揶揄的微笑。他一定在嘲笑：徐小姐，你把那具十字架背到身上了吗？我微笑着一直没有开口，我觉得自己已经受到了李先生的感化，有些东西必须蕴藏在沉默中才更有力量。

一个月后，我驱车来到李先生的家里。他家在北京近郊的一个山脚

下，院子十分宽敞，低矮的篱笆参差不齐，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农家院落。只有院中一些小角落里，偶然露出一些西方人的情趣，像凉台上悬挂的白色木条凉椅，院中的鸽楼，在地上静静啄食的鸽群……玛格丽特热情地接待了我。在中国生活了40年，她已经相当中国化了，如果不是银发中微露的金色发丝和一双蓝色的眼睛，我会把她当成一个地道的中国老太太。看着她，我不禁感慨中国社会强大的同化力。

40年的贫穷在她身上留下了明显的印记，她的身体很瘦弱，容貌也显得憔悴，但她的拥抱却十分有力。“谢谢你，真诚地感谢你。我已经和太炎通过电话，他让我转达对你的谢意。”

我故意嘟着嘴说：“谢什么？我一个人吃了他一个月的口粮。”

玛格丽特笑了：“那么我再次谢谢你，为了你这样喜欢我准备的食品。”

我告诉玛格丽特，我已经联系好了下一次的“顺车”，是三个月后往月球的一次例行运输，请她事先把要送的东西准备好。“如果你在经济上有困难的话，”我小心地说，希望不会刺伤她的自尊心，从她家中的陈设看，她的生活一定相当窘迫，“要送的物品我也可以提供一些帮助，你只需列一个清单就行了。”

玛格丽特笑着摆手：“不，不，谢谢你的慷慨，不过确实用不着。你能为我们解决运输问题，我就已经很感激了。”

那天，我在她家中吃了午饭，饭菜很丰盛，既有中国的煎炸烹炒，又有英国式的甜点。饭后，玛格丽特拿出十几本影集让我观看。在一张合影上，两人都带着博士方帽，玛格丽特正当青春年华，美貌逼人，李先生则多少有些拘谨和少年老成。玛格丽特说：“我们是在北大读文学博士时认识的，他那时就相当内向，不善言谈。你知道吗？他的父亲是一个清道夫，就在北大附近的大街上清扫，家庭条件比较窘迫，恐怕这对他的性格不无影响。在同学的交往中，他会默默地记住别人对他的点滴恩惠，认真到了迂腐的地步。你知道，这与我的性格并不相合，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不觉地开始了和他的交往，直到成为恋人。他有一种清教徒般的道德光辉，也可能是这一点逐渐感化了我。”

我好奇地问：“究竟是什么契机，使你们选择了共同的生活和共同的终身事业？”

玛格丽特从文件簿中翻出两张发黄的报纸，她轻轻抚摸着，沉湎于往事。良久她才回答我的问话：

“说来很奇怪，我们选择了一个终身的事业，也从没有丝毫后悔，但我们却是在一时冲动下作出的决定，是很轻率的。你看这两张剪报。”

我接过两份剪报，一份是英文的，一份是中文的，标题都相同：《太空垃圾威胁人类安全》。文中写道：

最近几十年来，人们不仅把地球弄得肮脏不堪，而且在宇宙中也有3000吨垃圾在飞，到2010年，垃圾会增加到一万吨。仅直径10厘米的大碎块就会有7500吨，其中一些我们用望远镜就能看到。

考虑到这些碎块在地球轨道上的速度，甚至直径1厘米的小铁块都能给宇宙飞船带来真正的灾难。飘荡在地球上空的核动力装置具有特别的危险性，到下个世纪，将会有上百个核装置，其中含有1吨多的放射性物质。这些放射性物质总有一天会掉到人们的头上，就像1978年前苏

联的‘宇宙-954’掉在加拿大北部一样。

科学家提出用所谓的“宇宙扫雷舰”，即携带激光大炮的专门卫星来消灭宇宙中最具危险性的较大的放射性残块。但这项研究也遭到强有力的反对，怀疑者认为，在环地球空间使用强力激光会导致这个空间发生不可逆的化学变化和引起空间变暖。

我们已经在地球上干了许多破坏性的蠢事，今天它已在对我们进行报复：肮脏的用水、不断扩大的沙漠、被污染了的空气等等。宇宙何时开始它的报复？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报复比地球的报复要厉害得多。

见我读完，玛格丽特又对我作了解释：“那天，太炎带着这张报纸到我的研究生宿舍，我从来没见过他这样激动。他喃喃地说，人类是宇宙的不肖子孙，人类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了急功近利的技术动物。我们污染了河流，破坏了草场，玷污了南北极，现在又去糟蹋太空。我们应该站出来大声疾呼，不要再去戕害地球母亲和宇宙母亲。我说：人类已开始认识到这一点了，世界范围内的环境保护运动已经蓬蓬勃勃地开展了，即使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逐渐树立了环保意识。但太炎说的一番话使我如遭锥刺，那是一种极为尖锐的痛觉。

我奇怪地问：“他说什么？”

“他说，这不够，远远不够。人类有了环保意识是一个进步，但坦率地说，这种意识仍是建立在功利主义基础上的——我们要保护环境，这样才能更多地向环境索取。不，我们对大自然必须有一份母子之爱，有一种对上帝的敬畏才行。”

这番话使我很茫然，可能我在下意识地摇头。玛格丽特看看我，微笑着说：“当时我也不理解这些话，甚至奇怪在宗教气息淡薄的中国，他怎么会有这种宗教般的虔诚？后来，我曾随他到他的家乡小住，亲眼看见了两件事，才理解了他这番话的含义”

她在叙述中常沉湎于回忆，我那时已听得入迷，孩子气地央求：“哪两件事？你快说嘛。”

玛格丽特娓娓说道：“离他家不远，有一个年近60，靠拾破烂为生的老妇人。十几年来，她一共拾了12名残疾弃儿，全带回家中养起来。新闻媒介报道之后，我和太炎特意去看过。那是怎样一种凄惨的情形呀，看惯了北京的高楼大厦，我想不到还有如此赤贫的家庭。12名弃儿大多在智力上有残疾，他们简直像一群肮脏的猪崽，在这个猪窝一样的家里滚来爬去。那时我确实想，如果放任这些痴傻的弃儿死去，也许对社会、对他们自己，都未尝不是件好事。太炎特意去问那个鲁钝的农村妇女，她为什么把这么多非亲非故的弃儿都领养起来。那位老妇在极度的赤贫和劳累中已经麻木了，她低着头，表情死板，嗫嚅着说，她也很后悔的，这些年全靠乡亲们你帮一把，他给两口，才勉强没让这些娃儿们饿死，日子真难哪。可是只要听见垃圾箱里有婴儿在哭，她还是忍不住要捡回来，也也许是女人的天性吧。”玛格丽特叹息道，“我听到过多少豪壮的话，睿智的话，但都比不上这席话对我的震撼。我们悄悄留了一笔款子走了，这位‘有女人天性’的伟大女性始终留在我的记忆中。

她停下来，很久很久不说话，我催促道：“另一件事呢？”

“也是在他家附近。一个男人在50岁时突然决定上山植树，于是一个人搬到荒山上，一去就是20年。在他71岁时，新闻媒介才发现了她，

把他树为绿化的典型。我和太炎也去采访过他，问他，是什么力量支持他独居山中20年，没有一分钱的酬劳。那人皮肤粗糙，满手老茧，他整个就像一株树皮皴裂的老树，但目光中却是知识分子的睿智。他淡淡地说：你可以说是一种迷信吧。老辈人说，这座山是神山，山上的一草一木，走兽飞虫都不敢动的，动了就要遭报应。祖祖辈辈都相信，都怀着敬畏，这儿也真的风调雨顺。大跃进时，我们都破除了迷信，对这些传说嗤之以鼻，雄赳赳气昂昂地砍光了满山的古树——后来也真的遭了报应。痛定之后我就想，人类真的已经如此强大，可以伤天害地并且不怕报应吗？当然，所谓神山，所谓现世报，确实是一种浅薄的迷信。但当时谁能料到，这种迷信恰好暗合我们今天才认识到的环保理论？在我们嗤笑先人的迷信时，后人会不会嗤笑我们的幼稚狂妄，上帝会不会嗤笑我们的自不量力呢？我想，我们还是对大自然保留一份敬畏为好。当年砍树时我造了孽，那就让我用种树当作忏悔吧。

玛格丽特说：“我生长在一个天主教家庭，过去对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人多少有点偏见，有点异己感，但这两次采访后我发现了中国社会中的‘宗教’，那是延续下五千年，弥漫无形的中国人的人文思想和伦理观念。太炎在这两次采访后常陷入沉思，喃喃地说他要为地球母亲尽一份孝心。”她笑道，“说起来很简单，在那之后，我们就结婚了，也确立了一生的志愿：当太空清道夫，实实在在为地球母亲做一点回报。我们想办法建造了那辆清道车，太炎乘坐那辆车飞上太空，从此再没有回来。”

她说得很平淡，但我却听得热泪盈眶。我说：“我已经知道，正是你倾尽自己所得的遗产，为李太炎先生建造了这辆太空清道车，此后你一贫如洗，不得不迁居到这个山村。在新闻热过后，国际社会把你们彻底遗忘了，你不得不独力承担太空车的后勤保障，还得应付世界政府轨道管理局明里暗里的刁难。玛格丽特，社会对你们太不公平了！”

玛格丽特淡淡地说：“轨道管理局本来要建造两艘太空扫雷艇，因为有了清道车的先例，国际绿色组织全力反对，说用激光清除垃圾会造成新的污染，扫雷艇计划因而一直未能实施。轨道管理局争辩说，单是为清道车送给养的摩托艇造成的化学污染，累积起来已经超过激光炮所造成的污染了！也许他们说的不无道理。”她叹息道，“可惜建造这辆车时没有考虑食物再生装置，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我在她的平淡下听出了苦涩，安慰道：“不管他们，以后由我去和管理局的老爷们打交道——对了，我有一个主意，下次送给养时，我代替李先生值班，让他回到地球同你团聚三个月。对，就这样干！”

我为自己能想到这样一个好主意而眉飞色舞，玛格丽特却略带惊异地看着我，凄楚地说：“原来你还不知道？……他已经不能回到地球了！我说过，这件事基本上是私人性质的，由于缺乏经验，他没有经过系统的训练，没有医生的指导，太空停留的时间太长，这些加起来，对他的身体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你可能已经看到他的两腿萎缩了，实际更要命的是，他的心脏也萎缩了，已经不能适应有重力的生活了！”

我觉得一盆冰水劈头浇下来……只有这时我才知道，这对夫妇的一生是怎样的悲剧！他们就像中国神话中的牛郎织女，隔着天河可以听到对方的声音，却终生不得相聚。我呆呆地看着她，泪水开了闸似的汹涌

地流淌。玛格丽特手足无措地说：“孩子，不要这样！不要哭！……我们过得很幸福，很满足，是真的！不信，你来看。”

她拉我来到后院，在一片茵茵绿草之中，有一座不算太高的假山。近前一看，原来是一座垃圾山，堆放的全是从太空中回收的垃圾。各种各样的铝合金制品、钛合金制品、性质优异的塑料制品，堆放了多少年后，仍然闪亮如新。玛格丽特欣喜地说：

“看吧，这全是40年来太炎从太空中检回来的。我仔细统计过，有13579件，共计1298吨。要是这些东西还在太空横冲直撞，会造成多大损害？所以，你真的不必为我们难过，我们两人以自己的微薄之力为地球母亲尽了孝，生命是很充实的，我们一点都不后悔！”

我慢慢安静下来，真的，在这座垃圾山前，我的心灵被彻底净化了，我也像玛格丽特一样，感到心灵的恬静。回到屋里，我劝玛格丽特：“既然李先生不能回来，你愿意到太空中去看看他吗？我能为你安排的，这并不是太困难的事情。”

玛格丽特凄然一笑：“很遗憾早几年没碰到你，现在恐怕不行了。我的身体已经太差，不能承受太空旅行了，我想尽量多活几年以便照顾太炎。不过我仍然感谢你，你真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姑娘。”她拉着我的手说，“如果我走到了他的前边，你能不能替我照顾他呢？”

我从她的话语中听出了不祥，忍住泪说：“你放心吧，我一定记着你的嘱托。”也许那时我已经在下意识中作出了自己的人生抉择，我调皮地说，“可是，我该怎么称呼你呢？我既不想称你李奶奶，也不想叫你阿姨。请你原谅，我能唤你一声麦琪姐姐吗？”

玛格丽特可能没有猜中我的小心眼，她慈爱地说：“好的，我很喜欢能有这样一个小妹妹。”

四个月後，我再次来到李先生的太空清道车上。这次业务是我争取来的，索罗船长也清楚这一点。他不再说怪话，也多少有些难为情，张罗着把太空摩托艇安置好，脸红红地说：“请代我向李先生致意，说心里话，我一直都很钦佩他。”

我这才向他转达了上次李先生对他的致意。我笑道：“船长，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天下最好的好人，这是上次李先生告诉我的。”索罗难为情地摆摆手。

当我在广袤的太空背景下用肉眼看见那辆清道车时，心里甜丝丝的，有一种归家的感觉。李先生急不可耐地在减压舱门口迎接我：“欢迎你，可爱的小丫头。”

在那之前我已经同他多次通话，已经非常熟稔了。我故意嘟着嘴说：“不许喊我小丫头，玛格丽特姐姐已经认我作妹妹，你也要这样称呼我。”

李先生朗声大笑：“好，好，有这样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妹妹，我也会觉得年轻的！”

我刚脱下太空服，就听见响亮的警报声，李先生立即说：“又一块太空垃圾！你先休息，我去捕捉它。”

在那一瞬间，他好像换了一个人，精神抖擞，目光发亮，动作敏捷。电脑屏幕上打出了这块太空垃圾的参数：尺寸230×54毫米，估重2.2公斤，速度8.2公里每秒，轨道偏斜12度。然后电脑自动调整方向，太

空车开始加速。李先生全神贯注地盯着屏幕，回头简单解释说：“我们的清道车使用太阳能作能源，交变磁场驱动，对环境是绝对无污染的。这在40年前是最先进的技术，即使到今天也不算落后。”他的语气中充满了自豪。

我趴在他身后，紧紧地盯着屏幕。现在离这块卫星碎片只有两公里的距离了，李先生按动一个电钮，两只长长的机械手刷刷地伸出去。他把双手套在机内的传感手套上，于是两只机械手就精确地模拟他的动作。马上就要与碎片相遇了，李先生虚握两拳凝神而待，就像虚掌待敌的武术大师。

我在他的身后不敢喘气。虽然清道车已经尽量与碎片同步，但它掠过头顶时仍如一颗流星，我几乎难以看清它。就在这一瞬间，李先生疾如闪电地一伸手，两只机械手一下子抓住那块碎片，然后慢慢缩回来。它们的动作如此敏捷，我的肉眼根本分辨不出机械手指的张合。

我看得目醉神迷。他的动作优雅娴熟，巨大的机械手臂已经成了他身体的外延，使用起来是如此得心应手。我眼前的李先生不再是双腿萎缩、干瘪瘦小的垂垂老人，而是一只颈毛怒张的敏捷的雄狮，是一个有通天彻地之能的宇宙巨人。多日来，我对他是怜悯多于尊敬，但这时我的内心已被敬畏和崇拜所充溢。

机械手缩回机舱内，捧着一块用记忆合金制造的卫星天线残片。李先生喜悦地接过来，说：“这是我的第13603件战利品，算是我送给麦琪的生日礼物吧。”

他仍是那样瘦弱，枯槁衰老的面容藏在长发长须里，但我再也不会用过去的眼光看他了。我知道盲人常有特别敏锐的听觉和触觉，那是他们把自己被禁锢的生命力从这些孔口进射出来。我仰视着这个双腿和心脏萎缩的老人，这个依靠些微食物维持生命的老人，他把自己的生命力点点滴滴地节约下来，储存起来，当他作出石破天惊的一举时，他那被浓缩的生命力在一瞬间作了何等灿烂的进射！

面对我的专注目光，李先生略带惊讶地问：“你在想什么？”我这才从冥思中清醒过来，没来由地羞红了脸，忙把话题岔开。我问，今天是玛格丽特姐姐的生日么？老人点点头：“严格说是明天。再过半个小时我们就要经过日期变更线，到那会儿我就给她打一个电话祝贺生日。”他感叹地说，“这一生她为我吃了不少苦，我真的感激她。”

之后他就沉默了，我屏息静气，不敢打扰他对妻子的怀念。等到了日期变更线，他挂通家里的电话。电话铃一遍又一遍地响着，却一直没人接。老人十分担心，喃喃地重复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按说这会儿她应该在家呀。”

我尽力劝慰，但心中也有抹不去的担心。直到我快离开清道车时才得到了确实的消息：玛格丽特因病住院了。在登上太空摩托艇前，我尽力安慰老人：“你不用担心，我一回地球马上去看她。我要让爸爸为她请最好的医生，我会每天守在她的身边——即使你回去，也不会比我照顾得更好。你放心吧。”

“谢谢你了，心地善良的好姑娘。”

回到X-33B，索罗船长一眼就看见我红红的眼睛，他关切地问：“怎么啦？”我坐上自己的座椅，低声说：“玛格丽特住院了，病一定很重。”



索罗和奥尔基安慰了我几句，回过头驾驶。过了一会儿，船长忽然没头没脑地骂了一句：“这些混蛋！”

我和奥尔基奇怪地看着他，他沉默了很久才说：“听说轨道管理局的老爷们要对太空清道车实行强制报废。理由是它服役期太长，万一在轨道上彻底损坏，又要造成一堆太空垃圾。客观地说，他们的话不无道理，不过……”

他摇摇头，不再说话。

回到地球，我就不折不扣地履行了自己对老人的承诺，但医生们终于未能留住玛格丽特的生命。

弥留的最后时光，她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家。她婉言谢绝了医护人员的照拂，仅留我一人陪伴。在死神降临前的回光返照中，她的目光十分明亮，面容上蒙着恬静圣洁的柔光。她用瘦骨嶙峋的手轻轻抚我的手背，两眼一直看着窗外的垃圾山，轻声说：“这一生我没有遗憾，我和太炎尽自己的力量回报了地球母亲和宇宙母亲。只是……”

那时，我已经作出了自己的人生抉择，我柔声说：“麦琪姐姐，你放心走吧，我会代你照顾太炎先生，直到他百年。请你相信我的承诺。”

她紧紧握住我的手，挣扎着想坐起来。我急忙把她按下去，她喘息着，目光十分复杂，我想她一定是既欣慰，又不忍心把这副担子搁在我的肩上。我再一次坚决地说：“你不用担心，我一旦下了决心就不会更改。”

她断断续续地喃喃说：“真……难为……你了啊。”

她紧握住我的手，安详地睡去，慢慢地，她的手指失去了握力。我悄悄抽出手，用白色的布单盖住她的脸。

第三天，她的遗体火化完毕，我立即登上去休斯敦的飞机，那儿是轨道管理局的所在地。

秘书小姐涂着淡色的唇膏，长长的指甲上涂着银色的蔻丹，她亲切地微笑着说：“女士，你和局长阁下有预约吗？请你留下姓名和电话，我安排好时间会通知你的。”

我笑嘻嘻地说：“麻烦你现在就给老邦克打一个电话，就说小丫头徐放想见他。也许他正好有闲暇呢。”

秘书抬眼看看我，拿起内线电话机低声说了几句，她很快就放下话筒，笑容更亲切了：“徐小姐请，局长在等你。”

邦克局长在门口迎候我，慈爱地吻吻我的额头：“欢迎，我的小百灵，你怎么想起了老邦克？”

我笑着坐在他面前的转椅上：“邦克叔叔，我今天可是来兴师问罪哩。”

他坐到自己的转椅上，笑着把面前的文件推开，表示在认真听我的话：“说吧，我在这儿恭候——是不是李太炎先生的事？”

我惊奇地看看他，直率地说：“对，听说你们要强制报废他的太空清道车？”

邦克叔叔耐心地说：“一点儿不错。李太炎先生是一个虔诚的环境保护主义者，是一个苦行僧式的人物，我们都很尊敬他，但他使用的方法未免太陈旧。我们早就计划建造一至二艘太空扫雷舰，效率至少是那辆清道车的20倍。只要有两艘扫雷舰，两年之内，环地球空间不会再有

任何垃圾了。但是你知道，绿色组织以那辆清道车为由，搁浅了这个计划。这些只会吵吵嚷嚷的愚不可及的外行！他们一直叫嚷扫雷舰的激光炮会造成新的污染，这种指责实际上并没有多少科学根据。再说，那辆清道车已经投入运行近40年，太陈旧了，一旦彻底损坏，又将变成近百吨的太空垃圾。还有李太炎先生本人呢！我们同样要为他负责，不能让他在这辆危险的清道车上呆下去了。”

我抢过话头：“这正是问题所在。在40年的太空生活之后，李先生的心脏已经衰退了，已经不能适应有重力的生活了！”

邦克叔叔大笑起来：“不要说这些孩子话，太空医学发展到今天，难道还能对此束手无策？我们早已做了详尽的准备，如果医学无能为力，我们就为他建造一个模拟太空的无重力舱。放心吧，孩子！”

来此之前，我从索罗船长和其他人那儿听到过一些闲言碎语，我是窝着一肚子火来找老邦克干架的。但听了他合情合理的解释，我又欣慰又害羞地笑了。邦克叔叔托我劝劝李先生，不要太固执己见，希望他快点回到地球，过一个温馨的晚年。“他能听你的劝告吗？”他笑着问。我自豪地说：“绝无问题！他一定会听从我的劝告。”

下了飞机，我没有在北京停留，租了一辆车便直奔玉泉山，那里有爸爸的别墅。我想请爸爸帮我拿个主意，把李先生的晚年安排得更妥当一些。妈妈对我的回家真可说是惊喜交加，抱着我不住嘴地埋怨，说我心太狠，四个月都没有回家了：“人家说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你还没嫁呢，就不知道往家里流了！”爸爸穿着休闲装，叼着烟斗，站在旁边只是笑。等妈妈的母爱之雨下够一个阵次，他才拉着我坐到沙发上：“来，让我看看宝贝女儿长大了没有。”

我亲亲热热地偎在爸爸怀里。我曾在书上读到过一句刻薄话，说人的正直与财富成反比。也许这句愤世之语不无道理，但至少在我爸爸身上，这条定律是不成立的。我自小就钦佩爸爸的正直仁爱，心里有什么话也从不瞒他。我咕咕呱呱地讲了我的休斯敦之行，讲了我对李太炎先生的敬慕。我问他，对李先生这样的病人，太空医学是否有绝对的把握。爸爸的回答在我心中划了一道阴影，他说他知道有关太空清道车即将报废的消息，恰巧昨天太空署的一位朋友来访，他还问到这件事。“那位朋友正是太空医学的专家，他说只能尽力而为，把握不是太大。因为李先生在太空的时间太长了，40年啊，还从未有过先例。”

我的心开始下沉，勉强笑道：“不要紧，医生无能为力的话，他们还准备为李先生特意造一间无重力室呢。”

爸爸看看我，平静地问：“已经开始建造了吗？——太空清道车强制退役的工作下周就要实施了。”

我被一下子击懵了，目光痴呆地瞪着爸爸，又目光痴呆地离开他。回到自己的卧室，我立即给航天界的所有朋友拨电话，他们都证实了爸爸的话：那项计划下周就要实施，但没有听说建造无重力室的消息或计划。

索罗说：“不可能吧，一间无重力室造价不菲，管理局的老爷们会为一个垂暮老人花这笔钱？”

我总算从梦中醒过来了。邦克叔叔唯一放在心上的，是让这个惹人讨厌的老家伙从太空中撤下来，他们当然会为他请医生，为他治疗——

假若医学无能为力，那不是他们的本意。他们也曾计划为受人爱戴的李先生建造一间无重力室，只可惜进度稍慢了一点儿。一个风前残烛的垂垂老人嘛，有一点意外，人们是可以理解的。

我揩干眼泪，在心底为自己的幼稚冷笑。在这一瞬间，我作出了人生的最后抉择，或者说，在人生的天平上，我把最后一颗小小的砝码放到了这一边。我起身去找父亲，在书房门外，我听见他正在打电话。从听到的只言片语中，他显然是在同邦克通话，而邦克局长也承认了（至少是含糊地承认了）我刚刚明白的事实。爸爸正在劝说，但显然他的影响力这次未能奏效。我推门进去时，爸爸正好放下了听筒，表情阴郁。我高高兴兴地说：

“爸爸，不必和老邦克磨牙了，我已经作出了自己的决定。”

我唤来妈妈，在他们的震惊中平静地宣布，我要同太炎先生结婚，代玛格丽特照顾他直到百年。我要伴他到小行星带，找一个合适的小行星，在那儿生活。希望爸爸把他的私人空天飞机送给我，这是我唯一想得到的遗产。父母的反应是可想而知了，在整整三天的哭泣、责骂和悲伤中，我一直平静地重复着自己的决定。最后，睿智的爸爸首先认识到不可更改的结局，他叹息着对妈妈说：

“不必再劝了，随女儿的心意吧。你要想开一点，什么是人生的幸福？我想不是金钱豪富，不是名誉地位，而是行自己的心愿，织出心灵的恬静。既然女儿主意已定，咱们何必干涉呢。”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放儿，我们答应你，也请你许诺一件事。等太炎先生百年之后，等你生出回家的念头，你要立即告诉我们。不要赌气，不要爱面子，你能答应吗？”

“我答应。”我感动地扑入父母的怀抱，三人的热泪流淌在一起。

爸爸出面让轨道管理局推迟了那个计划的实施时间。三个月后，索罗驾驶着他的 X-33B，奥尔基和我驾驶着爸爸的 X-33L，一同来到李先生身边。我们告诉他，我们不得不执行轨道管理局的命令。李先生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他只是悲伤地叹息着，看着我们拆掉清道车的外围部件，连同本体拖入 X-33B 的大货舱，他自己则随我来到另一艘飞船。然后，在我的飞船里，我微笑着述说了我的安排，让他看了我在地球上办好的结婚证。

李先生在极度震惊之后是勃然大怒：“胡闹！你这个女孩实在胡闹！”

他在激怒中气喘吁吁，脸庞涨红。我忙扶住他，真情地说：“太炎先生，让我留在你的身边吧，这是我对玛格丽特姐姐答应过的诺言啊。”

经受不住索罗、奥尔基的反复劝说和我如雨的热泪，他总算答应我“暂时”留在他身边，但他却执意写了一封措辞坚决的信件，托索罗带回地球。信中宣布，这桩婚姻没有征得他的同意，又是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办理的手续，因而是无效的。索罗船长询问地看看我，我点点头：“就照太炎先生的吩咐办吧，我并不在乎什么名份。”

我们的飞船率先点火启程，驶往小行星带。索罗和奥尔基穿着宇航服飘飞在太空，向飞船用力挥手。透过面罩，我看见那两个刚强的汉子都泪流满面。

“我就这样来到了小行星带，陪伴太炎先生度过了他最后的两年。”徐放娓娓地说，她的面容很平静，没有悲伤。她笑着说，“我曾以为，

小行星带一定尽是熙熙攘攘的飞速奔跑的小石头，不知道原来竟是这样空旷寂寥。这是我们见到的第一颗小行星，至今我还不知道它的编号哩。我们把飞船锚系在上面，便开始了我们的隐居生活。太炎先生晚年的心境很平静，很旷逸——但他从不承认我是他的妻子，而是一直把我当作他的爱女。他常轻轻捋着我的头发，讲述他一生的风风雨雨，也常望着地球的方向出神，回忆在太空清道车上的日日夜夜。他念念不忘的是，这一生他没能把环地球空间的垃圾清除干净，这是他唯一的遗憾。我精心照顾着他的饮食起居，这次我在 X-33L 上可没忘记装食物再生机，不过先生仍然吃得很少，他的身体也日渐衰弱。我总在想，他的灵魂一半留在地球轨道上，一半已随玛格丽特进了天国。这使我不免懊丧，也对他更加钦敬。直到两年后的一天，先生突然失踪了。”

那对入迷的年轻人低声惊呼道：“失踪？”

“对。那天，我刚为他庆祝了 75 岁生日，而第二天正是玛格丽特去世两周年的忌日。一觉醒来，他已经不见了，电子记录簿上写着：我的路已经走完了。永别了，天使般的姑娘，快回到你的父母身边去！我哭着奔向减压舱，发现外舱门仍然开着，他一定是从这儿回到了宇宙母亲的怀里。”

苏月止不住猛烈地啜泣着，徐放把她揽到怀里说：“不要这样，悲伤哭泣不是他的希望。我知道，太炎先生这样作，是为了让我早日回到人类社会中去。但我至今没有回地球，我在那时突然萌生了一个志愿：要把这两个平凡人的伟大形象留在宇宙中。于是我就开始在这颗行星上雕刻，迄今已经 15 年了。”

在两个年轻人的恳请下，他们乘摩托艇再次观看了雕像。太炎先生仍在神情专注地扫地，在太空永恒的静谧中，似乎能听见这对布衣夫妇的低声絮语。徐放轻声笑道：“告诉你们，这可不是我最初的构思。那时我总忘不了太炎先生用手抓流星的雄姿，很想把他雕成太空超人之类的英雄。但我最终雕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想这种平凡更符合太炎夫妇的人格。”

那对年轻夫妇很感动，怀着庄严的心情瞻仰着。回到飞船后，苏月委婉地说：

“徐阿姨，对这组雕像我只有一点小小的意见：你应从那株梧桐树后走出来，我发现你和玛格丽特奶奶长得太相像了！你们两人身上都有一种圣母般的高贵气质。”

很奇怪，听了这句话后，杜士彬突然之间也有了这种感觉，而且越来越强烈。实际上，她们一人是金发深目，一人是黑发圆脸，两人的面貌根本不相像。徐放摆摆手，开心地笑起来。她告诉二人，这幅画很快就要收笔了。那时她将告别两位老人，回到父母身边去：“他们都老了，急切地盼着见我，我也一样，已经归心似箭了！”

苏月高兴地说：“徐阿姨，你回去时一定要通知我，我们到太空站接你！”杜士彬也兴奋地说：“我要赶到这儿来接你！”徐放笑着答应了。

他们收到了大飞船发来的信号，两位年轻人与她告别，乘太空摩托艇返回。当他们回头遥望时，看见那颗小行星上又已亮起了绚丽的激光。

主持人的话：

王晋康先生虽然已是成绩斐然的科幻作家，但他还在不断地开拓新的领域。和以往的作品不同，本文没有前沿深奥的理论，没有瑰丽奇谲的幻想，甚至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只是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三位平凡至极，但却感人至深的人物，讴歌了人性的真、善、美。这对当今物欲横流的世界，不啻是一服清醒剂。所以，我们再次强调，科幻小说是文学，而文学就是人学。

（吉刚）

## 异度相逢

蒋海涛

—

八月的星空，一颗鹅黄色的星星在西南方向无声地移动……

阿南和家驹躺在沙滩上，夏夜的海风吹得人好惬意。海浪喧腾着扑上沙滩又退了回去，发出有节奏的“哗哗”声。

阿南两眼望着夜空，星星又大又亮，一眨一眨地闪着，好像都是活的。“大星小星闹如沸”，他想，诗人说得可真形象啊！突然，一颗流星带着青光，像一条小龙似的摆着身躯从头上滑过，他为此惊得坐起来，凝神望着苍穹。“阿南，在想什么呢？”家驹向他。“真的很奇怪，其实看到天上的星星，就像看到地上的石头一样平常，可我却总有种激动的感觉。”阿南说，“也许这就是宇宙之神的力量吧！”

作为科学家，阿南从没认真想过“奇迹”这回事，可这次真的有了奇遇。当他刚离开沙滩走进林子，忽然听到一阵“轰隆隆”的声音，如同闷雷炸响。他眼前一花，失去了知觉。

家驹听到声音，一种异样的感觉在心头涌起。他爬起一看，一架银白色的飞行器贴着树梢缓缓移动——飞碟！飞碟发出柔和的光，所以看得很清楚，家驹跑了过去。

飞碟渐渐升高了，先是很慢，垂直地浮起，接着一下斜飞出去。当家驹跑过来时，已不见了踪影。家驹抬头看着飞碟消失的方向，沉思着。忽然他的脑袋闪过一个念头：阿南呢？

“阿南！”家驹叫了起来，没有人回应。他向四面张望，但漆黑的夜，什么也看不见。一种不祥的感觉在家驹心头涌起，他跑回基地，乘着他的小飞机，利用生物搜寻仪，在小岛上搜寻着。家驹搜寻了整个小岛，但没有找到阿南，阿南就像被蒸发了一样，不留一丝痕迹。

阿南和家驹的基地坐落在南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面积大约二十平方公里，唯一的建筑是一幢实验大楼。大楼面朝西北方向，楼前有一块草坪，每星期一早上，阿南和家驹都要在这里举行升旗仪式。大楼是一栋五层建筑：一楼是休息和待客的地方；二楼正中的大厅里有一台大型计算机——它和北京中科院的计算中心联网，使他们可以随时调用世界各地的信息资料；三楼是他们的卧室；其它两层和多余的房间放置着一些实验设备。

阿南和家驹此时从事的是A·爱因斯坦未尽的事业——统一场理论的研究。统一场理论是描述弱相互作用力、强相互作用力、电磁力和引力相互作用的理论，他们此时注重的是引力研究。这几个月来，他们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在经过分析月面望远镜阵——联合国在月面建立的由射电望远镜和光学望远镜组成的月面天文基地——发回的信息过程中，似乎就有一个重大的宇宙秘密蕴藏在里面。然而这似乎是唾手可得的秘密，却总和他们隔着层面纱。这天阿南和家驹到海滩上去“放松放松头脑”，却没想到会出现这件事情。

因为阿南的失踪，家驹已停下工作一个星期了。祖国派来了航空母

舰“太阳光辉”号，利用各种仪器在小岛及附近的海域搜索，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以基地为中心，方圆三百公里、深至海底的范围内，没有阿南教授存在的迹象。“我想，”家驹说，“他是被飞碟给带走了！”家驹凝视着海面，心如潮水般涌动。站在他旁边的是机器人厨师阿B。阿B说：“博士，我们回去吧，等一会中科院院长公冶无芳还要来。”

## 二

当我醒来时，天灰蒙蒙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边想着先前的事情边四处查看，四周的环境我根本不认识。“这是什么地方？”我下意识抬手看看表，表停在二十一点半——我记得我和家驹在海边的时候也就是二十一点多。我想起了郑文光的科幻小说《天梯》中关于时空隧道的描述，难道我也有这样的奇遇，到了世界的另一个地方？

真的，这决不是基地的后山，这些树，这些草，长得奇形怪状，我都不认识！我朝着远处的那个小山包跑去，想爬上那棵最高的小树找到回去的方向。我一边跑一边想着，这个地方太陌生了，莫名的陌生。一个意识掠过头脑，我蓦地立定，再没有力气跑半步了，因为我终于明白，这种陌生，并不仅是身处异地，而是——它不属于我们的时代啊！

我拖着步子走到小树下，又倒在地上昏睡了过去。当我醒来时，四周已是漆黑一片，恐惧使我爬上了身边这棵小树。对目前的处境，我真的有些不知所措，我没有惹过时间，可它却来捉弄我。“会有什么结果呢？”我心想。这时，饥饿像一只嗜血的野兽啮噬着我，如果在基地，我想我早就吃过晚餐了。我习惯性地又抬手看表，表真的停了。我仔细地端详着它，这表是去年瑞士劳力士公司受世界科学技术联合委员会的委托所特制，为表彰我和家驹的贡献而奖励给我们的。它真的很漂亮：表壳和链带是纯金的，刻度盘镶着一圈钻石，而指针和刻字则是由夜明珠镶制而成，上面罩着一个玻璃钢片。表是二十四小时制，松紧式的链带套在手腕上可以自动收紧。当时劳力士公司的总裁H先生曾亲口对我和家驹说：“这种款式豪华的手表世界上唯有两块！它在一万年内误差不到一秒，这是我们的信誉！”

我是多么的喜欢这块表，可在需要它的时候它却停了。“时间对我来说已毫无意义，我还要它来干什么？”我心里涌起了一股恼怒，摘下它狠狠地摔下去。

突然，我感到手臂一阵钻心的疼痛，忙“啪”的一声拍了一把。这下闯了大祸，只听到一阵“嗡嗡”声，一大群怪异的蚊虫围着我转了起来。“这是什么世纪的蚊子？”我感到一阵恐慌，扭动着身子，可赶走蚊子太困难了。我急忙折一枝树枝，可没有想到这棵树太脆弱了：先是我脚下的树枝“啪”的折断声，“接着是我重重摔在地上的声音。由于被树枝绊了一下，我那极不科学的落地方式——先是右手掌着地，接着是肩、头，然后才是脚——让我尝够了苦头。虽然树相当矮，地上也有厚厚的草，但我还是扭伤了手腕，火辣辣的，很疼，我甚至感到了它的肿胀。我无力地呻吟两声，然而上帝还没有把我折磨够，我感到有什么东西从我脸上流过，用手一摸，凭着感觉我知道是血，刚才脑袋一定碰到石头了。我支撑着站起来走了两步，看到一个闪亮的东西，我的表，

我把它抓在了手里。

“也许，这是我的机遇！”我安慰自己，决定明天到各处走走看看，一定要了解这是什么地方。我的手疼痛减轻了，但额头却越来越疼，血已经不流了，脑袋却像砸穿了似的，微微的风吹着也会疼到心里。这时，风又渐渐大了起来，吹得草沙沙地响，我脱下衣服把头蒙上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可我隐约感觉有野兽出现，并且越来越近。我一动不动地躺着，等到它走到足够近的时候，我倏地一下跳了起来。这只野兽的身影只停顿了一下，接着猛地向我扑来。我往旁边一闪——看清了，一只斑斓大豹！我惊出了一身冷汗，拔腿就跑。野牛都跑不过豹子，更何况我！然而我跑了十多步，却不见豹子扑过来。我回头一看，惊呆了——一个人影此时正和豹子搏斗在一起！我心念一转，冲过去想帮忙。然而我还未靠近，豹子又掉头向我扑来。我感到胸口一阵剧痛，晕了过去……

迷糊中，我闻到一股香味，好香啊！我把眼睁开一条缝，看到一大块肉喂在我眼前，就挣扎着咬了一口。这一下牵动得胸口好疼，我又闭上眼，等缓了一口气，才又睁开眼睛打量着这地方。一个野人，是他给我喂的肉！他看我醒来，便把我抱起放在背后的树下，然后走过去拨弄火堆。我这才看清楚，火堆上烤着一只野兽——他把那只豹子杀了！野人把火堆弄亮，又扯了一块肉给我递来。我仔细地打量着他——他肌肉发达，体格健壮，头发很长，看不清脸，下身围着的一块豹皮——是他救了我！我对他没有恐惧，反而充满好感，接过他递来的肉，慢慢地吃起来。

当我吃饱了，精力也恢复了许多，才仔细检查着自己的伤口，似乎断了两根肋骨，还有很严重的外伤。由于流了很多血，我感到虚弱，渴得十分难受。我强打精神，对着坐在一旁的野人笑了笑，试图和他沟通。野人也咧嘴笑了笑，“啊呜”了两声。难道这是他们的语言？我一点也没听懂。

我仔细地观察他，觉得他是属于旧石器时代的人——那时候的语言，我当然听不懂了。我放弃了他沟通的努力，长叹了口气，又把表拿出来玩。野人就坐在我旁边，他看到了我的表，立即对这个东西表示了莫大的兴趣，凑了上来。我把表递给他，他接过去，认真地看着。我对他的好奇宽容地一笑，闭上眼睛休息。

也不知过了多久，我睁开眼睛，然而又一幕奇迹让我惊呆了：我看到他——那个野人——正在朝我走来，可忽然他的身体拉长了，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我脑袋闪电般地反应过来——时空畸变！

### 三

太阳好大，没有风。我昏沉沉地往前走，感到很渴，嗓子干得冒烟。这到底是什么地方？没有一棵树一棵草，只有一片黄沙。我的四肢发软，胸口像裂开一样很疼，我支持不住了。但没有谁能帮助我，我只能靠自己，哪怕是爬，我也要爬上眼前这座沙坡。“我需要食物和水，也许那边都有吧！”我鼓励自己。但我真的很疲倦了，连拖动一下脚步都十分困难，全身像散了架一样，一个念头总在缠着我：也许我该休息一会！



眼皮好重，强烈的阳光更刺得我睁不开眼，我倒下了……

这天，在兰州市人民医院里，护士杨小姐匆匆忙忙地跑到胡夫教授面前：“教授，来了一个很严重的病人，需要马上动手术！”胡夫教授站起来，边离开办公室边问：“什么样的病人？”杨小姐回答：“刚由几个人送来的，说是什么教授。”胡夫教授赶到急诊室，一看病人，惊叫：“快，送手术室！”顿时几个医务人员用小车把病人推向手术室。胡夫教授一边走一边对杨小姐说：“通知院长，这个病人是两年前失踪的阿南教授！”

“教授，教授，病人心脏停止跳动！”杨小姐望着心跳监测屏幕上跳动的线变直了，惊慌得大声叫了起来。手术台旁一阵骚动，胡夫教授立即命令：“注射心脏复苏针剂！”

这一天家驹起得很早，他洗漱完后，阿B端来了一碗米线，家驹放进了许多辣椒。家驹这几天心情很奇怪，总怀念在云南读书的日子。他这几天都让阿B给他做米线，云南的过桥米线。

家驹一边吃着米线一边看电视，这是昨晚阿B录下的，家驹一直都保持着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的习惯。家驹吃完米线，到他的工作室去了。这段时间，他正忙着验证一个刚得到的公式，公式是用来表达大尺度空间中两个物体之间存在的超距离作用力的相互关系的。月面这一时期传来的信息表明，在南十字星座方向有异常的“力”在活动。

“砰砰砰”，三下敲门声后，阿B推门进来，它走到家驹身边，说：“博士，中科院武汉分院的朱狂教授传呼您。”家驹在想问题的时候是最不愿意别人打扰的，他没有理会阿B，继续想他的问题。阿B接着说：“博士，他说必须见您，是关于阿南教授的事。”家驹没听懂，问了句：“什么？”阿B把话重复了一遍。家驹听完，思维凝固了，阿南失踪了两年，他回来了吗？家驹跳了起来，说了声“快看看”就疾步下楼去了。

家驹听说过朱狂教授，他是一个考古学家——刚才还在“新闻联播”里看到他，报道他发现了一个旧石器时代遗址。家驹走到多媒体屏幕前，和朱狂打了个招呼，朱教授也不多话，就对家驹拉开了正题。

事情是这样的，朱狂教授领导的考古队，在对新近发现的湖北长阳县旧石器时代遗址进行发掘的第二天——就是昨天下午时，他离开营地到遗址——那个山洞去。教授刚走到洞口，就发现一个野人正试图拿起一把供在神位上的石斧。教授十分震惊激动，悄悄退了回去，到营地叫上了几个人，带着武器，把野人给俘获了。非常令人惊奇的是，野人手腕上竟然戴着一块表，教授取下来，看到表壳背面刻着“阿南”字样，他想起了两年前的事，于是便和家驹联系。

朱教授讲完了事情的经过，取出表递到屏幕前，家驹眼前的屏幕上顿时出现了表的不同角度的特写，而朱教授的影像则缩到了屏幕一角。家驹一眼就看出这是阿南的表，他自己也有一块一模一样的——只是表壳背面刻的是“家驹”字样。家驹问：“那野人呢，有他的信息吗？”朱教授回答：“有的。”随即屏幕上出现了野人的各种特写镜头。朱教授说：“人已被送到科学院武汉分院去了。”这确实是个野人：高高的眉骨和颧骨，几乎没有额头，却有一个突出的下巴。家驹看后重重叹口气，对朱狂教授说：“朱教授，我马上到武汉来一趟！”

家驹到武汉分院见到朱狂教授和武汉分院院长汪达，还没顾得上休

息，就提出要见野人。于是朱教授和汪达陪着家驹到一间房里。房子里有一面玻璃屏，透过去可以看到一个人坐在另一间房子里。汪达对家驹说：“看，那就是他！”由于玻璃屏是单向透视的，那边的野人并不能看到这间房子的人。野人瑟缩地蹲在一角，双目失神地看着镜中的自己，正好和家驹面对面。家驹仔细地分辨他，试图找出一点有关阿南的线索，然而，他失败了。家驹无奈地叹了口气，便和朱狂、汪达出来了。汪达刚把家驹和朱狂引往休息室，工作人员小万急急来报告：“汪院长，中科院院长公冶无芳来传呼，说有事要见家驹博士。”

“教授，教授！”

一缕声音从天际飘来，我眼前的黑幕渐渐退去，发觉眼前站了好些人。我的意识和记忆也随着清晰，看着那些穿着白大褂的人，我明白自己是在医院里。忽然一种很强的意识让我感到回到了自己所属的时代，我心里一激动，问：“这——是在哪儿？”我是如此的虚弱，以致声音也很微弱。“这是医院，在兰州。”一位教授模样的人说，接着，我又闭上了眼睛。

我再次醒来已是第二天，胡夫教授来看我时，我精神很好。胡教授告诉我，我是在兰州市郊被发现的，当时我已严重脱水，不省人事。

胡教授还告诉我，在我住院的当天，市长就要求将我隔离护理，所以我的病房才这样安静，其实，医院门外早已等待了很多记者。而医院方面已经通知了家驹，大概今天他就会来。

在和胡教授交谈的过程中，我知道自己丢失了两年的时间。我清楚地记得，在前天——就是我失踪的那天，是2021年8月3日，而现在则是2023年9月1日了。这就是说，那天在那个小山谷里，我呆了十多个小时等于呆了两年。

这两天我都住在医院里，但大物理学家阿南教授失踪两年又出现的消息仍然不胫而走，好多人都拥到医院来。市长派警车把我接到市政厅。下午，我感到精力恢复了，就在市政厅里会见了一部分记者，讲述了我的遭遇，我最后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我想这可能是时间畸变！”

家驹来了，他坐着那架经过自己改装过的小飞机，停在市政厅前的广场上。第二天，我们和市长及来送行的胡教授告别，登机回基地。

我的心情很激动，一种游子回乡的感觉在心中激荡着。莫名其妙地失踪了两年，想想真有些后怕。

飞机降落在基地门口。一下飞机，基地的一些细微变化我马上觉察到了。我问家驹：“旗杆是新刷过吗？”家驹说：“刷新半年了！”我站在院子中间，抬头敬仰地注视着飘扬的五星红旗。阿B出来了，这个相当原始的机器人走路的样子很笨拙。它站在走廊上大叫：“教授，你终于回来了！”接着从体内放出一些音乐来表示它的喜悦。我和家驹相视哈哈大笑起来，家驹对阿B说：“快去准备准备，我们要喝酒！”阿B把左手背在背后，右手横在胸前，答了个“是”，响着音乐进去了。

“家驹，你认为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想你一定有什么看法吧？”餐桌上，我问家驹。桌上摆满了鸡鸭鱼肉，阿B虽然是个很憨的机器人，但做菜很有一手。家驹还开了一瓶1995年的陈酿米酒——这是昨天中科院院长公冶无芳亲自送来的。

家驹的心情特别好，他已连喝了两杯，现在第三杯也快见底了。他把筷子一撂，说：“对了，我给你看样东西！”说完他上楼去了。阿 B 看着家驹已空的杯子，提着酒瓶给他倒满了。

家驹回来后，把握在手里的东西朝我一递。我接过一看，惊呆了，这不正是我的手表吗？我脑子飞速地转动着，疑惑地看着家驹，说：“家驹，你怎么会拿到它？难道，你看到一个野人？”

家驹一愣，忙问：“你真的遇到一个野人？”我说：“是的，这块表就是我给他的。”家驹说：“我明白了，你一定是和野人同时离开时空陷阱的。”但他随即把头一沉，自语道，“不对，怎么两人不出现在同一个地方呢？”我随即明白了，说：“他比我先出来！”于是我就把我在那几天的经过十分详细地告诉了他。家驹用手扶了扶额头，说：“原来如此！”接着家驹把见朱狂和去武汉的事告诉了我，当我知道野人在武汉不吃不喝很可怜时，我说：“我必须马上到武汉去。说起来野人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哩！”

第二天，我和家驹又远渡重洋，飞到武汉科分院。院长汪达接待了我们。我们直接到了那间房子。院长对我说：“他自己不吃东西，我们又不能靠近他！只能靠催眠后给他注射营养针剂。”透过玻璃镜我看见屋子里一片狼藉，一张桌子和床被野人捣成碎片，野人坐在房角，抱膝垂头，神情十分沮丧。我对汪院长说：“我必须进去一趟！”汪院长说：“他非常野蛮，你进去，怕被伤害！”我说：“他救过我，我去看看能否和他沟通！”但院长和家驹不放心，叫了几个工作人员拿着麻醉枪守在门口，然后把钥匙交给我，他们则仍旧在隔壁观察。门锁一响，野人马上跳起来，警惕地看着门。我闪身进去把门锁上，先对着野人“啊呜”了两声。虽然我换了衣服，但他立即认出我，也报以两声“啊呜”。我走到他身边，拍着他的肩膀，和他席地而坐。可我和他终究语言不通，我也只能这么陪他坐着。毕竟我是他唯一认识的人，他对我态度十分友善，神情也好多了。过了一会，我扭头冲着镜子作了一个吃的动作，意思是叫家驹他们去弄些吃的。他们明白了。过了一会，房门开了，家驹端着一盘烤鸡出现在门口。我迎了上去，把鸡拿在手里，家驹仍旧出去，把门带上。我扯下一只鸡腿，塞到嘴里，把余下的送到我的救命恩人面前，“啊呜”了两声。这声我自己觉得没有什么意思的话，却和野人达成了默契，他接过那半只鸡，大口啃了起来。我得意地朝镜子方向一笑，继续和野人分享着美味。

以后几无，每到吃饭时间我就出现在野人面前，给他带去不同的食物。刚开始他非常害怕我的离去，到后来也就习惯了。也许是从来没有尝过现代的烹饪技术，他一吃就上瘾了，胃口格外地好，几天就见胖起来。

野人渐渐驯服了，我们在武汉科分院给野人做了一项测验，即利用脑波复原仪测试野人曾经历过的事情。脑波复原仪的原理概括是这样：人经历过了一些事情，就会在大脑里留下一定的记忆。而这记忆在一定的情况下（如梦中），会激活并以脑波的形式表现出来，脑波复原仪则将之转换成图像，监测人员就可以像看电影一样看到此人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了。也许野人对进入时空陷阱的记忆十分深刻，我们在监测仪上时断时续地看到了这样一组镜头：浓密的树林，野人在往前走……很多

人，似乎是整个部落正在迁徙，为了新的食物来源，他们必须迁往一个新的地方。已经来到现代的这个野人正挥动石斧，在丛林中为族人开路。忽然，一头野猪冒了出来，迅即被包围起来。野猪见无路可逃，一低头，亮着白森森的獠牙，向首领冲去。野人一看，把石斧向野猪掷去，野猪倒在地上。野人捡起石斧，又是几下，野猪哼哼几声，便一动不动了。族人们欢呼起来，首领也笑了。野人痛惜地看着石斧上新崩出的缺口……接下来，图像开始混乱……

“录像了吗？”我问，在一旁操作脑波复原仪的小李说：“录下来了。”

我让小李重放一遍，在野人脑波混乱，外界景物变形那一段，我根据自身的经历，说：“刚才景物的变形，我估计是他陷入时空陷阱前一瞬间看到的外界的情况。”

朱狂教授在他的挖掘基地，通过可视电话参加了测试过程，他要求把刚才的录像再重放一遍。在野人高高举起石斧时，朱狂叫定格，他激动地说：“目前我们的这个考古基地，是属于长阳人的一个支系遗址。而根据早先我们对这个野人的骨骼、牙齿、大脑容量等数据的分析，判定他是属于四五十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人，特别是他的各项数据和我们此时挖掘的‘长阳人’头颅化石的数据惊人的相似。我们开初觉得他是这个部落的支系成员，而现在我有证据证明，他是这个部落的先民。”朱狂举起手中的一把石斧，说，“看这个缺口，就是录像里的那把斧！”我们仔细对比录像里的那把石斧和朱狂手里的那把石斧，果然一模一样，只是一新一旧罢了。朱狂教授继续说：“这样我们就可以解释这个野人为什么会拿那把石斧了，特别是这个部落为什么会以斧做图腾了——我想叫他野人不合适，应该叫‘长阳先人’为好。我想这个‘长阳先人’失踪后，他的部落发生了下面的故——

“这个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失踪了，但留下了他的武器，就是这把石斧。我想他在部落里应该还是比较有名的。由于‘长阳先人’部族对自然的认识非常有限，部落的其他成员就很自然的以为这是神的遁去，而那把斧，自然就是神器了。于是他们就对神斧顶礼膜拜，渐渐演变为他们部落的图腾。”朱教授停了一下，接着说，“而这个古人这次又凑巧回到他的老家，转来转去看到了他的石斧，就拿了起来。到后来，就被我们给抓住了。”

我们听了连连点点头，感慨于这个奇迹。汪院长说：“真不知这古人在时空陷阱里呆了多久。大自然的力量真神奇，就这么眨眼的工夫，阿南教授到了甘肃，而这古人却留在湖北，而且那么巧，正在家门口！”我们感叹了一阵，谈到了古人的去留，最后决定，专门为他建立一个森林保护区，地点再请有关部门研究。有这么一个活化石，朱狂教授以后的考古工作就更好做了。

第二天一早，我和家驹与汪院长告别，登上飞机，回基地去了。

到基地后，我联系上了中科院院长公冶无芳。公冶院长正在开会，他对我说：“阿南教授，欢迎你回来，可惜接风酒我不能到场喝了！我现在正忙着和世界各地的科学机构联系，忙于家驹博士的设想。”我们和公冶院长谈后，就到了三楼办公室。家驹说：“关于你失踪这个事实，我倒有些看法了。你知道吗，在你消失的同时，有一架飞碟出现。”“难

道你认为和飞碟有关？”我问。“不仅如此，”家驹说，“同时还可能有其它因素。在我心中有个假设，姑且称之为‘时空泡’吧。”我一愣，问：“时空泡？”

“对，”家驹说，“关于这个假设，我是在这几天才得出的一个很模糊的概念。”我把椅子拖近来，坐在家驹面前。这时，阿B端了两杯茶进来，放在桌上又出去了。

看着茶杯，家驹说：“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解释这个概念。”家驹端起一杯茶，喝了一口，接着从拿杯子的手上取下了一枚戒指丢进了杯里。戒指“噗”的一声沉到了杯底，几个气泡从水里冒了出来，停在水面上。家驹说：“看，这是空间的泡，泡里外的各种物理性质都是一样的，但却是两个独立的空间实体。我在想，是否也存在一种‘时空泡’，泡里外也作为两个独立的实体存在。我想这个事实可以让我解释一下，即你觉得我们认为你失踪两年之久的时间才是半天：或者那个‘长阳先人’，在‘时空泡’里并不见得存在好多年，而我们的常规时间——姑且称我们此时表上的时间为常规时间吧——却过了几十万年。所以我说的‘时空泡’，和刚才杯子里的空间气泡不同，它不仅是一个独立的空间实体，还是一个独立的时间实体。由于涉及到时间这个抽象概念，所以被研究得不多。”

我点点头，对家驹说：“你说的我明白了，但我在想另一个问题，就是‘长阳先人’在‘时空泡’里的时间长短的问题……”“对，”家驹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想过。真正这个‘时空泡’的概念，我们暂时不讨论。我想你可以看看这个。”家驹从桌面上取下一叠纸递给我，“我一直在继续统一场理论的研究。还记得你的前几天我们由于得不出结果而到海滩去吗？不久前我终于得到了一个公式，我用它来表示两个遥远大质量物体——比如两个星系团之间的超距离作用力的关系。而这几个月来，月面发回的信息极其丰富，这是详细的资料，你要赶紧看一看。我想你脱离‘时空泡’重新出现，可能还和这个现象有关。”我随手翻了翻，家驹接着说，“我想从气象、物理、天文等各方面了解当飞碟经过时飞行轨迹周围的时空状况，这是需要全球合作的课题，所以我请公冶院长主持这项工作，因为我觉得‘时空泡’的形成至少和那天那架飞碟的出现或经过有关。”我脑海中立刻想到了我进入“时空泡”前听到的“轰轰”声。

阿B上来了，他站在门口说：“家驹博士，公冶无芳院长传唤您。”我和家驹一起站起来，我对家驹说：“我现在就看这份资料。晚餐让阿B给我端来一盘烤鸡和一瓶啤酒。”家驹答应了一声，下楼去了。我把门关上，坐在椅子上看起资料来。

这份资料是家驹作为工作手册用的，前一部分是家驹写的关于他如何得出公式的论文。我仔细地看公式的推导过程，力图把各个细节弄懂。这才发觉各门学科都在突飞猛进，我真的耽误了两年。我拿起笔仔细在稿纸上推算，以求了解它最深的内涵。渐渐地我为这个公式激动起来，这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公式，它使我们向统一场论又前进了一步！我打开计算机，仔细地输入一组组数据来验证家驹的公式。

也个知过了多久，门轻轻地开了，家驹走了进来，阿B跟在后面，手里端着碗热腾腾的鸡蛋面。我此时正对着屏幕陷入沉思。家驹看我抬

起头来，问了句：“怎么，一夜没睡？”我说：“是的。半夜里看完了，激动得睡不着，只在这儿等着天亮。怎么，你好像也没睡？”家驹说：“昨天和公冶院长谈得很晚，只在沙发上躺了一会。”

蛋汤面做得实在太好吃了。我先把四个荷包蛋吃下去，再三箸两箸把面捞干净，然后喝了个碗底朝天。

家驹左手拿着资料——我昨晚在上面加了许多东西——摆在腿上，右手支着扶手，几个手指习惯性地敲着额头问：“你以为这是从未出现过的现象？”

我把碗筷一撂，把椅子转过来对着家驹，说：“昨晚我在想这个问题。我认为确实是一种从未记载过的现象。因为我在分析月面望远镜阵发回的信息时，查询了中科院存储的各种有关信息资料，最后得出这个结论，即这种现象表现为以超引力作用的方式作用到包括我们银河系在内的这片宇宙区域，而这个源点所处的正是南十字星座的方向。特别是我把一些综合分析得出的指数代入你的公式，得出的结果更证实了我的想法。”我在纸上只记录了一部分我的想法，更多的在计算机上。我指着还在计算机上显示的程序对家驹说：“你来看看！”

家驹凑近来，逐行仔细地查检着程序，嘴里默默地念着一些数据。

半晌，他抬起头来，兴奋地说：“对，你说得很有道理！我想我们应该把这个公式和这些数据送往中科院，也让那些高能物理实验室和我们共同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我高兴地对家驹说：“我把我的遭遇和这些宇宙异常情况联系起来考虑，有了一个想法。”

家驹说：“说来听听。”我说：“你昨天说的‘时空泡’对我启发很大。我想这个‘时空泡’，对于我们常规时间来说，是不稳定的。它可以比我们常规时间快或慢，甚至忽快忽慢没有规律。这可以说明我和长阳人在‘时空泡’中存在时间长短不成比例的问题。而关于它的起源，我脑子里总有这么一幅图景：在宇宙空间中，由于引力的作用，致使时间流动得不均匀，使某一部分空间里时间流动和周围的空间时间流动不一样，这就形成了两个时空区域，因此‘时空泡’就产生了。另外，一些特殊的现象也可能产生‘时空泡’，例如飞碟经过等，特别是这次特殊的宇宙学现象。我相信只要全球关注，一定还会发现更多的‘时空泡’产生或消失。这也是解开‘时空泡’之谜的一个契机。”

“对对对！”家驹听得眼睛发亮，跳了起来，他说，“我十分同意这种设想。前一阵公冶院长已经召开各学科对飞碟现象进行专题研究，我想他们的资料将有助于验证我们的设想。”家驹把椅子拖开，接着说，“我们应该赶紧把这些资料整理好送过去。”家驹扬了扬手上的资料，同时把我拉了起来。我和家驹一块下楼，他一路上十分兴奋，说：“我想如果能揭开‘时空泡’这个谜，那么它必将是把打开宇宙之谜的钥匙。凭着科学家的直觉，我有信心！”

我们走进大厅，看到阿B憨乎乎地站在桌子旁，桌上摆着一盘鸡肉。家驹斟满两杯酒，递了一杯给我，说：“为我们的成果干杯，也为宇宙之神把你从‘时空泡’中救出来干杯！”

我把杯一举，说：“家驹，干！”

主持人的话：美国特理学家惠勒在研究统一场论时空连续统一体和引力时，根据物质的量子效应，提出了“ 蛀洞 ” 理论，指出蛀洞连接着一个宇宙的相隔很远的不同的时空区域，或者把分离开的母宇宙（mother universe）与多个孩儿宇宙（baby universe）也连接起来。本文主人公阿南教授就是这样掉进了蛀洞（时空陷阱）而跨越了数十万年，在异度时空与他的朋友长阳先人相逢的。

（ 吉刚 ）

## 渐近线

谭剑

当人类的历史书一页页越来越厚，苦读历史的学子们也一次次换上更厚更大的镜片。不过，就在各门各派的基本科学发现尚未完成前，人类各项运动成绩却已经叫人惊讶地迫近极限的边缘：即使是最顶级的运动员，在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后，还是没有本领变动先前的运动记录，或者说，他们所作的变动已经细微到连最先进的科学仪器也探测不到了。

伟大的运动记录就像木乃伊般不朽也不动。也许，我们应该用块墓碑刻下这些数字，因为它们是人类体能的最后极限，并与人类的文明永久长眠。

晚近的史学家声称，自五十年前福山（Francis Fukuyama）发表史学巨著《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以来，人类的文明发展确是走向尽头。三十年前人类的文学艺术宣告全盘破产，现在就轮到体育成绩的终结。三十年后，很有可能就是科学黄金时代的结束。

运动科学家对于历史学家的什么破产终结论兴趣索然，他们只借用数学上的“渐近线”（asymptote）来描绘这种现象。X轴是年份，Y轴是记录，再用一条双曲线描述年份与运动成绩的关系，渐近线则是一条越来越接近双曲线的直线。记着，这两条线都只是非常贴切的接近，却老是不碰面的，河水不犯井水嘛！

二十世纪留下给她的廿一老妹的，除了一些胡涂烂污的历史坏帐外，还有大量像金刚不败之身的运动记录。目光远大的大资本家开始收购各类运动员，因为能打破记录肯定比那些什么总统竞选、艳星再婚的新闻更为哄动。独家直播一场这样的赛事，必可从广告客户身上赚个盘满钵满。

所以，为求刺激市场，什么古怪的法子都会出笼。服禁药、找几乎可乱真的机械人（或复制人）冒充货真价实的人类比赛，或者利用时间本质的错脱曲线等，都是一些常用的伎俩。

贴在那颗光秃的脑袋前面的，是张没有表情的脸。我们也无法从这张脸上，看出他（或她）的年龄。岁月的年轮似乎没有在这人脸上留下半点痕迹。至于这人的性别，我们仅凭他在跑道上的凛凛英姿、结实的肌肉和粗犷的抹汗姿势来判断。他，似乎是个男性。

这个我们相信是个“男人”的运动员，过去半年来，每天都在这个全东京最大的全天候体育场馆里进行长达十小时的密集式训练，但对此毫无怨言不吭一声，因为，押他来的人老是站在跑道旁指手画脚地咆哮。

不同的是，这一天，那人少了平日的指挥动作，只站在放置了Toshiba手提电脑的长椅侧边。一个头发和西装都烫得直直的男人，深深吸了口MildSeven后，吐出菊花香的蓝烟：“光源教练，阿东那小子跑得怎么样？”

光源教练一改咆哮惯了的口气，恭恭敬敬地答：“那厮前天还吊儿郎当的。我教训了他几句后，现在可跑得不赖了。”

“你做得不错。加薪水的事，我们可以慢慢商量。”抽烟的男人满



意地点头，但嘴角的神经也只是略微向上一抽，“听着，阿东是最新款的第四代华伦天奴型生化人。别说眼看，就是严格的细胞检查也抓不到差别。我们‘最佳体育精神公司’自然也花了不少钱在它身上。单是 R & D 的费用，已经够你好好吃上十年了。你不会不知道我的用意吧？”

“我明白，社长。”光源教练继续恭恭敬敬地道。

“这就最好了。”中年男人霍地站起，整一整西装，“下个月的全日本运动会，是我们第一个目标。阿东要在 9.721 秒里跑完一百米，做得到吗？”

“一定可以的。”

男人吐了口 Mild Seven。蓝色的烟向光源教练的脸吹袭，但他连眼皮也不敢跳一下。两人一直相对无言，这样不知过了多久，抽烟的男人才说了声：

“Good .”

光源教练的嘴角，这才有点若隐若现的笑意。

男人举起 Gasio 手表，用食指轻压光滑的水晶表面。

“再见了，社长。”

光源教练的腰板，向前弯了个漂亮的九十度角。

男人的幻影越发淡化和剔透，渐渐融化，最后就完全散失在空气里。唯独菊花香味仍历久不散。

光源教练站直身子，走到那个 Fujitsu 电脑的广告牌下面，这里的空气比较清新。他深深吸了口气：死老鬼，有钱就要这要那，给人的薪水那么少，要求却那么多，天下什么便宜都给你占光了，等老子中了彩票后就不再受你的鸟气！

跑道上，看不出岁数的男人，不知什么时候已停下脚步，傻呼呼地盯着另一条跑道上的红衫运动员。那家伙的脸上也没有表情，只是一股傻劲拼命向前冲刺。

光源教练一见，猛然抬起头来，扯大嗓门叫道：

“阿东！”

没有表情的男人马上垂下头，拔脚狂奔，两腿像发电机般刹掣不住，很快就越过了 Panasonic、Hitachi、Nintendo 等几个广告牌。等到光源教练回到长椅上时，菊花香味已完全挥发掉了。光源深深吸了口气，清新的空气。

阿东很快跑完一圈，Toshiba 手提电脑上的数字也跳跃不定，光源教练一看，眉头又皱在一起，只好再放声喊道：

“阿东，努力，跑、慢、点！”

(1)

一百米的世界纪录是 9.731 秒。运动学家根据人类的肌肉发达程度估计，极限是 9.601 秒。像阿东这一类身体结构异乎常人的生化人，要打破纪录实在不难，问题是怎样跑出准确的时间，不多，也不少，分秒不差。

要是阿东第一次就跑出 9.710 秒，第二次又跑出 9.670 秒，不到几次就到达极限。“最佳体育精神公司”的如意算盘就会粉碎。可是，如

果阿东每年只是把记录分秒不差地推前 0.01 秒，他就可连续几年都在田径场上称霸，而“最佳体育精神公司”——这个幕后的操纵者和最大获利者——就可连续几年都赚一笔可观的收入。

## (2)

黄昏时分，教练终于步出场馆，踏在归家的架空输送带上。凝视东京的夜色，废气般的薄雾徘徊在东京上空，历久不散。看起来忠厚老实平平无奇的光源教练，背景倒不简单。

二十四年前，他十八岁，以起跑时惊人的爆发力驰誉体坛，是超人氣的选手，被誉为深具潜力的明日之星，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两份大报都辟过相当的篇幅专文介绍。各大体育会都想把他罗致旗下，纷纷向他招手。最后，他加入年薪最高的“野原新之助体育会”，也就是“最佳体育精神公司”的前身。刚才猛抽 Mild Seven 的社长，就是他当年的教练。

二十年前，他首次入选国家队，开始代表日本参加国际赛事，并屡次晋身决赛，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一流选手同场角力，由 NHK 直播全国。热情的同胞在运动场上高呼他的名字，遗憾的是，他一直都与奖项无缘。

十三年前，高龄危机使他不得不退下战线，从运动员卡座移到教练席上，负起培训新一代运动员的责任。可是，也许是外国的培训计划特别出色，也许是日本运动员素质日降，也许是时势不对……

八年前，日渐被人淡忘的光源黯然离开国家队，加入由多家企业在背后撑腰的“最佳体育精神公司”，培训新一代的运动员——生化人运动员。

回望这半辈子，如果人一辈子只能闪烁一次，他只会抱怨他的光辉岁月出现得太早。无论是中年发迹或大器晚成，都能享受迟来的荣华富贵，只有年少得志的人例外，他们多数在中年前后就开始落寂潦倒，早年的名利都成过去。

几十年来，他已看透运动场内外的风景和人生百态。运动员真正的对手，既不是其他选手，也不是时间，而是长长的跑道。他们跑的，不是一条几百米几千米的跑道，而是一圈圈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的跑道。即使离开运动场的跑道，别无所长的运动员还要继续走艰苦的人生跑道，一条不知长短的跑道。

光源在最风光时赚下来的大笔财产，早就在年轻时花得一干二净。他也老早就忘了怎样花掉那些花花绿绿的钞票，恐怕离不开新宿歌舞伎町一带的色情场所（他特别喜欢一间叫“源氏物语”的时钟酒店）……不然，现在一定可以过点较舒适的生活，不必靠人事关系才能弄到“最佳体育精神公司”的职位，更不必受“最佳体育精神公司”的鸟气。

既然阿东可以作为“最佳体育精神公司”的摇钱树，为什么不可以为做教练的带来一笔意外之财？

沿着这个方向，在五年前，他想了个非常非常精妙的计划。他也算过他在银行的存款，虽然不多，却是最近五年来辛辛苦苦节衣缩食省下来的积蓄。只要看准机会，放胆一试，也许就可以脱离苦况。

五年来，他一直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阿东，努力，跑慢点！”

列印机吐出几页印满密密麻麻的报表，叫光源教练如着魔般研究。他拿着阿东一百米试跑的成绩单，口中念念有词：

“阿东，努力，跑慢点！9.650、9.658、9.670、9.690、9.710！阿东这家伙跑得越来越过了！阿东，阿东，我爱你！”

(3)

转眼终于到了比赛那天。

几天来，东京上空的薄雾越发浓厚。一重黑雾，像从巨龙哥斯拉的嘴里喷出，把场馆完全包围。

由于“最佳体育精神公司”放空气说阿东会破记录，入门票又被黄牛党炒贵了几倍。我们也别忘了，事前几家电视台为了争夺独家直播权而斗得好不热闹，疯狂的广告客户则无孔不入地入侵跑道旁的广告牌、电视字幕和运动员身上。当然，各种地上地下赌博公司也欢迎大家踊跃下注。除了赌谁是新的世界飞人之外，也有赌最新的记录是多少时间。

光源教练相信，阿东就是新记录的创造者，新的时间就是比旧记录快0.01秒的9.721秒。他下注的是寰宇博彩公司：地下的，因为赔率比较高。在此谨祝他好运中彩。如果一注独得，厉害了，至少二亿日元的彩池全归他所有。光源教练的心情，已经有好久好久没有如此投入一场赛事了。

“现在是男子一百米决赛，第一线是红孩儿，第二线是金丝猫，第三线是雷老虎，第四线阿东……”

全场一阵热烈的掌声。光源教练听到这里，以下的是什么都不入耳了。发抖的手紧捏彩票，上面印着阿东的名字和时间，还有一条长长的银码。

他自然也不会留意，抽烟的男人也在场，不过是在场馆高层的贵宾厅里。他的手指也没有闲着，夹着根特长的Mild Seven。至于他的胸衣袋里，也有一张彩票，一张银码更大的彩票。他一边抽烟，一边留意跑道上的情况。

跑道旁的那块Seiko大表板，列明每个运动员的时间，包括起跑、最初三十米、五十米、八十米和一百米。光源教练的注意力，就集中在这些稍后会令人心脏起伏不定的数字上。

运动衫前印有资生堂标志的阿东，排在跑道的第四线，两手叉在坚硬的胶地上。半年来的严格操练，已使他的心理和身体状态攀上高峰。肌肉里蕴藏的无穷能量已蠢蠢欲动，蓄势待发。

他不自觉地斜视第一线的红衫选手，那也是张没有表情的脸。过去半年，他们一直同场练习，却从来没有交谈过，也没有任何正面的眼神接触或交流，然而，他隐隐觉得，对方的眼神不但毫不陌生，更有种无以名之的亲切感——

在很久很久以前，当他还没登上陆地，仍然在浅蓝色的海洋里漫无目的地畅游时，那人就住在另一片海洋里，也还是条很小的鱼。至于怎样认出他来，是因为那对同样迷惘的眼神，那张同样没有表情的脸，还是那种刻板的语调？他不敢肯定。他只记得，那时他们隔着海洋之间的

幕墙亲密地靠在一起，互相对视，无言地交谈。这样的生活方式，一直过了很久，很久。

他们一有以为，海洋就是整个世界，殊不知，在他们的海洋世界以外，还有另一个更大、更不可知的世界。一双双睁得圆圆大大的眼睛，无声无息地注视他们。

阿东起跑十分快，只需 0.03 秒。其他的需时 0.05 秒至 0.07 秒不等。一刹那间已是三十米，阿东依然领先，时间是 3.83 秒，和训练时的时间相当吻合。五十米，5.43 秒，又和训练时一样。阿东越跑越远，其他选手也越跑越远。观众席的人站起来，有人开始呼叫阿东的名字。光源教练离终点太远了，其实冠军是谁他已心中有数，问题是阿东能否分秒不差准时冲线。

表板上阿东的数字：跳！9.702，跳！9.711，跳！9.717，跳！9.721，9.721，停了。无论是多么刺激的游戏，最后还是定了胜负。9.721，9.721，9.721，光源教练自己跟自己不停说话。彩票随着手上上下下颤抖。

这真是毕生难忘的时刻和数字，简直是完美到极点的计划。过去半年来的地狱式集训，不，应该说过去二十多年的努力、等待和汗水，就是为了这短短的 9.721 秒。过去的失败又算得了什么。什么金牌银牌都只是一刹那的荣耀，远远比不上彩票实际。阿东终于代替光源教练赢了他毕生最重要的赛事。明天，读卖、朝日和 NHK 必定会郑重其事地介绍这场赛事的胜利者。

谁知道，真正的大赢家，其实另有其人。

光源教练脸上，终于出现了个完美的笑容。

明天早上，他就可以给老是抽烟的中年男人寄封电子邮件：

老子中了彩票不干了，我已买了到夏威夷的机票，也会在那里的海滩买间屋，以便一天到晚都可以看草裙舞。有空的话，欢迎来探我，海边最大那间屋子就是我的……

终于，这封在光源教练脑里草拟了很久很久的辞职书，可以实实在在地写下来了。

谁知道，真正的大赢家，其实另有其人。

颁奖时，场馆外的黑雾，终于像输了赌注的人潮般散去。

几个月来，终于有人可以从场馆的位置，隐约看到几公里外的一千公尺塔的轮廓，更可以清楚看到，包围在塔附近，璀璨夺目的广告群。

电光幻影、永远美丽的特别颁奖嘉宾伊达杏子(Kyoko Date)隆重出场，引起一阵小小的哄动。颁奖台上，站在最高的不是阿东。人群里不见了光源教练的踪影。有人看见他如中咒似的瘫坐在长椅上发傻，彩票不知何时已掉到地上。惨白的脸孔全无血色，失去光采的眼睛盯着 Seiko 表板上另一行同列那个比 9.721 更小的数字。

## 忠实的救生艇

[美] 罗伯特·希克利 著  
孙维梓 编译

主持人的话：如果我们想为每篇小说都寻找一个严肃的主题，多半是可以找到的。作为小说一个分支的科幻小说也是一样。

但有些时候，我们宁愿放弃这种企图，更愿意在阅读过程中体会一种健康的幽默感，捕捉到时时闪现的机智的火花。假若阅读《忠实的救生艇》能持有这样一种心态，掩卷之后再细细体味主题可能会有更大的享受、更多的收获。想来，这篇小说的作者，必有一种轻松活泼的心境，影响到读者，就是不时令人会心一笑。前两期中的《宝藏》与《吮吸》，都可归为这类，其实，国外科幻小说有大量这种写法的作品。心态自由活泼的文学，自然就是一种健康的文学。然而，遗憾的是，国内科幻创作就较少这种路数的作品。

“凭良心说，你们何时能买到比这更好的救生艇？”宇宙旧货商乔问，“只消看看它卓越的传动装置！”

“嗯……”格里高尔心怀疑虑地漫应着，不置可否。

“瞧，多结实的密封舱！”乔疼爱地抚摸着小艇闪闪夺目的外壁，继续甜言蜜语，“我敢打赌它至少有五百年的历史，可连一丁点儿锈斑都难以发现。”

说起来，AAA 行星消毒公司的确走运，正当他们迫切需要救生艇时，这艘造船界的杰作恰恰就出现在这两位合伙人的眼前。

“外表看上去很不坏，”阿诺尔德说，他故意用漫不经心的神态掩盖内心的迫切，“你说呢，格里高尔？”

格里高尔始终保持沉默。小艇的外观当然无话可说，它完全能担负起去特拉依顿星球考察海洋的任务，但毕竟还是谨慎为好，因为他和乔老板已多次打过交道。

“现在这种小艇再也没人造了，”乔叹息说，“它的发动机简直是个奇迹，就是用大号铁锤也砸不坏。”

“看上去挺好，”格里高尔好不容易才从牙缝中挤出这么一句话。

AAA 行星消毒公司过去和乔有过业务上的往来，这促使他更加警惕。倒不是说乔是个骗子，乔从宇宙各处收罗来的旧货实际上都能运转，但古老的机器往往各有各的性能，难以驾驭。

“我不在乎它的外表美不美，甚至在耐用性、快速性或舒适性等方面我都可以让步！”格里高尔挑明了说，“我要求它能绝对保证安全。”

乔点头表示同意：“那当然，当然！这无疑应该是最主要的一点，所以我请你们自己进去看个明白。”

进入小艇后，乔走到操纵台前轻轻一揪按钮，格里高尔立即听到一个似乎就在自己头脑中回响的声音：“我是 324-A 号救生艇。我的主要任务是……”

“是心灵感应的作用？”格里高尔不禁产生兴趣。

“是思维的直接传递，”乔得意地微笑说，“这消除了任何语言方

面的障碍。我对你们说过：这种小艇现在已不再生产了。”

“我是 324-A 号救生艇。”大家又听到了这句话，“我的主要任务是保证乘员的绝对安全，保护你们的生命不受任何威胁，维护你们的身体健康……”

“没有比这更加安全的船啦！”乔还在进行宣传，“它并非僵硬的钢铁结构，而是一艘能照顾你们、关怀你们的智能小艇。”

“我们买下来了！”阿诺尔德急不可待地说，他总无法克制自己的购买欲。

“你们绝对不会后悔。”乔以他惯有的坦诚与绅士风度这么说，这种风度为他赚来了巨额财富。

格里高尔只能希望这一次乔所说的确是真实可信的承诺。

第二天救生艇被运上星际飞船，这对合伙人随即朝特拉依顿星球方向风驰电掣而去。

这颗星球位于南方星系的中心，不久前被人购下。这里是理想的移民点：大小和火星相仿，但气候更为舒适。星球上没有会带来麻烦的土著居民，没有传染病或有毒植物，甚至连野兽都没有。虽然陆地太少，除了一座小岛和南极以外，整个行星全被海洋覆盖，但许多地方的海水深仅没膝，所以 AAA 行星消毒公司就被请来消除这个大自然造成的小小缺陷。

飞船降落在行星唯一的岛屿上，小艇立即被推入海中。他们先卸下仪器送往艇上，格里高尔还携带不少三明治和一大罐饮用水，一切井井有条。

天刚破晓，格里高尔就来到驾驶室，阿诺尔德麻利地按下第 1 号按钮。

“我是 324-A 号救生艇。”他们听见小艇说，“我的主要任务是保证乘员的绝对安全。保护你们的生命不受任何威胁，维护你们的身体健康。眼下我的功能只有部分被启动，如果要求完全启动，请按第 2 号按钮。”

格里高尔的手指落在第二颗按钮上。

底舱深处发出一声低沉的巨响，但再也没有其它动静。

“好像是什么地方出现了短路。”阿诺尔德判断说。

他们的目光转到舷窗外，格里高尔发现海岸越来越远，他有点担心，这儿海水过多而陆地太少。更糟的是，操纵台上连驾驶盘或舵柄都没有，找不到任何杠杆之类的东西，如何指挥这艘船？

“可能通过心灵感应就能驾驶它。”格里高尔试着以不容置疑的口吻下令，“慢慢往前走！”

小艇随即向前驶去。

“现在向右稍许转一点！”

尽管格里高尔并不懂得海上正规术语，但小艇依然唯命是从，他们脸上绽开了笑容。

“照直走！”格里高尔要求说，“全速前进！”

救生艇飞速驶入烟波浩渺的大海。

阿诺尔德带着电筒和工具下到底舱，留下格里高尔单独进行考察。其实自动仪已包揽了所有的活计：测量海底高度，发现水底最活跃的火

山，确定海流方向，画出水流图及海底地形图。测量完毕后，他们将引爆火山使海底陆地冒出水面，从而完成改造这颗行星的工程。

午后两点，格里高尔认为第一天干得已经不少，于是他们吃了三明治，从水罐中喝了水，在特拉依顿星球碧波粼粼的海水中游了泳。

“我已经找到了故障所在，”阿诺尔德说，“只要把那根脱落的电缆焊上就行，恨快就能修复。”

阿诺尔德重新下到底舱，而格里高尔把小艇开回海岛，绿波荡漾，浪花飞溅，使他心旷神怡。阿诺尔德在半个小时后又爬上来，浑身油污，脸上洋溢着胜利的欢乐。

“好了，现在再试试这颗按钮！”他说。

“也许不必再试，我们马上就要到岸了。”格里高尔犹豫地说。

“那又怎样？试一试有什么要紧？检查一下它的全部功能总是有好处的。”

格里高尔点点头，他再次按下第2号按钮。这次响起的是轻微的咔嚓声，红灯乍亮复灭。

“我是324-A号救生艇。”小艇重新说，“我的功能已全部启动，我已准备好保卫船员们的安全。请信赖我，我的一切行动都是由德罗姆族最好的专家预先编程序指挥的。”

“现在可以放心了吧？”阿诺尔德问道。

“不错，”格里高尔说，“不过这德罗姆族到底是什么？”

“先生们，”小艇继续说，“别把我当作无知无觉的机械，我是你们的同志和战友。我很了解你们目前的处境：你们目睹了我方战船如何被赫盖恩人无情的炮火打得溃不成军……”

“什么船不船的，”阿诺尔德问，“它在胡说些什么？”

“……你们肯定历尽千辛万苦才登上我这艘船，还被有毒液体弄得半死不活……”

“难道这指我们在海里的游泳吗？真是乱弹琴，我们是在体验这里的水质……”

“……你们神志不清，垂头丧气，受惊不浅……”小艇说得更加温柔体贴，“我们和德罗姆的主力舰队失去联系，被抛往一个陌生的星球。先生们，不要为恐惧而感到羞愧，这是战争，战争是无情而残酷的。我们别无选择，除非把这批赫盖恩野蛮人赶回太空中去！”

“什么玩艺？这些胡言乱语究竟是什么意思？”格里高尔问，“是不是有人把古代的电视剧本错误地输入它的记忆模块里啦？”

“恐性还得好好检修它才行，”阿诺尔德决定，“整天听这些荒唐话怎么受得了！”

他们逐渐接近岛屿。小艇还在叽哩呱啦说个不停：什么保家卫国啦，什么迂回机动战术啦，什么在困难情况下需保持镇定啦……

突然之间小艇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

“这是怎么回事？”格里高尔问。

“我要对小岛进行侦察。”救生艇回答说。

阿诺尔德和格里高尔交换着惊疑的目光。

“最好别和它争。”阿诺尔德低声说，但他还是按捺不住，“嗯，这个岛一切都很正常，我们已亲自察看过了。”

“也许吧，”小艇同意说，“但这是现代闪电战，情况瞬息万变，决不能依赖个人的感觉器官：它们往往极为局限，容易产生错觉，轻信表面现象。只有电子感官才不受情绪支配，不会激动，永远保持警惕，不犯错误。”

“不过这个岛的确空空如也！”格里高尔急忙辩解说。

“我可是看到一艘陌生的宇宙飞船呢，”小艇冷冷地说，“它上面没有德罗姆的标记。”

“反过来说它上面也没有敌人的标记！”阿诺尔德肯定地说，因为是他本人对这艘旧飞船的表面进行装修的。

“此话诚然不错，但在战争中应当遵循非我即敌的原则。我能理解你们的心情，你们渴望脚下能踩上坚硬的土地，但我还得考虑许多其它因素……”

“好了，够啦！”格里高尔实在受够了和这喋喋不休的小艇争论的滋味，“马上给我开往岸边，这是命令！”

“我不能盲目执行这条命令，”小艇说，“我担心脑震荡已使你失去了理智。”

阿诺尔德伸手就去扳动开关，但他立即遭到电击，痛楚不堪地缩了回去。

“放尊重些，先生们，”小艇严厉地说，“只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军官才能关闭我。为了对你们的安全负责，我警告你们别再靠近操纵台，因为眼下你们的思维非常混乱。等到情况比较明朗时，我再来照顾你们。现在我得把全部能量用来确定敌人的方位。”

小艇加足马力，沿着海岸游弋，在海上画出一条相当复杂的弯曲航道。

“我们现在去哪儿？”格里高尔问。

“去和德罗姆的舰队会合。”小艇满怀信心地说。于是我们这对朋友只能怅然面对那无边无际的大海。

“当然，这首先还得看我能不能找到他们。”小艇又补上一句。

深夜，格里高尔和阿诺尔德坐在船舱一角贪婪地吞咽最后一片三明治。救生艇还发疯般地在波涛上疾驶，它的电子感官紧张地搜索五百年前存在于另一星球上的那个舰队。

“你听说过关于德罗姆人的事情吗？”格里高尔提出这一话题。

阿诺尔德努力在脑海中回忆，他是个广闻博记的人，后来他回答说：“他们属于一种半蜥蝎状的生物种族，生存在一颗小行星上，离御夫星座不远。但几个世纪前消亡了。”

“那么赫盖恩人呢？”

“也同样是那种生物种族，情况相似。”阿诺尔德好不容易才从袋中摸到一小块面包屑纳入嘴中，“它们进行过一场谁也不需要的战争，结果所有参与者都死光了，当然我们这艘小艇是个例外。”

“而我们呢？”格里高尔提醒他说，“别忘了我们被认为是德罗姆的战士。”他疲惫地叹息说，“你说怎么办？能劝说这艘破船回心转意吗？”

阿诺尔德怀疑地摇摇头。“我看不行。对它来说战争还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它的一切思维和行动都是从这个前提出发的。”



“它能听见我们所说的话吗？”格里高尔又问。

“那倒不见得，它并不能真正读出别人的思想，我认为它的感知中心只能接受直接朝它发话的内容。”

“不错，”格里高尔痛苦地模仿乔的话说，“我对你们说过，这种小艇现在已不再生产了。”他巴不得乔此刻能在他掌握之下，这样就能好好教训他一顿。

“目前的情况非常微妙，”阿诺尔德说，“全部麻烦在于小艇误入歧途，成为一个偏执狂和妄想症患者。不过我认为这种情况不会持久，很快就将结束。”

“为什么？”格里高尔问。

“理该如此，”阿诺尔德说，“小艇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不就是要保护我们的生命吗？这说明它应该让我们吃饱。现在三明治吃完了，剩下的食品都留在岛上，所以我料定它迟早得让我们回到那里去。”

几分钟后他们发现救生艇果然绕了一个弧圈，改变了航行方向。

“我实在找不到德罗姆的舰队，所以我准备回去对岛屿再次进行侦察。幸好附近没有敌人，现在我能腾出手来关怀你们了。”

“听到了吗？”阿诺尔德用胳膊触触格里高尔的肘部，“一切都和我预料的一样，现在进一步来证实我的假设。”他转身对小艇说，“你是该照顾我们了，我们需要吃的。”

“对，来些美餐款待我们。”格里高尔也提出同样的要求。

“那毫无问题。”小艇说。

壁间伸出一个盘子，里面的东西堆得满满的，样子有点像黏土，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机油味。

“这是什么？”格里高尔问。

“这是基塞尔，”小艇说，“是德罗姆人最喜爱的食品。我能用16种不同的方法来烹调它们。”

格里高尔厌恶地尝上一口，那滋味简直就跟机油拌黏土差不离。

“我们不能吃这种玩艺！”

“可以的，可以的，”救生艇疼爱地说，“成年的德罗姆人每天都要吃5到30磅基塞尔，还直喊要添呢”

盘子移得更近，吓得这对朋友连连倒退。

“听好，你！”阿诺尔德向小艇摊牌说，“我们不属于德罗姆族，我们是人类，是完全不同的生物。你所说的战争在五百年前就结束了。我们不吃基塞尔，我们的食品在岛上。”

“别神经错乱啦，士兵们常犯这种自欺症，企图逃避现实，这是由于严酷的现状所造成的。先生们，快正视现实吧。”

“你才该正视现实！”格里高尔怒吼，“不然我马上把你一个螺丝一个螺丝都拆散！”

“吓唬不倒我。”小艇不动声色说，“我了解你们，看来你们的大脑被毒水损伤了。”

“毒水……水？”格里高尔呛得说不出话。

“这是对德罗姆人而言的，水对它们有害。”阿诺尔德提醒他。

“如果需要的话，”救生艇接着说，“我这里有能对大脑进行手术的器械，这是非常措施，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战争就是战争，

战争不相信眼泪。”

它打开柜板，这对合伙人瞧见里面有着一大堆亮晶晶的外科手术刀。

“噢，我们感到好多了，”格里高尔赶紧声明，“基塞尔很开胃，对吗，阿诺尔德？”

“太……太棒了！”阿诺尔德颤抖着说。

“我曾在全国基塞尔烹调大赛中获过冠军，”小艇用难以掩饰的骄傲声调宣称，“多尝一点，为了我们战士的健康，请多多加餐。”

格里高尔抓起一大把基塞尔，坐在地上吧哒吧哒地装腔作势：“了不起的好味道！”

“很好，”小艇说，“现在我朝岛屿方向驶去，过几分钟我保证你们的感觉会更好。”

“那为什么？”阿诺尔德追问。

“舱里的温度简直高得无法忍受，我真难以想像你们如何能挺到现在，换上任何别的德罗姆人是万万吃不消的。请再坚持一下，我马上把温度调低到正常的零下 20 度，为了振奋你们的斗志我将同时演奏国歌。”

于是传出一阵能让人起鸡皮疙瘩的有节奏的吱吱嘎嘎的怪声。艇外波涛打着拍子，几分钟后舱内明显变得寒意砭骨。

格里高尔无力地闭上双目，他尽量不去注意那令四肢逐渐僵硬的寒意，他只想睡觉。半醒半睡中他猝然被阿诺尔德的喊声叫醒：“快醒醒！我们总得要想点什么办法才行！”阿诺尔德的牙齿已不住上下打颤。

“去求求它打开加热器……”格里高尔迷迷糊糊地说。

“这行不通。德罗姆族生活在零下 20 度，而我们就是德罗姆族人，没说的。”

冷凝管穿过整个船舱，起先薄霜在管壁上形成，接着又蒙上一层坚冰，窗户上全是白花花的一片冰霜。

“我有个主意。”阿诺尔德谨慎地说，他目光不离操纵台，在对方耳边低低说上几句。

“可以试试。”格里高尔同意说。

他们站起身。格里高尔抓起水罐，断然大步跨向船舱的另一侧。

“你们要干什么？”小艇尖锐地盘问。

“我们要活动活动，德罗姆的战士得经常保持临战状态。”

“那好吧。”小艇无奈地说。

格里高尔把水罐抛给阿诺尔德，后者嘻开大嘴又把它扔了回去。

“对这个东西要当心，”小艇警告说，“它里面含有致命的毒药！”

“我们自会小心，”格里高尔说，“这个罐子还得送往司令部去呢。”他又把它抛给阿蒂尔德。

“司令部需要它来反对赫盖恩族。”阿诺尔德边说边把罐子又扔还给格里高尔。

“果真吗？”小艇奇怪地说，“这倒很有趣，是新创造……”

这时格里高尔把沉重的水罐用力投向冷凝管，管子破裂，里面的液体流满一地。

“真是臭球，老伙计！”阿诺尔德说。

“瞧我干下了什么！”格里高尔故作惊讶。

“我警告过你们了，”小艇忧伤地喃喃说，“情况非常严重，我再也无法降低温度啦。”

“如果你让我们登岛……”阿诺尔德刚刚启口说。

“这不行，”小艇接口说，“我的基本任务就是保护你们的生命，而你们根本无法在这样的大气中生存。不过我会想出别的办法来保证你们安全的。”

“你还准备干什么？”格里高尔心中又是一阵恐惧。

“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我得再次侦察这个岛，如果还找不到我方部队，那只能上德罗姆族最最可能生存的地方去。”

“那是什么地方。”

“就是这颗行星的南极，”小艇说，“那里的气候最理想，我估计有零下30度。”

在发动机的吼叫声中，小艇像道歉似的补充说：“当然，我还得采取一切措施以确保任何事故不再发生。”

这时小艇的速度已急剧加大，他们听到咔嚓一声，船舱被密封上锁。

“赶快想想办法。”阿诺尔德说。

“我已无计可施。”格里高尔回答。

“我们无论如何得离开这里，船一到岸就得走，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能直接从舷窗跳出去吗？”格里高尔问。

“绝对不行。它现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如果你没有把冷凝管打坏，我们也许还能有点机会。”“我懂，”格里高尔失望地说，“不过这全怪你出的馊主意。”

“怎么能怪我？我清清楚楚记得是你先提出这个建议的，你说什么……”

“好啦，现在再怪谁也于事无补了。我们能在接近岛屿时切断它的能源吗？”

“不行，你根本无去接近它到五英尺之内。”阿诺尔德说，他对那次所受的打击尚有余悸。

“不错，”格里高尔把双手放在脑后，一种想法逐渐在他脑海中浮现，“要要……这当然很危险，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可就在这这时小艇声明说：“我马上要考察岛屿了。”

从船首舷窗望出去，格里高尔和阿诺尔德看见岛屿已近在一百码左右。朝霞的背影衬托出他们那艘亲切的飞船轮廓。

“真迷人。”阿诺尔德说。

“绝对如此，”格里高尔通知小艇说，“我敢打赌德罗姆的战士就呆在地下的掩体里。”

“根本不是这样，”小艇反驳说，“我已勘察到地平面下深达一百码的地方。”

“真是这样的话，”阿诺尔德说，“我只好建议让我们自己去进行更为仔细的侦察，我们必须马上登陆。”

“岛上没有智能生物，”小艇坚持说，“相信我，我的电子感官比你们要敏感得多。我不允许你们去冒险，德罗姆族需要战士，需要像你们这样坚强和耐热的战士。”

“我们是自愿去适应这种气候的。”阿诺尔德说。

“你们真爱国，”小艇真心称赞，“我知道你们现在有多么苦，我得马上去南极，让你们这些忠诚的战士得到应有的休整。”

格里高尔断定这是放手一搏的时候了，尽管他们还没能考虑周到。

“这没有必要。”他反对说。

“什……什么”

“我们在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格里高尔以秘密的口吻说，“我们本来不能把这项任务的秘密向你这种低等级的小艇公开，但现在从实际情况出发……”

“不错，是从实际情况出发，阿诺尔德在旁帮腔，“我们可以对你说出真相。”

“我们是敢死队，负有在炎热气候下进行战斗的特殊任务：司令部指定我们登陆占领这个岛屿直到大部队到达。”

“这我可半点不知情。”小艇说。

“你当然不会知道。你只是一艘普通救生艇！”阿诺尔德轻蔑地说。

“立即让我们上岸，”格里高尔命令说，“不得延误！”

“你们早该把这事告诉我，”小艇答道，“我自己又怎么能猜中呢？”

于是它缓缓转身朝小岛而去。

格里高尔屏住呼吸，他简直不敢相信如此拙劣的骗局居然能轻易成功。但从另一方面说，这也不奇怪，在建造救生艇时就是依据它应该信任驾驶员的话语而设计的。

在寒冷的曙光中，海岸线离他们只有五十码之远，可这时小艇又意外地刹住。

“我不能这样做。”它说。

“为什么不能？”

“我的确不能。”

“你这是什么意思？”阿诺尔德狂怒说，“这是战争！命令就得……”

“这个我懂。”小艇伤心地说，“非常抱歉，你们理应选用其它类型的船来执行这种任务，任何一种船都行，但绝不能是救生艇。”

“但你必须执行命令，”格里高尔央求说，“只要想想我们的祖国，想想这批万恶的强盗赫盖恩人！”

“可是我实在无法执行你们的命令，我的首要责任是保护乘员免遭危险，而这条指令存放在我所有的记忆库内，它优先于任何其它指令。我无法让你们去送死。”

于是小艇又缓缓远离岛屿。

“你将为此而被送上法庭！”阿诺尔德歇斯底里地尖叫，“军事法庭会审判你！”

“但我只能按照预先输入的指令行事。”小艇悲哀地说，“只要我发现主力舰队，我就会把你们移交给其它战舰，眼下我只能把你们运送去安全的南极。”

小艇加大速度，岛屿很快落在背后。阿诺尔德不顾一切扑向操纵台，结果受到猛击而仰面跌倒。格里高尔也同时抓起水罐准备扔向锁住的门，但一个疯狂的念头猛然闪现……

“我求你们别再毁坏东西啦！”小艇央求道，“我理解你们的感情，

但是……”

“这实在过于冒险……”格里高尔在思索，“但与其去南极，不如孤注一掷，反正死路一条。”

于是他打开水罐，说：“既然我们无法完成任务，那就更加没脸去见战友了，自杀是我们的唯一出路！”他喝下一大口水并把它递给阿诺尔德。

“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小艇刺耳地嚷叫，“这里面是水，是最致命的毒药！”

从壁间很快伸出一把电子钳，要打落阿诺尔德手中的水罐。

阿诺尔德紧紧抱住罐子不放，他也抢先喝下了一大口。

“我们为德罗姆的光荣而死！”格里高尔瘫倒在地上，以此暗示阿诺尔德照此办理。

“我没有任何解毒剂，”小艇呻吟说，“要是我能和流动医院取得联系……”它过了一会又恳求说，“快回答我！你们还活着吗？”

格里高尔和阿诺尔德躺着连大气也不敢出一下。

“告诉我！也许你们还想要吃基塞尔？”墙壁里又送出两个托盘，可是这对朋友依然一动不动。

“全死了，”小艇说，“死了。我应该给他们作安灵祈祷。”

接着是片刻静寂，接着小艇低声絮叨说：“伟大的宇宙之神，把你仆人的英魂收去吧。尽管他们死于自愿，但却是为祖国而死。请别对他们过分严厉，一切都应归罪于这场毁灭德罗姆族的战争。”

船舱的顶盖被打开，格里高尔感到一股寒冷的晨风。

“以德罗姆舰队赋予我的权力，我将无限沉痛地把尸体献给深深的大海。”

格里高尔感到自己被抬起，穿越舱门放到甲板上，随着船身一歪，他滚落下去，瞬间他已和阿诺尔德一起被海水所包围。

“要挺住，别沉下。”他低声道。

岛屿就在身旁，但救生艇也非常近，发动机声还在响动。

“你认为它现在还想干什么？”阿诺尔德悄悄问道。

“我不知道。”格里高尔说，他祷告上帝，希望德罗姆族千万不能有火化尸体的传统。

救生舱在接近，只有几码之远。它的船头掉转直朝他们……在极其紧张的气氛中，他们听见德罗姆国歌的哀鸣。

一切都结束了，小艇喃喃地说：“安息吧，安息吧……”最后它返身驶向远方。

直到此时他们才缓缓游往小岛，格里高尔眺望着小艇准准地朝着南方，去那里寻找德罗姆人的舰队……

## 冯尼格特与《五号屠场》

吴定柏

库特·冯尼格特 (Kurt Vonnegut 1922-) 是当代美国享有盛名的小说家。他出生在印第安纳州首府印第安纳波利斯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祖父和父亲都是建筑师兼画家。在他们的影响之下，冯尼格特从小热爱文学艺术。其父由于在 30 年代经济危机时长期失业，所以希望儿子去读化学。冯尼格特 1940 年进入康奈尔大学时，也就选择了生物化学专业。1942 年，他应征入伍，先当炮兵，后被送往欧洲战场，在步兵营当侦察兵。1944 年 12 月，他被德军俘虏，囚禁于纳粹设在德累斯顿的战俘营。该市是座不设防的文化名城，但是 1945 年 2 月 13 日却遭到英美空军的轮番轰炸，夷为平地，13.5 万人葬身火海。冯尼格特当时在地下屠宰场服苦役，因而幸免于难。他认为对这座不设防城市的空袭是伤天害理的暴行。战后，他获伤兵最高荣誉——紫心勋章。1945 年他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人类学，同时兼任芝加哥新闻处驻警察局记者，专门采访刑事案件。1947 年，他在纽约通用电气公司任职，负责对外联络。他 1950 年移居马萨诸塞州的科德角，投入文学创作。

冯尼格特开始虽也写过剧本和短篇小说，但他的主要成就是十余部长篇小说。他早期的短篇小说大多刊于科幻杂志，而早期的长篇如《自动钢琴》(1952) 和《泰坦族的海妖》(1959) 又都具有浓厚的科幻色彩，故而读者一度称他为科幻作家。然而，作者本人不愿接受这种分类。他虽然在创作中利用在大学里学得自然科学知识，但是他的创作目的不是为了宣传科学造福人类，而是揭露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威胁。从 60 年代起，他彻底摒弃传统的艺术手法，虽仍保持科幻成分，但却已形成黑色幽默的独特风格。《猫的摇篮》(1963) 是他的成名作，作品斥责不负责任的科学家，因为他们的科技发明可能危害人类。这一主题集中反映了当时西方人对科技造福人类的普遍怀疑，所以深受读者，尤其是大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的赞赏。冯尼格特也就成了反文化的偶像，是 60 年代最受青年推崇的作家之一。

冯尼格特在他的主要作品里所表达的观点是：先进科技和独裁政治使人类对生活失去自控而陷入没有希望的绝境。他对社会充斥暴力、灾难和死亡，世界失去目的、秩序和希望，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现象深恶痛绝。因此，他以人道主义思想为基础，塑造了许多微不足道的反英雄人物。为了表现他们在强大罪恶势力之下所进行的没有希望的斗争，他运用黑色幽默，将绝望和狂欢糅合在一起，在可悲的环境中制造喜剧气氛，使人物面对黑暗的社会一筹莫展，唯以苦笑置之。作者在用玩世不恭的态度诅咒丑恶现实的同时，也揶揄了反英雄人物的徒劳挣扎，认为他们在这个荒诞世界里的不幸遭遇是无法避免的。

冯尼格特擅长拼贴手法，信笔所至，随意凑合跳跃时空的片断，造成杂乱无章的表象，却又用不断重复于其间的象征和语汇，犹如前后呼应的回声，保持了小说的有机联系。他笔下的人物往往重复出现在多部作品里，时而为主人公，时而为配角，体现出他全部创作的整体性，实可谓匠心独具。他的主要作品还有《黑夜母亲》(1961)、《上帝保佑

你，罗斯瓦特先生》（1965）、《顶呱呱的早餐》（1973）、《滑稽剧；又名不再孤独》（1976）、《囚犯》（1979）、《神枪手迪克》（1982）、《哄骗》（1990）和《时震》（1994）等。

《五号屠场》（1969）是冯尼格特的代表作，它的出版确作者在美国文坛的重要地位著全名为《五号屠场，或儿字军：与死神伴舞》作者1967年利用古根海姆奖金重累斯顿，旧地重游，感慨万千。两年后，他酝酿了25年的大作终于问世。小说以1945年盟军对德累斯顿空袭为背景，以主人公比利在地球和外星球上作时间旅行为情节，运用后现代派手法，揭露战争的罪恶，讽刺人类的愚昧和残忍，并把希望寄托在遥远的特拉尔法马多星球。主人公的姓原意为“朝圣者”，作者在书中常把他与耶稣相提并论，显然代表着人类寻求超越战争和死亡的努力。这部反战小说集自传、科幻、嘲讽、幽默、荒诞之大成，是作者世界观、人生观和创作手法最集中的反映，故在文坛享有极高的赞誉。这部名著1972年被搬上了银幕。

## 一部有争议的大师小说改编的电影

石坚

在好莱坞有这么一条定理：科幻电影的成本与其票房价值成正比。即成本越高，电影中的特技也就越多，对观众的感观刺激也就越强，观众也就越爱看。去年《独立日》(Independence Day)的巨大成功更似乎验证了这条规律。好莱坞遂兴起了一股拍摄科幻巨片的热潮。已上映和正在拍摄中成本超过五千万美元的电影计有：

《大战火星人》(Mars Attacks)

《茫茫太空寻知音》(Contact)

《侏罗纪公园——失落的世界》(Lost World)《黑衣人》(Men In Black)

《地平线号事件》(Event Horizon)

《星际船上的伞兵》(Starship Troopers)

《异形》(Alien)

《邮递员》(Post man)

《反重力》(Flubber)

《异形》(Species)

其中工本最大的恐怕要数《星际船上的伞兵》，耗资一亿一千万美元。

单从成本而论，《星际船上的伞兵》或许比不上《魔鬼终结者2》或《未来水世界》。但后两部电影均由大牌明星领衔主演，而《星际船上的伞兵》中的演员全是名不见经传、初出茅庐的新人。因此该片成本用于特技方面的比重比任何一部科幻电影都要多。

然而《星际船上的伞兵》引起轰动的原因不止是因为其成本高昂，特技精湛，也不是因为其导演是拍过《机械战警》系列的名人，更主要的是因为它根据科幻大师罗伯特·A·海因莱因最有争议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

就情节而言，《星际船上的伞兵》是非常简单的。原著描写在遥远的未来，地球上的所有国家组成了地球联邦，联邦给予国民两种身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公民与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平民，公民的身份必须通过参加联邦军队才能获得。高中刚毕业的强尼·里克(Johnnie Rico)阴差阳错之下参加了军队。在通过了几乎是非人的残酷训练和战斗的洗礼之后，他终于成了一名出色的机甲步兵(Mobile Infantry)指挥官。

引起争议的部分是书中对未来社会的描写。在书中，海因莱因针对美国当时(1959)社会的种种“弊端”，提出了他的解决方法。

海因莱因设想的社会是一个由军人政府控制，实行愚民政策并不停地对外扩张的社会。海因莱因认为政治权利不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而应该由每个人通过奋斗获得，每个人得到多少政治权利应与他为社会做了多少贡献成正比。所以他认为将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交给一个什么事都没做过的十八岁青年无异于让三岁小孩驾驶宇宙飞船。由于选举权是不需要任何努力就可以获得的，因此不可能指望选民会认真地对待这



个权利。这种选票是在不负任何责任下投的，大多数的选民在投票时都没有认真思考，因此很容易被各种舆论所左右。在他的理想中，真正有资格参选和投票的人都必须要当过社会公仆，换言之，即退伍军人。由于军人是通过严格选拔出来的，退伍军人又是经过残酷战争的幸存者，因此他们的平均素质比一般国民要高得多。而这种高素质选民正是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所必需的。

海因莱因的观点一出台，立即招来了激烈的批判，大多数评论家将其斥为法西斯主义者。因此虽然他的其它很多作品都被改编成电影，《星际船上的伞兵》却一直无人问津。

这一次的改编事实上是对原著的全面改写。电影导演显然对原著小说中的社会模式不以为然，整个电影中的社会背景是以一种反讽的手法来描写的。

电影从头至尾模仿二战时期的战争宣传片，“号召”观众参加军队保卫“家园”。电影通过展示主人公里克从军的经历，“证明”了“敌人”必败而“人类”必胜的“信念”。

为了不使观众引起反感，战争的起因由原著的人类扩张改为保卫地球而战。为了使电影更有“曲折性”，导演又加上了一段原著中所没有的三角恋情。

作为对原著小说的诠释，电影中的道具，尤其是军服全都模仿纳粹第三帝国的型制。

由于去掉了原著中有争议的部分，电影在上映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上映头两天的票房收入就超过了三千万美元，按这个势头，至少收回成本是没有问题了。

## 星际船上的伞兵（星船战队）

金益 编写

未来时代，地球人类已制造出大型的星际飞船，自由驰骋在银河系的各星球之间。

太阳系中有颗叫卡拉素的星球，上边生存着一种形如毒蜘蛛的虫人。它们利用星球间的引力，调集了大量的陨石，向地球发射，妄图毁灭地球。

为了保卫地球家园，地球联邦成立了地球保卫队。每一个青少年必须在队中服役，树立起保卫地球的责任感，方能获得公民权。

英俊少年强尼·里克爱上了同班同学康妮，黑发披肩的康妮对强尼的态度却模棱两可，若即若离。金发少女蒂丝暗恋着强尼，而强尼·里克却浑然不觉。

学习生活结束了，康妮报名参加了地球保卫队。强尼也要同康妮一道去服役，却遭到父母的反对，他们想带强尼离开地球，到别的星球去旅行。知道强尼想随康妮去参军，妈妈心痛地说：“为了一个傻女孩去参军不值得。”爸爸更是生气地说：“你要是不改变决定，你就不是我们的孩子，我们与你断绝关系！”

强尼去心已决，未带任何行李，只身出走，来到报名大厅与康妮会合。

强尼报名参加了陆战队，康妮却参加了航天战舰队。

强尼恋恋不舍地与康妮拥别，深情地说：“我爱你！”但康妮却只是说：“记住给我来信。”强尼心有不甘，一把拉住她，忿忿地说：“你难道就不能对我说一声‘我爱你’吗？”

康妮笑了笑，有些勉强地说了句强尼想听的话。然后乘上高速车，离开了报名大厅。

金发少女蒂丝紧随强尼之后，也参加了陆战队。

陆战队队长是位身手不凡、异常严厉的教官，他平时的训练全是实战出发，对新来的士兵严格要求，毫不留情。

在一次作战训练中，蒂丝不离强尼左右，替他出主意制定战术，使强尼崭露头角，受到队长的赏识。

回营房休息时，强尼收到了康妮的来信——一张小巧的光盘。他把光盘插入显示器，屏幕上出现了黑发大眼的康妮。她微笑着告诉强尼，她的目标是指挥一艘星际飞船，她认为与强尼再保持那种关系已不合适了，他们只能是一般朋友。

强尼心中明白，康妮心中已另有所爱，那人原是强尼在橄榄球赛场上的对手，现在与康妮在同一艘星际飞船上担任导航员的任务，名叫安德鲁。

强尼带着感情上的创伤，又投入到紧张的实战演习中。由于他的一时疏忽，致使二名队员在演习中中枪身亡。

强尼受到严厉的惩罚：当众接受鞭笞。

一气之下，他呈上了离队报告，与父母通了可视电话，希望父母接纳他。父母亲立即表示欢迎，希望儿子早日回到他们身边。

话还没有通完，屏幕上的强尼父母突然抬头向窗外望去，仿佛有不速之客从天而降。随即屏幕上出现一片雪花斑点，通话被迫中断。

归心似箭的强尼身着便装，准备离开军营。蒂丝苦苦地劝说他，并毫不客气地指责他这样作是没有责任感的表现，不配当一个地球联邦的公民。

强尼愣住了，不知该如何回答。

正在此时，军营的操场上一片喧哗，战士们纷纷奔跑归队。

原来卡拉素星球的虫人调集的大量陨石已成功地偷袭了地球，许多城市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变成一片火海。强尼父母居住的城市也惨遭厄运。

强尼在军营的显示屏上目睹了地球城市遭到袭击后的惨状，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和愤怒，飞奔回营，从长官那里要回离队报告，并要求立即上战场，保卫地球家园。

地球联邦总部作出决定，由星际飞船运送陆战队队员登临卡拉素星球，消灭虫人。

许多艘装满了士兵的巨大飞船脱离地球空间站的轨道，在茫茫太空中排成队列，浩浩荡荡地杀向卡拉素星球。

由康妮与安德鲁导航的飞船也是其中之一，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开迎面而来的陨石，将陆战队队员送抵卡拉素星球表面。

虫人依仗熟悉的地形，时而从两侧出击，时而从背后包抄。它们个个如巨型装甲车，奔跑跳跃，行动敏捷，挥舞着锐利如刀斧、坚硬如钢铁的长足爪，使地球陆战队队员手中的武器发挥不出多大的威力。许多地球保卫队的战士在虫人的利爪下毙命，强尼也身负重伤，几乎丧命。

地球保卫队初战失利。

经过短时间休整，强尼也伤愈归队。

地球保卫队再次出征。

吸取了上次失利的教训，陆战队改变了战术，先由空天飞机向虫人轮番轰炸，炸得成千上万的虫人支离破碎，尸骸遍野。

陆战队战士随后才分成小队稳扎稳打，步步推进。

强尼和蒂丝带领着作战小队一路射杀着顽抗的虫人，一路向前搜索行进。突然，强尼感觉到身后有动静，仿佛山塌地陷。他转身一看，不禁大惊失色：一头足有小山般大小的巨型虫人拱破卡拉素星球的表层，像死神一样出现在地球战士的身后。它不但有坚硬锐利的长足爪，还能口吐熊熊烈火。地球战士手中的武器在它面前似乎失去了作用，不少战友惨烈牺牲。巨型虫人耀武扬威，紧紧追逼着陆战队队员。

强尼怒不可遏，他从巨虫的侧翼登上一座山峰，从峰巅往下纵身一跃，跳到巨虫的背上。巨虫扭动身躯，挥舞巨爪，却奈何强尼不得。强尼用步枪对着巨虫的背部一阵猛射，射出了一个深深的窟窿。强尼将手雷扔进窟窿，顺势滚下去，躲在一块山岩后面。

一声巨响，手雷在巨虫体内爆炸，巨虫瘫倒不动了。

蒂丝和战友们纷纷向强尼表示祝贺。

首战告捷。当晚，地球保卫队的战士在卡拉素星球上安营扎寨。地球联邦政府通过空间站和星际飞船，给他们运来了啤酒，还有乐器。

战士们在战斗的间隙中享受片刻的欢乐和安宁。

通过血与火的战斗，强尼终于感受到蒂丝真挚、可贵的爱情，他深情地将蒂丝拥入怀中……

消灭虫人的战斗仍在继续。

陆战队在卡拉素星球上发现了一处地球人的建筑物，他们小心翼翼地进去搜索，发现许多地球人的尸体，有些尸体的头顶呈现出一个大洞，里面已空空如也，很明显，这些地球人的脑髓已被吸食一空。

陆战队队员全部进入了这幢建筑物。高台上的哨兵发现此刻有数不清的虫人从四面八方方向这幢建筑物靠近，漫山遍野的虫人已形成了包围圈，形势万分险恶。他们陷入了虫人有意设置的陷阱。

强尼与战友们一边奋勇抗击着围攻的虫人，一边向总部呼救，要求赶快派救生飞艇求援。

虫人的攻势愈来愈猛烈，前边虫人的尸骸堆积如山，后边的虫人就踩着这座“山”，更加凶猛地冲入了建筑物。

救援飞艇迟迟未到，陆战队战士浴血奋战，苦苦支撑。建筑物已被虫人摧毁，不计其数的虫人向地球战士举起恶狠狠的利爪；天上还出现了会飞的虫人，地下又拱出了那种令人恐惧的巨型虫人……

万分危急之时，总算盼来了救生飞艇，从飞艇上跳下来救援的正是那位导航员安德鲁。他一面举枪向虫人射击，一面招呼陆战队队员快上飞艇撤离。

蒂丝刚要跑向飞艇，却遭一只虫人的利爪当胸一击，顿时倒在血泊中动弹不得。

强尼一见，奋不顾身地射杀了这只虫人，抱起受了重伤的蒂丝登上救生飞艇。

飞艇避开了巨型虫人吐射的熊熊烈火，左盘右旋地冲出了重围。

蒂丝由于伤势过重，片刻之后便在强尼的怀中合上了双眼。

强尼在驾驶舱中见到了康妮，但此时的强尼比过去冷静多了。

战斗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地球联邦总部决定捣毁虫人的地下城市，找到虫人的首脑。

强尼和战友们再登卡拉素星球，找到了虫人城市的入口。

康妮和安德鲁驾驶的飞船在太空遭到虫人陨石的重创，只好登上救生飞艇，弃船逃生。救生艇降落在卡拉素星球上，他们刚用联络器与强尼的战斗队通上话，就遭到了大批虫人的重重包围。

激战之中，康妮与安德鲁被虫人生擒。

虫人首脑出现了，那是一条巨大无比、肥胖无比的怪虫，有些像蚂蚁群中的蚁后。它的口器中伸出一根尖利的吸管，直插安德鲁的头顶，吸空了他的脑髓。

康妮眼睁睁地看着安德鲁丧生却无法救援。虫人首脑再次向康妮伸出了吸管，幸好安德鲁事先给了她一把军刀，康妮挥刀斩断了首脑的吸管。

千钧一发之际，强尼带着两个战友寻找到了康妮。一位战友为掩护他们撤离，拉响大型手雷，与追来的虫人同归于尽。

经过浴血苦战，虫人首脑终于被地球保卫队的战士俘获。

地球保卫战胜利了。

强尼、康妮等新一代的地球公民经过战火洗礼，也逐步成熟了。

## 时间狩猎

[美]雷·布雷德伯里 著

主持人的话：

布雷德伯里的小说，总能在阅读过程中，在掩卷深思之前给你充足的审美愉悦。

这篇小说也是一样：平平常常的开始，不艰涩，也不危言耸听，但故事丝丝入扣地平静展开。这就是写《太空奇祸》那个布雷德伯里了，看似平淡无奇的对话中，小说中的科的因素自然呈现，情节自然推进。对话间插入的叙述简洁明快。环境描写准确而且不乏诗意。叙述的精确简洁，体现在飞行过程与狩猎过程中。而盎然的诗意在对时间机器、史前环境、狩猎归来后那种异样感觉的描绘中都有很好的体现。

而掩卷之后，我们会得到更多的东西。

现代有一种理论称为“蝴蝶效应”，大意是说，在大西洋岸有一只蝴蝶扇动翅膀，搅起一丝微弱的气流，效应连锁累积，可能引起太平洋上一场巨大的风暴。小说的结局，一切变化的产生也都源自于一只蝴蝶，只不过，这种效应是纵向于时光之河中产生罢了。敏感的心灵中，定然也会响起一声霹雳。

（怡雯）

墙上的牌子仿佛在一层飘忽不定的热气后颤动，牌子上的字迹闪烁着：

时间狩猎公司到过去任何时代狩猎您说出想打的猎物我们带您去猎杀

艾克斯斯咽下喉咙里涌上的一口热痰。他嘴边的肌肉挤出一个微笑，同时伸出手去，向桌后坐着的那个人摇着一张一万美元的支票。

“这次狩猎能保证我活着回来吗？”

“我们什么也不保证，”职员说，“除了恐龙。”他转过脸去，“这是查维斯先生，你在过去时代的狩猎向导，他会告诉你射什么，向哪儿开枪。要是他说不要射，就不要射。要是你不服从命令，回来后会有另一万美元的高额罚款，政府还可能起诉你。”

艾克斯斯的视线掠过这间宽大的办公室，望着那堆乱糟糟的、弯弯曲曲的、嗡嗡作响的线路和钢箱，望着那条变幻着橘色、银色和蓝色的闪烁不定的光带。从那儿传来一种声音，像一堆燃烧着所有时代的巨大篝火，所有的岁月、所有的羊皮纸历书、所有的时刻都高高堆起来喷吐着火舌。

只需用手一触，这燃烧着的东西即刻就会美妙地倒转。艾克斯斯一字不差地想起了广告上的话：从炭与灰中，从尘与煤中，古老的岁月、黛绿的年华将会像金色的火蜥蜴股跃起；玫瑰在风中再吐芬芳，白发变得乌黑，皱纹消踪敛迹；一切都飞回芽胚，逃离了死亡，冲回它们的起点，太阳从西天升起，落向灿烂的东方，月亮也完全颠倒了盈亏的方向。一切都像中国盒子一样层层相套，像兔子回到魔术帽子里一样，一切都返回到那充满活力、生机勃勃的绿色的涅槃状态，返回到起始之前的时

刻。用手一触就能做到这些，只需用手一触。

“天哪，天哪，”艾克尔斯喃喃道，机器的光照在他的瘦脸上，“一台真正的时间机器。”他摇着头，“想想看，要是昨天的选举不如人意，今天我在这儿就会跑得远远的。感谢上帝，基斯赢了，他会成为一个出色的美国总统。”

“是啊，”桌后的那个人说，“我们很幸运。要是那个德国佬赢了，我们就会有一个最糟的暴政。那是个反对一切的家伙，一个好战分子，反基督、反人类、反理性。你知道，人们打电话给我们，半开玩笑地说，如果德国佬当了总统他们宁愿生活在1492年。当然，我们的业务是组织狩猎远征而不是领导逃亡。不管怎么说，现在基斯当了总统，你们只需操心……”

“猎杀我的恐龙。”艾克尔斯替他把话说完。

“一头霸王龙，有史以来最可怕的巨兽。请签上这个。你遇到的任何事，我们都无法担保。那些恐龙都饿着呢。”

艾克尔斯气红了脸：“想吓唬我么？”

“老实说，是的，我们不想让任何一个打第一枪就会发慌的人去。去年有六个狩猎向导和一打猎人送了命。我们给你一个真正猎人所需的最大鼓励，你将回到六千万年前去打那有史以来最大的猎物。你的私人支票在这儿，不去就撕了它。”

艾克尔斯久久看着支票，他的手指颤抖着。

“祝好运，”桌后的那个人说，“查维斯先生，他归你了。”

他们沉默地穿过房间，带着枪，走向那台机器，走向那银色的金属与闪耀的光带。

先是一个白昼，一个夜晚，一个白昼，一个夜晚，接着是昼——夜——昼——夜迅速更替，一星期，一月，一年，十年！公元2055，公元2019，1999！1957！飞逝！机器轰鸣着。

他们戴上氧气头盔，测试内部通话设备。

艾克尔斯在软椅上摇晃着，他脸色苍白，牙关紧闭。他感到手臂在颤抖，低头一看才发现手里紧攥着崭新的来复枪。机舱里还有四个人：狩猎向导查维斯、莱斯普兰斯，和另外两个猎人比林斯和克莱默。他们坐着面面相觑，岁月在他们周围燃烧。

“这些枪能撂倒恐龙吗？”艾克尔斯开口问道。

“只要你打得准。”查维斯在头盔话筒里说，“有些恐龙有两个大脑，一个在脑袋里，另一个在脊柱下部。我们得避开它们，不然就太冒险了。头两枪先射眼，要是你做得到的话，射瞎它们，再射穿大脑。”

机器轰鸣着。时光像一部倒放的影片。

机器慢下来，尖啸声变成了喃喃低语，机器停住了。

烈日当空。

笼罩着机器的雾气散开了。三个猎人、两个狩猎向导和他们横在腿上的蓝色金属枪，正处在一个古老的年代，一个确实非常古老的年代。

“基督尚未降生，”查维斯说，“摩西还没有上山去与上帝交谈。建金字塔的石头仍在泥土里，等着被切割和堆砌。‘回忆’一下，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希特勒——一个都还不存在呢。”

人们点着头。

“那边，”查维斯先生指着说，“是基斯总统之前六千两百万零五十五年的丛林。”

他又指着一条在巨大的蕨类植物与棕榈之间，在蒸腾的沼泽之上伸进荒野的金属小径。

“而这，”他说，“是走道，是时间狩猎公司铺设供你们使用的。它悬浮在地面上六英寸，没有碰到一片草叶、一朵花或一棵树。这是一种反重力金属，其目的是防止你们以任何方式接触这个过去的世界。留在走道上，不许离开。我重复一遍，不许离开，不论什么理由！倘若你们跳下去，就会受到处罚。未经我们同意不要射杀任何动物。”

“为什么？”艾克尔斯问。

他们坐在远古的荒野中。风中传来远处的鸟鸣以及盐海、潮湿的草地和血红的花朵的气息。

“我们不想改变未来，在过去的时代里我们并不属于这儿。政府不喜欢我们在这儿，我们得付出巨额贿赂才能保住我们的许可证。时间机器可是个麻烦透顶的该死营生，我们可能在无意中杀死一个重要的动物，一只小鸟，一条鱼，甚至践踏了一朵花儿，从而毁掉一个物种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我不太明白。”艾克尔斯说。

“好吧，”查维斯接着说，“假设我们在这儿偶然杀死了一只老鼠，这意味着这只老鼠的整个未来家族的毁灭，对吗？”

“对！”

“还有这只老鼠的家族的家族的家族！你用脚踩死了头一个，就等于毁灭了一打，一千，一百万，十亿只可能存在的老鼠。”

“于是它们死了，”艾克尔斯说，“那又怎么样？”

“那又怎么样？”查维斯嗤笑道，“那么，那些靠吃这些老鼠活命的狐狸会怎样呢？因为少了十只老鼠，一只狐狸饿死了；因为少了十只狐狸，一头狮子饿死了；因为少了一头狮子，全部种类的昆虫、鹫鸟和数以亿计的生命形式被抛入了混乱与毁灭。最终就会导致这么一个结果：五千九百万年后，一个饥饿的人，整个世界上寥寥可数的几个人之一，来打一头野猪或剑齿虎充饥。而你，朋友，已经通过踩死一只老鼠而‘踩死’了这个地方所有的老虎。结果那个人饿死了，而那个人，请注意，不是随便一个可以牺牲的人，不！他是整整一个未来的民族。他可能生出十个儿子，而他们可能生出一百个儿子，如此延续下去直至产生一个文明。毁灭了这个人，你就毁灭了一个种族，一个民族，一部完整生命史，这就好比杀死了亚当的一个孙子。你的脚在一只老鼠身上一踩，可能引起一场地震，其结果可能彻底动摇我们的世界与我们未来的命运。因为一个饥饿的人的死，十亿可能出生的人被预先扼杀了。或许罗马永远不会在它的七座小山上建成，或许欧洲永远是一片黑暗的森林，而只有亚洲变得繁荣昌盛。踩死一只老鼠，你就等于摧毁了金字塔；踩死一只老鼠，你就在永恒上留下了大峡谷般的脚印……或许根本就不会有美国。因此小心，呆在走道上，不许离开！”

“我明白了，”艾克尔斯说，“那么说来，就连碰倒一根草也会付出代价？”

“不错！毁掉一株植物也会后患无穷。此时犯的一个小错会在六千

万年间累积起来，大得超乎想像。当然，我们的理论可能是错的，或许时间不会被我们改变，或许只会有细枝末节的改变。此时的一只死老鼠或许只会打破以后的昆虫界的平衡，接着是一次人口失控，再后是一场庄稼歉收，一次经济萧条，饥荒，而最终是在遥远的异国引起一种社会气候的变化，或诸如此类更微不足道的事。或许只有像一阵微风、一声低语、一根头发或风中花粉般细微的变化，以至凑到眼前才能看清。谁知道呢？谁真能说他知道呢？我们不知道，我们仅是猜测而已。但除非我们能确定我们对时间的干涉会在历史上造成什么结果，否则我们就得当心。你知道，这台机器，这条走道，你们的衣服和身体，在这次旅行前已经消过毒了。我们戴着这些氧气头盔就是为了防止我们把细菌带到远古的大气中。”

“我们怎么知道射击什么动物？”

“它们被标上了红点，”查维斯说，“今天，在我们动身之前，我们派莱斯普兰斯乘机器回到这儿。他在这块特定的区域追踪某些动物。”

“考察它们么？”

“对，”莱斯普兰斯说，“我在它们的整个一生中跟踪它们，注意它们交配了多少次。次数也不多，因为寿命太短。当我发现其中一个被一棵树砸得奄奄一息，或是淹死在泥淖里，我就记下当时准确的时刻，然后射出一颗染色弹，在它皮上留下一个红点，以免我们认错它。然后我调整我们到达过去的时间，正好在这巨兽死前两分钟内遇到它。这样，我们只杀死那些没有未来的、不会再去交配的动物。你瞧我们有多认真。”

“但如果你在这个早晨及时回来，”艾克尔斯急切地说，“你必定遇到了我们，我们的狩猎队！其结果怎样？成功了吗？我们全都活下来了吗？”

查维斯和莱斯普兰斯对视了一眼。

“那是一个矛盾，”后者说，“时间不允许出现这种混乱局面——让一个人遇到他自己。当真要发生这种意外时，时间滑开了，就像一架飞机撞到了一个气潭。在我们停下之前你没感到机器跳了一下么？那就是我们在返回未来的路上经过了我们自己。我们什么也没看见，无法说出这次冒险是否成功，我们是否打到了巨兽，或是我们全体——包括你，艾克尔斯先生——是否都活下来了。”

艾克尔斯脸色苍白地微笑着。

“说够了！”查维斯厉声说，“大家起身吧！”

他们准备离开机舱。

丛林高耸，一望无际；丛林就是这整个世界，永无尽头。空中充满乐音和类似帐篷扇动的声音，那是翼手龙在用呼呼作响的灰色翅膀滑翔，像是在谵妄与夜间高烧时才能见到的巨大蝙蝠。艾克尔斯在狭窄的走道上站稳脚，开玩笑地举枪瞄准。

“住手！”查维斯说，“假装瞄准也不行，该死的！要是你的枪走了火——”

艾克尔斯红了脸：“我们的霸王龙呢？”

莱斯普兰斯看看怀表：“就在前面。六十秒钟内我们将见到它的足迹。寻找红点！等我们下令再开枪。呆在走道上，呆在走道上！”



他们在晨风里向前移动。“多奇怪，”艾克尔斯喃喃自语道，“近在眼前，六千万年，选举日结束，基斯当选总统，大家都在庆祝，而我们却在这儿，数千万年消失了，而人类还不存在。我们成年累月甚至一辈子都在操心的那些东西还没产生、没被想到过呢。”

“全体打开保险。”查维斯命令道，“艾克尔斯，你开第一枪；比林斯，第二枪；克莱默，第三枪。”

“我打过老虎、野猪、野牛和象，可这次，噢，这次才够劲儿。”艾克尔斯说，“我哆嗦得像只羊羔。”

“啊！”查维斯说。

大家都站住了。

查维斯举起手。“就在前面，”他低声说，“它在雾里。吾王陛下驾到了。”

丛林一望无际，充满啁啾声、沙沙声和喘息声。

突然万籁俱寂，好像有人关上了门。

寂静。

一声雷鸣般的怒吼。

一百码之外，从雾气中走来了霸王龙。

“不，”艾克尔斯低声说，“不！不！”

“嘘！”

它迈着油润而有弹性的巨腿跨步而来，这巨大的凶神，巍然高出树腰之上三十英尺。它那钟表匠般灵巧的爪子，在油腻腻的胸脯前蜷着。每条后腿都像一个活塞，一千磅骨骼深掩在厚实的筋肉中，外面包着一层带卵石花纹的皮，像一位可怕斗士的锁子甲。从那巨大的起伏喘息的上身前探出的是两只相对纤巧的前肢。当它弯起长颈，前肢上的爪子就能将人像玩偶一样抓起来端详。它的头就像一吨重的石雕，轻易地举在空中。它的嘴大张着，露出一排匕首般的利齿。它的鸵鸟蛋般的眼睛转动着，充满饥饿的神情。它闭上嘴，死神般地狞笑着。它跑着，身躯压倒了树丛灌木，脚爪抓着潮湿的泥上，在落足之处留下六英寸深的足印。它以一种似轻盈的芭蕾舞步跑着，极其平稳地平衡着它的十吨体重。它警觉地走进一片阳光灿烂的空地，它的漂亮的爬虫爪子感受着微风。

“我的天！”艾克尔斯的嘴唇抽搐着，“它能伸手抓住月亮。”

“嘘！”查维斯气冲冲地说，“它还没看见我们。”

“我们杀不了它。”艾克尔斯轻声断言道，好像对此毋庸置疑，这是他权衡再三后得出的结论。来复枪在他手中就像一只玩具枪一样。“我们来这儿是犯傻。我们根本干不了。”

“住口！”查维斯申斥道。

“那是个梦中恶魔。”

“回去，”查维斯命令道，“悄悄回到机器里去。我们会退给你一半费用。”

“我没料到它这么大，”艾克尔斯说，“我估计错了，仅此而已。现在我要退出。”

“它看见我们了！”

“它胸前就是那个红点！”

霸王龙抬起身。它那披甲的身躯像一千个绿色的硬币在闪亮。硬币

上满是黏液，冒着热气。许多小虫在黏液里蠕动着，以至于这巨兽的整个身躯即使在静止时也仿佛在痉挛般动弹。它喘息着，阴冷躯体的恶臭飘散到荒野中。

“带我离开这儿，”艾克斯说，“以前从未像这次这样，我总以为我能生还。我有好的狩猎向导、好的狩猎队和安全保证，可这次我想错了。我碰到了对手，我认输，我应付不了这个。”

“不要跑，”莱斯普兰斯说，“回去，躲在机舱里。”

“是。”艾克斯好像麻木了。他盯着自己的脚，好像试图使之移动。他无能为力地呻吟着。

“艾克斯！”

他视而不见地迈出几步，浑身发抖。

“不是那条路！”

巨兽发出一声可怕的尖啸，猛扑上来，在四秒钟内它越过了一百码。来复枪急忙上膛开火，人们淹没在这野兽口中喷出的黏液与污浊血液的恶臭中。巨兽咆哮着，利齿在阳光下闪耀。

艾克斯头也不回，盲目地跑到走道边，胳膊上挂着枪，跳下走道，在丛林里漫无目的地跑着。他的脚陷进了绿色的苔藓，他的腿带动着他。他感到自己独自一人，远离了身后发生的一切。

来复枪再次开火，枪声的尖啸消失在爬虫的吼叫声里。那巨大的爬虫尾巴左右甩动着，抽打着，树木被打得枝叶横飞。巨兽抽搐着它那珠宝匠般灵巧的爪子向下面的人抓去，想把他们撕成两半，把他们像浆果一样捣烂，把他们塞进嘴里大嚼一番。它那巨石般的眼睛盯着众人。他们看见自己映在里面的影子，向那金属般坚硬的眼睑和炯炯闪亮的黑色虹膜开了枪。

霸王龙像一座石像、一场山崩一样倒下来。它怒吼着，抓着树木，把它们一起带倒在地上，撞坏并撕裂了金属走道。人们急忙向后退去。它的身躯，十吨又冷又硬的肉撞了上来。”猎枪开火，巨兽甩着它那甲皮厚厚的尾巴，扭动着长颈，躺下不动了。一股血从它的喉咙里喷出来。它体内的某个液囊破了，令人作呕的血淋了猎手们一身。他们站着，浑身血光。

吼声消失了。

丛林悄然无声。山崩之后，一片绿色的宁静；噩梦之后，来了黎明。

比林斯和克莱默坐在走道上呕吐。查维斯和莱斯普兰斯拿着冒烟的来复枪站着，若无其事地咒骂着。

在时间机器里，艾克斯脸朝下趴着发抖。他已经设法回到走道上，爬进了机舱。

查维斯走进来，瞥了艾克斯一眼，从一个金属盒里取出纱布，回到坐在走道上的其他人那儿。

“擦干净。”

他们擦掉头盔上的血，也开始咒骂起来。巨兽躺着，像一座结实的肉山。在它体内，你能听见那濒死的内脏发出的叹息与低语般的声音。器官失灵，血液不再流动，一切都永远中断、关闭了。就像站在一台损坏的机车或废弃的蒸汽铲旁边，一切阀门都大敞四开。它的骨头断了，数吨重的躯体失去了平衡，变得死沉。纤巧的前爪抽搐着，抓着地皮。

肉体堆委在地上，颤抖着。

又一声爆响，在头上，一根巨大的树杈从茂密的树顶断落下来，以致命的力量砸在死兽身上。

莱斯普兰斯看看表，“正是时候。就是这棵大树先砸死这头野兽。”他瞥了那两个猎人一眼，“你们想拍张纪念照么？”

“什么？”

“我们不能把猎物带回未来，这具尸体就得留在它原来死去的这个地方，以便昆虫、鸟和细菌能像原来一样得到它。一切原封不动，尸体留下，但你们可以站在它旁边留个影。”

两个人想了想，还是摇头放弃了。

他们沿着金属走道走向机舱，精疲力尽地瘫坐在靠椅里。他们扭过头盯着那死去的巨兽，那纹丝不动的肉丘。在那热气蒸腾的甲皮上已经有奇特的鸟儿和金色昆虫在忙碌了。

机舱地板上传来的一个声音使他们一愣。艾克斯坐在那儿颤抖着。

“我很抱歉。”他最后说。

“站起来！”查维斯叫道。

艾克斯站了起来。

“出去自个儿呆在走道上。”查维斯说，他用来复枪指点着，“你并没回到机舱里来。我们要把你留在这儿！”

莱斯普兰斯抓住查维斯的胳膊：“等等……”

“你别管！”查维斯把胳膊挣脱出来，“这个傻瓜差点儿害死我们。不仅如此，不，瞧瞧他的鞋！他跑到走道外面去了，这可毁了我们的旅行！谁知道我们会被罚款多少！上万美元的保险！我们保证过没有人会离开走道，他离开了，噢，这个该死的笨蛋！我不得不报告政府，他们会吊销我们的旅行许可证。天知道他时间、对历史做了什么！”

“想开点儿，他不过惹了点儿麻烦。”

“我们怎么知道？”查维斯吼道，“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全都是一个该死的谜！滚出去，艾克斯！”

艾克斯摸索着衬衣：“我可以赔偿一切。十万美元！”

查维斯盯着艾克斯的支票簿啐了一口：“出去。那头怪物就在走道边上，把你的胳膊伸进它嘴里去，然后你才能回到我们这儿。”

“那是发疯！”

“那怪物死了，你这笨蛋。子弹！子弹不能留下来。它们不属于这儿，它们可能会改变什么。这是我的刀，把它们挖出来！”

丛林又活跃起来，充满了古老的骚动与鸟鸣声。艾克斯慢慢转过身去盯着那堆远古的废物，那梦魇与恐怖之山。过了好半天，他才像一个梦游者一样，沿着走道蹭了过去。

五分钟之后，他回来了，浑身发抖，胳膊直到肘部都被浸红了。他伸出双手，每只手都握着几颗钢制弹头。然后他倒下去，躺着一动不动了。

“你不该让他做这事。”莱斯普兰斯说。

“我不该？这话说得太早了。”查维斯碰碰那一动不动的身子，“他死不了，下次他就不会这样打猎了。行了。”他疲倦地对莱斯普兰斯晃

晃拇指，“启动，我们回家。”

1492——1776——1812。

他们擦净手和脸，换下已经板结的衣裤。艾克斯又起来活动了，一言不发。查维斯瞪着他足有十分钟。

“别看我，”艾克斯叫道，“我什么也没做。”

“谁知道呢？”

“不过是跑出走道，鞋上沾了一点儿泥，仅此而已——你想让我做什么——跪下祷告么？”

“我们或许需要祷告。我警告你，艾克斯，我还可能宰了你。我已经准备好了枪。”

“我是清白的，我什么也没做！”

1999——2000——2055。

机器停下了。

“出去。”查维斯说。

房间像他们离开时一样在那儿，但又和他们离开时不尽相同。同样的人坐在同样的桌子后面，但人和桌子又和以前有所不同。

查维斯警觉地环顾四周：“这儿一切都好吗？”

“好极了。欢迎回家！”

查维斯并没有松懈下来，他好像在察看空气中的微尘，阳光透过一扇大窗户照在那上面。

“好了，艾克斯，出来。别再斗嘴了。”

艾克斯动弹不得。

“你听见没有？”查维斯说，“你在盯着什么？”

艾克斯站在那儿嗅着空气，空气中有种东西，一股化学物质的腐味儿，它是那么微弱、稀薄，只有他下意识里一声模糊的叫喊在警告它存在着。那墙壁、家具和窗外天空的颜色：白色、灰色、橘色……他有种异样的感觉。他的身体颤栗着，他的手抽搐着，他用全身毛孔吸进这种奇异的感觉。肯定有人在某处尖叫，那声音只有狗能听见，而他的肉体也无声地尖叫着回应。在这个房间外面，在墙壁外面，在这个与以前不尽相同的人和这张与以前不尽相同的桌子外面……有一个街道与人群的完整的世界。现在那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不得而知。他能感到人们在墙外走动，像许多被风吹散的棋子……

但他即刻看见了那块钉在办公室墙上的牌子，那块当他今天早晨第一次进来时读到的同一块牌子。

但是，那上面的字竟然变得别字连篇了：

寺间守猎公司

到过去任何时代守猎

尼说出想打的猎勿

我们带尼去猎杀

艾克斯跌坐在椅子上，他发疯般地在鞋底的厚泥中摸索。他举起一团儿脏东西，颤抖着。“不，不可能，不会是这种小东西。不！”

一只蝴蝶嵌在泥里，闪着绿、金、黑三色的光，极其美丽，但已经死了。

“不会是这种小东西！不会是一只蝴蝶！”艾克斯叫喊着。

它掉在地上，一个纤弱的小东西，它打破了平衡，像撞倒多米诺骨牌一样引起一连串从小到大的连锁反应，改变了未来的一切。艾克尔斯头晕目眩了。它不可能改变什么，杀死一只蝴蝶不可能如此严重！可能吗？

他脸颊冰冷，嘴唇哆嗦着问：“谁——谁赢了昨天的总统选举？”

桌后的那个人笑了，“你开玩笑？你知道得很清楚。当然是德国佬！还有谁？不是那个该死的可怜虫基斯。老天作证，我们现在有了一个铁腕人物，一个有魄力的人！”这个职员停下来，“有什么不对吗？”

艾克尔斯呜咽着，他跪下来，用颤抖的手指拨弄着那只金色的蝴蝶。“我们就不能，”他向世界、向自己、向职员们、向那台机器恳求道，“我们就不能把它送回去吗？不能让它再活过来么？不能从头开始么？不能……”

他一动不动，闭上了眼睛。他等着，颤抖着。他听见查维斯在房间里喘着粗气，听见查维斯摆弄着枪，咔嗒一声打开保险，把枪举起来。

一声霹雳。

## 世界顶尖奇鳄

### 泳岸

最近，美国野生动物学家、哈佛大学教授阿尔弗雷德(Alfred)在一次讲演中，说了这样一段“奇特的看法”：

“如果我提到人类社会的‘鳄鱼文化’，人们或许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原始的‘鳄鱼图腾’，甚至当代的‘鳄鱼皮制品’。可是，如果我说的是“鳄鱼的驯良温顺”，‘鳄鱼同人类亲密无间的相处’，甚至成为‘社会的一员’，许多人都会以为我在不负责任地标新立异，甚至胡说八道、哗众取宠。可是，你们别忘了北卡罗来纳州调皮捣蛋的‘老大娘’，还有更神奇的布基纳法索的‘老大爷’，如果你们了解了这‘两位长老’的身世和故事，那么肯定有人会同意我的看法。”

美国的不少专家学者认为，阿尔弗雷德这个独特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

这里，我们不妨先来读一读鲜为人知的“老大爷”的奇闻异事。

### 全球第一奇鳄：仁慈的“老大爷”

非洲西部沃尔特河上游的布基纳法索（曾名“上沃尔特”）中部，有一个风光秀丽的小镇——萨布镇。不久前的一天，该镇所有的居民都陷入深深的烦恼与痛苦之中。有的人如丧考妣，黯然神伤；有的人愁眉不展，忧心忡忡；有些人心乱如麻，坐卧不安；还有的人，特别是妇女和儿童则痛哭失声，涕泪如雨。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他们如此悲痛绝望？

说起来令人不可思议，原来只是当地绿波荡漾的小湖——萨布湖中的一条长达4米左右，让外人毛骨惊然的雄性非洲鳄鱼——科克悄无声息地失踪了。

不过，你倘若知晓了这条当今世界上最奇特的“尼罗鳄”同当地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奇妙关系，你或许就不会再惊讶了。

原来当地家家户户都把这条“百年老鳄”奉为神灵。这条一直被尊称为“老人家”或“老大爷”的巨鳄，很少被人“直呼其名”。只有同它相处50年以上的老人才敢称它为“我们的老科克”。他们对科克这样尊重是有道理的。据说，在100多年中，科克曾经保佑萨布镇免遭各种各样的灾难。

这当然是传说。但在这一一个多世纪中，这头“人类最可怕的野兽之一”，不仅从未伤害过任何人，不仅给许多人带来快乐，而且还救过不少人，这却是事实。

在这个小镇上，不管哪一个孩子都能肆无忌惮地同它玩耍逗乐。许多儿童都以骑在它背上，在美丽的小湖上游荡为乐。他们往往一边骑，一边还用木棍用力敲打它的脊背，甚至脑袋，让它游得更快些。而“老人家”也如慈祥的长老一样任劳任怨，从不反抗。

还有一些小孩则不仅敢拉它长满尖锐坚硬“角鳞”的粗壮的长尾巴，而且敢掰开它的“血盆大口”，摸它的“利刀”般的牙齿，甚至还敢拉

它的舌头！这些都让偶尔到这里来的旅游者张口结舌，目瞪口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每逢这种时候，当地人总会友善地劝那些外地人或外国人也试试。然而，除了25年前一帮法国探险旅游者外，还没有人敢于一试。

那时，那批“胆大妄为”、爱好浪漫的法兰西人看到这条望而生畏的庞然大物居然如此“忠厚老实好欺负”，也磨拳擦掌，跃跃欲试。他们见它不肯上岸，陪他们玩乐，竟然一个个手持工具，纵身跃入水中，使劲把它拉上陆地。在死拉硬抱中，大鳄的尾巴尖居然被老虎钳撕断了！

当他们看到这一无意之间“闯下的大祸”后，全都脸色发白，惊魂不定，以为这下受伤的巨鳄肯定要报复了。不料，这条在法国殖民时代出世的巨齿怪兽却并未向这些“两条腿的动物”复仇，而是“宽厚仁慈”、满腹委屈地摇摇头，似乎在叹息。

当地人告诉他们，极有灵性的它很可能在说：“你们太过分了，要知道我出生的时候，你们的爸爸还没出世呢，对我这样的老者应该尊重些才是。唉，算了，别同这帮没有礼貌的年轻人计较了。”

果然，老科克在人们的惊诧和欢笑声中，老实地慢慢爬回了湖中。

不过，老科克让当地人更快乐的是它常常让不知情的外人吓得灵魂出窍，怪相百出。

每当镇上响起欢迎远方来客的热烈欢快、热情奔放的非洲鼓时，科克总会悄悄上岸，在人群中静静地聆听着，神情非常专注，有时甚至会随着激越的节拍而摇头晃脑，仿佛是一名“知音”。

陶醉在音乐声中的不知情的客人们猛然看见脚下有一条大鳄，都会吓得大惊失色，魂飞魄散。胆小的还会双腿发抖，全身打颤，甚至当场晕过去。这常常会引起当地人的哄堂大笑。

更令人称道的是，这条老鳄还救过不少落水的人。

它救人时更是小心谨慎，关怀备至。它总是先小心翼翼地用它那可怕的大利牙轻轻地咬住在水里挣扎的人，然后将人托出水面，再迅速游到岸边，最后把人拖到陆地上。

人们最后一次见到这位“与世无争”、“功德无量”的“湖中长老”，是它消逝前的一个星期。当地居民按照一贯的传统，每周都要给这头“神鳄”供上一只肥大的母鸡或小绵羊。

那天，“服侍”它进餐的米歇尔·恩格桑忽然发现，“老人家”的胃口大不如前。往日，它总是迫不及待地一口吞下“贡品”，这次却茫然地对“美味佳肴”望了好久，就是不肯张嘴。

善良虔诚的恩格桑连连催促它快用餐，老鳄还是不动嘴。恩格桑急了，便用好言好语恳切地劝它无论如何吃一点。它却轻轻地摇摇头，流出了“鳄鱼的眼泪”。随后，它无声无息地游回了萨布湖……

又一个星期过去了，老科克再也没有出现过。当地的居民着急万分，纷纷在湖边大声呼喊召唤，可是老鳄却没有冒出水面。人们一个个下水入湖，仔细查找，仍一无所获。

“老人家”恐怕是“仙逝”了，一种没能找到它的尸首，不能为它“送终”，为它举行隆重葬礼的内疚不安，强烈地占据着当地每一个人的心灵。

他们一个个在悲痛之余，都惘然若失，惆怅不已，因为令人神往的“神鳄时代”看来已经结束了……

首都瓦加杜古的一家报纸的记者闻讯，惊奇不已。他随即到萨布镇进行采访，并将所见所闻发表在报上，于是，这些奇闻在国内外引起了轰动。

### 世界第二奇鳄：捣蛋的“老大娘”

美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专家格罗夫纳(Grosvenor)新近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次讲演强调：“由于萨布镇消息比较闭塞，我们几乎一直不知道那里有这条‘神鳄’。因此很遗憾，我以前没能去实地进行考察。但是我们可以断言，这位‘老大爷’无愧于‘全球第一奇鳄’的美称。”

有人当场发问：“那么您认为‘第一奇鳄’的桂冠应该属于谁？”听众席上发出了一片笑声。

“毫无疑问，当然应该戴在曾经成功地制造交通大堵塞的‘老大娘’头上。”格罗夫纳笑着说。

听众顿时发出一片欢呼声。

原来，无独有偶，“老大娘”是生活在北卡罗来纳州 133 号公路边一个小镇上的一条长达 3.6 米的“美利坚鳄鱼”——露茜(Lucy)。它也同上述的“老大爷”一样，是一条不属于任何人的“超级自由鳄”。它的食物全靠当地居民的自愿喂养。由于它是雌性的，因此当地人都尊称它为“老大娘”。

“老大娘”也“待人和善”，因而当地无论男女老少都乐意同它“交朋友”，都愿意和它逗闹取乐。它人缘不错，这些都同“老人家”十分相似，不同的是美国人并没有把它视为“神灵”，而是将它视为“社会的一员”或“当地的一名居民”。

“老大娘”虽然早过了美妙的青春年华，却春心不泯，制造了一件轰动当地的“桃色新闻”。

去年 4 月的一天，风和日丽，春意盎然，我们的露茜心情也特别好。它在信步闲逛时，看到了该州的一位“石油大亨”亚当(Adam)，带着它的私人宠物——一头年轻的恒河鳄查理(Charles)，外出散步。

北卡罗来纳州的动物学家曾经分析，这条来自印度的小巧鳄鱼，在同类眼中肯定是位“美男子”。它背部乌青发亮，腹部白皙美丽，大眼睛高鼻子，背上的棱角尖利突出，线条分明。

虽然当地有不少人饲养鳄鱼，可是我们的“老大娘”据说由于身躯过于肥胖，已经有 3 年没有一条雄性鳄鱼敢于追求它了。3 年的苦熬，日子可真不好受。现在“春意萌发”的它一见到查理便深深爱上了这位“白马王子”。机不可失，它当场“暗送秋波”，频频传情。

可是，查理却无动于衷，漠然置之。“老大娘”哪里知道，由于亚当非常宠爱查理，所以早已为这条家里的“鳄鱼王子”备好许多“年轻漂亮”的雌鳄，放在家里任它选用。难怪生活在“美女如云”的“大观园”中的查理，对早已是“半老徐娘”的露茜的媚眼，视而不见，反应麻木了。

可是，露茜或许自作多情，以为查理也爱上了自己，只是由于主人



在身边，有些害羞，或者是不敢表露罢了。

我们的露茜平时虽然“为人随和”，可是在婚姻大事上一向是敢作敢为，一点也不含糊，而且富有计谋。它凭自己“丰富的阅历”，断定做爱的最佳时间是在夜深人静，无人知晓时。

于是，它白天美美地睡上一觉，养足了精神。深更半夜，悄悄行动。正巧，当天夜晚花好月圆，春色融融，真是求爱的千载难逢的良机。于是，它心急火燎地赶往它早已认识的查理的家。

然而，到查理居住的亚当家的花园水池边一看，露茜不免大为沮丧。它没有想到，查理家的外边有一圈高高的铁栅栏。露茜可不是那种没有自知之明的鳄鱼，它深知自己身材肥胖，行动不便，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翻越这道栅栏的。

怎么办？爱情的烈火在它胸中已经熊熊燃烧，它为了“爱”，不顾一切，豁出去了。它决定用自己的大犬齿，咬断栅栏的铁杆。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亚当设置的铁栅栏原本就是为了防止他的鳄鱼擅自外出，惹是生非。所以铁杆都有手指那样粗，足以吓退他的宠物们。

可是，这时的露茜刀山敢上火海敢下，还怕你铁栏杆？而且这也正是对露茜恋爱程度最好的考验，于是它使出吃奶的力气，拼命地咬，不断地咬。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鳄”，一根铁杆到底被它咬断了。露茜也许明白，再咬第二根恐怕没有力气了，再说东方泛白，时间恐怕也不多了。

于是，聪明的它再次使出全身力量向里钻。钻啊钻，终于钻进去了！

它不顾三七二十一，直扑“鳄鱼池”。历尽磨难的它再也不允许查理对自己“冷若冰霜”了。

至于身躯差别如此之大的它们是如何成就姻缘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反正2个月后，人们惊讶地发现，“老大娘”怀孕了。

人们对“孕妇”总是照顾的，露茜享受的特权自然更多了。不过麻烦的事也接踵而至，其中最让人头痛的就是“交通肇事处罚豁免权”。

原来，这位“老大娘”有一个“坏脾气”——常常喜欢大摇大摆地在公路上闲荡，这往往让汽车驾驶员十分恼火。而警察对这位不速之客总是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乱穿公路，因为根据当地的“动物保护法”，任何人都不能关押拘留“居民区中的野生动物”，除非它们主动攻击人。而已无“温饱问题”的“老大娘”早就变得“温文尔雅”，根本不会主动攻击人。

交警当然也没法催促这位“老大娘”穿越繁忙的公路时快走迅跑，因为它根本听不懂英语。而且，美国有关法律规定，怀孕珍稀动物必须加倍保护。因此，身怀六甲的它，行动更加不便，可是警察只能让它挺着大肚子堂而皇之、慢慢悠悠地在高速公路上穿行，而且还得在一旁指示车辆慢行，让它先走，于是，常常造成交通堵塞。对它享有的这种特权，恐怕连总统也会自叹弗如。

不久前的一天，天气宜人，“老大娘”的游兴大发，便在133号公路这条交通要道上，旁若无人、悠闲自得地长时间散步观光，造成了一场长达两个半小时的堵塞，弄得司机和警察有气难出，哭笑不得。

同是地球村落中的居民

“老大爷”和“老大娘”虽然一条被称为“神灵”，一条被视为“捣蛋鬼”，其实，这两条鳄鱼都非常富有“人性”

众所周知，鳄鱼是一种凶恶残忍的动物。可是，为什么“老大娘”和“老大爷”却这样具有人的情感呢？这是许多人困惑不解的难题。

对此，美国知名的动物心理学家伊迪丝(Edith)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次学术报告会上，是这样解释的：

“大型爬行动物中其实有不少温驯的种类，如大蟒蛇、大海龟等，它们同鳄鱼、巨蜥等凶残的‘同类’，在大脑神经中枢里，‘肽’的含量和分子式均有区别。但是，当人类不断地供给后者食物，同它们长期友好相处后，它们的‘神经肽’因此也会慢慢地接近蟒蛇和龟类。如果这种变化获得巩固，那么鳄鱼就会变得温驯了。它们的心理上也会逐渐形成一种微妙的变化，即把人类看成是它们生存中不可缺少的朋友，能够同人和睦相处，甚至成为‘其中的一员’。而‘老大娘’和‘老大爷’只不过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已。”

这位女博士在报告中的最后一段富有哲理和感染力的话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人类和动物，包括凶猛的食肉动物其实都是地球这个宇宙村落上的公民。人类同猛兽相互斗争、相互厮杀、相互捕食的时代，其实是人类不成熟的历史时期的产物，尽管这个时期包括从原始社会到19世纪的漫长的历史阶段。人类的进步，不仅包括不断地将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驯化，而且包括同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乃至猛兽，在城乡间自由相处，和平生活。许多人会说，这是一种不能实现的空想，因为早在欧洲18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著作中就有过这样的想像。是的，人类在这方面的改造，目前世界各国都没有列入议事日程，但是我们在‘老大爷’和‘老大娘’这两条当今世界最神奇最富人性的鳄鱼身上，可以发现这种神话般的目标在未来是能够实现的。那时，地球将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人与猛兽如朋友一样共同生活的伊甸园’。”

## 捷径

石楠 山东潍坊第一技校 95 仪电 262200

### 唐风日记——

6月17日 星期二 晴

我将一本书放进了鼠笼，是一本英语书。

我看到了什么？……虽然我梦中不止一次地想过，但当事情真真实实的发生，我却觉得难以置信。注射了人脑化学胶质的老鼠竟津津有味地翻阅起英语书来。这证明我完全是正确的，老鼠通过人脑化学胶质中的英语密码学会了它本一窍不通的英语单词，它接受了人脑化学胶质！我又提取了鼠脑化学胶质，姑且称它为“知识注射液”。

然而实验始终没有完全结束。这种化学胶质会产生何种副作用还不是十分清楚，有待日后研究。

我感到无比的劳累，我付出的实在太多了……

### 唐凯日记——

6月17日 星期二 晴

我的天，简直匪夷所思——这群老鼠“吱吱”地说着英语！老鼠竟然能读懂英语书？叔叔隐居二十多年，不惜被人当作“疯子”，原来就是为了研究这种“知识注射液”！

如果将“知识注射液”注入我的大脑中，将会出现怎样的结果？这个想法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眼看快高考了，我的英语一直不尽如人意，真怕会拖累我。有了“知识注射液”的话，我岂不是能轻而易举地考入名牌大学吗？

我抗拒不了这个想法的诱惑。也许偷一点叔叔是不会发现的……

哦！叔叔快回来了，赶紧溜吧！

### 唐风日记——

6月18日 星期三 多云

今天一整天我都坐立不安。到底是谁偷走了 0.1 毫升的化学胶质？这些年来人人都误以为我是一个疯子，谁会踏入我的家门？难道是小凯？不，不会，他临近高考，每天复习得喘不过气来，怎么会到我这儿来呢？……得小心防范了。

看来，要加紧研究才行！

### 唐凯日记——

6月26日 星期四 小雨

刚开始真是有点忐忑不安，现在应该风平浪静了吧！叔叔一直没有发现是我偷了“知识注射液”。回想叔叔满脸须发中的两道目光，见谁瞅谁，恨不得把对方心底看透的模样，真是后怕！

“知识注射液”的能力无比惊人，当天没觉得怎么着，这几天它的功效完全发挥出来了。以前犹如天书似的英语单词一看就会，摸底考试破天荒地得了个 99 分。英语老师念成绩时忍不住使劲摸头——他一表示

惊讶就喜欢摸头，同学们也都对我刮目相看。我有信心考取名牌大学，等着瞧吧！

只是今天有点莫名其妙，我老是觉得身后有人在盯梢，大概是高兴过头了吧。

#### 唐凯日记——

6月29日 星期日 多云

早上哥哥对我说，他深更半夜听见耗子磨牙，还“吱嘎——吱嘎——”地学那种声音。我哈哈大笑：“我家好久没有发现过耗子了。”

哥哥说：“不过我推你时，那声音就没有了。”

妈妈也说：“对，我好像也听到了，真奇怪！好几年没有闹过耗子，明天买几包耗子药来。”

一听“耗子药”三个字，我的心突然莫名其妙地“咯噔”一跳，怎么回事！

#### 唐风日记——

7月3日 星期四 晴

我完全瘫了，怎么也站不起来。失败了，彻底失败了……

经过半个月的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化学胶质有着巨大的副作用：知识的转换贮存只是短暂的，不仅如此，而且当知识消失后，潜伏在胶质中本体的意识便会侵蚀宿体的大脑，直至完全占领……

有人在笑，我感觉到了。我回过头，老鼠静静地趴在笼里，注视着我。它的触须在动，好像在笑，阴森森地笑……

#### 唐凯日记——

8月1日 星期五 晴

我考上了清华，而且是以全国第一的成绩。明天去找叔叔，也要向他祝贺，没有他的“知识注射液”，这一切都只是一个梦而已！

哦——大脑怎么有点晕眩？现在一放松，还真不适应了。还有，这些日子我挺容易健忘，也爱吃零食了，更奇怪的是晚上我不容易打盹了。

#### 唐风日记——

8月2日 星期六 晴

小凯来感谢我，说是他偷走了0.1毫升化学胶质，才使他的英语成绩迅速上升。我只觉得眼前一黑，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小凯那兴高采烈的笑脸离我越来越远……

该死的试验，该死的老鼠，还有我的梦想，都见鬼去吧！我嚎叫着如受了惊的野狼一样跳了起来，见什么砸什么，全然不顾小凯的惊慌。可是，一切都无法挽回了！我活着也毫无意义了……

#### 《××报》8月13日消息：

本报讯 近日本报记者前往A市准备采访今年“高考状元”唐凯时得知，唐凯已被医院隔离治疗。据院方权威人士说，唐凯现在只会像老鼠一样吱吱叫着四处乱窜。院方会诊得出的结论是，唐凯因过度兴奋而

导致精神失常，无法再恢复正常。

教育界为失去如此一个人才而感到惋惜……

## 科幻作家在火星克隆

祁夷

1997年，一只克隆羊多莉成为众多媒体炒作的话题。科技进步令人激动，但也激起许多人对道德伦理将随之嬗变的忧虑。

1998年，中国的虎年伊始，克隆再一次成为世界性的公众话题。

美国科学家理查德·锡德克隆人的计划公诸于世。他宣布将率领一个科学研究小组在几个月内即开始工作，用18个月，也就是一年半时间内研制出第一个克隆人。锡德在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台采访时说，他是想用此方法帮助没有生育能力的夫妇。

锡德的计划在科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克隆羊多莉的缔造者维尔穆特是众多反对者中的一个，他说：“如果我的夫人、孩子们和我与一个我的复制品在一起生活，那将是一种多么不正常的关系啊。这无论对谁来说都很不好。”

美国政府也对此作出强烈反应，抨击锡德的计划是“不负责任、不合伦理、违反职业道德”的，并敦促国会迅速通过立法，阻止锡德的试验。最近，欧洲19个国家在法国签署了一个协议，从而产生了全球第一个禁止克隆人的法律文本。

但锡德面临强大压力依然宣称：如果美国禁止试验，他就将“考虑到海外某处进行”。当然，这位前物理学博士要进行他的大胆试验，需要筹集到两百万美元。所以他能否真正付诸实践，人们还需拭目以待。

在美国这个国家，各种新鲜的事情总是层出不穷，克隆之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眼下，美国科学界又为另一个消息惊得目瞪口呆。

那就是美国科幻电影《接触未来》的原小说作者，1996年病逝的著名天文学家、科幻作家卡尔·萨根的DNA被装在“探路者”火星探测器上，于去年登上了火星。

据说，这是卡尔·萨根本人的意愿。他为自己生前未能登上火星深感遗憾，所以希望将自己的生命替代物送上火星，以圆自己的梦想。于是，一些科学家采用了与英国科学家克隆绵羊多莉完全相同的技术克隆卡尔·萨根，将培育成功的胚胎放在“探路者”上，发往火星。

为纪念这位科学家，这次登陆火星计划将第一次登陆火星的地点命名为“卡尔·萨根”。目前，他的DNA正在火星上复制。

生物学家们对这个消息感到震惊，并对萨根的复制品在火星上会迅速发育成细胞感到困惑不解。火星并不是一个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难道人类的细胞却能正常生长？

而彼得·科兰斯基博士对媒介解释了他的理论，他认为，萨根DNA的胚胎会在火星上成长为完整的生命。他说：“我们认为宇宙射线和太阳耀斑会加速克隆细胞的分裂。很明显，现在他的细胞已经数以亿计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数年之内，整个火星都将被卡尔·萨根派生的克隆生物体覆盖。

目前，人们更关心的是，卡尔·萨根的胚胎是如何偷偷地在美国航空航天局的火星计划中被带上火星的。

卡尔·萨根是著名的天文学家，1981年涉足科幻文学界，写出了长

篇巨著《接触》。出版社当时的预付稿酬即达 200 万美元。这部小说虽然被认为可使人感到“真正科学家的思考”，但总体来说并不成功，是小说出版十多年后的同名电影拯救了卡尔·萨根的这部小说。

